长篇小说

忠诚之路

第一部

朝鲜 · 外国文出版社 · 平壤

1978

2.40

长篇小说

忠诚之路

第一部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

四·一五文学创作团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illegible]

1978

第一章

一

晚霞燃烧起来了。

霞光透进阳光退走了的林间，淡淡的橘黄色染遍了草丛和树木，使日暮前的树林变得神秘而又深沉。那颜色还在改变。四周逐渐黑下来了，暮霭向外扩展着。林中的橘黄色变成了靛蓝，整个山岳一片阴冷、幽暗。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好象整个宇宙都沉入到原始的朦胧可怕的混沛中去了。又使人感到，仿佛会有某种东西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发出几声呜呜的怪叫。

在夺走了一切亮光的幽暗之中，有一双富有弹性的小手在敏捷地活动着。这是在日光消逝了的暮色之中怀抱着生活前进的贞顺，在劳累了整整一天之后，仍然不知疲倦地在排除着不安和寂静，飞快地寻找着野菜。苦难的人间生活的枷锁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在这样的黑暗中她也还是怀着喜悦和憧憬，鼻子里轻轻地哼着歌儿，敏捷地移动着小手。那小手采下了苍术，采下了蕨菜，菜篮里的野菜渐渐多起来了，可是要装满一篮，还差得很远

哩。这时， 有几片树叶飘然落在姑娘的肩上。 她抬头一望， 是一只猫头鹰从树梢上飞了起来。那猫头鹰没有落到别的树上，只是扇动着柔软的大翅膀在朦胧的灰色的天空中盘旋。贞顺看到那有菜篮大的猫头鹰的闪亮的眼睛，不禁吓得脊背发凉。好象在碾房里推了一整天的碾子，刚一停住脚就看到了突然把脸伸进门来的闵太太翻滚着的眼珠子一样。她今天又是匆匆停下碾子跑出来的，说不定闵太太已经用那样一对眼睛窥视过碾房了。暮色越来越浓，野菜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姐呀！"

突然从山脚下传来一声拉着长长的余音的男孩子清脆的喊叫声。

"姐呀——"

还没等贞顺回答，又是一声拖长的喊声，紧接着山谷也发出了回音。贞顺揿了揿篮里的菜，急忙站起身来。

"基成！我在这儿呐。"

贞顺的声音也化成回响震荡开去。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不大一会儿，她的弟弟基成呼哧呼哧地跑进树林里来了。

"姐，你咋不想想妈在操心呐？"

"你看，还没采满一篮哩。"

"没有就没有呗，妈生气啦，说你也不知道天黑， 还在山上不下来。"

贞顺并没告诉妈妈上山采野菜，不知妈是怎么知道的。

"是吗，基成，你等一会儿，这儿有蕨菜， 再采一点带去。

嫂子回来了吗？”

“早就回来啦，连晚饭都做好了！”

“我光顾采满一篮，弄晚啦。嫂子锄了一天草， 回来又做晚饭，该多辛苦呀。”

贞顺想到嫂子，心里一阵刺痛。嫂子半饥半饱的，孩子又钉着要吃奶，耪了一天地回来，哪还有力气做饭呀。

基成也蹲在姐姐身边，采起野菜来了。他认得出蕨菜，手脚也挺快。也许是猫头鹰又飞落到树梢头了吧，有几片落叶松的叶子象刚才那样，落在贞顺姐弟俩的肩膀上。

篮里的菜满了。

“好啦， 咱回去吧！”

贞顺拎着篮子站了起来。今天给闵家做完了一天工，又上山采了一篮野菜，心里挺高兴。姐弟俩走了半天，才走出山来。

平原上还有亮光。暮色比山里来得晚多了。基成走在前面，说：

“姐，我们儿童团说是今晚要开会……”

“开什么会？”

“不知道， 夜校老师叫开的。今天晚上要让老师给我搞个小号吹吹。”

“老师上哪儿去搞个小号， 可不兴讲这种话！”

“那有什么，跟老师一说，他准会替我搞一个。我真想吹号，想都想死了。三孙那小子老是拿着人家的小号玩，到底给他搞丢了！”

基成一边走，一边鼓起嘴巴做出吹号的样子。

贞顺觉得弟弟实在可怜。自从去年秋天，他的伙伴把他的小

号拿到外边去吹，被警察抢走了以后，他老是咕哝这事，时常用手窝在嘴边装出吹号的样子。

能不能给他搞个小号呢？怎样才能满足弟弟的希望呢？贞顺一边走，一边焦急地想着。

从山岗上往下走了一程，笼罩在暮色里的九岩村就出现在眼前了。

九岩虽是个百余户的大村庄，住户却都是生活贫困的人家。由于三十里外靠近铁路有个叫月坪的小镇，小镇的另一头，又有座名叫泰峰的矿山街，所以还不算太偏僻。有时，背着四四方方的洋铁桶的煤油贩子、摇串铃的和货郎担子，从镇上朝这里跑，明光锃亮的自行车和篷子鼓鼓的马车也朝这里跑。这样，这个时代的文明也就渗入到萧条疏落的荒村里来， 把它染得斑驳陆离了。

此刻，村庄上空升起白蒙蒙的炊烟，同村边浮起的夜雾汇成一体，慢慢地向小河边的山脚爬来。传来了女人们召唤孩子的声音，也传来了牛犊哞哞的叫声。在那面的山谷里，出现了一群骑牛的小孩。看样子，他们是刚放过牛回来。孩子们到了河边，一个个从牛背上嗖嗖地跳下来，把牛牵到水碓房下头去饮水，还大声地吵嚷。在那朦胧可见的水碓房里，巨大的杵子不知在舂着什么，缓缓地一起一落，发出吭吭的响声。

贞顺和基成快步走到河边，还能看得见位于小河这边岗上的闵太雪的家。唯有这家的房子，即使在黑糊糊的夜色中也显露出它高大的轮廓。屋檐有院中的柳树那么高，客屋的玻璃窗闪闪发亮。不知他们为什么装上了玻璃窗，大概是要显显房子的气派，要不就是刻意模仿日本式样。

贞顺生怕闵家太太或是他们的管家从大门里面突然走出来，心里直发慌，急匆匆地穿过闵家门前的路口。

河边罩上了一层浓雾，蜿蜒伸向远处的柳林，呈现出沉沉的暮色。行走在暮色中的基成的肩膀，不知怎的，看去竟象大人那么高大。

贞顺无意间感到岁月消逝得太快了。当年背着小基成在这条河的碎石桥上走来走去，仿佛还是两三天前的事。现在，基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贞顺心里非常高兴，连远山顶上的孩儿星，望去也比往常显得更加漂亮。

回到家里一看，嫂子正在黑糊糊的园子里死劲地耪地，奶娃子在她的背上拼命地哭着。

“嫂，天都黑了，你还在干什么呀?”

“你才回来? 这些日子妈忙得腾不出手， 地荒得快要招老虎来下崽子啦。”

“天这么黑， 怎么锄呢?”

“拣大的铲一铲呗!”

基成跑进园子里，一把把哭闹着的孩子从嫂子的背上抱了过来。

“仁男，草莓，草莓……”

基成从上衣兜里掏出几颗草莓塞进孩子的嘴里。这草莓，大概是他上山找姐姐的时候采的。孩子也许是吃到了草莓，立刻止住了哭声。看来，是肚子太饿了。这也难怪，这孩子原来就是因为奶不够吃才常常哭闹的。

贞顺提着菜篮急忙走进灶房。母亲正在炕上磨磨。昨天借来

一斗当粮食吃的小麦，现在炒出来用磨磨着。

“妈，我采了野菜来啦。”

母亲因为磨磨的声音没有听见有人进屋，现在才转过脸来瞅了一眼女儿。灯光在她颧骨隆起的宽大的脸盘儿上，投下了斑驳的碎影。

“你也不知道天黑！”

“菜多，我想采满一篮回来， 就晚了。”

“哪有这种叫人焦心的事呀！ 我不知道你上山去采野菜，只当你在闵家碾房里没回来，一个劲儿地催你嫂子去看，基成这孩子回来，才知道你上山去了。”

“我怕您不让去，悄悄地进屋拿了个篮子就跑了。”

“哎哟，把你饿坏了吧？”

“不，饿什么呀。”

“快叫嫂子也进来吧。”

母亲把放磨盘的木盆往旁边一推， 从基成怀里把孩子抱过来。贞顺的心情舒畅极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回到家里，就好比是投入了母亲宽广的爱的怀抱，一切的疲劳都在那慈祥的爱抚里得到消溶；同时又从中获得战胜困难的新的力量。

基成吵吵闹闹地喂母亲怀里的孩子吃草莓。每当草莓从孩子嘴里滑出来的时候，母亲就用粗大的手指往里填。孩子动着嘴，吃得很带劲，一啃到没有熟透的酸草莓，就蹙起眉头，哆嗦一下身子，引得基成放声大笑，母亲也大声地笑了。

不大一会儿， 嫂子走进灶房。 她把系在腰间的背带解了下来，朝炕上一扔，然后就摆晚饭桌。

嫂子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也许是灯光暗淡的缘故吧，她那

老是愁眉不展的面庞显得越发黑了。

贞顺接过嫂子递上来的饭碗，一个个地摆在圆桌上。所谓晚饭桌，只不过是摆上几个饭碗和一个盛着粗制豆酱的碟子，一个盛着泡野菜的小扁盆罢了。那饭碗，一个是盛母亲和基成合吃的饭的瓷碗，另一个是姑嫂俩合吃的扁扁的小木盆。这个小木盆里的饭，常常和另一只碗里的不同。与其把它叫做饭，还不如叫做野菜杂拌，或者是掺着高粱糠的不是饭的饭。尽管是在同一个锅里煮的，嫂子却很巧妙地做出两种不同的饭来。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坐到饭桌旁来了。

这时候，照例要发生一场抢着抱孩子的争夺战。这，一方面是出自他们美好的心怀，想让困乏的孩子妈不必再服侍孩子，能吃上一口消停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论是谁全都把自己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了。

今晚也一样，贞顺最先把扑在嫂子怀里吃奶的孩子抢到自己怀里，接着是母亲从贞顺的怀里把孩子抢过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母亲朝孩子嘴里塞饭粒。孩子还没到能吃饭的时候，小嘴动了动，又噗地把饭吐了出来。

“小家伙，吐饭还行啦，糟踏粮食，该打屁股！”

母亲皱皱巴巴的嘴边浮出了微笑，象教训大人似地大声骂了一句。孩子似乎也懂得这是疼爱，纵了一下身子，一把抓住奶奶的下巴摇了两摇。基成笑了，贞顺也笑了。可是嫂子没有笑。她只是用似乎是怜悯的眼光迅速地瞥了孩子一眼。

孩子越来越起劲了，开始往饭桌上爬。他伸出小手撅着屁股想抓桌上的筷子。

“好！好！腿再挺一挺！”

基成一手把着孩子的脊背，一手托着他的一条腿。贞顺也来把着孩子的屁股，托着他的另一条腿。桌上的碗碟都被推到一边去了，孩子半个身子压在饭桌上，踢蹬着两条小腿，摇晃着大脑袋，使劲地伸出手朝前移，扭呀扭的，终于抓到了一根筷子，于是神气地回过头来，朝着大人咧嘴笑了笑，然后用抓到的筷子敲起桌子来了。奶奶喜欢得不得了，一只手抱着他，另一只手够着去吃被推到一边的饭菜。

在这样贫乏的饭桌旁，多亏有这么一个宝贝蛋子逗乐，一家人才感到无比的高兴。

吃完晚饭，嫂子急忙洗涮了碗筷， 就背着孩子先到村 里 去了。

贞顺跟妈妈磨了半天磨， 也转过身来看书。 那是一本小册子，她常揣在怀里带到碾房，在干活休息的时候掏出来看，现在还没有看完，她想看完了再上夜校去。书里有很多难懂的话，读起来实在吃力。

“基成这孩子溜出去了吗？”

“他说今晚早点儿集合，要开什么会哩。”

正在看书的女儿回答了母亲的问话。

“那些孩子们好象也学起大人的样儿来了！”

“他们可听话咧。”

母亲用粗大的手抓起一把麦子，往磨眼里添着，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

“贞顺！”

过了一会儿，母亲唤了一声女儿。贞顺连忙回头看了母亲一眼。

“你嫂子到村里去都干些什么呀？”

“您说的是晚上吗？”

“是呀。”

“干妇女会的事，还学认字什么的……”

“那你是说，她那么老实巴脚的，也跟着人家去干打日本鬼子的事吗？”

母亲显出实在无法相信的样子，瞅着女儿的脸。

“怎么不能呢，听说有的地方妇女们去洗衣裳的时候，用捶衣棒把鬼子打死，连枪都抢来了呢。”

“那你说嫂子去能干什么事？她那么老实厚道的……”

“哎，您怎么光想到老实厚道呢？您不是说过女人只要狠了心，什么事情都能干吗？您还给我们讲过壬辰之乱时妇女们打仗的故事哩。”

哥哥离村不久，有一天晚上，嫂子曾经坐在映着月光的窗前流着眼泪哭泣。那时，母亲严厉地教训过她。

“丈夫出门，娘儿们哭天抹泪的，多叫人晦气呀！女的就不是亡国的百姓吗？千万别露出这种软弱的样子来，要狠狠心活下去，只要铁了心，女人也没有干不了的事。壬辰之乱的时候，妇女们都到战场上去运石头，用菜刀杀鬼子哩！”

嫂子听了，立刻止住眼泪。现在贞顺就是想起了当时母亲所说的话，才提到这个话头的。

说起来，母亲为嫂子担忧也是有缘由的。嫂子确实不是一个泼辣的女人。可以说她是一个生下来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的女人。她干活挺冲，而心地却象孩子一样纯洁，是一个寡言少语、不会说笑的女人。过年过节，到游乐场所去也不混在人堆里头，

至多是脸上显出似乎带有哀愁的笑影，在远处听人家说笑。丈夫刚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她看到丈夫时常出外过夜，感到异常奇怪，心里纳闷了好久，终于羞答答地问丈夫晚间上什么地方去了。丈夫无法回答，嗫嚅了半天才告诉她，听人说，晚上接露水喝能除老病，使身体结实，所以出外过夜接露水喝。嫂子听后，从第二天起一清早就端着大碗出去接露水。每到早晨， 丈夫接过妻子递来的露水碗， 总是无可奈何地呵呵大笑。

嫂子就是这样的女人。

过了好一阵，贞顺才上夜校去了。

女儿走后，母亲自己又磨了半天磨。从白天一直磨到现在，膀子都要累断了。借来的一斗小麦，不能囫囵吞地吃，总得破破皮弄点渣子吃。要想做到这点，就这么累人！

母亲还没有磨完小麦，又拿起别的活儿。儿媳妇和女儿的上衣傍晚上了浆，得趁没干之前用手绷一绷，抹抹平。要说衣裳，那是没有一件可以用熨斗烫的。他们总是早晨脱下来，中午洗好，然后用手绷一绷就穿上了。

母亲把两件潮乎乎的上衣，用手抹平叠好，再用脚去踩。衣服都是些旧的，生怕弄破了。母亲不禁感到喉头梗塞，心里难过。她的几个孩子，穿的不如人家，吃的也不如人家。到哪年哪月，他们才能在象个世道的世上生活啊！母亲虽然时常把孩子叫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谈亡国的百姓要活得有骨气，要跟日本鬼子作斗争，但是，她的心灵深处却克制不住剜肉刮骨般的痛苦！在这凶恶的岁月里，谁知道他们将会遭受到怎样令人窒息的苦痛呢！近来她甚至感到了某种更加不寻常的征兆，听说日本鬼子不断地

涌进月坪镇来，又听说人们到处拿起枪来打仗。

她觉得儿媳妇、女儿、幼小的老儿子，甚至离家出走的大儿子，都象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面。

谁能知道，这些可怜的孩子将淹没在哪个旋涡里遭受怎样的苦难啊！

母亲暗暗叹了一口气。 想起了那早已流逝了的岁月， 那坐落在豆满江畔向阳山坡下的草房……那幢草房使她分 外 感 到 留恋。要不是鬼子来了，干吗要抛下那幢草房，渡江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来呢！已未年万岁的时候，丈夫曾鼓动群众去喊万岁，还打死了日本鬼子。之后，他就渡过了豆满江。他走以后，家里就遭到可怕的风波。日本鬼子的警察闯了进来，毒打和逮捕家属。儿子的鲜血洒在牢狱里，母亲自己也多次昏倒在审讯室里。经历了这一段可怕的生活之后，全家人顶着和背着家用什物，也渡过了豆满江。北渡之后，接连打听了好几个月，才找到在某个山村里卖零工的丈夫。丈夫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在独立军的某个部队干过， 因为不合心意就离开了。 可他却象遭了一场严霜摧打似的，元气大伤，衰老了。怎么活下去呢？真有点茫然。谁知祸不单行，到这儿落脚还不到半年，衰弱的丈夫就病倒在炕上了。丈夫发高烧， 脑门上的血管暴起多高，说了一句“要是能喝上一口豆满江水再死有多好呀！”叫人永远痛心的话，终于因为发高烧昏迷不醒，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了人间。

现在，她还觉得丈夫好象是躺在上屋的炕上。今天晚上，不知怎的特别想看到他的胡须蓬乱的脸庞。 是因为有了这样 的 丈夫，她的儿女才全部走上了战场的吧！想起来，这使她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内心不安的阴影还是没有消失。母亲但愿不要

再发生叫人焦急、烦虑的痛苦的事情。

二

夜校早已来了不少人。男人坐在打开了双页门的上屋炕上，女人坐在下屋炕上。男人炕上还没有多少人，女人炕上早已挤得满满的，象个发豆芽菜的盆子。炕上有姑娘家，有孩子妈，还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她们都打开书本，念着写着，有时还互相喊喊喳喳地咬着耳朵，捂着嘴笑。

贞顺一进屋，就迅速地朝嫂子常坐的后面的旮旯里瞥了一眼。她估计嫂子去妇女会长家里还没来，没想到她已经来了。跟往常一样，坐在最后面的旮旯里，微低着头看书。

贞顺看到嫂子身边还有点地方，就从人缝里跨着步子朝她那里走去。嫂子看到小姑子来了，急忙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给她让了个座儿。

“粉妮没来？”嫂子问。

“我以为她先来了，就没到她家去。”

“不知她为什么不来，昨晚也没来……”

嫂子听到传闻，替粉妮担起心来。粉妮和贞顺是一对好朋友。今天嫂子听说粉妮快要出嫁，家里不准她上夜校了。

粉妮出嫁，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去谈论好不好，可是为什么连夜校都不准上呢？现在，所有的女人都跟男人一样，为了光复祖国聚集到夜校里来学习了。就说出嫁吧，多学一点不是更好

吗？又不是把她嫁到天上去，难道读书识字就没有用了吗？心思细密的嫂子，自己这样想着。

上屋炕上也坐满了男人。十几个紫铜脸、宽胸脯的年轻小伙子，不知从哪儿开会回来，一起涌进屋里。秘密会总是在别的地方开， 而且又是经常变动地点的。只有这所夜校是设在村 庄 中心，摆在明处干的，不过每天晚上须在外面派上岗哨。突然碰上鬼子的检查，固然是件可怕的事情，就是对鬼子的密探——闵家的管事洪达洙也不能不提高警惕。有一天晚上，这家伙悄悄儿地来到夜校，打开门把小平头伸了进来，说是来看热闹的。多亏当时念的书都是些不怎么犯禁的，不然那天晚上就要出大乱子。

在十几个青年走进上屋的时候，下屋又进来几个女人，象用楦子楦鞋似地揳到人堆里。小个子扁脸的吉州家媳妇，半蹲半坐地对着女伴的耳朵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大家都咧着嘴惊讶起来。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夜校学生中年纪最大的、眼睛大大的丰山家媳妇，显出害怕的样子，问道。

“前天早上，鬼子兵来了，杀人放火， 把渴美峰下的村庄变成了一堆灰！”

吉州家媳妇连眼皮也不眨一眨，瞅瞅这个，瞅瞅那个。这个短小精悍的女人，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把百里之外鬼子“讨伐”的消息给传扬开了。

“该死的鬼子！”

“天打五雷轰的鬼子！”

妇女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纷纷咒骂着。有的妇女还咂着嘴，长

长地叹气。如今百里之外发生了这种事情，隔一阵五十里外就会发生，然后二十里外， 十里外， 最后九岩村也会碰到的。这又不是登梯子，要一层一级地上，说不定明天鬼子就会打到九岩村来呢。

女人们都感到这样的不安，没心思看书了。贞顺和她的嫂子听了这话，也暗暗地叹息起来。

“嫂，我来抱仁男吧。”

“行啦，让他吃点奶……”

“你哪有奶老给他吃，我抱着哄他睡觉。”

“不用管他，你就是抱着哄他也不会睡的。”

嫂子遮着胸脯，给孩子喂奶，专心地看着本子上的字。她用铅笔写的斗大的字，歪歪倒倒的，有好些连贞顺也认不出来。

贞顺把本子抢过来替她改字。这时嫂子的脸红了一红，仍旧显出似乎带有哀愁的微笑。

过了一会儿，夜校老师喜燮进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长头发、身材高大的人。 他来得晚了一些， 也许是指导儿童团开会耽搁了。

喜燮一进来，屋里就象下过一场骤雨以后的田野似地静下来了。喊喊喳喳的姑娘们和媳妇们，立刻姿态优美地闭上了嘴，注视着黑板。丰山家媳妇和吉州家媳妇她们，则因昨晚布置的作业而焦躁不安。 作业是准备在今天晚上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贫穷？”应该如何回答呢，她们心里简直是漆黑一团。老师出这个题目，显然不是要听那种因为没钱才受穷啦，遇上了荒年才受穷啦，或者象吉州家媳妇她们那样，说什么因为给两个小叔子娶了媳妇，背了一身闵家的债才受穷啦等等的回答，而是要听象上

屋炕上的青年们那样，说什么有产阶级啦，什么无产阶级啦等等的回答。可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夜校的学生的水平分好几等。单拿下屋炕上的妇女来说，有刚摘了文盲帽子遇到这种作业就发慌的，也有能读工人读本和农民读本的。

上屋的情况也是一样。有的读农民读本和工人读本，有的青年读《社会主义大义》、《工人阶级的进路》等书，还有几个人是读《共产党宣言》的。

每天晚上，喜燮要和这些程度不齐的对象打交道，往往累得满身是汗。

喜燮对青年们提出的名词术语作了解答， 然后站在黑 板 前头，手按着讲桌说：

“好吧，开始学习了。今晚先从丙班开始。”

夜校共分甲乙丙三个班， 丙班学生就是那些焦躁不安 的 女人。

“昨天晚上布置的作业，都做好了吗？”

没一个人回答，都低着头，你瞟我一眼，我瞟你一眼。

“不要想得太难了。站起来回答，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行了。丰山家大嫂，你来回答一下吧。”

“哎哟，我的妈呀，这……”

丰山家媳妇把嘴一张。她的眼睛本来就够大的，这会儿又把嘴张得有木盆那么大，显出吓得要死的样子，把旁边的人逗得咯咯地笑起来了。这么一来，正往本子上写字的贞顺那一伙乙班姑娘们，也都抬起头来。夜校分几个班级，有一个班发生可笑的事情，其余的班也会跟着发笑。正因为这样，丙班的妇女们不愿站

起来回答问题。

“你来回答一下吧。我们大家过的都是穷日子， 也该知道为什么受穷啊。”

喜燮用手晃动着支上四条腿的讲桌，又说了一句。看来他一心想让丰山家媳妇站起来回答。

“哎哟，老师！ 您还是喊别人吧。我要是能呱呱地回答， 还会跑到这儿来坐着？可也听我爹讲过，人不信山神爷，就要受三灾八难，过穷日子……”

丰山家媳妇吞吞吐吐地说不下去了。她实在慌得没法，不觉嘴里蹦出一个山神爷来，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对。她想起了一天晚上，喜燮老师曾经激昂慷慨地讲过要扫除什么山神爷啦，什么鬼神啦等等诸如此类的迷信。可不是吗，乙班的姑娘堆里早有一伙人捂着嘴笑起来了。

丰山家媳妇脸臊得象个红萝卜。

喜燮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 又悄悄儿地看了丙班大 嫂 们一眼，说：

“不信山神爷就要受穷？丰山家大嫂就说到这儿吧， 别的大嫂是不是再回答回答看。”

瞅着丰山家媳妇笑的女人们，都缩起身子，把头低了下去。

“郑宝贝大嫂， 你来回答一下怎么样？”

真想不到，郑宝贝大嫂没等他的话落音，就倏地站起来，说：

“我看，说山神爷怎么的，那是迷信。哪有什么山神爷， 这都是人们朝高山磕头磕出来的名堂。”

“那你说为什么受穷？”

“我看庄稼人受穷，都怨老天不好。”

“哎哟，说老天就不是迷信啦？”

丰山家媳妇把低下去的头高高地抬了起来，大眼睛望了望四周，反问了一句。

“那算什么迷信？还不是老天给你雨给你旱才有丰年有荒年，这算什么迷信？”

“好吧，郑宝贝大嫂说是怨老天，这回请别的大嫂们说一说。”

老师这么一说，吉州家媳妇突然站起来，说：

“我们家穷，那是……”

她刚开了个话头，又急忙缩了回去。

“你说，大嫂你们家穷是为什么呐？”

“那……”

吉州家媳妇脸红红地说不下去了。她本来想说她们家穷是因为给两个小叔子娶媳妇，背了一身债。可是看到那两位鼻梁高高的小叔子，正在上屋炕上好奇地睁大眼睛看她如何回答，她的话就不由地给堵住了。

“快说吧！”

“我……我们家穷是因为人口多。”

她的话引起一阵哄笑。吉州家媳妇也红着脸重新坐了下去。这会儿，上屋下屋的夜校学生们都把自己的功课推到一旁，目光集中到丙班大嫂们的身上。

“好，谁再说说，今晚大家都要谈论这个问题。”

喜燮耐心地引导大家讨论。

他是上过中学的人，有股韧劲，也很热情。平素温和稳重，但一遇到争论问题就挥起拳头，激昂慷慨地讲起来。那些被喜燮称为“厨房主人”的妇女们很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所以更加尊敬

他。

这回是怀里抱着小孩的名叫吴福实的大嫂起来说话了。她提到己未年闹灾荒的事，说自从己未年闹荒穷了以后，年年过的是喝粥的穷日子。

喜燮心里慨叹：她们为什么这样糊涂，这样不明白，竟谁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象样的话来。难道她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受穷吗？这里如实地反映出生成是人，却过不到人的生活；在种种虐待和蔑视之中，睁着眼睛却看不清世界的我国妇女的痛苦的形象。这是多么令人心焦和苦恼的事啊！

“吉女大嫂，请你回答一下吧。”

喜燮又提名问道。吉女，就是贞顺的嫂子。吉女顿时红了脸，把睡觉的孩子放在炕上，踌躇地站起来。坐在前面的女人们都回头瞅她。

“能回答上来吗？”

贞顺提心吊胆地仰脸望着站起来的嫂子。吉女不知把手放在哪儿才好，后来迭着放在裙子前边，颤声回答说：

“我……我想，我们过不到好日子……那是怪日本鬼子和咱村闵太雪那样的地主……”

丙班的妇女们都圆睁着眼睛瞅她。她们也觉得这回才说到点子上了。有的妇女还恨自己的脑袋笨，是糊涂虫。吉女的回答开头很对，连上屋炕上的青年也都望着她。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呢？”

喜燮跟刚才不同，正色问道。夜校的学生明白，这是肯定吉女的回答的表示。于是，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吉女的下文。

吉女看到上屋下屋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慌了神，

不知说什么好，忽然冒出一句：

“我们连个青毛豆都不能随便吃……”

屋内哄笑起来。

“哎哟哟，我们穷，是因为吃不上青毛豆？ 这种话叫我说也完全回答得上来！”

不知是谁这样说了，还大声地笑了一阵。

贞顺急得要掉眼泪了。她很想站起来替嫂子回答没有回答完的话。嫂子哪一点说错了，要这样笑她呢？她刚提到青毛豆，还不知道下面要说什么话，干吗先笑了呢？贞顺看到连上屋的青年也都朝着嫂子笑，就更禁不住焦急起来了。

喜燮注意到贞顺的表情。 虽然她不是丙班的学生， 但是他很想把这位聪明而又令人佩服的姑娘叫起来，让她在这个急人的场合，代替自己讲话，叫大家听一听能焕发精神的回答。

“好吧，贞顺虽不是丙班学生， 但是我看她对吉女大嫂回答的不足之处感到非常着急，那么咱们就来听听她的回答吧。”

老师这么一说，吉州家媳妇立刻接了腔，出面抗议说，还能姑嫂合伙发言？

“要是那样，我也要和上屋的小叔子们合伙发言了， 我的那些小叔子，个个都是呱呱叫的博士……”

这话又引得房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别吵吵，先听听贞顺的发言。 我们就是用小姑子替嫂子发言、小叔子替嫂子发言的办法，也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问题讨论出个结果来。贞顺，请你起来发言。”

“我哪能发言？”

贞顺腾地红了脸，把头低了下去。

这时丰山家媳妇在旁边撺掇，说：

“噢， 对！对！你在乙班总是名列第一，还回答不了丙班作业的问题？你那么聪明，快站起来，漂漂亮亮地回答一下。”

“大嫂说的对，贞顺名义上是乙班， 实际上是甲班的水平。来，你回答一下，叫大家精神精神。”

喜燮也来帮腔。 贞顺觉得脸热烘烘的， 看样子非回答不可了。再说， 她也想替嫂子回答出没有说完全的话。 贞顺摸着衣襟，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她那在贫穷的生活中生成的漂亮秀气的脸庞，似乎因为害羞而更加引人注目了。贞顺沉着地站了片刻，摸弄着上衣的飘带。大家不知她要说什么话，都把含笑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我不明白， 各位大嫂和大哥听了我嫂子的话为什么要笑。我们家真有一桩因为青毛豆而伤心的事。去年，我妈妈病得很厉害，嘴里没有味，吃不下饭，嫂子想弄点小豆腐给妈妈吃，上大谷口地摘了一点青毛豆。我和嫂子把它剥了，坐在院子里用小磨子磨。”

贞顺的眼里噙满了泪珠，说话的声音颤抖了。此刻，她已经不是维护嫂子，而是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气得哽咽起来了。

“不要哭，说下去吧！”

四处响起了亲切的声音。

“我们正忙着磨磨的时候，闵家太太走进院里来了。 那天，我嫂子本来应该到闵家去帮他们祭祖宗，可因为妈病得太厉害，没去成。”

“嗯，你说的是去年三伏天的事嘛。”

“是的。”

“那天，她不光到你们家闹，还跑遍全村， 骂大家不去帮他们家祭祖宗，撒了一通泼哩！”

“大嫂，请你不要讲啦，还是听贞顺的吧。”

喜燮拦住了抢上来吵吵的丰山家媳妇的话头。

“闵家太太看见青毛豆，就问这是什么。我嫂子对她说了，她听了就骂道：‘这块地还没交租， 就采青毛豆吃啦？’说完立刻去踹磨把。我朝着她站了起来。她指着我说：‘你站起来干吗？ 你以为你妈能吃上小豆腐啦？人家祭祖宗，你们不帮忙，倒给自己的娘做小豆腐吃？’说着就猛地提起木盆的一头，扣翻在地上，然后用脚使劲儿踩豆浆，推着嫂子的背，叫她快走。”

“该死的臭娘儿们！今年春天我们砸了她家的粮库， 算是砸对了！”

上屋炕上的青年当中，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句。丙班的妇女这才觉得自己的眼睛渐渐亮堂起来了。她们觉得直到现在，她们所说的都象是在开玩笑，贞顺说的才是正经话。

“咱怎么就不能摘点青毛豆吃？种子是我们撒的， 豆苗也是我们侍弄的，为什么就不能采点来吃？再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帮闵家祭祖宗呢？我们硬是叫闵家那样的财主给搜刮穷了啊！不分春天，夏天，秋天，我们一直是勒着裤腰带流着汗种地，种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都交了租子。不光地租，连土地税也得由我们交。财主家就这样把我们打下的粮食抢个精光，然后又象发什么善心似地把钱和粮食借给我们。可我们还以为这些钱和粮是在紧张的节骨眼儿上贷给我们的，千恩万谢地借来吃用。结果，我们不是叫它一步一步地引到更大的贫穷中去了吗？利息本来就挺高，而且又是利上滚利，到了秋天，我们既要还本付息，又要交租，到

头来不是只能瘫坐在光剩下一些碎屑屑的场院里哭吗？我们家也欠了闵家的债，本带利，利滚利，还不起，我只得天天到闵家的碾房流着汗给他们干活。我看咱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受穷的。我们贫穷，同老天爷和山神爷有什么相干呢？我也听说过己未年闹灾荒的事，可己未年遭灾是老远以前的事了，我们还能因为那次荒年老是贫穷下去吗？己未年的下一年，是个足够补上歉收的大丰年，怎能说我们是因为己未年遭灾而受穷的呢？”

喜燮心里比谁都痛快。发胀的脑袋仿佛轻松多了。贞顺真是与众不同，聪明过人！她在贫穷强加给她的苦难之中，也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空就看书，竭力想多学一点，哪怕是多学一个字也好。果然，她的发言已经不同于一般了。毫无疑问，贞顺是同那些“厨房主人”有区别的，是代表了这个崭新的时代的新的主人！喜燮感到十分满意。

“好吧，这样办吧，今天晚上我不做结论啦。 为了把这个问题再往深里引，就拿今天晚上谈到的做作业题目吧。”

贞顺一坐下来，喜燮就这样说着，往黑板上写作业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随便摘点青毛豆吃？”

丙班大嫂们神情严肃地坐着，一笔一划地抄写黑板上的字。

吉女坐在人家的后头，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写字。

夜校到深夜才散。喜燮一个人教好几个班，每天夜里都是这样搞得很晚才结束。贞顺和姑娘们一起走到外面。

“今晚你的发言太好啦！”

姑娘们簇拥着贞顺走着，吵吵嚷嚷地说。

“好什么？……我不过按事实说罢了，你们就……”

刚才她是因为激动，也就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在上屋

下屋那么多的人们面前讲话，实在感到非常害臊。但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分舒畅，好象堵在心口的东西消了下去似的。

“可是，你的发言把最重要的东西点出来了……”

“是啊，不光是点出来了，还抹上了眼泪， 丙班同学也都感动了！”

姑娘们咯咯笑了，贞顺也微笑了。她们互相挽着胳膊走着。这是多么愉快的夜晚啊！天上的星星也都在欢腾地跳跃着！被压抑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在夜晚却是这样富有生气！不知从哪儿传来小河的动听的流水声。

三

大概是贫穷的生活给弄成的习惯吧，一到后山顶上的星光暗淡下去，贞顺家里的人准定就醒了。今天早晨，他们也都起得很早。基成说要参加儿童团的朝会，天还黑糊糊的时候，就跑进村里去了。

贞顺上井打水，嫂嫂下灶房在灶膛里升火，母亲捧出昨晚磨了一夜盛在木盆里的麦子，罗起面来。

今天早晨， 连那个常常因为贪 睡早觉而受到大人夸赞的 孩子，也早就哭开了。打水回来的贞顺，急忙放下水罐，跑进屋里。

她把孩子扶了起来。孩子却踢蹬着两腿哭闹，看样子是吵着要奶吃。

“仁男，看奶奶呀！”

在一旁罗面的母亲喊孩子看她，可是孩子不听，母亲就把舌头往上腭一贴然后一放，发出嗒嗒嗒的响声。孩子这才微微睁开流泪的眼睛，朝她瞅了一眼。

贞顺紧忙背起孩子，勒紧了背带。

她顶着水罐走到井台，天上灰蒙蒙的颜色还没有消散。

“仁男，就是水珠掉在你头上也不要哭哇。”

贞顺打满一罐水，把孩子扳到胳肢窝下，说了这句话。孩子似乎听懂了什么，用小拳头咚咚地敲着她的脊背。贞顺稀罕得在孩子的脑门上亲了一下。

贞顺举起大水罐，轻轻地放在头顶上。她就象是在顶盘上放了一块抓子儿玩的小石头似的，甩开胳膊走了起来。孩子仰望着水淋淋的有小山那么大的水罐，乐得身子一耸一耸的。

她背着孩子打了一大缸水，就凭她的力气也累出了一身汗。但她没露出劳累的神色，赶忙走进屋里把母亲手里的罗抢了过来。母亲就从女儿的背上把孩子抱走了。

“妈，叫您歇着您还这样。”

“看孩子也是歇着嘛。”

“今天我上碾房干活儿，妹子，你在家歇一天吧！”

在灶房里烧火的嫂子说。

“嫂子，干吗上碾房去，碾房该我去！就是累一点， 你还是锄草去吧。”

“说起累，还是碾房活儿累呀！……”

“看嫂子说的，碾房活儿累什么？还是田里锄草累！”

不论什么时候，贞顺总是把自己干的说成是轻松活儿。

“天打雷劈的，就是要帐，也不能这么穷凶极恶的……”

母亲一听到碾房，就气得骂了一句。就象贞顺在夜校里所讲的那样，他们家起初借了闵家一点钱，连本带利，利上加利，滚成了很大一笔。闵家要他们推两年碾子顶这笔债。起先他们推说农忙季节腾不出人手，拒绝了。后来，闵太太就跑上门来大吵大闹，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给他们推碾子。从此贞顺的脚脖子就被拴在碾房里了。这么一来，家里的农活儿也就耽误了，人家耪二遍地的时候，他们家连头遍草还没有锄完。

贞顺吃完早饭，就做上碾房的准备。嫂子看贞顺实在争着要去，也就不提上碾房的话了。

贞顺碎步走出家门。刚出村口，迎面走来了共青组织的负责人京植，猛地在她面前站住了。也许是要上山去吧，他背上背着背架子，手里拿着镰刀。

“贞顺，你上碾房吗？”

“是啊！”

“恰好碰上你啦，我正想找你去呢。”

“什么事？”

“还要劳你跑趟腿！”

京植用那对似乎带有血丝的锐利的眼睛，向四周望了一望，低声说：

“昨天晚上，闵太雪好象回来啦！ 你这会儿马上去告诉大杰同志，就说我在上雾气岗去的路口等他。你可要留心，别让人看出动静来！”

“姓闵的是坐马车来的吗？”

大杰是闵家的马车夫。

“是呀，那家伙还能让鞋底儿沾上土吗？你快去吧！”

京植连忙避开贞顺走了。他个子高大，擦着贞顺身边走过的时候，长吁了一口气。——京植是一向行动沉着、很有心计的青年。

贞顺的心怦怦直跳，就象送什么条子那样，无缘无故地镇静不下来。 她急急忙忙地走了。 心想：闵财主干吗半夜三更回来呢？早春闹暴动，抢了他家的粮食以后，他就逃到月坪镇去了。尽管他的家在九岩村，但这个挨过狠棒的家伙却轻易不敢在村里抛头露面。有时，即使回村来，也是白天来白天去，一晃儿就没影了。

来到闵家大院一看，院边柳树下面果然停着一辆带大篷的马车，旁边拴着一匹枣红马。

贞顺以为，要是大杰回来了，一定会在客屋的灶间里。于是留心看客屋的廊台上有没有大杰的鞋子，廊台上没有鞋，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她赶忙跨进大门。离大门不远，又有一道中门，过了中门，才是闵家的里间。她站在大门里，侧耳听了一会儿，没听出外间有一点动静。

贞顺蹑手蹑脚地走近中门，趴在门缝上看里面的情景。

穿洋服坎肩的闵太雪，把铜盆放在廊沿上洗脸。因为他头朝里蹲着，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红红的脖子和肥胖的脊背。当他咯支咯支搓洗后脖子的时候，他那象榔头似的后脑勺凸出来的头上抹了油的头发，就在刚刚射进来的早晨的太阳光下，颤颤地闪着光。除了闵财主而外，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家伙一手拄着门框，两眼越过正在洗脸的闵财主的头顶望着庭院，身上穿的是花格子衬衫。这个人过去可没见过。他站在那里，嘴里噙着牙刷刷牙。

贞顺怕是个脱了上衣，只穿着衬衫的警察，仔细地端详了半天，才认出他是上日本求学的闵财主的儿子。

贞顺想探听点什么，眼睛贴在门缝上朝里头瞅了一阵。正在刷牙的闵财主的儿子下到院子里来，看他爹洗完脸，就张开满是白沫的嘴，大喊把铜盆端走。灶屋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出腰上系着围裙的烧饭大娘。

贞顺怕闵家的管家洪达洙一早就来向闵财主请安，被他发现了扯住脖领子，急忙退出中门。就在这一瞬间，她猛地吃了一惊，抬眼一看，原来是大杰手拿着稻草，笔笔直直地站在大门跟前。

贞顺犹疑了一会儿，赶忙朝他走去。

“啊，贞顺，你好哇！”

“你好！”

两个人都轻声打着招呼。他们之间虽然不曾有过革命工作方面的联系，可是在这个庭院里相遇，不论是贞顺还是大杰，都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

“我说，你现在就上雾气岗的路口吧，共青负责人在那里等你。”

“是京植吗？”

“是他。”

“你刚见到他吗？”

“是的，你快去吧！”

贞顺说完，便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转身走了。大杰也把稻草往大门后头一扔，二话没说，走出去了。

他在闵太雪面前的时候，两手拢在小肚子前，一口一个“是”，

老实得象只驯良的绵羊。可是在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间，他的两只眼梢上好象迸发出一股火星子。

贞顺怀着怦怦跳动的心，匆匆忙忙走进碾房。这座碾房背靠牲口圈，前面敞开着， 打那儿能看见闵家的中门。 因为房檐低矮，连贞顺也得弯着腰进去。

碾房里黑糊糊的。贞顺想让眼睛适应一下，站着向周围望了一会儿。霉味和糠味直刺鼻子。过了好一阵，才看到放在墙旮旯里象是蹲着的狗熊一样的扇车。也许是闵太太指使管家做的吧，在溜光溜光的碾房地上早已堆起五麻袋谷子。看来，闵太太这个人除了吃饭，就专门红着眼睛想推碾子的事。 所以， 每天早晨贞顺一来，碾房里总是早就堆满了一袋袋要在当天推完的谷子。

贞顺先上牲口圈去拉毛驴。从前，闵家雇着三、四个长工种地的时候，圈里的牛马也有他家的长工那么多。可是，打不务农事以来，偌大的牲口圈里只剩下一头癞皮驴子。这头毛驴也被闵家榨尽了力气，即使闵太太每天喂它吃食时总要掺上一把黄豆，也还没有上膘。

贞顺牵着那头眼角上粘着小豆粒大的眼屎的毛驴走进碾房。今天，不知这头驴能给她使多大劲儿。倘若它使不出劲儿，就得靠人力来推碾子了。

贞顺套着毛驴，心里希望它至少能拉上半天碾子。小毛驴四蹄噔噔地点着地转起来了。这是一头既可爱又可怜的牲口！贞顺的哥哥就说过这样的话：穷人的身世跟那头在闵家碾房里套上轭子拉碾的毛驴的处境没什么不同，所以，吃不饱、穿不暖的无产群众要团结起来斗争，推翻闵家一类横行霸道的资本家社会。她今天忽然想起哥哥说的这段话，心里不禁一阵刺痛。

贞顺一边用手掌轻轻地拍打着驴背，一边跟着打起转来。

狂卷的寒风吹得我们浑身抖颤，
牛马不如的农奴身世悲惨可怜！

不知怎的，她今天早晨感到心情愉快，情不自禁地哼起在夜校学到的歌子。也许是想到此刻大杰已经见到京植，心里乐了。她想：他俩谈些什么秘密呢？是不是象今年春天一样，又要搞一场暴动呢？

年老的父母年幼的弟妹的叫苦声，
使我们满腔愤怒热血沸腾。

举起红色的拳头诅咒该死的世道，
不起来斗争实在受不了！

这是一首不论什么时候唱都叫人感到浑身是劲、忘却悲伤和苦痛的歌。“这首歌到底是谁编的呢？怎么这么对我的心思呢！”她甚至想道：编这首歌的人一准是跟她自己处于同样境地的人。处境相同的人，受欺负、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都是心心相印、相互依靠的。正因为这样，能够信任和团结的，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想到这些，眼前便浮现出早春的事来：有一天晚上，几百名群众举着麻秸火把聚集到闵家门前的河边。九岩村、鹿子沟、金窑等村，都联成了一气。河边，火把和篝火的熊熊火焰冲向高空。哥哥在群众面前讲话，号召群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闵太

雪，对哥哥的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讲话一结束，群众就冲进闵家大院。哥哥用斧子砸开了闵家的大门。高举火把的群众，一拥而入， 闵太雪当场就吓昏在厅堂里。 群众打开仓库，往外运粮。当装粮食的牛车丁丁当当地响着铃从闵家往外走的时候，闵太太就一屁股瘫坐在昏倒的丈夫身旁，拍着地嚎啕大哭。打那以后，哥哥便无法留在村里，躲到别处去了。可是当时的这件振奋人心的事，却是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的。如果再一次爆发出那种喊声，再一次燃起那些火把，该有多好啊！

贞顺感到心情激动，兴致勃勃。随着碾砣的转动，刚脱掉头一层皮的小米粒，就被碾到碾盘边上，垒成一圈米堆儿。突然，从朽烂的房檐下飞进来一条绿条子麻袋。不知是谁扔进来让她装碾出来的米的。她赶忙抬眼一看，只见一个背驼得象张弓似的家伙正朝中门走去，原来是闵家的管家洪达洙。“该死的！你就不能好好地送进来再走？”

一股愤怒涌上贞顺的心头。她立刻停住驴子，掸了掸麻袋飞进屋时落在身上的灰尘。过了好一阵，她才用瓢挖起一瓢碾好的小米倒进扇车斗子里，又从麻袋里舀出一瓢谷子倒在象闵太太的脑门一样溜光的碾盘上，然后用手拍了拍驴背，叫它自己走，而她则抓住扇车的把子慢慢地转动，黄灿灿的小米从扇车下边的口子里淌了出来，白蒙蒙的谷糠从风洞里飞到外面。贞顺的头上，肩上和裙子上，到处落满了糠灰。就在这时候，大杰突然走进碾房。

“见到他啦？”

“嗯，见到啦！这些日子，大娘好吗？”

“好。”

“来，我替你摇。”

大杰飞快地把贞顺手里的扇车把子抢了过来。他的手比贞顺的大一倍，而且粗糙得多。他打十岁起就给闵家当长工，挨打挨骂，不知受了多少苦。那树皮一样的手，清楚地显示出他的苦难生活的痕迹。

“这些天警察没有上你们家来闹，逼你们说出哥哥的去处吗？”

“晚春以来，一次也没有来过。”

“狗杂种，这会儿闹得没劲儿啦，管他怎么的， 要坚强地斗争到底！你也不用惦记哥哥……”

“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这个不兴你问！来，再装点米！”

贞顺连忙舀了一瓢米朝扇车斗里倒。

她也知道大杰在哥哥的影响下，同组织保持着联系，背着闵家进行工作。有一天晚上，她还看到大杰跟着哥哥上后山。不用说，他肯定是知道哥哥去处的。就从他现在说的话来看，也能断定他是知道的。啊，我真想哥哥。哥哥，你现在在哪儿呀？

“贞顺，你们没有欠闵家的债吧？”大杰随便问了一句。

“我这不是为了还债天天来给他们推碾子吗？”

“能用推碾子顶债就不错啦！不然，又要遭大罪哩……”

“为什么？”

“现在，闵财主成了矿山迷，拼命要买好矿， 想把放出去的债统统要回来凑一笔钱。他为这件事，急得到处乱跑，先到下村和金窑村转了一圈儿，昨天晚上一回到九岩，就把债户都喊来，整整折腾了一宿。”

“讨到点没有？”

“讨到个屁！这叫硬赶鸭子上架！就是事先通知，还不知行不行哩，马上叫人家拿出钱来，人家哪里拿得出！债户们光是打呵欠，全装出没听见的样子。”

“闵财主的儿子，怎么回来啦？”

“听说他放假了，回来好几天啦。这些日子，他天天在月坪镇喝酒玩乐，听到他爹要回九岩，就跟着来了。”

“他也是密探吧？”

“密探还能是旁人？他这种人才是特等密探！”

“听说渴美峰那边，鬼子打进村里杀人放火，我们这儿没关系吧？”

“谁知道鬼子会怎么行凶呀！反正九岩村也得留心。别看闵财主叫咱们那一场暴动给治蔫巴了，这些日子他不是又直起脖子到处乱转了吗？你知道为什么？他仗的就是开进月坪镇的日本兵呀！”

“月坪镇来了多少鬼子兵？”

“谁也没数过，怎能说得清有多少哇，反正满街都是！”

贞顺“吁”地叹了一口气，赶紧又舀了一瓢米倒进扇车斗子里。不论是大杰的话，还是乡亲们交头接耳喊喊喳喳的神情，都使她感到某种看不见的乌云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了。这会儿，她怎么也消除不了心中的这种预感。

大杰赶忙走出碾房。闵财主说要早点动身进城，他早把车马拾掇好了，没想到这家伙还不做出门的准备。他一边暗自骂闵财主变化无常，一边向停放马车的外院走去。刚才他见到了京植，从京植手里拿到一封由上村发往泰峰镇的联络信。京植也已经知道闵财主被金矿的事弄得神魂颠倒，穿梭般地来往于月坪和泰峰

之间，最近一直跑泰峰镇，钻在掮客堆里。

大杰生怕闵财主要上月坪镇去。如果上月坪镇的话，就得设法由那里再派人同泰峰联系。这么一来，这封信显然今天就送不到了。

在组织武装队的前夕，这封急如星火一定要送到的信，如果今天送不到，问题可就大了。

大杰怀着焦急的心情，用铁抓挠子替马梳着脊背，一边等着闵财主早点出来。这时，从里间那头儿传来了洪达洙喊他的声音，大杰心想这可要动身上路了吧，急忙跨过两道门，朝着里间走去。

闵太雪跟洪达洙在中屋面对面地坐着，正在谈什么话，只见闵太雪系着领带的粗脖子上和脑门子上，青筋暴暴的。

“啊，这帮穷光蛋又要公开闹事了？他们也不知道时局的变化，就这样胡作非为呀！他们是不是又要来抢我们的粮库？你看出点苗头没有？”

“这可难说，他们拣过一次便宜，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和尚尝到荤腥味，就顾不上老佛爷的清规啦。我看这事就跟和尚吃荤一样！反正眼下的风头不妙，陌生人只要在村里一露面，他们就以为是密探，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结果掉啦！”

长脖子洪达洙坐在闵太雪对面，净说叫人心惊肉跳的话。

“啊！该死的！怪不得昨晚叫他们还帐，他们个个都象是吞了黄牛的水鬼一样，挺着脖子不动哩！原来仗的就是这个势呀，啊？”

“说的是呀！昨天晚上不光是他们，就连下村和金窑村的穷光蛋们也都那么横，说是不能还帐，仗的也是这个势。现在，下

村、金窑村和鹿子沟都串通一气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传说上村正在搞武装队哩！”

“搞武装队？他们还没尝过日本兵的滋味？别害怕， 日本兵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以为单单会放过这个地方？瞧着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挨日本兵打的！——啊，你干吗跑到这儿来，象乡下毛驴子看南大门似地站着？”

正在说话的闵太雪，这时才发现站在廊台下的大杰，就瞪起布满血丝的眼睛嚷了起来。

“是喊我来的。”

“谁喊你了？”

“是我喊的，让他去备车马……”

洪达洙在旁说。刚才，闵财主因为火气直冲脑门，竟没听到洪达洙在自己鼻子跟前喊大杰的声音。

“那你就去备车马嘛， 干吗把两只眼睛瞪得象蜂蜜罐似的，站在那儿偷听什么呀？该死的东西！……”

一腔愤怒立刻倾泻到大杰身上。站在灶间门前的闵太雪的儿子，眼里射出一股毒光，也叫他赶快出去。

“狗杂种！看你们能挺上几天，就以为不会再来一次暴动吗？”

大杰心里恨恨的，走出中门。

过了一会儿，闵太雪才用他那发颤的手拄着拐杖走出大门。洪达洙、闵太雪的儿子和大老婆也跟着出来了。

贞顺赶忙走出碾房，藏在大门旁边朝外望。她也听到在里间高声谈话的声音，听出他们分明是在骂村里的老乡，可就听不清究竟骂的是什么。贞顺估计他们临出院子的时候还要骂，只要骂就可以了解到大致的内容，所以就躲在旁边偷听。可是，闵财主

一出院子就没有再骂。

“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归还，昨晚我给他们定了日期啦， 你要给我扣紧点。就是掉了脑袋，也得在限期以内收齐！老洪，金窑村和下村你要勤跑着点，我也给他们规定了还帐的日期……”

闵太雪刚要上车，又回过身来，对老婆和洪达洙说。

“哎哟，多气人！把大蟒下巴一样的好钱借给他们使， 到要帐的时候还受这份气！该打的家伙，怎么不叫雷劈死呢！”

闵太太又唠叨了一阵，拖着大长裙子跑上去，从车篷里取出毛毯，啪啪地抖了几抖。一面抖，一面恶狠狠地瞅着已经坐到车台上的大杰的脊背，接连盯了几眼，心里气他怎么连灰都不抖。

“主事老爷，您不必过虑，现在是咱们走运的世道。 那帮熊包蛋算得了什么？叫他们还帐就得还，不还，行吗？我一心盼主事老爷能把好矿买到手，好叫我洪达洙也跟着宽绰宽绰！”

洪达洙拍了一阵马屁，还嘿儿嘿儿地笑了几声。刚才，他在屋里净给闵财主说些叫人心惊肉跳的话，这会儿却说起使他软下来的、暴露了自己的心思的肉麻的话来。在别人的膝下点头哈腰求乞为生的奴才，他们的秉性大致都是这样的吧。

闵财主脸上毫无表情，也没有回一句话，只把礼帽往下扣了扣，便登上了马车。随后，他的儿子也上了马车。

“快赶！十一点前赶到泰峰！”

车篷里传出闵财主的喊声。幸亏不是上月坪，而是上矿山街的泰峰镇，大杰心里稍微舒坦了一些。马车，篷子一掀一晃的，从柳树底下滚过。

贞顺急忙转回碾房，走近站着的毛驴旁，用巴掌拍它走。毛驴噔噔地迈着小蹄子转动了起来。

“怎么，一袋谷子还没有碾出来？”

贞顺正跟着毛驴转着，背后飞来枪子儿一样冲的说话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回里间去的闵太太，把搽了冬柏油的头伸进碾房门里来朝她喊叫。贞顺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赶着毛驴走。

“毛驴也是靠人活命的畜生呀！它瘦得皮包骨头了， 你还老让它套上轭子拉碾，你想赔一头毛驴怎么的？”

贞顺仍然不作声。对这种气人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呢？闵太太也许是再也想不出骂她的话来，便转身走了，随即传来吱吱扭扭开关中门的声音。贞顺觉得浑身舒畅，就象是拂去了一条沾在脖子上的毛毛虫。她让毛驴自己转，又舀米朝扇车斗里装，然后慢悠悠地摇着扇车把子，嘴里唱起了刚才唱的那支歌。

四

朝阳升起来了，但照射到大地上的光线还不够明亮。白茫茫的云气贴着地面飘荡。草地和道路，都被云气给压在下面了。凝结在草叶上的串儿珠般的露水，还没有闪出光亮。间隔着悬在草丛间的蜘蛛网，也沉甸甸地低垂下来。唯有耸出云气之上的白蜡树梢，才领略到闪烁的朝晖。 树梢上的一群山雀， 沐浴在阳光里，喊喊喳喳地啼叫。

今天，贞顺让嫂子到碾房去干活，自己和粉妮一道顶着野菜篮上月坪镇去赶集。她俩都穿着白衣黑裙，贞顺顶的菜篮比粉妮的大得多。她俩想在晌午前赶到月坪镇，所以走得很快。月坪比

泰峰路近，菜价也好。所以，卖野菜总是上月坪镇去。

出了挺立着白蜡树的村口，再走一阵，就展现出一片平川。天上的云气象是叫水冲洗过似的，收敛得干干净净。朝阳的光辉，在清新的空气中闪烁着，令人眼花目眩。一片片草地，都象珍珠堆一般光彩夺目。野花也饱含着露水，焕发出生机。贞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使她感到亲切和高兴。过去，她间或也去赶集，可是象今天这样心情愉快，还是第一次。

贞顺暗暗地摸了摸拴在裙带上的钱。去年秋天，园子里的辣椒和大蒜长得好，拿到月坪镇去卖过几趟。每趟都从中扣下一两个铜板。今年春天，又卖了几趟桔梗，也从中扣了几文，都攒在一块儿了。

她，为了给母亲买一块裙子布， 怀着耿耿的心情， 背着嫂子，也背着母亲，一点一点地攒下了这笔钱！

今天，再把卖这篮菜的钱添上，就够买一块裙子布了。

一块人造丝的裙子布！而且是一块质料不太好的廉价的布！买这么一块布的事，却使她感到那样的高兴！

"粉妮，你今天想买条缎带吗？"

"我不想买啦，买缎带做什么？ 今天我要到慈惠堂药铺去一趟。"

"上药铺干什么？"

"看样子，我妈的心口疼又犯了， 这些日子不大吃得下饭。"粉妮清秀白净的脸上带着愁容，说道。

"这些天你没上夜校去，是因为大娘闹病吗？"

"一来妈妈闹病，二来也另有不能上夜校的事！"

看她的神情，就要掉眼泪了。

“什么事?”

“回头给你慢慢讲吧。”

贞顺没有再问下去。她虽然也觉得粉妮有什么心事，但并不想去追问。她想：人总会有不少伤心事的，就是同伴之间，也不必追根究底。

她俩沿着长满了蔓草的小路走了很久。路旁盛开着很多不知名的野花。黄蝴蝶和白蝴蝶，匆忙地飞舞着。

她俩走到月坪镇的时候，已是晌午了。一进街，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天气十分闷热。密密地排立着草房、瓦房和白铁皮屋顶的房子的狭窄街道，几乎要被熙熙攘攘的人群给胀破了。有来卖劈柴和茅柴的，有背着一大捆草鞋、胡枝子扫帚、洗衣棒、用椴树皮搓的粗绳子之类的东西来卖的，还有顶着整篮的野菜、大葱等菜蔬来卖的妇女，简直满街都是庄稼人。她们在拥挤的人群中走了一阵，才走到大街上。

贞顺和粉妮穿过这条狭窄的小街，累得汗流浃背。大街上也是一样地人群熙攘。日本兵进驻的营房，阴森地矗立在路边上，向另一头伸展。营房四围是高墙，墙上安着铁丝网，围墙四角是炮台。在一头有座可以了如指掌地俯视整个城镇的高高的岗楼，几个扛枪的鬼子兵， 在里面慢吞吞地晃荡着。 这些建筑物的那边，在一块比街道更宽敞的场地上，还有一片不知是什么建筑的房屋，人们说那是鬼子兵进城以后新建的兵营。

贞顺和粉妮，偷眼望了望那个阴森森的岗楼，夹在人群中间急急忙忙地走了。

“喂！闪一闪！”

背后怪叫了一声。没等贞顺回头瞅一眼，就有人把她往旁边

一推，抢到前头去了。原来是带着白手套、刀鞘在皮靴后跟上碰得哐啷哐啷响的警察。贞顺差点儿没把菜篮摔下来，幸亏站稳了身子，她吓得心怦怦直跳，都没法迈步了。

警察走后不一会儿，街上来了一批骑马的鬼子兵。军马奔跑着，扬起一片尘土直扑到贞顺的菜篮上。骑兵过后，一队步兵又满满当当地涌了进来，立刻把大街变成一片蜡黄色。皮鞋声震动着街面。这些鬼子不知是从哪儿来的，罩在钢盔下面的脸，汗水淋漓的，泛着红砖头般的颜色。尽管每张脸上都有一对闪亮的灰白眼睛，但不知怎的，看上去却不象是一群人。他们不知有几百名，队伍从头看不到尾。

鬼子兵一来，就把赶集的人挤到街旁，一动也不能动。贞顺和粉妮也卷进了汗气熏人的人群之中，进退不得。贞顺想起了大杰说的最近有无数鬼子兵开进月坪镇的话。心想：鬼子这样是为了什么呢？真的要把朝鲜人的村庄全烧光，把人全都杀死吗？她总觉得这群似乎是在砖窑里烧过头的、能活动的怪物，要在这一带搞些什么花样，不禁浑身哆嗦起来。

“鬼子兵为什么要这样开进城里来呀？”

贞顺听到身旁有人轻声嘀咕，急忙回头一看，身旁全是一张张汗浸浸的脸，排得象一堵墙壁，站在那里望着街道上的怪物，却看不出是谁说这句话的。

“老人家，您还猜不到吗？鬼子狗急跳墙啦！”

有个年轻人说。贞顺这才发觉刚才问话的人，是个踮着脚站着，隔着人家肩膀朝街上望的大白胡子矮老头儿。

“什么事把鬼子急成那个样子啦？”

“您老人家还没听到风声吗？”

“没听到。”

“不久前，金日成将军建立了光复祖国的军队啦！”

“你说的是安图的事吧？这我也听说啦！”

“将军部下的将帅，现在正在各地组织军队， 鬼子就是想去攻打他们的！”

“嗯，怪不得说咱这一带也要有将军的军队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还听说，将军的兵法，能造化天地。只要将军大喝一声，成千上万的鬼子兵，就会在顷刻之间变成雷劈的焦树，或者化为酥脆的石头！”

“不光这些，将军还会使缩地法，一眨眼的工夫， 就能缩地几千里！”

“嘘！……”

不知谁这么一阻拦，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嗨！今天真够热的！”

“是啊，就是‘三伏热’来了， 也会叫今天这个热劲儿给臊得哭着溜回去的！”

人们闹闹哄哄地扯起别的话来。看样子，大家都来了劲儿，尽管地方拥挤，他们也还是要抬起胳膊来，有的擦汗，有的重新扎头巾。

贞顺心里怦怦直跳。她也曾听说过世上有了金日成将军的军队，还听说白头山顶上升起了将军星。可不知金日成将军是一位怎样的人，真的会运用那么造化天地的兵法吗？要是那样，不就可以在一刹那间把在街上行走的黄乎乎的鬼子兵消灭掉吗？说是咱这里也有了将军的部队，那么他们在哪儿呢？

贞顺正在追赶着使她心胸跳荡的想法时，鬼子兵已经全都开

过去了。鬼子们走过的街上扬起一片黄尘。这时，人们才拥进满是尘土的街道，大家都长吁了一口气。

贞顺她们来到菜市。这里也是人群扰攘，挤得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农村妇女顶来了青菜，摆满了摊子。今天，甚至还有卖什么膏药的，他们也来凑热闹， 打开提包， 坐在那里尖声喊叫。

贞顺和粉妮很幸运，刚撂下菜篮就卖掉了。她俩的心情都很愉快。

“今天运气不错呀！”

“说的是呀！”

贞顺回答了粉妮的话，她俩相视着笑了起来，那模样实在好看。

“你想买什么？”粉妮问贞顺。

“我到那边去有点事。”

贞顺还没有说出要给母亲买裙子布的事，一来怕钱不够，二来觉得也没啥可夸耀的。

“那你办完事就到慈惠堂药铺前头来，好吗？”

“好，就这样吧！”

粉妮和贞顺在人堆里分了手。贞顺匆匆地走向布摊。摊上摆着很多花纹漂亮的红红绿绿的绸缎。 她不住地拿眼去瞟摆着大布、土布、斜纹布的地方，很想剪一幅比人造丝结实好看的斜纹布。忽然有几个妇女嚷嚷着挤到她的前头，买了一块绸缎走了。贞顺问问这个价钱，又问问那个价钱。最便宜的还是人造丝。她心里盘算了一下，用身上的钱买五尺人造丝，似乎还能剩下一个白铜板，就放心地出了一口长气。想到这回总算能给妈妈做条裙

子了，眼里不禁汪满了泪水。

贞顺剪了五尺人造丝，用老板递给她的报纸精心地包好，放进篮里，顶在头上走出布摊。

贞顺费了好大劲儿才穿过人群，来到慈惠堂药铺门前。粉妮早已抓好了十剂药，坐在药铺对过的杂货铺前的荫凉地上等她了。

“你抓完药啦？”

贞顺擦着汗水走进房檐下的荫凉处问她。

“抓好啦，你都买了些啥？篮里报纸包的是什么？”

“我买了一样东西。”

“是啥，让我看看。”

粉妮急忙掏出篮里的东西打开来看。

“哎哟！你可赶了个大集呀！”

贞顺一味不好意思地笑着。

“你想用它做什么？”

“想做条裙子，你看怎么样？”

“裙子，干吗买这种白的呀？你穿不合适吧！”

“不是我穿，是给妈妈买的！……”

“给妈妈买的？大娘穿挺合适！钱是大娘给的吗？”

“不是，是我一点一点攒的……”

“哎哟……”

粉妮睁大了两眼，对着贞顺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报纸把布重新包好，泄了气似地接着说：

“你怎么想得这么好啊！”

她想到自己要买缎带的事，脸红得象个胡萝卜。贞顺懂得攒

钱给妈妈买块裙子料，而自己呢，就知道买扎头的缎带！不知怎的，她简直要流出眼泪来了。觉得自己跟贞顺相比，显得太不象样了！她感到贞顺比自己高大得多，仿佛自己是在地上，贞顺是在天上似的。她还想：我这么不成器，妈妈和爸爸为什么还要把我嫁到朴大同那样的人家去呢？是不是想让我过一辈子不象样的日子，然后死掉算了？

“唉，你哭什么呀？”

贞顺瞅着撩起衣带擦眼泪的粉妮，问道。

“没什么……”

“那你为啥哭呢？”

“等往回走的时候，我给你说吧……”

“给我说什么呐？”

粉妮没有回答，就从房檐下走了下来，贞顺也跟着下来了。

她俩在人群喧闹的街上走着。走过猪肉摊的时候，听到一阵刺耳的嘈杂的叫声。席子搭的米糕棚、小豆粥棚、烙饼棚等，一个紧挨一个，棚前围着一圈买吃的人。粉妮想领贞顺去买碗小豆粥喝喝，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觉得这个念头本身，就证明自己不如贞顺。贞顺每次赶集，不是空着肚子回去，就是在家里准备点吃的带来，路上疗疗饥就算了。今天，贞顺篮里也装着一小包东西。她就是这样省了又省，攒下钱来赶了个大集的！现在，她要请贞顺吃午饭，但觉得这也正暴露出自己不如贞顺的缺点。

她俩飞也似地走出街道。时令虽是初夏，但火一般的阳光直射下来，把草和树叶都晒蔫了，白杨树叶也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响声。

贞顺感到既高兴又幸福。今天，她终于给妈妈买了一块筹划了好久的裙子布。现在，心里又产生了种种念头，她想以后一定要给嫂子买块裙子布，还要给基成买件衣料。不光这些，还得给仁男买件七色缎衣，给大哥买件衣料！全家人，不论是谁，她都要凭自己的力量给他们置办一件衣服！如果这些亲爱的家里人都穿上自己给他们做的新衣，同住在一起，说说笑笑地愉快过活，那该多好哇！会有这样的日子吗？我们的革命胜利了，祖国光复了，这样的日子不就到来了吗？当我们消灭了鬼子，争得了朝鲜独立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坐上豆满江的摆渡船，重新回到怀恋的会宁，在原来的房址上盖起一座新房……到那时候，就没有眼泪，没有忧愁了，家里准定象个花园，笑声洋溢。但愿能有这么一天！为了那一天，我还有什么可吝惜的，还有什么可感到困倦的呢？贞顺的梦，展开了翅膀，她高兴得要流眼泪了。

她们走了一阵，不论是贞顺的脸，还是粉妮的脸，都热得红通通的。上衣被汗水湿透了。她俩想歇一会儿，等到太阳偏西再走，便拐进了路边的山麓。柞树丛里流着一条小溪。她们坐在溪边的草地上消汗。

贞顺把篮里的小包拿出来打开，包里是几个掺上桔梗菜的饭团子。

“粉妮，吃一个再走吧。”

“我不想吃。”

“你不想吃也得吃！你不吃，我能吃吗？”

粉妮不得已接过饭团，泪眼汪汪地坐在那里吃着。

“你今天怎么满脸忧愁呀？”

贞顺的心情也有点不快，瞅着粉妮，问道。

“今天，我把你当作一面镜子，照了照自己！”

“你说什么呐？”

“你说，我怎么事事不如你，变得这样可怜哪？”

“你怎么说自己可怜哪？”

“我有件可怜的事呀！”

粉妮眼泪潸潸地淌着，一个饭团子没吃完就撂下了。这么一来，贞顺也没法再吃了。粉妮用裙带擦了擦眼泪，便谈起自己不久就要被迫嫁到德山洞朴大同家的事。

贞顺听了半天粉妮伤心哭诉的话。

“德山洞朴大同是什么人家？”

“说是个大财主哩！”

贞顺又是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问粉妮道：

“是什么时候突然定下了这门亲事的？”

“怕村里人知道了麻烦，家里没有声张， 说眼下这年月都吵着反对早婚，反对封建……”

“这不单是反对早婚、反对封建的事呀！ 你怎么能嫁到那家去呢？你不知道，凡是财主，不都和闵家一样吗？”

“说的是呀，可我不能不嫁给他们家呀！ 你现在还不知道，我家的地全典给闵家了！”

“地典给闵家，和你出嫁有什么相干呢？”

粉妮再也答不上来了。尽管她的爸爸妈妈并没有明说要卖女儿来还闵家的债，但事实上是打算同朴大同这样的财主家结亲，借他的光来挽救行将倾颓的家境。所以爹妈只要一提起婚事，总要扯上闵家的债，根本不容许她开腔。

这会儿，粉妮向贞顺谈了自己的婚事，又忽然感到说得好象

自己被卖给了人家似的，禁不住满脸发烧，后悔不该谈这些话了。她以为，爹妈把她嫁到朴大同家，想得到一点亲家的好处，这跟卖她毕竟不同。

“那你打算怎么办哪？”

“也没个打算，难道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那也得心里愿意才嫁呀！心里不愿意，怎么能嫁呢？”

“不愿嫁就不嫁啦？除非上吊死了。真的， 我每天都要想十二遍！……”

“你怎么说这种吓人的话呀？”

“不过，我就是想死也不能死呀！我死了，生我养我的爹妈，还有那么多的弟弟妹妹， 在一个早上就会变成叫花子的。 想到这，我就……”

粉妮淌着眼泪呜咽起来。

贞顺也感到眼睛发酸。刚才，还想抓住粉妮使劲儿地摇她，对她喊： 你不愿意嫁就从家里跑出来嘛， 干吗要硬着头皮出嫁呢？可现在听了粉妮的哭诉，也没话可说了。

“贞顺，你说我怎么办才好呀，嗯？”

粉妮把着贞顺的膝盖，用绝望的神情凝视着她，说道。

贞顺也只是眼泪汪汪地对着她看。

“要是不出嫁，家里就完了！”就象粉妮说的那样， 从做人做女儿的道理来说，怎么能抛下眼看就要陷入困境变成叫花子的生身父母和同胞弟妹不管不顾呢？

然而，劝她出嫁的话贞顺也实在说不出口。想到粉妮要嫁到她不喜欢的婆家，要嫁给连鼻子都不知道长在哪里的、没见过面的男人，尤其是那家还是个财主，就觉得这是非常疹人的事，无

怪乎她每天都想死，一天要想十二遍哩！

这么说，可怜的粉妮，现在她的处境是：嫁也不是，不嫁也不是；死也不是，活也不是了！

“嗨，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粉妮望着无动于衷的碧蓝的天空叹息。

贞顺仍旧没有说话，她为自己不能给粉妮一个回答而焦急，甚至觉得自己哪怕只要说出一句有力量的话来，粉妮就能避免一生的不幸。

贞顺也抬头望了望天空。天空虽然一碧无垠，但她的心却紧缩、窒息得异常难受。

“嗨，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对粉妮这样令人流泪的哀诉，应该作什么回答呢？贞顺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严肃、如此深刻的问题。

第二章

一

吉女一清早吃了早饭就去耪地。耪了不少时候，也没耪好几条并不算长的地垄。因为错过了时候，草长老了，连锄头尖子也刨不动了。长在谷苗根部的草，无法用锄头去锄，只好用手去薅。一片片谷苗叫杂草折磨得蜡黄蜡黄，就象是泛了黄似的。而这样的禾苗，也因为长到了顶，硬得象刺儿一样。看来，现在再怎么流汗锄草，它也不会拔节生长了。然而，在施了草木灰肥力充足的地方，绿油油的谷苗已有半人多高。尽管这块地里也上了不少草木灰，可肥力大概都叫杂草吸去了。如果丈夫在家，地也不会荒成这个样子，那会儿早在半月前就耪完二遍地，整个地里的谷苗都会长得象施了草木灰的地方那样高的。

吉女没精打彩地 独自在地里 锄草， 心里不禁产生了种种想法。 她不明白， 为什么象她家里那样心眼直、 心地好的人，都过着这种困苦的生活。不论是到这个村庄还是到那个村庄去看，要论心地厚道和勤劳，还得算自己一家。有一次，闵太太骂他们是蟊贼心肠，黑得就象蒙着烟黑子的老炕洞。可这种谩骂哪有一

句是对的呢？

吉女想到这种气人的事时，过去的事情就一件件一桩桩清楚地浮现在眼前。

她出嫁的时候，空身坐在挂着珠帘的花轿上，进了会宁家的大门。

且不说自己身上的衣裳怎么不好，单想到手里连一件送给婆家人的衣裳都没有，就感到没脸进婆家的门了。这就是她坐在轿子里时的心情。因此，她伤心地流着眼泪，但愿婆家办的只是摆上一碗清水给她梳上纂儿的简单的婚礼。可不知怎的，同她那种伤心的愿望相反，婆家的婚礼办得相当隆重。原来婆家是靠全村人至诚的帮助才大摆酒席的。当时她不知道这种内情，还以为婆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穷， 是个有吃有喝的人家。 白天，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妇女们在她狭窄的屋子里一直闹到深夜。有人说，可惜新媳妇的衣服太少；有人说，再怎么穷，也该给婆婆做件衣裳才对。 这些话，就象火炭扣在她脸上一样， 使她耳根发热。可是第二天早晨，婆婆的一席话，却是多么令人感动呀！

“我新来的孩子，别那么愁眉不展的！衣裳嘛， 往后挣钱做不就行了吗？贵重的不是财宝，是人的心！我只盼你有一颗耿直的心！”

听了这话，她眼里汪满了泪水， 竟抬不起头来了。 过了几天，她明白了婆家确实是十分贫穷的，心里反倒轻松多了。

她嫁到婆家以后，干的第一件活儿是做酱。有一天，她跟婆婆一道忙着准备做酱，正把挂在墙上的豆酱饼朝下摘的时候，村里的一位大嫂跑来，说她家做酱少了盐。婆婆听了二话没说就舀了一瓢盐递给她。吉女感到十分惊讶，对着婆婆的脸瞅了半天。

这倒不是单单因为这地方盐有金子那么贵重，而是因为刚才摘豆酱饼的时候婆婆还在担心缺盐呢。

“没办法呀，人家做酱做了一半跑了来， 我们宁可不做也得给人家呀，你说是吗？”

等那位大嫂走后，婆婆就象是征求即将掌管家务的儿媳妇的同意似地说。对婆婆来说，这种事情不止是一两件。 常言道“米缸里面见人心”，可是打从嫁到这家以后，觉得这话也并不尽然。她一直受到婆家善良的心地和淳厚的家风的熏陶，渐渐地了解到为什么村里人老是那么“会宁家”“会宁家”地称呼他们，那么愿意跟他们亲近，也猜到了她成婚那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帮忙的原因。那是由于他们那用任何财物也换不到的家庭风尚；由于即便是在困苦之中也从不忘记先帮助别人，待人宽厚并且决不违背情理的正直心肠。正是这些崇高的品质，才博得人们的高度信任和尊敬！在他们家里，最开朗、最纯洁、最善良的，还得数小姑子贞顺。 一直到今天，最体贴她的也似乎是贞顺。 不论什么时候，贞顺总是怕她干活儿太累，抢先做些事情，碾房活重，也是贞顺包去了。提起小姑子，有一件事是她永远忘记不了的。

那是她出嫁的头一年，跟丈夫一起耪大豆地。他俩正在忙着耪地的时候，八岁的贞顺拿着没有把子的弯钩锄头，也到地里来锄草。丈夫看她锄了一阵，便大声地叫她回去。

“不，我要锄！”

“给我回去！”

丈夫大喝一声，把人魂都吓掉了。那时她曾想过丈夫怎么这么薄情。 但是小姑子并没有听从。 于是丈夫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一把把贞顺手里的锄头抢了过去，别在自己的腰里，然后又

汗流满面地去耪地。贞顺撅着小嘴儿站了一会儿，缠着她向哥哥要回锄头。 可她当时因为十分怕丈夫， 不敢叫丈夫把锄头还给贞顺。这时，贞顺不知想起了什么，立刻跑回家去，端来满满的一大瓢泉水。

“嫂子！”

贞顺向她使了个眼色，请她把水递给哥哥。她告诉贞顺，想要回锄头，还得自己送去。贞顺端着沉甸甸的水瓢，小心地迈着步子，走到哥哥跟前，别着脸伸出胳膊，把水瓢送到汗珠直掉的哥哥的鼻子跟前。

“这是什么？”

“凉水！”

贞顺扭着脖子，说道。

“你给我端凉水，是想要回锄头吧？”

“嗯……”

哥哥听了，呵呵大笑，慨叹地说，庄稼户的孩子，真叫人没办法！这时她才知道并不是丈夫薄情，而是不愿让一个年幼的孩子握着锄头干活。丈夫拔出锄头递给贞顺，然后接过瓢来，咕嘟咕嘟地喝着泉水。就这样，他家又添了一个耪地的人手。过后，丈夫还给她安上了锄把子。

那年春天，贞顺一直兴致勃勃地跟着大人下田耪地。这大概就是小姑子干活的开始吧。

这真是令人流泪的回忆啊！可是， 这些诚挚、 坚强的家里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贫穷，要受这样的苦呢？

吉女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想着这些事。谷叶把她的汗脸拉得一阵阵刺痛，脖子和胳膊也象浸在辣椒水里一样，感到火辣辣的。

节节草和旋花蔓，缠住了谷苗。耪地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碰到这种草。象旋花这样的草，只要刨掉根子，很快就会枯死的。可是细心的吉女觉得那样干不象是锄草的样子，所以她用手把盘在谷苗上的旋花蔓子一一扯下来，才向前挪动一下那成了泥球的脚。

“日头照得这么厉害，歇歇再干吧！”

吉女快耪到地头的时候，听到婆婆的喊声。急忙抬起头来，只见背着孩子的婆婆正向耸立着野椒树的山岗走来，她手里还拎着个饭包。吉女微弯着腰站起来又蹲了下去。心想草还没有锄多少，怎么就到晌午了。婆婆总是在家忙这忙那，一到晌午就背着孩子，拎着饭包到地里来了。此刻，吉女心里也在想，婆婆大概很累了吧。

“快来给孩子喂奶，吃午饭吧！”

“妈，您先在泉边歇一会儿，我耪完这条垄就来……”

吉女手脚不停地耪着，耪了好大一会儿，才把一垄耪完，又在另一条垄上开了个头儿，然后把锄头朝田埂上一插，抖了抖裙子站了起来。

这当儿，母亲在柞树荫下打开了饭包，又到泉边去舀了一大碗凉水。

“吃午饭好象还早了一点。”

“早什么？你看这柞树影子！”

吉女往草地上一坐，把孩子接过来，用刚才在泉边洗过的湿淥淥的手，替孩子擦了擦眼睛，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今天孩子不怎么哭，看样子是睡足了觉。

“姓洪的那家伙没到你这儿来过吗？”

“您说的是闵财主的管家？”

“是啊！……”

“没来过！”

“该死的！那家伙到咱家来问这问那的， 怕又要抠咱们的底儿啦……”

“都问了啥呀？”

“他问孩子爹上哪儿去了，还说，在这乱糟糟的年头，枉自在外边吃苦，要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捎个信儿让他回来吧！你听，这该死的家伙脸皮有多厚，还来这一套！难道我不知道要是把孩子喊回来，他们当场就会把他抓走吗？”

吉女没有回答， 只管给孩子喂奶。 她依旧用略带怜悯的眼光，瞅着咕嘟咕嘟咽着奶水的孩子。

“万一他到这儿来问你，你干脆别理他！”

“我理他干什么？”

“你以为是你愿意理他，他才跟你罗唆吗，那家伙专门拍着人的脊背挖人心肝吃，还能没有本领从女人嘴里掏话？所以女人最好是不说话，越是知道的事情越是要藏在心窝里。”

母亲瞟着儿媳妇的脸，说道。其实，她说这话是有用意的。一是想指点指点纯朴的儿媳妇，让她能够抵挡住洪达洙的奸计和威胁，二是向她做了个重要的暗示。

几天前，母亲想把离家出走的儿子的夏装上上浆，弄得板正些，翻了翻衣柜，发现少了一件土布上衣和一件麻布上衣。母亲心里就有了感觉，仔细一想，想起有那么一天，儿媳妇说矿山集市上大豆价钱便宜，要到那儿去买豆种。当时她看见儿媳妇夹了个包儿走出柴门。对老实善良的儿媳妇所做的事，她根本不存一点疑心，只是想到夹那么个包干什么。可是现在想起来，这明明是

上泰峰镇给丈夫送衣裳去了。

“嗯，别看她那样，还知道丈夫的去处哩！”

母亲感动得要流泪了。特别使她感到高兴，以致于想拍着儿媳妇的脊背称赞几句的是，儿媳妇甚至没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她越发深切地认识到儿媳妇是个真正的好人。母亲也大致估计到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做什么工作，因此她也知道这个秘密不是单单局限于儿子一个人的。这种秘密，该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就是自己这个当妈的，也没必要知道。

这样，她就深深地信任了儿媳妇，压根儿没露过一点声色。可是今天，想不到闵财主的管家象条蜥蜴一样爬了进来，耍了一通恶毒的花招儿。

母亲看见他那股奸猾劲儿，心里不禁一动。儿媳妇当然不会把这个甚至没向婆婆露过一点口风的秘密告诉姓洪的坏蛋，但怕她万一有个失闪，可就不好办了。所以还没到晌午，就急急忙忙地拎着饭包到地里来。

“妇道人家可得注意嘴皮子！只要开错了一回口， 就会闯大祸咧！”

吉女只是默默地听着。婆婆说完话，她向来是不说什么的。要是一般的婆婆， 对于这一点反而会感到着急， 可是母亲就在这个时刻也还是认为禀性如此的儿媳妇是信得过的。她一直认为儿媳妇老实厚道，看她到村里去搞什么妇女会啦，学习认字啦什么的，也都感到放心不下。然而，现在似乎不用担这份心了。

母亲趁儿媳妇吃饭的工夫，下地去锄草了。吉女泪汪汪地望着耪地的母亲，喉咙哽得咽不下饭去。心想：我没说的事，婆婆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呢？她如果不知道，怎么会那样百般关照我

说话要注意呢？吉女虽给丈夫送过衣服，可一次也没同丈夫见过面。她给京植跑过几趟腿，知道了丈夫所在的人家，只是去送过两件夏天的衣服而已。人们说他在泰峰，她也便以为是在泰峰，可是丈夫经常是东躲西藏的，谁知他什么时候又挪了地方。说真的，她也不知道丈夫收到衣服没有。不知怎的，今天她格外想念丈夫。

吉女饭还没吃上一半，就把碗盖子盖上了。一来是因为想起了丈夫，喉头哽得咽不下去；二来是今天没怎么感到肚子饿。

吉女刚要背着孩子站起来，这时候，有十五、六个披着簑衣的耪地人，从谷地那边的岗上吵吵闹闹地走来。看来，在岗那边的地上耪地的人们，朝着大谷深处的地里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有几个是戴着草帽的。

“嗯，这地荒得太不象样儿啦……真的， 这哪象是有人住的村子呀？”

耪地人望着吉女的谷地嚷嚷起来了。他们说不象有人住的村子，这话似乎是说，草长成这个样子了，村里人怎么都不来帮忙！

“大娘，日头晒得这么毒，您还耪什么地呀？快出来吧！”

名叫崔正洙的青年来到地头上，朝着耪地的母亲喊。

“你来啦？日头再毒也得耪呀！靠孩子妈一个人耪， 把地荒成这样，够丢脸的啦！”

“这有什么丢脸的？这都怪我们没有及时照应， 才把地荒成这个样子！”

那青年脱下刨花帽儿，一边扇着，一边彳亍地走进地里。抢闵家的仓库以后，他被警察抓去，受到拷问，打断了一条腿，前不久才释放出狱。因为腿还没有完全好，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

“狗杂种！他们把贞顺拉去推碾子，为的是报复！”

崔正洙走到地里，回头看了看草长得那么茂盛，气得太阳穴发红，嘟嘟囔囔地骂了一阵，然后望着地头儿，向耪地的人喊道：

“来呀，今天咱先耪这快地吧！我家的地比这强多啦！”

“好啊！可不兴把你的工全算在这块地里。这块地的工， 大家摊；你的地，明天耪吧！”

一个头戴草帽的络腮胡子接过崔正洙的话，说道。耪地的人也都赞成这样做。

这么一来， 不论是站在地头上的吉女， 还是正在锄草的母亲，心里都猛地一热。吉女噙着眼泪，下意识地把背上的孩子转到腰旁，摩挲着孩子毛蓬蓬的脑袋。

“正洙，怎么把你请的人全都领到这块地里来啦？”

“大嫂，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可不是他请的人哪！这笔帐算错了，倒会让他露了脸！”

络腮胡子接过母亲的话这么一说，耪地的人都大声笑了起来。母亲也跟着笑了。但是，她的眼角上涌出了一股泪水，急忙撩起裙子去擦。

过了一会儿，耪地的人各占一条垄排成行。他们耪一趟，够吉女耪一天的。打头的那个壮年汉子，把锄头使得象耍什么兵器似的，还美美地拉开嗓门唱道：

走啦，走啦，我要走啦！
给可爱的家乡的土地，
斟上一杯告别酒……

他的身后，响起一片喝采声。打头的耪得真快，刚刚下地，三下两下就耪出那么老远。其他的耪地人，在他身后象雁群似地一溜儿摆开，草帽挨着草帽地朝前进，一个个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对离别了的故乡的怀恋，某种渺茫而又亲切的憧憬，昨晚自卫团在泰峰镇覆灭的情景，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使他们热泪横流，双肩耸动。在上村成立的武装队的成员，昨天夜半打进泰峰镇，消灭了自卫团，收缴了全部武器后悄然离去。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九岩。这真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呀。枪，要多少有多少！鬼子兵再怎么象洪水一样涌进月坪镇， 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眼下，金日成将军派来的工作员，正在上村组织武装队，青年们象洪水一样涌向上村，枪也聚集到那里了。

山前岭前雾蒙蒙，
朵朵云彩天上飘，
天边可有好世道？

“好哇！”他身后又响起一片喝采声。 在草帽和刨花帽底下一张张脸淌着汗水，就象砍鬼子的脑袋一样，啪啪地把狗尾巴草砍倒。心里一直痛恨闵财主的崔正洙，从垄沟里拔出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一瘸一瘸地走到地头，把那块石头朝山坡上的苏子地里一滚，脖子上青筋暴起地往回走。那是姓洪的苏子地。不论是姓洪的，还是姓闵的，崔正洙都想象打疯狗那样把他们揍死。刚才扯开嗓门唱歌的那个打头的，早已耪到地垄那头儿了，这时，他忽扇着刨花帽的帽沿儿，转过身来。

“不要接着干，重新开条垄啊！”

耪地人喊叫着。意思是说，不要接着别人的垄干，要另外开条垄耪。看样子，他们是要一气儿耪完这块地。吉女也夹在他们中间薅着草。她的脸，既象是笑又象是哭。脸上淌的，不知是汗珠还是眼泪。

二

今天，闵家中门里响了一整天的捣衣声。不知是烧饭大娘捶的，还是闵太太捶的，那拍拍拍的声音响个不停。要是在往常，闵太太早就几次三番地把那抹了冬柏油的头伸到碾房里来恶声恶气地乱骂人了，可今天却一声没吭，显得异常安静。说不定她正躲在哪个旮旯里用一双三角眼窥视着，然后突然冲过来，象是要把碾房的屋脊震塌似地大声吼叫着撕咬人哩!

贞顺赶了半天毛驴，坐到扇车旁边，把揣在怀里的书掏出来看。她家后院的泡菜窖里， 藏着一箱子哥哥在家时看的书。 现在，她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 有空就看。 今天揣来的一本，封皮都掉了，一开头就写着工人怎样受资本家剥削的事。书上有很多不懂的术语。她读了一阵，赶忙合起来重新揣在怀里。一来是内容难懂，二来也不知怎的，今天脑子里装不进去。老是无端地想到粉妮的抱怨:

“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出乎意料的是在她自己的心里，似乎也结了一个有关人生问题的小小的疙瘩。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可怜的粉妮提出来的，她

也想用它来问一问自己，听一听回答。我为什么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这样的生活，能叫人的生活吗？乍一想，自己的生活状况似乎比粉妮还要令人寒心。在这间黑漆漆的碾房里受着闵家的虐待和打骂，同毛驴一起推碾子，这哪里是人的生活！

贞顺随即又换了个想法：但总不能因为这样，就去追求闵家那样的生活吧！他们的生活，决不能认为就是人的生活。那么，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活得象个人的样子，应该怎样生活呢？

她觉得所谓象个人样的生活，并不是指生活特别好和有许多钱财而言，而是指某种跟这不同的，即使很穷但具有人的精神的生活而言。只要具有人的精神，就可以称为人的生活。比如，革命者具有的那种精神，本着那种精神生活的人，才能说是活得象个人的样子！那么，粉妮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精神呢？粉妮的处境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她家的日子过得虽然好一些，但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象闵家那样住着瓦房，使着管家吗？不是说只有那些不劳动自己的筋骨而吃喝玩乐的人才是剥削阶级吗？……粉妮她们家，就没有一个是不劳动自己的筋骨而吃现成饭的。要说干活，粉妮爹是最卖力气的了。听说她家的地已经完全典给闵太雪了。地一典出去，也就跟我们一样了。如果这样，那就不能把粉妮要嫁到她不中意的、不明不白的地方去看成是同样的有钱人家之间的事吧。

贞顺似乎听到了开中门的咿哑声，连忙站起身来，走到毛驴跟前。这条牲口脾气犟，要是站下不走，那是连一动也不动的。不过，要是干得上劲了，它自个儿也会拖着碾子走得挺欢。今天，它的四条小腿动得很快，踩得碾房的地面咚咚地响。

这时，好象有个人影子投在碾房门口，洪达洙忽然走了进来。

"你每天都很辛苦呀！"

不知为什么，洪达洙油嘴滑舌地要跟她搭话。贞顺心想，姓洪的怎么来这一套？她迅速地瞅了一眼叼着象牙烟嘴的洪达洙嬉皮笑脸的表情。闵财主不在面前的时候，洪达洙的象牙烟嘴上总是装着根香烟。

"贞顺，你过来！"

"干什么？"

"给我撑撑口袋。"

姓洪的不知要干什么， 把带来的口袋撑开， 往米袋旁边一蹲。贞顺走近他的身边，照他的话，把袋口子给撑开了。洪达洙开始用瓢挖麻袋里的米，往口袋里装。不知怎的，洪管家似乎起了兴头，连拿瓢的手也哆嗦起来了。

"嘿嘿嘿，小心烫了你的脑门儿。"

他的烟嘴真长，贞顺的脑门差点儿没给烫着。贞顺不知道姓洪的为什么这样变化无常，又瞅了瞅他那歪扭凹陷的眉心。在近处看，他那灰暗不明的眼睛裹在薄薄的眼皮里，来回滚动，看去根本不象是人的眼睛。

"贞顺，你把这米顶回去交给母亲吧。刚才我到你家去看过，日子过得太不象样了，你哥哥也该快点回家来，家里的景况这个样子哪成呢？"

洪管家装完五升米，扎着袋口，说道。

其实， 这几天日本鬼子兵一开进月坪镇， 姓洪的就来劲儿了。他想，无论如何要趁这个机会多抓一些共产党，今后才能不通过闵家直接靠上日本势力， 所以他几乎跑穿了脚底板。 几天

前，有个警察到九岩来，谈到金基焕的事。警察暗示说，金基焕似乎在什么地方组织武装部队， 只要抓到他， 就算是立了一大功。洪管家脊背发了热，心想要是能骗得金基焕的家属把他喊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打听到基焕的地址。于是，他想用小米来引诱贞顺家的人上钩。洪管家又向贞顺说，一点也不用客气，拿家去交给母亲好了。一面说，一面躬着长长的脊背，走出碾房门。

贞顺心里直发抖。不知怎的，她觉得姓洪的这一着比张口骂人还要使她感到不快。人怎么能肮脏到这种地步呢？姓洪的这样做，一定有什么鬼花样。这且不去说它，单是他那叼着象牙烟嘴的满口金牙的嘴和在凹陷的眼眶里滚动的眼珠所表现出来的老奸巨猾、变化不定的神情，就使她感到恶心，再也不愿看他一眼。

贞顺飞快地解开米口袋嗖地提起来把米重新倒进麻袋，然后把空口袋扔到黑糊糊的碾房旮旯里。

贞顺随即把这件事象水洗过似地忘记得一干二净。她赶了一阵毛驴，过了一会，想回家吃午饭。走出碾房的时候，从微开着的中门门缝里朝里面张了一张，白发苍苍的烧饭老妈，坐在屋里捶衣裳，洪达洙和闵太太对坐在板炕上正在唠着什么。姓洪的也许在谈在碾房里给自己送米的事吧。

贞顺怕同坐在正面的闵太太的目光碰上，急忙从中门前头躲开，快步走过闵家院子前面的柳树下。她来到小河旁，只见河水象宝石的粉末一样闪着光。也许是因为刚从黑暗的碾房里出来的缘故吧，她感到精神振奋，就象是要飞起来似的。

人们生活的世界，为什么就不象这样清净呢！如果一切都象阳光一样，象清澈的溪水一样，象凉爽的风儿一样，那该多么好

啊！难道就不能把这个世上的污秽统统洗刷干净吗？贞顺极力想把老是浮现出来的那毛蓬蓬的手指头，大金牙，阴险地转动着的眼珠从脑子里拂去。

“贞顺！”

洗衣场上有人在喊她。那是清津家大娘李尚女。她在柳树那头招手，叫贞顺快去。这位大娘也在夜校认过字， 念过几天“给厄”“尼嗯”，说是自己舌头硬，不会转弯儿，就不再来了。 她原先一个劲儿地犟着说自己的名字是李氏，还是喜燮老师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尚女，意思是说她是最高尚的女人。贞顺急忙朝洗衣场走去。

“大娘，有什么事？”

“你来一会儿，这话不好大声讲。”

李尚女又把头探到茂盛的柳树外面，向四周望了望，然后放心似地缩回脖子。也许是感到口渴了吧，她先捧起一捧河水，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大娘，你怎么喝河水呀？”

“怕什么？你听说有哪个国家连水也要洗了再喝吗？ 哎，我问你，你家有没有蜂蜜？”

“蜂蜜？我家哪儿来的蜂蜜？”

“哎哟，这可糟了！”

“怎么啦？”

“哎，你坐到跟前来，别那么站着……叫日本蛮子搞的， 我们白衣同胞算是遭了大祸啦！”

贞顺坐到李尚女身边，听她说到“白衣同胞”这个词儿，不由地捂着嘴笑了。这位大娘常常因为用词儿逗得人发笑。她上夜校

的头一天，看到上屋的年轻男子坐到下屋女人的炕上，就挑剔起来，本想说“男女七岁不同席”，可是却说成“男女七岁不同山”，连喜燮老师也都捧着肚子大笑了。

李尚女把贞顺叫到身边，跟她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阵话。

她说的是，有个青年被枪打伤，流着血跑到九岩后山昏倒了。她的儿子成载发现了他，把他背到山脚下的丧具房里去了。

贞顺心里一动。这个青年被枪打伤了，那必定是干革命的。过去也曾听说这儿那儿发生过这种事情，可没想到真的有一个青年流着鲜血倒在九岩村。

“大娘，要蜂蜜做什么？”

“他淌了不少血。人有血才能活呀！刚才成载熬了点粥，临上山的时候还发愁地说，有蜂蜜才能救活他。不是说蜂蜜一进肚子马上就能变成血吗……”

贞顺暗暗地吁了一口长气。上哪儿才能弄到蜂蜜呢？有蜂蜜的只有闵财主一家。闵家的蜂蜜怎么要得到呢？——不，就是要得到，也不能用冤家对头的蜂蜜去救我们革命青年的命呀！他家的蜂蜜不能吃，吃下去会呕吐的。

“大娘，我去转一圈要要看。”

“你快去跑一趟吧，可别说是救被枪打伤了的人，就说你妈在地里干活中暑了。你们这些学过时局大事的人，还愁没词儿编话说，弄到蜂蜜，可得赶快到我家里来呀！”

“大娘，你也真会说……”

贞顺急忙转过溪边的田头跑了。李尚女无缘无故地朝蹲在柳树枝上一冲一冲地打瞌睡的水鸟，泼了几把水，嘘嘘地喊着，装做撵鸡的样子，表示自己这会儿并没有跟贞顺谈过什么秘密的话。

这真是李尚女式的装相。

贞顺踉踉跄跄地向前跑着。上哪儿才能搞到蜂蜜呢？她见到人家就跑进去打听有没有蜂蜜，可是没一家是有蜂蜜的。

“要蜂蜜干什么？”

“我妈病了。”

“你妈怎么病了？”

“妈就是闹病，我弄了点药，说是要用蜜调给她吃才行。”

不论哪家问，她都这么编造一通。想到自己说的是谎话，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不免要红一红脸。 人们看到贞顺空着手转回去，都啧啧地咂着舌头。

搞到最后，也还是没有蜂蜜。贞顺不知怎么是好，站在毒日头下面想了半天。脸上汗水直淌。不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找到蜂蜜的招儿。

她无法可想，只好空着手朝李尚女家跑。李尚女正把洗过的衣服晾到绳子上，听了贞顺的话，咂着舌头叹息说白白地让贞顺在烈日下跑了一趟。

“大娘，不到丧具房去看看吗？没有蜂蜜， 那就没门儿了。实在不行，也该请个先生看看呀！”

“你说得对。没有蜂蜜， 就这么束手无策坐着不动还行吗？咱上山去看看他的伤势怎么样，也跟成载商量商量。”

李尚女急忙到屋里换了一件麻布上衣，还蒙了块手巾。她不论上哪儿去，头上总要蒙块手巾。

她俩匆匆忙忙走过村前。到丧具房去，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翻过一道山脊，再走过一大片谷子地才是丧具房所在的山坡。贞顺和李尚女 心里很不安， 琢磨着要是万一 路上碰见人该说上哪儿

去。不过，幸亏没遇见人。

到丧具房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她俩向四周张望，听到丧具房后面的草丛里似乎有点动静，大概是把那青年挪到荫凉通风的地方去了吧。

“成载！”

“大娘，你别喊！”

贞顺拨开歪倒的草棵，急忙登上丧具房后面的山坡。她听到附近有呻吟的声音，走到松树荫下一看，果然有一个人躺在铺着蓑衣的草地上，身上的衣裳全是一片血污。一只肩膀，不知用什么缠着，松软的绷带上渗出殷红的鲜血。成载不知上哪儿去了，只有这个和喜燮老师年龄相仿的年青人，独自呻吟了一阵，勉强张开眼皮瞅了瞅贞顺。

贞顺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李尚女紧跟着跑了过来。

“哎哟，哪有这样的祸事？你别害怕，我是成载妈。”

“是吗？我真不知怎么谢谢您才好。”

青年略微抬了抬头表示问候。他的头发乌黑而又弯曲，眉毛很浓，苍白的脑门微微有点痉挛。

“咱家成载哪儿去了？”

“刚刚到村子里去了。”

他非常吃力地说。贞顺跟李尚女轻声耳语，说不要引他说话。果然，那青年立刻轻轻地闭上了眼睛。贞顺揭开草地上的粥碗的碗盖一看，碗里的粥原封未动，至多吃了两三调羹，大概是成载想喂他没有喂成，又急忙跑到哪儿去了。

贞顺很着急。这位受伤的青年连粥都喂不下去，还能用什么来救他呢？饭就是药，首先要吃东西，才能恢复元气呀！

贞顺想起自己小时候闹病妈妈给她喂饭的情景。妈妈端来饭碗，总是说饭是药，一面说一面跟她约定只吃几勺，扳着手指头喂，趁她不留意的时候就把屈过的手指伸开。往往原来约定吃五勺，一下子就吃了七勺八勺，乃至十勺。她就是在母亲这样至诚的护理下，很快地好起来的。

可是这伤员又不是小孩，挺大的身板，不吃东西怎能提得起精神，哪有力气去战胜痛苦呢？

“大娘，得给他喂粥！”

“是啊，这粥看来稍微稠了点，吃不下去。”

“我到泉井去打点水来。对点水，吃起来也许好一些。”

贞顺端着碗盖到山谷里去找水，过不一会儿，就端着水上来了。

“给我！”

李尚女连忙把水倒进粥碗里搅了一搅。

“行啦，这回好喝啦，闹病的时候， 要让饭粒儿吃起来象是从嗓子眼里滑下去才行。”

“哎，大娘真是……把粥碗给我，再拿调羹来。”

她俩走到青年身边。李尚女摇了摇青年，劝他喝点粥。青年又一次吃力地睁开眼睛。

“快把嘴张开！”

李尚女舀了一调羹粥，坐在他身边一个劲地劝。青年对着尚女瞅了一阵，无可奈何地张开了嘴。嘴里烧得漆黑。李尚女把调羹放到他嘴里，他立刻接着吃。

“对啦，是得这样接着吃！”

李尚女又舀了一勺送到他嘴里，他又吞了下去。

“刚才你怎么不吃粥呀？”

“大娘，粥太烫了。”

“噢，真是的！怎么不把粥凉一凉给他吃呢！……”

李尚女啧啧地咂着舌头。端着粥碗坐着的贞顺，看那青年老老实实地接着吃，感动得快要流出眼泪来了。

“她是成载同志的妹妹吗？”

青年指着贞顺问李尚女。

“是我们邻居家的姑娘，说起来跟妹妹差不多。”

青年盯着贞顺看了半天，然后合上眼皮，一会儿又睁开来，特别仔细地审视着贞顺的掉着汗珠的脸。

“你叫什么名字？”

“金贞顺。”

“你有哥哥吗？”

贞顺拭了拭额上的汗水，没有回答。

“怎么不回答？没有就说没有嘛！”

李尚女搅着碗里的粥，插上来说。她也知道，日本警察现在眼里打着灯笼找寻贞顺的哥哥，所以不能随便走漏消息。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哥哥。”

“没有？……”

“…………”

贞顺暗暗感到气急起来。她猜到这个青年分明是从自己的脸上看出哥哥的影子了。村里人都说自己的眉眼象哥哥。那青年如果认识哥哥，看了我这副眉眼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贞顺心里也产生了一股火一般的冲动，很想通过这位青年打

听一下哥哥的消息，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干革命的人，要懂得互相保守秘密，干吗要问那些事呢？特别是那青年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向他打听那些事，对他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如果谈开了头，彼此都要谈出一些自己的秘密，这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可是那青年一边等着吃粥，一边仍然留心瞟着贞顺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用沾着血迹的手推开粥碗，好象要使隐隐激动起来的感情平服下去似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会儿，他的眼睛显得比刚才精神些了。贞顺和李尚女看他这样，也稍微放了点心。她俩觉得他枕的草枕头低了些，就扯了点青草塞在簑衣下面，替他垫得高些，然后又采了几片柞树叶子，坐在他的两旁扇风，好让他入眠。可是青年并没有睡，似乎一直在想着什么，终于开口说话了。

"同志！大娘和大嫂都好吗？"

青年又问贞顺道。

"是……"

贞顺的心怦怦直跳，嗫嗫嚅嚅地回答说。

"小孩子长得也很好吧？"

"是。"

青年又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好大会儿，才开口说：

"同志！你也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谢谢您。"

贞顺的两颊上不觉流下了眼泪。这位青年怎么这样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呢？想必是哥哥全告诉他了，他才问这些事的吧。

"你一定要成为象你哥哥那样的革命者！"

贞顺咬着下嘴唇，压住了呜咽。她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

一股劲儿地扇着树叶。

“她很精明哩，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枝子，还能光她哥哥一个人出色和精明吗!”

李尚女也插了一句。她现在才发觉这位青年确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心里着实有了底儿。

“大娘，您也养了个好儿子。成载同志和我，都是一样的革命同志，就是亲兄弟也赶不上我们亲哩！在这浴血的战场上，有谁肯这样帮助我们呢?”

“哎，瞧你说的全是叫人感激的话……还是请你好好地教教我家成载吧。”

李尚女直朝肚里咽眼泪。贞顺和李尚女，都被某种严肃的思想给压住了。

青年好象疲倦了，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这时候，恰好共青负责人京植和成载，拨开树丛走上来了。刚刚合上眼睛的青年，一见到京植，猛地就要坐起来。但是京植和成载按住了他，劝他不要动。

“奉锡同志，我们已经派人到中村去联络了，叫他沿山梁快走，傍晚就能赶回来。”

京植坐在青年的身边，低声说。

“谢谢你，他们那边别出事才好!……”

青年紧握着京植的手，焦急地说。

“不要太激动了，据刚才从烽火岗来的人说，那边虽响了几枪，好象并没有穷追猛击。照我看，不会有任何损失。”

脊背很宽、粗大的脖子晒得黝黑的京植，竭力安慰奉锡，要他安心。

“大娘，该回去啦。”

贞顺看他们要谈秘密话，急忙催李尙女快走。可是李尙女还是把儿子叫到跟前数落了一顿，怪儿子不把熬来的粥慢慢儿弄凉了给他吃，然后才跟着贞顺走了。看来，李尙女听了青年的话，受了很大的感动。贞顺也象是见到了哥哥似地欢欣鼓舞。革命，原以为是无比宽阔和广大的，谁知革命的人们彼此竟这样亲切靠近，息息相通！他们是多么可靠和亲切的人啊！在斗争的路上，这样的人该是很多很多的吧！

贞顺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深藏在某种外壳里面的革命的真正温暖的世界。她和李尙女一起匆匆走去，径直走过有丧具房的地方。

三

昨天晚上，中村的五个青年偷袭泰峰镇自卫团，缴了十几支枪，在金奉锡的指挥下巧妙地撤离了城镇。他们没走多远，就遭到敌人的追击，后面好象有一大帮子自卫团和警察追上来。带枪的青年都钻进山里去了。敌人一面严密搜山，一面紧追不舍。金奉锡为了把缴获的枪支安全运走，就叫青年们向烽火岗的方向撤，而他本人则引诱敌人朝相反方向的山坡上跑去。他没跑多久，就中了敌人的枪弹，肩膀打穿了，鲜血直淌，但他还是拨开树丛向前跑。起先，敌人在后面嗷嗷叫着追赶了一阵，在他好不容易登上一个山头之后，追击的敌人就没有动静了。金奉锡举起

手枪扣了扣扳机，子弹光了，枪没有打响。于是他就搬起石头朝山下滚，一连滚了好几个，石头滚动的声音很响，敌人也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的，狗崽子！老子在这儿呐！”

金奉锡站在岩石顶上，肚皮上憋足了劲，一连喊了几声。这么一来，伤口的血就淌得更厉害了。

他一直在山里跑。

跑着跑着，就昏了过去。他昏倒的地方，就是通向中村的九岩村后山。

这天晚上，九岩村的共青盟员把金奉锡背到成载家的外屋炕上，眼巴巴地等着去中村联络的人回来。他们不知道缴获到的武器是不是安全运走了，同志们同敌人打了一阵，是不是全部牺牲或被捕了？

聚集在成载家中屋里的青年，单等外面的脚步声。在窗门上挂着褥子的外屋看护奉锡的京植，心情沉重地走到中屋里来。人们看到他的神色，越发感到焦虑不安。

“外面有没有人站岗，警戒得严密不严密？”京植问。

“已经派人放哨了， 还组织了一批人到丰山家吵吵闹闹地玩耍。”喜燮回答说。

“告诉他们好好监视狗窝了吗？”

狗窝指的是闵家。

“少先队员已经把它围住了。”

事实上， 整个村庄顿时紧张起来。 今天晚上，金奉锡进了村，同时闵家也来了几个警察住下了。所以，村里处处都派人放

哨。夜校里摆出一副学日本话的架式，在丰山家，人们敲打着水瓢玩起来了。

共青组织为了使闵家和警察的注意力不致集中到成载家，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布置了许多工作。

夜渐渐深了，这时，去中村联络的共青盟员永浩汗流满面地回来了。大家一窝蜂地站起来抓住他的手，把他朝房里拖。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京植让永浩坐在自己的身边，悄悄地问。

“到那里一看，我就不想回来啦，怎么会早回来呢？”

“怎么不想回来？袭击组的同志们都安全回去了吗？”

“自然是安全回去了！”

“枪都带走了？”

坐在喜燮旁边的崔正洙，也满脸通红地插上来问了一句。

“自然都带走啦！……”

“一共多少支？”

崔正洙只知道缴了些枪，但不知道究竟是多少支，所以首先就提出这个问题。

“一共十二支，是日本鬼子转给自卫团的， 锃亮锃亮的新家伙！”

崔正洙立刻气急起来，再也不问什么了。说实在的，他心里火急火燎地想弄支枪。因为这个，他曾几次三番向京植提议，趁警察在闵家睡觉的时候去偷袭他们，还请求把他派到上村去。但京植是一个处事慎重的人，对他的建议一句也没听。

据永浩说，现在中村后山青岩洞里热闹极了。光说武器，除了缴获自卫团的而外还有好几条枪。有的人忙着把零件卸下来擦，

那些被挑选出来准备派到上村去的青年都聚在一起开会； 另一头，油印机不停地在印传单。中村原是共青区委员会所在的中心地区，除了月坪镇和矿山街等工人区而外，这里是革命的脉膊跳动最强烈的地方，附近一带的农村都和中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中村和上村连结了起来。因此京植也知道，在中村的青岩洞里是经常进行重要工作的。金奉锡就是在上村建立武装队组织的骨干分子，他曾到这个中间地带来做过挑选武装队员的工作，这次又在这里组织了偷袭自卫团的战斗，后来就这样负了伤。

京植默默地听完了永浩的话之后，才回到奉锡躺着的外屋。金奉锡躺在针眼儿大的灯火下，眼巴巴地望着他，问道：

“回来了吗？”

“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大家都安全到达青岩洞了。”

金奉锡嘘地呼出一口热气，轻轻地弹着放在胸口上的粗大的手指头，眼里闪着泪花。

“不要太激动啦，听说派往上村的青年就要出发， 我相信武器也一定能安全运到上村去的。”

金奉锡没有说什么，刚才还闪着泪花的眼睛，霎时明亮了起来，好象要望穿天棚似地朝上望着，沉思着什么。京植想，是不是这个火一样的青年的脑子里又有什么勇敢的智谋在闪光了？他觉得人的成长真是难以预料的，那么害羞的小小的少年，怎么会成长成这样了？金奉锡原是月坪镇皮鞋匠的儿子，他因父亲是个皮鞋匠而感到十分害羞，和他同过学的京植，好几次看出他有这种情绪。他不光是为他的父亲害羞，就是在被叫到黑板前头或是

上音乐课要他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也总是象姑娘一样羞红了脸，把脸别过一边。那样的奉锡，现在已经成长成这样了。他和奉锡都没有念完学校，就卷进荒凉的阶级社会的漩涡里挣扎，并在革命的严峻的洪流中受到了锤炼。想到这些，京植心里不禁感到一阵热呼呼的。

“京植同志，我看无论如何得再派人上青岩洞去一次！”

过了一会儿，金奉锡说。

“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给上村送个信。青年们如果到上村去， 最好是叫他们带去。”

“给上村的信，那一定是重要的了。还是我去吧。”

“那就更好了！”

奉锡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小本子，侧转身，吭哧吭哧地写了一阵。

“请你告诉他们，一到上村，立刻去找革命委员会。”

“是。”

京植把金奉锡递给他的条子深深地揣在怀里，急忙走到中屋里来。这时候，喜燮和成载等青年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永浩和崔正洙。他俩好象正在嘀咕着什么，京植一来，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卷着烟。崔正洙兴奋得满脸通红，把一支卷得象小喇叭一样粗的烟衔在嘴上，点上了火。他的手哆嗦着。

“都上哪儿去了？”

“喜燮老师上夜校去了，其他同志说到村里去转转。”

永浩回答了京植的问话。

“就这么办吧，你们这里留一个人同外面联系， 另一个到外

屋去看护伤员。现在，成载的娘和贞顺上河对面村子里搞蜂蜜去了，要是搞回来，就给伤员吃吧……”

“京植同志，今天晚上我们俩要到中村去， 请你马上答应我们吧。”

崔正洙的脸色变得象个松明灯盘，一边喷着烟，一边所答非所问地说。

“呃，去中村干什么？”

“我们到中村去，准备加入派往上村去的那一伙青年的队伍。刚才我听永浩说，上次挑选出来的仁植、洪一、东根他们早就到了上村，扛起枪来受训啦，为什么就不派我去？”

“是啊，同志，你这条腿怎么能扛枪呀？”

“怎么不能扛？你说我这条腿怎么啦？”

崔正洙猛地站起，象踢球似地晃了晃腿，也许是觉得这样还不够劲儿，又把腿一屈一伸的，喊京植看。

“我能扛枪才说要扛的，不能扛我会说要扛吗？ 就是有天大的事，今天晚上我也要走！”

他的劲儿不知怎么这么足，那架势好象有谁再说什么，就要干仗似的。

“哈哈哈，那就请吧。你实在有这个愿望，怎么能拦住你呢？要拿枪打仗，这是千好万好的事情，还会坏吗？——不过，永浩同志，今天晚上你可走不成，组织上还有事要你做哩……”

永浩把变得象红柿子般的脸垂了下去，什么话也没说。他虽然有自己的脾气，但也有这种觉悟：不应该做违背组织纪律和组织所不允许的事情。他原想用青岩洞的事来激一激崔正洙，让崔正洙出头强硬地提出这个问题， 而他本人也乘机实现自己的心

愿。可是连这个愿望也破灭了。

结果，只成全了崔正洙一个人。

崔正洙听到使他心胸开朗的回答之后才坐了下来。心想：这才对嘛，我要去打日本鬼子，怎么能张开膀子拦住不让去呢！

崔正洙就象在大伏天里耕了荞麦地似地喘息起来。其实，崔正洙参加武装队的问题，共青组织已经讨论过好几次。如果没有讨论过，崔正洙再怎么使性子，京植也不会当场就那么欣然点头答应的。组织上也想把他派到上村去，可是担心他的那条受过伤的腿，所以今天推明天一直拖到现在。今天晚上，他本人态度非常强硬，没办法，只好答应他去了。

崔正洙一得到允许就忙乎起来，说是只要给他写个条子，就是他一个人今天晚上也要出发。

京植没法，只好重新回到金奉锡那儿去，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崔正洙的问题，又走出来，说：

"实在这样，就跟我一块儿走吧！"

"怎么？怕我不认识路，要两个人一起走？ 你就给我写个条子吧！"

"我是去办点事。"

"嗯，那就没说的啦……"

过不一会儿，京植就领着崔正洙走出门外。刚才他晃腿和伸腿弯腿的时候， 真象能用那条腿把砖墙踢倒似的， 可是走起路来，毕竟还有点瘸。

他受拷打的时候，小腿骨给打断了。后来虽已接上，但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走起路来膝盖不听使唤，总有点不正常。

"你能过去吗？"

京植在放着垫脚石的小河边站下，回头问崔正洙。

“哼……”

崔正洙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以为京植说这话，意思还是说凭你那条腿能扛枪吗。所以他也要表示一下：这种话还是不说的好。

“你是不是先到家里去向父亲告辞一声？”

“你不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俩翻过村后的小岗，向山脚下那座跟燕子窝差不多大的小草房走去。他俩一进屋，崔正洙那位曾经当过独立军后来解甲归田的消瘦的父亲，便从炕上坐起来。老人的耳朵聋得象一堵石壁，京植无法用话问候，只好鞠躬致意。老人敲了敲炕席，叫他坐下。

崔正洙走到放在旮旯里的螃蟹大的小桌前，跪坐在炕上，刷刷地写了几行斗大的字：

爹：

就象先前跟您谈过的那样，我要去扛枪了。我不准备向睡在下屋的人们告辞了。愿您长寿，一直活到朝鲜独立的那一天。

崔正洙把纸双手呈给父亲。父亲用颤抖的手接过来，从眼镜夹里掏出老花眼镜戴上，一字一句地读。他的手索索发抖。又读了一遍。过了一会儿，才摘下眼镜，抬起满是皱纹的凹下去的眼睛。也许是有无限感慨，他半天没有说话。接着，那皱皱巴巴的两颊从上至下地湿润起来，并且闪着光。他倒不是因为那种类似老雀子把小雀子喂大了送上天去的惜别之情，才从老骨头缝里挤

出一点泪水，而是因为想到他所走过的、同敌人战斗的艰难残酷的道路重又展现在儿子面前，感到撕裂肝肠的痛楚才流出眼泪的。

“去吧，快去吧！当年我打仗的时候， 因为没有统帅将士的英杰，尽管数千数百人风餐露宿，晚年还弄成这个模样。如今你们这一代，是不会再象我们那样的了。听说有承受了白头山精英之气的年轻的将军在统帅军队，我们三千里江山总有一天会爆发出独立万岁的呼声的。快去吧！”

老人用衣袖拭着眼泪，用吃力的声音郑重地说着。崔正洙向父亲磕了头站起来。他在外面，事事都要依自己的性子去做，又冲又犟，可是在父亲面前却很恭顺，讲究礼节。

崔正洙临走又回过身来，取下他父亲用几天工夫打的几双椴树皮鞋，用绳子串起来搭在肩上。

“给我，我替你背！”

京植抢着要背。崔正洙二话没说就交给了他，还吸了一下鼻涕。

“别哭啦！”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往后大概再也见不到爹了， 老想哭。”

崔正洙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回答，抽出别在腰里的手巾，擦了擦眼泪。

四

发生偷袭泰峰镇自卫团事件后，一连几天警察穿梭一般地在

九岩村进进出出，而后便什么动静也没有了。现在，敌人的注意力转到了搜寻金基焕方面。所以他们接连跑了几天，观察以金基焕的家为中心的村子里的情况，然后改用了不暴露他们意图的方法，只是给洪管家下了一个无论如何要把金基焕的住所打听出来的指示就走了。事实上，他们也知道上村是组织武装队的中心，可没想到金基焕就在上村。他们以为，金基焕准是藏在矿山街附近组织夺取武器的偷袭，这次袭击自卫团，就是他干的。

洪管家眼睛里打着灯笼，四处奔走。他想从老乡们那儿听到点什么，凡是有人的地方他都去。一到晚间，他就象只贼猫一样，挨家挨户地偷听人家的谈话。有一天夜里，他到吉州家厨房门前偷听，差点儿没被吉州家媳妇浇了一身泔脚水。在这样的过程中，姓洪的嗅出了一点气味，发现清津家有什么秘密。分明有人住在他家里，可就是没法打听出准信儿，真把他急坏了。他想到会宁家去看看，也许可能探出这个秘密来。要是基焕回来藏在清津家里的话，会宁家的人的脸色，至少总会有些变化的。

洪管家动不动就朝会宁家跑。可是不论怎么跑，也看不出他们脸上有什么变化。儿媳妇总是一副忧郁的表情，心胸开阔的婆婆则往往用嘲弄的口吻来回答他的问话，有时还象男子汉似地高声大笑，根本无法了解她深沉的内心。他感到这家人家的底儿比十多丈深的潭水还要深。他曾让贞顺带米回家，可是他们吃了米也没有一句道谢的话。每逢到这家来闲扯了一阵往回走的时候，总感到自己是受到他们的玩弄，心里十分懊恼。

今晚，又有一件事把他气得血管都暴起来了。他跟贞顺妈扯了一阵子，发觉他们并没有收到米。

“什么？贞顺没带米回来吗？”

“洪管家,你是不是睁着眼睛做梦？那孩子带什么米回来啦？”

母亲也大吃一惊，瞅着洪管家凹陷的眼眶里的灰眼珠。事实上，由于贞顺没有谈起这种无聊的事情，所以母亲也就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前几天送给你们的米，真的没收到吗？”

“什么？洪管家，你给我们家送什么米呀？ 我们又没向你要帐，你哪儿来的那么股子殷勤劲儿，给我们送米来呀？嘿嘿……该死的狗崽子，还不给我滚开！”

坐在廊台上跟洪管家说话的母亲，突然大声斥骂和挥手赶起那条拖着舌头摇着尾巴走到她跟前的小狗来了。

“嗯！”

洪管家的嘴苦得象吃了熊胆似的，额头和脖子青筋暴起，急忙站了起来。

“你好好想想吧， 我看洪管家你是把梦中的事情和醒着的时候的事情，混在一起啦！”

母亲大声地朝躬起长脊背拄着文明棍向外走的洪管家补了一句。 这家伙不象人样， 母亲本来没心思去讥讽他，但不知怎的，顺口说出了这样的话，连母亲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她还是强忍住了。

洪管家装着没听见的样子，走出了柴门。他气得怒火直冒到头顶心，走得象射出的箭头那么快，不觉已经来到闵家大院。他径直冲进碾房，这时，贞顺早已干完活儿出去了。

“这么早就回去了，嗯？……”

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张望着，一眼看见了那条抛在旮旯里被埋在糠底下的空口袋。他呼哧呼哧地走过去，用两个手指把沾满

糠灰的口袋拎起来。他本想向她们表示一下“善心”，引诱她们上钩，没想到反而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洪管家恨得咬牙切齿，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碾房。

这天傍晚，干完了活儿的贞顺，因为有些事要办，到后村转了一圈，才回到家里。

回家一看，嫂子不知上哪里去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坐在炕上缝褥子。晚饭也许已经做好了，锅里直冒热气。

“孩子，洪达洙叫你带过什么米来家吗？”

母亲停下那根有纳鞋底的针那么粗的针杆，问道。

“是啊，妈您是怎么知道的？”

“刚才那个家伙来，提起了这件事，问我收到米没有。”

“是有那么回事。他到碾房来量了五升米装在袋子里， 叫我拿回家给您。”

“那你是怎么办的？”

“扔在碾房里了呗！”

“呵呵呵，是这样，你压根儿没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看妈说的，这种肮脏话提它干什么？ 我觉得是叫那缺德的家伙小瞧了，所以对谁也不想说。”

“你做得对！那混蛋小子还以为你把米拿回家来了呢。”

“您看他不是把咱们看扁了吗？”

“你说得对！他以为别人也都跟他们一样， 只要给点什么，就会千恩万谢地收下，向他透露消息呢……”

母亲更加觉得那家伙的行为十分可恨，说话的声音也粗起来了。

“嫂子哪儿去了？”

“她刚做完饭，说有事到上坪家去了。孩子，这事就这样吧。我问你，这裙子是哪儿来的呀?”

母亲突然把放在灶房炕角里的一个布包拿过来，解开问道。贞顺听说裙子，心里一动。她在月坪镇集上买来一块裙子布，但觉得与其就那么把布送给妈妈，倒不如干脆做成裙子送给妈妈来得好。于是她就去找做得一手好针线的喜燮媳妇金实。昨晚见面的时候，金实还说忙，没有做出来，不知啥时候已经做好送来了。

“你哪儿来的钱买布请人家做裙子呀? 刚才，喜燮媳妇来了，还叫我穿上，看合身不合身。”

贞顺红了脸，笑着打开裙子看。她这盘来盘去的心愿，总算是实现了。

“妈，您别见怪，照我的心愿，真想给您做条绸子的， 不然就用华达呢那样结实的料子，给您做一条……”

贞顺说不下去了，眼里汪满了泪水。

“哎，好孩子，你说的什么呀? 我是从贫穷和苦难中把你养大的，该穿的都没让你穿上。你做这种事，是想朝妈的心上钉钉子吗?”

母亲埋怨着女儿说。贞顺听着，不知怎的，眼睛一热，哭了。母亲也哭了。

“妈，我不是想看到您的眼泪，才给您做裙子的呀? 请您不要哭了。”

“嗯，把眼泪收起来吧，这也不是该哭的事呀!”

过了半天，母亲才用大手撩起裙子擦了擦眼泪。

“妈，您再穿一次吧。”

“刚才试过了，又穿它干什么?”

“您穿上，好叫我看一看呐！”

“唉，看你这股捣腾劲儿……行啦，你先坐下， 反正已经这样了，我可有话对你说。”

“什么话？”

捧着裙子站着的贞顺坐到母亲身边。母亲沉默了片刻，又撩起裙子揩揩湿润的眼窝。贞顺也擦了擦眼角上闪亮的泪珠。

“孩子，把这裙子送给你嫂子吧，你说怎么样？”

“呃？……”

“你嫂子有什么衣裳？春夏秋冬就那么两条裙子。 咱家的日子紧，你嫂子打从嫁到咱家直到今天，连一件衣裳都没有给她做过，你想想，我怎么能穿这条裙子呢？等你嫂子回来，别提是我的，就说是给嫂子做的，叫她赶快穿上吧！”

“妈，您可千万别这样，这裙子当初就是给您做的， 您得穿上。嫂子我想另外给她做一条。”

“你哪儿有钱再做一条啊？不要说这种话了，给嫂子吧！ 你嫂子穿上这条裙子，我比自己穿心里还高兴哩！”

“妈！您的心情我知道。不过您不必为嫂子的裙子担心。 我不是手里有大笔钱才买料子的呀，我再一分一分地攒，攒够了，不就可以给嫂子扯上块裙子布吗？”

贞顺赶忙捧着裙子走进上屋，经心着意地把它叠好，放进装她和母亲的衣服的柜子里。她想，现在就是放在外头，妈也不会穿，无论如何得给嫂子买块裙子布，然后再拿出来叫妈穿。

贞顺放好裙子，刚回到灶屋，基成跑了进来。

“姐！”

他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

“什么事？”

“成载哥叫你赶快到他们家去。”

“叫我？”

“是啊，叫你快去！”

基成传了信，一转身又跑出去了。他一边跑着，一边招呼村里的孩子。

贞顺听说成载叫她，心里一阵紧张。这些日子，每到晚上她都要到成载家去，又是请医生，又是去抓药的，可不知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叫她。想必是金奉锡的伤势更恶化了。她这样想着，急急忙忙离开了家。

“你怎么又不吃晚饭就走啦？”

“回来吃呗！……”

女儿出去以后，母亲的思绪深沉起来，象画中人似地静坐不动。她想：尽管这条裙子是女儿用一分两分积攒下来拴在裙子带上的钱诚心诚意做成的，但却这样勾起了贫困的痛楚，与其这样，也许还不如没有这种令人嘉许、使人深受感动的事情好哩。

过了一会儿， 儿媳妇走进灶房门。 她到上坪家搞了些什么来，一手端着用裙子裹着的有盖子的饭碗，一手提着个象油瓶子的东西。

“你拿什么来了？”

“我有事到上坪家，他们说榨了点油， 让我带点苏子油和苏子糕回来。”

“咱们过日子，总是麻烦人家。”

此后， 吉女再也没说什么就下到厨房， 把苏子油瓶放进厨柜里。她背上的孩子滑了下来，身子直向后仰。就是这样，手里

还攥着一块苏子糕在吃，抹了满嘴满鼻子，高兴得直蹦。母亲看到儿媳妇日渐消瘦的身腰，心里象刀刮似地疼痛。心想：她填不饱肚子，腰上的孩子怎能拴得住呢？看样子，她是把背带紧了又紧，现在再没法紧了，就索性让它滑下来。

“大妹子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说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连晚饭也没吃就走了。 你快摆晚饭吧。”

母亲催她摆晚饭，并不是为自己，而是怕媳妇饿着。

“基成又不知上哪儿去，天都这么黑了， 还从上坪家门前跑过去。”

“他还知道天黑？刚回来又溜啦，你把孩子给我。”

吉女二话没说，解开背带，把孩子连同包被一起交给了婆婆。

“小东西，看你的小嘴成了什么样儿啦？嘿嘿，你就知道乐，一个劲儿地蹦……”

母亲把孩子抱到怀里，才感到这样那样的沉重而又痛苦的思绪稍微消解了一些。她把苏子糕一点一点地掰下来，塞进孩子嘴里。看来，孩子妈尽管消瘦下去，孩子却一天天长大起来。尖尖的门牙微微地露出了头，那小牙齿似乎是一下子就把奶奶的爱全部吸去了。

贞顺和基成都没有回来，吉女不得不跟婆婆一道先吃晚饭。今天晚上，吉女似乎显得更加愁容满面了，连以为她天生就是这样的婆婆，也在想她脸上为什么笼罩着这样浓厚的阴影。母亲一边吃饭，一边瞟着她的脸色。

“你哪儿不舒服？”

“不。”

“上坪家基福他奶奶去下村回来没有？”

“还没回来。”

“听说她是看女儿病去的，不知发生什么变故没有？”

母亲想扭转儿媳妇的情绪，故意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来说。可是，儿媳妇脸上的阴影仍然没有消散。

实际上，现在吉女是在一个劲儿地想着某种心思。今天她听清津家李尙女说，在家里养伤的青年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

吉女听到这话，异常惊讶，睁大了两只眼睛瞅着李尙女。

“前天晚上，我给他送晚饭，听见喜燮老师他们两个人谈话，分明是说基焕同志怎么怎么的。我看他准是打仁男他爹那儿来的。前些天在山上听他跟贞顺说的话，也象那么回事……这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我看你的心就象石窟那么深，才敢告诉你的。”

起初，吉女只是感到高兴，心怦怦直跳。其实，吉女在奉锡到李尙女家里养伤的这些日子里，也根据妇女会长的指示，到清津家送过几次吃食。有一次她还到清津家去帮助人手少的李尙女做过豆腐。那时候听说有个被日本鬼子用枪打伤了的青年在她家养伤，心里只是感到难过，却没有把他同自己的丈夫联系起来想过。他到底是个啥模样多大年纪的人呢？吉女非常后悔，心想就是端碗水进去，也得见一见躺在外屋炕上的青年呀！

吉女越想心里越复杂。从人们的交谈中看来，那青年准是从中村或上村来的。如果是这样，丈夫现在不是在上村，就是在中村了。她给京植送条子的时候，那个锅伙里名叫福女的姑娘，领她到一座草房，分明亲切地低声告诉过她：“基焕同志就住在这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再说，收衣服的那家大娘，也那么称赞她，说她辛苦了。又说，现在有了这套衣服，孩子他爹就不

愁夏天的穿着了， 连她都放下了一桩心事。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家大娘就象是收到了给自家人送来的衣服一样高兴，还问孩子长得怎么样，婆婆好吗。从这些方面来看，丈夫当时一定是在矿山街，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去上村或中村的呢？

吉女感到自己好象是在朝深深的海底里窥探似的，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说起来，不管丈夫在哪儿，只要他没病没灾，也就放心了，但是，笼罩在心灵深处的沉重、焦急的思绪，仍然没有消除。她甚至怕那包衣服还没传到丈夫手里，在这烤人的夏天丈夫可能依旧穿着冬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在这样的热天是没法穿的，要是还穿着，也不知脏成什么样子了！丈夫要是在家，哪怕是破衣裳，总能及时浆洗了给他穿的。

吉女吃着晚饭，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

尽管她背着孩子上夜校去了，但总没个心思。今天晚上书根本念不进去，她眼里充满泪水，想在本子上写个“가”字，结果写成了“자”字；想写个“교”字，结果写成了“고”字。

“会宁家大嫂，贞顺怎么没来呀？”

“是啊，她怎么没来呢？”

她因为忙着想自己的心事，听到姑娘们问，才知道小姑子还没有到夜校来。

吉女不论怎么想，也总觉得自己应该去见见那位住在清津家的青年。虽然不能向他打听丈夫的地址，但却想提一提夏天的衣服已经送到了矿山街的事，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送衣服的消息传到丈夫那里。

夜校一下课，她就急忙背起孩子，理了理分了缝的头发，整了整衣裳，在黑糊糊的路上匆匆忙忙走去。

吉女一到清津家，恰巧跟打开灶房门走出来的李尙女碰了个顶头对面。

“你是谁呀？”

“大娘，是我。”

“哎哟，差点儿把我吓疯啦，只见一个黑影子迎面扑过来……三更半夜的，有什么事吗？”

“我刚从夜校来。”

“什么事？快进屋吧……”

李尙女领着吉女走进厨房。屋里空得使人感到惊奇。要是往常，屋里至少有一两名共青盟员，可现在连一个也不见。

“大娘，我想见见那位……”

“那位？你说的就是住在外屋的那位吗？”

“是的……”

“哎哟，看你来得多不巧。他们说， 洪管家好象嗅到了什么味儿， 怕他喊警察， 就离开这里啦。 刚才村里的青年人护卫着他，不知上哪儿去了。”

李尙女嘀嘀咕咕地低声说，还咂着舌头惋惜她来晚了一步。吉女原是下了决心来的，结果事情全成了泡影，真想一屁股瘫坐在厨房地上。

“你想见他干什么呀？我不该对你讲仁男爹的事， 你是听了那话落不下心才跑来的吧？”

“不，我是想……”

吉女脸红了起来。她听了李尙女的话，觉得自己刚刚听到点丈夫的消息，就这样巴巴地跑了来，不禁有些难为情，脸蛋越来越发烫了。

“今天晚上，闵家来了五个矿山街的警察。 看样子他们是嗅到了什么味儿，要找缝钻哩。所以，尽管派人去鹿子沟搞药，也没能等拿回来就急急忙忙离开这儿啦。快上炕坐吧，这孩子把鼻子贴在妈妈背上睡哩！”

李尙女用她锅盖似的手，摸了摸趴在妈妈背上睡觉的仁男的后脑勺。

“哪有工夫上炕，夜都这么深了，我该走啦。”

吉女迈着沉重的脚步，打开李尙女家的厨房门走了出去。她觉得事事不从心愿，心里就象雾蒙蒙的峡谷一样，笼罩着悲哀，眼里涌出泪水。回到家里一看，婆婆还没有睡，坐在灯前缝着那条白天就在缝的褥子。只有基成躺在炕角，把一条粗腿搭在针线篓子上沉睡。

“贞顺怎么不回来呀？她连晚饭都没吃，干什么去啦？”

“她也没到夜校去。”

“那她上哪儿去了？说是清津家的成载叫她， 也不知她在谁家吃的晚饭？”

儿媳妇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听说是清津家的成载叫贞顺去的，就想可能是因为那位青年在今天晚上突然转移，要她去跑什么腿吧。但这种秘密是没法一五一十地对婆婆讲的。母亲也没有再问。一来是觉得儿媳妇一向沉默寡言，何必多问；二来也是觉得不必过问女儿在外边做的事情。

婆婆和儿媳妇虽然都躺在炕上，但她们都好久没有睡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母亲有母亲的心事， 儿媳妇有儿媳妇的心事，各自在黑暗中追寻着什么，轻声叹气。

到了第二天早晨，贞顺还是没有回来。母亲眼巴巴地等着，

女儿没等到，出乎意料，院子里闯进来了两个挎着哐啷哐啷直响的洋刀的鬼子警察。他们迎面拦住了夹着水罐往外走的吉女，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她。

“你的丈夫回来的有？”

有个鬼子瞪了她一眼，问道。

“没回来。”

“他的哪边去了？”

“不知道。”

吉女的声音虽有些颤抖，但回答得很坦然。

“这几天，你的丈夫到朴成载家里去的有？”

“什么？”

吉女听到这句十分荒唐的问话，猛地瞅了鬼子一眼。鬼子的眼珠在明晃晃的帽沿下露出杀气，恶狠狠地盯视着她。这时母亲才明白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打开了房门，扶着门框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望着外面。刚醒的基成也忙着扣上衣的纽扣跑到院子里。

“你的说，你的丈夫没上朴成载的家的去？”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你的为什么上朴成载家去？”

“我没去过。”

吉女心里一阵颤栗。她没想到敌人会这样钉梢。

“真的没去？”

“我没去过！”

这么一来，鬼子就左右开弓，闪电般地打起吉女的两腮来。鬼子用皮靴踢了水罐一脚，院子里雷鸣般地响起了水罐破裂声。

他们抓住吉女背上孩子的脖颈，猛地拎起来扔了出去。孩子被摔在柴禾捆边，吭了一声。

“天杀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母亲这才大声地吼叫着，急忙跨出门坎。她光着脚跑到柴禾捆旁，抱起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时面孔吓得铁青的仁男的嘴里才发出“哇哇”的哭声。

在母亲去抱孩子的时候，鬼子们又把吉女乱打了一顿，有个家伙扑上去把吉女的两手捆了起来，那个殴打吉女的警察，则解开勒在吉女腰上的背带，用刀尖挑到一旁去。

“你们这些坏蛋！我儿媳妇犯了什么罪，你们来绑她， 快给我松开!”

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浑身发抖地站起来大声喊叫。这时，那个解了背带的鬼子，举起了大刀对准母亲的头顶威胁她。

“呸！再怎么是个蛮子，也不能这样蛮横无理!”

母亲狠狠地瞪起两眼，盯着鬼子叫喊。

“妈，算了！请您放下孩子，先给我挽挽头发!”

被绑着的吉女回头向婆婆说。可是母亲好象没有听见，盯着拿刀的鬼子瞅了半天。

母亲终于用威严的目光压倒了鬼子的气势，然后才把脸转向儿媳妇。儿媳妇的嘴唇破了，头发散了，但脸色一点也不象遭到这种灾难的女人的脸色。不知她下了一股什么样的狠心，神色竟是那么轩昂和坦然。母亲看到这种神情，感动得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你坐下!”

婆婆这么一说，双手被绑着的吉女便跪坐在地上。母亲把哭

叫的孩子放在院心，用颤抖的手把儿媳妇的头发朝后拢了拢，挽上纂儿，拔出别在自己头上的铁丝做的发簪，插在儿媳妇头上。

“妈，请您到甲山家去借点米，熬米汤喂仁男吃吧。”

“这个你就不要担心啦！ 还是想想你自己怎样硬挣挣地活下去吧！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折磨， 挨到什么样的棍棒， 不知道的事，就不能说知道！”

吉女知道母亲说的是什么话。她在母亲的扶持下站在院心。

吉女瞅了半天孩子，才回转身朝着鬼子。

“头里走！”

最先打她耳光的 家伙靠上来喊了 一声。 但是吉女一动也没动。她的目光是严厉的。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吉女了。那些自从她出生到人间以来就凭着她的善良温顺的品性一再忍受下来的冤枉事和充满仇恨的事，顿时象石头似地凝结起来，她的眼里象硫磺在燃烧似地迸出了火焰。鬼子们也吓得暂时向后退了一步，盯着她那不同寻常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吉女先走出柴门。警察跟在她的身后。怀里抱着孙子的母亲， 一边喊着你们把人拉到哪儿去， 一边踉跄地追赶。但是母亲两腿颤抖着，急忙把身子靠在柴门的柱子上。布满皱纹的两只眼角开始湿润起来。

“妈，您怎么啦？”

那么盼望着的女儿，这时才从家旁的小道跑了进来。昨天晚上，她连晚饭也没吃，就上鹿子沟的医生家去抓药。医生出外看病不在家，一直等到天明才抓了一剂药回来。走到成载家一看，奉锡已经转移，被警察的洋刀砍伤了几处的李尙女，裹在满是血污的衣服里，拍着地痛哭。听说敌人为了要抓成载，正在搜查村

子的每一个旮旯。她无法把药放在乱成一团的成载家，只好把那帖报纸包的药拎回家来。

“妈，他们怎么把嫂子给绑走啦？嫂子有什么罪……”

被早上的露水打湿了衣裳、两眼眍䁖了的贞顺，摇着母亲呼喊。 可是母亲并没有说话， 原先濡湿了两个眼角的泪水也消失了。在这心痛欲绝的时刻，她似乎是在想着别的事情，又似乎是联想到了在豆满江对岸经历的那场悲剧，用迸发火星的眼睛望着院子前面。

贞顺实在忍不住了，跌跌撞撞地朝着院子前面的高粱地里跑去。当她跑到大路上的时候，押着嫂子的警察，已经转到矗立着榆树的山坡下。另外又有两个警察绑了一个青年，从别的方向走来，随后就跟在押着嫂子的警察后头。被抓走的不知是谁，从那面还传来了女人的哭声。 贞顺感到事情越发闹大了， 又没法追赶，便象钉子似的伫立在原地不动。她紧紧地咬着嘴唇，压低声音哭了。

这时，基成攥着两块石头，从高粱地里跑出来。他看到警察绑他的嫂子，就拣了两块石头，跑到高粱地里趴下，打算在警察拉着嫂子走的时候，无论如何要用石头把他们打倒，然后从高粱地里逃走。不过，当警察走出来的时候，他虽举起石头对准了他们要扔，但始终没有抛出去。他那小小的心里也想到了抛掷石头将会给被捕的嫂子带来更大的灾祸，要不然鬼子们也会转回身来冲着母亲行凶。所以，他气得在高粱地里一个劲儿地咬牙切齿。

“姐，怎样收拾他们，才能解恨啊？”

贞顺听了，无法回答，只是咬着嘴唇。她看到弟弟手里攥着石头，怕他惹事， 赶忙抢过来扔掉。 基成用拳头擂着姐姐的胳

膊，哽咽着叫喊：

“就不管他们啦？不管他们啦？”

“怎么不管？”

“那什么时候打死他们呢？”

贞顺又无法回答，一把搂住弟弟。母亲在院子里把哭叫的孩子背了起来。她气极了，捡起破罐碴子，喳啦喳啦地朝篱笆旮旯里扔。

“你去做早饭！”

母亲看到走进院里来的女儿，平静地说。

“哎。”

母亲的刚强劲儿感染了女儿。女儿也深切地感受到是应该那样地生活，镇定地做了回答。

她拎着药包走进屋里。刚刚照进来的朝阳，从敞开的门里长长地斜射在炕上，嫂子那件后襟破了的麻布上衣，被丢弃在那片阳光中。这是一件早该扯了做尿布的破衣裳。墙上还挂着嫂子的一件似乎是向人们叙说她可怜身世的衣裳。这件只有在上夜校的时候才穿出去的破旧的土布裙子，下摆已有两三个补钉。贞顺看了，不禁想起昨天晚上拿着一条人造丝裙子跟母亲交谈的话，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固然，该给可怜的母亲做条裙子，可也该先给可怜的嫂子做条裙子才对呀！破成这样的土布裙子，还当作出客衣裳，每天晚上换上它出去，回来又把它珍爱地挂在墙上。贞顺摘下裙子，用心叠好，然后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由于涌上心头的悲哀，她哭了。

贞顺把嫂子的裙子放进衣柜，抬起清瘦而端庄的脸走下厨房。这时，母亲捧着柴禾捆走到厨房门口，贞顺接过来，把它支

在厨房旮旯里。

“坛子里还有点高粱米，把它挖出来淘吧。”

“垫锅底的菜在哪儿？”

“那头小木盆里不是有几个捏好的菜团吗？”

然后，不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就谁也不说话了。她俩都默默地各自去找自己的活儿做。不一会儿，在那围着草苫子的会宁家的高高的烟囱里，一股白烟犹如这家人的不屈的气概一样，笔直地升上了高空。

第三章

一

矿山街隔着一条架有水泥桥的河，分成两半。河那面自卫团盘踞的街道，伸展在挖了无数个老鼠洞般的矿坑的头峰前面，那是矿工们居住的地方。鬼子把这条小草房挨挨挤挤地聚在一块儿的街道称为地鼠洞区。大桥这面的街道，外表很象月坪镇，坐落着一些什么官署啦、矿山办公室啦等等玻璃窗闪亮的建筑物。围着厚厚的砖墙、墙顶上插着刀刃般的玻璃碴儿的警察署，也在这里。

这条矿山街之所以称为泰峰镇，是因为人们在头峰、二峰和泰峰这三个山峰上打洞开采金子，其中最大的泰峰就紧靠在这条大街的后面。

街上常常出现从三十里外的月坪镇来的马车和自行车，有时还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骑兵扬起漫天的尘土飞奔而来。他们骑着马冲到最后一个矿坑所在的二峰脚下，又猛地拨转马头，直把那衔着嚼子的马勒得嘴巴翘到天上，一蹦多高地朝着来路疾驰而去。然后，又跑过水泥桥，扬着尘土朝头峰脚下的街道飞奔。

也许是因为这里还没有配备守备队的兵力，所以鬼子放不下心，就搞点这种花样来示威吧。

今天又有五个鬼子骑着马跑来。他们发疯似地策马狂奔，差点儿没把街道旁边蟹壳般的小草房的屋顶踢翻。

“鬼子发疯了，治疯病的良药是木棒……”

人们都这样骂着。

然而闵太雪却感到心满意足。他在月坪镇的时候，也许是经常能够看到吧，象跑马之类的事，并不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可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隔三差五奔来的骑兵，却使他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他是怀着一举变成百万富翁的美梦，到这里来铺开摊子挖金子的。为他撑腰的日本武装力量，以如此凶猛的气势，挥着军刀在他的门前来回奔跑，这是多么好的事啊！在闵太雪看来，这里的劳动群众确实有点可怕，听说里头就有共产党，前几天自卫团还遭到袭击。所以，他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财迷心窍，徒然钻到这个死地来，可是一见到飞奔的兵马，这样的忧虑顿时就烟消云散了。

总之，今天闵财主的情绪很好。他知道昨天傍晚有成群的警察到九岩去了。事实是这样的：前天洪达洙来，向他说村里好象来了一个大共产党。他昨天有事去见警察署长,顺便提到这件事，警察就象被弹簧弹了起来似地立刻行动起来。原来闵太雪听说是个大共产党，以为准是基焕回到了自己家的附近。

“嗯，就是这小子把我按在厅堂的地板上殴打， 扇动那些乡巴佬抢我的仓库！”

闵太雪心里发着狠，不停地朝警察署前头的马路上张望。尽管他也想看看基焕是不是被押来，但此刻他伸长了脖子却是在盼

望着警察署长在这条马路上出现。大道两旁排立着柳树，柳树那边就看不清了。闵财主不时跷起脚后跟，一心望着柳树挡着的转弯的地方。

现在，闵家里里外外一片喧腾，正在忙着准备金矿开业的酒宴。客屋里摆了警察署长等客人的席位，里间灶房里煎菜炒菜的油香味，整天刺激着人们的鼻子。

“啊？马夫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快到老爷驾到的时间了，怎么扔下活儿跑啦？大杰！”

闵财主的姨太太从客屋走出来，叫着大杰的名字大声吵嚷着。她也急得两条大腿起了风了。

“刚才象是盖马圈去了。”

厨房里有人回答。

“遭瘟死的！就是盖马圈也该把活儿干完了再去哇，是想在马圈里头供自己的老太爷吗？——来呀！你出来先拾掇拾掇这个！”

姨太太对着厨房，喊着。

从厨房里走出一个系着围裙的烧饭丫头。她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许因为是在欺压虐待中生活的，脸色蜡黄，辫子细短。姨太太把她朝院子里赶。

“我正在烤肉，手弄脏了怎么办呐？”

烧饭丫头顺玉，摊开两只油手，瞅了姨太太一眼。

“哟，臭丫头！脏了不会洗？愁什么？”

姨太太打了她一下。顺玉没办法，只好走到院子里，想先搬劈柴，可是捆儿大，搬不起来。

“啊，连劈柴也搬不动？一天吃三顿饭，还搬不动它？”

“嗐，我这就能搬动了。”

“能搬动，还那个熊样？一碰到这种事，我就想起福女来啦。我嫌她不听话，打发走了，可她却象牛一样会使劲儿哩！”

“那你再把她从锅伙里喊回来嘛！……”

“看你这张小嘴，逛了几个地方，嘴皮子可逛硬啦！……”

顺玉虽然岁数小，身材小，可她的心挺硬。她脸蛋红红的，把劈柴和斧头拎起来挪了个地方，还扫了扫院子。她一边干着这些活儿，一边嘴里嘀咕着说：不在你们家，我就没有地方干活儿混饭吃啦？顺玉是被人踩在脚下受尽种种蔑视和虐待的姑娘，所以她那小小的心灵里，凝结着对这个薄情的世道的深仇大恨。

闵家的姨太太站在那里盯着顺玉扫院子，看了半天才回到厅堂，跑到老头子身边，扭着身子撒起娇来。

“丫头！把稻草放到厨房旮旯里去！干吗撒得满地都是呀？”

闵财主装着没听见姨太太撒娇的话，俯视着庭院大声喊叫。姨太太把嘴一撇，回转身来，扭搭扭搭地走进里屋。这个落脚妓女，近来的日子好起来了，就象头一次谈情说爱的时候那样，一碰就发脾气，一碰就撒娇。在这以前，她虽身为闵财主的姨太太，但并没有得到男人多少好处，只是在街上开了一爿小酒店过活。可是近来闵财主从月坪镇搬到这里来，她的景况立刻就大变了。她先撺掇老头子买下一所某个破落矿主迁走时出卖的大房子，就是眼下这所漂亮的住宅。这是一所三十多间的大房子，厅堂雕着花纹，铺着地板，跟九岩闵家的不同。客屋也比九岩闵家的大而宽敞。闵姨太对于金矿究竟怎么样，全然不放在心上，但老头子刚到泰峰，就给她买下这样一所宫殿般的住宅，却使她快活得直想拍老头子的马屁。最近她来了劲儿，恶狠狠地斥骂顺

玉和大杰，催他们快去收拾房屋。

不管怎么盼望，警察署长还是没有来。原本邀请他下班时来的，今天是星期六，半天工作，下班时间也不会这样晚啊！闵财主感到事情要吹，心里害怕起来。要说闵财主的本事，那是不论干什么事情，总是把倚仗日本鬼子当做第一条。他在泰峰开办金矿， 自然不会有警察下窖给他挖金子， 但他相信借助日本的权势，就象加固自家院子的围墙和房墙一样重要。他已把两个矿坑弄到手了。今天一来是请开业酒，二来是邀请警察署长光顾他的新居。他邀请的不光是警察署长，还有两个“官矿”的日本人头目和几个私家矿主。可是连这些人也还没有露面。

正当闵财主急得坐卧不安的时候，忽然有人来了。来的不是他所盼望的警察署长，而是一位不速之客。一辆车篷破旧的马车嘚嘚搭搭地驰进院里，身穿生绢长袍、头戴巴拿马帽的德山洞的朴大同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的头戴学生帽、眼戴近视镜的儿子也在车上，但没有下来。

“呃，这是闵太雪的府上吗？没错吧？”

身材高大的朴大同， 拄着文明棍站在廊沿下， 朝客堂张望着。

“这不是朴大同吗？好久没见啦！”

闵太雪走到廊沿前面，应酬了一句。心里却在懊恼今天的事情越来越糟了。朴大同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呢！他可是天下最狠毒最凶恶的家伙！他俩拥有的资产虽然旗鼓相当，可从来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也从来没有谈过一句亲热的话。

“我有事想见你一面，今天路过这里，顺便进来了。 可以到屋里去吗？”

“呃，快请进吧！”

事情越来越尴尬了。现在就要有客人来，本应断然地赶他出去，可又不能这样。

朴大同身体肥胖，上台阶的时候，一半要靠手杖的力量，拄一下手杖，哼一声，才能迈上一个台阶。他脱下巴拿马帽，呼啦呼啦地扇着，在闵太雪的前头跨进了房间。闵太雪本想在廊沿上简单地询问一下来意，就把他打发走的。可是朴大同先走进了屋里，他也就不得不跟了进去。

“嗯，你买的房子很不错啊！原来是朴同肃住的吧？”

“对，是朴矿主的房子。”

闵太雪随口回答。他看到朴大同盘腿而坐，四处张望，问起别的话来，不象是马上要走的样子，急得耳朵下面暴起了青筋，真恨不得打他一记耳光，把他一下子推到外面去。朴大同看闵太雪连烟也不敬他一支，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烟来，慢慢地点上火抽起来。

“噢，朴先生，你来有什么事？”

闵太雪等得不耐烦了，用气呼呼的声音问道。朴大同也许觉得他出言不逊，抽了口烟，瞟了他一眼。过了好久，才说：

“嘿嘿，不是为了别的。今天我到月坪去， 碰见九岩的田治根。说起他来，现在是我的亲家了。”

“噢，你们结亲的事，我也听说了。”

闵太雪连忙接着回答，似乎是催他快说，一边答话，一边连连朝外张望。心里直发愁：要是警察署长马上来了，那可怎么处理这个象磨盘一样瘫坐在炕上的家伙呢？他的姨太太也从厅屋那头把脸伸进来，对着他晃拳头，示意赶快把朴大同撵出去。

“我听说你典进了田治根的全部土地，是真的吗？”

“是真的。”

“田治根托我替他讲讲情。他说，今年的景况实在艰难，明年一定归还，请你谅解，妥善处理。今天我来，为的就是这个事情，请你就这样办吧。当然，你现在因为要买金矿，不用说钱是够紧的。不过，只要你有慈悲之心，能够体谅一下债务人的难处，这点事情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我也是听了他那些可怜话，才欣然同意转告你的。”

其实，今天朴大同在月坪镇遇见田治根，听他说了一些为难的话，看出了田治根的心思是想叫亲家照顾照顾他。也就是说，朴大同觉察到田治根想要自己出钱替他还债，不禁大吃一惊，所以到闵家来，想压压闵太雪，让他无论如何先缓收这笔债款。

闵太雪听了朴大同的话，脸色顿时一变，说：

“那块地，我早就处理了！”

“哦，处理了？你是说卖给别人了吗？”

朴大同睁大两眼瞅着闵太雪。

“是的，那块地早就转到别人手里去了。我也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类事情，才几次三番地奔走催促，百般努力，想把事情往好里办，可是钱不就手，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是把那块地永远卖给别人了吗？”

“哪有攥着那么一块孬地不卖，典下来给人家钱花的败家子啊？也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去同情老田的难处，典了他那块卖不起半价的地，给他钱花。”

“什么？卖不起半价？这是什么话？再说，要想卖给别人，也该跟原主商量商量才是啊！”

“原主？请问谁是原主？地照在谁手里谁就是原主！ 难道田治根才是原主吗？”

“那么，卖地的钱抵了你的债，就一文不剩了？”

“啊，老头子，这事还用得着你来这么细抠细问啊？ 请你赶快回去告诉田治根，叫他别来这一套！地早就转到第三者手里去了……什么亲家不亲家的，替别人跑腿打这种官司，少不了要挨打！”

闵太雪胀红着脸站起来，提高了嗓门。他觉得现在是赶走朴大同的时候了。再说，处理田治根地产的事，他是做了手脚的，不仅收回了债款，还吞没了多出一倍的钱。他怕这样面对面地论起是非来会露了底，于是先提高嗓门大喊起来。

“啊，他欠你多少钱， 你竟把他四天功夫才能翻完的地全给卖了？”

“全卖不全卖， 这不是你德山洞朴大同管得着的！快起来，请走！”

“妈的！蠹贼！强盗！我放债也不象你那样狠毒！ 混蛋！强盗！月坪镇警察署长本田搞土地开发，你也不惜踩着人家的脚背挤进去！强盗！你一个人想刮净天下的钱财吗？”

“哼！你这扯的又是什么淡呀？真是丧事话里的婚事话！ 混蛋！闵某参加土地开发，怎么是踩了你姓朴的脚背？”

“你说什么？今天见了本田， 他晃着脑袋说你入了很多股，没有我的份了！能说是没踩我的脚背？混蛋！强盗！混，混蛋！”

所谓参加土地开发， 是指以月坪镇警察署长为中心的几个人，凑钱开垦月坪镇前面的平川，招收移民开办农场的事。朴大同认为这里大有油水，也想加入，跑了好几趟月坪镇。起初本田

似乎有答应的意思，可今天却断然拒绝了，并谈到了从来没有提起过的闵财主的事，说现在连闵太雪也被吸收进来，资金筹备够了，还说闵财主交来很多资金。朴大同听了，顿时触发了对闵太雪的怨恨。今天他本不想谈这个问题，认为只要有钱，到哪儿都能做买卖，何必为这个事争吵。可是现在谈田治根的土地问题谈崩了，也就把土地开发的事给扯了出来。

朴大同拍着炕，“蟊贼！”“强盗！”地破口大骂。闵财主也气得直蹦。他们俩的青筋越来越暴突起来。闵财主朝着里面喊人，叫快把朴大同赶走。姨太太应声跑进屋来，拧着朴大同的胳膊，狠命地往外拉。这时候，朴大同那个坐在车篷里看书的儿子，才跳下车来。

“算了吧，跟那种不三不四的人打架，没有什么好处！”

马车夫倒坐在赶车台上，吸着烟提醒朴大同的儿子。朴大同的儿子，用他钉了钉的皮鞋咔咔地踩着石头台阶，跑了上去。

“爹，回去吧。干吗到这里来呢？——松手！乱拧人家的衣裳行吗？”

他推了闵姨太的胸脯一把，厉声地说。

朴大同恨不得照闵财主的后脑勺踹上一脚再走，心里才痛快。可是做不到这点，因此他不肯轻易地把脚迈出廊台。

“混……蛋！你反而欺负我？我就是掐断你的脖子也不解恨！”

朴大同抵着门框大叫。就象闵财主所想的那样，朴大同确实是个狠毒而又可怕的家伙。如果把他俩剥光了放在一起，朴大同很可能在一个早上就把闵财主给融解掉。

朴大同的儿子跟闵姨太一起，好不容易把朴大同拉到廊台上。朴大同柱着手杖，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艰难地走下台阶。也不

知道被闵姨太怎么拧的，他的生绢长袍上有好几处印子，就象用牙齿咬着扯了一番似的。儿子把他爹推上了马车。朴大同刚才还“混蛋！”“混蛋！”地大声叫骂，现在火气越来越大，连喊都喊不出声来了，只是脸色紫胀，索索地发抖。

“哎哟，讨饭坯！真没见过这样的疯老头子，差点儿没出人命！幸亏署长大人还没有来……”

闵姨太朝着向外走的马车吐唾沫，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她把原来铺在客屋的凉席拿出来拍打着咋唬起来。闵太雪的呼吸这才平静下来，缓了一口气，哼哼地咳了几声。可是情绪还是不好，不知怎的，他觉得就象被蟒蛇缠住了似的。处理田治根的地产吞掉的那笔款项，怕是难以消化的了。要是现在再把它吐出来，那脸可就丢大了。

“爹，何必为人家的事奔跑，受这种侮辱呢？”

朴大同的儿子在马车驰过水泥桥的时候向父亲说。现在他有一股冲动，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谈谈，让父亲能够多了解一些自己的想法。

“现在是同情别人的时代吗？九岩的田治根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亲是父亲定的，谁也没有娶他家的姑娘呀！”

“混小子！胡说什么？我揍死你这个兔崽子……”

朴大同老虎似地吼叫着，抓起身边的手杖。这一下把他的儿子唬得话到嘴边又咽住了。看他那盛怒的样子，就象是当场要把马车和人砸个稀烂似的。俗话说，上汉城挨了耳光，回乡下大发怨气。说不定真要搞到这个地步哩。于是儿子反倒因为父亲是这样的老顽固而可怜起自己来了。现在他虽然上的是中学，但也常常谈什么人生啦，哲学啦，在他看来，父亲无非是一幅引人发笑

的画像。只要一坐下，就说孔子如何如何，老子如何如何，甚至说李白如何如何，这都是可笑的事情。而且一张口， 就是“钱！钱！”有时还为几分钱大声喊叫， 吵得屋脊都要塌下来，这也是无比可笑的。这样的父亲竟然说要给他挑媳妇，挑来挑去挑的是九岩田治根的女儿！难道叫我娶这样一个满身粪臭的乡下女人！还说什么九岩田治根的上几代祖父是李王朝朝廷的官！真叫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家世和我有什么相干！

朴大同的儿子坐在颠簸的马车上， 望着飘游在高空的索道箱，这样想着。

警察署长和“官矿”头目等日本鬼子，到日落时分才到闵太雪家来。警察署长安达，个子颀长，就日本人来说，长相还算蛮不错的。闵太雪走下庭院护着安达走上廊沿板炕，朝里头大喊打盆水来。他想到安达说不定要脱掉靴子，坐在廊沿上洗脚。闵姨太端着一铜盆水，扭着屁股跑出来了。可是，安达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挎着洋刀哐当哐当地走进屋里。那些先到一步的“官矿”头目，都站立起来恭迎署长。

“怎么样？金子出的多不多？”

安达摘下洋刀靠在墙旮旯里，又把帽子挂在刀柄上，然后坐下，问道。

“不够景气！”

一个满脸胡须，个子刚齐安达胸口的小个子回答说。

“不够景气还行？在帝国开发的矿井里， 应该蹦出牛犊大的金块来。嗯？”

“嘻嘻嘻……”

“官矿”头目们一笑，安达也哈哈地笑了。坐在安达身边的闵

财主，也做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嘿嘿嘿地陪着笑。他认为在和安达初次打交道的场合，礼节是要讲究的，但不必一开始就采取低声下气的姿态。

过不一会儿，酒菜就送到客屋里来了。闵姨太端着摆得满满的托盘，拉着裙子，在廊上来回奔跑。

闵财主买的两个矿坑的二矿主也来了。他们是从矿坑里直接来的，腿上还打着绑腿，脚上穿着劳动鞋，手里拄着羊角锤杖。他俩都不能进入客屋，穿过大门，被领进厅屋里去。

“你好哇？”

走在前头的斜楞眼二矿主向在廊上飞跑的闵姨太打招呼。

“嗯，你们来啦，进里屋去吧。顺玉！里屋也摆张桌子！”

斜楞眼回头朝他的伙伴挤了挤眼，笑了。意思是说，天下的怪事和丑事，就是指这种事说的。直到不久前，他们上闵姨太的酒馆里买酒喝的时候，还攥着她的手腕，叫着“走哇！”“玩呀！”这下忽然用不客气的口气称起“你们”来了。真没想到她会如此露骨地宣布矿主和二矿主之间不仅有差别，而且是等级森严。两个二矿主虽然感到看不顺眼和心里作呕，可也没办法，因为总得巴结新来的主子呀。

“小姑娘，这桌菜要摆得比客屋的好才行，真矿主不是他们，是我们！明白没有？”

走进里屋的斜楞眼，朝灶屋的顺玉挤着眼睛，说。顺玉没理他的话，抱着空碗一溜烟走进厨房。

在闵家的里里外外这么喧腾热闹的时候，大杰正在离闵家大院很远的偏僻地方，汗水淋漓地忙着盖马圈。尽管闵财主出门总是坐着马车摆阔气，可他却嫌马尿有气味，不许把马圈盖在房子

附近。所以只好盖到山脚下。这么一来，想到河边打和泥的水，也要多走一倍的路，而且又是坡道，就凭大杰的本事，也累得象黄牛一样直喘粗气。

早晨，他劈完柴，就到这儿来抹墙。使了一天抹泥板，累得臂膀都要掉了，脊背象针扎似地疼痛。也不知流了多少汗，浑身尽是一股酸溜溜的气味。

“去他的，慢慢干吧！盖完了马圈，姓闵的还能叫我闲着？”

大杰独自咕哝着。日头还蛮高的时候，他就扔下抹泥板，大致拾掇了一下家什，上河边去洗手洗脚。到河边去，要经过一条大街。

这时，有一群腰里挎着瓦斯灯的矿工，从泰峰矿井那面朝阳光暗淡的大街涌来。看样子是日班的矿工下工了，他们满身都是石粉和尘土，只有两个眼睛闪着光。也不知他们吵嚷些什么，还听见有人叫着喝一杯再走。街道两旁全是饭馆和酒店。卷着裤腿的大杰，迈着两只大泥脚，慢腾腾地顺着街道走，突然看到了一种异常惊人的景象，蓦地停下了脚步。原来有五、六个警察绑着十几个青年，经过水泥桥，朝着街道走来。不光是青年，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大杰认出那个女人就是吉女的时候，差点儿没有瘫坐在地上。 他站在门帘掀动的冷面铺门前， 望着被绑的人走过去。矿工们也都停下来望着他们。

吉女脸色苍白。裙子拖下来直绊脚尖。她只是微微低着头走着，脚上穿的草鞋完全破了，鞋帮条一根根倒竖起来。有一只鞋好象连鞋底也没有了。跟在后面的警察喊叫什么，吉女并不抬眼去看他一下。

大杰只顾注视吉女，没有仔细地看那些满身血污的青年。

“把他们当做共产党抓来的吧。”

“好象是的。该杀的……那女人真可怜，叫人不忍心看呐!”

被绑的人走过的时候，矿工们低声议论，说。

大杰在冷面铺门前，象钉在那里似地站了好久，才匆匆跑到河边，慌慌忙忙洗了手脚，朝着闵家大院走去。这事无论如何要马上报告组织。不，与其说是组织，不如说是把这个消息传给吉女的丈夫基焕。

大杰有两条在月坪和这个街道之间进行通信联络的线路。一条是和在二峰私家矿坑当爆破工的韩尚道联络的线路，另一条是通过原是闵姨太烧饭丫头的福女直接跟基焕联络的线路。这次的事情，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需要赶快把福女派到河那边去。

大杰回到闵家大院。这时里里外外一片喧腾。客屋也好，里屋也好，都有人醉醺醺地在说话，高声地狂笑。客屋里还传来了闵姨太娇滴滴的笑声。里屋里二矿主的人数增多了。各矿坑的二矿主们都来参加闵家的开业宴会，想美美地吃一顿。横七竖八地扔在厅屋板炕上的羊角锤杖，不知有多少个。

厨房里只剩下顺玉一个人，正在忙着烤肉，脸烘得红红的。她和姨太太烤了一整天的肉，不知啥时候全给吃光了，里屋外屋一迭连声地喊快上肉。

大杰急忙走进厨房，拿出两个水桶，挂在水桶背架左右两头的环上，飞快地走出大门，想乘着上泉井的机会去找福女。大杰在后街上走了一阵， 走到锅伙厨房门前， 往里面一看，福女不在。直冒白气的厨房里，只有和福女一起干活的老妈妈不知在煮什么，满面淌汗地正用勺子在大锅里搅着。听她说，福女上泉井打水去了。

“正好！”

大杰心里咕哝着转身走了。这条街缺水，人们都到离街很远的山脚下去打泉水。因此，他到这个地方来以后，也做了一个水桶背架，天天打水，常常在泉井上遇到福女。

大杰急急忙忙地走着，快到泉井的时候，福女已经背着水桶背架，吱吱呀呀地走下泉井前面的坡道。

“你停一停！”

“哎哟！……”

“赶快把水桶放下。”

“干什么？”

“有急事跟你说……”

福女放下水桶，摘了挂钩。 看样子， 她还没有背惯水桶背架，下半身全被水打湿了。不知怎么搞的，甩到身前的大粗辫子也直掉水珠。

“福女同志，你马上去送个信儿！”

“送什么信儿？”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吉女大嫂被警察抓来了。 还有十几个青年……得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基焕同志。你把这担水背回去，找个什么借口上河对面去一趟……”

“哦，吉女大嫂是谁呀？”

“基焕同志的媳妇，你还不知道？”

“妈呀！……”

福女大吃一惊， 两只湿渌渌的手索索直抖。 基焕同志的媳妇，那太熟悉了。她替九岩村给基焕送过一次条子，又给基焕送过衣服。那时候，福女给她带过路，告诉她是哪家人家。谁知这

可怜的大嫂竟被捕了！在福女的眼里，吉女也是一个十分温顺、十分善良的女人。

“我这就去。该死的东西！把这样的大嫂抓来，想怎么的呢？可是，基焕同志好象不在那儿，我到那家去，一次也没看见过叫基焕的人！”

“这你就不用想了……你把这个信儿传给那家大娘就行！”

其实，大杰也不知道基焕在不在那儿，他只听九岩共青负责人说过，不管什么信儿，只要送到曾经指导过这个地方的组织的姜浩家，就能传到基焕的手里。

“你快去吧！”

“哎！”

福女尽管答应了，还是不想站起来走。她不知在想什么，一面望着从头峰滑过来的索道箱，一面撅着一根草沉思。大杰急忙到泉井打水去了。

大杰背着水桶背架回来的时候， 福女才站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俩背着水桶背架，吱吱呀呀地走下坡道。

二

锅伙开晚饭的时候，就象是出了什么大事的人家一样闹哄哄的。晌午，象螃蟹眨眼似地在一刹那之间吃完了火柴盒那么大的一盒子饭，整天在矿坑里做苦工的五十多名矿工涌了进来，催着开饭。矿工们住的是中间稀稀拉拉地立着几根没有去皮的落叶松

柱子的大通间， 里面一溜儿放着几张桌子， 人们挨排坐在桌子两边。饭碗和汤碗从通厨房的小窗口里递出来。年轻的矿工们接连不断地把碗送到人们的面前。他们都想跟福女说几句笑话，所以每到开饭时就抢着干这个差事。当他们开玩笑的时候，福女有时鼻子里哼了一声，有时就操起饭勺子杵他们的胸脯。可是今天晚上福女只顾端汤端饭，说什么也不理。

“干吗苦起个脸，象吃了个酸杏子似的？”

福女还是不理。

“你看我一眼嘛！……”

“老开什么玩笑？你们的品行不好！ 我得给你们治一治这种习气。”

这个锅伙的老大，留着平头的爆破工，严厉地斥责了一句，那些青年们才不敢跟厨房里的人扯淡，不声不响地端饭端汤了。在这个锅伙里，平头老大的话是说了算数的。一来因为他是结义兄弟中排行最大，二来因为他原本就为人庄重、刚直，而且手头很重。所以就连住在厨房拐角屋的留着同样平头的锅伙老板，这个能给麻雀套上辔头的人，也不敢在他面前有半点不规矩。可是今天晚上，这位老大的表情也跟厨房里的福女差不多，象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刚才他在回来的路上到附近锅伙会计住的镶有玻璃窗的屋里低声谈了一阵出来以后，更是这么一副神情了。

“听说就要起事啦，要开始罢工啦！”

“不是罢工，说是要打矿主哩！……”

在矿坑里， 在来往锅伙的路上， 低声交谈过这些话的矿工们，现在都注意地观察老大的脸色。他们认为，老大的神情和这事是大有关系的。

“你们要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才使得出劲儿嘛！……工票价跌到屁也不值，咱矿工怎么活得下去？”

老大吃完饭，含了一口水，咕噜咕噜地漱了口，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他认为马上就要罢工了，有必要先启发启发矿工们，哪怕是说句把话也好。

“大哥，那么说，这个工票价还能提上去吗？”

“当然能提啦，我们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只要我们力量大，干什么事都行！所以，你们也要好好地……”

“嘘！大哥……”

在那边桌子顶头吃饭的工人向老大递了个眼色。老大立刻把话缩了回去。拐角房的小平头，不知要跟工人们算什么帐，端着帐本和算盘经过厨房走到工人房里来了。不管小平头进不进来，矿工们的心还是怦怦跳。老大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起事的日子一定不远了。不管是打矿主，还是闹罢工……反正在矿山，日本帝国主义和工人之间形成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曾挨过一次偷袭和被缴过械的自卫团和警察，用刀枪威胁工人，在每个矿坑里都安插了密探，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工人群众卷入了极度的愤怒之中。更加激起这种愤怒的是，那些倚仗鬼子的矿主，差不多都实行起“出矿工资”，不发工资，还驱赶工人下坑。所谓“出矿工资”，就是要等露出矿脉才发工资。这么一来，工人手里的工票，就变成枯树叶一般的东西了。要是不见金矿脉，那就一连两三个月也不算工钱。所以，不论是在饭馆里还是在锅伙里，就是把工票打七折，打六折，甚至打对折也没人要。矿工们凑到一起，就嚷嚷着要揍死矿主。

捧着算盘和帐本到矿工房里来的平头锅伙老板也是想再来压

低一下工票价的。于是，屋里就谈起工票价来了。锅伙老板说，收这种象枯树叶一般的工票做锅伙买卖，就好比是踩着刀刃蹦跳一样，吵着要进一步压低工票价。

厨房里的福女一面涮着碗筷，一面暗暗地生气，她找不到从厨房脱身的空子，心里很着急。

大杰叫她放下水桶，无论如何也得找个借口立刻出发，可是拐角屋小平头的老婆，恶狠狠地骂她上泉井打水为什么回来得那么晚。这顿臭骂弄得福女进退不得，正在为难的时候，矿工们下工回来，她就忙着开晚饭了。

"你涮碗的声音就不能小一点！"

小平头的老婆朝着厨房发狠。福女装着没听见。她把涮完的勺子朝厨柜里放的时候，把响声弄得更大。

"臭丫头！你这样，是嫌我说你吗？"

"什么嫌不嫌，摆铜勺子哪有不出声的？"

"啊，臭丫头！你还顶嘴，嘴巴怎么这么硬呀？ 月仙说你不听话，才把你撵出来，起先我还不相信，今天算是知道了！"

跟福女一起干活的两个烧饭老妈妈，都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只顾做自己的事。这时脸上有几颗小麻子的烧饭老妈妈，端着一盆泔脚水一边往外走，一边用胳膊肘子捅了福女一下，意思是叫她不要回嘴。福女忍住了。她常常是在这种劝阻之下才忍住的。俗话说：躲过了鹅卵石，又遇上了水磨石。这个平头老板的老婆比闵姨太更唠叨更凶暴。她总是把嘴唇抹得红红的，叼上一支烟卷，朝门坎上一坐，对着厨房骂街，絮聒得人浑身不舒服。福女常常恨不得用烙铁去烫她那通红的嘴唇。

夜很深了，福女才勉强脱出身来。她象逃跑似地跑出巷子，

不禁长吁了一口气。本来应该早就到对岸去过回来了，谁知弄到现在才出发，她感到这不仅愧对大杰同志，而且更是加倍地愧对被捕的吉女大嫂。

河水暗沉沉地流着。不知夜多深了，水泥桥上不见行人来往。只听见得得的皮鞋声响，抬头一望，迎面走来一个挎洋刀的警察。福女浑身一机伶，心想：他要是打我的嘴巴，问我上哪儿去，可怎么回答呢？可是原以为是警察的那个黑影竟不是警察，而是一个身穿便服的大汉。当他擦着自己身边走过的时候，看他脚上穿的不是皮鞋，而是穿着草鞋踢踢踏踏地走着。福女暗暗地又吁了一口气。

福女过了桥，沿着大路走了一阵，又转到胡同里，在挨挨挤挤的草房当中穿行了半天，走到那家围有板墙的房子前面一看，小板门早就上了闩。福女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这儿，生怕捎不成信儿空手回去，心里急得怦怦直跳，想了一会儿，敲了敲板门。没有掌灯的房里随即响起了开灶房门的声音，走出一个人来。她就是大娘。

“谁呀？”

“大娘，是我。”

“你是谁呀？”

“我……我是福女。”

“哦，深更半夜的，你怎么来啦？”

大娘匆匆走出来，摘了门闩。福女急忙闪进院里，重新把门关上。

“有什么事吗？”

大娘在黑暗里低声问。

“不是，我……”

福女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先缓口气再说吧。”

“基焕同志的媳妇，就是上次送衣服来的那个大嫂， 被警察抓走啦。今天把她拉到泰峰警察署去啦。”

“深更半夜的，你就是为这件事跑来的吗？”

“是的……”

“早就接到消息啦。”

大娘坦然地回答说。

“可是大杰同志怕您还不知道……”

“怎么能不知道哇？”

福女想，消息怎么传的这么快。有一次仿佛听平头老大说过，泰峰镇里布满了革命的联络线，看样子真是这样。

“锅伙里的活儿，还是那么累吗？”

“累是累，不过也没关系。”

“你无论如何要做好联络工作，还要严守秘密。做这种工作，秘密就象人的心脏一样重要。”

大娘站在黑暗中抚摸着福女的脊背，低声说。

福女听了大娘的话，感动得快要流出眼泪来了。每次来时，大娘都要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尽管今晚接到伤心的消息，无心顾及别的，可大娘仍旧亲切地跟她说话。

“夜深了，快回去吧。”

“哎！……”

福女小心地打开板门走到外面。她又顺着胡同快步走去。此刻，她的心情还是不好。她觉得在这位安静的大娘心里似乎还有

一位流泪哭泣的大娘。这是一位把作为一个大革命者的儿子送往别的地方而独自生活的大娘，是坚定地为革命工作的大娘！可是，不知怎的，福女总觉得大娘好象有点可怜。她该多么想念儿子呀，难道就一点也不挂念吗！福女走上大路，才放慢了脚步，缓缓走去。

大娘送走福女以后，望着月亮被遮没了的灰暗的天空，抹了半天眼泪。过了一阵，才回到灶屋。上屋还在讨论罢工问题。这是基焕召集各区的负责人，在进行通宵的讨论。

“我认为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我们老是那么考虑后果，那就什么斗争也搞不成了，到头来矿工们只能叫‘出矿工资’搞得吃大亏。再说，现在我们工人的气势象火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旁观，那算什么革命组织？这次我们一定要把导火线给点上火！”

只要一开会，总是侃侃而谈的坑木棚会计韩基天，不知是反驳谁的意见，激动地说。他说话的声音从虚掩着的隔扇门的门缝里传了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说的才不是要袖手旁观的意思。我是说，即使发动罢工，也要准备好能够做后盾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罢工变成切实有效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组织武装部队，我的意见是动员这支力量来支持我们的斗争。”

好象是受到韩基天的反驳的那个人，激动得差不多叫喊起来。

“那要怎么样呢？”

基焕催问道。

“所谓罢工斗争，从国内斗争的许多经验来看，虽然各地都

在举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免不了要失败的。这是普遍现象。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正因为这样，我的意见是把武装部队调到咱们的眼前，在举行罢工的时候，一面吓唬警察，一面起事干它一下。”

基焕听了他的话，笑着接过来说：

“哈哈哈，同志， 你好象是想现在就干脆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是不行的。我们的武装部队还没有壮大到那种程度，而且也不能那样做。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发起这个斗争，并把斗争引向胜利。 你提到国内罢工斗争的失败问题。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由于没有领导力量，结果，分散的罢工斗争遭到了各个击破。

“但是，今天我们组织的罢工斗争， 是作为将军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环节来进行的。也就是说，罢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武器。因此，这次组织的罢工，不是要一下子打垮这里的警察或哪一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而是想打击一下敌人，锻炼一下我们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觉悟起来，进而用这支觉醒了的、锻炼有素的力量去支援根据地的斗争，并使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得到锻炼和发展。我们不要以为只要迫使矿主废除‘出矿工资’就行了，反对‘出矿工资’的斗争，是为将来更大规模的战斗准备力量的初步的斗争。我们是准备把愤怒的工人放进火里去锻造一番的。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要流血，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将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所以，我支持工人要求罢工的建议。”

大娘从微开的隔扇门缝里望着上屋。围坐在灯旁的四个人，全都是满身大汗。基焕老是用脏手巾揩淌汗的脸。大娘后悔自己

不该在傍晚把火烧得那么旺。她怕基焕住的上屋炕凉，今天傍晚多烧了两筐稻糠，结果把炕烧得太热了。她还怕屋里透出灯光，特地用厚被把窗子堵得不透一丝风，这么一来，屋子就热得简直象个发汗窖了。

大娘一边听着基焕在上屋说的话，一边想道：尽管他此刻外表那么坦然，可心里不知有多么难过呢！刚才吃晚饭的时候，第二革命区组织的负责人来了，把吉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基焕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但马上又换了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离开饭桌站了起来。他什么话也不说，别人很难猜到他对于这个意外的事情究竟是怎样想的。 不过， 他心里总不会没有一点波动。照大娘的想法，如果他的妻子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或者是扬起脸来，能把心里的话又是弓呀、又是箭地放射出来的女人，那么基焕内心的难过也许会好一些的。大娘没法忘记那个拎着衣服包来找过丈夫的善良纯朴的女人。那天，大娘把基焕的衣服包接过来，以疼爱自己儿女的心情接待了她，可她还是那样地拘谨，象是负疚似的。劝她到屋里坐，她还是小心地缩在门口，问一句答一句。她给丈夫送衣服来，也没有好好地打听一句丈夫过得怎么样，只是泪汪汪地回答着问话，不时地转过脸去，拿起衣带揩拭眼泪。她那可怜的模样，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叫人心痛。

大娘想：我都这么心痛，失去妻子的当事人基焕，该多难过呀！正因为心里充满了对妻子的怜悯之情，那天基焕接过妻子送来的衣服，才坐在包袱前头半天没有说话。再三催他换衣服，他也只是抬起阴郁的脸，说了一句"慢慢换吧！"那天晚上， 他好象好久没有入睡。

基焕是这样的丈夫，吉女又是那样纯朴的妻子！所以，今晚

大娘一直留心基焕的脸色和举动。

在上屋，人们就罢工问题继续谈论了很久。有时基焕谈得非常激烈，震得火炕嗡嗡响。到了鸡叫头遍的时候大家才散。基焕把人送走后，不知要上哪儿去，也戴上帽子站了起来。

“半夜三更的，你又上哪儿去？”大娘问。

“到废坑去一趟。”

“黑灯瞎火的，你可要小心哪！”

大娘挂心地叮嘱说。她很想轻轻地摩挲他的象是淤着乌黑的血块的心胸。她觉得基焕开门向外走的背影，是多么象她离家在外的儿子姜浩啊！不，不光是背影，就连说话和动作，也都象姜浩那样稳重柔和。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负起原来姜浩做的重要工作，连觉也不睡，到处奔忙的吧。

原来，大娘的儿子姜浩，是在金日成将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用将军的思想武装了自己，在这条悲惨的生活勒着矿工咽喉的长满苔藓的街道上，集合了一些同志，建立了组织。基焕同他携手，也是在这个时候。于是矿山街开始刮起了革命的旋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备受践踏和压迫但不敢开腔的工人群众中传播开来了，在这个矿坑和那个矿坑里，认识到斗争真理的矿工们的眼睛里都闪出了光亮。姜浩用顽强的力量推进了这种变化。斗争接连不断地发生，街上每天都有鼓吹革命的传单。泰峰镇就这样变成了这一带革命的中心区。后来，姜浩奉将军的召唤，把工作交代给基焕，离开了这个地方。

基焕急忙走到外面。他走出板门，按照往常的习惯，把手从板门上面伸进去插上门闩。这样做哪能保证大娘的安全呢，但他出去的时候总要这样插上门闩才放心。

当他走到头峰废坑的时候，已有几十名青年聚集在废坑后面的树林里嗡嗡地说话。前不久，基焕已把十几个青年派到根据地去了，现在又挑选出几十名响当当的青年，准备派到根据地去。他们还搞了不少炸药和雷管，准备今天晚上让这些青年带走。基焕一走进树林，八角坑的爆破工曹德河就走了出来，向他报告说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炸药都搬出来捆好了吗？”

每次搞来炸药，都随即掩藏在废坑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由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曹德河负责进行的。

“全搬出来捆好了。二区的学善同志说还能多搞一点， 现在还没有运到。二矿主们都到闵家吃开业酒去了。这样，不光是炸药，还能多搞出一些雷管来……”

“搞到手的炸药能跑哪儿去呢？下次再送吧。 你们必须马上出发，在天亮前穿过中村前面的平川进山。”

基焕走近青年们的身边。

“你们辛苦啦！”

他在黑暗中同青年们一一握手。今天被挑选出来派到根据地去的青年，大多是在私人经营的象老鼠洞一般的矿坑里来回爬着背运废石的工人。此刻，他们是怀着要对这可诅咒的生活报仇的决心，踏上了充满憧憬和希望的征途的。基焕挨个儿地摸了摸他们的包袱，还掂了掂包着炸药和雷管的包裹，担心他们背的东西太重，是否能快步走那么远的路。

基焕向青年们讲了要走的路程和路上应注意的事项，还交给他们一个条子，要他们一到上村就交给革命委员会会长车应道。

曹德河帮青年们背上背包。当他帮一个身材最小的青年背背

包时，从那人的包里掏出一件东西，扔在草地上，还连连地咂着舌头。

“那是什么？”

“呵呵呵，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是在森本的金矿掌钎子的，包里装了一根钎子。到上村后，要是枪不够使，想用它打把刀子挎上……”

曹德河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还愁没枪吗，把它扔了，轻装前进！”

基焕拍着这个青年的肩头，说。

过了一会儿，青年们的队伍拨开树林前进了。曹德河也跟在后面，说是要把他们送到坑木棚那头儿。基焕站在那里，朝着走进树林里的青年看了半天，才转回身来向废坑前头走去。树林很密，树梢上有一颗巨大的星， 忽闪忽闪地射出光芒， 俯视着大地，宛如含着泪水的大眼珠一样。基焕的心突然一阵刺痛。他虽然紧张地过了一夜， 但是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件使他感到痛苦的事，那一触即发的悲哀，一直压在他的心里。

什么也不懂的妻子，善良纯朴的妻子，而且又是那样支持丈夫所做的重要工作并为自己帮不上忙而暗自难过的妻子，在丈夫离家以后， 听说在努力学习和积极参加通信联络工作。 这样的妻子，现在落到了日本鬼子凶恶的魔掌里了！鬼子逮捕她，分明是为了要逮捕我。有没有办法搭救我那可怜的妻子呢？从今天晚上起，在苦难中走过来的妻子就将蜷缩着身子蹲在冰凉的牢房地上， 眏着眼睛整夜哭泣了吧。 就将在那个离这儿咫尺之远的地方，在朦胧的灯光照亮了天空的那个地方，整夜流泪了吧。

基焕在黑暗里走着，两颊湿润了。但他并没有去擦一擦，只

是蹬着石头走着。他本想到印传单的废坑里去，可是走错了路，走了好一阵才转回身来。

三

吉女被捕后，贞顺一家的生活简直不象个样子了。母亲接着病倒在炕上。看来，这次打击对她是太重了。

母亲的脸烧得通红，呻吟着说是头痛。贞顺在旁边给她敷凉手巾，她那烧得发慌的眼珠才安静下来，嘘出了一口长气。

对贞顺来说，母亲的病固然是一桩心事，但是，怎样照料吃奶的孩子却更使她眼前发黑。她按照嫂子被捕时关照过的话，到甲山家里借来一升米，熬成米汤试着喂孩子。孩子吃了几口，就挥动着小拳头哭了起来。看样子，是说这不是妈妈的奶。她背着孩子上夜校去，孩子就瞅瞅这个的脸，又瞅瞅那个的脸，一个劲地寻找妈妈。有奶娃子的妈妈也常把他抱过去喂奶，他裹了几口，连忙抬起头来，把人家推开哭了起来，好象说她不是妈妈。只有困倦的时候，才在迷迷糊糊中吃些奶。不过能够讨到的奶也并不那么多。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有奶娃子的女人也都因缺奶而吃苦受罪。

嫂子不在家，感到为难的还不只是孩子的事。一天早晨，洪达洙怪她没有到碾房去， 来找她了。 那家伙也许是因为干了坏事，心里有鬼，不敢吹胡瞪眼，只是说，闵家急着要往泰峰镇送米，你家虽然少了个人手，也该快点到碾房去碾米。

不管怎样，贞顺的负担是加重了。现在，所有的事，都压在她纤弱的肩膀上。病倒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农活，碾房活……

有时她也在背地里叹息。肩着这些卸不掉的重担，不知该怎么办，朝什么地方走。不幸的生活再怎么缠人，也不能把人缠得这样厉害呀！

在这种苦难的追扑之中，贞顺也还是可怜被抓走的嫂子。她忙着做了一盒掺了点野菜的高粱米饭，用头顶着朝月坪镇警察署跑去。心想嫂子可能受到严刑拷问，饿着肚子怎么挺得住。鬼子对人从来就是“死就死， 活就活”，哪里会好好地给饭吃！ 她感到很心焦， 听人们说可以给牢房里的人送吃的， 就做了点饭带去。当她快跑到警察署门前的时候，碰到一位鹿子沟的老乡，才晓得嫂子已经不是关在月坪警察署，而是被押到泰峰镇去了。贞顺顿时泄了气，蹲在杂货铺的屋檐下叹息。她又顶起饭盒，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往回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直往下淌。当天晚上，两腿酸痛，折腾了一宿，但她还是想到泰峰镇去一趟。

一天晚上， 浑身烧得象火炭似的母亲， 把她叫到自己的身边，说：

“孩子，怕你嫂子坏了大事啊。”

“妈，是什么事呀？”

“你知道不知道哥哥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嗯……”

母亲用燃烧着的眼睛望着天棚，深思着。

“妈，您干吗这样？”

“有件事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你嫂子知道她丈夫在哪儿。”

“她怎么知道的?”

“知道。还送了两件夏天的衣服去……”

贞顺这才一切都明白了。有一次，夜校的喜燮老师就曾问过她有没有听见嫂子说起哥哥在哪儿。现在想起来，这分明是试探嫂子是否向旁人谈过自己的秘密。看来，鬼子把嫂子抓去，不是想打几下就放出来的，毫无疑问，是想从她的嘴里了解哥哥的去处。

“她把衣服送到哪儿去了?”

“我猜是送到泰峰镇去了。”

“那么说，哥哥是在泰峰镇?”

“是啊，这谁知道呢? 我倒不是不相信你嫂子， 就怕鬼子往死里折磨她，把她弄昏了说胡话。”

贞顺听了，心里发抖，但她还是安慰母亲，说:

“妈，嫂子怎么也不会说胡话。再说， 嫂子被捕的消息可能早就传到哥哥那儿去了，哥哥还会老呆在一个地方吗?”

“哎哟， 要是都象你一样， 眼光只有一拃长， 那该多省心呐! 你哥哥的事，哪里是在什么地方住一阵拔脚就走，连个影儿也不留就算完了呢? 不是有好多秘密吗? 就是你哥哥走了，还不知有多少事情要遭殃哩! 我怕的就是这个。”

还是母亲想得深。她说这些话，一来是怕嫂子知道哥哥更多的秘密,二来是担心嫂子说出一句胡话,敌人就会查出十条秘密。

晚上，贞顺睡不着觉了。她生怕关在牢房里的嫂子梦中说胡

话。真的，秘密这玩艺儿，不是一个环节暴露了，其他的环节也会跟着暴露吗？ 就算嫂子不太知道哥哥的秘密， 我们九岩的秘密，她是知道不少的。 贞顺的额上冒汗了。 母亲本来就发烧，加上又发愁，整夜喷着火一样的热气，呻吟着。

贞顺想了又想。第二天早晨借来一升小米，放在石臼里捣成粉，做了几个饽饽，把一张写着叫嫂子保持清醒的条子卷成卷儿塞进饽饽里。

“这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危险哪？鬼子要是掰开来看， 岂不是等于捅了睡觉的老虎的鼻子吗？”

母亲头上扎着手巾坐了起来，看见她把火柴棒大的纸条子朝饽饽里塞，担心地说。

“我背着警察偷偷地交给嫂子就是了。 嫂子出来接饽饽包儿的时候，我就给她使个眼色。要不然就不管它什么条子不条子，干脆直说，叫她无论如何也要保守秘密，打起精神别昏迷！”

“可要小心呐！”

母亲似乎放心了。今天早晨，她的热稍微退了一些，就背着仁男， 轻轻地拍着在屋里来回踱步。 贞顺也感到来了精神，她想：只要把饽饽送进去，嫂子就不会有任何差错了。此刻，贞顺还不太了解警察署和牢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以为只要把饽饽带去，不是嫂子出来接，就是由警察收下转交给嫂子。

贞顺飞也似地走出村口。泰峰比月坪远多了，她因忙着做饽饽，动身晚了一些，生怕在太阳偏西前到不了，便象跑步一样飞快地走着。今天阳光格外灼热，还没到晌午，草叶就给晒蔫了。

快到晌午的时候，她走到泰峰镇口上有个坑木棚的下谷大路上，布衫叫汗水浸得湿渌渌的。她到树荫底下歇了一阵，让热得

发红的脸冷下来，才感到凉爽了些。她把饽饽包打开重新扎紧。天头火一般地热，饽饽好象都快馊了。她想，千万要在没有馊以前送到嫂子手里，让她好好尝尝，哪怕是有滋有味地吃上一个也好。

走了一阵，贞顺越过一道岗子，急急忙忙走进头峰脚下房屋密集的街道。还要再走一阵才到桥口。这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几十个工人吵吵嚷嚷地涌向街道。贞顺的身后，也有一批工人涌上来。走在前头的大声叫喊着，要后面的人快快跟上。

“那个姓崔的小子，抓住了没有?”

“现在还说不清，二峰那头有很多人涌过来啦!”

“他妈的! 今天一定要弄出个结果来！ 叫那些矿主们瞧瞧咱们的厉害，让他们也清醒清醒……”

前后都在吵嚷着。胡同里也有矿工跑出来。贞顺的心怦怦直跳。姓崔的家伙是谁呢? 他们要拿那个姓崔的怎么办，能叫那么多的矿主清醒过来吗? 后来的工人老是抢到前面去，没一个人是空手的。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斧头、 钎杆， 还有的拿着镰刀，飞也似地跑来。工人们走过水泥桥，朝着上街跑。泰峰前面也涌出几十个矿工，他们同桥这边过去的矿工们汇合，朝冷面铺那头跑去，口里高喊着什么。还有很多跑出来看热闹的人。从离这儿有一段路的拐向二峰的路口起，全是白花花的人群，看来好象都是在矿坑里做工的矿工。那里传来了骇人的喊声，突然叭的一声枪响，贞顺猛地一惊，心想这是开枪打人了。

她站在灼热的阳光下望了一会儿，然后掉转身来向警察署所在的下街走去。上街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她心里很纳闷，但觉得还是应当赶快到警察署去把饽饽送给嫂子。不知怎的，她总以为

饽饽已经馊了。揣在怀里的饽饽包儿，叫炎热的太阳晒得象火盆一样滚烫。

她走到警察署附近。警察署也是一样，有许多警察全副武装围在院墙外头。大门前一溜排着十几个警察，监视着街道上的动向。他们一个个都调准了枪口，说不定在哪一瞬间就会砰地发出枪声。正因为这样，警察署门前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贞顺沿着街道走着， 还没走到警察署门前， 就听到一声怪叫。

“喂！滚开！”

原来是站在大门口的一个警察，掉转枪杆子对着贞顺嚎叫。

“不要往前走啦，快到这里来吧！”

在洋铁棚的屋檐下面，有一位老人望着她说。贞顺走到老人站的屋檐底下。心跳得非常厉害。

“大爷，出什么事了？”

“二峰矿坑塌顶啦，听说死了不少人。矿工们一闹起来， 鬼子怕他们要攻打警察署，就这样摆开了阵势。”

贞顺“嘘——”地呼了一口气，用衣袖抹了抹汗。然后用颤抖的手把饽饽包儿放在廊台上，连连揩拭着朝脖子里淌的汗水。

“你是打哪儿来的，走得这样满身是汗？”

“从九岩村来的。大爷， 现在能把这个饽饽包儿送给关在牢狱里的人吗？”

“哦，谁关在牢狱里？”

“是我嫂子。”

“你嫂子怎么啦？”

“不知道。什么罪也没有，就把她抓来啦。”

“该死的！……”

老人骂着告诉她说，趁早不要想往牢狱里送东西。

“不是说能给牢狱里的人送吃的吗？”

“送吃的？别提这个啦，你还是快快回家去吧！ 跑到大门口跟前去晃一晃，就会挨枪子儿！刚才有个人打这条街走，他们就开枪了，差点儿没给打死！”

老人扇着扇子，用怒冲冲的眼睛盯着警察署大门。贞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不论怎么想，也只好往回走了。

在上街，人们沸沸扬扬地吵嚷着。矿工们象洪水般地不断涌来，人山人海，不知要干什么。真的要攻打警察署吗？砸警察署该多好呀！要是那样，就不必费心给嫂子送饽饽了，只要跟他们一起打开牢狱门，不就能把嫂子救出来了吗！想到这儿，贞顺心里怦怦直跳。

她站了半天，又飞快地向上街跑去。她打算在上街的群众去冲警察署的时候也参加进去。冷丁一想，哥哥说不定就在这些群众里头。要是他在这儿的话，即使是为了救嫂子，不也要象打闵家的时候那样，站在群众的前面，带头攻打警察署吗？

贞顺怀里抱着饽饽包儿急忙朝上街跑。越往前走人群越密。不知哪儿又响起枪声。贞顺一停步，后头的工人立刻就涌上来，差点儿没被撞倒。 她被人们推挤着朝前走， 面前尽是大汗淋漓象一堵堵墙壁般的脊背。贞顺卷进人的涡流里，一会儿被推到这儿，一会儿被推到那儿。

“姓崔的，你出来！”

“砸死了好几十个人，跑哪儿去啦？”

喊声四起。站在贞顺前头的两个大汉子伸长汗水淋漓的红脖

子，大声喊叫“崔矿主出来！”

贞顺好象夹在磨盘缝里一样，憋得非常难受。她费了好大劲儿，才从人堆里脱出身来，连走带跑地奔到人少一点的那头空地上，到那儿一看，原来自己已被人的洪流卷到街道的顶上头二峰附近来了。这里不光是大街，就连胡同小巷也都站满了人。胡同后面的那所砌着高高的砖墙的房子，已被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不知道人们在喊什么，只听到哇啦哇啦的声音。看样子，那就是崔矿主的家了。从那儿又发出了一声枪声，还看见警察站在院墙前头挥动着大刀。

这时，空中突然落下一些亮闪闪的东西。那是传单，是从头峰那边滑过来的索道箱子上撒下来的。人们忙着捡传单，有人还踮起脚跟去抓空中飘下来的传单。

贞顺也抓到一张，是油印的，字很大，就象是用毛笔写的。

矿工们！
起来反对“出矿工资”！
不要在没架坑木的矿坑里做工！
立即讨还拖欠的工资！
打死拒绝上述条件的矿主！

这是振奋人心的字句！贞顺感到呼吸急促，心想世界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在矿坑里背运废石的人们，团结成一体，又是撒传单，又是哇哇地喊口号，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早春围攻闵太雪的时候，斗争对象是没有一杆枪的闵家，但现在人们却是大白天里在有几十条枪，——不，说不定有几百条枪的警察的鼻

子跟前进行斗争。所以革命这个词儿才那么响亮的吧。送条子，搞联络，不就是为的有朝一日这样起来斗争吗！现在，我的哥哥在哪儿呢？要是哥哥在泰峰，他一定在群众里面。

突然，在人们密集的那边街上，有一个人跳上牛车讲话了。贞顺以为兴许是哥哥，跑到跟前一看，不是的。是一个高鼻梁的人。他挥着拳头，大喊矿主们不架坑木，害死了工人。

“大家都去过坑木棚吧，那里的坑木堆积成山。可是矿主们怕花钱，不肯买！他妈的，一根坑木能值多少钱，只要把他们卖了金子揣进腰包里的钱拿出几千分之一来，就能架上坑木！可他们不架，结果塌了顶，砸死了好几十个人！”

一面当坑木木材商会计，一面搞革命工作的韩基天，就象在火药堆上点火一般地讲起话来。

“伙计！别多讲啦，下来吧！讲多了会犯嫌疑的，会说你是给共产党做宣传！”

头戴凉帽、身穿白色西服的木材商，在人群里摇着文明棍，说道。

“什么共产党？为了卖坑木做演讲就是共产党啦？我们得趁这个机会打击一下矿主，大大提高一下木材的价格！”

“这，这个我也不反对。可是你不要再讲啦，还是下来吧……”

木材商摘下凉帽，呼拉呼拉地扇着走了。当工人们起来反对崔矿主的时候，他以为有了抬高坑木价格的门路，就跑到街上来。可是到街上一看，气氛太紧张，又吓溜了。木材商走了以后，韩基天的演说就更激烈起来。刚才他讲的还象是卖木材的商人在发牢骚，现在干脆变成激昂慷慨地高喊无产阶级解放了。

“嗯，这回才说的真话。”

人们闹哄哄地望着韩基天。福女他们那个锅伙的平头老大，站在人群后面，叫大家不要吵。

贞顺听了一阵演说，被拥挤的人群推到有棵大泥杨树的空地上。在空地的下头，也有一个青年挥着拳头在演说。贞顺又朝那儿跑去，可是，那也不是哥哥。

现在，她哥哥在印传单的头峰脚下的废坑里。瓦斯灯前，有五、六个人在紧张地交谈着。他们是斗争指挥部的成员，正围绕着如何引导已经达到高潮的工人们的斗争问题进行讨论。

其实，基焕在组织这次罢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们决定搞罢工，正在着手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崔家矿坑的岩盘崩塌了，砸死了几十个矿工。这么一来，崔家矿坑前头就发生了痛打二矿主的事件，矿工们还涌到镇里嚷着要干掉崔矿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态。

“现在我们不得不准备跟警察正面冲突了。事实上， 不砸烂警察署，就抓不到崔德信！”

基焕身边的人，一致主张攻打警察署。他们的眼里冒出了火。有的人还说，只有砸烂警察署， 才能救出吉女大嫂。 连身材高大、很有心计的曹德河也认为必须以搭救吉女大嫂为前提，同警察进行面对面的搏斗。

基焕在废石上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思考着。大家都瞅着他的脸。只要基焕说一句就这么试试看吧，他们马上就会全部冲出矿坑去的。可是，现在基焕苦苦思考的不是攻打警察署的问题。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会给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目前建立革命组织和启发群众觉悟的阶段，如果不加考虑地盲目发起斗争，不仅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且组织上所急需解决的任务也将无法完成。 正因为这样， 基焕考虑的不是那个问题， 而是考虑能不能按照组织上原来的计划， 乘势转入全矿罢工；要不就在今天迫使崔德信在群众面前下跪认罪，狠狠地打击他一下，让其他矿主也跟着发抖，从而大大地解决矿工们当前的生活困难问题。

“警察出面干预，是明摆着的事！事情既然闹成这样， 咱就跟他们干！”

“不行！我们现在还没到那样干的时候！”

基焕坚决反对。

“咱们要是不趁这个机会救出牢狱里的大嫂，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去救她呀？”

“大嫂？现在提到革命面前的是大嫂的问题吗？”

基焕严厉地环视着大家。谁也没有回答。沉默了片刻。瓦斯灯光在他们红红的脸上和凸凹不平的岩壁上摇晃着。基焕的脸上闪着汗光。

正在这样争论的时候，一个青年流着汗跑进坑里。

“有什么通知吗？”基焕问他。

“刚才我们逮住崔德信了。 这家伙藏到自家库房的缸里，叫我们扯着脖子拉了出来！”

“干得好！干得很好！我们正是要卡住他的咽喉！”

基焕的胸脯起伏着。他接着又说：

“那些出面帮凶的警察呢？”

“有五、六个警察出来，开枪阻挡了一阵， 后来都叫我们吓

跑了!”

“那你马上回去，把姓崔的拉到群众面前， 狠狠地卡住他的咽喉，叫他对安葬费问题，抚恤金问题，废除‘出矿工资’问题，支付拖欠工资问题作出保证。然后把他拉到哭声震天的矿坑，给他背上背筐，叫他用自己的手把尸体扒出来!”

“是!”

青年走到那头儿，往地上一趴，咕嘟咕嘟地喝起从石缝里淌出来的冰凉的水。

过了不久，人们都爬出矿坑走了，坑里只剩下基焕一个人，坐立不安地在那里徘徊。他眼前忽然浮现出倒在牢狱里的妻子的面影。 那是一张似乎停止了呼吸的面孔! 睫毛下垂的可怜的面孔! 令人痛心的面孔! ……他竭力地驱赶那个面影，瞪大了两只眼睛，在瓦斯灯前来回转悠，然后走到有水的地方，把手巾浸湿拧干，擦了擦火一般发烫的脖子和脸。

矿工们象大海般地围住了崔矿主，紧紧地卡住他的咽喉。身板大得象黄牛一样的崔矿主，后脑勺和嘴巴都被打出了口子，淌着血。白衬衫和洋服裤也都成了血团子。矿工们拉他来的时候，把他摔在地上，乱踢了一阵，他那擦了发油的头，弄得象是塞进糠草包里的狗头。在要求作出保证的群众面前，他吓得索索发抖，还弯着肥胖的脊背， 搓着两只手掌求饶。 群众高喊听不清姓崔的说什么话。虽然把他架到岗顶上来进行质问，但还是被人们围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楚。

“把他拉到前面来! 让我们看看他的大肥脑袋……”

“给他几个耳光! 叫他大声说话!”

人群中发出各种各样的喊声。 大家都举起手里的家什 摇 晃

着。要是放手不管，恐怕一眨眼的工夫，人们就会把他踩死或打死的。

贞顺也兴奋得浑身发颤地望着岗顶上的情景，仿佛自己是站在发生地震的地面上似的，也想高喊什么。她虽然不知道姓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但也恨得咬牙切齿。 心想： 这家伙怕花钱，不架坑木，硬把人赶进坑里作工，结果砸死了几十个人！这种人跟九岩的闵太雪又有什么区别！噢，不是说闵太雪也在泰峰办起金矿了吗？ 怎么不把他也拉出来斗一斗呢？ 贞顺这样想了半天，忽然又想起揣在胸前的饽饽包儿。真不知这些饽饽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饽饽包儿在人堆里已经被挤成扁扁的了。不论贞顺怎么四下张望， 也没看见人群里有哥哥。 一想到只好带着包儿转回九岩去，她即刻感到眼前发黑，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气愤。现在，她看不见眼前的群众，也看不见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岗顶上围着姓崔的大声喊叫着的、沸腾着的群众，在她含泪的眼里也变得朦朦胧胧的了。

贞顺挤出人群，疲惫无力地往回走。

"呃，你不是贞顺吗？"

不知是谁，走到她的面前问道。贞顺急忙用手背拭去凝在眼角的泪珠一看，是个姑娘。她是谁呢？一点也想不起来。

"哎，你怎么这样瞅我呀？我是福女， 有一次去过闵家的福女！"

这时，贞顺才想起来了。那次福女说自己是泰峰镇闵家姨太的烧饭丫头，还到碾房里飞快地推了一阵碾磙。那天，她被闵姨太支使到大太太家里来不知做什么事，用她的大力气推了半天碾子，还谈到自己不满十岁就失去了爹娘。她是一个力气大、辫子

粗的姑娘。关于这个姑娘，当时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了。

“真的，咱们分别多久了？”

福女亲昵地紧紧抱住贞顺。也许是想到她们同是在闵家受折磨的身世吧，她那明朗的大眼里汪满了泪水。

“现在你还是推碾子吗？”

“嗯，还推碾子。”

“那你怎么上这儿来啦？在出了这样大乱子的时候……”

“就是来看看。”

她俩走到人少的地方。

“你怀里揣的是啥？”

贞顺没有马上回答。不知怎么搞的，她不好意思说这是饽饽包儿。

“你是来卖什么的吧？”

“我能卖什么？我嫂子现在关在警察署牢狱里，这样……”

“你嫂子是谁？”

“我说出来，你也不认识她。”

“是不是吉女大嫂？”

“你怎么认识我嫂子？”

“妈呀……我怎么不认识她？那么，你就是……”

福女又一次扑上来抱住贞顺。她本想说“那么， 你就是基焕同志的妹妹了！”但是又立刻把话咽了回去。 现在她也知道， 什么话都不能乱说。

“那你给嫂子带什么来啦？”

“做了点饽饽。可是警察守在墙外和大门口， 啪啪地开枪，没法送到里边去，只好抱着它转游。”

福女啧啧地咂着舌头，说：

“你等一会儿，老远地做了饽饽带来，怎能又带着回家去呢？我先到那边办点事，回头就来，你可在这儿等等我啊……”

说完，就挤开人群跑了。正在这个时候，在岗顶上围着崔矿主喊叫的群众呼啦一下拥下来了。人们重重地围着崔矿主，穿过大街，走上通向二峰山坡的树木遮掩着的道路。他们是按照基焕的指示，拉他上哭声震天的矿坑去的。密密地聚集在街道上的矿工们也都跟了上去，哇啦哇啦地喊叫着，卷起一阵人的浪涛。

不知福女打什么地方回来了， 满身大汗地跑到贞顺面前，说：

“贞顺，咱去看看。不论怎么，还能不让人送吃的？ 不是说可以给狱里的人送吃的吗？”

福女抢过饽饽包儿走在前头。她想到吉女的可怜模样，就想自己早该做点吃的送到牢狱里去，现在贞顺带着饽饽来了，怎能让她又带回去呢？这样，她就把大杰递给她的那个写着闵家动向的纸条送给锅伙里的平头老大，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她俩急急忙忙地朝着警察署门前走去。出乎她们的意料，警察并没有象刚才那样守在墙外。 只有大门前头站着五、 六个警察，直勾勾地窥伺着前方。大概他们也估计到群众不会涌向警察署了。福女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警察署门前。贞顺也紧跟着走上去。

“你的什么？你的什么？”

警察急忙大声地叫喊。

“给狱里的人送饽饽来啦。”

福女晃动着粗大的辫子，泰然地走去。看样子，她还以为只

要说自己是给狱里的人送饽饽，警察就会点头答应似的。

“什么的干活，啊？”

“给狱里的人送饽饽来啦。”

“什么？饱饱？”

“哎哟，舌头转得那么怪！我说的是饽饽， 你怎么说是饱饱呀？”

有一个家伙走上前来，打开饽饽包儿看。也许他们以为包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吧，用黑不溜秋的瘆人的毛乎乎的手指头把饽饽乱拨一气，然后打了福女一个耳光，喊了一声“滚蛋！”

“啊！狗东西！……”

福女的两眼即刻变得象灯火似的，直盯盯地瞅着鬼子。这么一来，鬼子又用拳头去打福女的头，大喊一声“滚开！”

“福女，算了吧，咱们回去！”

贞顺气得脸色发紫，急忙包起包儿，挽着福女就走。她俩慌不择路地离开警察署门前。福女狠狠地咬着嘴唇，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了下来，她哭了。

“快回家去吧！”

贞顺走到大街上，两眼泪汪汪地说。

“嗯，我就回去，你要回九岩去吗？”

“是……”

“那你当心点，走吧。”

贞顺和福女揩着眼泪分别了。 贞顺沿着凄凉的街道走了一阵。风扬起尘土，撕碎的传单飞了起来。暴风席卷过的萧条的街道，也使她体验到淡淡的悲哀。哥哥究竟上哪儿去了，怎么在这喊声震天的街上也看不见他呢？他知道不知道嫂子被捕的事啊！

贞顺过桥的时候，把饽饽呼啦扔进河里。她不愿把这些被警察的瘆人的毛手拨弄过的饽饽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去。如果里头没有那个纸条的话，她会当场扔在地上走掉的。

她走过大桥，坐在夕阳映照的山坡上哭了半天。她用手里揉着的包袱皮儿，一次又一次地拭着眼泪，哭得很响。

第 四 章

一

贞顺从泰峰镇回来就病了，身上烧得象火炭一样。她眼前依旧浮现着攻打崔矿主家的群众的愤怒的眼睛，耳边响着呐喊声和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她和福女被警察推搡着呼喊嫂子的情景，半夜里穿行过的田野和令人发怵的山坡也浮现出来。就连庄稼地望去也很可怕，道路象白蛇似地弯弯曲曲蜿蜒向前延伸，使人心悸。她的眼前不断地掠过一幕又一幕的幻影，浑身直冒汗。

过了两天，体温才稍微下降了一点，脑袋和耳朵也清静些了。在她闹病的时候，还是母亲勉强挣扎起来，带病服侍女儿。

贞顺在病后的第四天早晨才感到身子舒服了些，从炕上爬起来了。她腰里夹着水罐上泉井去打水，看见粉妮坐在井边，冲洗着刚刚挖来的桔梗。粉妮说，天旱得厉害，她家门前的井水都干涸了。

“你怎么样？听说你病了，也没能去看望你！”

“没啥，生了场小病。”

贞顺回答说。这些天，她俩都被各自的沉重的心事压住了，一

见面就眼窝儿发酸。

“大娘怎么样？”

“我妈也渐渐好起来了。——噢，你出嫁的准备， 快做好了吗？”

“准备，有什么准备？还不是妈东跑西跑地一个人张罗。”

粉妮的一对双眼皮的眼里汪出了泪水。她那白净的皮肤也变得粗糙了。

“什么时候成亲，现在就忙成这个样子？”

“还没选日子哩，据说他们那边，打算今年秋天办， 我妈和我爹就这样忙乎起来了。我真不知道这世道，怎么这样越来越叫人感到冤屈，越来越黑暗！”

贞顺没说什么，光顾打水。

“没人知道你嫂子什么时候出狱吗？”粉妮问。

“没人知道！”

“你上泰峰镇，见到谁没有？”

“谁也没见到，一整天光顾看矿工们围攻矿主家！”

“什么？矿工把矿主家围住了？”

“是啊……斗得可凶啦！”

“斗什么呀？”

“斗财主嘛……”

粉妮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世界好象这儿在闹腾，那儿也在闹腾。但她觉得这一切似乎都跟她没有一点关系。她倒希望要是打仗的话，千万打一场能把她的婚事给砸了的那样的仗就好了。现在，村里都在嚷嚷，说她是被卖给人家了。有天晚上，妇女会长来找她的父亲，劝他退掉这门亲事。 父亲听了， 就提高嗓门大

喊：地被抢去了，都快饿死了，想把女儿嫁给有碗饭吃的人家，这有什么不对？妇女会长再没说啥话就回去了。此后，喜燮老师也来过一次，也没能使父亲动心。这么一来，她的婚姻问题越发成了村里人的谈话资料。父亲更是大发脾气，说村里人是多管闲事，瞎插嘴，故意要惹得他心里发火。经过这一番周折，粉妮更加觉得自己不能嫁到朴大同家去，但是苦于没有办法。她还茫然地想过：如果真的发生个什么大事变，把这个世道搞个天翻地覆，也许就会有趁机脱逃的道路了。

粉妮对贞顺讲了好大一阵闵财主如何卖光了他们家的地，害得他们过不了日子的事。她的话里，似乎也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眼下她家就要毁了，她也只有出嫁这条路了。

"贞顺，你把这拿去，给病着的大娘做点桔梗菜吃吧。"

粉妮抓出两把桔梗放在井台边的石头上，然后拎着筐站了起来。

"别这样！"

"快拿去给大娘做菜吃吧。"

粉妮顶着湿篮子走了。贞顺觉得不论是粉妮，还是自己，现在都不得不各自心里怀着无可奈何的悲哀，走各自的路了。说不定这就是自己和从扮家家玩的小时候起就那么亲近的粉妮之间的永别了。想到这儿，不禁心痛起来。

她整天感到心情沉重和难过。现在虽然身子还是不舒服，但也得干活儿了。这样，便上山去采了一篮野菜，又想给患病的妈妈煮几个土豆吃，就又背起仁男上土豆地去。地里的土豆秧子还是青青的，她先用锄头刨开几个垵子，只见结着几个鸡蛋般大的土豆。贞顺舍不得挖正在长的土豆，便从每个垵子里摘个最大

的，又仔细地重新把垵子培好。

正在这时候，洪达洙跑到地头来，扯起嗓子朝她喊叫：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土豆还没结，就来挖啦？”

贞顺放下锄头赶忙站起身来，洪管家彳亍跨进垄沟。

“今年，你们想吃土豆， 也得等到交完租子！你以为自己种的，就可以不管什么时候随便来挖吗？我再问你，你怎么不到碾房去呀？快走，今天你得去见太太！”

洪管家走到贞顺跟前大喊大叫。孩子哭了。贞顺朝洪管家盯了一阵，把啼哭的孩子转到前面来，抚摸着他的头。孩子也许是惧怕姓洪的，紧扒在她的怀里不停地哭。

“快走！ 今天你得到太太面前回话， 说说你为啥不到碾房去！……你没听说过‘欠债的就是罪人’吗？欠人家多少债，就该给人家干多少活儿！你以为硬挺着不干就行吗？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思有多大！”

看他这个样儿，就象是今天要闹出什么事来。他说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思有多大！”这句话，分明是发泄对贞顺不把舀给她的米带回家去的不满。 其实， 洪管家也向泰峰警察署打过小报告，建议他们把贞顺也给抓走。可是，警察却掂量了洪管家下作的人品，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贞顺狠狠地盯了洪管家一阵，转身走出土豆地，她仍然把啼哭的孩子夹在胁下，走在洪管家的前面。她的脸绷得紧紧的，显得相当可怕。就在不远的泰峰镇，矿工们起来斗了坏蛋，可是这个地方的坏蛋，竟毫无惊恐的神色，还把欺压人当作家常便饭！贞顺气得心里暗暗发抖。

“我再三跟你讲，今年你们不能随便挖土豆吃。 你要知道，

这块土豆地里也有闵主事的地租。闵主事要你用土豆交租，你就得交土豆，要你交谷子、高粱顶土豆，你就得交谷子、高粱！现在，闵主事还没有说定要你们交土豆，还是交谷子、高粱，你就到土豆地里动锄头了？这事儿要是告到衙门里，会把你当小偷抓起来！”

洪管家罗唆了一阵，还咯咯地咳了几声。贞顺没有回答，根本也不必回答。直到现在，闵家从没有把土豆当地租收过。很明显，他的这套把戏，不是耍什么贼心眼儿，就是想要欺压人。

孩子不停地大声哭叫，把眼泪模糊的脸贴在贞顺的前襟上蹭着，两只小手狠命地抓她的胸脯。看样子，不是吓哭的，而是要吃奶了。贞顺忽然闪电般地想起了嫂子，心就象碎了一样。嫂子现在怎样了？死了呢，还是活着？她要是活着，该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啊！

贞顺来到闵家大院，看见两眼眍瞜的粉妮爹，坐在廊沿上抽烟；脑门上勒着布带子的闵太太，坐在紧靠门坎的炕上，盯着田治根的后脑勺撒赖。

“我们是贼？我们卖掉了典来的地，就是贼吗？到期不还钱，典来的地，债权人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所以才典下来的，可不是看你地照不好保管，替你保管的。”

粉妮爹一句话也没有说。太阳穴鼓得跟刀背似的，深陷的眼窝里只有象火光一样的眼珠子在闪亮。最近，当他打听到闵家处理了他的土地以后，就拼命喝酒，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田治根是不会乖乖地让人把地抢走的。他虽不清楚连脊背上都长了嘴的闵财主是怎样卖掉了他的地，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闵财主拿到的钱绝不会仅仅相当于他们所空的债，至少也要比债款多上一

倍。如果把这个事实抖落出来，告到衙门，任凭是怎么颠倒黑白的法律， 也没法给闵财主遮掩， 那时姓闵的就将被当作贼抓起来，不会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些天，田治根一直在这样琢磨着，暗暗地想好了动手的办法。另一方面，住在泰峰镇的闵太雪，也怕发生这样的事态，开始担心起后果来了。 他给大老婆捎了信， 要她下狠劲镇住田治根，不让他有所行动。所以，今天早晨闵太太才这样把田治根叫来，从各方面对他施加压力。

“啊，你怎么象吃了蜂蜜的哑巴一样不吱声？ 你说呀，我说的对呢还是不对？我们本想把地还给你，定了个期限，到某天为止，捎信去叫你还债，希望你上点心，可是期限满了，也没见你到咱闵家来说过一句‘如此这般’的话呀！花了人家的钱，还那么硬气？ 我们也是逼得没办法，才把你的地卖掉的， 我们要买金矿，急着等钱用……这样我们就是贼吗？喝了酒跑到这儿来扯哪份的皮！你说这种话安的是什么心？”

闵太太隔着门坎，啪啪地敲了几下板炕。这一敲，倒把贞顺背上的孩子吓得突然不哭了。仁男滴溜溜地转动眼珠，望着坐在屋里的闵太太。在孩子的眼睛里看来嘟嘟着重下巴颏儿、两腮圆鼓鼓的闵太太，敲板炕发疯，好象也是很奇怪的。正在撒赖的闵太太，忽然一眼瞥见了仁男，两个眼眶立刻就象惊了风似地颤动起来。

“给我滚开！干吗跑到廊下来跟我面对面地站着？”

闵太太恶声歹气的话刚落音，洪达洙就急忙把贞顺拉到灶屋门前。

“你说吧，怎么不吱声呀？ 你到处骂我们是贼啦什么的，究

竟想要干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嘛！”

粉妮爹仍然不开腔。他在板炕沿上当当地磕了几下烟斗，忽地站起来，说：

“看你这样挖空心思地想摸我的底，足见你这强盗做贼心虚了……不过，我要告诉你，姓闵的卖掉了我的地，恐怕是不好消化的！”

粉妮爹说了这么一句，霍地走下廊台。

“你，你说什么？喂！你这个蟊贼！”

闵太太猛地站了起来，一脚踩在板炕上，就象螃蟹横行似地跑了出来，滚到廊台下面，要去追赶朝大门走的田治根。这时，洪管家跑来把她拦住了，说：

“算了，算了，别管他啦！”

“不管他？——好啊！你这个混蛋，我们是贼！你说我们卖了你的地，怕不好消化。喂！混蛋，站住！”

“我看他背后准有共产党撑腰。不过，他是不会得逞的！他说卖了他的地，怕不好消化。他知道什么叫王法，就敢来这一套？”

“说的是呀！可这口气我怎么受得了哇？混蛋！我真恨不得把你，把你……”

闵太太光着脚丫子乱蹦乱跳。裙子拖到地面上直绊脚，她两眼发直，好象要打拦住她的洪管家的耳光。

洪管家费了好大劲才把闵太太的大身板架到廊台上面。闵太太“嗵”地一声瘫坐在板炕上。她这股气儿来得真冲，也不知她是怎么搞的，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嗓子眼里憋得咯儿咯儿直响。她的脑袋瓜子一阵阵发痛，急得她把缠在脑门上的布带解下来，呼

啦一下扔掉了。

“他说什么卖了他的地，怕不好消化？我们是卖地抵帐， 有什么不对？混蛋！把我们看成什么啦，敢说这样的话？”

“忍一忍吧，跟他生气，只会伤了您的贵体， 没有什么别的好处。”

洪管家一边把掉在廊下的闵太太的白胶鞋拣起来放在廊上，一边解劝着。可是闵太太的气还没有消。不知怎的，她也觉得可能要有后患。当家的卖了田治根的地以后，就捎信来要她下狠劲镇住田治根。当时，她就猜到卖地的钱准定比债款多几倍，怕这事不得罢休。一想到这儿，就更无法忍耐了。要是自己有股子力气的话，真恨不得追上去，干脆摘了田治根喘气的家什，铲除一切后患。可是这又做不到，所以心里很焦躁。

“那你说，是共产党在背后撑他的腰吗？”

闵太太晃着下巴问洪达洙。

“是啊，肯定是共产党指使的！”

“啊，共产党靠什么力量敢跟王法作对， 敢给他们撑腰，难道他们有飞机大炮吗？”

“穷光蛋还不是靠一双空拳头干， 你没看见他们去年秋天抢仓库吗？还有，你没听说这些日子泰峰镇上砸了崔矿主的家吗？当然，到临了他们终归是要被套上法律的绞索的。不过，眼下他们要是凭那股蛮劲儿一闹，可就……”

“那么说，这个事都是共产党干的？”

“嘿嘿嘿，那还能是神仙党干的？”

洪管家觉得这个豆腐盆儿要不是昏了头，怎么会突然间问起这种话来，所以他瞥了一眼看着中大门的闵太太的脸。但没有发

现闵太太的眼珠子转得不正常，眼白也没有朝上翻。

闵太太呼地吐了一口气，五脏六腑好象都在肚子里燃烧。尽管洪管家怀疑她是不是昏了头， 但她自有她的疑问和痛苦， 所以才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以她的见识，怎么也想不出共产党究竟是啥东西。现在凡是弄得他们不得安生的，不论是这个还是那个，一概都被骂成共产党，似乎他们不属于人的范围之内。世上有“受天罚”的说法。 她甚至想过自家这些人是不是正在遭 受 天罚？她感到有某种黑漆漆的、 象山一样的东西塞满了人间， 喊着：“打断他的腿！”“砍掉他的脑袋！”“刺穿他的胸脯！”把他们这伙人圈得越来越紧了。晚上， 一想到这些情景， 就吓出一身冷汗。就是现在，这些幻影也时时在她的眼前晃动。

“我把她叫来了！”

“你说什么？”

闵太太听到洪管家的话，赶忙把满布血丝的眼睛转过来，问道。她的视线这才接触到站在灶屋门前的贞顺，眼里立刻迸射出一股凶光。

“叫你到碾房干活，怎么不来？”

贞顺没有回答，只是摸着夹在腰里的孩子的头。

“你听着没有？”

“听着呐……”

“为什么不上碾房来干活？”

“嫂子给抓走了，家里人手不够……”

“你嫂子是共产党，才被抓走的，你干吗说人手不够？ 缺人手为什么要干共产党？今天马上把债还清！你要是不到碾房来，今天就得把债还清！”

贞顺迅速地瞥了闵太太一眼，只见她那颤抖的脸皮，越来越象生菜叶子似地发青了。

“你盯着我，打算怎么样？今天你是想还债还是怎么的？”

“等到秋后还！”

“什么？等到秋后？哼，到了秋后， 你能有什么高招儿？你以为我会把那块地交给你们这个缺人手的人家种吗，今年我们打算雇工侍弄了，你们种的旱田庄稼也是我们的了！”

“那块地，是我们撒的种，锄的草， 怎么说要雇工侍弄？难道你们要抢走那块地吗？”

“不是抢，是收回来！你要把话听明白。”

洪管家在一旁帮腔。

“不管怎么，那块地里的庄稼，也有我们一份！”

“嚯！你这么会算帐，你倒说说你哥哥为什么抢人家的仓库？”

这会儿洪管家又插上来说了一句，贞顺装着没听见。

“快说呀！你这么会算帐，我倒要问问你哥哥为什么抢人家的仓库，嗯？”

洪管家这样追问的时候，闵太太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贞顺看了一阵。也许她意识到光是这样骂也捞不到什么便宜，便阻止开始上火的洪管家：

“别管她啦，你以为跟她说这种话，她就会眨眼睛吗！管怎么的，贞顺，你要是到碾房来，我们就不碰那块谷子地，到秋后光收租子。你要想吃那块地里的粮食，打今天起就得来碾房干活儿！懂了吗？”

贞顺仍然没有回答。想来想去，她总觉得嫂子不在，自己不能光给闵家干碾房活。有的地还没有耪完。在这种情况下，得准

备野菜，还得服侍小孩。如果母亲身体好，或许还可以，可是母亲一直在生病。这样，究竟该怎么才好，她真感到茫茫然了。

“怎么不说话呀？”

洪管家又在一旁催促。

“你就不能快点说吗？”

闵太太的架势好象又要逞凶施威了。

“我来！”

闵太太逼出了这句话以后，才从板炕上站了起来，接着又敲打一句：

“你乖乖地来干活！不然，那块地里的粮食你一颗也吃不到！咱们闵家为人厚道才这么办的，换个主儿，谁会给你家土地，让你们种田吃饭！”

“太太说的是！谁会给他们地种啊，要是别人，早在今年春上就把地给抽了！”

洪管家又来帮腔。

不一会儿，贞顺走出中门。她虽然嘴里答应上碾房干活，但不知怎的，却不象过去那样害怕闵太太和洪管家的威胁了。她觉得总有一天，这个世上要发生什么变化，把这类披着人皮的畜生一扫而光！贞顺的眼前又浮现出在泰峰镇围着崔矿主家呐喊的可怕的人流。

当她走出闵家大门的时候，阳光明亮得眩人眼目。草叶上的露水还没有干。溪边的草地，就象铺了一层珍珠似的玲珑夺目。孩子们在草地上摔跤玩耍。基成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堆里没有他。

贞顺又回到土豆地里，拣起装着三颗土豆的小篮和锄头，走

到地头上，眼泪这才唰唰地淌下来。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耕地、播种、锄草种的粮食，为什么就不能随意挖来吃呢？世界上打什么时候起有了这种不讲理的王法呢？贞顺站在地头哭了一阵，她想再多挖几个笯子，可是转念一想，就不挖了。宁可母亲吃不到，也不情愿象偷东西似地去挖自家种的土豆啊！

第二天早晨，贞顺不得不上碾房干活儿。她吃完早饭，就把仁男交给基成背着，打发他们到外面去。

“妈，今天我上碾房去，饭和酱都放在锅里，待会儿您吃吧。”

贞顺对用布带扎着头坐在上屋捶衣服的母亲说。这些天，母亲尽管身体不舒服，还是把嫂子的衣服全都洗了，今天早晨，又上了浆捶好。

“你去吧， 跟他们硬顶， 说不定会遭到什么灾祸。 忍着点吧！总有一天，背阴的地方会变成向阳的地方的……”

母亲的话没有说完，贞顺急忙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两只眼睛里汪满了泪水。大概她又想起了被抓走的儿媳妇，心里感到难过吧。

“我喂了仁男几口米汤， 让基成背走了，我还让基成晌午到茂山家去一趟！”

“茂山家媳妇也不会有那么多奶呀！”

母亲的眼泪终于沿着满是皱纹的两腮唰唰地淌了下来。母亲打贞顺上泰峰镇回来以后，也许是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不时流泪啜泣。贞顺也用衣带擦着泪水，打开门走了出去。

贞顺走到碾房， 碾房地上已经同往常一样， 堆着一袋袋谷子。看来，他们是准备把贞顺牢牢地拴在碾房里。

贞顺把谷子舀到碾盘上，然后牵来毛驴，套上轭子，拽着缰

绳拉它，可是毛驴一动不动地站着。

“驾！快走！怎么不拉呀？”

贞顺象哄孩子似地哄它，又用缰绳抽它，发着脾气用巴掌打它。可是，毛驴只是眨巴着粘着眼屎的大眼睛，象石柱子似地站着不动。也难怪，这是一头皮包骨头的牲口，哪有力气拉碾子？现在是没法借助牲口的力气了。哪怕是累死，也只好靠自己的力气来推碾子了。

贞顺解了轭子，把毛驴牵回牲口圈里去，然后抱着连在碾子上的杆子用力推起来。笨重的碾砣，吱吱地响着开始动了。贞顺生怕碾子停下，就用脚尖使劲蹬着往前推。碾砣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这么重。这些天她闹了病，昨天一整天吃得很少，今天早晨也只吃了一团青菜。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可是，贞顺知道：不推碾子是不行的。她拿出吃奶的力气推着碾杆。碾砣勉强地转动了。她立刻冒了汗，眼前直发花。她觉得这样下去，也许要昏倒， 但她还是拼命推着碾杆转。 腿发硬了，脊背上的汗一串串地往下淌，小袄象挨了一场暴雨似的。她不时擦着流进眼窝里的汗水，眼角被汗水腌得火辣辣的，痛得受不了。

贞顺忽然发现身边有人。她猛然想到是不是闵太太来了。回头一看，原来不是闵太太，而是背着孩子的基成。

“啊，你干吗上这儿来？”

贞顺朝着弟弟问。 苍白的脸上汗珠儿闪着光。 基成没有回答，两眼盯着姐姐那副又象是笑又象是哭的凄惨的脸庞。瞅着瞅着，嘴角忽然歪扭起来。

“你怎么上这儿来啦，孩子不哭，你就去找小朋友玩吧！”

贞顺现在不愿意让弟弟看到她的这种凄惨的模样。就是受苦受煎熬，也想在家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独自一个人承受。但是，基成仍旧象画中人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基成！叫你快走，你还……”

“哼！……”

听来不象是单单哼鼻子的声音，似乎掺杂着哽咽的哭腔。基成随即把仁男放在空麻袋上，然后不由分说地走到姐姐跟前，用肩膀把姐姐顶到一边。贞顺不由地松开了碾杆，趔趔趄趄地向后退了几步。

“嗳，你这是怎么啦？”

“你别推了！我来推！”

基成把碾杆抱在胸口向前推，可碾砣连动也不动。他狠狠地咬着嘴唇，两腿使劲撑着，碾杆咯吱咯吱地发出一种磨牙似的声音，开始移动了。他一步一顿地向前迈着步子。因为使劲，脸歪扭得十分怕人。一个小孩子家，难得有这样的情意，竟抢着替姐姐干活！贞顺急忙走到弟弟身边。这回是她把弟弟往旁边推了一推：

“算了！”

“不，我要推！”

“那就一起推吧！”

贞顺也钻进套杆里头。两个人使劲，确实轻松多了。基成连忙撩起衣袖擦眼泪。

“基成！”

姐姐用亲切的声音叫了弟弟一声。可是基成没有回答。也许在想着什么，他紧闭着嘴，只是咯吱咯吱地推着碾杆。

“基成！”

"干什么？"

他的气儿还没有消。对姐姐，有什么可以生气的呢！看来，他是痛恨如此残酷地役使姐姐的闵家，痛恨比闵家更可恨的世道！

"我求求你别推啦！"

"…………"

"给孩子讨到点奶吃了没有？"

"现在他肚子还饱着，没哭。"

"过一会儿，你就到茂山家去一趟吧。"

"那家大嫂下地了。"

"你到他家去过了吗？"

"刚才我看见她下地去了。"

"那你到顺伊妈妈那里去看看吧！"

"…………"

"顺伊妈今天也许在家，我听她说今天要架织布线。"

"嗯，我去！"

基成仍然用生气的腔调回答。可是现在，他的气儿比刚才消多了。两个人推，碾子不停地转着。孩子坐在空麻袋上，屁股也一蹿一蹿地动起来。

"基成！咱俩唱个歌吧！"

贞顺想让年幼的弟弟心情开朗些，让他忘掉这个昏黑的碾房，忘掉姐姐的令人伤心的模样。

"唱什么歌呀？"

"不是有个你喜欢唱的《阶级战歌》吗？"

"嘿嘿！……"

基成歪扭着脖子，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咱俩小声唱，不让闵太太听见!”

> 阶级战争开始了，投入战斗吧!
> 年幼的孩子们，也来战斗吧!

基成也跟着唱了。姐弟俩低声地合唱。他俩就象是在深深的地底下培育着一种力量似的，悄悄地低声唱着:

> 老人们手挽着手，拄起拐杖，
> 投入决战的战场!

贞顺的眼里流下了眼泪。哪里有这样可爱的弟弟啊！给你什么，才能使我心里高兴呢？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去才能给你穿上锦缎，吃上饱饭呢？人们说，革命胜利了，就会迎来这样的世道。那美好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啊，快来吧！好让我把我的弟弟， 我的基成， 早一天带到那样明朗的世界里去，推着他的脊背，让他展开翅膀，尽情地、尽情地飞翔!……碾杆被泪水沾湿了。深厚的情意，沉重的悲伤，快要胀破她的胸膛了。

> 砸开工厂的大门，团结在一起，
> 打碎资本家的黄金塔!

基成冒着大汗，贞顺也汗珠直淌，霎时间，一天的活计，也随着减少了。轻轻的歌声，在汗水和眼泪中继续响着。

二

自从泰峰镇发生了围攻崔矿主家的事件以后，各农村地区每天早晨都撒满了雪白的传单。不光是传单，墙壁上、大门上、大树干上，还贴了号召书。

> 农民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吧！
>
> 当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举世无敌的，不可抗御的！迫使泰峰镇警察和矿主屈服的，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团结的力量！
>
> 崔矿主家被包围了，警察和矿主们被迫低头接受了工人群众的条件。

号召书和传单上，写着介绍泰峰镇的斗争的消息，启发农民觉悟的凛若冰霜的字句。在九岩村，也出现了传单和号召书。一到早晨，庭院、井边和路上，都撒满了雪白的传单。有一天早晨，闵家的大门上也贴了檄文。不论是闵太太还是洪达洙，都吓得瑟瑟发抖。闵太太越发感到好象真的有某种黑糊糊的东西，一直逼到大门口，喊着“打断他的腿！”“砍掉他的脑袋！”了，吓得她大白天也不敢走出门外。

为了抗阻这股力量， 警察们穿梭似地来往于中村、 九岩地

区，眼睛里打着灯笼转悠。鬼子们还掀起了搜查房屋和殴打青年的骚动。可是散发传单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散发的地区却渐渐扩大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有一天，贞顺接到通知，说喜燮在后村的丰山家里等她。她到丰山家去一看，喜燮和成载都在，还有喜燮的爱人金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实鼓起嘴巴，象是在赌气的样子。

"贞顺同志，你要是不糊涂， 干吗现在还老上闵家的碾房干活？"

贞顺刚走进房里，成载就瞪着眼睛说。贞顺一下子怔住了，回答不出话来。

"你没看到传单吗？你光吃野菜， 还有力气给他们干活？就是没法打死闵财主，放火烧他的房子，也不能上碾房去给他们干活呀！你不知道抓走你嫂子的凶手就是他们吗？你到底知不知道革命在怎样地发展？"

成载原来就不够沉着耐心，这些日子母亲又被警察砍得半死不活的，他对敌人的憎恨就更加强烈，脾气也变得更冲了。贞顺挨了这顿狠剋，红着脸低下了头。

"算了，算了。她要是没有难处，还能上碾房去？贞顺同志，我今天叫你来，不是别的，想叫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喜燮坐着，正色地发了话。贞顺听了，心里怦怦直跳。

"你吃了午饭没有？"

"吃过了。"

"那么你马上出发，把它送到下村去！"

喜燮把放在炕角上的麻袋拉过来，从里头掏出两条米袋似的

口袋。

“这口袋里装的是高粱糠，糠里藏着传单和号召书。 今晚务必送到下村！——唔，你打算怎么行动？你到底去不去苇子沟？”

喜燮回头朝着自己的爱人问。

“我去！”

金实下意识地摸着衣带，低声回答。

“大嫂，你就去一趟吧！ 组织上考虑到派妇女去比派男的好一些，才提起这个话来的。我看，你还是去一趟吧！”

成载插话说。

“我问你，是给田治根的女儿做嫁妆重要， 还是革命重要？田治根把女儿嫁给财主家，拿背对着革命，你还替那样的人家做针线。干脆别做了！针线手艺也得贡献给革命！”

“看你说的，我给粉妮做嫁妆， 可不是看在她爹娘的面上，我是可怜成了钱财和封建制度牺牲品的她本人……”

“可是，你那种同情是不必要的！……不是做衣裙， 而是要干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铲除那种社会的罪恶！”

金实紧闭着嘴，没有回答。事实上，喜燮现在对喝过一点墨水的爱人不参加革命担负一部分工作，是非常不满的，他常埋怨爱人说，应该把革命放在心上，并想方设法要把她也拉到斗争中来受锻炼。

“你们俩快点走吧。我看最好先沿着山道走， 过了金窑村，再抄野路走。”

成载拿着两个传单口袋，说。

“你们千万要小心！如果遇到警察，要想个好办法骗过他们。到了目的地，天就黑了，今晚你们就住在那里，明天早晨回来。”

喜燮提醒她们说。他的话，好象是对贞顺讲的，实际上也是讲给自己爱人听的。他认为， 爱人的性格象小扁锅似的， 热得快，凉得也快。现在鼓着的嘴巴，很快就会平复下去。但她行动轻率，喜燮惟恐有什么失闪，心里很不安。

喜燮向她们作了具体的指示，告诉她们到苇子沟和下村去要找哪些人。

“怎么样？贞顺同志，干得下来吗？”

喜燮作完指示后，问道。

“干得了。”

“那你怎么样？有信心吗？”

金实低下红得象草莓一样的脸，没吱声。

“没有信心，那就算了！”

“你放心吧！”

金实这才扬起脸来回答。

过了一会儿，她们接过带给收传单的人的字条，藏在身上。

贞顺径直回到家里，告诉妈妈说，她要给喜燮老师跑趟腿，如果天晚了，就住在那儿。

“跑什么腿呀？”

“有点急事。”

“让你跑腿，你就去吧。要是闵家来找你， 我就说打发你到别处去了。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你也要下点狠心，把大人要你办的事办好。”

母亲越来越不同了。在村里闹腾的气氛中，似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不是光呆着不动的年月。她把孩子背在背上，紧紧地系上背带。不知她在想什么， 那病后的黄脸上， 明显地起了一阵痉

李。

日头偏西的时候，贞顺和金实穿过丰山家后面的树林，登上了山道。攀登了好一阵子，眼前出现了怪石参差的陡坡。这是只要一脚踩空了就会从崖上滚落下去的危险的地方。她们一只手把着顶在头顶上的传单口袋，另一只手攀着崖边的树木，好不容易才脱离了险峻的山坡。登上山顶一看，白土裸露的山脊上，生长着一簇簇的盘松，正是孩子们摔跤嬉戏的好地方。山顶上还有这样的场地，真是奇怪的事情。

“贞顺，咱歇会儿走吧！”

金实的情绪早已好起来了。她先搁下自己的口袋，然后去接贞顺的袋子。她们的脸上，汗如雨注。金实的脸红红的，贞顺的脸色显得很苍白。也许是闹病以后，该吃的吃不上，还得在碾房做苦工的缘故吧。现在，她的耳边还响着吃力地推碾子的轧轧的声响。

贞顺离开了那个地狱般的地方，心情顿时轻松起来。

她现在还没有觉察她们攀登的山是这样高。无边无垠的空间展现在眼下，白蒙蒙的，整个都是灰也似的颜色；大大小小的山包从她们的脚下蜿蜒而去；那条通往月坪镇的大路，绕着山角伸向远方。金窑村、苇子沟和下村好象都很近，只要甩两下膀子，跺一跺脚，就能跳到那儿去似的。

“啊，真爽快！咱生活在这里， 怎么不知道这样的好地方就紧靠在村子后面呀！”

金实也高兴起来了，一边擦着汗，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姐，你也是头一次上这座山吗？”

“是啊，我们那位先生大呼小叫的， 我哪里能出一步门呢？

他整天价革命革命……好象就他一个人干革命……”

贞顺勉强地笑了笑。看来，金实挨了丈夫批评的那股子气还没消。

“姐，虽说如此，可谁能赶得上老师那么厚道呢！”

“那倒实在，别看他剋我，剋完了，也就没事了。闹得我想跟他吵一场都吵不起来。”

“吵，有什么要吵的？真的，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们家呢。”

“那真是没人家可羡慕了！”

可是，金实那开朗起来的美丽的脸，却在笑着。她讲了一阵将要嫁到财主家去的粉妮如何可怜。还说，冲着田治根，就是一丁点活儿也不想帮忙，可是为了可怜的粉妮，她一定要给她缝好罩衣和罩裙。贞顺听着，不知怎的，十分感激她的这种好心肠。如果用各种办法都不能拯救粉妮的话，那么，给行将离去的粉妮缝件衣服，也未始不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啊！

贞顺和金实，继续顶着传单口袋赶路。金实一路上还谈了不少话。

太阳慢慢西沉的时候，她们才走下金窑村后山的山梁，跨上田野里的小路。

她们幸运地顺利穿过金窑村。从金窑又走了五里多路，在上苇子沟和下村的岔路口上，碰见几个象是便衣警察的家伙，可是他们也没找什么麻烦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一看，似乎又不是警察。

贞顺在这个岔路口上跟金实分了手，离开大道，一个人走进山谷。她在赤杨树、色树苍郁的山坡小路上走着，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这会儿，只要翻过这座山梁，就能看到下村了。

不一会，贞顺登上一座低矮的山岗。

一眼就看到了下村。前面有一条河，河那面是一片较大的田野。在田野那边的树林茂密的小山脚下，有一个大村庄。密密麻麻的蟹壳般的小草房紧贴着地面，有几座瓦房疏疏落落地耸立其间，还有一所象学校似的洋铁屋顶的大长房子。从贞顺站着的山包右边的山谷里绕出来一条大路，穿过横跨在河上的桥梁，越过田野， 经过村庄中心， 向前伸展而去。这是通往月坪镇的路。贞顺朝桥上注视了好久。她上月坪镇赶集的时候，在这个桥上曾经多次被警察搜身。她怕有警察守桥，仔细地察看着。桥上走过几辆牛车，还有几个农民朝这边走来。好象没有警察守桥。

过了一阵，贞顺走下山梁。当她走到桥头的时候，薄暗已经袭来了。她飞也似地跑过大桥。明知道桥上没有警察把守，但不知怎的，过桥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害怕。过了桥，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心里也舒坦了。走进村庄，胡同里已经很黑。她走了好大一阵，才找到名叫李尚俊的那个人的家。

一个卷发青年正在吃晚饭，跑到廊台上问她是打哪儿来的。

“我……”

贞顺怕屋里有别人，没有马上说出自己是从九岩来的。

“你是不是苇子沟的同志？”

“不是，我是从九岩……”

“唔，你是从京植同志那儿来的吧？”

“是的……”

贞顺没有径直说是喜燮派来的。

“快进屋吧！你拿的是什么？”

“这……”

“明白明白，交给我吧！”

李尚俊赶忙接过口袋走进灶屋，贞顺也跟着进去。她进了灶屋，不禁大吃一惊。坐在上下两个小炕上的大人小孩，好象有几十口。大圆桌边，面对面地坐着两个女人，象是婆婆和儿媳妇，旁边围着一群孩子。炕梢有一个同李尚俊一起吃饭的人，黑黑的脸膛，看去象是李尚俊的哥哥。上屋炕上，不知还有谁，响着匙子磕碰碗碟的声响，还传来喃喃的说话声。

这家的人，都忙着请贞顺上炕。那些光着腚子的孩子，都跑进灶屋，要看尚俊拿进来的口袋。尚俊挥了挥手，又把他们轰上了炕。

“快上炕吧，我们每顿都是稀粥，你别嫌乎，上来吃一点吧！”

尚俊的母亲给贞顺腾了个坐儿，再三请贞顺上炕。她向坐在里面的儿媳妇使个眼色，儿媳妇便把那碗不知留给谁的多半碗粥，端来摆在桌上。贞顺被拉上炕，不得不拿起匙子——她家吃饭的时候，家口不多，没有这样喧闹——孩子们逞强斗胜地先吃光了自己碗里的粥，然后扑向大人的粥碗。说起大人的粥碗，也就是那种能盛两碗粥的小小的瓦盆儿。这会儿，里面打起了舀粥的匙子仗。

贞顺用怜悯的目光望着孩子们。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尽管弓着腰站了起来，可是胳膊短，够不着瓦盆儿，舀起来很不顺手。贞顺连忙捧起自己的碗，把粥拨到放在孩子面前的那个吃得净光的碗里。

“姐，别给他啦。他吃饱了还这样，你快吃吧！”

有谁在旁边拉着她的胳膊，说。回头一看，是个十来岁的大

孩子，睐着一对纯朴的大眼睛。看样子，他是最先放下匙子，离开饭桌的。他显得很稳重，很懂事。大概是贫穷的生活，使他这么早就懂事了吧。

“没关系， 我来的时候， 晌午饭吃得很饱， 这会儿还不觉饿……”

贞顺笑笑，又舀出一匙。这回是这家大娘干脆把孩子的那个粥碗抢过去，说：

“这孩子吃饱了还这个样子！客人来了，他闹得更凶了……”

贞顺没法再给他拨粥了。

“闺女，你家也是这样过日子吗？”

大娘问。

“是啊，我们家人口也不少。”

“家口多要什么紧？只要有吃的……”

“我家吃的也是这样！”

这家的人，谁也不问贞顺是哪儿来的和干什么来的。尚俊跟那位同他坐在一起吃饭的、象是他哥哥的人低声说了些什么。那个脸膛黑黑的人听了之后，只是点了点头。

吃完晚饭，贞顺才把喜燮写的条子交给尚俊。尚俊神情紧张地读着条子，读完立刻拿到灯上烧了。家里的人，都装着没有看见。那些小家伙，也不知怎么给调治的，唯独对读条子和烧条子的事，都装做没看见。刚才的那个大孩子，犹犹豫豫地走到贞顺身边坐下，亲切地揉搓着她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尚植。”

“你怎么这么象个大人呐？”

"他是我们的叔叔!"

小家伙们象飞上架的小鸡一样，坐成一排，异口同声地说。贞顺被逗笑了，李尚俊也跟着笑了。

"贞顺同志，咱走吧！这儿不好住，跟我走吧!"

大概喜燮在条子里写明了带传单去的人是谁， 尚俊就 叫 着贞顺的名字，要领她到别的地方去。

贞顺跟着李尚俊走了。他俩走了半天，才翻过村庄后山的山梁。尚俊腰里夹着传单口袋，跑也似地快步走着。贞顺喘吁吁地紧紧跟随。

在树林苍郁的山脚下，有一座井字形的大草房，走进正房一看，屋里聚集着五、六名青年。

尚俊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从九岩来搞联络的贞顺同志。大家都站起来跟她握手，他们握得真紧，就象叫磨盘夹了一下。这些青年，一个个留着长头发，说话的时候，头一昂，长头发就刷地甩到脑后。也许是这地方离月坪镇很近，都象是经过了城镇风习的浸染。他们看到传单口袋，都问那是什么。

"事情赶得很巧，'白雪'来啦!"

"'白雪'？啊，太好了！太好了!"

大家都神采飞扬地闹腾起来。在他们这儿，传单好象有另一种叫法。

"我们正好能粉碎敌人的动员令了!"

"没问题!明天早晨的洞民大会一定开不成!现在,区长家里来了军部的两个人，明天至少要在他们的脊背上贴上五张'白雪'!"

青年们轰然大笑。事情是这样的：开进月坪镇的日本军队，大概要运输什么军需物资，最近向月坪镇四郊农村下了一道征用

人伕和车马的动员令，闹腾起来。为了此事，明天早晨下村也要在学校的院子里开洞民大会。

李尙俊从口袋里掏出传单和号召书。大家都拿起一张读着。在中村青岩洞指挥斗争的上级组织，早已获得了动员令之风席卷这个地区的情报，已经把矛头转向挫败敌人的企图方面来。不论是传单还是号召书，其内容都是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动员令的。

拒绝日本军部的动员令！

鬼子把我们的同胞赶进血海和火海之中，服从动员令， 就等于帮助敌人进行屠杀！ 为什么要放下自家的农活，去搬运敌人的军需品呢？绝对不要理它！一致团结起来，反对动员令！

青年们的心，都在怦怦跳动。贞顺的心，也跳动起来，想到自己是顶着这样的传单到这儿来的，感到非常自豪。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些传单撒到每一家人家，撒到村庄的各个重要地点和学校的院子里。明天早晨，我们共青盟员要站在前头，发动有组织的群众来粉碎这个洞民大会！怎么样？同志们谈谈看法吧！……”

贞顺望着李尙俊严峻的面孔，简直不相信他就是原来看起来挺和气的青年。 这时， 贞顺也感到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冲动和愿望，浑身充满了力量。

“好！就这样干！”

“是啊，连这么个动员令都粉碎不了， 还能说下村有共青盟员吗？”

青年们个个握紧拳头响应。

“仁锡同志，你去请大娘熬点浆糊， 贴号召书要用……今天我上龙神洞去，听见他们那里闹闹哄哄地说，昨晚金窑村又下了一场‘白雪’！这回也得让咱们下村闹腾一次了！”

“伏天下白雪，还有不闹腾的？ 不知是谁起的，‘白雪’这个名儿，很不错！……”

那个名叫仁锡的青年一面这样说，一面赶忙站起身来朝灶屋走去。

又有几个青年，从尙俊那儿得到任务，走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一个青年，在做按内容分传单和号召书的工作。

尙俊点上一支烟，望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想了一会儿，突然回过头来问贞顺：

“同志，你认为怎么样？这样干，能粉碎敌人的动员令吗？”

不知他是问自己， 还是问贞顺。可是， 贞顺的脸却腾地红了。她觉得他把自己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人当成了革命者，禁不住感到难为情起来。

“你怎么不回答呀？ 我看最好在那张准备扔到区长家院子里的传单上再写上几条！……”

“写什么？”

“写上：如果你带头跳，就把你处决！”

“好！”

贞顺不自然地回答说。她脸上的红晕和羞涩的神情仍然没有消失。

有一个外出的青年回来了，他谈到桂谷。贞顺不知桂谷是什么地方。他说，他去了解桂谷方面的动向，有不少人对参加不参

加洞民大会拿不定主意，还在动摇。

“那些狗东西威胁老乡，扬言说： 有谁不参加洞民大会，就把名字记上，全都报告军部！你说，老乡还有不怕的？……嗯，不管怎的，我们得把那条狗早点处决掉！”

李尙俊一直在考虑要处决区长的事。

“找个机会吧！”

那个青年赞同地说。他踮起脚跟把立在墙旮旯里的、用黑布包着的一个长家伙放进糊着纸的发黄的天棚顶上。天棚顶上发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看样子， 还有不少这类物件。 肯定是武器，不是步枪，就象是扎枪和棍棒之类。贞顺感到这里也展开了不亚于九岩的严峻的斗争。

“噢，贞顺同志，疲倦了吧，你就在这家大娘身边睡吧！……”

过了一阵，李尙俊说。

“让我也去撒传单吧！”

“传单嘛，有我们撒就行啦。”

“你们去撒传单，我怎能睡觉呢？”

不知李尙俊是什么意思，呵呵笑了。贞顺总觉得自己没有能放开手脚，同他们一道参加斗争，不禁涨红了脸。这时，她还想起从哥哥的小册子上读到的句子：

……光认识到问题的正确性是不够的，还要为正确的问题进行斗争！……

那本似乎是写什么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的小册子，里面有这样的字句。不知为什么，贞顺感到现在这些字句在鞭策她。如果把“问题”二字改成“革命”，那么这句话就成了只认识到革命的正确性是不够的，还要为革命进行斗争！此刻，这话对她是多么恰当

呀！要会斗争！这在革命中是那么重要，但她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怎样才能象这些青年那样进行斗争呢？为什么总是羞羞答答呢？ 为什么就不能鼓起勇气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怪不得人家说，你顶来了传单袋子就成了，先回灶屋炕上睡觉去吧。贞顺在严峻的战场上，一直反省着自己，默默地垂下了肩头。

夜很深了。青年们把传单和号召书分开就出发了。贞顺也端起浆糊盆跟在尙俊的后头。他俩朝着刚才翻过的山岗往回走。

“你能快跑吗？”

李尙俊似乎有些担心地回过头来，问道。

“能！”

“不会跑掉鞋子吗？”

“不会！ 掉了拣起来再跑嘛！”

“哪儿有拣鞋的工夫！你还是先把鞋子弄得掉不下来吧！”

贞顺动了动脚，觉得不会掉下来。

“掉不下来了。”

“好！那就走吧！”

贞顺的胸膛通通直跳。李尙俊在密密麻麻的草房中间的小路上穿过去。

“把浆糊刷在这面墙上！”

李尙俊低声说。贞顺急忙拿起浆糊盆里的刷子，在当街的墙上抹了一下。李尙俊唰啦一声， 拿出一张号召书贴了上去， 然后，抢在头里走了。边走边把传单扔进各家的篱笆里。

两家，三家，他象射出的箭一般，一边飞快地走着，一边撒传单和贴号召书。贞顺也敏捷地刷着浆糊。她想，这地方对她虽然生疏，但是刷浆糊的人总是应该走在前头的。于是，她就跑到

李尙俊前面。她看见那边有一棵大树，就朝那儿奔去。现在，她的心情也渐渐地起了变化， 涌上一股至今尙未领略过的斗 争 意志，激荡着一种快感。

“等一等，那就是区长家，屋里还点着灯呢。没什么， 咱去看看！”

李尙俊在树上贴了一张号召书后，这样说着，飞快地领先走了。 围着砖墙的瓦房阴沉沉地矗立着。 李尙俊说，先要找到大门，于是就绕着墙根转过去。贞顺抬眼一望，果然看到那边高高地立着两扇有闵家院门大的门板。幸好大门还关着。他俩轻轻地踏着阶石登上去。

“给他多贴几张！两扇门都刷上浆糊！”

李尙俊又低声说。贞顺开始用抖嗦的手刷浆糊。李尙俊一连贴了四张檄文。就在这些檄文里，赫然有着刚写进去的要处死区长的字句！

他俩一阵风似地消失在台阶下。李尙俊顺着墙根走，朝院子里投了好几张传单。院子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从前村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叫。是不是别的小组同志暴露了目标呢？狗吠声很快地停了下来。贞顺感到自己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他们回到村庄后面，那里有一条小河在流淌，水里映着一片灿烂的星光，扑扑棱棱地象是在耸着肩头跳舞。草地上虫声唧唧。贞顺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秘的和新奇的。 没想到， 斗争竟能给人这么大的快感和喜悦！当她想到明天早晨，从军部来的鬼子和区长将吓得发疯的样子；老乡们将读着传单和号召书闹哄的情景，心都要乐开花了。李尙俊沿着河边往上游走，把剩下的传单抛进几家分散的草房院子里。贞顺用河水洗净了浆糊盆和刷子，跟着李尙俊走。她感到

眼前豁然开阔起来，心情也象是攀越了一座高山一样轻松。她的步伐非常轻快。

三

贞顺回到九岩，就去找喜燮，共青组织的负责人京植也在那里。贞顺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外出的经过。京植和喜燮听说第二天早晨洞民大会破了产，全村象捅了马蜂窝一样闹腾起来，大为痛快，呵呵地笑了。

“昨晚你在谁家住的？”

京植看着贞顺，问。

“我……住在尙俊同志带我去的岭那面的人家， 还在那里吃了早饭才走。”

“尙俊同志家里人口很多吧？”

“很多。大人多，孩子也多，都分不清谁是谁啦！”

京植又呵呵地笑了。

“你干得很漂亮！你这样干就是搞革命斗争！ 革命斗争不是别的，就是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经常搞这种斗争，就能得到锻炼，脑筋也会开窍，并且会逐渐成为革命者。你就是想到哥哥，也应该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女革命者。从现在起，你绝对不要上闵家的碾房里去了。不去，也能挺得住……还有，以后你要负责儿童团的工作。教育儿童的问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担当得了，才把这项工作交给你。可要好

好干啊！”

京植具体地向她谈了半天应当怎样辅导儿童团，然后还问她有没有信心干好。

“试试吧，有不懂的，我就问……”

“是呀！是得边干边学嘛！ 谁又是在娘肚子里学会了革命才出生的呢，边工作边学习，这很重要。你快回家去看看吧，大娘虽然知道你上哪儿去了，可她还会等你的。你家那点没耪的地，今天由茂山家出工耪完了。”

京植显出满意的神情，擦着汗水淋淋的脖子，说。贞顺听了，非常感激，简直要掉眼泪了。真的，这不是被人们称为“组织”的那个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巨大力量，在支持和关怀着她吗？贞顺好象此刻才领会到“组织”意味着什么，领会到它的真正的含义。

她走到外面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了。

贞顺急忙登上丰山家前面的山岗。她现在心情异常高兴，真正感到无比的自豪。她觉得自己现在才真的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了。

贞顺翻过山岗，来到深谷的地里。原来没耪过的就剩深谷里种谷子的坡地了。因为贞顺他们忙着耪大谷口和底口的地，还没有锄这块地的最后一遍草。

嫂子被抓走以后，她为耪这块地的事做了好几场梦。梦里常常看见嫂子穿着后襟破了的麻布上衣，蹲在深谷的地里锄草。地头的草地上，铺了一块褥子，仁男躺在上面，踢蹬着两腿不停地哭，阳光直射下来，孩子的脸晒得通红，汗珠一串串地往下淌。可是嫂子并不回头看看孩子，只顾挥锄耪地。嫂子的脸上和脖颈上，汗水也直往下淌。

梦醒之后，贞顺也是满身汗涔涔的。好象耪地的不是嫂子，而是她自己。她想，嫂子在狱中也一定会做相同的梦。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杂草茂盛的深谷里的地总是浮现在眼前，也许是嫂子的心一直就钉在那块地里吧。

她到深谷地里一看，果然耪得干干净净。铲掉的草都干了，地头清爽得象镜子一样。谷苗埋在草里的时候，还不大看得见，这会儿底下弄干净了，看上去个头儿似乎也有大谷口的谷子那么高。

贞顺跑进晚风轻轻吹拂的谷地。 有的地方， 谷苗碰到了膝盖，象竹林似地迎风起伏，大而长的叶子直往上蹿。

贞顺非常感激，眼里汪满了泪水。大谷口的地是乡亲们给耪的，这块地又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帮助。能不能把这个动人的消息告诉嫂子呢？嫂子要是晓得了，不知道会感激得流多少眼泪呢！

贞顺回到家里，看见母亲背着孩子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挥着杵子打桩子，忙着准备架织布线。

“妈，您现在身子还没有好利索，怎么总这样干活呀？”

“回来啦，你说早早回来，怎么晚啦？”

“是的，晚了些。妈，谁让您准备架织布线的！”

贞顺瞅着廊台上装麻线的木盆和拿来刨土的镐和锄头，说。她跑上去从母亲手里把杵子夺了过来。

“那也不能放着不架呀！织这一小匹麻布， 要拖到啥时候？早在春天就该架起来织啦……”

“那也得等到身子好利索了嘛！”

贞顺替母亲打桩子。

“你跑这趟腿干得不错吧？”

“是。”

“要好好地干。昨天我也说过，现今，不论男的女的， 都不是坐着不动的时候。昨晚京植来了，他给我讲了一宿这个世道将会怎么变。听了他的话，今天觉着更有劲儿了。日本鬼子再怎么打进来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朝鲜的百姓，会那么软弱？”

贞顺听了，感到心里更加充实了。她感谢母亲经常对她讲这种鼓舞人心的话。

她俩正在谈话的时候，基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妈！ 姐！”

他接连喊了两个人，哼哧哼哧地直喘气。

“你怎么啦？”

“还问我怎么啦，大鹅脖子死了！”

大鹅脖子是孩子们给洪达洙起的浑名。

“呃？ 你说什么？”

母亲和贞顺都睁圆了眼睛看着他。

“刚才用抬板抬进村口。大鹅脖子的老婆哇呀哇呀直哭……”

“你看清楚了吗？”

“哼，我还能说谎？ 听说昨晚上他去矿山街，在盆地岩那儿叫共产党给打死的！闵家的‘豆腐盆儿’揭开单被看的时候，我看见他这儿开了这么大的口子。”

基成在自己的脸上划了一下。母亲和贞顺都没有说话。

“姐，谁打死的？”

“甭问啦，打听它干什么？”

贞顺严厉地瞪起眼睛呵斥说。基成没吱声，磨磨蹭蹭地退了出去。他那幼小的心里，现在也知道这不是可以随便乱说的。

贞顺切身体验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她觉得有某种惊人的巨大的力量，在看不见的底层，急剧地翻涌着。

“看来，现在真的要打一场决定生死的仗啦。 就是那家伙叫警察把我儿媳妇抓走的！……”

母亲走到女儿打的桩子跟前，一边堆土，一边说。贞顺什么话也没回答， 她只是意识到严酷的斗争已经迫近， 心里怦怦直跳。后来母亲也没有再说话。不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她们的表情都很严肃、深沉。

贞顺去下村回来以后，在中村青岩洞印出来的传单和号召书散布的地区越发扩大了。传单和号召书的内容，也有了变化。

大家都遵循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日成将军的斗争方针，奋起斗争吧！拿起枪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毫不留情地处死日帝的走狗！为了朝鲜独立，男女老少一致动员起来！

一到晚上，每个村庄都白花花地撒满了这种传单，贴满了号召书。 不论哪个村庄， 都在沸腾。 眼下，“白雪”已越出苇子沟、下村地区，开始撒到与月坪镇相连的各个村庄里去了。各村各庄，人们聚到一起，就闹哄哄地谈金日成将军的事。他们说，将军星升起来了！朝鲜的精英之气涌出来了！将军手下的大军不知有多少万，杀起鬼子来就象快刀割乱麻一样！种种关于无限敬仰金日成将军的传说般的消息在人们中间流传着。

九岩村也为这些消息所鼓舞， 沸腾起来了。 人们都来了劲儿，到处奔走相告。连耳朵聋得象堵石壁似的崔正洙的父亲，也拄着拐杖急急忙忙地在村里转来转去，还不时停下脚步，仰望着苍天，激动地喃喃自语：

“朝鲜啊！三千里槿花之乡！多亏你的精神尚在， 笼罩着亡

国的悲哀的疆土上的人们，还能抬头仰望映照天空的瑞气！高兴啊！高兴啊！我们白衣民族，怎样才能报答金日成将军象阳光普照四海一样的恩德啊！”

老人流下了一串串滚热的眼泪。贞顺也怀念着将军，心情振奋起来。当她想到所有的斗争，即声势浩大地推动整个世界前进的一切革命斗争，不论哪一个，都是遵照将军提出的方针进行的时候，就感到胸怀越来越开阔，思想境界也越来越高了。

贞顺想，如果说将军率领的军队真的不知有多少万，那么，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有人来到我们九岩或中村、上村了。如果他们已经来到这里，真的已经来到我们九岩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对自己现在所做的送信和撒传单的工作都了解得很具体了吧！真的，如果能够见到他们一面，该有多好啊！贞顺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心里怦怦跳动。

她按照京植的指示，把儿童团的工作担当起来了。头一天，京植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郑重其事地介绍说：从现在起,由贞顺姐姐来辅导你们， 你们要好好地听她的话。 于是她就开始了工作。正象京植说的，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在京植把她介绍给孩子们的第二天，孩子们为了捉鱼，把偷来的两三个畚箕全都弄坏了。这样，她就得把孩子们召到一块儿，劝告他们，还要去找畚箕的主人，向他们道歉。第二天晚上，小家伙们又把吉州家院子里的牛车弄出来玩，拉的拉，推的推，一下子滚进院子前面种了土豆的坡地里，引起了一场骚动。要是指定地点，叫他们去放哨，他们去是去，可是心思却不放在放哨上面，而是集中到踢球和滚“铁圈”的游戏上面去了，即使有陌生人走过，也全然无所察觉。到了开会总结时，他们又叽叽喳喳吵起来，说谁站岗没

站好，谁怎么怎么不好。 他们原来就很顽皮淘气， 的确不好管教。

“哼，基成的姐姐，想把我们管得直手直脚的。 喜燮老师就不这样，他开个会，就放我们随便玩儿去了……”

“当姐姐的都一样！ 我姐姐也是一天到晚唠叨， 说我 不 听话！”

淘气包们在贞顺的辅导下开过会以后，就这样议论起来。

总之，贞顺体会到这次组织上交给她的新任务，比起送条子和撒传单至少要困难一倍！但她自觉地认识到这也是将军交给的工作，所以很积极地去辅导孩子们。

一天傍晚，贞顺在家做好晚饭以后，上吉州家后面的柞树林里去。 最近， 他们把这个地方作为儿童团的集会地点，一到傍晚，她就要到这儿来听取孩子们一天生活的汇报。

贞顺正迈着碎步儿朝前走，不知孩子们是打哪儿跑来的，一个个气喘吁吁地围住她说：

“姐！”

“什么？”

“听说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金窑村和苇子沟啦！ 还开枪打死了人！ ……老乡们都到这儿来避难了！”

“现在，他们经过河对岸的村子和后村， 一个劲儿朝中村那头走呢！ ……”

“刚才我看到他们有的也往前村去呢！”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吵嚷着。贞顺的心立刻颤抖起来。她想：刚说是渴美峰那边遭了大难，这回这里也要灾祸临头了！

“你们看到警察没有？”

“警察一个也没有，全是白衣同胞！”

有个孩子学着李尚女的样子说，把别的孩子都逗笑了。不知他们搞了些什么恶作剧，下半身都是湿渌渌的。孩子们以为他们报告了一条非常了不起的消息，一个个神气地翘起小凸鼻子望着贞顺。

“你们还看到和听到什么没有？”

贞顺沉着地站在孩子中间，又问了一句。

“没有！”

孩子们齐声回答。

“不管有什么事，你们可不要怕呀！”

“是！”

“你们要照我的话好好放哨，不要搞恶作剧……懂了没有？”

“懂了！”

“明天早饭前，咱在雾气岗的柴草地上修儿童团操场， 大家都带锄头来。力气大的仁洙、基成、三孙带镐头来，记住没有？”

“记住啦！”

孩子们回答后，兴致勃勃地跺着脚。他们不久前听贞顺讲过，要修个操场学做操，象少先队那样受训。

过了一会儿，贞顺领着孩子们回村去。不知怎的，她心里老是发毛。她觉得自己关照孩子们的话，实际上好象是为了要让自己那颗不平静的心安定下来似的！

她穿过吉州家的门前，又走了一阵，路上真的遇到十几个象是从鹿子沟那边翻山越岭而来的人，向她打听去中村的路。他们的衣服和脸全都熏黑了， 顶着或背着大包袱。 贞顺给他们指了路，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从苇子沟来的。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都是逃难的！ 听说去中村才能活命，大家就奔中村了。”

有一个女人接过话头说：

“我看这个九岩就很不错， 中村那么远， 上那儿去干什么呀？”

“不管怎的，去中村才能见到将军的军队！”

后面又来了几十名老乡，有老人，也有小孩，还有哭着走路的女人，好象不全是苇子沟的。他们边走边谈，说是金窑村前面有个叫做龙潭的沼泽，有一匹日本马栽到里面去了。从这些话看来，分明是金窑村的人。

“你们快回家去吧！明天早上太阳出山之前都来呀！……”

贞顺回头望着孩子们说。这回，孩子们不象刚才那样齐声回答了，只是忽闪着明亮的眼睛望着贞顺。

“姐，你看，还有一个瘸腿的小孩呢，他怎能走到中村呀？”

基成说着，贞顺没有回答。她总觉得这一切不完全是别人的事情。

这天晚上，九岩村闹哄哄的。逃难的并没有都到中村去，有不少就留在九岩村。 这些逃难者， 有的住进了人家，有的在外面露宿。他们想， 去中村和留在九岩有什么差别呢？ 反正总得把种下的庄稼收上来才有饭吃，留在离家近一些的九岩更好……因为有这种想法，很多人在九岩卸下了行装。黑漆漆的夜晚，洪管家的老婆尖利的嚎哭声响个不停。洪管家死了好几天了，可他的老婆一到夜晚， 就要这样尖着嗓子哭叫。 难民们讨厌这种哭声，纷纷骂开了。有些人，不知想些什么，半夜动身去中村了，也有一些人重新回到自己那个已经被焚毁了的村庄。

夜校里聚集了很多青年，房子都要挤破了。他们整夜讨论有关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新的对策。一种意见是，鬼子的“讨伐”， 决不会到此为止， 因此，不用说逃到这儿来的难民，就连九岩的老乡也都应该转移到上村或中村去。另一种意见，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九岩一带阻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还有一种意见是，即使要让群众转移，谁又肯丢下种好的庄稼，到上村或中村去呢？夜校里的人，在外面派了一道道岗哨，大声地吵嚷起来。那些来自遭难的村庄的青年，也参加了争论。几个村庄的人聚到一起， 有人带来了枪， 于是墙角上便支起了五、六条步枪。下村的李尚俊也把自己背来的那条锃亮的步枪靠在墙上，挥着拳头叫喊。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村庄遭到“讨伐”，差不多全家人都被杀害的惨祸中，用扎枪刺死一个鬼子， 夺来了一条枪。现在，他主张要在九岩一带跟敌人来一场决战。还是深谋远虑的京植，半夜里派人到中村的青岩洞去联系，同时压下了尚俊的主张：

“还是看一看上级的决心吧！ 假如我们要在这一带同敌人较量，就得把上村和中村的武装力量调来，光靠现有的五、六条枪同敌人打仗是不行的！而上村和中村的武装，目前还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我们怎能把这样的武装力量调来打这种冒险的仗呢？”

“啊，什么叫打冒险的仗？你是说，日本鬼子人多， 我们人少，所以是冒险的仗吗？我们怎能这样看问题呢？我认为，用少数打败多数，这是金日成将军的战术！你说，我这个主张有什么不对？京植同志，难道你没听到南满远征的消息吗？将军正是使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转战南满的！”

李尚俊非常激动，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京植也就没有再

说什么。京植觉得现在无论怎样向他解释，他也不会听。再说，他现在几乎是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扛着一条夺来的步枪，独自跑到这里来的。他那饱受创伤的胸膛里燃烧着怎样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想到这儿，就觉得无法同他争辩了。

在天空蓝莹莹地发亮，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李尙俊不知想到什么，忽地拿起枪来要走。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京植问。

“我要回下村去。 我还没有安葬死去的母亲，只是托付哥哥料理。此刻想起来，心里很不好受!”

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站在他身边的几个青年劝他回下村去不要带枪。

“你们说什么? 这是我夺来的枪，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呀?”

在李尙俊汪满泪水的眼里，含着一股怒气。

“我们觉得大白天扛着枪走不合适!”

“那么说，枪只能晚上带着走吗?”

青年们都不言语了。李尙俊背着枪走出门外。喜燮跟着出来，想给他指点从山里穿出去的路。天亮了。闹了一夜的人们，也许没有力气了，现在刚刚入睡，村庄里静悄悄的。

喜燮领着李尙俊，在覆盖着阔叶树的山间小路上走着。

“咱还不知道中村会有什么消息， 你应该等到有信来再走就好啦。只要方针确定下来，就要马上行动……”

“我今天就回来。”

李尙俊一边回答一边走。这时，突然在什么地方响起一阵急骤的枪声——是机枪的声音。

“这是什么枪声?”李尙俊嚷道。

肯定是鬼子来了， 不会是别的机枪声。 他俩身子都抖嗦起来。没想到鬼子会这样疯狂地攻进每一个村庄。他们还作过这样的估计：鬼子连续屠戮和焚毁了三个村庄，往后可能要改变战术了。这真是无比的愚蠢啊！不论是喜燮还是尚俊，都痛切地后悔整整一夜光顾讨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们又掉过头来， 在繁茂的树林里急慌慌地朝下跑。 草也罢，树也罢，什么都看不见了，好象脚下踩的不是土地。机枪声不断地在响， 就象要把村子一下子打烂似的。 他们不知道是怎么跑的，一头扎进枪声和哭声响成一片的村庄中心，喜燮跑到大火堆前，急忙抬眼一看，原来是永浩的家在燃烧。大概是泼了油再点火的，呼呼的火苗直冲天空。带着枪的李尚俊不知发现了什么，连忙弯着腰冲进黑烟之中。

喜燮这时才发现自己赤手空拳跑进了这个危险的地带。他望了望周围，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手，哪怕是一根硬木头桩子也行。可是连这样的东西也找不到。

喜燮想找一件可以拿得上手的武器，正急得直打转转的时候，有人从滚滚的白烟里一瘸一拐地跑了出来。那是下半身血肉模糊的京植。

“你哪儿负伤啦？”

喜燮急忙跑过去大声问道。可是没有回答。京植的洋服裤腰全被血浸湿了，他刚要迈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喜燮连忙把他扶起来。

“哪儿负伤啦？”

“不要紧， 我刚才骑在两个家伙身上， 把他们掐死了！ 可是……你别管我啦，快让乡亲们转移，叫他们穿过庄稼地，往山

里跑，快去！”

京植说着，忽地站了起来，他在喜燮的扶持下，急遽地向前移动淌着鲜血的脚。

“狗崽子！……”

喜燮骂了一句，紧紧地把京植夹在身边。就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了悲鸣声。孩子们的号啼和女人们的惨叫，一齐爆发了出来。

这天早晨，贞顺跟孩子们一起在雾气岗刨柴草地，忽然听到鬼子的机枪声。他们站在那儿，看到许多骑马的鬼子兵，从闵家门前的大路上黑鸦鸦地奔跑过来，扬起了一阵黄色的尘土。刨柴草地的孩子们都朝山崖边沿跑。当他们跑到山崖边沿的时候，大路这边已经卷进黑色的烟雾之中。不知什么在燃烧着，一团团的黑烟滚滚地向山脚下扑来。烟雾中人群骚动，传出一片号哭声和惨叫声。在山坡上间或可以看见从树林对面的烟气中闪现出来的村中的小路。人们就在那小路上东奔西跑。

孩子们嚷着要回村去，一个个顺着山坡跑下去了。贞顺急得脸色发青，跟在他们后面喊不能去！

“怎么不让去呀？我们家都起火了！”

“正因为起火了才不能去，不能去！”

贞顺急忙追下去，把孩子们抓住。

“枪子儿象雨点似的，你们往哪儿跑？仁洙， 你把他们都领到刚才刨的那柴草地里去！基成，你来背着仁男，我回村里看看就来。”

“我也要去！”

“你不能去！快把孩子接过去！”

贞顺一边解开背带，一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基成。基成掉着

眼泪，把背转向姐姐。仁男好象也觉得枪声奇怪，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被放到基成的背上。孩子们都迈着不忍回转的沉重的脚步，跟着仁洙重又朝山坡上走，基成也拭着眼泪跟过去。

过了一会儿， 贞顺才顺着山坡朝下跑。 村子变成什么样子了？眼前展现的是异常可怕和令人切齿的情景。黑烟不断地飘进柞树林。往下跑了一阵，看见有一条牛，不知是谁家的，站在山坡上嗥叫。缰绳烧断了，牛毛烧焦了，大概是刚从牛圈里挣断了缰绳跑出来的。老牛抬起它的宽嘴巴，朝着天空“哞—哞—”地哀叫着。看来，它把牛犊失落在火里了。

贞顺跑到村后，看见那住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和小孙子的两间小草房卷进了大火里。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呼救的声音。贞顺焦急地四处张望，想弄清那是什么地方。可是眼前被烟火遮得看不清。在旋卷着朝前涌的一团团烟火之中，有一群上了嚼子的马跑了出来，横穿过被火烧黄了的菜地。那些在烟幕笼罩下踢蹬着地的马腿，看去就好象是在耍什么巧艺似的。贞顺径直朝着那个方向跑去。她觉得只有朝那儿跑，才能跑到家。一切都乱了套，连经常走的路，也不象是原来的路了。她首先想到母亲不知怎么样了，心里直敲小鼓。母亲生病刚能起床，现在她在做什么呢？她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贞顺攥着拳头朝谷地的地头跑去，从桑树墙前边传来了高喊声。她急忙抬眼一望，只见那边黑烟象狮子头一样突然升起，喜燮正站在望得见开阔的蓝天的桑树墙上，高声喊叫着。听来，是在指挥人们转移。

“往庄稼地里跑啊！快藏进去！朝这边跑！朝这边跑！”

在喜燮站立的桑树墙的另一头，有几个头上扎毛巾的青年，

藏在那里打枪。大概是在掩护群众转移，打几枪，便很快地换个位置。有的紧紧地趴在地上射击。贞顺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从准备组织武装队的上村派来了武装队员。这么一想，就觉得村里的枪声肯定不全是日本鬼子打的了。她突然浑身来了劲儿，继续朝着谷地的地头跑去。果然，人们从烟火中涌了出来。有哭泣的妇女， 有高声喊叫着的老人……还有一个壮年汉子背着昏迷不醒、浑身松驰的成载妈在跑。崔正洙的父亲，也由妇女们搀扶着走来。老人好象使出了当年干独立军的那股子力气，跺着脚，大声咒骂着日本鬼子。

人们都跑到庄稼地里去了。四处发出喊声：有叫人伏下身子跑的，也有叫人快爬出庄稼地往山里跑的。

有一个妇女招呼贞顺快藏进庄稼地里，贞顺也就跑了进去。这是一块谷子地。现在她倒不想爬出谷子地往山上跑，而是想回家去看看。所以，她就横插谷地跑去。齐脖子高的庄稼，缠裹着她的身子，象刀子一样的谷叶，划破了满是汗水的脸。突然飞来了枪弹，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嗖嗖的声音。催人快跑的喊声更加急迫了。就在很近的地方，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悲叫，想必是被枪弹击中了要害。

贞顺穿出谷地，又钻进高粱地里跑了一阵。枪弹也跟着飞了进来。她刚要跑上田头，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吓得她直向后退。在火柱冲天的柴禾堆前面，有一个青年倒握着枪杆，跟几个穿黄军装的鬼子决斗。鬼子们挥着军刀，青年舞着枪柄。就在贞顺注视的一瞬间，那青年已一连砸碎了两个鬼子的脑袋。青年身上似乎也被砍伤了几处。这时，恰好有几个村里的壮年汉子赶来了，展开了一场用耙子和斧头砍杀的战斗。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鬼子们倒下去了，壮年汉子们倒下去了。突然在火堆那边响起了枪声，又奔来十几个鬼子，胡乱开枪射击。壮年汉子们差不多都倒了下去。鬼子们扑向挥舞着枪柄的青年，跟他扭成一团摔打了半天。

过了一会儿， 脸上汗涔涔的青年， 被鬼子绑着朝这面走过来。这时，贞顺才看清原来是下村的李尚俊。她索索地抖着，藏在高粱地里朝外望。尚俊的上衣撕得稀烂，露出了胸膛。土布裤子的裤腿也撕烂了，象铁柱一般黑黑的腿，从撕破的裤管里伸到外面踏着地。 他的卷发灰蓬蓬的， 左边太阳穴肿得象鸡蛋那么高。李尚俊怎么会到九岩的火堆里来了呢？他是在下村遭了敌人的“讨伐”，跟难民一道路过这里的吧？贞顺用高粱叶掩住自己的脸，咬着牙齿哭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朝自己的家跑去。快跑到家的时候，听到豆子地里有个女人喊她。

“贞顺！快回家去看看！大娘刚才叫枪打伤了！ 鬼子把她推进屋里，放火烧房子啦！”

贞顺听了，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我的腿也受伤了，站不起来啦！贞顺，鬼子又来了， 快躲开！”

那个说话的女人，急忙低下头发散乱的脑袋，趴在大豆地的垄沟里。 真有两个鬼子骑兵， 打着枪朝贞顺站立的地方冲了过来。有一个家伙还挥舞着马刀。贞顺连忙跳进路边的坑里，两匹马从她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噹的响了一枪，枪弹钻进土里，激起了一股灰尘。过了一会儿，贞顺又重新跑上大道，不知为什么，只觉得两腿打晃，踉踉跄跄的。回家一看，房子真的烧着了。贞顺

冲进黑烟滚滚的灶屋门， 喊着妈妈。 可是母亲没有回答。靠边的天棚已经坍了下来， 长长的椽 木被火裹着 劈劈啪啪地燃烧。贞顺刚跨上灶间炕，前墙的土就哗啦啦地塌了下来。她身不由己地向后门跑去，可是后门口的火焰更猛，热气炙人。后门外面的房檐底下，火苗一伸一缩地跳动着，象毒蛇芯子一样的火舌，弯弯曲曲地伸向后门的门楣。火头已经蹿到门框顶上的搁板上，搁板上的篮子和破衣服着了火，噗落噗落地往下掉。

“妈！”

贞顺又喊了一声母亲。可是， 只听到房子燃烧的呼呼 的 声响，还是听不见母亲的回答。不知哪儿啪的一声传来了什么东西炸裂的声响。贞顺突然听到后门前面有点动静，分明是有人在挣扎。

贞顺从燃烧着的后门跑了出去。母亲果然在后院里，披散着头发，扶着酱缸，正使出全身的力气朝起站。她的衣服烧着了，直冒烟。

“妈！”

贞顺跑过去，先扑灭了她衣服上的火。这时才看见母亲浑身血肉模糊。那殷红的鲜血，不知从哪儿喷了出来，不停地顺着踏在地上的脚背朝下淌。

“你松手！我现在还活得了吗？那些生畜都跑哪儿去了？ 我要把他们……”

母亲气喘吁吁地用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向四周张望着。她那骨节粗大的皱巴巴的手，握着酱缸的把手，索索发抖。

“妈，您哪儿受伤了？淌这么多血？快到篱笆外面去吧！”

贞顺急忙把母亲抱在怀里。可是母亲没有放开酱缸。贞顺拼

命地往上一抱，连那只空缸也拎了起来。

“妈，把缸放下！”

“别管我！我要把这些鬼子……”

“鬼子都走啦，您放手！”

“鬼子往哪儿跑？把我的房子烧成这样子……”

“妈，火烧过来啦！”

可是，母亲还是没有放下酱缸，她以失神的目光，望着火中的房屋。母亲的眼里，也燃起了熊熊的火焰。贞顺抱起母亲，使劲摇晃着，她这才把酱缸放下，缸便从台架上掉下来，骨碌碌地滚到屋檐下的火堆里去了。

贞顺抱着母亲，踹开高粱秸篱笆往外面冲。可是编高粱秸的葛条没有踹断，缠在脖子上，让她挣了好半天。

篱笆外面是一块大豆地。贞顺慌忙跑进地里。母亲的身子渐渐往下坠，倚在贞顺胳膊上的头也向后垂了下去。

“妈！”

“你松开我！”

贞顺用脚踹倒几棵豆秧，让母亲躺在上面。母亲已经同扶着酱缸站着寻找敌人的时候不一样了。在她仰望着天空的眼睛里，开始罩上一层灰蒙蒙的雾。

“贞顺呐！仁男妈采水芹菜去还没有回来吧？”

母亲说胡话了。

“没，没回来。”

“没回来，她还活着……”

“可不，她活着呐！”

贞顺咬着牙，忍住哭。她迅速地在母亲身上找到了流血的伤

口。伤口有好几处，就是想堵也无法堵了。这会儿看来，她的头部也被枪弹擦伤了。从头上流下来的血，直浸到脖子和脊背上。

“基成在哪儿？”

母亲似乎清醒了，要找基成。

“他在山上。”

“鬼子不会……上山去吧？”

“不会……”

“那么，那么，那孩子大概平安无事啰？”

“没事儿。”

贞顺哧的一声把裙子下摆撕了下来，先把母亲腰里流血的伤口包住。

“孩子，贞顺！”

母亲摸着女儿包伤口的手。母亲的手，已经开始变凉了。

“妈，您松开手！让我包扎伤口……”

“孩子，算了，我没指望啦！”

“怎么说没指望呢？”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结啦！ 本想在死之前看看你们的世道怎么样…… 仁男爹和牢狱里的仁男妈也都见不到了， 就这样完啦！”

“妈，您怎么总说这种话呀？”

贞顺瞅着母亲逐渐苍白起来的脸，又寻找别的伤口。

“我真想见你爹一面哪！己未年， 他那个厉害劲儿……日本警察吓的一动也不敢动……”

母亲的话，突然中断了。贞顺不知怎么回事，急忙朝母亲脸上瞅。只见她眼睛发直，脸皮上起了轻微的痉挛。

“妈，您醒醒！”

母亲还是没有回答。贞顺拼命摇她，过了一会儿，母亲才好象又振作起精神，转动着眼珠，瞅着贞顺，说：

“贞顺！我再也活不下去啦！你别折磨我啦！我总想，消灭了鬼子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领着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真是昼夜不忘，从没有丢掉过这个念头啊……”

母亲气喘得厉害，勉强接下去说：

“可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就要闭上眼睛了。气人呐！实在太气人了！”

母亲的眼角上泪珠直转。她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对你们，没什么可说的。有什么话要说呢？可是，可是……从你爹到你们这一代，全家人切齿痛心，口含鲜血，为了打倒日本鬼子拼命苦干的事情，我怎么忘记得了呢？即便是压在你们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有万斤重，我还是要嘱托你们！贞顺，你听懂我的话了吧？你妈就是埋到土里，也不会闭眼睛的，我要看看你和你哥你嫂子怎么报仇！……等到你们欢欢喜喜地跳着舞返回自己的没有敌人的祖国的时候，我的魂也要跟你们一块去的。”

“妈！您怎么总说这种话呀？”

贞顺抱起母亲摇晃着。

“放下我！妈死后，你不要哭哇！”

“妈！”

母亲抬眼望了一会儿在烟火中喘息的太阳，垂下两手，把头倚在贞顺的胳膊上。贞顺重又让母亲躺在豆秧上。母亲急促地呼吸着。贞顺哽咽着呼喊妈妈。她知道母亲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了。摇晃着母亲的贞顺，忽地站了起来。至于站起来究竟要干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只是急切地想着妈妈怎么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难道就没有办法救一救我那可怜的母亲吗？

母亲的身体变凉了。耷拉在豆秧上的骨节粗大的手指微微颤动了一下之后，立刻平静下来。她真象是要好好看看这个留有遗恨的世界，没有闭上两眼。她半睁着雾蒙蒙的眼睛，呆呆地仰望着烟云滚滚的天空。

贞顺抱着母亲，浑身打战地喊：

“妈！我的妈呀！您怎么去世了呀？您醒醒，看我一眼呐！”

她把自己的脸贴在母亲的脸上蹭着，眼泪直往下掉。她瞅着母亲皱皱巴巴的脸。那脸依旧显露出在漫长的岁月里吃辛受苦的痕迹……没有言语，没有笑容，也没有那种总是眯缝着两眼沉思的表情了！她把一切都抛弃了！现在，摇她，她不知道；喊她，她也不知道！贞顺瞅着母亲的脸，又紧紧地搂着母亲的脖子喊妈妈。

过了一会儿，贞顺忽地从地中间站立起来，紧了紧裙带，然后有力地抱起母亲的尸体。她象是要脚踏着这使人窒息的现实，宣布投入坚决的战斗一般，横跨过一条又一条的地垄。

第五章

一

整个村庄凄惨极了。鬼子在九岩遇到顽强的抵抗，无法象毁灭其他村庄那样把它毁掉。但是，他们烧毁了村里的房子，不分男女老少乱杀人，刺死、烧死和踩死很多孩子。此外，还把十几个青年绑起来拉到村口外面的山岗上，排成一行枪杀了。下村的李尚俊，也在那个山岗上洒下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从苇子沟、金窑村、下村等村庄逃难来的人，也死了很多。有的尸体烧成了黑炭，认不出是哪个村庄的哪个人了。

房子也被焚毁了。除了山脚下那几座孤独的房子和两三座离开大路较远的房子以外，全都变成了一片灰烬。

贞顺在大谷埋葬了母亲，抱着仁男坐在那里，喊着哥哥和嫂子，哭了很长时间。她埋葬了母亲之后，忽然觉得事情办得太仓卒。即使无法给关在警察署里的嫂子送个信去，也要想法打听出哥哥的地址，给他捎个信去才对！能让哥哥最后看一看逝去的母亲，该有多好啊！母亲真够可怜的！哥哥竟没能看到母亲最后的面影。

贞顺想到这儿，止不住又哭了。

她回到房基上，悲伤更加挡在她的眼前。她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就象有急事的人一样，慌慌张张地绕着灰堆打转，有时又突然停下脚步，呆呆地站着不动。背在背上的孩子饿得老是又哭又闹，使劲抓她的脊背。不知怎的，她总觉得现在自己也不象是活着的人了。她感到前途茫茫，真的要精神失常了。怎么一下子都翻转过来，什么都没有了呢？组织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听说京植的伤势很重，不知人们把他抬到哪儿去了。还有在村口山岗上牺牲的李尚俊，成载，东洙和奉镇……

啊！现在到哪儿去才能见到这些人呢！

暮霭黑沉沉地掩过来，悲伤的帷幕在悄悄地下降，把姐弟俩推向茫茫的悲伤的海洋。可是，现在贞顺和基成都没有哭。当他们感觉到自己所经受的悲哀的无限的深度时，眼泪反倒干涸了。

贞顺变得胆大刚强了。她想，现在身边没有照顾他们的人了，如果自己也这样坐着哭，那么，基成和仁男怎么办呢？

我要咬紧牙关，挺起身来养活他们俩！敌人把我们糟踏成这个样子，我要几百倍地报这个仇！妈妈在咽气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嘱咐我的吗？

贞顺朝着还没有完全坍倒的灶屋墙边走去。她想，就是靠着一堵墙，也要安排一个三口人过夜的地方。她在黑暗中扒了扒灰和乱草，把扔在院里的那捆柴禾搬来，打开铺在地上。

“基成！到这儿来吧！”

贞顺叫了一声呆呆地站在灰堆边的基成。基成没有回答，也不知他在想着什么，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基成，到这儿来睡！”

贞顺又叫了一声。不知怎的，这一声口气很严厉。基成这才用袖子擦着眼泪，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贞顺觉着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又想不起要说什么。她把走近身边的弟弟猛地拉过来抱在怀里。微风刮起的烟灰扑在他们的脸上，她恍然想到这一切是不是一场大梦。她看了看四周，没有看见母亲。房子烧光了，变成一堆灰烬。这揪心的悲哀，以极其严酷的现实，展现在她的面前。

“基成，你饿了吧？”

贞顺抚摸着弟弟硬撅撅的头发，问道。她的声音嘶哑了，好不容易才发出来。

“我不饿。”

基成气鼓鼓地回答。

贞顺没有再接腔。她感到嘴里焦干，连唾沫也咽不下去，好象心里的一切柔和而新鲜的东西都给烧焦了似的。

贞顺搂着基成坐在柴禾上。小孩精疲力尽了，把脸贴在贞顺的脊背上，也许是睡着了吧，发出咝儿咝儿的声音。

“姐，以后咱在哪儿过呀？”

“在这儿过呗！”

“又没个房子，怎么过呢？”

“再盖个房子，咱俩盖个房子吧！”

“我们重新把房子盖起来，人家还会管我们叫会宁家吗？”

“当然会的！”

“妈不在了，还……”

“没有妈妈，我们也要生活得象有妈妈的时候一样， 如果这

样，人们就又会管我们家叫会宁家的。”

基成的话，刺痛了贞顺的心。她想，我真的能盖起房子吗？真的能在这个地方重建起会宁家的家园吗？

盖房子，将不会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只要下狠心去干，也不会盖不起来。不过，所谓会宁家难道仅仅是指这座变成了一堆灰的草房吗？如果在这块场地上重新盖起一栋房子，果真就能算是会宁家再生了吗？不！房子怎么就是会宁家呢？是因为这个家里有过为朝鲜的独立进行战斗的父亲，有过走向革命的哥哥，特别是有过待人厚道的母亲，才被人们称为会宁家的啊！

他们虽然搬到这个荒凉的地带，盖了个屋顶象蟹壳似的草房过活，但人们只要一走进这个家的院子，就会感觉到这里有奔流不息的豆满江碧水，充满了朝鲜的气概和故乡的情趣！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喊他们“会宁家！”“会宁家！”不管有什么好事坏事，都找上门来，以至磨光了他家的门坎！

贞顺的眼前忽然浮现出小时候看到过的豆满江畔排立着白杨树的江堤上的路，同时也浮现出站在那里眺望过的狄子岭的荒凉景象。还想起了他们搭乘渡船渡过豆满江，站在荒凉的狄子岭上，回望祖国大地的情景。那象梦境一般耸出在云雾之上的山峦，那映在汪满泪水的眼睛里的蜿蜒山岭，是多么美丽的山川，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又是多么美好的人呀！她懂事后才知道，人们都说会宁的女人，从来就是美丽出众的。所以当母亲背着两只眼睛亮得象黑珍珠，皮肤白得象雪花的小贞顺，来到九岩村的时候，人们都说，要想生个女儿，就该到会宁去生。且不管这话如何，反正，她的故乡确实是山川美丽，人物秀气的地方。在古茂山方面极目可见的岭路上，不住摇曳、萧萧作响的白桦树叶，

映着灼热的阳光，是多么闪亮眩目啊！沿着豆满江铺展开来的宽阔的平川上，庄稼累累的水田和旱地，使人感到象花圃一样，是多么整洁漂亮啊！可现在，在这丛生着柴草和榛树的地方，不论哪儿，都无从听到那离别了的豆满江琤琤的流水声和白杨树、白桦树摇晃的亲切的音响。惟独这些善良的人们，惟独他们美好的心田，是存在着的。而且他们是那么热爱美丽的祖国，热爱美丽的故乡，所以他们要光复祖国和重新夺回故乡的革命决心也象火一般的炽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来的会宁家的人就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被人们称为会宁家的吧！同时，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那样地热爱会宁家的吧！啊，会宁家，这亲切的称呼，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在整个村庄都沉入血海和火海的时候，这一点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尽管人们心里都有自己的揪心的悲伤和痛苦，但是他们都那么为会宁家母亲的死去而感到难过！而且还为活着的会宁家的人发愁，把着他们的手哭。然而最珍爱会宁家的还是贞顺自己。装在她心里的会宁家——那联结着一切宝贵的事物，联结着祖国、故乡和无数人们的，因为它那温柔而多情的爱，令人感激和欢欣的家， 现在， 应该由谁来负起守卫的义务呢？那不是应该由贞顺自己挺起双肩来挑这个重担吗？

贞顺擦掉了眼泪。她一想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心里反而感到更烦闷，似乎有点窒息。她觉得自己跟嫂子一样，现在也是蹲在阴暗的牢狱里。

基成弓着背倒在柴草堆上。贞顺这才想到要让孩子躺下，她把孩子转到怀里，躺在基成身边。天空挂着密密麻麻的星星。那些星星若无其事地照旧铺展成灿烂的星国。几颗特别大的星，一闪一闪地俯视着贞顺，贞顺也朝着它们看。这时，好象从什么地

方传来了呼呼的声响。并没有刮风，这是什么声音呢？在烟火弥漫中到灶房里去找母亲的时候，她听到的火的声音就是这么响的。对！这是火的声音！是那可恨的火的声音！这声音又是从哪儿传来的呢？整个世界是不是都在这样呼呼地燃烧呢？豆满江的水是不是要烧干了呢？那些摇晃着的白桦树和白杨树是不是也要全都烧焦了呢？

贞顺还没有睡着，眼望着星星，这时候，粉妮端着个盛着煮熟了的土豆的大铜碗来了。她家没有着火，才有可能煮好土豆端来。

“贞顺！快起来！死的已经死了， 活着的人还得咬着牙活下去，不是吗？”

粉妮扶起贞顺。贞顺为她的好意所感动，禁不住流下眼泪。

她，也有自己的伤心事，可现在还这样来安慰别人！

还有，粉妮的父亲，又是一位多么令人感激的人啊！安葬母亲的事，就是他挺身而出同乡亲们一道帮助料理的。母亲下土的时候，他哭得泪眼纵横，络腮胡子全都沾湿了。

“我妈要把你和基成领到家里来住，可是， 突然从德山洞来了客人，就把这事忘了，现在忙得什么都顾不上啦！”

贞顺只是默默地听着。

粉妮把基成也扶了起来，并递给他们俩每人一个土豆。

“快吃吧！……基成，你怎么光拿着不吃呀？”

可是他俩谁也不想吃，贞顺一手拿着热呼呼的土豆，一手撩起衣带擦眼泪。基成也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

“唉，别哭啦，世道怎么这样刻薄……”

粉妮吁地叹了一口气，忙转过身，撩起裙角捂着眼睛。

“你有什么事，这么委屈?”

这时，贞顺才问了一句。

“我马上要出嫁啦!”

“呃，出嫁? 兵慌马乱的，出什么嫁?”

“他们那边听到九岩遭到‘讨伐’，就慌了， 捎信来说，不管什么日子不日子，要把人先接过去!”

贞顺什么话也没说。

村子在一个早晨变成了灰烬，人们成群地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把即将成为他家媳妇的人赶快带走的。在这么荒乱的年月，还选什么日子，办什么酒席呢?

粉妮随即收了眼泪。也许她正在责备自己：在这人们的不幸如山、灾难似海的时刻，特别是在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家园的贞顺面前，自己的出嫁算得了什么伤心事，有什么可挤泪抹眼的呢?

贞顺垂下肩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粉妮说要出嫁，这在她听来简直是意味着她们之间的永别。被孤独地抛闪在这个黑漆漆的世上的她，怎能期望今后还能见到粉妮呢?

过了一会儿，粉妮说要挡一挡风，到菜园里抱来一捆掉在那里的柴禾，挡在贞顺他们的身后。

粉妮匆匆走后，很久很久，贞顺也没有把那颗土豆吃完。她呆呆地坐着， 又把土豆放回碗里。 基成只吃了粉妮塞给他的一颗，就不再吃了。

“基成，你怎么不吃?”

“姐怎么不吃?”

“你甭管我啦，快吃吧!”

“我不想吃。”

姐弟俩把装土豆的铜碗，你推给我，我推给你，互相推让了半天，后来干脆把碗搁在一旁，重新躺在柴草上。他俩都眼泪汪汪地望着天空。

天还没亮的时候，喜燮出人意外地走进这个漆黑的庭院。一宿没有合眼的贞顺，急忙站起身来。原来她就估计喜燮老师可能在什么地方，现在真的见到了他，真恨不得马上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

“孩子们吃了点什么没有？”

喜燮用粗哽的声音问。贞顺听他嗓子哑了，心里又是一阵难过。鬼子打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指挥群众转移，站在桑树墙上，高声喊叫，嗓子怎能不哑呢？

“吃过了！”

“是在谁家吃的，吃了点什么？”

喜燮怕贞顺说谎话，又问了一句。

“粉妮家拿了点土豆来……”

“饿了好几顿，吃那么几颗土豆，能顶得住吗？我来的时候，从中村带来一碗饭。贞顺同志，你吃点吧，基成也吃点。要咬着牙吃下去！革命不是不经过任何考验就自行成功的！”

喜燮在黑暗中拿出用布包袱包着的铜碗说。贞顺哽咽着直淌眼泪，她非常感激喜燮把饭从中村一直带到这儿。但是比这更猛烈地震动了她心胸的是：她觉得原以为完全不存在了的组织，竟然还活在这样的灰烬之中，它的一端已经联结到自己身上了。

“你决不要灰心失望。革命，不流血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要下狠心，坚强地活下去，这样……”

“啊！你看那家伙！”

正在沉睡的基成突然大声叫喊起来。喜燮暂时把话顿住，接着又说：

“你要下狠心，决心干革命！决心报仇！”

“明白了！”

“你不要哭啦，从这个灰堆里，哪怕是碗筷， 我们也得扒出来！”

“你不说，我也是那么想的。”

“我现在要开会，马上得走。事情比较复杂， 我恐怕不能常来看你！”

喜燮急忙站起来，在黑暗中大步流星地走了。贞顺也站起来跟着走了几步。但是他已经不知上什么地方去了。贞顺久久地站在那里，朝黑暗中眺望，心里热呼呼的，她意识到组织毕竟还在地下坚强地活动着。

早晨，贞顺拿出喜燮带来的饭时，基成圆睁着眼睛，问道：

“这是哪儿来的？”

“喜燮老师送来的。他让咱俩不要光是哭， 要振作起来，特地送了饭来！”

“喜燮老师没上别的地方去，还在我们这儿吗？”

“是啊，清早他说开会，不知上哪儿去了！”

贞顺没有向他提起中村的话。她估计京植和喜燮肯定都已转移到中村，在那里开展工作了。但她觉得这一类的话，没有必要告诉基成。

贞顺一面想着喜燮的话，一面硬吞着咽不下去的饭。为了革命，为了报仇，一定要吃下去！这个想法，就象枪尖一样在她的心里直竖起来。基成不想吃，贞顺硬让他吃。他俩这样地吃了一

点冷饭以后，新的忧虑又攫住了贞顺的后颈。她觉得自己和基成也许能对付着活下去，仁男可是个问题。现在，孩子连哭都哭不动了，眼睛直发蔫，摇他喊他的名字才吃力地睁开眼睛，呆呆地对着人望。一会儿，薄薄的眼皮儿就合上了，恐怕连米汤都喂不成了。上哪儿去讨奶吃呢？ 是得给他弄点奶吃， 哪怕是一口也好，可是又想不出可去的地方。

贞顺焦躁地想了好久，心中一点也没数，她走进村庄。村里还有一些人在四处走动。有的房基上还在冒烟。有些人不知干什么，绕着烟灰飞扬的房基打转转。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呜呜咽咽压抑着的哭声。这哭声更增添了荒漠凄凉的气氛。

贞顺朝常去给孩子讨奶吃的顺伊家走去。尽管她知道顺伊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了，可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抑制着惶恐和负疚的心情向前走。

到顺伊家一看，个子高大的顺伊爹，正用铁耙子不住地刨灰堆。他刨出了不少烧剩的木头，还刨出了锅和缸一类的东西。

贞顺是来给孩子讨奶吃的。可是，顺伊妈有气无力地躺在院边长着扫帚蒿的草地上，怀里搂着小顺伊。人走到身边，她也没有睁开眼。

贞顺心里懊悔自己糊里糊涂地跑了一趟。在埋葬母亲的时候，看到不远的山坡上，顺伊家也在埋葬一个和基成同岁的男孩。现在，贞顺才想起顺伊妈在坟头上翻身打滚地痛哭的情景。“我怎么这么糊涂，是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才没能全部记住吗？”

贞顺抱着象是犯了什么大罪似的心情，连忙从扫帚蒿丛前边掉转脚步。她象逃跑似的走了出来。心想：如果顺伊爹喊我，我说什么呢？要是说自己是来给孩子讨奶吃的，还不知他心里怎么

骂我不懂事哩！

贞顺冒出一身冷汗，走到大路上。这会儿，她真想不起来应当上哪儿去才好。她虽吃过一点饭，可是背在背上的孩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她解开背带，重新系上。也许是系得太紧了，勒得心口生疼，象勒断了似的。该上哪儿去呢？一口奶，竟是这么宝贵吗？她感到整个天和地都燃起了大火，连天空飞翔的喜鹊，也似乎是在烈焰中扇动着翅膀；树丛里啼叫的鸟儿，也仿佛是喙儿对着喙儿在叫嚷着自己的窝巢被火烧了似的。

“这不是贞顺吗？”

迎面走来一个人，问道。

“呃？”

贞顺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嘶哑得竟不象是自己的声音了。她急忙抬头一看，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站在面前。她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贞顺的嘴边现出毫无意义的微笑。

“哦，你上哪儿去呀？”

“我想给孩子讨点奶吃。”

“上哪儿去？”

“到处转转……”

“你妈去世了，房子烧了， 你也被糟踏成这个样儿了！把孩子给我，也不知有奶没奶……”

女人急忙走到她身边，替她解开背带，把孩子接过去，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啧啧，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了， 还没捞到一口奶吃呀！孩子，仁男！……喔唷，没劲儿啦，眼睛都睁不开啦。”

女人背着自己的孩子，把怀解开。

“我也没那么多奶水，刚才福童又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仁男，你裹奶呀！”

贞顺听到福童这个名字，好不容易才想起她是从嫂子娘家住的那个村子嫁到对面庄的。有一次，她还来看过嫂子。

“该死的奶，怎么就不出来呢？”

女人一个劲儿地揉着瘪瘪的乳房，让仁男裹裹这边的，又裹裹那边的。仁男裹了几口，没裹出奶，急得发出嘶哑的声音啼哭起来。仁男一哭，女人背上的孩子大概觉察出有人吃他的奶了，也晃着脑袋哭开了。

“你又使坏心眼儿了！快住嘴！”

女人把手伸到背后，咚咚地捶了几下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并没有止住哭声。

“喔唷，不出奶，又蹦出这么个小捣蛋！来，你也吃！”

女人把自己的孩子也转到胸前。她的孩子胖呼呼的，脑门挺宽。仁男跟他一比，简直只有一半。自从断了奶以后，仁男瘦得更不象样了。两个孩子各自噙着一个奶头，还为了跟对方抢夺，哭着打起来。仁男尝到奶味儿，也变得不好对付了。他用小拳头打福童的嘴，还把手指头做成钳子的样子，狠狠地掐福童的嘴唇。这么一来，那个大脑门孩子就把嘴里的奶头一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打得好！活该！想独吞的家伙，就该这样挨打！”

好心肠的女人看到自己孩子哭，却这样说着，给仁男打气。

“大嫂，把孩子递给我吧。”

“唉，你背他回去吧，没有奶了。听说松河洞崔豆甲的孙媳妇奶多，每天要挤出一大碗哩……”

"松河洞有奶多的人家吗？"

"松河洞崔豆甲他们家就是奶多。 可是路那么老远，上那儿去替孩子要奶吃，怎么去得了呀。"

贞顺背上孩子，勒紧背带。女人一看见就喊叫着说，那样勒不是要把腰勒断了吗？

"勒得这样紧，孩子才不往下滑呀。"

"啧啧，系带子也得有个分寸， 空肚子勒得那么紧，怎能受得了？——你知道被抓走的嫂子的消息吗？"

"哪里会知道呢？"

"多可怜呐！……也不知她是不是还活着？"

女人啧啧地咂着嘴，背起了自己的孩子。

贞顺同她分手以后，浑身无力地往回走。在回家的路上，眼前直发黑，扶着树站了好久。她心里虽然想要咬着牙活下去报仇雪恨闹革命，但又担心身体不成全自己。想到这儿，禁不住有点害怕，甚至颤抖起来。

二

太阳快当顶了，贞顺才去后村给孩子要了点奶吃。奶水一进肚，孩子就把脸贴在她的背上睡了。

她回家一看，基成早已照她的话到土豆地里挖来一篮雀蛋大的土豆。他低着头坐在地上，用碗碴子刮土豆皮。身旁还放着一个熏得漆黑的瘪嘴的铜号。

“这铜号是哪儿来的？”

基成没回答，也许他在想着什么，眼泪滴在手背上。

“基成！”

基成这才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

“这铜号是哪儿来的？”

“刚才三孙拿来的，说是从他们家灰堆里扒出来的。”

“不是说叫警察抢去了吗？ 怎么又从他家灰堆里找出来了呢？”

“是三孙的奶奶把号藏在库房里故意骗他的。 他奶奶说，要是听到号声，闵家就会告他们是共产党……”

贞顺听了，觉得是象那么回事。她记得有好几次闵家一听到号声，就跳起来说那是共产党吹的。

“你吹过吗？”

“吹不出声……”

基成说着，用袖子抹了抹眼泪。

“吹不出声，气哭啦？”

“看你说的……”

“那你为啥哭呢？”

“看见小号，就想起伙伴啦……”

贞顺听了， 心里就象刀刮似地难受。 敌人打进来的那天早晨，尽管她在下山前关照孩子们呆在山上，可他们随后还是跑下来了。慌慌张张地乱跑，结果被枪弹打死了好几个。有个孩子还被卷进大火里，烧得象根木炭。由于这些孩子的死，掩埋尸首的那天，大谷口更加哭声震天。

“基成，咱们从现在起，什么都别想！ 你那么想，我的心里

也难过得受不了！”

“嗯，啥也不想啦，以后光想盖房子。”

“对！你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过了一会儿，贞顺走到锅台附近开始扒灰堆。不知基成是咋整的，从灰堆里找出了镐头和锄头。贞顺就用那柄子烧掉一半的镐头干起活来。

喜燮说过，就是埋在灰堆里的碗碟，也要扒出来用。再说，现在要煮土豆，也得有一口锅才行。贞顺想，铁锅大概是不会烧坏的。

她刨了一阵，又跑回来把仁男放在昨晚睡觉的地方，然后去掏灰和烂草。不知怎的，她觉着腰直打晃，使不出力气。

“姐，你用这个刨，把镐头给我！”

刮土豆皮的基成，手拿着锄头走过来，说道。

“土豆都刮完了？”

“没刮完，连皮煮了吃吧！”

“嗯，也好，那你就用锄头扒吧。”

“不，我怕灰扑脸，想用镐头刨！”

基成装得挺象。刚才，他在刮土豆，看见姐姐用镐头刨地，身子软得象柳枝，就急忙拿着锄头跑了过来，想把姐姐手里的镐头换下。

基成到底从姐姐手里把镐头抢了过来，很麻利地刨起灰来。

“别太着忙了，小心砸坏了锅！”

“你要找锅吗？”

“是啊。”

他俩刨了一阵，烧成木炭的脊檩和椽木露了出来。遇到没有

烧透的椽木，两个人就合力朝外拔。忙了一阵子，灶屋炕的炕面现出来了，有几块石板被掀翻了，露出漆黑的炕洞。

贞顺用锄头刨着，忽然扒出一个匙子，那是母亲的匙子。这把匙子比别的匙子沉得多，口也宽得多，常常用它来起锅巴，因此，匙子尖的一边磨成了半月形。 母亲一辈子就用这把匙子吃饭，还用它朝小基成的嘴里，不，也朝贞顺本人的嘴里喂过饭，把他们养大。不久以前，她还笑着用这把匙子朝仁男的嘴里喂过饭，眼边显出微细的皱纹。

这样的时刻，也许就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当母亲用这把匙子喂不出东西，甚至连稀粥也没得喂的时候，她望着饿得哭哑了嗓门的孩子，心里是多么难过呀。母亲的心，大概就象这把匙子一样，一点一点地给磨损了吧。 可怜的母亲， 一辈子受苦，为养活孩子，耗尽心血的母亲！现在，她终于把这柄朝孩子们的嘴里喂饭同时又喂过母爱的匙子留在灰堆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贞顺想到这儿，又一次感到心里象撕裂一般疼痛，禁不住哽咽起来。她背着基成，急忙把被火熏黑了的匙子，揣进腰里。

刨了半天，才现出锅台。把灰扒净一看，房柁坍落的时候锅台被砸塌了，那口大锅也砸碎了。倾倒在灶屋里的房柁，也烧得只剩下半截。基成吭哧吭哧地使劲要把破锅拔出来，累得脸上脖子上直淌汗。

“基成，别管它啦，咱们就把那口小锅拔出来煮土豆吧！”

“那么这口锅怎么办呢？”

“回头再慢慢拔。”

“盖房子的时候，不该用这么大的房柁。”

“这可不能怪房柁大，鬼子不放火，怎么会砸坏锅呢？”

“这我也知道。”

他俩从锅台里把那口小锅拔出来，走出灰堆和烂草堆。天已经快傍晚了。回到仁男的身边一看，他还是昏沉沉地睡着。阳光映照在他那象纸一样薄薄的脸上。摸摸他的手，简直象绸衣带一样绵软。

贞顺把镐头倒过来靠在柴禾捆旁，打开背带挂在上面，一块巴掌大的影子，赶跑了孩子脸上的阳光。

贞顺在院子里搭了个石头灶，开始煮土豆。基成东转西转，拣来不少木棍儿。她怕姐姐吃力，挑粗的顶在膝盖上替她弄断。

过了一会儿，姐弟俩摆好煮土豆，面对面地坐在院子当中。贞顺单挑出几颗煮开了花的放在一边，准备喂孩子。基成把大的都推给姐姐吃，专拣些小的剥皮。可怕的悲伤，好象把淘气包变成大人了。在这样的不幸之中，弟弟过早地懂事，贞顺倒不觉得他乖巧，反而难过得受不了。

“姐，那是什么匙子？”

“嗯，刚才……从灰堆里扒出来的。”

贞顺急忙摸了摸自己的裙腰，原来匙子的尖端有一半露在外面了。她急忙拔出匙子，藏在身边。

“是妈妈的匙子？”

“大概是，快吃土豆！”

贞顺慌忙扭转话头。

基成没说什么。过不一会儿，他的眼里又汪满了泪水。但他没让眼泪淌下来，就让它在眼里消散，并且吃着土豆。

这天晚上，姐弟俩还是带着小孩睡在柴禾堆上。现在，他们

对这样的睡处并不怎么感到生疏了。也许他们开始习惯这种废墟里的生活了吧。

还没到深夜，又来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他穿着工作服，戴着鸭舌帽。他把贞顺喊出来，就站在黑糊糊的院子里，问她这些日子吃了多少苦。

“谈不上苦，就是……”

“同志们都知道你在受苦。昨天清早，喜燮老师来过吧？”

“来过。”

“你再忍受几天， 我们马上要采取措施……孩子没奶吃，真糟糕！……”

“不要紧，我无论如何也要养活他！”

“是啊，一定要养活他！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要丧失信心！也不要害怕……”

青年说了这些话，一阵风似地消失不见了。看样子，他跑这一趟是很匆促的。

贞顺在黑暗的夜色中，没有看清那个青年的脸，只得到一个印象，他说话喉咙很粗。

贞顺和那个青年见了面，回来躺在孩子身边，她感到心里比昨天晚上更加激动。她充分了解到组织正在为他们操多大的心，深深地感到在这个一切都被烧毁、一切生活似乎都终结了的寂寞的黑暗之中，仍然顽强地活着和跃动着的东西。因为一切生活都遭到了这样残酷的劫掠和践踏，为了使经受这一严酷考验的人们重新挺起双腿站立起来，唯一需要活下来的——即使其他一切都消失，惟独有一样必须活下来，而且一定要永远活下去的最宝贵最坚强的东西，就是革命组织！能给那些垂头丧气、软瘫在地上

的人们灌输热血和爱的气息，唤起他们走向新的战斗的，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够依靠的、可宝贵的、令人感激的也就是组织！

贞顺不知怎的，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一定要拿出更大的力量站起来！这个想法充塞在她的心头。为了不致惊醒孩子，她又悄悄地从睡觉的地方爬起来。睡在那边的基成，翻着身子“啊！啊！”地大声喊叫。贞顺怕基成说梦话吵醒孩子，轻轻地揿了揿孩子的肩头。孩子就象要钻到地里去似的，几乎令人感觉不出一点生气。

贞顺悄悄地离开铺着柴草的睡处，走到黑黑的庭院里。她坐在院子中间刮了半天准备明早煮的土豆。此刻她刮土豆不是用碗碴，而是用白天找到的她自己的匙子。她还找到几只铜碗和瓷碗，原来放在灶房搁架上的坛子和穿了眼的水罐也找到了。有了这些，院子里就象个过日子的样子了。这会儿，有了打水的水罐，也有了盛饭的饭碗。

贞顺刮完土豆，就用细沙擦铜碗。她激动的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一切都重新出现了：生活、革命……。刚才来的青年，上哪里去了呢？到什么地方去搞秘密联络了吧？要是有这种联络工作，为什么不让我去干呢？以后，凡是组织交给我做的事，我都要豁出命来干，替母亲和父亲报仇！鬼子把我们的基成和仁男害得这么苦，我怎能放过他们呢？

“妈！我要咬紧牙关去战斗，真的，真的要去战斗！”

贞顺自言自语地说。她通宵没有合眼，早上背着孩子，一勒紧背带，就感到眼前比昨天还要晃得厉害。但她还是咬着牙去煮土豆。

这时，上井打水的基成跑回来说，有一些不知哪儿来的毛驴

和人，进村来了。

“毛驴，哪儿来的毛驴？”

“不知道。毛驴背上还骑着人哩。经过闵家门前，走进村子来了……”

贞顺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想到井边去看个究竟。因为她受过一次惊，这会儿心已经开始跳了，生怕村里又出了什么事。

她来到井边一看，果真有两匹毛驴叮叮地响着铃铛，走进成了废墟的村子中央。不光是毛驴，还有一乘花花绿绿的轿子。一头驴子的背上，驮着用包袱皮儿包着的象个大木盆似的东西。另一头驴子的背上，骑着一个老头，摇晃着大纱帽，后面还有十几个陌生人跟着。一行人绕过东一堆西一堆的乱草，很威风地向田治根家所在的山脚下走去。

贞顺这才弄清楚那是从朴大同家里来的人。粉妮今天真的要出嫁了吗？朴大同搞的这么十万火急，想不出嫁也不行了吧。前天晚上粉妮来哭诉的时候，贞顺曾经想过：反正迟早总要出嫁，早一点离开这个使人伤心的村子，也许还好些。可是，当真看到一帮人来要把粉妮带走，不知怎的，她又感到非常气愤和焦躁，简直没法忍受。再怎么急着成亲，难道就应当这样叮叮地响着铃铛，抬着花轿，冲到房屋烧光了、哭声还没有停止的村里来吗？这哪是什么婚礼，明明是财主欺负粉妮他们家，想象老鹰叼小鸡似地把新媳妇抓走。

可怜的粉妮，她离开爹娘，抛下可爱的村庄和伙伴，一个人到那些横蛮的人们中间去，怎么活得下去呢？

贞顺心里越来越难受。现在粉妮真的嫁到财主家去，不是要变成他们那一边的人了吗？难道那么可亲可爱的粉妮，真的要变成

我们的对头了吗？现在，她再怎么哭，也不顶事了，到头来还不是得坐上花轿，迈进那有着无从得知的波折在等待她的黑门坎吗？

她又想起了粉妮的抱怨：

“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她觉得粉妮的抱怨，就是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世道的痛心的抗议！

那么，粉妮究竟为什么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贞顺心里焦躁地自问。她觉得现在似乎才切身体会到世上许许多多的妇女象口头禅似地反复叨念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贞顺回到家里，心慌意乱地把土豆下到锅里，点上了火。她想，无论如何要去看看出嫁的粉妮。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别离，怎么能不去看她一下就让她走呢？

贞顺煮好了土豆，就到匆匆举办婚礼的粉妮家去。

到她家门前一看，那些活下来的小孩也都聚到这儿来，吵吵闹闹地看毛驴。这些孩子还没有基成他们大，浑身叫火熏得漆黑，只有一双双小眼睛在闪亮。抬粉妮的花轿，已经卷起珠帘，在廊台前面等着。

“唔，你来啦？快进屋吧！”

粉妮的母亲走出灶屋门，看见贞顺，打了一个招呼。贞顺抬头一看，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也是润湿的。

贞顺走进灶屋，粉妮刚好戴上花冠，披上长面纱，从炕上站起来。打扮成新媳妇的粉妮，不知下了什么狠心，脸色很难看，显得有些发青。花冠上的珠子，颤颤地发出清冷的光。贞顺背上的仁男，也许是看到花冠上的珠子，觉得稀罕，抬起脸来，刚伸了伸手，又缩了回去。站在贞顺面前的粉妮，撇着抹了胭脂的嘴要哭。

“别哭啦！”

贞顺劝着，但她的声音也在颤抖。

“我不哭，哭也不能把我的身世……”

粉妮喊着，她的声音就象她的脸色一样，显得十分沮丧。她那披着长面纱的双肩，也微微地泛起波浪。

贞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劝。她瞅瞅上屋和下屋，哪儿也看不出有一点办喜事人家的欢乐气氛，反而象办丧事的人家那样，晃动着一张张阴郁的脸。他们在房间里悄悄地谈的话，也都饱含着郁忿。

“哪有新郎不来的婚礼？”

“人家说啦，新郎在学校里读书，没法叫他来。 这明明是欺负这头儿！”

原来，朴大同连新郎也不叫来，就派花轿来抬媳妇。并传话说，这是急办的婚事，来不及叫回在外读书的儿子，希望亲家不要见怪。但这种做法，分明是不把媳妇这头儿当亲家看待。

“再见啦！”

粉妮的眼睛里终于落下了眼泪。给她化妆的妇女们说别哭花了脸。粉妮咬着嘴唇，跨过门坎，走进花轿。搀扶新娘上轿的妇女，把她的新胶鞋和梳头盒子也塞进轿里。这时，轿夫们一个个拥上前来，急忙关上轿门，放下珠帘。轿子里响起了粉妮抽泣的声音。

正在这时候，上屋里传出粉妮爹高声嚷叫的声音：

“啊，这算什么名堂？长着人的脸， 能办这种婚事吗？村子都烧光了，死了很多人， 哭声震天。 偏在这时候抬着花轿冲进来，这对吗？我那么跟你们说，眼下村里的情况比我家更糟，先

把这事撂下吧， 可你们偏要成群地找上门来， 哪有这样丢脸的事呀？我还以为朴大同是个懂道理的人哩！”

“嘿，今天办的是喜事， 何必扯这么大的嗓门儿？村里的情况是村里的情况，我家的喜事是我家的喜事，何必拿村里的情况来发泄对我家办喜事的不满呢？”

朴大同的堂兄，那个老头子狠狠地把田治根的话顶了回去。上屋一吵，轿夫们就急忙跑到上屋门前，说轿子马上要动身了。可是田治根干脆装做没有听见，更加怒冲冲地大嚷起来。

“喜事，这算什么喜事！你说， 这象办喜事吗？村庄的情况如此，还要办喜事，这就不成话。再说，新郎这家伙连个鼻子尖儿也不露一露，让新娘一个人头戴花冠走进礼厅拜堂，这，这叫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堂？你说，世上哪有这种事情？”

“凡事都在乎怎么去看。如果以为这样也无妨，觉着它蛮好，那就好，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亲家翁要想得开些，对这样琐碎的事情不要计较，这才是做长辈的道理。”

两个人正在这样尖起嗓门争论不休，胡同那头又传来一位老人劈雷似的喊声：

“混蛋！朴大同这小子， 你给我站出来！你以为九岩遭到鬼子的浩劫，村子里的人就死绝了吗？”

他是崔正洙的父亲。从前当过独立军，气概如虎，又因为耳朵聋，平素说话，也是震得天棚都发响地大声喊叫。他听说朴大同在整个村庄都哭声连天、经历了惨祸的时刻，跑来要抬走新媳妇，不禁怒气冲天。朴大同这混蛋，再怎么霸道，还能不把亡国的悲哀放在心上吗？是啊，听说他是日本蛮子的狗腿子……我怎样才能让他尝尝火绳枪的滋味呢？老人用拐杖咚咚地敲着地大声

三

敌人“讨伐”后已经四天过去，孩子也越来越没劲儿了。前些日子，村里有奶娃子的大嫂都给仁男喂过一两口奶，有时小肚子也吃得挺饱的。可是，从昨天起，无论上谁家也讨不到奶吃了。孩子饿得哑着嗓子咯儿咯儿地哭了一阵，就悄悄地闭上眼睛。现在，贞顺也没力气去找村里有小孩的大嫂了。不论谁家，都遭到“讨伐”，连自家的孩子也无奶可喂，都在受苦，就是找上门去，也只能使他们心情烦恼。

贞顺实在愁得没办法，打算今天到松河洞去看看。听说那家大嫂奶旺，每天都要挤出一大碗倒掉。跟她要点还能不给吗？一大碗奶，可真是不少啊！

“基成，今天你跟我到松河洞去一趟。”

“上松河洞去干什么？”

“听说松河洞有位大嫂奶旺，咱去给仁男要点吃。”

“松河洞，是不是鹿子沟下面的村子？”

“对啦！”

“去年春天，我跟五福他们上松河洞去过，那儿有一条大河。”

“那条河是朝月坪镇流的。”

基成一清早就拿着铜号，又是敲又是擦，啵啵地吹着。这会儿来了兴头，忙着做上路的准备。他跑到井边洗了脸，又擦了擦脖子和胸脯，可是不论怎么擦洗，身上穿的漆黑肮脏的衣裳，可

还是没法整治。 贞顺想到要领着穿这种衣服的弟弟到别的村庄去，不禁叹了一口气。其实，她身上穿的也不象话。一件由于沾满了灰尘而变得漆黑的上衣，配上一条因给母亲包扎伤口而撕去了下摆的裙子，草鞋破得都露出了脚指头。穿着这样的鞋，恐怕是没法走到松河洞再走回来的。但她还是下狠心推了弟弟的脊背一把，就动身上路了。衣服破，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个村也知道我们村遭到“讨伐”才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么一想，她反而感到有了勇气。

其实，她起初并没想带基成去。可是，今天比昨天头晕得更厉害，怕在半路上出什么事，才特意带他去。

他俩走出村口。初秋的风轻轻吹来，不管人们生活着的人世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节气还是按着它的规律来临了。谷子地呈现出一片金黄，稀稀拉拉的土豆地里有一些经过“讨伐”、浑身黝黑的人，分散地蹲着挖土豆。

路边上挖土豆的妇女，问贞顺上哪儿去。听说要上松河洞给孩子讨奶吃，她们都很惊讶，说松河洞那么远，怎么上那儿去呢。

“松河洞远什么，一会儿就能赶回来。”

“唉！真叫人难受，怎么才能养活这个孩子？……”

妇女们都唉声叹气。那些说是要离开九岩的人，也有不少到地里来挖土豆。有的地头上还停着牛车。看样子，他们是被成熟的庄稼拖住了腿，没法上远处去。他们大概是在九岩附近的某个深山沟里搭起草棚住着，到地里来挖吃的。

贞顺和基成翻过一座山，好不容易走出了鹿子沟。土豆确实不耐饥，早晨刚吃完的时候觉得挺饱，好象能管一整天不饿，可是一走到松河洞前面的大河岸上，肚子就空了，饿得直淌冷汗。

松河洞的房子，都在河那边宽阔的地上，成片的草房之外，也有几座瓦房。这个地方倒象是既不知道“讨伐”，也不知道别的什么的世外桃源。村前的河岸上，柳树成行，孩子们拿着小提网，在那里奔跑着捕鱼。

过了一些时候，姐弟俩才走过桥。进村一打听，崔豆甲的家就在村后那个漫坡岗子上。

登上山岗，看见一座院子很宽敞的高大瓦房。贞顺不禁打了个寒噤。那高高的屋檐，关着一扇的大门，不知怎的，都使她感到这家跟闵家是一路货。这样的人家，是宁可把奶挤出来倒掉，也不会送给别的孩子吃的。

“姐！怎么不进去呀？”

贞顺站在大门外踌躇着，基成走上来，拉着她的手，问道。

“我看咱们白来啦。”

“为什么？”

“这样的人家，肯把奶给咱们的孩子吃吗？”

“是啊，这很象闵家大院！”

他俩站在那里，踌躇了一阵。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她怀着这种想法，犹犹豫豫地踩着大门前的石阶朝上走，基成也跟在后面。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脸尖尖的女人正在晾着象是刚在锅里煮过的绸子。从正房的房檐到客屋的房檐之间，拉了好几根晾衣裳的绳子。每条绳子上都晾着水滴滴的绸子。

“你们干什么？”

姐弟俩一进大院，晾绸子的女人就惊叫起来。他俩停下脚步，就是想再往里走，有绸子挡着，也没法前进一步。

“我……”

“什么我不我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别碰脏了绸子！”

“我们是从九岩来的，听说你家大嫂奶旺，想给我们孩子讨口奶吃。”

“奶？哟，天哪！那么宝贵的奶，给你们孩子吃？快给我滚！别靠近绸子，快出去！”

这个年近五十的女人，抹了一头油，挽个大鬏，拖着长裙子，恶狠狠地说。这时，正房的腰门开了，有个女人走到廊台上，看去象是这家的儿媳妇。她的乳房真有水瓶那么大。她手按着奶子，问院子里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想讨你的奶给孩子吃。哪怕奶象汉江的流水，也不能抱着那样的孩子让他把奶头衔在嘴里呀！”

“哟！真没见过这副熊样子！”

站在廊台上的儿媳妇，嘀咕着瞪了贞顺一眼，忽地把门一关，跑回屋里去了。她刚露了一下脸，就给人以一种非常狠毒尖刻的印象。

“快滚！别弄脏了绸子！”

院子里的女人端起装绸子的脸盆，把盆里的肥皂水往外泼，水点子一直溅到姐弟俩的身上。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贞顺急忙拉了基成一把。但基成叉开两腿站在那里，怒冲冲地瞪着，四下里盯着地上看，象是要抓把泥土往绸子上撒似的。

“走吧，那样干，算不得赢！”

贞顺眼睛里也迸射出匕首一样锋利的光芒，但她还是极力忍住怒气，劝着弟弟。

基成被拉到大门外，还气得直蹦，他从姐姐手里抽出手来，猛地搡了姐姐一下。贞顺背着孩子，向后趔趄了几步。基成气得

抽泣起来。

“别哭啦，咱们上这样的人家来要奶，压根儿就错了。”

贞顺抚摸哭泣着的弟弟的后脑勺，劝他说。但她的话音里也带着哭腔。

“姐，这样的大瓦房，往后我非把它收拾掉不可！”

“对！要狠狠地报仇！”

姐弟俩从岗上走下来。贞顺把哭着的孩子扳到胳肢窝下面。孩子的头上，也沾了水点。

也许是孩子的眼里泼进了肥皂水，他微微张开了一下又合上了，哇哇直哭。贞顺用背带替孩子擦了擦头和脸。这时，她才伤心起来。为了那么点奶，跑到这儿来受气！嫂子如果知道了，也许要拍着地大哭呢。真的，嫂子在阴森可怕的警察署里，是死了还是活着？鬼子把无辜的人抓去审讯拷打；住瓦房的家伙还这样侮辱穷人。贞顺今天才刻骨铭心地深深体会到平素常说的日本鬼子和地主、资本家，都是我们的死对头这句话的含义。怎样才能把那些可恨的敌人消灭干净呢？贞顺觉得自己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令人厌恶和惊悸的内幕！他俩坐在松河洞的大河边，打开午饭包，把土豆块儿捻碎，塞到孩子嘴里。可是孩子没有吃，只是微微地张开溅进肥皂水的眼睛，土豆依旧在嘴里衔着。看样子，他是没有力气咽下去，也没有力气吐出来。贞顺用舌头打响儿给他听，他那昏花的眼里飞快地掠过一丝笑意，立刻又消失了。

“基成，咱走吧！”

贞顺擦了擦眼泪，把孩子重新背在背上。这充满仇恨的河岸啊，就是死后变成了白骨，也不会忘记的！

天黑的时候，姐弟俩才回到家里。尽管这样困难，还是九岩的人心淳厚。后村的孩子妈和顺伊妈，听说贞顺上松河洞去讨奶，担了一整天的心，贞顺一回来，她们就跑来轮流给孩子喂奶。贞顺背朝着这些令人感激不尽的大嫂，连连拭着泪水。后村的孩子妈，说她的奶没有喂光，把奶挤出来装在瓶子里留给仁男。

贞顺搂着孩子躺在柴禾上。孩子肚子饱了，就咝儿咝儿地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睡着了。贞顺伸手摸了摸躺在那头的基成。他粗硬的头发更加蓬乱了，摸他，他也没有察觉。这也难怪，在炎热的阳光下走了一整天，还受了那么大的气回来，自然要累瘫了。

贞顺自己也浑身发软，两腿酸痛。大概是又要发晕了，眼前尽是火星迸溅，天空也摇摇晃晃地打转，耳朵里还嗡嗡地响。过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她仰望着天上的银河，注视着一颗颗大星，不觉陷入了沉思。星星，是多么光辉灿烂啊！它怎么每天晚上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小小的东西竟能放出那么美丽的光芒！贞顺望了一阵，轻轻地合上眼睛。

忽然，远远地望见了母亲。母亲穿着一身白衣服，衣带随风飘动，头上顶着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大木盆，朝这边走来。贞顺想迎上去，可是不论怎么使劲儿也迈不动脚步。她摇着手，焦急地喊妈妈。母亲没有应声，只是朝着绿草如茵的原野走来……她虽然向前走着，可就是走不拢来。贞顺又声嘶力竭地喊母亲，喊着喊着，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银河依然高高地横在天上。星星也似乎比刚才多了。那些大星后面，还有无数隐隐发光的小星。她再往远处望，看看还有没有。这时她看到一些难得出现的孩儿星，象在梦里一样，一个又一个地跳出来，闪着

光亮。

母亲上哪儿去了？是上遥远的星国去了，还是不忍心离开我们，悲痛地哭着，在九岩村彷徨？

贞顺紧紧地搂抱着沉睡的孩子。今晚他肚子饱了，一声也不闹，睡得很好。基成在梦中也象是白天在崔豆甲家里被姐姐抓住胳膊那样，大喊“放手！”“放手！”不断地说梦话。

过了一会儿，贞顺又进入了梦乡。当这三条生命徘徊在杂乱的梦乡里的时候，有一个黑影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废墟前面的高粱地头。那黑影绕过高粱地头的小路， 走到房基跟前， 兀地站住了。他就是基焕，是贞顺日盼夜盼的哥哥！

现在，基焕站在一个早上变成了灰烬的家的前面，面对着包含在这凄惨景象里面的比它还要凄惨几倍的悲剧， 心里非常难过，几乎站不稳身子。

他胸怀革命离开家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回到这样的家里来。当然，这是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是无可避免的悲剧。但是，一想到母亲那善良的面容已经埋在灰堆里，而那亲切地抚摸过他脊背的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抠过庭院里的硬土时，就禁不住牙齿打战，心痛欲裂了。他静静地绕着房子走着，转到后院，伸手摸了摸一头翘起的房柁。这房柁差不多烧了一半，手指尖一碰，就唰唰地掉炭碴。他还仔细地看了看倾倒在灶房的房柁的另一头。他绕着房基转了一阵，才向年幼的家人们睡觉的灶屋墙边走去。当他看到蜷卧在地上的妹妹、弟弟和儿子的时候，感到身上的肋骨也都咔嚓咔嚓地折断了。

“贞顺，我来啦！”

基焕提了提裤腿，蹲在她的头前，平静地叫道。可是，贞顺

耷拉着胳膊，没有应声。

“贞顺，哥哥回来啦！……”

基焕轻轻地摇了摇妹妹的肩膀。这时贞顺才睁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过来，意识到有人来到自己的头前，急忙坐了起来。

“贞顺！”

“谁呀？”

“哥哥来啦，你受了很多苦吧？”

“呃？……”

贞顺的身子猛地颤了一下，她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真是哥哥回来了吗？现在，坐在黑暗里的人，真是哥哥吗？

她独自一个人克服着巨大的不幸，那么盼了又盼的哥哥，怎么在半夜里这样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了呢？贞顺喊了声哥哥，可是喊不出声来。

“你受了多少苦啊？”

贞顺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抱住哥哥的两只胳膊。这时她才喊出声来：

“哥，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

她扑倒在哥哥怀里，象孩子似地哭了。

所有使她感到痛心的想法，在一瞬间化成了山一样的悲哀，把她抛入眼泪的海洋。贞顺把脸埋在哥哥的怀里，抓住哥哥的袖子抽泣。

“别哭啦。”

哥哥哑着嗓子劝慰着，用粗大的手摩挲妹妹的脊背。他那摩挲脊背的手又哆哆嗦嗦地移向妹妹的头顶心。

“快别哭啦，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坚强起来， 得学会咽着眼泪生活。”

“哥，哥！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盼你回来呀！”

贞顺抬起眼泪纵横的脸瞅着哥哥，说。

“我也知道你们盼我，这都怪我这个做哥哥的太不孝了！”

基焕在黑暗中又一次紧紧地把妹妹的脸抱在宽大的胸膛上。

过了一阵，基焕才在暗黑中摸了一下儿子的头。缩在一块豆叶大的褥子里的小脑袋！细软的头发！而那微弱的体温，似乎是在向他说：“爸爸！我还活着哩！”基焕的嗓子哽住了。此刻， 他也没法吞咽眼泪了！ 不仅是母亲和妻子的 牺牲带来的 可怕的痛苦，而且还有泅渡这苦难的时代的民族悲剧，一并在撕裂着他的心。基焕在夜色里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他的手又移到基成的头上。原以为在沉睡的基成，一把抓住哥哥的手，问道：

“谁呀？”

“是我，基成，哥哥回来啦！”

基成听见是哥哥的声音，霍地坐了起来。

“过得好吗？”

“哥，真是哥哥吗？”

“对！是你的哥哥……”

基成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死盯着哥哥。他在黑暗里瞅了半天哥哥的脸，不声不响地用手背抹起眼泪来。

“别哭啦，你现在是大孩子了……别哭啦！”

“哥，你知道嫂子被抓走了吗？”

“知道。”

基成到底是个男孩子，他只是哽着嗓子，却没有哭出声来。他用手背抹眼泪，又用袖子擦眼泪，不时向怀念已久的哥哥说几句象是赌气的话。

“唉，这么办吧，现在时间太紧，没工夫再谈别的了。贞顺，基成，今天夜里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到上村去！仁男嘛，我背他走……”

贞顺听了哥哥的话，大吃一惊。让她领着基成奔上村去，这没啥可惊奇的； 但是哥哥要把仁男带走， 这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望着坐在黑暗里的哥哥。

“形势越来越坏了。起先，我也想过在这里盖间房子，仍旧让你们住在这里，可是形势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前天晚上我通过这里的组织派人来过，今天晚上我自己又赶来，想干脆把你们送走！”

“哥哥，你怎么能把仁男带走呢？”

“你别为仁男担心。让你背着他到处讨奶吃，受苦受累还行？我那里有一位大娘能抚养孩子，你放心好了。”

“不，哪儿来的大娘啊？我可不能把仁男交给别人， 嫂子出了狱，她会怎么说呀？”

“还是这样办吧！你们快做准备！”

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了枪声。这是机枪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基焕忽地站起来。贞顺和基成，也被枪声吓得心里怦怦跳。机枪声越来越密了。

好象还传来日本鬼子高声喊叫的声音。

“鬼子又打过来啦！”

基焕赶忙把手伸到背后，拔出手枪。

“不行啦，你们背着孩子快跑，直奔山里去， 在雾气岗上等我！我到村里去看看，刚才喜燮老师和我一起从中村来，他去准备群众大会，不知怎么样了。”

基焕大步流星地走出庭院，立刻消失在黑暗里。姐弟俩停止了哭泣，站起身来。虽然盼来了哥哥，但是还没等尽情地交谈，又出现了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将会变成什么样？贞顺的牙齿打起战来，她不知道眼下应当做什么才好。

哥哥走后不多一会儿，对面村庄就升起了火柱。火光一晃一晃地直映到贞顺家的院子里。 看样子， 对面村庄又遭到一场大难。枪声象炒豆似地响着，爆发出人们哭喊的声音。紧接着在仅仅剩下几座房子的九岩村附近，也升腾起一股火焰。鬼子大概是专找上次“讨伐”时没有烧毁的房子点火，想把它全部烧光。在很近的地方，也响起了枪声，还传来了妇女们刺耳的喊声。

贞顺慌忙背起孩子。正象哥哥说的那样，情况分明是越来越糟了。鬼子不象前一次那样白天行动，而是利用夜晚进攻，看来是想把人们全部斩尽杀绝。

“基成！你拎着这个奶瓶子，再把旮旯里的那块尿布递给我！”

贞顺拉着基成走出院子。

当他们真的要离开这个渗透着母亲呼吸的庭院的时候，心里忽然又难过起来。他们兀然停下脚步，想道：我们真的还能回到这个院子里来吗？这是不是同厚道的会宁家的令人感伤的庭院的永远的离别呢？贞顺怅然地望着尘土飞扬的灰堆。基成也望着黑魆魆的废墟，垂下头，用衣袖擦眼泪。

过了一会儿，贞顺才领着基成走到高粱地的地头。

喊叫声在响着。这正是惨遭灾祸的那天听到过的那种喊叫声。

催促人们快跑的喊叫声，呼唤孩子的声音，哭声……

黑烟滚滚，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贞顺拉着基成的手，漫无目的地朝前跑。身后响起了枪声，子弹打在地上，嗖嗖地发出尖利的啸声。接着啪啪啪地响起一阵排枪声，无数条红红的弹道从头顶上划过。背上的孩子吓得哭了。

贞顺把孩子挪到腰旁，伏下身子向前爬。爬了一阵，抬头一看，只见火光中有一群黑呼呼的人蠕动着迎面扑来。姐弟俩急忙钻进高粱地，拨开高粱秆子往前跑。鬼子也许是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朝着地里直打枪，在他们身前身后打倒了许多高粱秆子。

过了一些时候，姐弟俩才摆脱了这场危险。高粱地的尽头，是长着栎树的山脚，向上攀登了半天，才发现这里竟是雾气岗边缘的荒草地。贞顺这才放了心，想到已经来到了原来要到的地方。

但不知有个什么东西，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急匆匆地朝他们这边扑来。

“姐！是扛枪的人！”

基成先看清了来人，喘吁吁地低声说。贞顺一听是扛枪的，怕是鬼子攻到岗上来了，心里咯噔一下。可是站在前头的，是金丹的哥哥永浩。后头还跟着几个陌生的年轻人，都背着长枪。

“金丹她哥！”

贞顺高兴地欢叫起来。

“呃，上哪儿去呀？”

“鬼子们打过来，我们就逃到这里来了！”

“你没见到哥哥吗？”

“见到啦，哥哥听到枪声，让我们到这儿来等他， 他到村里去了。”

"那你们快躲开吧！——狗崽子们……"

永浩嘟嘟囔囔地说，穿过杂草地走了。陌生的年轻人，也跟着他走了。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很象是来打仗的。

贞顺和基成，也穿过杂草地，登上雾气岗，一眼望见了燃烧着的村庄。原来以为村庄已经烧光了，可这会儿又不知是什么东西在燃烧，全村变成了一片火海。对面村庄，到处升腾起山一洋的大火，火星子四下里乱飞。机枪声不停地响着。

贞顺哄着啼哭的孩子，在杂草繁茂的岗上走着。

"姐，哥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哥哥还能……"

贞顺本想说"哥哥还能叫枪子儿打着吗"，但又觉得这话太怕人，急忙煞住了口。她对哥哥从来是放心的。她想：鬼子别说是用机枪，就是用再厉害的枪，也不会伤着哥哥。在她的里，哥眼哥简直是一座大石头山。刚才见到他的时候，也强烈地感到这一点。

枪声渐渐停止，除了冲天的火光以外，听不到人们的哭喊声了。从大路那边，传来了鬼子嗷嗷的叫声，大概是他们作完孽想溜了。

贞顺和基成，躲在杂草丛里，俯视着下面的村庄。他们今天又经历了一次灾难，觉得头一次"讨伐"时碰到的事情就象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似的。

天，蓝茵茵的，逐渐亮起来，这时哥哥来到了雾气岗。

"你们突出来啦，真不容易！——这些狗东西……"

"哥，你看到金丹的哥哥他们吗？"

"你说的是永浩吗？看见啦！"

基焕擦着汗回答说。现在，贞顺在这稀微的晨光中，看清了哥哥的面庞。圆圆的脸，黑糊糊的下巴，剪得短短的额头上的头发，乱蓬蓬地随风飘着。哥哥穿的是工作服，后襟叫汗水浸得湿渌渌的。

“村里的乡亲们，都怎么样了？”

“都转移到大谷口那儿去了，鬼子打伤了一些人……”

哥哥呼出一口热气，又抹了抹汗，然后接着说：

“我开枪打死了几个鬼子，可是他们成群地朝上冲， 没法一下子都收拾掉。反正是这样了， 你们马上出发吧。 越过这座大山，往前走一阵，就看到大谷口。你就朝那儿走吧。那些朝大谷口那边去的乡亲们，都是顺着那条道翻过鹿子沟后岭，朝上村走的，你就跟他们一道走吧。到了上村，先去见革命委员会会长车应道同志！”

贞顺和基成都没有回答。

“把孩子给我吧！”

“哥，孩子还是我背着走吧！”

“别说废话啦，你还是空身去，好好完成组织交给你的工作。基成也一样……你们都经过了这种灾难，没有认识和学到什么吗？”

“…………”

“没有认识到今后应该怎样生活吗？贞顺！”

“认识到了！”

贞顺勉强地低声回答了哥哥严肃的问话。

“应该有所认识。抚育孩子，这对你们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要搞好革命。把孩子交给我吧！”

“哥！”

贞顺眼泪汪汪地望着哥哥那张板得令人害怕的面孔，恳切地说：

“我一定要咬着牙去干革命，就象哥哥说的那样， 把这些悲惨的事情铭记在心里，一件也不忘掉。妈妈临死时也关照我们不要忘记敌人。不过，仁男还是让我带着走吧。嫂子出狱后要找仁男，我把仁男丢了，拿什么脸去见她呢？就是替嫂子着想，也该让仁男跟我们在一起！”

贞顺的话声终于变成了哭泣。

基焕伸出来的要接孩子的手，突然象青杨树叶一般颤抖起来。妹妹说的话，是令人痛心的，可怜的。妹妹还不知道实际情况，还那样恳切地等待着嫂子。可是，嫂子已经死了。死得非常英勇。无法忍受的严刑拷打，一条条地撕碎了她的精神和肉体，硬逼她说出丈夫的去处。可是不论怎么折磨，她的嘴里也没有吐出一句话。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她把鲜血喷在敌人的脸上，永别了这个人间。想到她光荣的死，基焕眼前就浮现出一副不能单单看作是爱人的崇高的面影。听到她牺牲的消息时，基焕不光是感到悲伤，在悲伤的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强烈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感情。可是，这些孩子们，能马上用这种感情去克制自己心中的悲伤吗？现在彼此就要分别了，这一痛苦的负担是可怕的。要是再把更残酷的重担压到这些幼小的灵魂上，那不是要使他们迈不动步子了吗？

基焕擦着汗水，踌躇了半天。蒙蒙发亮的天空，也似乎黯然阴沉起来。

但是，他想这个消息总有一天要告诉他们的，便叫道：

“贞顺！”

“啊？”

贞顺不知怎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安的预感，直瞅着哥哥。

“贞顺，基成，你们都好好听着。革命是严峻的。 为了打倒凶恶的敌人，再怎么悲伤也不要哭！”

哥哥的话使人感到非常沉重，就象有一块很重的岩石压到胸上来。贞顺和基成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默默地听着。

“你们的嫂子死了！”

“什么？”

贞顺吓得浑身一机伶，望着哥哥。

“你说的什么？”

“仁男现在没有妈妈了。鬼子为了抓我，严刑拷打她， 到底把她打死了。可是一直到死，她也没暴露一句秘密。她死得非常英勇！……”

基焕再也说不下去了。

“哥——”

贞顺因为受到的打击过于沉重，只喊了一声，就象倾倒了似地瘫坐在草地上。基成也急忙转过身去，两手捂着脸抽泣。

“哥！该怎样收拾他们呢？我嫂子有什么罪， 凭什么要把她弄死呀？我嫂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那样打死她呀？”

贞顺拍打着草地放声大哭。

仁男也吭哧吭哧地哭，大概是贞顺瘫坐下来的时候压着了他的腿。

贞顺听到仁男的哭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他扳到腰边。她的眼泪簌簌地淌在被露水打湿了的仁男的头上。贞顺用颤抖的手去擦孩子头上的泪水，可是眼泪就象用罐子倒似的，唰唰地直泻下来。

仁男永远没有妈妈了。我那深情的嫂子啊，你抛下可爱的儿子，怎能瞑目呢？……

“贞顺，不要哭啦，不论到哪儿，也别说嫂子死了。”

基焕终于镇定下来，说。

贞顺听着，眼泪仍然直朝仁男的头上掉。

“现在，人们都把巨大的悲哀踩在脚下，站起来斗争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成长起来……快把孩子交给我！”

“哥，那么你非把……”

贞顺哆嗦着嘴唇，望着哥哥。

“我还不理解你的心情吗?你要忍耐!对你来说,重要的不是当好姑姑，而是要报仇!你要是为嫂子着想,就应该去想怎样报仇。”

“…………”

“有一位好大娘，她答应替咱们抚养仁男。你尽管放心好了……”

基焕走到贞顺身后，想把孩子抱过去。贞顺用颤抖的手解开背带。她把仁男交给哥哥，觉得自己的腰里象是少了一截似的。她咬着嘴唇，瞅着哥哥怀里的孩子。仁男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滴溜溜地转动着两只眼珠，瞅瞅这儿瞅瞅那儿。

“仁男——”

贞顺又抱着哥哥怀里的仁男，哽咽着。

这时，基成也跑过来，象捕捉什么似地一下子抱住仁男。孩子的小嘴也一撇一撇的，现出要哭的样子。

“好啦！好啦！”

基焕严厉地劝着妹妹和弟弟。

“仁男！我可怜的仁男啊！”

不得不把仁男交给哥哥的贞顺，又一次软瘫在草地上，伤心地哭。

人们生活的世界，为什么这样狠毒？这小小的孩子，失去了母亲，现在还要离开自己的亲人，孤苦伶仃地上哪儿去呢？

“快不要哭了，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跟你们说。基成， 你也过来！”

哥哥的话，不知因为什么，听来非常严肃。贞顺用衣带擦着眼泪，慢慢地抬起了头。基成也擦着眼泪，走到姐姐身边。

“我们都失去了母亲。我，贞顺，基成， 再也看不到在那苦难中把咱仨兄妹抱在怀里养育成人的母亲了！不光我们这样，仁男也失去了妈妈！可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有比失去的母亲的怀抱更宽广、更温暖的怀抱！”

基焕顿了一顿。贞顺觉得哥哥说话不光很严肃，而且还迸发着一种顽强的力量。

“我们有金日成将军的怀抱。 有比母亲还要关怀和爱护我们仨兄妹以及仁男的将军的怀抱。所以，我虽然象所有的朝鲜人一样，自己也遭到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还这样精力充沛地到处奔跑吗？ 现在， 我们会因为没有房子， 没有母亲的怀抱，就没法活下去吗？ 受尽了日本鬼子的蹂躏和凌辱的所有朝鲜人都敬仰将军，投入他的怀抱，为迎接祖国光复的那一天而进行着斗争。我们怎么能置身在这个恩惠的怀抱之外！我叫你们到上村去，就因为上村是将军建立的游击根据地。那个根据地，就是将军的无比宽广的爱的怀抱。它是和你们一直生活到今天的会宁家不同的爱的家，是革命的家！现在，你们能够依靠它过活的，也只有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了！说实在的，我们又怎么能单单依靠它呢？到那

里去，要好好学习革命，成为优秀的革命者！只有这样，将军才会高兴。”

此刻，贞顺并不感到难过，而是感到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激情。

“金日成将军！”

在这悲伤的海洋上空，象太阳一样升起的金日成将军的名字——象传说一样经常听到的将军的名字！现在，这个名字真的代替了深情的母亲和会宁家，亲切地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卫护着他们了。他们止不住哽咽了起来。

“我说的话，你们听懂没有？”

“听……听懂啦。”

贞顺扬起流泪的脸，费劲地回答。哥哥走近他们的身边，抚摸着贞顺和基成的脊背，劝他们不要哭，快点出发。

隔了一会儿，哥哥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提着奶瓶，先走进了灌木丛。从村子里漫过来的浓烟也飘进了灌木丛。不知什么鸟儿，早早地睡醒了，迎着从树枝的缝隙里射进来的曙光，闪着翅膀，扑楞楞地飞上天空。哥哥的象巨人一般的背影，在树木间晃动了几下，就消失不见了。

姐弟俩吞咽着泪水，手拉着手，站在山顶上。

此刻，他们的眼泪大概也流尽了，清瘦的脸上只留下斑斑的泪痕。贞顺咬着嘴唇，隔着茫茫的悲伤的海洋眺望远方太阳升起的山巅，一个想法缓缓地浮上了脑际：不知怎的，她总觉得这次别离，不单单是同可怜的侄子的别离，而是一次某种更重大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别离。从前的她，在淳朴厚道的会宁家的篱笆里玩耍的她，还有母亲和弟弟，仁男和嫂子，和他们一起怀着悲

哀不住挣扎的软弱的、流泪的生活，已经永远消失了。这里好象包含着同搞扮家家玩的时节的别离。现在，就要在这血泪斑斑的山岗上，展开巨大的翅膀，怀着由悲伤和痛苦灌注给他们的一心闹革命的坚强意志，飞向盼望已久的将军的怀抱了。这虽是一场感伤的别离，但也是体察到自己已经进一步成熟了的别离。

“基成！走吧！以后咱们会见到仁男的！”

贞顺又一次强吞下快要涌上来的泪水，拉了拉弟弟。基成也用衣袖抹了一下眼泪，顺从地回过头来。姐弟俩手拉着手，拨开草丛向前走去。晨风吹拂着，在去大谷口的山顶上，已经映出了红色的阳光。 胡枝子林被风吹得东摇西摆的， 迎着朝阳起伏不停。

第六章

一

被人称为上村革命区，今天又被人称为上村根据地的这一地区，是周围环绕着险山峻岭的地方。它四面都是山，里头则是一片有着十几座村庄的宽阔的平地。这里已经遵照金日成将军关于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建立了具有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变成了一个完全消灭了地主和走狗，无产群众过着扬眉吐气的生活的自由天地。

遭到日寇“讨伐”的群众，接连不断地涌向这个自由天地。九岩、鹿子沟、金窑村、苇子沟、下村等十二个村庄，先后遭到了“讨伐”，从这些村庄里跑出来的群众，先在中村地区落脚，又怕中村不牢靠，便不断地朝着上村涌来。

在上村入口处，有两个关卡，一个叫上岘，一个叫大门岩。那里隔一段距离就有持枪的岗哨。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很多投奔上村的人。

上村突然形成了人的海洋。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经常是人群熙攘。

今天早晨，又涌来很多人。革命委员会的院子就不用说了，连通向院子的道路两旁的草地上，也都挤满了白花花的人群。他们都是从火堆里爬出来的，脸和衣服熏得漆黑，连背上的包袱，也象是从炕洞里扒出来的。说起这些漆黑的包袱，也都经历过两次以上的“讨伐”。人们在自己的村子里遭到“讨伐”，以为别的村子太平， 就逃到那里去。 可是鬼子又打了过来， 他们又跑到下一个村，而鬼子总是随后又追上来。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接二连三地遭了几次“讨伐”的。孩子们哭的哭，叫的叫，老人们随便往地上一坐，揉着瘦削的大腿，唉声叹气。逃难的人到处支起石头灶煮东西吃，烧得直冒烟。

革命委员会就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开起会来。在新盖的大通间办公室里，十几个干部围坐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讨论着紧迫的问题：安置投奔来的群众的问题，吃粮的问题，住房的问题，还有面对着敌人的新攻势如何保卫根据地的问题，等等。这一大堆工作，全都压在革命委员会的肩上。

满屋子烟雾，从抹了头遍泥的墙壁的横干竖裂的缝隙里呼呼地往外冒。 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 群众很快地盖起了这个办公室。虽然搭了炕，垒了墙，可是连炕沿也没砌好。墙裂了，炕也裂了，一烧火就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烟，能把狗熊活活地熏死。可是就在这种凄惨的环境中，生活也还是照样在沸腾着。

会正开得热闹的时候， 有一个壮年汉子跑进办公室来报告说，基焕同志的妹妹病得很重，用牛车送来了。

“基焕同志的妹妹？”

坐在大桌子旁边、下巴上长着黑胡茬的革命委员会会长车应道，猛地抬起脸来，问道。

“是的，她现在昏迷不醒，一个劲儿说胡话，摸摸她的手脚，冰凉冰凉的！”

“是因为鬼子‘讨伐’时负了伤吗？”

“不象是受伤的样子。”

“大概是折腾出病来啦， 受了那么大的苦，‘讨伐’时又失去了母亲……”

“那怎么办呐？她的弟弟也来了。那孩子说， 临来的时候，他哥哥叫他们一到上村就找车应道会长。 现在， 他要见见会长同志，等着听你的指示。”

“知道了。好吧，会就开到这儿吧。吃粮的问题， 不管怎么讨论，也不是一个立刻就能解决的问题。在秋收之前，有困难只能克服克服。还有劳力问题，就按照刚才说的，由各村的农民协会去解决。大成同志，今天你就到各村去找农协的负责人，说盖房子缺劳力，要他们派，最要紧的是木匠， 有多少， 就动员多少。”

车应道作了一通指示，站起身来。他脸色紫红，显得精力旺盛。等他跟着进屋来报告消息的壮年人一走，开会的人，也都走了出去。

外面，比刚才又增加了许多人，简直象洪水一样涌了过来。负责安置工作的青年，到处写着名字，高声喊叫着什么。

在太阳暴晒的院心里，停着一辆牛车。人们围着牛车，吵嚷着探头探脑地张望。

贞顺躺在牛车上，身上盖着一床豆叶大的小褥子，用嘶哑的嗓音叫喊着什么。她脸色苍白，脑门上渗出汗珠，嘴唇烧得象干树叶子似的。在放着大包袱的那头，伸出一双脚，人们看了，个

个痛心地抹着眼泪，把身子转了过去。

大家都咂着嘴说，脚都烂成了这个样子，该是遭了多大的罪呀！

车应道走到院子里，推开人群，来到牛车旁边。

贞顺圆睁着眼睛又叫喊着什么。然后，她那一双散了光的眼睛就慌乱地朝四下里张望，呼吸也很急促。

车应道伸手摸了摸贞顺的脑门儿，还拉过她的手腕子，诊了半天脉。

“是什么时候病的？”

车应道诊完脉，问赶车的人。

“她和她哥哥分手后，还没走半天路， 就浑身发冷。起先说要喝水，渐渐哆嗦起来，后来就昏迷过去了。‘讨伐’前，她在家里就受了不少苦。那个苦日子到底把她折磨倒了！”

赶车来的吉州家永浩的哥哥，向人们说了一阵。贞顺喊起哥哥来。不知她为什么这样急着找哥哥。那焦躁的喊声，刺痛了周围人们的心。

“嗯，别喊啦……别喊啦……哥哥在这儿！我跟你哥哥一样。”

车应道用粗大的手抚摸着贞顺的头，哄劝着。他的声音异常嘶哑。有一次，基焕跟他谈了一宿家庭情况，曾经提到妹妹从八岁起，就拿着弯钩锄头下地除草的事。车应道心想这女孩子就是他说的那个妹妹了。

“会长同志，这孩子给你行礼呐！”

赶车的人说。车应道听了，急忙回过头来。原来基成走到车应道的侧面向他鞠躬，他没有看见。

“这孩子是谁？是基焕同志的弟弟？”

"是的，这孩子很聪明，也赶上她姐姐啦！"

"嚄！小家伙，还带来一把铜号！你就是吹得一口好号的小鬼吗？"

"我吹得不好！"

基成用手背抹眼泪。

"哭还行？你来干革命，还哭？"

车应道唬了他一句，把号拿过来，看了看，说：

"号也叫火给烧啦，拿去用瓦粉把它擦得亮亮的！"

在另一头，人们闹闹嚷嚷地开始出发了。最近，每天要进行两次向各村分派投奔到根据地来的群众的工作。青年们分头带领着一批批背着和顶着包袱的群众走了。

"来，咱们也走吧！得赶快给你姐姐治病啊！别哭啦。现在，解放区的生活，还有些困难，往后你瞧着吧，越过越有意思……"

车应道拍着基成的后脑勺说。他让车把式赶着车前头走，到有医院的凯安村去。

车应道跟在牛车后面，忽然又转过身来，朝着坐在草地上的妇女们走去。

"啊，你们是到哪个村去的，怎么坐在这儿不着急呀？"

"要我们上什么狗安村、牛安村去嘛。"

"哈哈，你们说话还带点牢骚，好象嫌我们办事不周到。怎么不跟着上凯安村的人去，坐在这里不动呀？"

"走了一夜，腿痛，走不动了！"

"不要这样子，快走吧，到那里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嘛！"

车应道把那些碾盘大的包袱，嗖嗖地举起来，放在她们的头上， 又回过身来， 走到一位带着一串萝卜头似的孩子的大嫂跟前，忽地抱起一个孩子，说：

"大嫂，你领着两三个孩子，真够辛苦的！嘿，小鬼头，你生到世上，也是为了闹革命吧？对喽，小家伙乐得咧嘴笑呐……"

车应道呵呵笑着。孩子妈的脸上也掠过一丝淡淡的笑纹，但她又转过脸去擦眼泪。

车应道终于让妇女们都站起来一块上了路。 他不论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的。

到处都在盖房子。有的刚抹了头遍墙，有的刚立了房柱子架上椽木。有的人钉钉，有的人拉锯，有的人在另一头挽上裤腿和泥，有的人动大锹平整房基。在原有的村子附近，象是又出现了几个新的村庄。

车应道一边向前走，一边向盖房子的人大声嚷嚷，什么头遍墙要抹得厚一点呀， 椽木要锯得长一些呀， 房檐子长才能挡雨呀，等等。

村后有一条河，河水不深，但河面很宽。过了这条河，就是凯安村。这里都是小草房。村子的最后头，有一座处决了地主没收下来的大瓦房。现在，这座房子的客屋，做了赤卫队的宿舍，正房做了医院。 先过河来的人， 都聚到这幢房子的院子里闹哄着。 院子里这么一闹腾， 刚刚操练回来吃着晚早饭的赤卫队员们，就都朝外望，纷纷嘀咕道：

"又来了一批！"

"哼！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我们又没有消灭一个鬼子， 一天倒吃三顿热饭！"

“喂，别说啦，会长来啦！”

大家这才住了口，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老老实实地吃着泡了汤的饭。挎大刀的排长先站起来，走到廊台上，向车应道敬礼。

“啊，领人来的明进同志跑哪儿去啦？ 他们怎么都在这儿闹哄呀？”车应道一边还礼，一边问。

“他叫他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大概找谁去了。”

“还要找谁？谁家已经住了多少人，都有个单子嘛， 你就看看那个单子，快点把他们分派掉嘛……”

“会长同志，家家都安排得满满的，就象打了楦头似的！”

“废话，哪里会象打了楦头似的？你说， 我们的人投奔根据地来，还能让他们睡在外头？”

赤卫队排长红了脸，答不上话来。

“那你们就先等一会儿吧，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 请大家多多谅解！大嫂，你们也到树荫底下，把包袱放下来歇歇吧！”

他指着院边的树荫，回头向同来的妇女们说。妇女们纷纷走到树荫底下去了。现在，虽然还没有房子，可她们都很感激好心肠的车应道，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车应道马上走进正房里，领了两位医生出来。一位是胸前飘拂着白胡子的东医；另一位是身材颀长的年轻西医。这位西医原先在月坪镇行医， 他是在车应道的教育和影响下到这个地方来的。

“哎呀，可把她苦坏啦，请你们稍微让一让！”

东医看见躺在车上呻吟的贞顺，摇晃着胳膊，大声喊人们快点闪开。然后，倏地一下把贞顺抱在怀里转身往屋里走。他豁达开朗，力大过人，因为腿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一跨就有两三

尺。

“身子瘦得象片干草叶子，还有不闹病的？”

东医先生叹息着说。

他把贞顺抱进厅屋，让她躺下。基成，车应道，赶车来的吉州家永浩的哥哥，也都跟着进去，屋里闹哄哄的。这时，躺在里屋的病人，都抬起皮包骨头的瘦脸，望着他们。这里的病人，都是从遭到“讨伐”的村子里抬来的。其中有九岩的京植，成载的母亲李尚女。此刻，睡在上屋的京植，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基焕同志的妹妹生了病，刚用牛车送来了！”

车应道回头告诉京植。

“哦，这是谁呀？老弟，你在这儿？”

永浩的哥哥走近京植的身边，喊道。

“辛苦啦！吉州家大哥，是你领她来的吗？”

“是啊，她在路上生了病，我就把她抱上拉货的牛车送来了。噢，你身板怎么样？”

“好多啦！”

“不象见好的样子，你的脸色很不好！”

永浩的哥哥担心地望着京植。

这时候，躺在对过屋里的李尚女，也用一只手捂着伤口走过来：

“喔唷，你们不是从九岩来的吗？”

“哈！大嫂，你也在这儿养伤？”

“是呀，托将军的福， 我也到这个神仙住的地方来养伤啦。现在，九岩的人也都到这儿来了吗？”

“是啊，来了不少！”

“哎呀，这不是贞顺吗？她生的什么病？”

李尚女这才看见躺着的贞顺，圆睁着眼睛问。

“路上生的病，还不是叫苦日子给折腾的！”

“真叫人心疼！……”

李尚女眼泪汪汪地望着贞顺。西医用听诊器听诊的时候，李尚女就把站在一旁的基成拉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说：

“孩子，你没了妈妈，姐姐又病成这个样子！你可怜的姐姐，多会儿才能好起来呢？”

李尚女这么一说，基成就转过身去，用袄袖擦眼泪。大夫示意他们不要吵嚷。

“大嫂，叫你不要吵哩！”

“哎唷！会长大人说得对！我是看到人家伤心， 自己也伤心起来了！”

“大嫂，你有什么伤心事呀？”

“我怎么没有？被砍了一刀，都快活不成了，还不伤心？”

车应道哈哈大笑。李尚女到这儿虽然没有几天，可车应道只要一见到这位能说会道的大嫂，总要逗个趣儿。在这种谈笑中，也包含着对还不知道自己儿子的不幸的李尚女特别的同情。

西医用什么药一连给贞顺打了几针。京植因为腿痛，先回上屋躺上炕。他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天棚。痛心的悔恨，象翻滚着的乌云一样涌上来。 一些难以克制的想法， 又在他的心中抬起了头。发生在九岩的一切悲剧，不由我负责由谁来负责呢？难道那天晚上就没有时间了吗？当苇子沟、金窑村、下村的群众跑来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时间让九岩的群众转移吗？一起工作的同志，

可贵的群众，老人和孩子，我这一生用什么才能补偿他们的牺牲呢？尚俊、奉镇、成载，以后上哪儿再能见到这些热情的人呢？成载牺牲了，他的母亲还不知道，她每天一股劲地盼望儿子在上村出现。这个悲伤的消息，总有一天要告诉她的。可是，现在怎么能告诉她呢？

贞顺又喊哥哥了。她干吗这样喊哥哥？她病得这么厉害，能平安无事地活下去？我现在有什么脸去见基焕呢？

京植把拳头攥得象石头那么硬。他好象躺在发汗窖里似的，脸和脖子都唰唰地淌着汗。

过了一些时候，厅屋才安静下来。不知医生搞了什么急救，病人停止了突发性的叫喊。

“不用太挂心啦！”

这是年轻的大夫的声音。京植听了，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接着又有一个人走进病房，他小心地迈着脚步，走过用鸦片麻醉的伤员身旁，朝着京植走来。他是车应道。

“今天觉得怎么样？腿消肿了没有？”

车应道低声问，又把手伸进京植的裤管里摸了摸。

“肿消了不少了！”

京植悲伤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唉声叹气的？又在想九岩啦？”

车应道啧啧地咂着嘴说。

“怎么能不想九岩？ 九岩的血海深仇， 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京植怒不可遏地转着眼珠子，说。

“谁要你忘记它，说不定还要挨打哩！哈哈哈， 不管怎的，

先养好身体再说。”

车应道摸着京植的腿，安慰他说。接着，沉默了片刻。

“现在， 奉锡同志可能到了蒙江， 不知他怎么向将军汇报的。”

过了一会儿，车应道握着京植的手，悄声说。原来，不久以前，金奉锡身体刚刚复原，就动身上将军所在的蒙江去了，为的是汇报这个地区组织游击队工作的进展情况。

“将军要是见到奉锡同志，会向他了解一切情况的。说真的，这几天我都睡不着觉。组织武装队的问题没解决好，这里的工作也是这样乱，不能令人满意，将军听了还不知怎么担心哩！”

京植默默地听着。

“你得快点把身子养好，起来工作呀！这么多的工作， 靠一个人的力量怎能办得成？对九岩事件，你绝对不要多想！我们现在是面对着残暴的敌人从事革命斗争的，敌人的企图哪能每次都摸得那么准？如果那样，革命斗争就谈不上困难啦。你也好，我也好，见识都很浅，都是遵照将军的方针干革命的。既然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不要老是那样苦闷了。”

京植听了车应道的话，异常感激。车应道每次来，都要给他讲讲这类话。现在，他恨自己为什么不能从这种愁苦中摆脱出来。

过了一会儿，车应道生怕惊醒旁边的人，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往外走。走出外屋，又停下来，望了望安静地睡着了的贞顺。由于没见到贞顺的弟弟，他又向四下里张望，直到看见烧饭大娘把基成领去吃饭，才放心地走出大门。

第二天傍晚，贞顺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身边坐着一位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老人身边坐着一位挺秀气的大嫂，她手

里好象端着一碗米汤。看样子，是他们摇醒她的。

“喝点米汤吧。”

大嫂舀了一匙子米汤，放在自己的嘴唇上试了试，然后飞快地往贞顺嘴里送。

“快张嘴。”

“大嫂……”

贞顺低声叫道。然后，她用嵌在薄眼皮里面还有点昏花模糊的眼珠，望了望四周。

“快张开嘴吧……吃点米汤才能活呀！”

“这是哪儿？”

“这儿是上村根据地医院。”

“上村根据地医院？”

贞顺感到这话好象是在梦中听到似的，她东张西望了一阵，然后直盯盯地瞅着围坐在身旁的老人和大嫂的脸。这时她才想起在九岩雾气岗上同哥哥和仁男分别的情景，也想起在鹿子沟后岭突然浑身发冷，直打哆嗦，跌倒在灌木丛里，滚到岩石下面的情景。至于以后的事情，现在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来，快吃一勺吧！”

“大嫂！”

“干吗这样？”

“谢谢你！”

这时，把着她的手腕诊脉的老人，呵呵笑着插上来说：

“在这儿，用不着说这种话。住的，吃的， 都是咱自己的，这个医院也是自己的。你快吃吧。只有吃饭，才能很快好起来！”

这时， 贞顺忽然想起哥哥说的话来。 他说过， 根据 地 是

金日成将军建立的革命大家庭。

贞顺感动得两只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微微地张开了薄得象纸片的嘴唇。

“你把嘴张大一点，得让米汤匙子伸进去呀！……对， 要张得这么大！”

贞顺在医院的烧饭大嫂殷勤相劝之下，吃了半碗米汤。她渐渐感到身上暖和起来。吃过米汤，老人就在她的手上和脚上扎了几根银针，痛得很。她估计自己一定已经扎过好几次针，现在才感觉到痛。扎完针，过了一会儿，年轻的大夫又用听诊器替她诊察。

大夫正在看病的时候，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号声。那声音不够浑圆，“啵啵啵”，象是漏了气似的。这时，贞顺才想起了基成。真的，这孩子怎么样了？也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了吗？我倒在灌木丛里昏迷不醒的时候， 不知他怎样跺着脚哭喊他的姐姐哩！ 后来，是怎样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呢？这号声，分明是基成吹的呀！

“不要激动，你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啦！”

“不……不是！”

对医生的告诫，贞顺这样回答着，同时极力想镇静下来。

大夫看完病，又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正在打针的时候，基成真的出现在她的头前了。

“姐！”

基成看到姐姐睁开眼睛躺着，高兴地叫了一声。

贞顺没有回答，只是把没打针的那只胳膊伸出来抓住基成粗糙的脚脖子。 她好不容易忍住了就要倾泻出来的眼泪。 医生走后，她才叫弟弟坐在自己的身边，基成放下小号，坐了下来。贞顺

半天没说话，只顾去擦直往下淌的眼泪。

“别哭啦！”

“嗯，不哭。”

贞顺一面回答，一面紧紧握住弟弟的手。这时，她才看到弟弟穿着新衣服。基成把那件一直穿到现在脏得漆黑的单裤褂脱掉扔了，换了一身土布做的身腰略嫌肥大的制服。

“这件衣服是从哪儿弄来的？”

“今天早上，会长大叔叫一位大嫂给我弄来的。”

“会长大叔是谁呀？”

“看你，真是，你还不认识革命委员会会长大叔？ 哥哥临走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噢，你病得昏过去了，也可能不知道。”

“是那位会长大叔把我领到这儿来治病的吗？”

“是呀！我们一进革命委员会的院子，会长大叔就出来给你诊脉，让牛车掉过头朝这儿走。咱们一到这儿，医生就出来给你打针，让你吃药，闹了一大阵！这是医院，京植哥也在这儿养伤！”

“谁？京植哥？”

“是呀，刚才他拄着个拐棍出去了，清津家大娘也在这儿！”

“什么，清津家大娘也在这儿？……”

“她在对面屋里养病。”

贞顺听到京植也在这儿，比什么都高兴。

“你说我是怎么从上村到这里来的？”

“姐姐真是，坐吉州家的牛车来的呗。 吉州家大叔把你抱到车上，给你喂凉水，还拿褥子给你盖上。”

贞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想到在这两天里经受了那么大的波折，不禁又感激又惶恐。她知道是那些善良的人们把她这样一个

象烧焦的枯树叶似的人，抱到这儿来，给救活了的！

基成兴冲冲地谈了一阵，赶忙转过身去擦他的铜号。他照车应道会长的话，用瓦粉擦了一整天，擦得锃亮晃眼，现在，又拿出来擦。他说，这会儿只要把瘪的地方敲平，再弄点铅和镪水把裂口一焊，声音肯定就好听了。看他现在的神情，似乎已把从九岩带来的悲伤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劲头十足，肩膀一耸一耸地擦着铜号。

“会长大叔说，马上让我加入儿童团，还让我上学……”

“这儿有学校吗？”

“嘿，革命委员会所在的村子里，正在盖挺大的学校哩。听说，还要挂上这么大的钟！”

基成弯起一只胳膊，比划给她看。贞顺听了，心里很激动。她想怪不得人们口口声声不离上村，原来真是这么一个好世界！哥哥说过金日成将军的怀抱，比母亲和会宁家的怀抱要宽大和温暖得多！他还劝我们说，你们就是到那个怀抱里去的，不要哭，快点上路吧。这不就是哥哥说的那个怀抱吗？不就是那个爱的家、革命的家吗？革命，就是指创造这样的世界而言的吧。将军就是为了建造这样的世界，才团结人民群众的力量，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吧！

贞顺觉得自己的眼睛亮堂多了。她对在骇人的火焰、死亡和叫喊声中，听到的非常崇高、非常灿烂的金日成将军的名字和革命这个词儿的含义，到这儿以后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贞顺慢慢地迷糊过去，大概是医生怕她太兴奋了，给她用了镇静剂，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把一切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基成擦了一阵铜号，看见姐姐睡着了，便站起来，提着锃光发亮的铜号，跑到大门外面。一群被基成的号声招引来的小孩子，在门外

的空场上闹嚷着。他们怕那位胸前飘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医生，不敢闯进院里，只在大门外头等基成出来。

“喂！你再吹一吹，看你吹得有没有对面村榛树沟营房吹得好？”

孩子们围着基成哄哄着说。

“哼！ 榛树沟营房算个啥？待会儿我用铅把这个裂口一焊，再把这块瘪的地方敲平，他们还能赶上我！”

基成把铜号递给孩子们看，耸了耸肩膀。

“你是没见过他们吹号， 要是见了， 就会攥着两只拳头逃跑！”

孩子们咯咯笑了。基成也咧着嘴笑了。他很想到对面村的榛树沟营房去看看，听听游击队吹的有多好。

“那你们不想到榛树沟游击队那儿去看看吗？”

基成顺竿儿怂恿说。他不知道榛树沟在什么地方，想拉他们一起去。

“那儿有站岗的，进不去！”

“站岗的怎么不让进？ 上岘和大门岩那头也有好多站岗的，可我们还是赶着牛车进来了。背枪的岗哨说我们走了远路，辛苦了，还笑嘻嘻地用拳头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哩！”

基成的话，把孩子们都逗笑了。

最后，基成终于鼓动起那一帮小家伙一同上对面村去了。他们来到河边，脱下单衣单裤，用裤带捆好，朝肩膀上一搭，噗通噗通跳进水里。他们一面过河，一面吵闹。有的干脆把衣服卷儿交给别人，往水里一趴，连手带脚用狗爬式向前游。河水很浅，水底铺着一层卵石象明珠一样闪亮。

孩子们过了河，经过革命委员会所在的村庄附近，又沿着山脚向前走了半天。他们没有朝有岗哨的地方去，而是抄另外的山沟小路，悄悄地靠近。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声枪响。

“呀！这是怎么啦，是不是鬼子来啦？”

基成瞪圆眼睛一问，小家伙们都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们笑基成尽说些不贴边儿的话。

“鬼子怎能跑到这儿来？”

“那么，这是什么声音？是谁打的枪呢？”

“游击队叔叔打的呗！”

“游击队叔叔干吗乱打枪？鬼子没来能打枪吗？”

“才不对呐，他们在练习打靶！”

基成那颗怦怦跳动的心，这时才安静下来。他在“讨伐”中受了两次惊吓，一听到枪声，心里就害怕。这时，又响了一枪。没错，肯定是练习射击的枪声。要是跟鬼子打起来，枪声就会象爆豆子似的，不会老半天才响一枪。

基成象松鼠似地爬进了柞树丛。在他旁边爬着的大个子说，有一次他上这儿来，叫站岗的捉住，吓得够呛。他叫基成悄悄地爬。

“他用拳头揍你吗？”

“没有，光剋了我一顿，说我不该随便跑到游击队的地区来……”

他们向前爬了半天，眼前出现了一道树木繁密的山梁。透过树隙朝山下一望，宽宽的山谷里果然有几座屋顶上新铺了茅草的圆木房。有一座盖得挺长，象个学校似的。这座房子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白烟。院子里有一些穿军装的人走来走去。孩子们都

紧贴地面趴在树丛下面。

“你看，他们在那里洗豆芽菜哩！”

趴在基成旁边的孩子低声说。

“洗豆芽菜干什么？”

“你真是什么也不懂，那座大房子是游击队的食堂。 那是食堂里的游击队叔叔出来洗豆芽菜。”

透过树隙朝下望，真有一条小河哗哗地淌着，一位游击队员坐在河边洗豆芽菜。 菜盆有一抱大， 基成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盆。

又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听上去怎么也不象是从营房那头传来的。

“喂，枪是从哪儿打的啊？”

“是从山那头打的。那儿有个操场。你不知道， 人家一枪打掉一个鬼子的脑袋哩！”

“是把鬼子抓来打的吗？”

基成这么一问，长着一双燕麦眼的小家伙又咯咯地笑了。这小家伙聪明伶俐，行动敏捷，山里的事，他什么都懂。据他说，游击队员在木板或硬板纸上画上鬼子，专门瞄准鬼子的眼珠和眉心打。

“喂，你们看，出来啦，司号员出来啦！”

趴在那边柞树下面的孩子们一嚷嚷，这边基成他们就拨开荆条，伸出脖子往下看。还是燕麦眼的眼睛尖，他已经发现了司号员。他扯着基成的大肥耳朵，朝自己身边拉了拉，说：

“你看，他出来吹号啦，你看你看，他走到岩石上面去啦！”

这时，基成才看清楚登上游击队食堂前面大盘石顶上的司号

员。他穿着军装，身体轻捷，显得很漂亮。司号员把身子转向前头的山梁，举起铜号——那是一把缀着红缨子的闪闪发亮的铜号。基成抑制着心跳，屏住了呼吸。他预感到司号员吹出来的将不是号声，而是什么神奇的声音。

嗒嗒嘀，嗒——嘀，嗒嗒嘀……

号声向山梁那边，不，向染了夕阳的火红的云彩那边扩展开去，好象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顿时出现了非常壮丽的奇迹。司号员时而朝这边吹，时而朝那边吹。不知怎的，他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将帅。

“这是开晚饭的号声。”

旁边的孩子又告诉基成。可是现在，基成听不进这些话，他完全被号声迷住了，伸直了脖子，眼珠子一动不动地听着。的确，他是头一次听到这样优美的号声。不光是嗒嗒嘀，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多么好听啊！他吹的到底是什么曲子呢？

基成想起自己刚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简直就象迎头挨了一棒似的。但他马上又想到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游击队的司号员，禁不住心情激荡起来。

号声一停，就有一些穿军装的游击队员排着队，从前面的山梁上走了下来。弄不清楚人数有多少，一批又一批地走着。队伍的前头，一杆五庹多宽的红旗，在风中飘扬。基成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了。

“呀！真来劲儿！”

孩子们嚷嚷着。真的，基成也高兴起来了。不光是因为听了

号声才高兴的，他真没想到在这条山沟里竟有这么多的军队。要是在这个地方，攻打九岩的几个鬼子算得了什么，一下子就会把他们消灭干净的！走到食堂前头的游击队员跟在红旗后头，齐步行进。挎着匣子枪的游击队员，在队伍旁边来回走着喊口令。

“这真的都是我们的军队吗？”

“唉，你怎么说这种傻话呀。你以为我们的军队， 光是这儿有吗？别的山沟里也有，大门岩还有营房哩。”

“嘿！太好啦！……”

基成心里激动起来，不知说啥才好。一股泪水，冲到眼睛外面，顺着腮帮子簌簌地滚落下来。

二

京植不知下了什么决心，最近老是绷着个象挂了霜的脸，一天几次到外面去练习走路。医院后头有一个长着大海松的山坡。他就在那里，一面沉思着什么，一面走来走去。

“赶快治好病，现在不是我们这样躺着的时候。 你也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要有更加坚定的决心！”

他对苏醒过来的贞顺也常讲这样的话。每逢这时候，他的脸上就闪着令人害怕的光。

“昨天晚上，我把成载同志牺牲的经过， 详细地告诉成载妈了。起初，我也曾这样想过，是不是不告诉她，让她以为儿子上别处工作去了，就这样度过这一生呢？可是我又觉得没有这样做

的必要。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所经受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应该全都知道，尽管心里很难过……”

一天早晨，京植来到贞顺的身边，这样说。当时，他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清津家大娘听到这个消息，怎能受得了呢？ 她也问过我几次成载怎么不到上村来。”

“我也估计到了。不过， 总得有个时候让她经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忍受这种痛苦的过程中，她的心会烧焦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只会烧焦， 也可能把心一横， 变成石头， 变成钢铁！”

京植的悲壮的话语，句句打动了贞顺的心。她想，京植怎么变得象另外一个人了呢？就象他说的那样，他给人以一种变成了石头，变成了钢铁似的刚强的印象。

京植站起身来。他穿的那件染着血迹的工作服，前襟一扇一扇的。他没有依靠拐杖，稍稍拖着一条腿，走到院子里。

京植走后，贞顺望着厅屋的大梁沉思了半天。她很想知道清津家大娘的情况。听说她好了许多，可以自由走动，一两天内就要出院。 但不知现在怎么样。 昨天晚上， 她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该受到多大的冲击，该怎样拍打自己的胸膛呀！

贞顺想，无论如何要去见见清津家大娘，说些安慰她的话。她刚要起身上对面屋去，东医端着个药碗走了进来。

“老大爷，谢谢您！”

“嘿！你又说废话了……现在身上不发冷了吧？”

“不啦，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

“哪儿也不疼？你要好好治病， 凭这种身体是没法为朝鲜独

立作战的！”

东医严厉地说着，把药碗递给她。贞顺心里热呼呼的，接了过来。多么使人感激的老大爷啊！他口口声声讲朝鲜独立，要她吃药。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医治过不少独立军。有一天晚上，老人还提到他曾给洪范图扎过几次针。

医生走后，贞顺走出厅屋，上对面屋去看清津家大娘。

对面屋里，有几个年龄和李尙女差不多的女病人在养病。可是没有李尙女。贞顺以为她是上什么地方去了，于是到下首屋角里找了一遍，又到后院去找，也没找到。这时，贞顺不知怎的，心里甚至产生了令人发慌的不祥念头。她怀着怦怦跳动的心，又朝房子这头走回来。这时，才看见李尙女正坐在坍倒的院墙外面，贞顺急忙止住脚步。头发斑白挽着个髻的大娘，呆呆地望着山那面的河水，那样子非常凄惨。贞顺真恨不得喊一声大娘，立时瘫坐在地上大哭一场才好。但她站了片刻，咬着牙抑制住这种感情。要是先哭起来，她又怎么说得出鼓舞大娘的话呢？

过了一会儿，她才悄悄走过去，迈过坍倒的院墙。

“清津家大娘！”

李尙女没有应声，象画中人一样静坐不动。

“大娘！”

“唔，你怎么出来啦？”

李尙女仍然头也不回，问道。

“你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

“我没想啥。你好点没有？”

“好多啦！”

李尙女抹了抹眼泪。

“大娘，你怎么流泪呀？”

“就是想哭！”

贞顺小心地走到李尙女身边坐下， 然后把大娘的两手 拉 过来，抱在自己的胸口，瞅着她的脸。李尙女布满皱纹的脸上起了痉挛，也回头瞅着贞顺，瞅着瞅着，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好象一条新的泪河又决了口似的。

“大娘，不要哭啦， 我也知道你昨天晚上听到了什么消息。可是，我们不能哭，要是光坐在这儿哭，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要忍住眼泪。现在哪有可以忍住痛苦不哭的人？啊，大娘！”

贞顺摇晃着抱在自己胸口的大娘的手，说。

“昨天晚上，京植也这么讲。 话是对的。我怎么不知道呢？不过，不过，我的心都要爆炸了， 怎么受得了？ 成载怎么会死呢？我的成载，你怎么会死？你这个孩子，抛下你娘，上哪儿去了？呜呜呜，我怎么受得了啊！”

大娘哭喊着，使劲地把被贞顺握着的两只手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收拢。

“大娘！”

这回，贞顺把大娘的身子搂过来，用力地摇晃着。那粗壮的身躯，象青杨树一样颤抖起来。贞顺觉得自己多余地跑来把她引哭了。大娘用手薅着脚前的草，抠起泥土来乱抛。

“大娘！真是，你就是替别人着想，应当忍住， 不要难过！现在，躺在医院里的人，不都跟你一样，都有很大的悲伤吗！可是大家都下了一股子狠心，忍住哭，决心跟敌人斗。现在，你这

么一哭，人家不也都要哭了吗？真的，请你快别这样了！”

贞顺紧紧地抓住李尙女那只抠土的手，焦灼地劝说着。

“嗯，嗯，没关系！我知道京植和你说的话是对的， 还能稳不住自己的心吗？”

“说的是呀！你可得镇定下来！要是你哭， 真能把悲伤都哭光的话，我倒要劝你哭个痛快！可是那悲伤是再也哭不光的，老想着它哭干什么呢？”

“我……我不哭啦……”

大娘浑身发抖，晃着脑袋，说。

贞顺劝着大娘，自己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到睫毛外面来了。她咬着牙，急忙抹了抹眼窝。

“往后，我再不哭了。 昨天晚上，我还想着到九岩去，看看他埋在什么地方。现在， 我也不想啦。 到蒿草地里去看看坟，有什么用？”

大娘的激动好不容易压下去了，现在说话也顺当些了。

“上那儿去有什么用？牺牲了的人在临死的时候， 关照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战斗，如果我们到他们的坟前去哭，那有什么好处呢？”

“你说得对！死去的人， 决不是要咱们在人世间坐着不动！就象京植说的那样，他们是抱恨死去的，要我们去消灭日本鬼子哩！”

李尙女极力忍住悲伤，她那颧骨突起的黄脸，歪扭了一阵又舒展开了。

第二天，李尙女手里提着一个包着什么东西的小包袱走了，说是上对岸找革命委员会去。京植在小本子上写了几句，撕下来

交给李尙女，让她带去交给车应道会长。

李尙女走了以后，贞顺暗暗地陷人了悲伤。送走了她，还是觉得她既可怜又不幸。清津家大娘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儿子，好象是向着茫茫无际的悲伤走去了。她那小小的包袱里，包着什么？为什么那样珍重地带着？贞顺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看到过母亲的包袱里包着梳子、篦子、针线包、顶针箍儿之类的东西。清津家大娘的包袱里也是包着这类东西吗？

贞顺整天心里难过。住到儿童团宿舍去的基成，这天也没有来。基成不能跟她一起住在医院里，听说这儿有收养无依无靠的孩子的儿童团的宿舍，就打发他上那儿去了。基成住了一宿回来说，一个单间房，住了很多孩子，大家没法睡觉，他就搬到院子里睡。问他吃的什么，他说是高粱米饭，盛在一个大扁盆里，大家用匙子抢着吃。第二天回来的时候问他怎么样，他说还是那么吃那么睡。此后，一连两天没有来。现在，他们还是睡在外面，还是在一个盆里吃饭吗？他们吃的是高粱米饭，到根据地来，总算是吃到在家里吃不到的粮食了。可是，他们在盆里用匙子打架，是不是因为没有碗没法给每个人单独盛开呢？贞顺甚至想起下村李尙俊他们家的那张大圆桌了。想着，想着，心里非常难过。她盼了又盼的弟弟，第二天早上才来。

“这两天，你怎么连个影儿也不见？”

贞顺高兴地拉着弟弟的手，问。

“总上医院来干什么？清津家大娘到我们宿舍来啦！”

“啊，她到你们那儿去啦？”

“昨天，会长大叔把大娘领到我们这儿来，笑嘻嘻地叫她管教我们，做饭给我们吃，不听话，就要打屁股。原先的那位‘确实

眼'烧饭大娘，派到别处去了。”

基成看原先的那位烧饭大娘眼睛特别大，就叫她“确实眼”。贞顺听了基成的话，高兴极了。清津家大娘上宿舍工作，这可太好了！活儿虽然累一点，可是叫她管教孩子是没错的。她跟孩子们打交道，时间久了，也许能把心中的悲伤忘掉。

“大娘看见你，没说什么吗？”

“昨天晚上，她跟我一起睡在院子里， 给我讲了一宿星国的故事……”

“晚上她没哭吗？”

“哭什么？她对我说，想妈妈也不要哭。睡了一阵， 她还摸摸我的眼睛，看湿了没有……”

这也是叫人心痛的话。当大娘去摸孩子的眼睛的时候，她的眼里怎么会没有眼泪泥？ 那无边的悲伤啊， 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让李尙女大娘笑着过活呢？

“姐，好点没有？”

“嗯，现在好多了！”

“可你的脸还是煞白煞白的！”

“刚刚好点， 哪有不发白的？……你手里拿着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基成不知把铜号放在什么地方了，现在手里拿着一根棍棒和一把生了几块锈的长刀。

“这儿的少先队，都挎这种棍棒和刀。”

“你现在还不是少先队员，怎么拿着这种玩意儿呀？”

“我要快快长大，成为少先队员！你快点好起来， 该多好！你到革命根据地来，总这么闹病还行？”

“是啊，姐姐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说真的，只要你不闹病，我就高兴得要飞起来了。可你总闹病，我在想往后我怎么办呢。姐，你看见过天上飞的孤雁吧？我真可怜那只孤雁，我怕自己也会变成孤雁……”

“基成！你怎么说这种话？什么孤雁不孤雁的！”

贞顺责备弟弟。但她想这孩子怎么会想到这种事情上去，叫人心里难过呢？即使是为了鼓励弟弟，也应该快快把病养好。

“基成！我现在不再躺着啦！”

“有病还能不躺着吗？”

“我哪儿有病，你看我不是好了吗？……”

“不象，听说病这玩意儿，退走了，还会扑过来的！它跟鬼子一模一样……”

他的话，真象是大人说的。真是越看越招人喜欢，越看越叫人泪水盈眶的可爱的弟弟啊！

基成从兜里掏出一条红绳，系在棍棒的细脖子上。现在，棍棒系上红绳子，真的不象一条普通的棍棒，而象一件打击敌人的武器。

“姐，这把刀，我马上把它磨得亮亮的，再换个柄子，安得结结实实的……原来的柄子烂了，直哐当！”

“好，你就那样弄吧！”

“姐，我拿上这个替妈妈和嫂子报仇！”

这话说明了到这个沸腾着的根据地来以后，他已经产生了某种比铁石还要坚硬的决心了。

“当然要报仇！你和我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报仇吗？哥哥的话，你不要忘记，我也不要忘记。今天，你对我说这种话，我

太高兴了，简直不知道怎么是好！”

“我也一样，能跟你一起战斗，心里才高兴呀！真的，咱俩不是象两只一同飞的大雁吗？”

“你又说大雁，怎么老说这种话？”

基成走后不久，车应道会长走进了大门。他跟往常一样，劲道十足地挥着胳膊走进来，在大门里头碰到了医生，他俩站着谈了一会儿关于溪上村传染病人的事。医生说，他今天就到那儿去，无论如何要把病人集中到一块儿，进行隔离治疗。医生走后，车应道会长径直走进贞顺所在的厅屋。贞顺急忙站起来，向他打了招呼。

“唔，贞顺同志现在好象好点了，你坐起来，是不是又想哥哥啦？”

贞顺羞涩地笑着，脸红了。车应道每次来的时候，总是提到贞顺在昏迷时喊哥哥的事，还用孩子腔学贞顺喊哥哥的样子。然后，两眼带着温和的笑容，劈头给她一顿批评，说挺大的姑娘跑来闹革命，连个小病也战胜不了，成天喊哥哥！总之，车会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象一个到处可以看到的庄稼人一样，使人感到可靠，温和，而又富有风趣。

车应道简直象个医生那样，坐着给她诊了半天脉。

“你这脉，还有点虚。现在还吃药吗？”

“是。不过，我现在哪儿也不疼啦，请您马上给我点事情做做吧！”

“不行，还要继续治疗。你这样发急，又要闹得喊哥哥了！……”

贞顺说不出话来，低着头笑了。

车应道走遍各个房间，给病人诊脉。他走到哪个房间，哪个房间就传出响亮的说话声和笑声。车应道一来，那位老大爷医生往往就变成了助手，跟着他转，看他给病人诊脉，满意地捋着长胡子笑。大概是觉得车应道虽然不懂医术，还这样来关心他们，心里很满意。可是，要是车应道到京植房间去，老人就不跟着进去。 他知道， 车应道和京植碰到一起就要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光医生知道，就连跟京植同房间的病人也都知道。所以只要车应道一进去，他们总是悄悄地溜出房间。

今天，他俩在屋里又面对面地坐着谈了好长时间。

过了一些时候，他俩从房间里出来走到大门外。京植的一条腿，走起路来仍然不方便。车应道抓住他的袖子，扶着他走。

他俩登上房后的山坡，坐在海松林前又谈了很久。

“可能的话，还是尽快地去帮助基焕同志工作。现在，鬼子把军队一直拉到泰峰镇的山谷里，为了搜查共产主义者，已经逮捕了很多矿工。你想想，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吗？”

车应道说，京植只是严肃地听着。

“最要紧的是炸药问题。 有个别同志并不把制造炸弹当成重要的工作。这怎么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呢？ 当然， 我们武装自己，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手制造出武器来！这不是将军早已指明了的方针吗？可是，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要大量制造炸弹的问题，是将军特别强调过的。现在兵工厂干得热火朝天，就是炸药供应不上，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炸药要尽快地送来。你上泰峰镇去跟基焕同志谈一谈，请他首先在搞炸药的工作上再使点劲。”

“基焕同志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吗？”

“大体上是知道的，不过，兵工厂的具体情况， 也可能不知道。炸药问题这么紧急……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迅速派一个人去告诉他情况，把炸药搞来！”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早就应该派人去啦！”

“是啊，这都怪没有预见性，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忙起来！炸药嘛，有多少要多少。 可是， 我们没有把力量集中到这上面来。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喜燮同志在泰峰镇，你这次去跟基焕同志谈好，把他调到根据地来。眼下，我们这儿没有人搞教育工作。我们已经开始盖学校，但进展不快。就是盖成了，也没有人担当得下来。我想，喜燮同志到我们这儿来负责这项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起风了。哗——哗——的风声，象海啸一般在海松林里响着。

京植严肃地听完了车应道的话，稳重地开口说：

“我去商量商量，一定让他把喜燮同志调到这儿来。 今天咱们既然谈开了，我想顺便给会长同志提点意见。”

“请提吧。不论什么问题， 我不是一向都征求你的意见吗？”

车应道爽朗轻松地说，但他考虑到京植同志的为人，估计到他要提的肯定不是简单的意见，因此，他的眼神也有点紧张。

“我要提的并不是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也是会长同志经常谈到的关于怎样建设根据地的问题。现在，会长同志正在为这个重大的工作奔忙，而我却一件事情也没有帮你做，本来是没资格来论是论非的。不过，搞好游击根据地，正确贯彻金日成将军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不正是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吗？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点意见……”

“你不要说得那么费劲，想到啥，就都摊开来。 老实说，我被这个问题难得连觉都睡不成啦！”

车应道把京植的沉重的话岔断，洒脱地说。

“我也知道，所以老实讲，就更不好意思谈了。”

京植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

“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刚刚诞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是事实。我认为正因为如此，金日成将军才组织了这次远征南满。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敌人指向根据地的攻势集中到他自己身上，把敌人诱引到南满一带去。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我们宝贵的根据地牢固地建设成为革命的堡垒。”

“那当然啦，所以我才这样到处奔跑嘛！”

“可是我觉得会长同志 光是跟在碰到的 困难和障碍后面打转转， 把力气全花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去了。 比如难民的问题，就是这样。给他们解决住房和吃粮，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灌输这种思想：从现在起，我们也是根据地的人了，要为贯彻金日成将军的方针贡献一切！可是我看，您在这一方面力量用得不多。我认为，对那些挥洒着血泪投奔将军的怀抱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让谁家把上屋腾出来给他们住，而是要把这种思想播到他们的心里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产生更大的力量！”

车应道一时没说什么，京植也没有再说下去。京植想，自己比谁都更深切地了解车应道是怎样操心和奔忙的。可是现在，车应道恰恰从最了解他的人那里受到这种批评，心里不知怎样难过呢。

“怎么不说了，继续谈吧！”

车应道微笑着说。

“我的意见就是这一点，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推动所有的工作——就是说要鼓动人们的思想。”

“我懂了。还有什么意见，都提出来吧！”

“没有别的了，就是这个。能供您参考，那就好了！”

京植等着车应道的激烈反驳，支吾地说。

沉重的沉默。

天空渐渐阴沉下来，四周也暗起来了。

“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车应道激动地说。

“你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所以感到很痛。不过，你的意见很对，准确地指明了我的缺点。老实讲，谁能给我提出这种批评呢？谢谢你！现在马上改掉，可能有些困难，可是我一定把它牢记在心里，努力去改正。我觉得自己没有正确地贯彻金日成将军的方针。”

“会长同志，我也知道您很辛苦。不过，我所以要提这个意见，就因为金日成将军建立的这个根据地是宝贵的。”

“这我还能不懂？你去好好工作吧。以后想到什么，也可以通过别人告诉我！”

他俩紧紧地握了手。

这一天，贞顺帮医院的烧饭大娘干活。烧饭大娘把地主库房里的铜器全搬到后院泉井边去擦。烛台、小铜锅、酒盅之类，都挑出来准备送到兵工厂去。其余的铜碗铜碟，全都用瓦粉擦亮。这些铜碗碟，一部分留在医院使用，一部分打算送到榛树沟游击队营房。她劝贞顺别累着了，回屋里躺着休息去。可是贞顺不听，擦了一整天。

日头还没有斜到西边，贞顺听说京植喊她，便回到前院里来。前院里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不知京植要上哪儿去，戴上帽子走了出来。老爷爷医生手里拎着一个比昨天早上李尙女大娘提的小包大一点的包袱，还有几个病人在院里闹哄着。那些动弹不得的伤病员，则把蜡黄的脸探出窗外，泪汪汪地望着京植。

“贞顺同志，你也早些把身子养好，开始工作吧！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儿啦。”

京植见到贞顺，这样说。

“你身板儿这样，现在怎能出院呢？”

“我的身板儿怎么样？现在不是全好了？”

“你上哪儿去？”

“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你的腿那个样子，能走路吗？”

“不要紧，走累了，就沾沾牛车的光！门外有一辆上那个方向去的牛车……时间太紧，来不及谈别的了，愿你身体健康，好好工作！”

京植转身走出大门。贞顺心情沉重地跟病员们一道送出门外。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走，他的伤还没有养好；再说，他并没有说过要马上离开医院。可是为什么突然离开这儿？他还说要上比较远的地方去，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跟车应道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想必是接到某种重要的任务了。那是什么任务呢？身子还没有好利索，就突然要走？

大门外，果真停着一辆牛车。车上装的好象是粮食袋。

“你要继续服用包里的药。我怕你没条件煎汤药，给你包了点药丸。别忘了，每天三次，饭后一定要吃。”

东医把包袱放在车上，说。

“谢谢，我一定吃！”

赶车的人让京植坐上车。

“怎么能从大门口起就坐车？快走吧。象现在这样， 一天准定能走上一百里！”

赶车的人没有再说什么，赶着车走了。京植向人们告别后，也跟着牛车走了。他的一条腿迈步还不自然，却使劲地拄着拐杖走着。人们都跟着出来，叮嘱他不论到哪儿都要保重身体。

贞顺呆呆地望着走远了的京植。在这一瞬间，她好象看到他那犹如蔚蓝的海水一样深邃的心底里去了。归根结蒂，这位变得异常坚强的京植，怀着准备牺牲自已的决心，走向了严酷的战斗道路！这决不是叫人淌眼泪的悲伤的事，而是使人更加坚定地握紧拳头的严肃的事！

过了一会儿，贞顺才身不由己地急忙朝着快要走到河边的牛车走去。她走了一会儿， 又猛地停了下来， 抑制着跳动的心。风，还是吹得那么急。从飞驰的黑云下面，啪嗒啪嗒地落下了热呼呼的雨点。这是在严峻的战斗道路上，暗示着什么并给人们以鞭策的火热的雨点。在贞顺的发烫的面颊上，也落了几颗很大的雨点。

三

贞顺的生活又开始活跃起来了。身体渐渐地恢复了健康，精

神也起了变化，强烈的斗争欲望在心里激荡着。

她一面养病，一面热心地帮助医院的厨房干活，有时还到客屋去帮助赤卫队宿舍的厨房干活。赤卫队厨房的活儿更加劳累，更加复杂。从各个地区选拔上来的赤卫队员，都集中在一个宿舍里，吃大锅饭，由一位身板不怎么硬实、个头很小的大嫂做饭，整天忙得汗淌淌的。贞顺去帮她的时候，她总感到过意不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论是医院厨房， 还是赤卫队宿舍的厨房， 一忙起来都喊“贞顺同志！”尽管医院的医生老早就关照过不要让贞顺干活， 可是里里外外的妇女，没一个听医生的话。这倒不是因为她们存心要让贞顺干活，而是不知为什么，她们觉得只要跟贞顺在一起，干起活来就有劲了，所以都去找她。贞顺不仅容貌清秀出众，而且心地也象湛蓝的海水一样深邃， 不论说什么话， 都是宽宏大度，和蔼待人，笑嘻嘻的。而且又会通俗地给她们讲革命故事。这一切，都象馥郁的香气，使她们感到愉快。

贞顺现在身子好多了， 自己也有心要向车应道正式提出要求，请他分派工作。她觉得不能总是这样留在医院里熬药吃，帮助前后院厨房干点活儿就算了。她想到自己应该根据组织的指示去做一定的工作。

每到夜晚，贞顺就想起过去送条子的事，撒传单的事，泰峰镇工人闹罢工的事，还想起教育小儿童团员们的事。现在，这个地方让我做什么工作呢？要是交给我一项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那种有意义的工作，该有多好啊！我到金日成将军建立的根据地来，怎么能光享受幸福而不去工作呢？为了这个根据地，为了革命，就得象哥哥临别时所说的那样，赶快担负起一份儿工作！我

不是怀着这种决心到这儿来的吗？

贞顺一直怀着兴奋的心情，对于自己将来要做的工作做了种种设想。

就在这样的时候，上村的形势变得困难而又紧张了。敌人发动了新的攻势。中村地区卷入火海。所有的村庄全被烧光，人们朝着上村涌来。固然有不少人事先预料到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预先迁到上村来，但眼下遭受灾难的人们还是象潮水一般地涌向大门岩这边来，上村到处都是逃难来的人群。医院里也住满了被火烧伤的伤员。看来他们好象在烈火里跟鬼子搏斗过。医院里一片呻吟声，贞顺住的厅屋里，也住进了十几个伤员。

有的还在大声喊叫着救人。

现在，贞顺顾不上自己养病了。她跟医生一起忙着，熬药，打水，把病人身上的血衣脱下来去洗。

有一天早晨， 她朝革命委员会走去。 她想情况变得这么困难，我还养什么病，得赶快要求工作，开始战斗！京植哥不也是拖着一条腿走向战斗的吗？

贞顺焦急地想着这些，走到村前的河边。河边全是人，他们也许是带来了什么粮食，在煮早饭，到处腾起了一片炊烟。响起了孩子的啼哭声和妇女的哭喊声。河边的砂砾地上，形成了包袱山和人的海洋。可怕的悲哀，在这个海洋中翻腾。贞顺觉得，先遭到灾难的九岩，似乎还比较好一些。这么多人，现在到哪儿去给他们安排生活处所呀！

她匆匆过了河。河对岸的路上也挤满了人。他们背着和顶着包袱，不知往哪儿去，一直向前走，间或也有朝后走的人。

走到革命委员会一看，附近的道路上和草地上，更是人群浮

动。大概他们也在忙着做早饭，烟雾腾腾的，吵成一片。

“福童家，带了盐没有？”

“盐，哪儿有啊，该死的鬼子还容你有空拿盐？”

妇女们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这样大声交谈着。她们到这连水都没有的地方来闹腾，是因为她们从心里相信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也挤满了人。有的背架子上放着两三个包袱，廊台上也堆着很多包袱。有的人还背来了象大衣柜之类的东西，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他们都坐在院子里，一股劲地盯着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看样子，办公室里好象正在讨论安置难民的问题。屋里传出许多人的谈话声，其中也有车应道的略微有点沙哑的声音。

贞顺在院里站了好久。她想，现在这么忙乱，向组织提出个人问题是不合适的，准备以后再来一次，就掉转了脚步，挤出了人群，心里暗暗地泄了气。

革命委员会又有什么办法安排这么多的人？哪里有房子给他们住，有粮食给他们吃呢？不知怎的，贞顺仿佛看见了车应道满是汗水的脸，不由得产生了一丝怀疑和不安。

贞顺朝村里走，心想：既然到这儿来了，还是去看看清津家大娘和基成吧。于是就找儿童团宿舍，一连问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座背靠着山的小草房。名叫儿童团宿舍，但不知道房子为什么那样小。

贞顺来到小草房跟前，这时，原先在敞着门的灶屋里汗水淋淋地干活的李尙女跑了出来。

“大娘！”

“呃，这不是贞顺吗？你怎么上这儿来啦？病都好了？”

“全好了！”

看到大娘脸孔黑油油的，衣服黑糊糊的，贞顺突然嗓子发哽，快要哭出声来。

“真的全好了吗？”

李尙女走到贞顺身边，摸着她的肩膀和脊背，问。

“我现在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大娘，你在这儿太辛苦了吧！”

“有什么辛苦的？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俗话说苦尽甘来嘛！”

“大娘说话还挺注意用词儿！”

“李尙女是哥哥，词儿是弟弟，我怎能忘记它呢？”

贞顺很感动，心里一酸，笑了。李尙女也用象男子汉似的大嗓门笑了。

进屋一看，这是一间灶屋、一间灶炕的小草房，热得象火炉似的。锅里不知煮着什么，白气腾腾，咕嘟咕嘟地直响。

“孩子们都上哪儿去了？”

“玩儿去啦。他们说，不多久要开学了，在开学前要玩个够！”

“锅里煮的什么？大热天，把屋子烧得这么热！”

“那还不是淘气包们叫我受累！革命委员会把原来准备给游击队做军装的大布拨出来，给孩子们做衣服穿，可他们把衣服穿得象张狗皮，脱下来扔了。我这会儿用碱水煮哩！”

李尙女倒握着饭勺，从滚开的锅里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捞出来放进盆里。他的脸上和脖子上，汗水直往下淌。

“一共有多少孩子？”

“十二个，都是死了爹娘，无处投奔的。这回，中村附近的村子又遭了‘讨伐’，昨天晚上，孩子又坐满了一院子。革命委员会也没叫他们来，不知他们从哪儿听说这里是儿童宿舍，就全都

跑来啦！”

“这儿这么窄，怎么办呢？”

“那还能怎么办？他们来看了一眼，也觉得住不下， 就跑到别处去了。就是给他们弄点饭吃吃也好呀，可是没有做到，我心里难过了一宿！”

李尙女端起装着衣服的大盆，噔噔噔地走出门外。贞顺也跟了出去。屋里热得简直象发汗窖，走到廊台上，才觉得舒服极了。

离这座房子不远，有一条小河。李尙女顶着洗衣盆到河边去洗衣。

“这些恶鬼，怎么收拾他们才好呢？ 听说又有许多村庄成了火海，哪有这种气人的事呀！我们这儿有个孩子疖子冒脓，昨天早上我到榛树沟那边去替他刮松果油子，看见两个女人坐在路上拍着地痛哭。我问哭什么，她们说鬼子害死了他们的儿子。其中一个说，她不是丢了一个儿子，而是丢了两个，心都要裂开了。听了她们的话，我心里也直翻腾，抱着她俩哭了一阵。我们的白衣同胞，怎么碰到这样的冤家对头？伏妖怪，用棒子；降鬼神，诵法经。这日本鬼，用什么打，才能叫它灭种？”

“大娘，给我，我来替你捶一会儿！”

贞顺从李尙女手里抢过洗衣棒捶衣裳。李尙女擦着汗坐到草地上，忽然想起贞顺在医院里安慰她的话，久久地注视着贞顺黑辫子一动一动的侧影。贞顺虽生长在苦难之中，但脸庞是多么清秀，心思是多么深邃多么善良啊！眉眼，嘴唇， 鼻梁， 不论哪儿， 都很玲珑秀丽， 所有这些，任何一处都不是外表的光鲜，而是从内部放射出来的深沉温柔的光辉。世上哪有这种美呢？她要是在成载之后出生的我的亲骨肉，那该有多好！

李尙女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急忙从草地上站起来。离晌午还有很长时间，但她想煮几颗土豆给生了一场病的贞顺吃。

贞顺捶了半天衣裳， 才发现李尙女回去了。 她觉得这样更好，心想大娘大概回家忙别的去了，要趁这个空儿把这些衣服全部洗好。这么一大盆衣裳，靠大娘一个人洗，该多么劳累呀。尽管她大声说笑，但颧骨突出，脸色发黑，比起在医院里的时候好象瘦多了。繁重的活儿，内心的悲伤，怎能不使她消瘦呢？

贞顺使劲地捶着洗衣棒。

可是，她自己的病也并没有全好。特别是最近，从中村来了大批伤员，医院变得嘈杂起来，她晚上睡觉常常出冷汗猛然惊醒过来。医生皱着眉头，要她安静休养。

可她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就象一只冲破洪波、荡过细浪的小船，永远迎着生活的暗礁前进。

贞顺捶了半天，然后把衣裳泡在水里漂洗。这些衣裳，有的撕破了裤腿，有的叫火烧了个拳头大的窟窿。她怕捶坏了钮扣，翻转来一看，没一件是有钮扣的，间或有也是破碎的，勉强吊在衣服上。 基成从九岩穿来的单裤褂也在这堆脏衣服里。 三个钮扣，好歹还剩下两个。这钮扣是母亲给他钉的，好象是用铜片做成的，很结实。在剩下的两个中，有一个已经扭扭歪歪的了，大概是被石头砸的。这帮淘气鬼这么凶，清津家大娘有什么能耐去管教他们呢？他们怎么变得这样粗野？是因为得不到爹娘温暖的爱抚吗？那些昨天晚上拥来又不知上哪儿去了的苦孩子，现在在哪儿游荡呢？谁来拯救，谁来抚养那些被抛弃在荒野里渴望得到爱抚的“小石子”们呢？

贞顺心里一直想着，坐在骄阳下捶着衣服。

她把一大盆衣裳都洗完了，正往草地上晾的时候，李尙女回到河边。

“今天把你累坏了吧？ 俗语说：坏心眼的叔叔让侄子扛重东西。你好不容易来找大娘，可我倒叫你洗了一大堆衣裳！”

“看大娘说的，洗盆衣裳算得了什么，你还说这些！”

“不管怎么的，咱还是快回屋里去吧。哪怕是高粱米饭也好，能让你吃个饱，该多好呀！可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回屋去吃几颗土豆吧。”

贞顺听了，一阵心酸。想到大娘特意为自己煮了土豆，就感到死去的母亲的爱，又在抚摸自己了。

这天，凯安村对面的河边，聚集了一帮孩子。他们蹦着，跑着，扔着石头子儿，噗通噗通地跳进水里打水仗，吵成一片。被这个苦难的时代所抛弃、被烟火熏黑了的孩子们，也按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展开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在一头儿，有十几个孩子搭起一个大石灶，点上火，准备烧土豆吃。他们先把石头烧热，再用它来烤土豆。火不旺，有个孩子就脱下布衫，使劲地扇着。有一拨孩子去搞柴禾， 另一拨去挖土豆， 在谷地的垄沟里悄悄地向前爬。谷地的后面是高粱地，高粱地后面才是叶子蜡黄的土豆地。从昨天晚上起，他们就挖来吃，地的一角差不多挖光了。不知这块地是谁家的，如果主人来了，可不是骂一两句就能完事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一点，紧贴在垄沟里挖土豆，不让人看见。有个孩子还躲在高粱地里放哨， 眯着两只小眼睛透过簌簌作响的高粱叶缝，向四外张望着。 只要他喊一声“来人了！”大伙儿就会撒腿迅跑。孩子们那两只挖土豆的手，就象铁打的钩齿，五个手指头闪

电似地扒开夹杂着石头的土， 起出土豆， 连指头出血都顾不得了。有的孩子干脆连根薅起，只拣大的摘，然后又顺着垄沟往前爬。

孩子们挖了一气，这里那里，堆起一堆堆的土豆。他们脱下布衫， 包起土豆就跑。 放哨的小家伙也脱下布衫包了一包跟着跑。他们挖的可真不少，就这么搬，也没能全部拿走，垄沟里还剩下很多土豆。

烧火的孩子们，有的趴着吹火，有的脱下衣服扇风。不知他们从哪儿拣来那么多的湿柴， 塞了满满一灶， 哧哧地响着光冒烟。有个孩子眼睛都让烟给熏红了。去搞土豆的孩子们呼啦一下散开，又去拣干柴。

另外一些孩子又搭了一个新的石头灶。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到处搬石头，拣柴禾。他们当中，也有不少象仁洙、太浩等九岩来的孩子。他们先到中村转了一阵，今天早上才到上村来，一个个都变得很野，几乎不象是在九岩儿童团里受过训的。可以说他们成了一片无人照管的生菜地了。

基成和仁洙他们也搭起了石头灶。基成把宿舍里的小家伙拉到一块儿，大声叫嚷着让他们去搬石头搬柴。他系上绳子背在肩上的铜号，一动一摇晃。由于那些面生的小家伙们都围上来抢着要吹，所以，从昨天起，他就干脆把铜号系上绳子背在肩上。他好不容易用铅焊上了裂口，敲平了瘪嘴，能吹出点调子来了，生怕被这些孩子抢去吹坏。

先动手搭灶的孩子们，已经烧好了土豆。由于急着要吃，有些土豆还没烧熟，剥了皮一看就扔了。熟透了的土豆皮一剥，心子就露出来了。有的小家伙一口咬下去烫了舌头，直掉眼泪。

他们正忙得起劲的时候， 返回凯安村去的贞顺， 走到了河边。她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看了半天。

四处都在冒烟。孩子们蹦的蹦，跳的跳，有的还摔起跤来。

贞顺估计他们就是昨天晚上来儿童宿舍后又不知上哪儿去了的那一帮孩子。

贞顺朝着孩子们哄闹着的 河边慢慢走去。 在一处冒烟的 地方，有个孩子喊道："来人了！"于是， 别的小家伙们都伸长脖子张望，看见贞顺走过来，吓得撒开两腿就跑。这时，基成一边朝土岗上跑，一边大声喊："你们回来！不是土豆地的主人！ 是我姐姐！我的姐姐！"震得河边嗡嗡直响。

他喊了几声，便把肩上的铜号摘下来，贴在嘴上，蛮好听地吹了一通，他的这些行动，都是兴头十足的。向四处飞跑的小家伙们听到号声，才慢腾腾地站住。 基成放下号， 又大声嚷了一阵，说来人是他的姐姐，不要跑，那些孩子们才磨磨蹭蹭地聚集到原地来。

贞顺走到他们身边。九岩的孩子们都跑来围住她，仁洙在老远的地方就朝她行了个礼。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姐，他们先在中村呆了一阵子， 今天早晨才上这儿来的！"

基成抢先回答说。 贞顺的嘴象是麻木了似的， 一时没有说话，只是凝视着他们。他们的脸和衣服黑不溜秋的。个头儿最小的太浩，不知把布衫脱在哪儿了，光着膀子站着。贞顺走到太浩的身边：

"你先前也一直在中村吗？"

贞顺抚摸着他的后脑勺问。太浩点了点头。

“你在中村住在谁家?”

“我，我就是这么过的，跟仁洙他们……”

“就这么过，就这么在河边过的吗?”

“还在山下住过……”

“哪是光在山下住过? 在丧具房，在草地上， 不也睡过吗?”

同来的孩子插上来，戳了一句。

“丧具房，那算什么人家? 哼! ……”

太浩白了他一眼，咕哝着说。

“是村里没房子，让你们上那儿去睡的吗?”

“不是，让我们进屋里睡的，可是人太挤， 我们就自己找地方睡了。”

“你的布衫呢?”

“在那儿!”

太浩指着冒烟的小石头灶说。贞顺急忙朝那儿走去，不知为什么，布衫揉成了一团，一半埋在沙里。贞顺拣起布衫，抖了抖沙子。衣服黑黢黢的，尽是灰，一只袖子破破烂烂的，简直没法再穿。贞顺拿来让太浩穿的时候，看见他的胳膊和脊背脱了一层皮。大概是捞不到饭吃，两个肩胛骨耸起老高。贞顺心里禁不住一阵难过。

太浩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是在奶奶的怀抱里长大的。贞顺记得有一次因为有事到太浩家去，那时太浩还很小，弯腰驼背的老奶奶把他抱到面前，一边给他喂粥，一边叨咕着说：我能活到他长大成人吗? 说完就撩起破裙子连连擦泪。就是这位老奶奶，在上次的“讨伐”中，被大火卷进去烧死了。据说，人们从灰堆里找出她焦黑的尸体，抬出去埋了。现在，她留在世上的，就

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贞顺替太浩把钮扣一个个地扣上。这件衣裳的黑钮扣还一个都没掉，好象是老奶奶给他钉的。

这当儿，孩子们都聚到贞顺的身边来。 起先， 他们以为她是土豆地的主人，想逃之夭夭。可是小司号员说是他的姐姐，又看见她给光膀子的小孩穿衣服什么的，象是很有情意的样子，便偷偷地窥视贞顺的眼色，聚拢过来把她围住。

“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贞顺瞅着满脸灰尘、只有两只眼睛闪亮的孩子们，问道。没有一个孩子回答。他们一股劲地互相使眼色，叫别人先说。

贞顺发觉自己问得不对头。这样问，就象朝大海里扔石头一样，哪个孩子会冒尖儿来回答呢？再说，问他们从哪儿来又有什么意思？他们都是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父母，无处存身，从几十个村庄漂流到这儿来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基成，昨晚到你们宿舍来的孩子，也都在这儿吗？”

“就是他们！除了今天早上从中村来的仁洙他们， 都到过我们宿舍！”

“昨晚你们吃了什么？在哪儿睡的？”

孩子们依旧没有回答，全都显出一副苦巴巴的样子，用脚鸭子刨着沙土。

“你们怎么都不吱声？在村子里,不也过过儿童团生活吗？怎么连话都不回答呀？”

基成这么一说，小家伙们全噗嗤笑了。这时有个孩子说：

“我们就睡在这儿！”

“睡在这个石头地上？”

“不是，我们在那个柳树林里铺着柳条睡的，可美啦！”

“嘿，美什么？冷得我一觉也没有睡好！”

“冷啥？傍黑的时候，我还热得洗了澡哩！”

“傍黑是热，清早可冷了。”

孩子们这才各自吵嚷开了。有个孩子说，真的是早上冻醒了才爬起来升火，烧土豆吃的。他这么一说，腰眼子就被旁边的孩子狠狠捅了一下。

“别说土豆的事儿！”

“怕什么？她又不是土豆地的主人！……”

他俩翻着白眼珠，嘀嘀咕咕地说。

“你们什么也没吃，饿着肚子睡的吗？”

“是……”

一些个头儿大一点的孩子，故意装得一本正经地齐声回答。基成嘻嘻直笑。他是知道孩子们的秘密的。不过，现在他也在烧着石头准备烤土豆吃。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来骗姐姐了。岁数最大，个头儿最高的仁洙，在孩子们的身后，背着脸坐在沙滩上，无缘无故地撅着干树枝。现在，他的心情非常悲伤、复杂。他想：咱怎么都说起谎话来了？咱过的儿童团生活，都算白过了吗？不管怎样，在九岩的时候，只要有谁说一句谎话，大伙都要批评他；可现在都说起谎来了。明明挖人家的土豆吃，还这样心安理得，谁都知道这是坏事，可是没一个人出面反对。

现在，基成的姐姐，该多么生气呀！仁洙非常怀恋九岩的生活。如果九岩依旧存在，现在还在那里继续过儿童团的生活，该多么好啊！他也非常想念妈妈和爸爸。爸爸已经外出了，也许没

事，可是妈妈那天早晨为什么不赶快躲避，以致中了鬼子的枪弹呢！

其实，仁洙的爸爸早在几年前就离开家到外地去卖工了，一去就杳无音信。妈妈在九岩遭到鬼子“讨伐”的那天早上，想带点生活用品走，耽搁了一些时间，结果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了。后来，到中村养伤，中村也遭到鬼子的“讨伐”，因为身子动弹不得，没能逃出来，在着了火的屋子里咽了气。懂事的仁洙，并没有为母亲的死而掉泪，但他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坟墓里独自走开，便领着九岩的小伙伴们割了些草，铺在妈妈的坟前，在那儿过了好几个夜晚，今天早晨，才到上村来。

仁洙背着伙伴们落泪。用小树枝翻弄着沙土，噙满泪水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一条小虫子向后爬。

贞顺半天没说话，只是瞅瞅这个孩子，又望望那个孩子。虽然她满面病容，显得憔悴，但脸上却突然掠过了一道锐利的光芒和严肃的神情。许是因为她的脸色严厉起来，孩子们全都垂下了头，苦起脸来了。

贞顺心里非常难过。光膀子的小孩，除了太浩还有许多。他们的胸脯和肩膀，都脱了好几层皮，晒得象陶器一样漆黑。有个孩子，肚脐边长了个脓疮，大概是敷了什么膏药，上头贴着一块剪得圆圆的纸片。

在这些赤身露体的孩子里，贞顺意外地发现了下村李尙俊的两个侄子。

“你们也到这儿来啦？”

贞顺走到脸孔扁扁的大孩子跟前，摸着他的后脑勺，问道。

“是。”

“就你们俩来的吗?”

“就我们俩。”

“别的孩子都到哪儿去了?”

“你说谁呀?”

“你们的叔叔，还有那些小孩……”

“叔叔？叔叔是大人，哪是小孩?”

“不是说大叔叔，我是说那个眼睛挺大的小叔叔。”

“唔，大眼珠子尙植!”

小的一个显出先懂了的样子，抢先回答说。

“对啦，他叫尙植！现在他在哪儿?”

可是，孩子们没有回答。

“怎么不说话呢?”

“尙植，小弟弟们，都死啦！……”

用脚尖刨着沙土的小的一个，咕哝着说。

贞顺的心，就象叫斧子劈了一下似的，受到很大的震动。她再也没问什么， 那只抚摸孩子的后脑勺的手， 也悄悄地放了下来，两腿直打晃。

孩子们都这样死了，大人还会有活的吗？尽管她已经知道李尙俊牺牲了，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家在遭到那么大的不幸而毁灭的时候，却把这两个小不丁点儿的孩子抛在这里。

贞顺把衣服都找来，给那些光着膀子的孩子穿上，然后到各处转游，看看他们都搞了些什么。她看见升了火的石头灶，也没问是干什么的；看到堆在地上的土豆，也没问他们是从哪儿挖来的。

“嘻嘻，真是个好大姐!”

“你看她还替咱们穿衣裳哩!”

"她在九岩可当过儿童团辅导员哩!"

"怪不得对人那么和气!"

"可是,她会剋咱们挖土豆吃的!"

小家伙们跟在贞顺的身后,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还不停地偷看着贞顺的表情。

贞顺还是没说什么。她看到五、六个啃了几口扔在地上的土豆,停下了脚步。有的是剥了皮扔掉的,有的是咬了几口才扔掉的。贞顺瞅了半天,仍然一声不吭地走过去。不知是因为没有力气把它拾起来,还是怕忍了又忍的悲伤爆发出来……

过了一些时候,贞顺和孩子们分了手,走到河边,想渡过河去。但她刚走到柳丛那边就一屁股瘫坐在石子地上。孩子们看到贞顺沉默无语地走路,都感到非常奇怪,一个个象小松鼠似的跟在她的后头。他们走到柳丛这边,伸长脖子望着:

"唉,哭啦,大姐哭啦!"

孩子们低声说。

"哪儿是哭!"

"你看,她不是在抹眼泪吗?你看,你看!"

这么一来,站在孩子中间的基成,就拨开柳枝,一边跑,一边喊姐姐。他以为姐姐是因为孩子们挖了人家地里的土豆气哭的。现在,他要认识姐姐所体验到的那种巨大的悲哀和愤恨,年纪还太小。

"姐!你干吗哭呀?别哭,我们错啦!"

贞顺听了,忽地站了起来。这时,从她的倾泻着泪水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蓝茵茵的光芒。

"你怎么说这种不争气的话?你们有啥错,你们有啥错呀!

要不是日本鬼子，你们会变成这样吗？会变得这么可怜吗？”

贞顺抓住基成的肩膀摇晃着，焦躁地喊道。喊着，喊着，突然停住不说了。她抹了抹眼泪，然后把裙子的下摆一挽，嗵地跳进水里，奋力地冲开疾流渡过河去。孩子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象被钉子钉住似地站在柳树这边。他们虽然知道贞顺不会责备他们，但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愤愤地走了。只有仁洙似乎懂得了她的心情，两颊上滚着泪珠，望着冲过河去的贞顺。

第　七　章

一

在上村热火朝天地开展秋收战斗的时候，喜燮从泰峰镇来到了上村根据地。他让十几名工人背着炸药，半夜里到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闹哄哄地搓高粱，掐谷穗。他们割了地主李昌根地里的庄稼，正往革命委员会的仓库里装。干活的人看到工人们背着东西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都停下活儿来看。

“从哪儿来的难民？”

“哪里是难民，我看象是从泰峰来的！”

“那么说，他们背的是炸药吗？”

“大概是吧。”

人们这样低声交谈着。

“来炸药啦！”

他们你捅捅我的腰眼子，我捅捅你的腰眼子，互相报信儿。嘴里不说，心里可都来了劲儿。最近一些日子，每天都在大门岩前头的平川地上，一边同敌人战斗，一边忙着秋收。正因为这

样，他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枪和炸弹，不仅没法搞秋收，而且上村根据地还会有危险。

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只要大平川尽头上岘方面游击队打退敌人进攻的枪声和炸弹声一响，群众就乐得手舞足蹈，更加劲头十足。

“又来了炸药？”

有人向撂下东西擦汗的工人悄悄地打听。

“谁说是炸药？”

“都知道啦。你以为有谁不知道这是从矿山运来的炸药？我们上村人的眼睛够尖的！”

工人们听了，都呵呵大笑起来。

喜燮擦着汗朝办公室走去。他也不是空身来的，除了炸药包，还背了一把警察的洋刀和一支掉了枪托的步枪。坑木棚的韩基天，也不替他想想身上的东西重不重，硬要他把运坑木的车夫们在树林里打死警察夺来的武器捆在炸药包上带走。这样，生平没有背过重东西的喜燮，就比旁人流了更多的汗。

喜燮走进办公室，那里也挤满了人。有的搓草绳，有的织草包，闹闹嚷嚷，也有不少人累了，躺着睡觉。这是东西两屋的大通间，搭了好几铺炕。他走进会长车应道的办公室。

会长不在办公室里，只有两名赤卫队员坐在桌子前头，卸开步枪擦零件。他们说，会长上榛树沟游击队去了。

“你是从泰峰来的？又带来不少年轻小伙子吧？”

赤卫队员问。喜燮一回答，一名赤卫队员就嘟囔起来：

“哼，又该他们入队啦！”

“入队，入什么队？这次非要跟他们讲讲理不可！”

“讲理？你拿人家的入队问题讲什么理？ 别因为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就去搅扰别人的事！”

“问题处理得不对，我就要说！凡是泰峰镇来的， 都无条件地让他们入队！请问，他们就不需要过赤卫队这道‘桥’吗？”

听得出他们是因为没让他们参加游击队在发牢骚。

“你们在赤卫队干了很久吗？”喜燮问。

“有五个来月了。”

“五个来月，五个来月算什么？从泰峰镇选拔上来的小伙子，都干了好几年了！”

“哦，他们参加过赤卫队吗？”

“虽不是赤卫队，但他们搞夺取武器啦， 悄悄地把鬼子送上‘天堂’啦，诸如此类的活动，可都是呱呱叫的！”

“别提啦，俗话说，蝲蛄是属螃蟹的呢！”

喜燮听了，不禁呵呵大笑。真正是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碰到这样朴实的青年人。

有很多青年叫苦说：由于手里没有枪上不了战场，把拳头都气哭了。现在，革命已经成熟到这种程度。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也相应地给革命带来了新的变化。目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打倒敌人。我们要尽快地把一切潜在力量动员起来，去打击敌人。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和革命的要求。喜燮忽然感到胸中发胀，好象支起了一根捶衣棒似的。

其实，他这次到上村来，心里是有牢骚的。他经历了九岩惨案以后，思想完全变了。过去，他也曾把启蒙群众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投入了全部精力。可是现在他认为用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的。那与严峻的浴血战场相隔很远的读书声，

究竟有什么用？搞些“我们为什么受穷？”之类的讨论， 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力量， 在这严峻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呢？ 喜燮打定主意，要投入到目前的现实迫切要求人们投入的浴血的战场！怀着这种心情，他跟基焕上泰峰镇去，决心深入到敌人的内部，同工人阶级一道进行浴血的战斗。

但他到泰峰镇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就根据组织的决定回到上村来。 听京植说， 可能是车应道为了根据地的教育问题调他来的。可是，他想来想去总觉得现在谈论教育问题，简直是头脑发昏。

“车应道犯了个时代错误，不会正确地看问题！”

喜燮来上村的时候，一直是这样想的。

他坐在擦枪的赤卫队员身边， 抽了一支烟， 又站起来向外走。这时，一个赤卫队员跟着出来， 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低声说：

“对不起。你这次来，带了什么武器来没有？”

“武器？带来一支断枪和一把军刀。”

“断枪？哪儿断啦？”

他怕喜燮走下廊台，拉着他的衣袖，轻声问。

“枪把子撅了！”

“伙计，把它送给我吧！ 我们赤卫队员连枪也没背过一次，心都急得开锅啦。此刻那位同志擦的那杆枪，还是今天白天他在上岘那边打死一个自卫团员缴来的，可是晚上就接到让他把枪交给游击队的指示。这下子，可把他急得直掉眼泪，他央求我一同去见会长同志，请求不要把枪交给游击队。这样，我们俩才到这儿来等会长同志。你能不能把那条断枪送给我？”

“可以，就送给你吧！”

喜燮被他焦急的样子感动了，一口答应下来，并领他到院子里，从自己的炸药包上解下枪来，立刻交给了他。

“谢谢你，太谢谢你啦！”

小伙子一手拿着枪， 一手握着喜燮的手， 激动得几乎要哭了。

“谢什么，枪是打鬼子的武器，当然要由你们扛！”

“说是那么说， 实际哪是这样！ 现在， 游击队里还有一些同志没有扛上枪，我们赤卫队员怎能拿枪呢？可是，先生……”

他得到枪后，立刻称呼起先生来了。不知他还要说什么话，往喜燮跟前靠了靠：

“先生，你既然把枪给了我，就请你帮忙帮到底， 让我永远扛着这条枪去打仗吧！”

“那当然！”

“好！那……那请你跟会长同志说一说， 就说你带来一支断枪， 送给了赤卫队里名叫赵庆男的表弟了， 请会长绝对不要收走。如果要收走的话，以后就决不把在泰峰缴获的武器送给他，还要跟他断绝同志的关系。我们的会长同志是老实人，你这么一吓唬他，管保能把他唬住！”

喜燮大笑起来，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尽管是一支断枪，多亏带了它来。做梦也没想到一踏进上村，就因枪的问题碰到这样令人感动得要流泪的事！

这个青年意外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没有再回办公室，他绕过人们闹哄着的房角，消失在黑暗之中。看样子他是不想让伙伴知道，偷偷地溜了。

青年走后不久，车应道走进革命委员会的院子，向忙着干活的人们嚷道：

“行啦，这活儿就干到这儿吧，大家赶快上平川地去。收到家的粮食还能跑啦？要紧的是收割平川地的庄稼。凯安村和龙神洞早就出发啦！”

“要不要赶车去？”

“不光要赶车去，还要带背架子去。多收一把是一把，赶快把庄稼拉到大门岩里边！”

车应道话音一落，人们就闹腾起来。有的把铺在院子里的谷捆堆到一起，有的朝高粱垛上盖稻草，还有人大声关照家里人快做早饭送来。这里就是这样不分昼夜，一片沸腾。

“啊，这是谁呀，这不是喜燮同志吗？”

车应道在人堆里认出喜燮，喊着，大步流星地朝他走去。

“辛苦啦！”

“我辛苦啥，还是你这位教书先生辛苦！哈哈哈。”

为人厚道的车应道开了一句玩笑，激动地握住喜燮的手摇着。

“这儿好象正经历着一场大难！”

“遭难呐！这些日子，大平川变成了严酷的战场。敌人还没有用大部队进攻，可是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疯狂地活动。唔，就你一个人来的吗？”

“怎么是我一个人呢？还带来一些炸药哩……”

“炸药？”

车应道异常高兴，又咧开了嘴。他走到背着炸药来的青年跟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还摇了摇他们的肩膀。

“来，请进屋吧！我不在，让你们在外面久等啦！”

“这炸药，是不是要快点搬到什么地方去？”

“唔，等一等，先搬到兵工厂去怎么样？嗨，真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

车应道紧接着喜燮的话说，又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领着背炸药的青年们朝凯安村走去。车应道背着喜燮的炸药包走在前头。

“你来得太好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盼你来呀！现在，你看看根据地的情况就知道了，事情堆积如山，又加上敌人的攻势一天比一天厉害……”

车应道一边卷起裤腿过河，一边大声说话。他背着喜燮吃了很大的苦头背来的东西，好象一点儿也不感到沉重。

“学校的房子都快盖好了，后来撂下了。事情一件紧接一件，弄得我忙忙这个又忙忙那个，忙忙那个又忙忙这个，什么都混在一块儿，乱忙一气！因为这个，我还受过京植同志的批评哩。可是，这也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教育工作，一开始就搞得很不象样。这回你来了，该挑担子啦！”

喜燮听着，啥话也不说。他觉得车应道想的确实不对头！敌人已经冲到我们的鼻子跟前来打枪了，哪有时间谈教育问题！目前，比这更要紧的工作多着哩！我们不是应该首先替那些由于没有枪而急得直哭的青年解决枪的问题吗？

“根据地的干部，谁也照顾不到孩子们，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基焕同志的妹妹主动请求担负教育孩子的工作，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先交给她了，但是觉得过意不去，好象让她挑的担子过重了。”

“基焕同志的妹妹？你说的是贞顺同志？”

喜燮听到贞顺的消息，赶忙问道。

“是啊，就是贞顺同志！ 这位同志自己的病还没有全好，就找到我这儿来，哭着说，我们那些在鬼子的‘讨伐’中侥幸活下来的孩子，由于没人去关心他们， 正在河边徘徊， 烧石头烤土豆吃，都变野了。听了她的话， 我心里难受得就象火烧一样。 可是，谁又顾得上去照顾他们，也没有着手解决的办法呀！没奈何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先去照料一下。”

喜燮从京植那儿听说贞顺病了。现在，她的病好了一些，又自动请求工作，不管怎的，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转而一想，她为什么偏要去做孩子的工作呢？作为金基焕的妹妹，即使不能象刚才那位青年那样缠着要枪……车应道不知道喜燮心里想着这些，又接着说：

“现在，贞顺同志把那些孩子组织起来，搞了个儿童团， 张罗着要动员孩子们的力量盖宿舍。我们不能放手不管，应该帮他们一把。可现在谁去帮他们呀！喜燮同志，你来了，我就感到肩膀上轻松多了！”

“来，把炸药包给我。兵工厂在哪儿？我背着走吧！”

喜燮一过河，就把车应道身上的炸药包接了过来。现在，他觉得车应道说的话，没一句中听的。

兵工厂位于大山沟的深处。天， 蒙蒙亮了， 林中的圆木房里，早已发出响亮的锤铁声。

车应道和喜燮走到兵工厂门前，只见里面有五、六名青壮年坐在瓦斯灯前，锉着和锤着铁块。炉里呼呼地冒着通红的火苗。坐在铁砧前头锤铁的壮汉子，光着膀子，宽胸脯上汗津津的。他

一听来了炸药，就跑出门来，一边往满是汗水的身上披衣裳，一边跟喜燮握手。他的手，象火炭一样滚热。

“啊，辛苦啦！到那边去，炸药另外有保管的地方。”

兵工厂负责人永泽说着，在前头拨开树丛朝山上攀，背炸药的人们跟在他的身后。

在圆木房里，用锉刀锉铁的人，一听来了炸药，都上了劲儿。现在，他们可以尽量制造性能良好的炸弹，送到战场上去了。原先大家凑到一起反复研究，消除了炸弹因潮湿而不发火的缺点。可是由于炸药供应不上，干劲儿低落了些。就在这个当口，炸药运到了。

背炸药上山的人们，不久就回到圆木房的前头。喜燮同车应道一起，跟着永泽走进兵工厂。

“炸药来了，可劲儿造啊！”

“是啊，可劲儿造！要说武器，还得数炸弹第一！”

车应道一说，永泽就接着说了一句。

“不光要造炸弹，还要造点枪呀！”

“我们已经动手造啦！”

真的，在房间的一个旮旯里，堆了一堆锉得锃亮的铁块，不知道是枪的什么零件。喜燮在兵工厂的工人当中，看到刚才自己给了他枪的赤卫队员赵庆男。他在人们的身后，向他点头打招呼。原来赵庆男过了河，径直奔到这儿来，请求兵工厂给安个枪把。兵工厂答应了，并保证做得不比新的差。可是他还舍不得离开，一直守着他的枪。他以为先和喜燮说好了，感到心里很踏实。但也不无顾虑，生怕会长说，不能因为表弟之类的亲戚关系，就不把枪派给正经需要的地方。如果他这么一坚持，可就没

有办法了。要想压倒“老顽固”车应道，象他这样的人，还是一个没长牙的娃娃！

车应道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拿起旮旯里的炸弹，掂了掂分量。还端起修好的枪，眯起一只眼睛来瞄准。

“喜燮同志，你不想打一枪试试吗？”

“干吗要干这种无谓的事呢？”

车应道听了，嘿嘿笑了。喜燮从车应道身上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人太乐观。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自己对革命的看法和车应道对革命的看法有着相当的距离， 心想， 我们能这样乐观地对待革命吗？是不是因为车应道没有直接经历过血海和火海的考验呢？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严酷性，这大概就是车应道所以会抱有令人惊讶的幻想的根源吧。

喜燮先走出兵工厂，车应道也跟着走了出来。他俩带领着背炸药来的青年，迎着红彤彤的朝霞走下山谷。

这天早晨，车应道领着喜燮去看没有盖完的学校。这是一座苫了房顶、抹了二遍墙的长条子单幢房子，现在不是当学校用，而是当作住房用。还没有搭炕的大通间里，墙角上都堆着包袱。人们都去参加秋收战斗了，屋里只剩下几位老人，有位老人很瘦弱，一个劲儿地咳嗽。院子里搭起不少石头灶。廊台上也铺着割来的青草，大概是屋子太窄，有睡在外头的。

他们俩正在看房子的时候，大平川那边传来了枪声。

“敌人好象又打过来了， 他们今天准备扔下多少具尸体逃跑呢？”

车应道望着大平川那边太阳还没有升起的红红的天空，喃喃地说。他仍然是一副悠悠然的态度。

“敌人是不是打到近处来啦？”

“没有，现在是在上岘前头打。敌人要想冲过上岘打到大平川，用少数兵力是不行的。这些天，敌人每次进攻，都在上岘前头被我们打退了！”

不知上岘这地方配备了多少防御力量，车应道说这种大话竟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总之，目前根据地正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这是事实。你看，人们不是因为没有房子到处乱住吗？现在，人们正在山脚下盖窝棚，就连这个，也因为秋收而进展不快。”

“我看这座房子就当住房用吧，哪有时间来盖房子？”

“呃，那么说，学校就不办啦？”

车应道瞪起眼睛，问。

“我认为会长同志对革命未免太乐观了。现在，敌人正在我们鼻子跟前开火，哪有闲空在学校问题上动脑筋啊？”

“难道曾经有过在我们的鼻子跟前没有敌人的时候吗？我们在敌占区还办学校哩！不管怎么忙，学校不开门，还象话吗？”

“这不是忙不忙、象话不象话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根据地本身命运的严峻的战斗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说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有什么感觉，怕我们根据地会出什么差错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象会长同志刚才说的那样，敌人天天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应该动员全部力量来保卫我们这个宝贵的根据地吗？可是我觉得你对什么学校啦，教育啦等等问题，花费精力太多了。”

“那么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受敌人的攻击，安安稳

稳地呆在这个根据地里呢？照你的说法，我们既不应该办学校，也不应该盖房子喽？”

车应道不以为然地红着脸瞅着喜燮。

车应道原是个乐观的人。前些日子听到京植的劝告，就下定了决心不盲目地东跑西跑，一定要从容不迫地从根本上牢固地建设根据地。

“哈哈哈，会长同志真是一位乐天派！自然， 我们总会有个时候要讨论教育问题的。可是， 现在是不是稍微早了一点？ 反正，先保住根据地，然后才能有学校吧？最要紧的是根据地！”

“乐天派？喜燮同志给了一个很不错的称号。我是个乐天派，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吧？可是，喜燮同志，我认为不能把教育问题和根据地分割开来。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才把你请来。一个不搞教育的根据地，能说是真正的根据地吗？

“要想贯彻金日成将军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就必须把教育搞起来！”

“请你不要把我的话理解成根据地根本不需要办教育。 我是说，根据目前严峻的形势，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更紧要的问题上去。现在，我们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弹火交织的中心地点，哪有工夫谈论教育和房屋呢？坦白地讲，我不是想拿什么原则问题跟会长同志争论，我是想干革命！让孩子们委屈一下吧，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他们身边去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说，需要一个更正规的革命工作的岗位。我是想抛洒满腔殷红的鲜血从事斗争啊！”

“嗯，一句话，你的意思是不愿当学校的老师！ 更正规的岗位？哈哈哈，这是胡闹，我们的革命不要求胡闹！”

“这怎么是胡闹呢？”

"那么，你以为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吗？如果是的，就应该改变这种想法。你这个思想太不对头！革命现在要求你去教育孩子！"

"我看，这不是革命的要求，是会长同志的要求！"

"你凭什么这样说？在革命的要求面前， 我车应道也是二话不讲的。你过几天就知道了。那时，喜燮同志本人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是盖房子对，还是不盖房子对；是办学校对，还是不办学校对。这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要求，而是我们革命的要求！"

车应道敲着板凳，眼里迸出了火花。但他很快又现出温和的表情，走到喜燮身边，推着他的脊背，说：

"走吧，背了一夜重东西，很累了， 快去吃早饭，好好休息休息。我得马上到大平川去。"

喜燮默默地同车应道一起走出学校的院子。他想再谈谈自己的意见，但觉得车应道会一句话给顶回来，就没有再说什么。

二

孩子们散在山坡上。贞顺嗞啦嗞啦地锯着落叶松。仁洙也在另一边锯树。 他们用两把锯子锯。 孩子们围住两个地方吵吵嚷嚷。在仁洙锯树的地方，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哄笑声。看来是那个名叫长寿的孩子，又象昨天那样，捏着鼻子拉小提琴了。长寿是金窑村的，他能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根小木棍儿搭在胳膊上来回拉，鼻子里哼哼唧唧的，发出象拉小提琴的声音，把孩子们逗

得笑上一整天。

“姐，咱们来个比赛吧！”

仁洙那一边有个孩子朝这边喊。

“比赛什么？”

围在贞顺身旁的孩子们反问道。

“看谁锯得快？”

“嘻！你们还能赶得上我们？”

“有什么赶不上的？我们的锯条都锲进去一半了！”

“我们锯了一半多了！”

不论哪头，孩子们都你推我搡的，抢着要先拉。他们个个逞强好胜，都以为自己来锯就会唰唰地一口气锯下来的。可是，真把锯子交给他，拉了几下就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昨天，他们不会锯，锯齿卡到木头里，贞顺使了好大劲才把它拔出来。总之，她每天都要到山上来，搞这种蚂蚁啃骨头的事情。

贞顺锯了一阵，揩了揩汗，站立起来。紧靠身后的一个孩子立刻把锯子接了过去。

“不要干得太急，把锯子端平，直拉直推！”

“哎……”

接过锯子的那个孩子，很精神地答应着拉起来。贞顺朝仁洙他们锯树的地方走去。

“姐，你看我们要赢，就跑到我们这边来啦？”

“我听小提琴来了，今天怎么不拉小提琴啦？”

贞顺听了那孩子的话，这么一说，孩子们就拍着手笑了起来。长寿害起羞来，趔趔趄趄地向后退。他的“小提琴”拉得虽好，可还没有在姐姐的面前露过一手。仁洙也把锯子交给别的孩

子，直起腰来。贞顺看见仁洙的衣服漆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由于没有衣服可以给他换，没法替他洗。原来打算把基成从九岩穿来的衣服给他穿，可是有个孩子穿的比仁洙还脏，这样，就先给了那个孩子。待会儿，把那孩子换下的衣服洗出来给仁洙穿。然后，再把仁洙的衣服洗出来给别的孩子穿……眼下，谈不上你的我的了。这些让狂风刮到一处来的孩子，就是彼此轮换着，也该叫他们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才显得出投奔根据地的意义。的确，目前根据地的情况也实在太困难了。因此，当她在河边碰见孩子们的第二天攥着两只拳头到革命委员会去的时候，她并没有谈孩子们的住房和衣服问题，只是说孩子们太可怜了，自己想去照料他们。想起挥汗如雨地忙着组织秋收战斗的车应道会长当时那么着慌、那么抱歉的神情，现在心里也还感到难过。有谁会认为那么好心肠的车应道会长大叔，会由于不关心孩子才不去照顾他们呢？正是因为亲身体验到种种困难的情况，所以她在革命委员会只说了一句就急忙转身出来了。现在，不能指望别人，坐享其成了。根据地的困难工作，自己如果不承担一些，这个宝贵的新世道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这样，她才领着孩子们上山砍树，想把房柱、檩子等木料一根一根地准备好，给孩子们盖一座房子。

过不一会儿，树的上半截开始摇动了。孩子们欢叫着推树，两头的孩子都有一种竞争心，闹闹嚷嚷地要看哪头的树先倒。树木发出一串雷鸣般的响声，孩子们各自喊着他们的一伙胜了。顿时，许多“小提琴”响了起来。孩子们都在学长寿的样子。这一下，把贞顺也逗得笑出声来。

现在，他们开始修整树干了，量好了树干的长度，用锯子锯

掉树头。这个活儿，单靠孩子们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去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快到晌午的时候， 他们才抬着和滚着四根木料走下山来。贞顺一直紧张地关前顾后，叫他们小心。

昨天拉木料下山的时候，险些没有砸破李尙俊小侄儿的脚脖子。所以，贞顺就格外神经紧张，唯恐伤了孩子。

木头拉下山以后，贞顺让孩子们休息。他们都是满身大汗。尽管这样，太浩还露出雪白的牙齿嘻嘻地笑。这对贞顺来说，简直就象剜她的心似的。

“擦擦汗！”

大家都照贞顺的话擦汗。

“你们谁说说，那是什么声音？”

孩子们都睖睁着眼睛，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在这儿，大平川那边的枪声，听起来并不很近。所以，谁也没有马上猜到是问他们枪声。

“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

“是说大平川那边的枪声吧？”

仁洙反问说。

“对啦，……你们谁能讲讲这个枪声？”

“那是鬼子的枪声！”

“光鬼子他们打枪，我们游击队就不打？”

“鬼子先打，我们游击队也打嘛！”

孩子们彼此争论着。贞顺擦着汗望了望孩子们的脸。这些孩子都是饿着肚子睡在外头的，可现在，他们满脸淌汗，两腮红得象熟透的桃子。怎样才能很好地培育这些幼小的孩子呢？在这样

的时刻，向他们讲些什么，才能起到教育作用呢？

“你们说说，鬼子干吗跑到大平川上来打枪？”

“不让我们收庄稼！”

“不让我们收割庄稼，还要杀人！”

“鬼子要杀谁呀？”

“要杀我们的人！”

“对啦，他们要杀我们朝鲜人！ 要把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弟弟和姐姐全部杀光！你们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

“要有报仇的思想！”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还有什么？”

“要有光复祖国的思想！”

这话贞顺已经教过多次了。今天又引导他们说，孩子们回答得蛮不错。这些孩子怎么这么机灵呢！贞顺心里很焦急，急的是自己没有能把这些闪亮的眼睛所渴求的东西都告诉他们！

有一天， 贞顺想领孩子们到正在打仗的大平川秋收战 场 上去。她觉得有必要让孩子们认识到自己在保卫将军建立的这个根据地方面，也承担了一份工作，从而激发他们的自豪感，而且也有必要叫他们亲眼看一看根据地是怎样在浴血的战斗中顽强地创造新的生活的。于是， 她就向车应道会长提出要求。 车应道听了，立刻神情严肃地加以拒绝。他说，我们没有给孩子们盖幢房子，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正在受苦，看着都心疼，你怎么还要领他们上枪弹横飞的战场上去呢？并且严厉地告诫她说，千万要打消这种想法。车应道的话听起来也是对的。贞顺发现自己似乎是夹

在不知不觉地在心里抬头的新的思想和令人惊恐的血腥的现实之间，急遽地挣扎着，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好，就说到这里。咱们扛起木头走吧！”

贞顺沉思片刻后说。孩子们立刻奔上去扛木头，不论哪根木头，贞顺也没有让孩子们随便乱扛。她让大一点的孩子扛重的一头，小一点的孩子扛轻的一头。可是孩子们力气小，扛起来还是跌跌撞撞的。贞顺一会儿跑到这根木头旁边，一会儿跑到那根木头旁边，帮助他们。

“前头是小河，不要慌，慢慢过！”

“蹚水更好，腿挺凉快……”

过河的时候，大个子长寿跌倒了，孩子们又大声笑着，吵吵说，这下子可把“提琴”磕坏了。贞顺急忙跑上去，抱起满身是水的长寿。

过了好大一阵，孩子们才走到准备盖房子的地方。大家都用汗水洗了一个澡。贞顺也不知流了多少汗，小衫几乎成了水袋子。

这时，在宿舍院子里舂米的李尚女迎了出来，说：

“哎哟，这些小人儿们辛苦啦！我还以为你们要盖房子是空口说白话哩！看来这些毛孩子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真盖得起房子来！嗨呀，这么重的木头，又拖来四根！”

李尚女抬起地上磨掉了皮的原木，啧啧地咂着嘴说。

“嘿，大娘你又扎上箍头带啦？真象闵家的‘豆腐盆’！……”

“你这个小鬼头！大娘是因为脑袋发胀才扎的，怎么象闵家的‘豆腐盆’呀？”

小鬼头太浩一开玩笑，李尚女喜欢得要命，捶了他一拳，

说。自从贞顺把散在河边的孩子们召集到一块，说是要在宿舍旁边盖座大宿舍什么的动工以来，她虽然比过去累一些，但总觉得这个世界好象豁然开朗了，干起活来也是兴冲冲的。最近，她真的照会长开玩笑说的那样，啪啪地打起孩子们的屁股来了。在抚育成载的时候，她就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对孩子的爱的。现在，这巴掌又成了包含着眼泪和爱的武器了。

“刚才，去地里收秋的上谷老乡路过这里，看到这片房基，都诧异得张大了嘴。他们说，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倔姑娘……还说，孩子们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大人没能关心他们，真是不过意啊！”

“有什么不过意的！现在，我们根据地里,大人们要做的事那么多，哪里腾得出手来帮孩子们盖房子？我看，革命委员会只要供给口粮，我们是可以自己过日子的。”

贞顺接着李尚女的话，说。

“一边打仗，一边收秋，吃粮不用愁，我愁的是布。会长说，龙神里那儿有土布，得想法去买。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派人去。看样子，这事还没有办妥。你看，那个小家伙今天又把衣服撕坏啦，通红的膝盖都露了出来，这可让我怎么办呐！”

“回头我给他补补！”

“你的心真够宽的，不论啥时候，一听你说话，我心里就踏实高兴！”

“咦，小家伙们怎么都没啦？我叫他们在河边拣石头，石头也没拣多少，都跑哪儿去了？”

“你问基成他们吗？嗐，他们都上大平川去啦！”

“呃，上大平川去干什么？”

“从渴美峰来的那两个小家伙，今天又闹出事来了！ 说是要上大平川去瞧打枪，看热闹，都溜啦！基成聚起一帮孩子，去抓他们了。”

贞顺什么话也没说，走到那边领着孩子们抬起木头，垒在木料堆上。这些木料，好象够盖一座圆木房了。贞顺想，再砍这么些原木，到革命委员会去要求派一位木匠来就行了。她决心不管怎样，凡是孩子们能干的就全干完，然后再请大人帮忙。所以，今天她叫基成领着十几个孩子，到河沿或是别的地方去拣搭炕的扁石头。

听说孩子们跑到大平川去了，贞顺虽没说什么，心里却禁不住惊慌起来。眼下，正是要加强纪律性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好的，何况他们又是跑到弹雨横飞的地方，这就更不能听之任之了。她向车应道会长提的是领他们上搞秋收的地里去，而不是要领他们上打枪的地方去。这些不懂事的孩子随便溜走，谁知他们会跑到哪儿去闯出什么祸来？在九岩，事情也是这样发生的！那天早晨，孩子们要是都呆在雾气岗的话，哪一个也不会丧命，也就不会把好几个孩子埋进土里去了。贞顺想到这儿，不禁浑身战栗起来。

她叫孩子们先到宿舍院子里去吃午饭， 然后自己又回 到 河边。她蹲在河边想洗脸，但没心思去捧水。一想到那些上大平川去的孩子，心里总是不安。基成领去的那些孩子，是不会冒冒失失地朝危险的地方乱闯的，先溜去看打枪的小铁和红甲两个捣蛋鬼，哪里知道什么叫怕惧和小心呢？这两个孩子，打把他们从河边领来的那天晚上起，就老是惹麻烦。头一天晚上，她把孩子们领到宿舍，给每个人煮了两穗苞米吃，然后让他们挨排排地躺在院

子里睡觉。可是半夜里，小铁和红甲跑了。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发现他俩不见了，四处寻找，快到晌午才在凯安村对岸的河边找到， 他们正在烧土豆吃。 叫他们回去，他们说那儿赶不上这儿好。 还用脚踢伸手拉他们的孩子。 那个矮墩墩的名叫小铁的孩子，更是摇着脑袋，坚决不走。这孩子比红甲大几岁，也许是游荡久了，野得很，拳头象石头那么硬。要是放任不管，说不定会跟找他们去的孩子们打起来呢。贞顺又哄又说，好歹把他拉了回来。 回来的那天晚上， 他又赌气不吃宿舍里做的高粱米饭，却从自己那个塞得满满的兜里，掏出几颗烤土豆来吃，然后躺下睡觉。这么一闹,红甲也就没敢吃饭,只吃了几颗小铁瞪着眼珠子递给他的土豆，就靠在小铁身边睡了。红甲被攥在小铁的手里，小铁叫他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过，红甲也不是那么好惹的，脾气挺倔，动作敏捷得象只小鹰。他们烧土豆吃的时候，小铁只不过是悠闲地搭搭石头灶，那些挖土豆啦，拣柴禾啦等等差使，都是红甲干的。

贞顺几次三番规劝这两个捣蛋鬼，又是骂又是哄，看来好象渐渐地变好了些，也看到他们有了点兴头儿，开始跟别的孩子玩了，这才多少放了点心。可是，今天又闹出这种事来。她后悔早晨没有带他们上山砍木头。他俩要求到河边去边洗澡边拣石头，贞顺想，硬拉他们上山，反倒不好，就答应了他们。看样子，他俩早就商量好了去大平川的计划。

蹲在河边的贞顺，脸也没洗，猛地站起身来，朝大平川那头走去。她总觉得孩子们在枪林弹雨中乱跑会闯祸。她急急忙忙地走了一阵，先拐到人们闹闹嚷嚷的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她想孩子们说不定已经从大平川回来了，在那儿玩呢。

在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搬运粮食的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甚至都顾不上招呼身旁的人了。今天，不论是谷子还是高粱，都是掐了穗子运来的，一运来就立即堆到办公室旁边的两间房子里。一间房子早已堆满了高粱穗，另一间房也差不多堆满了谷穗。农民们一边用推耙把淌到门口来的谷穗往里推，一边喊着叫人把后运来的谷穗往别的囤子里扛。院子里，人们忙着用高粱秸做粮食囤子，到处围起了秫秸帘子。囤子还没有围好，背谷子来的农民们就把谷穗儿倒在院子里，说是要赶快回去。有的麻袋里的谷穗儿还冒着热气，看样子，他们是把早晨沾着露水的穗子掐下来摁进麻袋里的。人们喊着不要把湿的谷子和干的混在一起，飞快地用耙子搂着。这里的活儿，也不亚于大平川的战斗。

贞顺没有发现孩子们，急忙转身走了。她顺着革命委员会前头的大路急匆匆地朝大门岩那头走了一阵，看到身穿军服、肩上扛着枪的崔正洙迎面快步走来。贞顺听说他参加了游击队，可是看到他身穿军服的神气样子还是第一次。

“啊， 这是谁呀？哦， 我听说你到上村来了， 今天才看见你！”

“我也听说你参加了游击队啦。”

“嘿，我入队的事传得很远，你怎么会听不见？”

其实，崔正洙在九岩的时候，就晃着他的直挺挺的腿，跟京植吵了一架才争取到上村来。 到了上村以后， 他的腿仍然是个问题，没能加入游击队，留在兵工厂做工。他动了火，便用生地黄熥膝盖。这个疗法收了效，腿活动起来比过去好多了。这样，他就兴冲冲地天天上革命委员会和榛树沟营房， 抡大腿给 他 们看。经过这一番努力，不久前好不容易才加入了游击队。

“正洙哥，你现在是在榛树沟营房里吗？”

“有时在榛树沟营房，有时在上岘，没有不去的地方。你现在在哪儿做什么？唔，听说你跟孩子们一起盖什么房子，是吧？”

贞顺感到难为情，什么话也没说。

“房子盖在哪儿？”

“准备盖在从这儿往上走不远的山坡上。”

“用什么盖？你跟孩子们一起盖，看来是用秫秸了。”

“什么？”

贞顺睁大眼睛望着他。

“现在，革命的火焰烧得多么旺，都冲上天啦！可你是因为没事干，才去搞那种名堂的吧？我本想找你谈一谈。不管怎的，你既然到根据地来了，就是替哥哥着想，也应该干革命呀！可是你倒领着那些小毛孩子要盖什么房子！听说革命委员会也认为干不成，叫你别管，你偏犟着要盖！”

“哎，真是……”

“你没有下定干革命的决心就上根据地来的吗？你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嫂子，没个打算就到这儿来吗？你到这儿来，就为的是要跟孩子们混在一起淘气吗？”

“那怎么是淘气呢？”

“那么，你说是什么？难道这是干革命？”

贞顺说不出话来，眼泪滚到了睫毛外边。她不想让崔正洙看见，急忙把脸偏了过去。崔正洙的话太气人了，她感到无话可说，于是，就偏着脸从崔正洙身边擦过。对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法坦露自己的心思的，即使坦白地说了出来，也决不会得到应有的谅解。她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所以连一句“再见”也没说，就穿

过草丛向前走去。

“是啊，我的这些话，你听了会感到难过，可是， 你怎么就不知道你的处境不容许你那样做！很精明的姑娘，怎么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呢？……”

崔正洙自言自语地说着，以怜悯的目光望着跑走了的贞顺的背影。照他的想法，真恨不得拉住贞顺，好好地教训她一顿。他认为要是贞顺被她自己经历的悲哀搞得痛哭不已， 也许还好一些，就是不懂事，也该有个分寸，不想去报仇，却领着一帮小孩子到处乱跑，搞那种扮家家玩儿的名堂……他想，即使为基焕着想，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再跟她见一次面，好好谈谈。他这样想着，急忙转过身来。其实，他现在正急着赶路，是带着去晋见将军的金奉锡连长刚刚回到大门岩营房的消息， 去找车应道会长的。崔正洙想到贞顺的问题，心里很难受，默默地走了一阵才舒服一些。他把背在肩上的三八式步枪摘下来，象抚摸亲生儿女的脊背一样摸着闪亮的枪身，一边摸一边走，摸了好大一阵。这玩意儿多灵呀。今天，就是用这杆枪又撂倒了五个鬼子。当他扣动扳机，肩膀受到冲击的时候，鬼子就应声栽倒了。有一个鬼子朝上岘的绝壁上爬，挨了他一枪，从岩石上滚下来，在高高低低的岩石尖上，这里撞一下，那里磕一下，好半天才滚到山底下。那家伙裹在军服里头的四肢，大概都碰断了。

崔正洙想到这儿，心里非常舒服。此刻，他的心情就象雄鹰在天空飞翔。

贞顺朝着大门岩走去，极力想忍住直往外冒的眼泪。她怕在秋收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大路上走，会被人看见她的眼泪，因此贴着山脚顺着小路走。她听了崔正洙的责备，不知怎的，立刻泄了

气。真的，我是来干革命的，是不是做错了事？现在，那边不是在响着枪声吗？人们都在流血战斗，可是我在干什么呢？

贞顺觉得崔正洙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她一下子瘫坐在草地上。哥哥让我好好干革命，我是不是把他的话丢在脑后了？她心里又急又烦，真恨不得乱蹦一阵。她坐在那里扯着草，深思着，不知怎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反抗的念头。如果说我干的不是革命，那么，那些孩子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些见了就令人伤心流泪的可怜的孩子，难道谁都不应该去关心他们，就应该让他们呆在河边不管吗？干吗要思量这个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呢？这儿是没有鬼子也没有地主的根据地，是我们愿意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自己的天下。在这里，不是应该保证那些孩子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吗？有人说，一个干不成事的丫头，竟异想天开地要动手盖房子！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车应道会长也跺着脚惊叫说，要盖哪份儿房子？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由能干的人出来干，不管怎么样，总得让那些孩子有房子住呀！

贞顺在草地上坐了半天，被一种令人苦恼得恨不得要乱蹦一气的心情折磨着。她觉得如果有人对她说一句：照料孩子，也是革命所需要的工作，那该多好呀！突然，她又想起跑到大平川去的孩子们来了，生怕他们中了枪子儿，倒在地上流血！

贞顺急忙站起来。

她咬着牙，拨开草丛向前走。又响了一阵枪声，是从离大门岩很远的上岘那头传来的。不论她怎么望，大路上也望不到一个孩子的影子。时间已过了晌午，这些孩子跑到哪儿去了，到这会儿还不露面？听说，鬼子天天到大平川那边的上岘打枪，每次都被我们打退。小铁和红甲说是要去看打枪，一定是溜到上岘

去了。那么，去抓他们的基成那一伙，是不是也跑到那儿去了呢？贞顺不禁有点发憷。上岘离这儿那么远，怎么去找他们呢。

她顺着小路匆匆走了半天，才走到大路上。这条大路一直穿过大门岩下的山谷，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还有拉粮食的牛车，车上装的庄稼棵儿堆得有房子那么高。贞顺在路上碰见一位头顶着大饭盆朝大门岩外边走的妇女，她背上的孩子踢蹬着两只腿直哭。

“大嫂，把孩子给我，我空身走，替你背一会儿。”

“哎哟，谢谢你！劳你给背一会儿吧。做了斗把米的饭，顶着它走路，把我累的嗓子眼儿直冒烟！”

贞顺接过孩子来背上，猛地感到自己背的似乎是仁男，不由得心里一动，原来这孩子跟仁男一般大！叫人怀念的仁男啊，现在，他在什么地方，挠着谁的胸脯哭着要奶吃呢？尽管是哥哥抱走的，但很难相信孩子不吃苦就能长大。这时，她突然感到心里一阵刺痛，好象触动了结了痂的伤口。她想要是能看一看仁男的笑脸该多好呀！

过了大门岩山谷，便是豁然开朗的宽广的平原。根据地的人们说是搞秋收，竟看不出他们收割的是哪一个旮旯里的庄稼。这片平原就有这么宽，这也没啥奇怪的，上村地区的各村庄，都是种的这片地，自然是宽广的了。在这里，望得见耸立着黑沉沉的山峦的上岘，此刻也许是停止了战斗，显得非常安静。贞顺跟在人们的后头，在田野里的路上飞快地走着。还是看不到一块割了庄稼的田亩。看样子，人们是从上岘那头开割的。正象她所猜想的那样，快走到上岘的时候，果然从四面八方的田里传来了唰唰的声响。那是人们在收割庄稼。他们不割谷子和高粱棵子，单

割穗子。

“好啦，把孩子给我，你快到地里去割穗子吧。 我们龙神洞的人都在那头收秋。”

顶着饭盆来的妇女，这样说着，向她要背上的孩子。贞顺把孩子给她背好，不知这位妇女要上哪儿，只见她跨进地垄，拨开庄稼棵子，匆匆走去。孩子尖声哭叫起来。贞顺又朝着上岘的方向走了一阵，听到有人大声喝问她是哪一个， 还没等回答， 又喊她赶快藏进庄稼地。 贞顺急忙藏进庄稼地里。 这是一块高粱地，她顺着垄沟走了半天，看见妇女们分散在各处用镰刀割高粱穗。大家都不言不语，流着汗，忙着干活儿。

“不要到垄沟外面去乱跑！”

在那头，有个妇女朝贞顺喊道。这是责备她的话。

“大嫂，鬼子越过上岘了吗？”

贞顺低声问在她身旁割高粱穗的妇女。

“不知鬼子是打哪儿钻进来的， 据说已经有一批鬼子越过上岘，在前面那片柳林里摆开阵势了。所以，上头有命令，叫我们不要出声，悄悄地割穗子。你刚打村里来吗？”

“是，大嫂，你把镰刀给我，我替你割一会儿！”

“哟，你下地干活，怎么不拿个家什？”

“我是来找孩子的！”

“找什么孩子？”

“宿舍里的那些孩子。”

“唔，这么说你就是跟九岩大娘在一起的那个‘大姐’啦。 听说，孩子们都喊你‘大姐’！……”

“是，我是跟九岩大娘在一起的。”

贞顺接过镰刀，开始割高粱。高粱长得很高，割起穗来，不象心里想的那么容易。她得先把高粱秆儿扳弯再割穗，弄断了不少。

贞顺的身子虽在地里割高粱，心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那种好象是把孩子们抛闪在大海里了的念头，越来越使她的心紧缩起来。这会儿，连她自己也都被圈进了高粱地里，要想找他们可就困难了。

突然， 在她的身后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 贞顺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赤卫队员们汗气腾腾地从高粱地里爬了上来。其中还有几个拿枪的。贞顺在医院的时候，赤卫队只有一杆枪把子象拳头似的大铁盖儿，人们把它挂在墙上，只是在教练射击的时候才用。可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增加了这么多枪。赤卫队员们象闪电似地掠过妇女们的身边，一个个弯着腰向前跑。

"好象又要打起来啦。"

那位妇女正往草绳织的篓子里塞高粱穗，她走到贞顺身边，低声说道。

"大嫂，我们的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吗？ 听说前半晌上岘那头一直打仗……"

"是啊，枪声一直没断。 你怎么不狠狠地管住那些不懂事的小家伙，放他们乱跑？"

那位妇女也有些担心，说。

赤卫队员跑过去不一会儿，真的在鼻子前边响起了枪声。炒豆般的枪声，把天都要震塌了。妇女们全都紧张起来。这时，高粱地里又响起了沙啦沙啦的声音。贞顺回头一看，真是意外而又意外，原来是孩子们来了！基成和小铁在前头拨开高粱秆爬了出

来。基成一看到姐姐，猛地一伸腰站了起来，小铁、红甲和别的孩子们，也都跟着站起来。看样子，他们是尾随着赤卫队的，一张张漆黑的脸上，涔涔地淌着汗。

“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贞顺迎上去问他们。没一个孩子回答。基成和小铁，都气喘吁吁地不敢正面瞅他们的大姐。他俩都敞着怀，小铁的胸脯上还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刮破了的伤痕。

“你们想到打仗的地方去？不行，给我回去！”

贞顺走到孩子身旁，严厉地说。在她的眼里，高兴和恼怒交织在一起，泪光闪闪，好象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如果不是基成跟小铁一起领头，她也许还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小铁和红甲，原本就是捣蛋鬼，是会溜去看打枪的，是会领着孩子们到战场上去的，可是基成为什么要带这个头呢？ 看来， 当他离开宿舍的时候，就不是想把孩子们领回来，而是想同他们混在一起去看打枪的。

贞顺从弟弟的行动上看出了一种谲诈的虚假。她又急又气，都看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连摇晃的高粱叶子，也看成是花蝴蝶了。

“给我回去！你打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贞顺扳着弟弟的肩膀喊叫着。可是，基成也有他的倔脾气，使劲地摇晃着被姐姐抓住的肩头。

“怎么不听话？你打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是来找小铁和红甲的，就应该领他们回去， 怎么领头乱跑呢？ 你又没有枪，就想上战场？快回去！”

贞顺又推了一把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的弟弟，可是，推不动基

成。贞顺又把基成偏到一边的脸磨正，叫道：

“你跟仁男分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闹病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说的？你说的都是谎话吗？嗯，你说呀！”

贞顺很激动，简直控制不住自己。她狠劲地摇晃着弟弟。可是，基成鼻子里哼了一声，身子一扭，跑了。贞顺追上去抱住他。从外表看，弟弟还不显得那么瘦，现在这样一抱，才感到他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唉，你怎么啦？从九岩上这儿来的时候， 就想搞这种名堂吗？你上这儿来，不也是为了干革命吗？不也是把哥哥的话记在心头，到这儿来干革命的吗？”

枪声越来越响了，整个田野好象翻了个个儿，索索地抖动起来。

“大姐！”

孩子们都拥到姐弟俩厮抱着的地方，叫道。妇女们也一边向他们走过来，一边嚷嚷着说干吗要在高粱地里吵嘴。但是，贞顺还是抓着弟弟的胸脯摇晃着， 问他为什么鼓动孩子们， 带头乱跑。因为感到太委屈了，她压不下这股气儿，过了半天，才松开自己的弟弟，把别的孩子一个个拉到自己的身边。责骂基成时的那股激动的情绪刚刚平息下去，眼泪就止不住淌了出来。她怕孩子们伤着哪儿，仔细地察看他们的脊背、脑袋和小腿肚子，还用手摸了又摸。当她摸着孩子们晒得漆黑的瘦削粗糙的身子时，手指尖直打颤，心头凝结着仇恨。

有人说，照管孩子不是革命工作，那么这些孩子该上哪儿去呢？贞顺流着眼泪哭了。

小铁和红甲手拉着手，站在相隔几条垄的地方。小铁一点也

没有什么，可红甲已是眼泪汪汪了。

“红甲，咱俩到打枪的地方去吧？”

小铁引诱着说。

“我不！”

“这小子……”

“大姐赶来叫我们别上打枪的地方去，她不是在哭吗？”

“她哭，是因为基成要去。”

“哼……”

红甲以为不是那么回事。小铁始终没能把红甲带跑，他只好下意识地把兜里的弹壳和小刀掏出来又塞进去地玩弄。枪声仍在同一个地方象爆豆似地响着，还传来轰轰的仿佛是炸弹爆炸的声音。

三

这天晚上下了一场毛毛雨，凄凉的雨丝润湿了大地，间或还刮起一阵冷风。每逢这时候， 所有的树木， 都唰唰地往下掉雨点，树叶也纷纷飘落下来。大概是要召唤寒冷的季节了！

此刻，游击队和赤卫队的负责人，以及各个组织的负责人都聚集在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听晋见过金日成将军回来的金奉锡作报告。金奉锡的脸晒得黑黝黝的，身体也结实起来了，穿着工作服的身子，显得很壮实。他谈了自己绕过蒙江到两江口，参加在将军主持下举行的会议的经过，一连眨了几次黑眼睛。每逢金奉

锡眨眼睛的时候，满屋子的听众都禁不住心里一阵激动。金奉锡谈了半天在两江口会议上讨论的反日统一战线问题，随后具体地传达了将军在了解了各根据地的情况和革命组织的工作情况后所作的教导。上村在组织游击队和建立根据地方面，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不明确的问题。如：怎样解决武器的问题，保卫根据地和消灭敌人的战术问题等各种军事问题，在根据地里建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宣传工作的方向问题，赤卫队的任务问题，开办学校和教育儿童的问题，等等。 大家对这些问题， 曾经有过不少争论，但究竟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没有得出结论。现在，听了金奉锡传达的将军的教导，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方法就全都明确了。

大家都热心地做记录。车应道也用粗大的字在手册上记着。

“嗯，这会儿，我的眼睛才亮堂起来啦！ 赤卫队排长同志，你要把将军关于怎样对待群众的教导好好地记下来。在我们根据地的干部中，存在着一些左倾偏向，对其他的问题也……”

车应道把金奉锡传达的内容完全记下来以后，冷丁向在座的人说了这么一句。那个脖子很长、喉结突出的赤卫队排长，没有必要地动了动身子，咳嗽了几声。有一次，他向车应道说：怎么能把从敌占区来的群众都看作革命群众而加以信任呢？他们在河边睡还是在草地上睡，用不着去过问。现在，对照将军的话一检查，这话是非常错误的。

听了车应道的话，喜燮也受到了不亚于赤卫队排长的强烈的刺激。他知道，手段高明的车应道，是用踢赤卫队排长一脚的办法来给自己下针砭的。即使车应道不批评，他在这些日子里亲眼看到了这里的生活，也暗自受到不少刺激。今天晚上，听了金日成

将军的教导的传达，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他对将军提出的路线和方针知道得太少了。当他了解到关于将军是在怎样领导朝鲜革命的这一全面的构想时，就更清楚地意识到迄今为止自己至多也只是站在革命的某一个旮旯里瞎起劲，而车应道的话却是对的，自己似乎是在理性上还没有充分认识之前，过早地感情用事了。正因为这样，才没有理解将军关于妥善安排根据地的人民的生活，切实保障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并依靠他们去巩固和加强根据地的思想，从而把教育孩子的工作看成了好象是与今天的浴血战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虽然，自己也曾遵照将军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为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努过力，但是现在看来，对将军关于游击战在本质上是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民战争这一独创性的思想和远大构想，懂得的太少了。单拿从军事上加强根据地的问题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加强游击队，但同时必须切实地加强赤卫队等半军事组织，并动员根据地所有的人民的力量，一致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为此，就要使那些投奔到根据地来的群众认识到根据地就象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同时，不仅要保障他们的自由和权利，而且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安定他们的生活。

为了正确贯彻将军阐明的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还要办好兵工厂和医院。以革命精神来教育和有组织地训练儿童，也是不可延宕的工作。

据说金日成将军在两江口会议上，结束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对反日部队的工作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以后，通过参加会议的各地游击部队和游击根据地的指挥员、工作员，了解了各个根据地的工作情况，阐明了今后更进一步地巩固根据地的方针和途径。其实，

现在细想起来，将军早在去年秋天明月沟会议上，就对有关根据地的问题，以及其他与游击战争有关的问题，一并作了清楚的阐明。可是，自己却没有认真地研究，缺乏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贯彻的积极性。所以就只顾东跑西颠，瞎忙一气，没有一件事情是认识清楚和做得对头的。

想到自己不仅在根据地问题上，让为了加强刚刚诞生的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亲自率领部队长途跋涉，进行了困难重重的南满远征的将军操了心，而且还拿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办好学校培养接革命班的儿童这样一件事，跟车应道争论，喜燮就感到无比的惭愧。他过去未尝不以对革命有所理解而暗暗自负，可是一碰到严酷的现实，就觉得似乎还不知道自己这样一个人在革命中应当占一个什么位置。

他决心从现在开始，一边在严峻的革命火焰中锻炼自己，一边一个一个地学习革命的真理——金日成将军的路线和方针。

喜燮正沉浸在这种思绪之中时，听到了将军不久就要到豆满江流域一带来这样一句话。

屋内顿时欢跃沸腾起来。

“刚才连长同志说什么来着？”

“你没听见吗？”

“你给我更清楚地说一说，他是怎么说的……”

“将军不久就要到这一带来了。”

“那么说，要到我们根据地来吗？”

“说是到豆满江流域，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

喜燮的心怦怦声跳。大家都哄哄起来。车应道脸色绯红，咧着嘴笑。

“好！咱们好好干一番！要在将军来到之前，把咱们的根据地搞成铜墙铁壁，狠狠地打击敌人。从今天打的仗来看，我们的游击队和赤卫队打得很好，把穿过上岘而来的敌人围在平川上，一眨眼的工夫，就全给消灭了！……”

“不光是消灭了钻到平川里来的敌人，而且还在上岘的外围消灭了敌人！”

“是啊，我们里外夹攻，还怕什么？”

车应道敲着桌子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

此刻，在办公室的另一个房间里，有四名游击队员正在审问一个从白天越过上岘的敌人堆里抓出来的、自称是朴大同的仆人的家伙。九岩的崔正洙也在其中。

“混蛋！照实说！你说自己早年在庆尚道丧失了父母，到这儿以后在朴大同家受虐待，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那你就应当帮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倒领着敌人翻过上岘朝这儿跑？混蛋！你怎么知道穿过上岘右边的悬岩底下就能走进大平川？”

崔正洙红着眼睛问他。

“我不知道，我也没到上岘这个地方来过。朴大同要我跟日本军队来，我就只好跟他们来了。”

“混蛋！你想受刑吗？你一句也不想老实交代？我问你，朴大同让你到大平川来的时候，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到大平川，那里一定有佃户收秋。你见到他们就说，不久……呃哼……”

这个长条脸、小平头的家伙，也许是有顾虑，话没说完就咳嗽一声。看他的手光滑滑的，小拇指的指甲很长，肯定是不劳动的人。

“他说不久要怎么？”

周围其他的游击队员嚷了起来。

“是，我说我说。他让我告诉佃户们，不久日本军队要占领上村，佃户们要干点好事，免得到时候后悔！”

“他想收地租吗？”

“是，是那样！”

“狗崽子！……”

游击队员们眼睛里直冒火，大声骂了起来。德山洞的朴大同在大平川上，确实有不少土地。但是，游击队员们是想了解这家伙究竟是光为朴大同的地租而来，还是抱有什么另外的秘密而来。

“混蛋！你是干什么的？老老实实地说！”

“老爷！我从这么小的时候起就当长工，请饶我一次吧！”

“狗东西！什么‘老爷’‘老爷’的？你当这儿是日本鬼子的衙门吗？”

“是，知道知道，我再也不敢啦！”

“什么敢不敢的，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审问在继续着。

游击队员们看他不真心交代，都气愤起来。崔正洙想起自己在抢了闵家仓库以后不久，被抓到月坪警察署去受拷问被打断腿的事，气得咯嚓咯嚓直咬牙。他心里琢磨着，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这个家伙。

革命委员会通宵闹嚷嚷的。这边在审问人；另一边各个组织在各个房间里开会。将军既然作了教导，就应该重新具体地检查一下过去所做的一切工作。为了烘粮食，今天晚上办公室有三个灶头架起劈柴升了火，炕烧得滚烫滚烫的。人们就在这热烘烘的

房间里，流着汗闹嚷着。农民协会和妇女会，把热气腾腾的谷子推到一边，坐在炕上开会。

喜燮走出办公室， 浑身淋着冷雨走着。 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深感苦恼，觉得如果不拿错误的见解跟车应道闹冲突，也许还好一些。有过争执以后，车应道虽没再说什么，但从今天晚上暗暗地刺了自己一下看来，他是把这件事当作相当严重的问题记在心里的。

喜燮又一次感到自己非常对不起远方的将军。

我要赶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他急急忙忙地向前走，急切地想着：白天整理的那篇稿子， 要在今天晚上修改好， 明天送去油印。他现在正在修改即将在《上村新报》创刊号上发表的稿子。这报纸也是根据车应道的倡议组织上决定出版的，可是由于工作忙，车应道一直没有抓过这件事，喜燮来了以后，车应道才拿出一叠原稿，让他赶快出报。这些通过各个组织写来的稿件中，几乎没有几篇可以照原样发表的。这样，喜燮就整天忙着挑选和修改稿子。

"应该办报，对，是应该办张报！将军说不定要来。 在这个根据地里，知识分子不做点事，我有什么脸去见将军？"

喜燮喃喃自语，快步走去。因为这里是粘土地，一场毛毛雨，路上就汪了水， 泥泞打滑，鞋底上的泥团有斗大。 越过一道岗子，地势低下来，天色就更黑了。风吹得很紧，雨点也大了。喜燮在过河的时候，看见田埂上有一行大大小小的人影急急忙忙地走过来。

"是谁呀？"

"呃……"

从前面传来女人的细声细气的声音。

“谁呀？”

喜燮在黑暗中又喊了一声。

“是我！我领着宿舍里的孩子们……”

“呃，你是贞顺同志吗？”

喜燮心里一热，喊道。他听说贞顺照管孩子吃辛受苦，本想去看望看望她，没想到深更半夜在这儿遇见了。

“我是贞顺！是喜燮老师吧？”

“是我，我是喜燮！”

贞顺一听是喜燮的话声，就不管不顾地在田埂上飞跑起来，一直跑到喜燮的面前。因为太高兴了，只是用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老师！”

“我到这儿已经五天了，本想到儿童宿舍去看看孩子们，可是到现在也没去成。”

“我也听说老师来了，就去找您。先到革命委员会，他们说在共青支部，我又到那里去找……”

“哈哈哈，我有一些事要办，忙着到处跑，没碰上你。唔，半夜三更的，上哪儿去呀？”

“孩子们一直睡在宿舍院子里，今晚下了雨，院子里没法睡，我到前村去找好了地方，现在正领他们去呢。”

“你受苦啦，宿舍有几间房？”

“一间。”

“一间？一共几个孩子？”

“很多哩！”

贞顺好象在抹着眼泪。喜燮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

“嗯……那你们快走吧，别让孩子们呆在冷雨里呀……”

喜燮推着贞顺的脊背走上田埂。贞顺不知在冷雨中走了多少路，衣衫上直滴水。田埂上站满了孩子，都被雨淋得索索发抖，就这样，他们还象麻雀一样唧唧喳喳地乱叫。有个孩子还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孩子怎么哭了？”

喜燮走近哭泣的孩子身边，问道。

“他在会上受了点批评。”

贞顺说着急忙走近哭着的孩子身边，挎住他的胳膊。

“快走吧，红甲，你要是没干坏事， 人家还能老批评你吗？”

“我干了什么坏事啦？”

“你不是总跟小铁玩，给他当跑腿吗？”

贞顺挎着红甲的胳膊在前头一走，孩子们就一窝蜂似的跟在后头吵嚷起来。

“哼！我跟小铁玩了什么？我给他当了什么跑腿？”

小个子红甲，跟着贞顺迈着碎步跑着，还不甘示弱地把孩子们的话顶了回去。

“这小子，想挨揍？小铁吃的土豆不是你替他挖的吗？”

“还有，小铁洗澡的时候，你不是给他擦背吗？”

“不光是擦背，还给他头上浇水来着。”

“哈哈哈，这些小鬼头可真厉害呀……同伴洗澡， 还不兴给擦擦背、浇浇水吗？”

喜燮在孩子堆里走着，说了一句。孩子们一瞟一瞟地瞅着喜燮高大的身影，心想：哪儿来的这么个人，跑来打岔！

“老师，咱这儿不办个学校吗？”

贞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问喜燮。她这样问，也可以说是想了解一下喜燮对她照管孩子的事有什么看法。她想：如果连喜燮的看法也同崔正洙一样的话，自己即使眼泪朝肚里流，也非得抛弃这些孩子不可。

“不久就要开学啦。”

“能快点开学，该多好啊！”

贞顺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开学，意味着上村的革命组织没有抛弃儿童。

“就是学校开了门，象这样的小淘气鬼， 我连一个也不收！”

喜燮故意这样说给孩子们听。

“哼！……”

旁边的孩子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嘜，这些小家伙，还哼鼻子哩！想上学吗？”

“收吗？”

“好好听话就收。”

“嘻！你又不是学校老师，尽说大话！”

喜燮听了，哈哈大笑。贞顺也跟着笑了。

喜燮伸出两只胳膊，把孩子们搂到身边一起朝前走。他想让孩子们在冷雨中得到一点温暖，想把脸贴在他们被雨淋湿了的光滑的脖子上和头上磨蹭。孩子们因为腿短，紧吊在喜燮的身边，一蹿一蹿地跑着。

贞顺听到要开学了，就来了劲儿，把红甲的手腕子握得更紧了。忽然她又想把自己身上的火一样的爱，全都倾注到所有的孩子的身上。

她领着孩子走到一座草房的门前。屋里有人在闹哄着。

这座草房也同上村的其他房子一样， 住满了从中村来 的 老乡。人们点上松明，坐在廊台上谈论着白天在大平川抓到朴大同的仆人的事，笑着。有几个妇女，闹哄哄地忙着从拐尺形的仓房里往外搬柴禾，拿草席来铺。仓房的墙壁是用高粱秸围的，还没抹上墙泥，松明照到的朝着院子的一面，是敞着的。

贞顺给孩子们借到的住处就是这座仓房。当孩子们迎着松明的亮光进到院子里的时候， 在廊台上的老乡们都惊讶得咧 开 了嘴。他们听说孩子们要来借宿，原以为至多是几个孩子，可做梦也没想到就象掉下了一窝子蜂，站满了一院子。再说，多是多，也实在不忍心看他们被雨淋得湿渌渌的模样。真没想到在上村的哪个旮旯里，竟生活着这么多的孩子。

贞顺的模样也刺痛了人们的心。单布衫和裙子，全都被雨淋透了，辫子上也往下掉雨水。原先，她来借房子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姑娘还没怎么注意，可现在觉得她很不寻常，都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这个姑娘真精明！”

“据说是从九岩来的！”

“看她岁数还不大，竟能为孩子们吃这么大的苦！”

“不象是在普通人家长大的。”

人们嘀嘀咕咕地说。

贞顺让孩子们都到仓房的房檐下和廊台上去避雨，然后急忙走进灶房。

“大嫂，火盆里有火吗？”

“要火干什么？”

“孩子们的衣服全湿了。刚离开宿舍的时候，下的是毛毛雨，

还不打紧，可是在路上淋了大雨。孩子们身上发冷，仓房里最好有个火盆。”

“那就烧点火吧，难道咱上村还短了柴禾吗？ 孩子们穿着湿衣服挨冻，怎么睡得着呢？”

房东大嫂的性格很爽气，说着就撅起柴禾朝灶坑里塞。

跟着孩子们来的喜燮， 不知怎样才好， 倒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由于心里难过，说不出话来。映现在灯光面前的孩子们的模样，实在叫人不忍心看下去。同他们一起来的时候，因为天黑，还不知道孩子们是如此不成样子。他们穿的都是单衣,冻得发抖。有的大概是穿了别人的衣服， 短得肚皮都露在外面。 在路上，他们呱唧呱唧地踏着烂泥跑，还以为穿着鞋子，可现在一看，全是光着脚鸭子。 好象是怀着亡国的悲哀， 被人驱赶着的我们民族的缩影展现在眼前了，喜燮的腿不由地哆嗦起来。就是这样，那些站在屋檐下的孩子们， 还象一群麻雀似的， 叽叽喳喳地吵嚷着。

“哼，留在宿舍里的东植、 三石他们可真占了便宜啦……咱们这样淋着雨，走了五里多路，他们连一步也没走。”

“嘿，咱们走的哪有五里路？从这儿往前走， 就清清楚楚地看见宿舍啦……”

“是有五里路呀，你看衣服不都淋湿了吗？”

“衣服是因为走了五里路才湿的吗？那是怪雨下得大。”

“雨下得也不大呀！”

“不大？你伸出手来看看，雨下得有多大！”

孩子们个个把手伸到屋檐外面。人们听着孩子们的对话，呵呵笑了。有个看去象是房东的人，招呼站在院里挨雨浇的喜燮挤

到廊台上来，还问他是不是领孩子来的。

“我，我是跟着他们来的。”

他说话的时候感到脸上发烧。觉得自己是犯了很大的罪，厚着脸皮到这儿来的。自己虽然挨了点雨浇，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湿透。可是，为什么要跟在那些身上水淋淋的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后面到这儿来站着呢？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可我要问问我们上村为什么这样做工作？那些做事的人，做起事来只顾一头，结果在另一头就出现了这种令人寒心的事……啊，你说，是我们的金日成将军让我们这样照管孩子的吗，嗯？”

短脖子、宽胸脯的主人，发起火来了。他在盛怒之下说出来的话，就象是对喜燮的重重的抽打。

“你们都干什么？ 孩子们直打哆嗦， 怎么还不让他们 进 屋去？”

他朝着灶房大声喊道。表面上象是在骂自己的老婆，可是看来好象也是说给带孩子们来的贞顺听的。

“唉，你消停一会儿吧，孩子们的衣服全湿了， 仓房里放上火盆，才能叫他们进去呀！”

“回头再弄火盆，先得给孩子们安排个地方呀！ 难道让他们老是站在屋檐下不成？”

贞顺从灶房里跑出来了。她急忙从院子里的谷草堆上抽出一把谷草，放在仓房门口，叫孩子们蹭蹭脚再进去。

“姐，我的脚干净哩！”

“干净什么？脚后跟净是泥，你抬抬腿！”

“嘿嘿……”

贞顺扯起孩子们的腿，替他们擦脚后跟和脚趾缝。走的是一样泥泞的路，有的孩子脚上没沾泥，有的孩子却是一脚泥，有的孩子甚至连腿肚子和屁股上也都沾了泥。孩子们差不多都进了仓房，房东大嫂端来了一个火烧得很旺的火盆。紧接着有一位据说是从中村地区来的妇女，也用大瓦盆装了一盆火端了进来。

“谢谢你们，大家都这样帮忙， 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贞顺接过火盆和瓦盆， 放在仓房的地上， 她感到太难为情了，这样说道。

“谢什么？ 你又不是为自己的事， 才领着这么多孩子受苦呀！”

升了火，仓房里渐渐暖和起来。冻得直打哆嗦的孩子们，又来了兴头儿，开始磨嘴皮子。

“嘿，这比家里还好！叫我天天住这儿才好呢！”

“好什么？没有火盆，还不冻死你。你看那秫秸墙上的窟窿，都有牛眼大。以后到了冬天，冷风飕飕地一吹，谁想冻死，谁就来吧！到那会儿，你想怎么办？”

“到那时候，就用泥把墙抹上呗！”

“嘻，你这小不点儿能抹墙？个子能够得上吗？”

“个子够不上，就站到凳子上去抹呗！”

刚才来的时候哭过的红甲，也插了一句。这个机灵鬼一来就差不多独占了一个火盆， 瞅着一个个孩子的脸， 耍起嘴片子来了。屋里一暖和，他就伸直四肢，恨不得站起来和伙伴们摔上一跤。

贞顺关照孩子们不要把火撒出来，又把放在仓房旮旯里的东西拾掇了一阵，免得给孩子们弄坏。看样子，这屋子原来不是仓

房，是当牛圈用的，长长的牛槽上面放满了织布架、木盆、坛子等东西，另一头还有一个满是牛汗味的驮鞍。贞顺把这些东西全拾掇好才走出仓房。她怕孩子们睡了一阵要水喝，就到灶房去要水。

站在院子里的喜燮，看到孩子们在仓房里吵闹，连忙转身走了出去。他心里受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在这个上村，有谁正在这样克服困难前进呢？除了贞顺同志，还有谁呢？她真是用自己的身心认识了革命，克服困难前进啊！她在充满血泪的生活中，很好地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要消除压在这现实的底层的彻骨的痛苦， 这才是遵循将军的 路线前进的 朝鲜革命者的真正的态度！贞顺同志，你才是用心脏来培育革命的未来的真正的革命家！了不起啊，你的方法是对头的！

喜燮好象认识到了某种伟大的真理。他既感到高兴，又象是被大棒子狠狠打了一顿似地感到痛楚。雨，瓢泼似地下着，他踏着泥水，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去。

四

基成和小铁蜷曲着身子躺在宿舍灶房旮旯里的柴禾堆上，他俩连连地喘着粗气。孩子们来回走动碰到了基成的脚，基成也一动不动，可是小铁就不这样，只要有谁碰到他的腿或脚，他就猛踹一脚。李尚女经过灶屋，草鞋尖稍微碰到他一下，他就朝大娘的腿上踹了一脚。

“喔唷，瞧你这家伙，往哪儿尥蹶子呀？ 你是在马圈里长大的吗？”

李尚女啪啪地捶了几下躬着脊背躺着的小铁的屁股。

“哼！……”

“哼什么，小家伙！我做饭给你吃，服侍你， 你就用尥蹶子来报答恩情吗？”

小铁不开口了。 他也许是不好意思看见同伴们， 头也没有抬。满满地坐在屋里的孩子们瞅着他，咧着嘴直笑。炕角上的一个小鬼，拿起捶衣棒，向大娘使眼色，问她要不要。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仁洙，用拳头捣了他一下，把捶衣棒抢走了。

“混小子，你们使这种坏心眼，当是有人怕你们不成？ 看你们不吃饭能挺多久！基成，你也学这个捣蛋鬼，不吃饭吗？瞧着吧，等领孩子们上前村去的姐姐回来，我就叫她再开会整你们！你们跟饭有仇，不吃，是不是？”

李尚女一边吓唬他们，一边嗖地端起装着大豆的盆，递给屋里的孩子们：

“来！接一接！”

“大娘，做小豆腐吗？”

“是呀，是做小豆腐……只要是好好听话的孩子， 大娘就欢喜，什么都给做。象这样专耍坏心眼的，我连锅巴也不给他吃……”

大娘向孩子们眏着眼睛，说。孩子们闹哄哄地把盛黄豆的盆接过来，然后拿出木盆，把小磨盘放在木盆里面。

基成和小铁连晚饭也没吃。不， 不光是晚饭， 连午饭也没吃。白天，从大平川回来以后，姐姐马上就把孩子们都召集到院里开会。她主持会议，引导孩子们批评基成、 小铁和红甲。 起

初，孩子们象一群燕鸟一样吵吵说，小铁是坏孩子。可是，贞顺拦住了他们，说在今天这件事情上，最坏的是基成。

“为什么说基成最坏呢？今天早晨我上山伐木的时候，让基成跟孩子们一道拣炕石，可是小铁和红甲溜到大平川去了他还不知道，这是他的第一个过错。其次，如果他是上大平川去找小铁和红甲的，那么就应该把他们领回来，但他反而带头领着他们去看打枪。这有多坏呀？所以，最坏的不是小铁，是基成！”

仁洙听了这话，斜着头站起来，想谈谈自己的意见。贞顺朝他睐了睐眼睛。她认为只有先狠狠地批评一下自己的弟弟，然后再批评小铁，小铁才能更痛切地接受孩子们的批评。

孩子们把基成批评了半天，说他不好。不光是批评他今天这件事干得不对，还说他拣炕石的时候不帮他们拔埋在泥里的石头，摔跤的时候抢人家的裤带做把绳，光自己一个人吹号，等等，什么话都倒出来了。

基成气得心里直冒火，可他还是低头坐着，什么话也没说。他头一次参加这样严肃可怕的会。在九岩的时候开的会跟这儿的一比，简直不象个会了。也许是因为人多的缘故，他觉得好象有个大梁似的东西压着他。一个个说的都是歪话，可又不能站起来反驳。姐姐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对自己硬是要比对别人严厉得多，这使他感到奇怪。他觉得一切都是冤枉的。

狠狠地批评了基成以后，才开始批评小铁。一上来就怒视着小铁的仁洙站起来，向他吐出火一般的语言。

“我看小铁最坏。大姐说小铁没有基成那么坏，我看小铁比基成更坏。”

“你这样批评是不对的！基成的错误是基成的，应该批评；

小铁有错误，那就应该批评小铁。决不能因为小铁有错误，基成就没有错误了。反正，最错的是基成。”

贞顺又帮了小铁一句。

“嘿，这是在耍我哩！”

小铁拧着自己的脚鸭子，红着脸嘟嘟囔囔地说。贞顺心里一动，没想到小铁想得那么深。她认识到自己用这种方法教育小铁是不对头了。这孩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最严重了。有了这种认识，是多么好呀！贞顺从小铁身上看到了能够改正错误的萌芽，感到很高兴。

“打上我们宿舍来的那一天起就调皮捣蛋的是谁？ 不就是你和红甲吗？ 你在来到的当天晚上， 就溜到河边去烧土豆吃，是吧？”

仁洙哆嗦着腿，接着说：

“你怎么老挖人家的土豆烤来吃呢？人家栽土豆， 为的是叫你挖着吃的吗？”

“光我一个人在那块地里挖土豆烤来吃吗？ 你就没吃过那块地里的土豆？我看见你也攥着个拳头大的土豆，剥了皮，用嘴呼呼吹着，吃得怪香呢！”

“你说啥？……”

仁洙虎起两眼瞪着小铁，好象要用拳头揍他一顿似的，又哆哆嗦嗦地说：

“你对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在渴美峰黑瞎子沟和红甲他们家住前后屋，受过不少苦。你们家靠开荒过活，红甲他们家也靠开荒过活……鬼子打过来烧了你们的房子， 杀死了你的爸爸妈妈， 还杀死了红甲的爸爸妈妈。 你和红甲东逃西窜直喊爸爸妈

妈。你还说，你看到自己四岁的弟弟在火里烧死了，就滚进沟里，拍着烂泥地呜呜大哭。”

“哼，瞎说。”

小铁的脸色越来越红，用手拧着脚鸭子。他气粗起来，呼呼直喘。

“小铁，你不能坐正一点，老拧脚鸭子干什么？仁洙说的有什么不对？”

贞顺正色地责备道。

“你是这样才离开黑瞎子沟的，为什么要干这种坏事呢？这里赶不上你在月坪镇到处讨饭的生活吗？你跟我说，以后你要参加游击队，拿枪去给爸爸妈妈报仇，可你怎么这个样儿呢？”

“你想参加游击队，替爸爸妈妈报仇，那就该过好宿舍生活嘛！”

贞顺接过仁洙的话，继续说：

“这个宿舍，可不是孩子们聚在一起调皮捣蛋的地方！这是根据地的宿舍，要好好听组织的话，遵守纪律，等以后开了学，到学校去学文化。你的爸爸妈妈被鬼子害死了，弟弟也死了，你就一刻也不要忘记这笔血泪仇，要想到报仇才对呀！”

“嘿，我怎么没想，现在要是有枪，我就去打日本鬼子！”

小铁这么一说，孩子们就起哄地说，你这种人还能打枪？

“大家静一静！仁洙，你就说到这儿吧。别的孩子一个一个地来，再对小铁提提意见。”

孩子们一个个抢先站起来，气呼呼地揭发小铁的过错。贞顺不时在旁帮腔，说“这话说得对！”“我也看见啦！”等等。这样一来，孩子们就更来了兴头，说小铁洗澡的时候往人家的耳朵里灌

水啦，在人家脱下的衣服上蹭脚啦，和红甲到后村去偷人家的梨吃啦……，把小铁的种种罪状都揭出来了。最小的小鬼，下村李尚俊的侄子太国，站起来提了提直往下掉的裤腰，说：小铁和红甲在下村的时候，偷偷地爬到人家仓房顶上，藏在南瓜藤里，把所有的南瓜全用刀子剜烂了。

“哼！傻瓜，那是区长家的南瓜！”

“区长家的，就兴剜吗？”

“连区长家的南瓜，也不兴剜吗？ 区长是什么好人？”

小铁扑簌簌地掉着眼泪， 冲太国顶了一句。 贞顺心里又一动。 深深地嵌在这个孩子心灵里的仇恨， 象闪电一样显现了出来。怎么能单单指责他调皮过火了呢，在他的恶作剧里，也包含着强烈的复仇心。我们正是要很好地培植这种萌芽。

孩子们批评小铁以后，又批评红甲。红甲哭了。孩子们不管红甲哭不哭，说他是小铁的随身影子，打杂跑腿的。

反正，今天他们三个都算挨了一顿狠批。现在，小铁和基成气馁了，在灶房旮旯的柴禾上，躬着腰躺着。

基成眨巴着两只眼睛沉思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到大平川去的时候，听了小铁的话，他的心没来由地活动了，跳了起来。 小铁附在他的耳朵上说， 游击队一把鬼子打倒，咱们就赶快跑过去， 把鬼子的枪抢过来。 这话听起来挺顺耳。他觉得如果每人抢到一支枪，他们就能用枪打死日本鬼子。枪，只要有枪就行！棍棒和刀子算个啥？孩子们都能扛上枪，不也能象游击队和赤卫队那样去打仗了吗？我们比大人个子小，贴在地上悄悄地爬，反而能更好地消灭敌人。他沉浸在这种兴奋的情绪里，结果就闹出了今天的这件事。可是，基成怎么想也想不

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姐姐不管三七二十一，指责他领着孩子朝危险的地方跑。要夺枪，不上危险的地方，怎么个夺法呢？唉！开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堂堂正正地说我们是夺枪去的呢？基成自个儿想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身旁的小铁，嗜地翻了一个身。基成很想转过身去跟他面对面地躺着，拧他的鼻子。白天，他虽跟小铁混在一起，可现在也火冒冒地感到小铁可恨。这小子干吗没日没夜地拉着红甲搞恶作剧？基成下决心要去狠狠地尅他一顿。

屋里，李尚女坐在孩子们中间磨磨子。傍晚到革命委员会去领高粱的时候，管粮食的人还给了她一捆从大平川收来的大豆。她一股脑儿顶了回来。这样，明天早晨，孩子们就能吃到小豆腐了。李尚女想，豆子尽管少一些，可多掺点青菜，就能让孩子们吃得饱饱的。想到这儿，心里很高兴。孩子们围在磨盘边上争着要帮李尚女干活。三、四个孩子一齐扑上来，伸出短小的胳膊抓住磨把子，一仰一合地磨磨子。

“大娘，快填豆子呀！”

“抬抬胳膊，磨眼看不见啦！”

“我不，胳膊一抬，别人就会把磨把子抢去了。”

“还能因为怕丢了磨把就转空磨吗？你这家伙，也象躺在灶屋角里的那个会耍坏心眼的一样！”

孩子们都嘎嘎地笑了起来。

“嘿嘿，看咱大娘，咱给她干活她就高兴！”

“可不是，你看，她眼角显出皱纹，一个劲儿笑哩！”

李尚女哈哈笑了。这些小鬼头真把她逗得五脏六腑都痒痒的。她忽然想起成载小时候的事。成载小时候，就跟这群淘气包

一模一样。有一次，过五月端阳，给他穿上新衣裳，他出外跟孩子们蹦跳玩耍，一下子滚进稻田里，浑身淌着泥水回来。

“嘻嘻，妈，我洗澡了！”

小家伙这样说着，偷偷地向妈妈瞟了一眼。孩子的话，是多么招人喜欢和引人发笑啊！可是，她没有笑出来。她扒下成载的衣裳，打了几下屁股。怎能往痛里打呢？可这小家伙还是喊了声“啊呀！”赤条条地逃走了。这个难忘的回忆，从流逝了很久的岁月的长河彼岸，一下子飞到她心里来了。他们不都是我的成载吗？过去抚养成载时所干的活儿，在晚年又成堆地压到她的身上，使她在难过中又领略到这种欢喜。李尚女往肚子里咽着眼泪。

不一会儿，孩子们横一个竖一个地睡了。帮她磨磨子的孩子，也都躺在木盆旁边睡了。老是象独自思考着什么的仁洙，也在炕角上蜷缩着身子睡着了。

李尚女听着外面下雨的声音，一个人又磨了半天磨。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把小豆腐料全都磨出来，盛在盆里放到一旁，又收起磨子和搁磨子的木盆。然后，从你压着我我压着你的孩子堆里抱起两个最小的，放到刚才放磨盘的地方。他们睡得真沉，就是这么抱过来，连腿也不踢蹬一下。

李尚女悄悄地下到灶房。她想照贞顺临走时的嘱咐，等小铁和基成气消了，给他们晚饭吃。

来到灶房的李尚女，瞅了瞅蜷缩着身子躺着的两个孩子的脸。他俩都睡着了。基成把手垫在耳朵底下，鼻梁上还沾着眼泪。李尚女看了，心里非常难过。看样子，他大概是想了一阵妈妈才睡着的。

李尚女揭开锅盖，摸了摸四个粥碗。锅里冰冷，粥都凉了。

这两个小淘气包不吃晚饭，闹得她和贞顺也没有吃晚饭。不能等上前村去的贞顺回来了，应该先让他们吃，可怎么也不能就让孩子们吃凉的呀。

李尚女重新盖上锅盖，蹲在灶坑前头，想烧把火。这时，小铁用鼻子往外呼了一口气，动了动身子。

“哼，你还发狠哪！你发狠，吃亏的是你自己，还会是我吗，肚子不饿得慌，你就躺它一个月吧！”

原来，李尚女怕吵醒他们，想轻轻地烧火，看到他们没有睡着，又有些后悔，大声地骂了一句。后来小铁就没什么动静了。基成分明也是醒着的，可他象画中人似地蜷卧在那里。李尚女把柴禾塞进灶坑，点上了火。

不一会儿，放着粥碗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正在这时候， 贞顺冒着倾盆大雨走回来了。 她看仓房里的孩子们都睡了， 就想起躺在宿舍灶房里的基成和小铁， 心急火燎地跑了回来。

“啧啧，你吃的苦头真不小！”

李尚女急忙站起来，把贞顺拉到灶门口。好在她借了一顶草笠戴着，衣服还没十分湿。

“他们俩还没吃晚饭吗？”

“吃什么晚饭？还在那里耍坏，呼哧呼哧喘大气哩！ 刚才，我的腿险些没折断！”

“为什么？”

“那个黑瞎子沟的坏心眼儿的，把我的小腿踢得不轻！”

“哎，真是……”

贞顺急忙向大娘摆了摆手，意思是说老尅他，他又要耍坏，

就说到这儿算了。

贞顺揭开锅盖一看，一股热气直冒起来。

“大娘，粥碗没进水吗？”

“进点水又怎么样？要嫌粥稀，就倒在锅里再熬嘛！”

“哈哈哈，我看耍坏心眼儿的不是孩子，好象是大娘您啦！”

“我耍坏心眼儿是跟他们学的！”

大娘笑了，贞顺也笑了。贞顺从滚热的锅里把粥碗端出来。然后走到躬着腰躺着的弟弟的身边。

“基成！”

她用手擦着弟弟沾着泪痕的鼻梁。基成网满血丝的眼睛，刚睁开一点又闭上了。

“基成，快起来！你吃了晚饭，我才能吃，大娘也才能吃呀！……”

这样，基成就又睁开了眼睛，忽地坐起来。姐姐刚刚替他撣掉背上的烂草，他就猛地站起身来朝外面走去。

“啊，你上哪儿去？”

“我上厕所去！”

“哈哈哈。”

“小家伙，你不是起来吃晚饭，是起来撒尿呀！”

贞顺背过手去，捣了一下李尚女，叫她别骂。然后，又来到小铁身边。

“小铁，起来吃晚饭！”

贞顺摇着小铁，亲切地说。这时，小铁好象正等着有人来这样叫他似的，把身子缩得更紧，还摇晃了一下。

“小铁，你不该这样。一个仇恨敌人的孩子，这样行吗？快

起来!”

小铁把两手朝腿裆里插得更深一些，身子缩得两头环成了一头。

“等一等，俗话说‘锤子轻了，钉子就会冒在外头’，这家伙不象话！咱这个宿舍，缺了他就不成宿舍啦？今天晚上，把他抬起来扔到雨地里去!”

“大娘，那样做还行？小铁今天听了大家的批评，也许想得很多。还有，可能他已经下决心今后不干坏事了。小铁，你说是吗?”

贞顺把胳膊伸到小铁的脖子底下，扶他起来。可他使劲儿缩着身子，扶不起来。李尚女也跑过来帮忙。贞顺把他插在腿裆里的胳膊朝外拉，李尚女则推着他的脊背。

“嘿，小家伙！真有两手！刚才是飞脚踢人，这会儿又撅脑袋瓜子顶人。”

小铁撅着脑袋耍赖，李尚女仰起脖子向后躲闪，发鬏散开了。这时，到外面去的基成进来，看见这个模样，冲过来要打小铁。贞顺急忙捶了一下基成的小腿，叫他闪开。灶房这么一闹，把睡在炕角里的仁洙惊醒了。他爬起来坐在炕上，瞅着他们。

“小家伙！我真怕你又躺下呢，要有五、六根头上尖尖的镖枪就好了，给他东西南北都插上……”

贞顺听了李尚女的话，好不容易忍住笑。李尚女丢了发簪，翻着柴禾找了半天。

过了一些时候，才在灶房地上放了一张小饭桌，桌上摆了四碗粥。基成没说二话，靠上来吃粥。可是小铁没有马上拿起匙子。看他瞪着眼睛坐着的样子，象是要一脚把饭桌踢翻似的!

“你到底吃不吃！”

李尚女坐在一边催问。

“大娘，您呆一会儿吧，小铁怎么会不吃呢。 在宿舍好好听话，以后才能上学……唔，真的，过不久学校就要开学了。等开了学，好好上学念书，将来才能加入少年先锋队，以后还能当上游击队员。你看见游击队叔叔扛枪的吧？我们这样吵架似地教你好好听话，为的就是让你以后能成为那样的人呐！”

“嘿！……”

小铁扭着脖子哼了一声。的确，他听了扛枪这句话，内心似乎有所触动。

“咱小铁，枪一定会打得很好。只要打得一手好枪， 小时候耍坏算得了什么？”

李尙女把态度放缓和了，替他敲了敲鼓。

“小铁不光是能打一手好枪， 恐怕比我们这个宿舍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强哩！”

贞顺一边把匙子递给他，一边说。

“来，快吃吧，不吃饭还行？基成一碗粥差不多都吃完了……”

贞顺拉起小铁象石头一样硬的拳头，一个一个地把手指头掰开，硬把匙子塞给他。小铁这才瞪着眼睛，瞅了瞅粥碗，用匙子吃起来。李尙女朝贞顺使了个眼色，叫她别再说什么，也一同吃饭。贞顺和李尙女用眼瞟着小铁，看他吃粥了，才拿起匙子。叫人焦心了一整天的事，到这时才随着热粥一起，顺顺溜溜地冰消瓦解了。

吃过晚饭，过了一些时候， 他们才找地方睡觉。 炕上没地方，贞顺就在灶房地上铺了柴禾，躺在基成和小铁中间。

李尚女也吹了灯，躺在基成那边。基成和小铁这时才消了气，立刻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沉入梦乡。贞顺一手握住一个孩子的手。不知怎的，眼里汪满了眼泪。

“真的，这也是革命吗？喜燮老师怎么啥话没说就走了？是不是因为这是孩子们的事，没有把它当成大问题呢？”

第 八 章

一

这天晚上，喜燮看了好几篇稿子，快天亮的时候才躺上炕，但老是睡不着，眼前总是浮现出孩子们和贞顺的面影。心想这会儿，他们也都在仓房里睡了吧，那些小孩子们，在跟露天一样的仓房里，冷得怎能睡得着觉呢？尽管看到端了火盆进去，可是那茅草火能发几个钟头的热呀？ 喜燮摸了一下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这是他刚来的那天，共青支部负责人李振球拿给他的。这被子原来就没絮多少棉花，又洗过多次，现在已经变得很薄了。尽管这样，盖上它还是有一股暖气，全身热呼呼的。今天晚上，也许是外头冷雨叩击的声音太响了，被子里更增添了一种温暖的感觉。这种温暖的感觉，反倒使喜燮觉得自己犯了很大的罪，简直无法忍受。他想，我这个粗壮的身板保护得这样好，而那些小小的身子，却没铺没盖地睡在外面……大概都冻得蜷起身子象个蜗牛了吧！贞顺看见这情景，要愁得整宿睡不成觉了。再说，她本人也被雨淋了个透湿，也许正在风里打着寒战。她身上穿的什么呀，就是那么一件单布衫，一条短裙子，况且还都是淋湿了的……

喜燮掀开被子猛地坐了起来，点上灯，又修改了几页稿子。手里一拿起活儿，心里反倒安定了些。

天大亮的时候，共青支部负责人李振球回来，说在革命委员会开完会， 到凯安村去过了一宿。 他是曾在泰峰镇干过矿上的活，受过姜浩指导的青年，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地干。喜燮虽跟他同住一个房间，可从来没见他在自己身边睡过觉。

“喜燮老师，大嫂昨晚从泰峰镇来啦！”

振球进了屋，把湿渌渌的上衣脱下来，往墙上一挂，说。

“啊，你说的是我家里的吗？”

“是啊，昨天晚上，你离开革命委员会不一会儿， 她就冒着雨来了。大家见她大黑天一个人找到这儿来， 都吃了一惊……”

这时，有一种想法猛然刺激了喜燮一下，所以他没说什么。

“我本想领她一起来，看她衣服全湿了， 就让她在革命委员会的热炕上先住一宿。听她说，泰峰镇的形势象是更紧张了。”

喜燮还是不说话。振球一边瞟着他变得严肃起来的脸色，一边走到桌子边坐下，用手巾揩了揩湿渌渌的脖子。这场雨下得可真不小，虽然借了个雨具披在身上，雨水还是一直浸到胸脯上。

“泰峰镇的形势变得这样，根据地不会不受到影响。 这可是个大问题。”

“根据地会受什么影响？”喜燮问道。

“啊，工人阶级的阵地受到损害，根据地怎么会不受影响呢？首先，炸药供应就会有困难。”

喜燮听后， 再没说什么。其实， 他并不是不知道这种严重性，只是因为心中无端地涌起了一股不安的情绪，才问根据地会受什么影响。他对妻子到上村来找他，非常不快。在这严峻的时

刻，不想为革命更好地工作，却跟在丈夫屁股后头跑到这儿来，这算什么呢？喜燮心慌意乱地跟振球讨论了半天印报的问题。振球说，油印机已经搞到了，明天凯安村的青年就会送来。他还说，纸张和油墨，也没有问题。由于李振球和车应道步调一致，上村根据地的工作，不论哪一项，干得都挺好。

“反正，得赶快出报，一出报，共青盟员的教育工作，就好办了！以后请喜燮老师多写点理论文章。”

振球瞟着喜燮那似有愠色的脸孔，说。喜燮则沉默不语地喷着烟。

“我认为大嫂到根据地来，是再好不过的。昨天晚上跟会长同志商量，等学校的房子盖好了，收拾出一间，干脆让你们两口子一边过日子，一边工作。”

“干吗还商量这种事？是让我安好了家再干革命吗？”

喜燮突然大声嚷着，光起火来。这下子，闹得振球红了脸，嘿嘿地笑。

这时，隔扇门开了，早饭端了上来。他俩只好停止谈话，面色尴尬地坐下来吃饭。喜燮感到嗓子眼里咽不下饭去。心想：振球已经跟车应道讨论过，要让我过家庭生活，这就足见他们是怎样看待我们两口子的了。

知识分子嘛，本来就软弱，对待他们要注意。得先给一间房子，让他们好好过日子，然后再引导他们前进……他俩准是抱着这种见解来讨论我的问题的。昨天晚上，他们如果跟我的老婆谈了话，肯定会抱这种看法。嗐，她干吗这样轻率，朝我张喜燮的脸上泼火炭呢？喜燮的脑门子上暴起了青筋，待吃不吃地把饭桌推开。

似乎要下一整天的雨，很快就停了下来，天放晴了。云彩向四面散开，早晨的阳光映照到白蒙蒙的水雾之中。一场瓢泼似的冷雨一停，整个大地就蒸发出氤氲的暖气。黄色的地气也一团一团地升起。

振球上榛树沟营房去了，喜燮一个人坐在炕上，写了一阵稿子，才走到外面去。想到昨晚在仓房里睡觉的孩子，他怎么也放心不下。孩子们睡醒之后，早上不知吃到饭没有？那家哪有粮食给那么多的孩子做饭吃呢？

喜燮想到孩子们的宿舍去看看，便踏着泥泞的道路匆匆向前走去。他正朝着村前的荒草地上走的时候，只见自己的爱人头顶着包袱，同一位面生的女人一起迎面走来。看样子，就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妻子是忙着上宿舍来找他。喜燮无端地感到脸皮发紧，脖颈上的青筋也暴了起来。

“唉，你上哪儿去呀？我来啦！”

妻子停住脚步，高兴地朝他喊道。喜燮蓦然停下来，随即正色地望着妻子。

“我刚听说你来了，怎么来得这么突然？”

喜燮平和地问。

“就那么来了呗，组织上也叫来……”

“是组织叫你来的吗？”

“是呀！”

喜燮没有再问什么，盯了一眼妻子顶来的包袱。她在房子被烧掉之后，上泰峰镇去的时候，手里没提一件东西，不知到泰峰镇以后置了些什么，现在竟顶来这么一大包东西。昨天晚上，她在暖和和的屋子里，大概是又烤衣服，又抻平皱折，足足闹腾了

一阵。所以她身上的衣服，才没一点被雨淋过的痕迹，并且搞得两眼充血，两腮下陷！

“不管怎的，你这一路上总算是辛苦了。 现在，我有急事，得出去看看，你先到共青支部的办公室去等一会。”

“你就回来吗？”

喜燮没吱声，冲开地面上黄色的水气，大步流星地走了。金实望着丈夫的背影，觉得很尴尬，在初次见面的女人面前又感到羞愧。

“大嫂，咱走吧！我家的这位先生原来就是那么刻板。”

“是呀！当家的先生都是一样。他们又不是女的， 哪能那么温存体贴呢？”

这位妇女爽朗地把金实的话接了过去。她是妇女会员，昨天晚上，在革命委员会晾谷子，忙了一宿。她为人非常和气，金实说什么，她马上就接口说：“是呀！”“说的就是呢！”

现在，不管怎的，金实稍微放心了。她往上村来的时候，并不是不担心那位在泰峰镇的一条黑咕笼咚的胡同里朝她吼了一阵，把她丢在那儿的丈夫会怎样接待她，可是，从刚才见面时的印象看来，神情不象是太高兴，但也不象是要大发雷霆让她立刻回去的样子。想到这，金实舒心地吁了一口气。

喜燮来到昨晚孩子们留宿的人家， 仓房里空荡荡的。 人们说，雨一停，贞顺就把孩子们全都领回宿舍去了。

喜燮又转回到田野上，朝着宿舍走去。还汪着雨水的路上，全是孩子们的脚印。有的地方，好象孩子们滑倒过，泥土被踩得乱七八糟的。他顺着孩子们的脚印，越过一座坡度不大的山岗，又走了一阵，才看到位于长着一片茂密的栎树林的山包前面的儿

童宿舍。孩子们分散在小茅草房的周围， 哇哇地喊叫着， 有的跑，有的跳，有的把大腿伸进对方的腿裆里，在湿渌渌的草地上打着转转摔跤。房后的岗上，有个孩子在吹号。他旁边围了一大圈子，哄哄地闹嚷着。

“你们看，我们村里的老师来啦！”

喜燮一过小河，就有个毛头孩子一边喊着一边朝他跑过来。他抬眼一望，原来是九岩的太浩。这时，他忽然想起埋葬太浩奶奶时的情景，心里禁不住一阵刺痛。 他又想： 这个小家伙还活着，终究跑到这儿来了。

“老师！”

太浩用手捂了捂露出了肚脐的短袄的前襟，向他一哈腰，行了个礼。

“唔，是太浩呀！ 这些天，把你苦坏了吧？”

喜燮急忙迎上去， 摸了摸太浩的后脑勺。 不知他是怎么淘的，衣衫湿了，后脑勺也湿了。太浩只顾乐，一对亮闪闪的眼睛望着周围，好象是招呼别的孩子赶快来给他的老师行礼。在草地上摔跤的孩子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他们看到喜燮， 就低声嘀咕说，这是昨天晚上到前村去的时候，在路上碰见的高个子大人。

“什么高个子大人？是我们村里的老师！”

“老师是老师，可他的个子不是挺大吗？ 他要是到我们村里的夜校站着教书，那可难办了，脑袋准会碰到天棚……”

喜燮听到这话，放声大笑。他领着孩子们走进宿舍院子。他还以为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可是从敞开的房门往里一看， 小茅屋的炕上，也坐满了人。屋里的孩子，正围着个大饭盆吵吵嚷嚷地吃早饭。 灶屋里的贞顺和李尙女看见喜燮来了， 立刻擦了擦

汗，迎了出来。

“啊，大娘，你也在这儿呀！”

喜燮根本没听到九岩的李尙女也到根据地来了的消息，不禁十分惊讶。

“我也到这儿来啦。刚才贞顺说她昨天晚上见到了你，我们正谈着，你就来了……唔，你受了不少苦吧？”

“我们年轻人，有什么苦不苦的，倒是大娘你……”

喜燮看到李尙女的眼里好象已经汪满了泪水，连忙把话煞住。关于成载的事，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也不想特意提出来惹得她失声痛哭。

“大娘不要哭哇，要象你上夜校学认字的时候那样，快快活活地过活！”

喜燮干脆不提那件伤心的事，转过话头说。

“说的就是呀，当然要那样过活！”

李尙女用嘶哑的声音喃喃地说，急忙撩起裙子的下摆擦眼泪。看来，她也在咬着牙关，有意避开那揪心的话题。孩子们围上来了。从号声响亮的后山上，又一窝蜂似地跑下来一大群孩子，他们踩着别人的脚背，挤到喜燮的下巴底下。

“嚄，真不少哇，赶上大夜校那么多啦。唔，基成、仁洙他们……哈哈哈。”

站在孩子中间的基成和仁洙，向喜燮一哈腰，行了个礼。别的孩子，象是挺羡慕似的，闪着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基成和仁洙。

“前天，我看他从革命委员会出来！”

“不光是在革命委员会看到过他，昨天晚上，他还跟我们一起到前庄去过呢！”

“是游击队叔叔吗？”

“呸，哪是游击队叔叔，连军装都没穿。”

“打仗的时候才穿军装，平常就穿这种衣裳，到泰峰镇逛逛。搞秘密工作的游击队，更神！”

孩子们低声议论着长脖子、宽脑门的喜燮。

正这样说着，在屋里吃饭的孩子们，也接二连三地跑到院子里来。

“大娘，请您给成毕缝缝裤子。”

“哎，什么裤子不裤子，屋里就是乱点， 也该请老师进去歇歇呀！”

“是呀，是得把屋里拾掇一下！”

贞顺急忙走进屋里，孩子们吃完饭，饭碗也不收拾就溜了。饭盆和盛小豆腐的扁盆，就象舔过了似的溜光，匙子横七竖八地扔在盆里。因为炕热，孩子们都是屁股底下垫着破烂衣裳和抹布坐的，这些东西也照样扔在那儿。贞顺急忙拾掇了房间，把饭盆和菜盆摞在一起端到灶屋去，又把抹布浸湿，使劲儿揩擦沾满泥巴的炕席。

李尙女在院里，抓住名叫成毕的孩子粗针大线地替他缝着撕破的裤脚，一边同喜燮谈话。

“每天都是这么忙乱。今天早晨，院子里湿， 就叫他们都在屋里吃饭，分三拨儿才开完一顿饭。孩子们吃得真厉害，我都不好意思到革命委员会去领粮啦。那么多逃难的人，都得给他们饭吃，就是革命委员会，也对付不了呀！”

“大娘在晚年受苦了，可是这种苦还很不错哩！”

“说的是呀，这都是白衣同胞的子弟， 跟自己的儿女没啥不

同。有时我也发发脾气，可是转而一想，这也许就是活着的好处，心里又热呼呼的禁不住要笑了。”

“哼，大娘不好好缝，光顾唠嗑！”

“小鬼，你大娘眼睛不好使。把腿朝这儿伸伸， 你跑出去淘的什么气，把大布裤子都撕成这样。”

“大娘，给我。屋里拾掇好了，你陪老师进屋去。”

贞顺从屋里走出来，把针线抢了过去。李尙女打了一下小鬼的屁股，站起来朝着在院子里闹哄的孩子们大喊，叫他们到远处去玩。

“大娘，别叫他们跑远，今天我要领他们去拣石头。”

“他们吵得人受不了。等会儿，你叫基成吹号， 听到号声就集合……”

贞顺听到这话微笑了。心想：大娘在管教孩子方面也有点门儿了。孩子们“嗷”的一声朝河边跑去，也许是想在草地上摔跤。一两个孩子发一声喊先跑了，其余的孩子也都争强好胜地攥着拳头飞跑。喜燮嘿嘿笑着，跟在李尚女身后走进屋里。

贞顺飞快地动着手指头。让孩子这么站着缝，没法缝好。再说，小家伙看到别的孩子去玩了，浑身的关节都发痒，跺着脚急着要走。

“唉，你安生地站着！裤腿挂挂拉拉的，能穿出去吗？”

“姐，也给我做件象基成穿的那种洋服。”

“嗯，给你做！好好听话，就给你做……”

贞顺听到成毕的话，十分感动，鼻梁都发酸了。现在，孩子们一个个都把她当亲姐姐了。原先压抑着的纯真之情，似乎到现在才无所顾忌地展开了翅膀。要求做件洋服，这使她心里多温暖

呀！可是，喜燮老师为什么一清早就来了呢？是不是要对我讲象崔正洙说的那种话呀？昨天晚上，他临走的时候连个招呼也没打，今天又一清早找到孩子们的宿舍里来，可见是有什么话要谈的。

屋里，李尚女谈了半天因为宿舍小，准备盖个大宿舍的事。

“是呀，应当盖个大的，鼻孔大的一间房子， 能住得下几个孩子！”

“是啊，要赶快盖才行，可是盖房子的活儿也真愁人。”

“盖房子的事，准备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砍来那么多木材，都在外面堆着哩！”

“都是贞顺领着孩子们砍的吗？”

喜燮来到根据地的那一天，听车应道谈起过这件事，所以这样问。

“是呀，真有股子狠劲，贞顺这姑娘可真够硬气的！”

“哈哈哈，大娘说得对！”

贞顺在外面，听到他们的谈话，心里不禁一阵发酸。她缝完了孩子的裤腿，用牙咬断线头。原先挂挂拉拉的裤子一缝好，不仅遮住了红红的膝盖和腿肚，而且显得利索好看。小家伙也扭着脖子，把缝过的地方，用手抻了抻，扑哧一声笑了。

“大姐比大娘缝的好！”

“好什么？还是大娘的针线活儿好！”

“大娘是割牛草的，你看她的手，不是象癞蛤蟆背吗？”

贞顺听了，差点儿没笑出声来。她强忍住笑，捣了一下成毕的腿肚。成毕又扑哧一笑，高兴地朝河边跑去。

贞顺正要进屋， 喜燮已走了出来。 大娘可能是要给他做早饭，走出后门，在放土豆篓子的地方，骨碌骨碌地弄出一些响声

来。

“房子的木料堆在哪儿？”

喜燮走到院里，问贞顺。

“往那头儿一拐就是。”

“咱们去看看。”

贞顺和喜燮一同朝新打的房基那边走去。喜燮走到房基前头，蓦地站下来，望了一会儿。

“这房基也是你修的吗？”

“是孩子们修的！”

“孩子们修的？……”

喜燮说着，慢腾腾地走到木料堆跟前，把堆着的木料全部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阵堆在木头旁边的炕石。

“这是一场严厉的批评，等于是狠狠地敲了敲上村革命者的后脑勺！”

“什么？”

贞顺没听懂喜燮说的是什么意思，惴惴不安地问道。

“贞顺同志，你才是朝鲜的革命者，金日成将军正是教导我们要这样做工作！”

“叫盖房子了吗？”

喜燮听后，仰脸大笑，贞顺也红着脸笑了。

“贞顺同志，你才是认识到目前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并能自觉地担负这一工作的革命者！你深入到别人不注意的生活旮旯里，把那么多的孩子集聚到组织里来，培育他们，还这样努力，要去盖房子，真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将军就是教导我们要这样地去推进根据地的工作，负责照顾那些投奔到根据地来的人民群众的

生活，很好地抚育孩子……从而，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成为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的人民的世界！”

“是金日成将军吗？”

“是呀！这次金奉锡连长去见将军的时候，将军就非常恳切地谈到了这一点。贞顺同志，你也认识金奉锡连长吧？”

“认识！”

“昨天晚上，我们听了金奉锡连长传达的将军的恳切的教导，在回村的路上，又碰见你领着孩子们上前村去。晚上，我一宿没有睡着，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你想想，我们这些人，脑袋挺大，虽然也在为革命积极奔走，可是没有很好地领会将军的革命思想。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都由你不声不响地承担下来了。象我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有什么话可说呢！”

“老师，请您不要这样说。”

贞顺只说了这么一句，就转过身去。她感到眼泪就要流出来，身子也站不稳了。将军教导说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多么使她感激呀？如果身边没有人，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贞顺强忍住涌上来的泪水，肩膀轻轻地耸动着。喜燮沉默不语地朝贞顺的背影望了一会儿。她那在苦难中消瘦了的双肩，她那象是从九岩的火海里逃出来时穿的破烂的上衫和裙子，她那站着流泪的背影，是那么叫人心痛，不忍心再看。这位坚强的姑娘，踢开了悲哀和痛苦，生活得多么坚强啊！象我妻子那样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理解这种崇高的精神世界呢？说起来，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翻翻书本，高谈阔论，这不是革命者！要想成为真正的朝鲜的革命者，就必须把朝鲜革命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深深地铭记在心中，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进行忘我的斗

争。真正的革命道路就是这样的。贞顺同志正是用她的全部身心，以由她的生活处境和坎坷的遭遇所造成的一切，默默无言地体现了朝鲜革命的要求，用她瘦削的双肩承担着任务并满足朝鲜革命的要求。喜燮眯着眼睛，走到贞顺身边，说：

“革命者还兴哭吗？贞顺同志，你要再接再厉， 做好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的东西是十分正确的。这就是实现将军的革命思想和方针的道路，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吧！”

“老师，谢谢您，我真……”

“快擦干眼泪吧。 看到你做的工作，我感到浑身都是力量。现在我们要很快把校舍盖起来！”

贞顺的哭声越来越大。她感到在一个早上，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象是放射着灿烂的金光。

到河边去玩的孩子们，又“嗷”“嗷”的跑回来了。有四个孩子挖到一块埋在土里的大扁石头，“吭唷”“吭唷”的喊着号子，抬了回来。为了盖房子，不管是石头还是木头，只要被他们看见，就会象蚂蚁搬家似地把它拖回来。

二

金实盼着丈夫回来，从巴掌大的玻璃窗里朝外望。忽然看到映在窗子上的自己的脸，不禁吁地叹了一口气。胖呼呼的脸蛋消瘦了，眼角上的皮肤变粗糙了，这么一来，眼圈周围就出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斑点。她情不自禁地愤恨起来。只要一想起自己在

泰峰镇最大的锅伙遭罪的事，现在还眼前发黑。两个女人要做六十多个矿工的饭，而且另一个女人害手指头，有几天就由她一个人干那么多的活。清早睁眼起床，就得在一大堆碗碟和泔水里搅摸，而老板娘的眼睛又总是在脑勺后头盯着。那个长得活象只猫的老板娘，不是骂她干活儿象地蚕一样蘑菇，就是数叨她替矿工盛饭盛满了。自从发现有的锅伙里的烧饭丫头参加了妇女会以后，不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眼睛里都点上了灯笼，监视着烧饭娘姨，看她们身后有没有共产党牵的"线"。这么一来，她就没能每次都完成锅伙组织负责人要她了解一下某个二矿主的小老婆常到锅伙里来干些什么勾当的任务，有时还没能按时完成联络任务。就在这样的时候，她见到了基焕。基焕好象已经通过组织了解到她在锅伙里工作十分吃力，一见面就从多方面来安慰她，并说喜燮同志一个人在根据地里很辛苦，问她是不是也到根据地去，同丈夫一道工作。现在想起来，这事虽然对不起在敌人的森严的警戒网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但在当时，基焕同志的话真使她非常感激，非常高兴。所以她连"不，我还是留在这儿吧！"这样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就赶忙表示同意，把心里想的全都照直说了出来。

"看样子，我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基焕同志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呢？大概就因为这个，我的那位倔先生才朝我瞪眼睛的吧？真是……我……"

金实自言自语地说着，叹了一口气。她想：丈夫怎么住到这么清静的地方来？大概因为这儿是共青支部的办公室，不管怎的，不嘈杂就好。

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屋子里，就会七想八想的。

这时，女主人打开隔扇门，把脸伸进来，说：

“你就在这儿等老师吧，我们上大平川去收秋啦！”

“是吗？哎哟，你们真够辛苦的。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该多好啊！可我得等着见我家先生……”

“是呀，你昨天晚上才到， 应该见见他！啧啧，泰峰镇那么远，你一个人怎么来的！”

金实连忙下到灶间。那里除了房东女主人，还有两个中村地区的妇女，正忙着做下地收秋的准备。她们都肩挎着草绳编的篓子，手提着磨得雪亮的镰刀。

“看你们这个打扮儿，真象上战场似的！”

“大平川就是战场嘛，还能是别的？”

一个中村的妇女把金实的话接了过去。

“庄稼收得差不多了吧？”

“割了快有一半了。”

“哎哟，什么时候才能割完？”

“这还用犯愁？要是有能割上一冬的庄稼才好呢！”

“说的是呀！”

妇女们开门走出去了。在上岘那头儿，早已响起了炒豆子般的枪声。

“该死的，这么早就来啦！”

“我们好象晚了， 凯安村的妇女早就跟男人们一道过了河，上大平川去了。”

妇女们说着，慌忙走出柴门。拿在手里的镰刀，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真象是什么武器似的。

金实在安静下来的房间里，走到书桌旁，翻翻这本书，又翻

翻那本书。书桌上有一个大笔记本，打开一看，里面是丈夫的字迹。字写得很草，连她也看不清写的究竟是什么。

金实笑眯眯地看了一会儿。

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这是丈夫的脚步声。金实急忙从桌边退回来，坐到包袱跟前。

丈夫一进屋，就坐在桌子跟前，先掏出烟点上，然后呼地喷出了一大口烟。金实刚刚弯着身子站起来，又重新坐了下去，察看着丈夫的眼色。金实觉得丈夫喷出来的不是烟，而是在他心里燃烧着的一团火。反正，丈夫的心情分明是很不舒畅的。

丈夫一直沉默到半支烟变成了白灰的时候， 才转过头来瞅她。然后，真象喷火似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使金实感到心都收紧了：这会儿，他大概要开始劈雷了！丈夫劈雷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比起先打轰隆后响雷来， 这种压抑着的闷雷是很少见的，但却更为可怕。

“我就是不问，也明白你是跟谁胡缠了一阵才跑到这儿来的。”

出乎意外的是， 丈夫的声音既平静又柔和。 金实反倒着了慌，愣怔怔地瞅着丈夫。他虽没有劈雷，但却露出一副十分罕见的严肃而又异常失望的神情。金实叹了一口气。

“你做的工作有什么难处，竟然坚持不下去， 给基焕同志添了麻烦。基焕同志担负的革命任务够重的，而且心里还满怀着悲哀，你就是不能帮他减轻一点负担，也不好轻易开口要求跟着丈夫到根据地来呀！”

金实微红着脸，低下了头。她感到委屈。她并没有象丈夫说的那样向基焕同志提过要求。但她没有回嘴。因为丈夫提到基焕同志满怀着悲哀这句话，使她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

“你这已经不是要干革命的立场了。 革命可不是别人叫干才干的。一遇到困难，就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轻松一些的地方。这里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那种应该唾弃的思想，嗯？”

喜燮的语气变得激烈起来。他平素对妻子感到不满的就是这个。话说得挺漂亮，但行动跟说的不一样，从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小市民式的东西，而这些，有时就象是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身上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烂。因此，他越发感到恶心。

“现在，就在这门外，人们正为革命流血战斗。 一字不识的妇女，在上岘的山脚下，不分白天黑夜地收割庄稼，有的中了敌人的枪弹倒下去……”

“你太过分了！你以为我是上这儿来走娘家的吗？ 叫我到上岘去收庄稼，你以为我就干不了吗？我脑子里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事实。不过，你也太过分了，竟当着别人的面给我脸色看，还这样责骂冒雨来找你的人，对吗？”

这时，金实才把憋在心里的一肚子委屈和不满发泄出来。要是在往常，她即使犯的错误比这小得多，也会一声不响地听凭喜燮数落。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越是感到自己的错误大，就越是生出一种对丈夫的奇怪的反抗心。

喜燮默默无言地抽了一阵烟。他觉得妻子的话，正好戳到了他的痛处。往常，他没处出气的时候，常拿老婆当出气筒，这是事实。而妻子呢，就因为她是妻子，对他不恰当的粗暴言词，一向安之若素。他觉得要求这样的妻子突然成为老练的自觉的革命者，未免太强人所难。 可如今，哪有时间管这些呢。 大门岩对面，现在还响着枪声，正在进行保卫根据地的浴血战斗。既然她

来了，那么从第一步起，就得让她把鞋子穿好。

“既然你是来干革命的，那好吧，站起来跟我走！”

喜燮突然把烟头一掐，站起来，说。

“你想怎么着？”

金实感到丈夫的行为有些异常，瞅着他问道。她的眼里，也闪着某种强烈的光。

“有话以后再说，先到大平川去收割庄稼！ 不论你我，都需要到枪弹如雨的地方去尝尝味道，看看是锅伙的工作吃力，还是在敌人的枪子儿底下保卫革命吃力。”

“走吧，我才不怕哩！我来的时候也下了决心， 敢到弹雨横飞的地方去收秋！”

金实掉着眼泪站了起来。她拔出发簪，把发髻重挽了一下。喜燮先开门走出去，决心要狠狠地管教管教她。

妻子也开门出来。她用一条小绳子把裙子系得紧紧的，心里非常生气， 又感到非常悲伤。 她忽然想起过去在学校门前的柳林里谈情说爱的事来。那时候，他是一个多么温存多么殷勤的人啊！可是今天，在这如果彼此不相依为命就无法生存下去的险恶的年代，自己指望着他，冒着雨来找他，他就该这样斥责人吗？金实并不怕什么吃苦不吃苦，而是想跟丈夫在一起。她想，只要跟丈夫在一起，那么，即使在弹雨之中，她也会笑着冲锋陷阵。可是，丈夫不仅不理解她的这种心情，还硬说她是贪图安逸啦什么的，对于这些冤枉人的话，她只能听着，而不能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情。这一点，更使她感到气愤。

但是，金实还是横下一条心，现出一副很凶的神情去找自己的鞋子。其实，无所惧怕的金实，听到丈夫用枪弹如雨的话来吓

唬自己，心里感到好笑。

“快走呀！”

她把脚尖伸进鞋里，反击道。两个人走出了柴门。

这一天，贞顺领着孩子们拣了一天搭炕的石头。在河边没拣够，又翻过后山去拣。在山那面的深谷里有很多宽宽的大石板。用来搭炕， 显得大了些，再说靠孩子们的力气也没法搬运， 于是，他们就用石头把它砸开。可是，就是砸成了小块，也得两三个孩子一拨儿，喊着号子抬着才能翻过山去。

今天，基成和小铁都很积极。红甲也来了兴头，汗流浃背地跟大孩子结成对儿抬石头。孩子们的心，好就好在单纯上。

“喂，别急，要仔细瞅着点前面！”

“哼，不瞅还爬不上去怎么的，我闭着眼也能上去！”

贞顺叫他们注意，可孩子们却耸着肩膀显摆。大家都是兴冲冲的。有的孩子，真的闭着眼睛，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朝上爬。九岩的太浩也闭着眼睛显摆， 爬着爬着， 脚尖一下挂到了树根上，吓得猛睁开眼睛，把一同抬石头的孩子逗得哈哈大笑。

砸不开的大石头，贞顺就顶在头上搬。往头顶上放时，两三个孩子帮着把石头抬起来，贞顺则把放着垫圈的头轻轻地伸过去接着。刚顶上头，贞顺的细脖颈就胀得红通通的。

“大姐真是个大力士。”

“大姐的膝盖都咯巴咯巴响。”

“咱们也试试用头顶。”

“呸，你那个和尚头，怎么个顶法？大姐有长头发， 才能顶东西。”

孩子们跟在贞顺的身后，吵吵嚷嚷地说。

贞顺簌簌地淌着汗，心里还一直在想着金日成将军。每当她想到现在所做的正是将军所说的工作，就感到浑身都是力量，眼边涌出了泪水。

将军，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将军！将军！将军您在什么地方？

贞顺在心里呼喊着，用一只手擦着脸上象泼了水似的大汗。

房基上的炕石成了堆。今天拣来的比以往拣的要大一倍。贞顺顶来的石头，有的大到能横跨两个炕洞沟。

贞顺一直干到傍晚，也不感到累。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早早地把房子盖起来，不让孩子们睡在外头。天黑了，她才让孩子们每人背一捆柴禾，自己也顶起一大捆走下山去。说起来，比炕石更吃紧的是柴禾。

孩子们回到宿舍，都累得把柴捆叭叭地扔到地上。有的孩子朝下一坐，两腿一伸，就站不起来了。

“起来，就是乏，也得赶快吃完晚饭，上前村去呀！”

贞顺一边码柴捆，一边哄孩子们说。

“哼！还上前村去？”

“对啦，上前村。这儿哪有睡的地方，地上这么湿……”

“哎，要是有房子住，该多好啊！”

“房子嘛，那得靠我们的手来盖！”

李尚女走到孩子们哄闹着的院子里来了。

“贞顺，屋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

“喜燮老师的媳妇来了。”

“金实姐吗？”

贞顺一问，李尚女就用拳头触了触她的腰，要她不要大声说话。然后，把她拉到房基那边，咬着耳朵，低声说：

“哎哟，她说往后就住在这儿啦！添了一把手， 好是好，可是炕这么窄，怎能住得下？”

“哎，看大娘说的，炕窄， 把腿再蜷蜷不就行了。再说，眼下宿舍的人差不多都在外头露宿，还能说炕窄？”

“唉，说的是呀……来了个脱掉了乡下气的女人，不知怎的，我心里倒有点犯愁了，再说，她一来，就没个好脸色！”

“为什么？”

“她说是革命委员会叫她上这儿来的，不知有什么事不顺心，一来就枕着顶来的包袱躺在炕上，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

贞顺默默无言地朝着宿舍的院子里走去，进屋一看，金实果然枕着包袱躺着。

“啊，金实姐！”

这时，金实才抬头坐了起来。

“姐，你什么时候到上村来的？”

“昨晚来的。贞顺，很辛苦吧？”

金实苍白的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但不知怎的，也笼罩着一层阴郁的影子。

“你一直在什么地方？”

“在泰峰镇。你干什么活儿，干到这么晚？”

“领孩子们上山去了！”

“怪不得名声那么大！”

“什么名声？”

金实笑而不答。现在她想起丈夫在拉她上大平川去的路上责备她的话，竟不好意思表露出她对贞顺的亲切之情。

丈夫在大门岩山谷里一阵风似地走着，叫她往后不必向别人学习，就跟贞顺同志学着干革命。

“你就向那位优秀的革命者学习吧！ 不要翘起鼻子装懂，要虚心地学，这样才能干革命！”

不知道这么会吓唬她的丈夫白天搞了什么鬼，傍晚当她割完庄稼走出地头的时候，有人来叫她快上革命委员会去。她到了革命委员会，昨天晚上接待她的那位被称做会长的显得很温和的人对她说，眼下儿童宿舍缺人手，要她上那儿去帮助贞顺工作。她想，跟贞顺和李尚女这样的熟人在一起工作很不错，就到这儿来了。但是想到丈夫这样办事，心里还是平静不下来，这也是事实。所以，她的这种隐隐的不快之感，就或多或少地在她的眼神、语调和 脸色上表现出来。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进屋吃晚饭。可是没法一下子都进来。只好让昨天晚上到前村去过夜的那拨儿先进来，一拨儿一拨儿吃。为了腾出放饭盆的地方，孩子们不得不蜷着腿坐在炕上。这么一来，金实就被挤到后边墙旮旯里，四肢都不能动弹了。贞顺边瞄着金实的脸色，边把锅盖上的饭盆端过来，越过孩子们的头顶，放到炕中间。 金实姐的情绪怎么这样低沉呢？ 嫌我们的宿舍太乱吗？眼下，上村有谁家不是这样拥挤？人们不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才这样忙着干活吗！我们这儿，为了盖个新宿舍，连小孩子们也都整天象蚂蚁搬家似地干！不知怎的，贞顺看到金实的抑郁神情，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想让金实坐得舒服点儿，就叫坐在金实面前的孩子紧靠饭盆坐。

“哼，再往前靠，就得坐在饭盆上啦！”

“你们往后靠，把饭盆往这头拉拉。”

贞顺让门边的孩子向后靠，把饭盆拉过来。这样，坐在金实面前的小孩子也跟着饭盆向前挪了挪，才给金实腾出点地方来。

“姐，你坐得舒服点！”

“我没关系！”

仍然是一副不高兴的腔调。

一拨儿吃完出去，另一拨儿进来。这回多了几个孩子，又把金实重新挤到后墙角里。

金实感到太不象样儿，嘘地叹了一口气。在她看来，眼前的生活很令人寒心。 这么多的孩子， 吃就这样吃了，可是怎么睡呢？想来想去，一间灶房一间炕，就是让孩子们排队站在屋里，也没法全都站进去。

金实越来越气丈夫办事不当，气得简直忍受不住。他搞鬼让自己的妻子到这样的地方来，而他自己却坐在共青支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书写文章！

金实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涌上心头的火气。贞顺和李尚女让孩子们分三批吃完饭，然后才在小饭桌上摆了三个饭碗和菜碟，喊金实吃饭。

“我不想吃，你们吃吧！”

“姐，你怎么这样不高兴？”

贞顺不知道怎么办好，小心地问。

“我没啥不高兴，天生就是这样。”

“哎，你真是……”

贞顺以为金实一定是叫孩子们给闹得不高兴了， 心里很着

急。

“快来呀，你在大平川割了一天庄稼，还说不想吃，这是啥意思？有什么不顺心的，你就说。我们都是在九岩一起从火堆里爬出来的，有什么隔阂……”

“姐，快到饭桌前面来吧！金实姐，你要是不吃，我能拿起匙子吗？你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贞顺接着李尚女的话也说了一句。然后，走到金实身边，拉着她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

“快来一起吃吧，我们怎能忘了在九岩经历的事啊？ 有很多人，现在永远见不到了，可我们活了下来， 又这样见了面……”

金实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难过，眼泪不禁涌到睫毛外面来。为了掩饰，她急忙垂下眼皮。她心里既怀着对丈夫的埋怨，也怀着对贞顺她们亲切情谊的感激。贞顺抢过金实身边的包袱，放在搁架上，然后把桌上的饭碗盖揭开，又给她放正了匙子。

金实这才撩起衣带擦了擦眼泪，坐到饭桌前面来。她们谁也没说话。心宽的李尚女，大概是听到贞顺谈起九岩的事受到了冲击，大眼睛里汪满了泪水，一股劲地用匙子挖饭。

贞顺吃完晚饭，仍然心情沉重，她让上前村去的孩子在院子里排好队。

“今晚还到昨晚睡觉的那家去，不许吵。仓房冷，也不要说冷！”

“今晚不给火盆吗？”

站了队的孩子们听了贞顺的话，纷纷问道。

“哪有那么多柴禾，天天晚上白白地给咱们烧火盆！ 人家给咱们仓房住，就要谢谢他们了。”

“姐，那家的大娘真好。昨天晚上她怕咱们冷， 拿来一床单

被给我们盖。”

“拿那玩意儿给我们盖，顶什么用？都叫德浩抢去盖了！……”

“你不想活啦？我啥时候抢去盖了！”

“你敢说没有？盖在红甲肚子上的被子，不是叫你给掀走了？”

“别吵啦！给你们单被，就该大家一同盖， 怎么抢去自己一个人盖呢？这种贪心的人，将来不能上学校，不能加入少先队，也不能拿枪！”

“哼，活该！活该！”

贞顺领着吵吵嚷嚷的孩子朝前川走去。银盘似的秋月，把田野照得一片湛蓝。坐在炕角上朝外望的金实，无端地感到不安起来。就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也觉得年幼的贞顺仿佛是朝她小气的、庸俗而无价值的内心世界重重地扔了一块石头。不知怎的，她感到受到了挫折，再没有力量去否认丈夫的话了。她又一次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三

在金奉锡从两江口回来以后， 上村根据地就以游击队为中心，发动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展开了建立防卫体系的斗争。他们重新整顿和扩大了各个革命组织，并千方百计地支援和加强了游击队。半军事组织的赤卫队，也进行了紧张的训练，投入了生产和战斗。上岘和大门岩方面，则构筑了更为坚固的防御阵地。过去，敌人进攻的时候，至多是冲上去，给它个迎头痛击。现在则

挖了战壕，建立了可以各守岗位以痛歼敌人的严密体系。这样，就再也不会发生象朴大同的仆人带着敌人窜进来的那种事了。同时， 又建立了牢靠的警戒勤务体系， 设置了了望哨、中间哨、地面哨、传送哨、 门前哨和游动哨等各种警戒岗哨。 在游击队的指导下，赤卫队员们也都星罗棋布地埋伏在各个地方监视着敌人。整个根据地就这样建立起了铜墙铁壁般的防卫体系，充满了希望的生活，一片沸腾。大平川的秋收，也胜利地结束了。人们把掐了穗头丢在地里的谷秆和高粱秆都割了回来。从大门岩那边的大道上，每天都有载着堆成房屋那么高的谷草，响着叮叮咚咚的铃声的牛车驰来。大门岩和上岘间的大平川，甩掉了沉重的负担，变得一身轻快了。深秋的旋风不时吹来，把谷叶和高粱叶卷得高高飘起。

根据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抢着在大地冰冻以前盖房子。这座山，那座山，伐木的锯子声和斧子声轰然震响。每座山脚下，都开始矗立起圆木房和窝棚。革命委员会也组织了一批人来盖学校和儿童宿舍。

“嗐，这会儿我也能来照管照管你们儿童宿舍了！这些日子，你们没少骂我车应道，说我该死该活的吧。”

车应道和喜燮领着五个人走进宿舍院里，一面说，一面笑。李尙女在灶屋里和金实对面坐着削土豆皮，听到说话声，跑了出来。

“哎哟，会长大人，您怎么来啦？喜燮老师也来啦？”

“哈哈哈，大嫂，你好！我想， 这些日子你没少来过革命委员会，我怎么就没见到你呀？”

“见你干什么？就是没有会长， 粮食部长也挺会给我们发粮

食，我真得谢谢他。”

“哈哈哈，这位大嫂一见到我，总要挂上我几句……”

车应道哈哈大笑，几乎把院子都给震翻了。其实，李尚女每次见到车应道，总是说：要不是瘫子，你就该常到孩子们的宿舍来看看，给他们盖个房子。这使车应道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贞顺同志上哪儿去了？”

“哎哟， 别提啦， 这样红火火的日子， 贞顺还能坐在屋里吗？她早就领孩子们上山伐木去了。靠你会长，到冬天还不得冻死！”

“哈，从今天起，我来还帐。 我这儿领来了五位顶呱呱的木匠。让我们盖个象宫殿一样的房子吧！金日成将军教导我们说，要让孩子们穿得暖，住得好，吃得饱。”

“这些天，我也听说将军做了教导。话又说回来， 反正还得偏劳你们几位木匠多辛苦辛苦。 这房子， 是会长能盖还是我能盖？——你是把几位木匠大人领来给自己充脸吧！”

她这么一说，车应道和喜燮又大声笑起来。李尚女也笑了。

外面的谈话声金实装着没听见，坐在那里削土豆。不知怎么搞的，她心里越想越恨。她到宿舍来，生活也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丈夫和车应道拿她的问题嘀咕来嘀咕去， 然后把她派到这儿来，心里仍然结着个疙瘩。她觉得，反正在这件事上，车应道也象丈夫一样可恨。她想， 车应道心里明明有主意， 干吗要对我说，宿舍的活儿虽然累点，最好还是到那儿去帮助贞顺同志工作呢？象他这样稳重、温和的人，干吗要在别人的事情上插进来捣鬼呢？金实无端地感到恼怒，狠狠地刮着土豆皮儿。

其实，车应道此刻遭到金实的白眼完全是莫名其妙的。虽然

金实认为他们俩合谋把她派到这里来， 但事实上， 车应道和喜燮根本就没有谋划过这件事。喜燮这方面虽然当面对妻子横加斥责，但也不是在别人面前议论这事的人。他向车应道提到爱人的工作问题的时候，也只不过说，他到儿童宿舍去看过，那里缺人手，贞顺和李尙女很辛苦。再说，宿舍的炕热，而自己的老婆身子弱，最好让她到那里去工作。

这就是派她来的全部经过。金实完完全全是误会了。

“哎哟，真是苦尽甘来，现在咱这个窝棚宿舍也象是打开一扇大门了。”

李尙女大声嚷着走进灶房。

“他们都走了吗？”

“走什么？有两位木匠把木材滚下来修整， 另外三位上山砍木头去了。”

“会长在外面吗？”

“他在外面跟喜燮老师一边拉绳子， 一边眯着一只眼睛吵吵着定房座儿哩。喜燮老师还一个劲地说，孩子住的房子，要保证透光。 可起劲啦！管它这样还是那样， 今天这顿晌午饭该怎么做？那几位木匠，是不是也得准备午饭呀，怎么好意思光是孩子和咱们吃呢？”

“饭是要做的，拿着革命委员会的粮食，我们也不能吝啬呀！”

金实心里不是没有怨气，但想到负责干部为了给孩子们盖房子，特意到这儿来受辛苦，总不能怠慢他们，才这样说了一句。她觉得丈夫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看望自己，也是值得感谢的。

“你说得对，咱还能吝啬吗？”

李尙女赶忙提着篮子到后院去，一眨眼工夫，就拎来一篮挺

大的土豆。

“光煮土豆吗？”

“小米饭掺土豆呗！”

“没有多少米啦！”

“那也不能给客人熬粥喝呀，给他们做干饭吃， 请他们把孩子们的房子盖得好一点……”

李尙女用舌尖连连舔着干裂的、起了泡的嘴唇。这是她高兴时的习惯动作。金实觉得自己到这儿以后看到的她脸上那阴郁的神色，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金实削完土豆， 马上站起来系上围裙，涮了锅，端走了盛洗碗水的盆。她要干起活儿来，决不比别人差。 只要心里高兴，就眉开眼笑，身子转得象风一样。 可现在，她脸上的阴影还没有消失，还显不出她是那样的女人。现在她心想，丈夫就是到门口来看她一眼，也是好的。虽然她也知道丈夫为了狠狠地管教她，这些日子竟一次也没有来过……

李尙女为招待木匠的菜愁了一阵，说是要到后村去搞点辣椒酱，一溜烟走出去了。

李尙女走出去以后，金实在灶屋地上站了一会儿，把灶屋门推开一条小缝朝外看。在那头宽敞的朝阳地上，横七竖八拉了不少草绳。木匠到处丁丁当当地打桩子。丈夫和车应道正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商量着什么， 听他们说的黑板啦， 教科书啦等等的话，准是商量学校的工作。他俩讨论了一阵后，就朝着革命委员会那边慢慢走去。

金实关上灶屋门，回到锅台跟前，先把土豆大块大块地切开下到锅里，然后又把米淘了出来放进锅里。当她撅了一把茅柴往灶里填的时候，突然有三个孩子一阵风似地跑了进来，打开灶屋

门和房门喊大娘。

“大娘刚上后村去了，什么事？”

“大嫂，姐姐受伤了！”

有一个孩子呼呼哧哧地喘着气，说。

“呃，你说啥，是怎么回事？”

金实猛地站起来。

“大姐叫木头砸伤了！”

“怎么砸的？”

“往山下拖木头的时候砸的，脑袋和肩膀出了血， 都起不来了！”

“哎哟，这怎么办哪？”

“连气儿都不喘啦！”

“什么？没有气儿啦？”

孩子们都嚷嚷着说上一两句。金实的身子，就象青杨树一样哆嗦起来。孩子们的话，虽不能作准，但也不能坐等大娘回来。

她领着孩子们火急火燎地跑到外面，想告诉在房基上干活的木匠，可是连他们也都撂下活计，不知上哪儿去了。

“你们砍树的地方，离这儿远吗？”

“远哪！今天说是要砍好的，就上远处去了！”

孩子们攥着拳头在前头跑，金实也跟着跑起来。孩子们绕过大山弯，蹚过小河，直朝山谷里钻。

“孩子们，还远吗？”

“远着哩，嘿，大嫂腿那么长，还跑不过我们！”

“可不是！”

金实跟在孩子们后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但愿没有发生

什么不幸的事。她到这儿来以后，一天天更清楚地认识到贞顺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精明的姑娘，来到这个深山沟里，被大木头砸伤，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好呢？就是再怎么不幸，也不能如此残酷呀！

不知怎的，她觉得这桩不幸的事，似乎是自己的别扭脾气造成的。所以她的心更加收紧了。

眼前又是一条奔流着的小河。她慌忙蹚水过去。冲撞在岩石上的水，把泡沫一直溅到她脸上。蹚过小河，又走了一阵，才走到孩子们闹哄着的山坡上。这是长满茅草的山坡，孩子们在草丛中喧嚷着。大概他们正从山顶上向山下的草地上放木头吧，只看见粗大的原木压倒茅草骨碌骨碌地往下滚。 金实拨开茅草朝上爬，忽然意外地听到贞顺在大声喊叫，猛吃了一惊，站住了。

“孩子们！不要到大木头下面去，要站在上面往下滚！ 竖在那面坡上的木头，得把大头儿调过来横着放倒才能滚，对啦！对啦！……”

贞顺站在草丛中的一块岩石顶上，指挥滚木头。上衣被血染红了，紊乱的头发被风吹得飘向一边。金实抓住茅草站着，只是张着嘴朝上看。刚才连气都不喘了的贞顺，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子劲儿，就象个将帅似地站在那里，大声呼喊？好象她不是贞顺，而是另外一个人。金实想：我怎么会想到那种晦气事上头去？有什么不幸敢来侵犯这样的姑娘啊！

金实蹚开草丛，一步一步地朝站在岩石上的贞顺走去。

“夹在岩石缝里的木头，大家一齐拔，仁洙！ 你上那边去。”

响起了孩子们朝草地里跑的声音，接着传来嗨哟嗨哟的用力的号子声和原木骨碌骨碌滚动的声音。贞顺在精神专注地指挥孩

子们滚原木，所以还没看到金实正从山坡朝上爬。她又对那边的孩子们喊：要是滚不动，大家就一齐使劲儿，往草地上推！

“啊呀！你淌着血， 这是在干什么呀！孩子们挺会滚木头，你怎么还这样喊呀？”

金实走近岩石旁，仰脸望着贞顺，喊道。

“姐，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我看到孩子们跑回宿舍，怕出了什么事，就跟着他们来了。”

金实不忍心重复孩子们说的怕人的话，她平静地说着，用哆嗦的手擦了擦贞顺淌血的腿。

“快下来吧！你怎么受了伤， 淌了这么多血？得快点把血止住！”

这时，那些跑回宿舍报信的孩子，也都围拢上来，喊姐姐赶快下来。

贞顺低头望着孩子们，微微一笑，她站在岩石上，又望了一会散在草丛里的孩子，然后才走下来。金实急忙抱住贞顺，只见她的上衣上全是斑斑血迹。

“血是打哪儿淌出来的？得先把伤口堵住。”

“不要紧，头和脊背磕破了点，现在血好象已经止住了。 这么老远，你这一趟不是多跑的吗？”

“刚才姐姐还死了哩。”

有一个孩子用带了哭腔的声音说。

“哪是死了，叫大木砸了一下，昏过去了。”

贞顺的嘴边现出略带悲伤的微笑。金实想，贞顺似乎越长越象她嫂子了。她把贞顺上上下下地细看了半天。脊背和后脑勺两处肿得有巴掌那么大，血也没有完全止住。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姐，你快下山去。今天砍了十棵树， 现在大概都滚到山下了，还要靠孩子们的力量把它运回去……”

“你还说这些，不止住血，能走路吗？”

金实压平一片草，想拉贞顺坐下。

“往后盖宿舍，不靠孩子们也行了。 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五位木匠，今天已经动工了……”

“呃？”

贞顺张大了眼睛望着金实。

“今天早晨，会长领着木匠来。 他让两位木匠修木头，三位上山砍树……”

贞顺一声不响，直定定地对着金实的脸看了好半天。她那瘦削的脸上隐隐约约起了一阵痉挛。这痉挛逐渐扩大，似乎要象水波一样漫开，但她终于未动声色，整个面部立刻又平静下来。一种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的崇高品质，闪现了一下就消失了。

“姐，盖房子的事，怎么能光靠革命委员会呢？ 把孩子们的力量动员起来，不是也这样干了吗？”

“是呀，不过，既然有大人来干，又何必把孩子们也拉进来，叫他们去受苦呢？你坐下，不管用什么东西，得先把血止住，你还能老这样站着？”

孩子们捋来一捧柔软的金丝草，铺在压平了的草上。贞顺却不过金实的情面，暂且在金丝草上坐下。金实撩起贞顺的满是血迹的上衣后襟，重新看了一下伤口，心里很难过，双手直哆嗦。

她急忙转过身去，解下围裙，哧啦一下撕开。

“姐，你撕什么？”

“围裙。”

“撕它干什么？”

“人都伤成这样了，还吝惜围裙？”

金实把手伸进贞顺的上衣里头，从肩膀到胳肢窝，包扎了半天。

贞顺感到伤口剧痛，整个脊背火辣辣的。但她想到为她包扎伤口的人的诚意，就不动声色地忍受着，没有皱过一次眉头。

前面的草丛簌簌作响，从里面跑出一群孩子。

“姐！”

孩子们跑到贞顺的面前喊道。基成和仁洙眼泪汪汪地望着姐姐。

“你们怎么都跑到这儿来啦？”

没有一个孩子回答。

“原木都滚下山了？”

“都滚下去了！”

这时，孩子们才齐声做了回答。只有基成没有开口，一味用拳头擦眼泪。

“我现在不要紧了，你们看， 这不是连大嫂也来替我包扎伤口了吗？你们放心下山，准备抬大木头吧。”

“都准备好了。小铁和基成还割来不少葛藤。”

“小铁？”

“是他！”

贞顺望了望站在后头的小铁。这个小淘气，也泪汪汪的站在大孩子的身边。

“小铁！”

小铁没有回答，只是扭着脖子低头瞅着地面，眼泪扑簌簌地朝下掉。

“不要哭啦， 小铁以后要扛枪打鬼子， 这么心软好哭 还 行吗？”

“姐，小铁看到你的脸，觉得可怜，就哭了。”有一个孩子说。

“我的脸有什么可怜？”

“这儿没有镜子，你没法自个儿照照， 等回到宿舍，你照照镜子看！”

这回是基成哭着大声说。

“你说些什么废话！淌点血就可怜啦？仁洙， 你赶快领他们下山去，喊个口令，提提精神！”

仁洙磨磨蹭蹭的，也在擦眼泪。

“怎么站着不动？我叫你快领他们下山去……”

仁洙无可奈何地转向孩子们。

“全体向后转！”

听见仁洙的口令，孩子们都转过身去。最近，贞顺让仁洙当班长，孩子们很听他的话。

“齐步走！”

孩子们穿过草丛向山下走去。走了一会儿，噢的一声，开始赛跑了。

这时，眼泪才顺着贞顺的脸庞一串串地淌下来。坐在身后替她包扎头部伤口的金实，也一声不响地咬着下嘴唇，一滴一滴地朝下掉眼泪。

这天晚上，金实躺在贞顺的身边，通宵未能入睡。

在这个世界上，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姑娘？她怎么那样刚强、

温柔而又聪慧呢！对这样的姑娘来说，无论这个世界多么险恶，她也没有什么事是干不了！革命也一样，就是再大的考验加到她身上，她也能经受得住。要是和这个姑娘相比，自己算得上什么？自己又哪配和这个姑娘摆在一起比较呢。

金实一来是今天在山上看到贞顺的气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二来还有一件事情刺痛了她的心。不，不仅是刺痛了她的心，而且使她脸上一直发烧，简直无法忍受。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小小的青布包，竟使她的良心受到如此疼痛的针砭。

白天，她把贞顺扶回来，打算替贞顺换下血污的衣服，便打开了贞顺的小包袱。包袱里没有衣裳，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两本正在用的笔记本、五本小册子、两支铅笔、插着针的线板，还有不知为什么包在包里的一把磨损了匙面的匙子。这匙子，大概是从烧毁了的九岩的房子里挖出来的，也许是贞顺母亲的铜匙子……

"你打开它干什么？那小包是学习包！"

李尙女擦着眼泪说。金实听了，脸一红，又把包重新包上。好歹在李尙女的包袱里翻出了一件前襟和袖口打了补钉的夹袄，才把贞顺身上的那件满是血迹的上衣换了下来。夹袄身腰肥大，袖子也长。李尙女给她挽上袖子，吸着鼻涕哭了。

现在金实拿贞顺的那个"学习包"和自己的包袱做了对比。她眼前浮现出笔记本、小册子和匙面磨损的铜匙子；同时又浮现出化妆品盒、绣花桌布和丈夫的洋服上衣等在泰峰镇胡乱买来的物品。她不由地对自己感到幻灭，感到可憎。

"我真是一个要干革命的人吗？在我的身上哪里有一点象那种在小包里包着革命的小册子，自觉地投入到最困难的工作中

去，顽强地开辟道路向前迈进的崇高品质呢?”金实真恨不得朝着这个令人心酸的贫乏的小包袱，不停地顶礼膜拜了。

金实悄悄地握住贞顺的手。贞顺的手和她的手不一样，是很粗糙的手。金实把贞顺的手拉过来，贴在自己的脸上，无声地抽噎着。

第 九 章

一

错过季节的雪纷纷飘落的某一天晚上，基焕在头峰前面的秘密联络站，读着《上村新报》第五期。因为它是通过上村根据地和泰峰镇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线秘密发送的，所以每期都不免要晚些时候才能收到。就拿这第五期来说，还是一个月前印的，可是现在才看到。基焕热心地读着这单张油印的报纸，报上登载的一篇报导，使他大为惊讶，没想到妹妹贞顺到根据地以后工作搞得那么出色，竟登上了报纸。这篇文章，不知是谁写的，通篇都是感人的字句。

无限忠于金日成将军的革命战士
“根据地的姐姐”金贞顺同志的斗争记实

这篇以这样的标题写的记实，是从一个生长在贫苦家庭的、聪颖智慧的姑娘，在怎样的苦难中成长的故事开始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她在九岩的辛酸生活，并说她在这种生活中逐步认识到应

该怎样生活的真理， 在革命的斗争道路上已经印下了神圣的脚印。基焕泪汪汪地继续读下去。

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担，促进了她的思想的发展。她所具有的天赋的聪明和智慧，使她在能够用全身心感受民族的灾难的同时，逐渐成长起来。刻印着苦难的痕迹的母亲的面庞，饥饿的小侄子的哭声， 善良的嫂子的不幸的牺牲， 都使她在自己的胸口上，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阶级觉醒的铠甲，在她的心中凝结了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决不会消散的瘀血！

基焕心里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读下去。文章把妹妹在九岩遭到“讨伐”以后投奔上村去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至于她和哥哥离别的情景，似乎是有意回避一字未提。但是，文章却用切实而又意味深长的字句，描写了她如何发高烧，如何躺在牛车上焦躁地呼喊着谁。基焕立刻就猜到那是妹妹在喊自己。事实上，他已从京植那儿详细地听说了妹妹怎样说胡话，怎样被护送到根据地住院治疗的消息。

记实接着又具体地介绍了贞顺在上村的工作情况。

刚刚建立的根据地，既缺房屋，又缺粮食。而革命群众却朝着这里涌来，到处是人山人海，没有粮食没有住房的人们闹嚷嚷的。艰苦的考验的时期来到了。河岸上尽是被大火熏黑了的、逃到这儿来的孤儿，他们怀念失去的爹娘的悲伤笼罩着河岸。病容还没有退尽的贞顺同志在河边出现了。 她把数十名孤儿揽在怀里，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地方失去了爹

娘，现在几岁，等等，还一个个地替他们擦干眼泪。从此，这些不幸的孩子们便有了能干而聪明的深情的“母亲”。她用火热的感情和慈祥、洁净的泪水，小心地洗涤孩子们心灵的创伤，顽强地开始了培育他们的工作。

斗争记实令人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把很多孤儿召集到只有一间小炕的宿舍里，保障他们吃穿和照料他们生活的情景。记实还写道，她也不是一味地爱抚他们，而是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儿童团组织里，对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教育，有时还严厉地责备他们，并在会上进行严肃的批评。但这样做了之后，她一转身又自个儿去流泪。有的时候，她还得整天在山野里寻找逃跑的孩子。记实还特别提到为了用自己的力量来盖住房，她组织和动员孩子们去砍树，拣石头， 从而通过劳动来锻炼他们， 并引导他们遵守纪律。文章强调指出，搞这些教育，都是出自主人公的自立精神，并没有人指点过她。斗争记实写道：这个身穿单布衫、破裙子的优秀的儿童团辅导员，在山上放木头的时候受了伤，尽管浑身是血，但还是站在岩上喊口令，指挥着孩子们。在这里作者呼吁读者想象一下她的这种英雄形象。

基焕没有把报读完，便抬起脸来，眏着两只眼睛望着窗外。他很激动，也很难过。说她穿的是单布衫和破裙子，那分明是在雾气岗分手时穿的那身衣服了。的确，在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上哪儿去搞布来做衣服穿呀？基焕终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又继续读下去。 报纸又写了一段贞顺的斗争事迹，然后说： 就这样，根据地里便出现了“我们的姐姐”“我们的贞顺”这样亲切的称

呼。文章用下面的这样一段话结尾：

在上村根据地，一个以失去母亲和父亲的孤儿的集体为中心的规模很大的儿童团组织，已经顽强地孕育并成长起来了。一支作为少先队和共青组织的后备队、武装队伍的后备队的雄赳赳的队伍，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他们嘹亮的歌声响彻了晴朗的天空。

颈上系着红领巾，
背着行装去操练，
了不起啊！你的名字叫儿童团！儿童团！儿童团！
天下人都夸奖你，儿童团！儿童团！

每当人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论是谁，都会陷入深沉的思索，并且深情地赞颂"我们的贞顺""根据地的姐姐"。

基焕读完斗争记实，把报纸折好，放在一边，激动得猛地站了起来。他在房里来回踱步，不住地用手绢擦眼睛，然后急忙走到外面。

雪还在下。不亚于深冬的堆得很厚的积雪，把大桥那边的阴沉沉的泰峰镇和山峦装扮得非常洁净、美丽。大朵大朵的雪花不断地悄悄飘落在那雪堆上。

基焕在雪地上走着，他的胸脯由于干净、温暖的空气而膨胀起来，某种亲切、多情的东西塞满了心田。他很想抚摸着贞顺瘦削的肩头，跟她谈几句亲热的话；也想抚摸母亲粗硬的大手。在前面泰峰的顶上，又朦朦胧胧地浮现出在监狱里大义凛然地坚守了

气节，最后牺牲了的爱人的面影。当他第一次听到老实敦厚的妻子，坚强地同警察的狡猾的奸计和残暴的拷打作斗争，并且使敌人战栗的消息时，只是感到痛苦，满心要复仇，因而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热泪。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心的创伤渐渐愈合，泪水才从那结了疤的伤口渗了出来。妻子在她的短暂的一生里，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一直是为了别人而不停地操劳。说她是年轻的女人，可又凋萎得太早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基焕的心里才更加难过。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使她在临死的时候能够微笑着回味一下的亲切的话语，没有给她留有一片幸福的生活的回忆。此刻，在泰峰的雪原上清楚地浮现出来的妻子，如果真的活在他面前的话，作为一个革命同志，他将把心中最大的喜悦毫不犹豫地送给她。

"孩子他妈！我要去见金日成将军啦，是将军亲自召唤的！"

可是，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也许是因为妻子不在了，今天格外想看看仁男。他快步朝着寄养仁男的姜浩家走去。

基焕把仁男带来以后，立刻搬到秘密联络站去了。因为把寄养孩子的人家继续用作秘密联络站，这从地下工作的原则来看，有好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首先在孩子哭哭闹闹的环境里，就无法把每天都发生浴血战斗的这条街上的斗争推向前进。基焕迁移住处的时候，跟姜浩妈约定，至少隔一天来一次，可是事实上连一周来一次也办不到。

他刚打开姜浩家那扇熟悉的板门，登上廊台，掸着身上的雪，姜浩妈就推开灶屋门朝外望着，高兴地说：

"你这会儿才来，喔唷，这雪下得真大，快进屋！小家伙自个儿不知在干什么呐。"

“大娘，这些日子，没有什么事吧？”

“没有，能有什么事！”

基焕打开上屋门进了屋，在灶间炕上的仁男，一踱一踱地走来，喊着爸爸，做出使劲儿跑的样子。现在，他已经能够清楚地说出爸爸这个词了。基焕急忙把孩子抱在怀里。在雾气岗上把他接过来的时候，身子是那么轻飘飘的，现在则是沉甸甸的了。小脸胖呼呼的，都变得认不出了。

“仁男！”

基焕对着儿子瞅了一会儿，不知怎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激情。

他把自己的面颊贴在孩子的脸上，眼泪快要淌出来了。这就是幸福吗？这就叫有意义吗？你现在是这样没病没灾地成长，你的姑母在根据地里积极工作，声名远扬，而我，而我，又受到将军的召唤……啊， 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这不叫有意义又叫什么？眼泪终于从基焕的眼里倾泻出来。他又想起了逝世的母亲，妻子的面影也浮现在眼前。她们怎么就不能活得长久一些？不是只有活着才能报仇吗？现在的这种幸福，不也可以说就是对敌人的一种报复吗！

姜浩妈在灶屋里，打开了通向灶间的拉门。

基焕慌忙擦了擦眼睛。

“唔，小家伙已经坐到爹的腿上了，快下来吃米糊！”

大娘用裙子托着滚热的米糊碗，走过来说。

“把孩子给我。”

她把米糊碗往炕上一放，伸出手来。仁男朝大娘走去，扑到她怀里乐得在她的腿上直蹦。

“这家伙，你就不能消停点！身子这么重， 我的骨头准得被你压碎。”

大娘满意了，嘴边现出细细的皱纹，笑了。基焕把米糊碗拉过来，用匙子搅着，凉着。

“今天吃了几碗？”

“今天也吃了三碗。”

“嘿，这家伙这么能吃，会不会把大娘的家底都吃光？”

大娘笑了，基焕也笑了。大娘从孩子来的那天起，就买糯米做米糊给他吃。到现在，已经吃了二斗多。大娘对孩子真是经心到了极点。她每天必做的活儿就是做米糊，先把糯米炒好，然后放在石臼里舂碎。要是火盆里没有火，就得一天烧两三遍锅来熬它。甜的不吃，就喂放了酱油的；不吃放酱油的，就喂放上芝麻面的，用尽了各种办法。尽管大娘干着这么辛苦的事儿，但却丝毫也不当它是什么辛苦，她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孩子身上，并从中得到了喜悦。基焕看到大娘这样，感到非常放心。间或有点空儿，深夜来看看，总是看见大娘怀里搂着孩子睡觉。他还多次看到大娘眼泪汪汪地把面颊贴在孩子的头上蹭着，也许是想起了姜浩的童年吧。姜浩远走他乡快一年了，现在，如果由于有了这个小孩，能使守着空屋子的大娘的凄凉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的话，该有多好啊！

大娘舀出一匙米糊，嘘嘘地吹了吹，先放在自己的舌尖上试了试，然后才喂到孩子的嘴里。仁男坐在大娘的腿上，踢蹬着腿接着吃。

“这家伙，你这个腿就不会老实点！”

基焕白了他一眼， 捣了一下他的腿肚子。 仁男嘴里含着米

糊，咯咯地笑着，又使了个招儿，腿一抬，把胖呼呼的脚指头伸到了爹的下巴上。当大娘装做要打他屁股的样子时，他就用两只拳头一齐去捶大娘的胸脯。大娘和基焕高兴得只顾笑。

隔了一阵，基焕站起身来。就是一会儿工夫也好，只要能够这样来看看，也觉得心满意足了。他已经通知人们集合，现在得到二峰前面的秘密联络站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大娘问。

“准备明天清早走。”

“下这么大的雪，能走远路吗？”

“下雪就不能走路？ 这是将军的召唤， 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误。”

大娘一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孩子喂米糊。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你坐一会儿。”

基焕重又小心地坐在炕上。

“你说明天清早要走，怕没时间再见到你，想先把话说出来。听说将军要召见你，甭提我心里多高兴！现在，我的心情就跟姜浩接到将军的命令动身的时候一个样。 ——小鬼， 快把米糊吃完！”

大娘看到孩子摇着脑袋，往后一仰，想不吃了，就赶忙托着他的后脑勺， 把匙子塞到他嘴里。 大娘每次都要把一碗米糊喂光，看到孩子的肚皮变圆了才放心。所以，当仁男不想再吃的时候，总是把布衫撩起来，给她看肚皮。 可是， 今天他没有挺肚子，而是向后面仰着身子，摇头。

“你这次去，准定可以见到将军，我有话请你一定替我转告。

姜浩动身到将军那里去，正是去年这个时候。那时我也说过，说不定将军还认识我这个老太婆呢。”

“当然认识。姜浩同志老早就一直跟随将军工作，洞悉全国人民的事情的将军，怎么会不知道最心爱的战士的母亲呢？”

基焕真心诚意地说。大娘听了，眼角边刻出了细细的皱纹，掩饰不住高兴地说：

“我也相信将军一定知道我，所以，我的心情也就越发恳切！将军可能怕我替姜浩的安全担心，也可能担心我这个老太婆一个人怎么过活。所以你这次去，一定要让将军放心！尽管姜浩走了一年也没有信，可是我觉得把孩子献给将军，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将军是会很好地照顾他的。这样，我这个当妈的，也单单指望着将军一个人，硬硬实实地活下去……我日日夜夜担心的，就是将军的健康……你一定要替我这样说！我想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凡是把子女交给将军的母亲，不论是谁，都和我一个样吧。所以，你一定要替我说：就象天下的百姓都在祝愿将军万安一样，我也在祝愿他万安！”

“我见到将军，一定对他说。姜浩同志的消息，我打听到了就设法告诉您。”

“嗐，你这个人！姜浩的消息，是没什么关系的。自古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男子汉大丈夫为了光复祖国的大事走上战场，没有消息，就说明他打仗打得好，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在将军的面前，可千万别露出这种神情来！”

“懂了！”

基焕郑重地回答。看到大娘刚强的形象，比看到她流泪的样子，更使他感到心胸震动。

过了一会儿，基焕才走到外面。

雪下得比刚才更大了。霰雪飞来，扑打在脸上，把眼前遮得什么也看不清。基焕走过大桥。桥对过大街那面，天地连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泰峰和二峰，也都看不见了。路上没有行人，也许还没到换夜班的时候，看不见一个矿工。

过了桥，走进大街，才看见有一些戴着皮帽子的人在大雪中匆匆忙忙地行走。还有一些把帽子带系在頜下的警察，穿着皮靴，咯吱咯吱地踩着深雪，四处乱窜。警察署后面新盖的守备队兵营里，接连不断地传出军马的嘶鸣声。这些马每天都要跑一程子，今天没有跑，大概是浑身发痒闹腾起来了。

基焕用全身心感受着掩藏在降雪的大街上的令人焦急的战斗，向前走去。打守备队进城以后，警察就大胆放手地把矿工们抓起来关进监狱。他们当中有福女干活儿的那个锅伙的平头老大和在闵太雪的大门里边干地下工作的大杰那样的可靠的同志。

到了最近，露出了似乎稍微平静一些了的兆头。但是，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断定敌人的气焰已经低落下去了。令人窒息的空气，仍然是紧张的。眼下，革命正在地下更加顽强地翻腾着，并向四外扩展力量。自从鬼子开始逮捕以来，革命就采取了完全隐蔽的行动，把斗争的主攻方向转到巩固和扩大组织方面。也就是说，不得不避免采取反对“出矿工资”、罢工、砸碎资本家的住宅和官公署这样一些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象有一次姜浩说的那样，革命不能丧失主动权，要善于根据形势有伸缩性地推向前进。所以，基焕让所有的组织都深深地转入地下，牢牢地保护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并迅速扩大新的力量。目前，在这个矿山街上，每个矿坑，每个锅伙，都组织了亲睦会、相助会和盟兄弟

等工人的群众组织。妇女会和反帝青年同盟也扩大了力量。扩大组织的斗争， 不只是限于泰峰镇， 它已扩展到矿山街周围的农村，在山济洞，新善洞，玉村，德山洞，新凯村等革命的火花还没有飞到的农村，也开始出现了合法的和非法的组织，其势犹如雨后春笋。

基焕走到二峰附近，就折上了雪道。这里虽也叫泰峰镇，却是矿工们盖着小草房居住的一个僻静的地方。鬼子开始大逮捕以后，这儿定为第一联络站，头峰前面刚才基焕读报的房子定为第二联络站， 同时还在几个废矿坑里规定了随机应变的流动联络点。他们的斗争，已经具有了这种程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了。

基焕蹚开没膝深的大雪，走进那所作为秘密联络站用的房子的柴门。曹德河、 韩基天早已坐在屋里。 韩基天在坑木棚当会计，由于在斗崔矿主的时候暴露了身分，便离开了坑木棚，和爱人一道下农村。眼下，他为了在新凯村、德山洞等地建立群众组织，都快跑破脚底板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今天晚上，蹚了二十多里的雪，却没一点疲倦的神色，现在他正以刀刃般的气势，跟曹德河争论着什么。

“你说谁朝右倾方面跑？ 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放在阶级的天平上称了以后才吸收的，什么右倾不右倾！农民协会也好，妇女会也好，我挑的尽是金粒子一样的对象。”

“是呀，我并不说你犯了右倾。”

“那你说我犯了什么？”

韩基天听了曹德河的话，问道。

“我说的不是右倾，是左倾！你各村各庄跑， 把群众召集起来搞什么宣传演说。现在，斗争转入地下，是培养力量的阶段，

你用那种锋芒毕露的办法干，想要怎样？”

“这个意见，我接受。不过， 我是在不暴露目标的限度内进行的，谁也没有在群众面前搞社会主义宣传。反正，谁要说我右倾，我身上的血管都要暴起来！”

曹德河呵呵地笑了。

不知他俩谈的是什么问题，韩基天叫喊着什么右倾左倾的，动了很大的肝火。

基焕一声不响地坐在炕头，点上一支烟抽着。其实，今天晚上他们聚到一起，也正是为了讨论在敌人大肆逮捕和派守备队驻守的困难条件下，怎样更严密地组织斗争的问题。基焕想，他就要去见将军了，在临走前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特别强调一下。在斗争的整个战线上，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漏子，势必影响到全局。这种担心经常使他睡不着觉。

基焕进屋不多一会儿，京植掸着雪走了进来。他从上村坐牛车来的时候，身体很糟，现在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色红扑扑的，身子也胖多了。

“你是从矿坑里直接来的吗？”

基焕问京植。

“不是，我到锅伙去了一下，还到代书房去过。”

“没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眼下一无所知。刑警虽然常到他那里去下围棋， 可就是不露一点口风。”

基焕噗地喷出一口烟。 在警察署附近替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匠，是被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内线，通过他常常可以探听到牢狱里的消息和鬼子的动向。最近，他也收集不到什么情报了。这种平

静的势态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又搞到一些炸药。我到废坑里看过，三区也送来了炸药。”

“三区现在还很松，可是一区的矿坑，简直没法动手!”

负责一区矿坑的“孟山人”曹德河说。其实，京植打来的那天起，就照车应道的嘱咐，集中力量去搞炸药。他背着背篓进入“官办”的矿坑，统一指挥分布在该区各矿坑的组织的内线，把炸药搞到了手。鬼子开始逮捕以后，不论哪个矿坑，都有敌人安插进来的密探，眼睛瞪得象灯笼似地看着，每个坑口也都有监工在把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巧妙地弄到了炸药。京植初来的时候，不了解情况，曾建议去抢炸药库。当时基焕制止了他，指出干这种冒险行动，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加剧形势，有使这里的革命组织全部遭到覆灭的危险。基焕让他秘密地去搞，并把搞法一一地告诉了他。于是，他就下了“官方”的矿坑，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没出过一点差错。基焕常常打心里称赞京植：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毕竟不同一般!

这天晚上，基焕同曹德河、韩基天和京植等，就一些问题讨论到深夜。他叮嘱他们三人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敌人森严的监视和镇压下从事斗争的，并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性，保守我们的秘密，搜集敌人的情报，支援根据地和游击队。

“千万记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要善于在业已形成的势态中去寻找可能性，并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性……我们把代书匠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韩基天同志认为不好，请问这有什么不好？他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只因为他接近刑警，便认为不好，不接触他们，怎能搞到情报呢？当然，我们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必须有高度的警惕性，不经过了解，是不能伸出手去拉

他们的。但是，还必须警惕的一点是：认为别人都不可信任，抄起手来坐着，不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也不向他们伸出手去。这样干，怎么能发展革命？”

基焕跟往常一样，沉着地坐在那里，平静地说。

“刚才， 曹德河同志责备韩基天同志不该在农村召集群众做宣传演说。我觉得做宣传演说并不坏。 眼下， 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各个村庄的反日情绪都很高昂，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金日成将军的革命路线， 启发他们的觉悟， 有什么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问题在于进行这种活动不是采用严密隐蔽的办法，而是采用了显露的方法。在韩基天同志的工作中，还有一点成问题的是，一旦进行了教育就要收到效果，但是你全然不关心如何把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在扩大组织方面，比如说，只强调吸收金粒子的口号，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你知不知道在玉村和新凯洞的青年中有什么意见？他们说，话讲得挺好听，可就是不吸收我们参加组织，谁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进行斗争呢？这不是问题吗？好不容易进行了教育，收到这样的效果，行吗？”

“那么，还能象换帖联宗那样，是人就拉进来？”

坐在炕梢的韩基天，猛然抬起脸来反问道。

“呵呵呵，照韩基天同志的说法，先挑金粒子， 到啥时候才能把革命力量全都组织起来呢？当然，我们不能乱吸收，特别是在敌人暗地里放出线来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是不能不加任何考虑就全部吸收的……但是， 我们也不能因此就陷于被动， 坐等其成。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按照金日成将军的方针，争取主动，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去扩大群众组织。”

“你说的是叫我们不要乱吸收的意思。 我也是不想乱吸收，

才那样做的。要是乱吸收，一个早上我就能把一个村子全组织起来，可是我们怎能那样去干革命呢？你认为靠乌合之众，能干得了革命？”

“呵呵呵，韩同志不要这样，还是好好研究研究吧。我看在原则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你好象不是先想到一定要设法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我们的组织，更快地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是先想到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这是同志们的意见，请你仔细考虑考虑！”

基焕用手绢擦着额头说。也许是因为革命正在经历着考验，韩基天变得越来越凶了。基焕一面批评他，一面还要考虑到他的这种性格，尽量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使他能够接受。

“你干吗这样一点就炸？这儿虽说是秘密场所，要知道眼下整个泰峰镇可都是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呀！”

曹德河也责备韩基天。韩基天装作没听见。京植紧闭着嘴，没有说话。他好象变成了表情严肃、喜欢思索的人。

基焕又谈到关在警察署里的人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目前关在监狱里的人的问题。有几个已经牺牲了。以后敌人还要怎样逞凶，还要搞什么名堂，很难预料。现在，安达署长怀着凶恶的报复心，折磨被关在狱里的人，想打听出秘密联络站的地点。要是这一企图不能得逞，也可能把关着的人全部干掉。刑警到代书房里说，看吧，共产党还不是把无辜的矿工都变成岩下鬼！这可不是听过就完的话。我们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到安达穷凶极恶的报复计划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采取措施，赶快把狱中的同志救出来。”

事实上，直到今天，只要他们碰到一处，总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曾经考虑过武装袭击监狱，为此还派人到上村游击队去过。另一方面也考虑过这样的计划：象斗崔矿主时那样，把泰峰镇的工人群众全都发动起来，用石头去砸警察署。但是，在守备队进驻的情况下，任何计划都不能付诸实施。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你这次去见将军，首先要汇报这个问题。”

曹德河说。这时，韩基天表示反对：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事怎么能向将军汇报？如果依靠本身的力量把本区的问题解决了，去汇报一下倒还罢了；要是去对将军说，我们区里出现了这种情况，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请您替我们解决一下吧！这能行吗？我看干脆别提这一类事，无论如何要靠我们的力量把他们救出来！一个个骨头架子挺大的人，搞革命工作，还要拿这一类问题让将军操心吗？”

“呵呵呵，骨头架子大就有救人的本事吗？”

曹德河红着脸笑着说。他说是这么说，实际上也承认韩基天的话一百个对，便闭口不言了。京植一直在沉思默想，到这时才用严肃的口气肯定韩基天的话是对的。他的心情也是最好不汇报可能使将军劳神的情况。

会议到深夜才结束。会刚一结束，韩基天就拄着粗大的拐杖，蹚开齐到大腿的积雪，朝新凯洞走去。他虽然面孔清秀，身体瘦弱，但却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汉子。不过，基焕反倒对他的这种精力感到放心不下，等他走后，又把曹德河和京植留下，叮嘱他们要多多关心他的工作，然后才同曹德河他们一起走到大雪纷飞的门外。

二

象隆冬的大雪一样飘洒的雪，直到傍晚才停下来。从一团团飞散的云隙间，露出了温暖的夕阳。天空和地上，都缓缓地流动着雾一般的云气，象梦一样消失，又象梦一样出现。夕阳的余辉象是一条条金带子，穿过云气， 从天上垂挂下来。 上村是美丽的、洁净的。白皑皑的雪原上，云气和夕阳扭结在一起，一会儿涌向这边，一会儿又涌向那边。就在这梦乡一般的迷人的地方传来了歌声：

> 朔风寒冷的冬天退走的时分，
> 吹起了催放鲜花的红色的风；

一队儿童团的长长的行列，从学校回宿舍。他们唱着歌，在白雪、阳光和云气交相辉映，异常和谐的景色中行进。司号员基成走在顶前头。他的脸蛋胖起来了，个子也长得认不出了。他肩上背着书包，一只手里拿着小号——还是那把从九岩的灰堆里找出来的，用铅焊过的小号。

> 寻花的蜂蝶展翅飞翔，
> 催促百花早一天开放。

儿童团员的合唱声更嘹亮了。他们都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迷人的白银世界，纵声高歌。现在，他们身上穿的都挺好，脚上也暖和和地穿上了胶鞋和布袜。象李尚俊的小侄子太国和九岩的太浩那样的小家伙，还围上了围巾。

大家来扑灭破坏花园的害虫，
在宽广的园子里一同跳舞。

在雪上飘浮的云气，越来越灿烂夺目。夕阳的光辉照射到云气里面，变成了甜瓜花似的颜色，泛着回旋的光波。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之中，山雀喳喳地叫着飞着，成群的麻雀，噗噜噜地钻进了丛莽。

"姐！"

孩子们快走到宿舍的时候，嗯啦一下散开队伍，喊叫着朝贞顺跑去。他们虽然在严格的纪律中经受着锻炼，可是一到宿舍近旁，心里就爆发出对姐姐的火热的感情，把一切都丢在脑后。这是一种比投入母亲的怀抱还要强烈的感情。

蹲在白雪覆盖的河边洗衣的贞顺，猛地站起来。现在，她身上穿的是青衣青裙，脸庞显得丰润，身体也好多了。

"姐，今天考了算术，你猜，我们得的是什么分数？"

"我上哪儿猜得着？"

"大家都得了甲！"

"哪里都是甲？尚浩不是吃了个乙吗？"

有一个孩子夸耀他们都得了甲，另一个孩子便从旁挑剔。

"别看那样，老师还表扬他考得不错哩！"

"表扬是表扬，乙总归是乙！"

孩子们闹哄起来。有的拣起贞顺放下的捶衣棒，两手攥着，咣咣地捶衣裳；有的怕贞顺湿渌渌的冻得通红的手冷，便用双手捂着，呵呵地给她哈气。河边的冰虽然溶化了，但河水还很凉。贞顺只是微笑着环视着孩子们。

"快进屋去，把布袜脱下来，晾在灶屋里！"

"没湿呀！"

"蹚着雪来的，怎么会不湿？"

"姐，你打过枪吗？"

基成走到姐姐身边，问道。唯有他还是一副娇孩子的腔调，对姐姐说话不用敬语。

"我多咱打过枪？枪做好了吗？"

"嘿，午饭前就做好了，放在上屋书柜顶上，等你打哩！"

"我上革命委员会去了，还不知道有枪哩……"

"嗐，你真是……"

基成攥着拳头朝宿舍跑， 后面还跟着几个孩子。 他们说的枪，指的是用来搞瞄准训练的木头枪。

不一会儿，基成就拿着一支涂上黑色的木枪，跟孩子们一道跑回来了。站在河边上的孩子，一看到木枪，也嗷嗷喊叫着涌过来。

贞顺连忙微笑着把枪接过去。用爱和眼泪抚育出来的这曾经是很不幸的一代， 现在竟这样来鼓励她打枪了。 这使贞顺的心里涌起了一股火热的感情。

枪做得很好，不象是孩子们的手艺。为了便于练习瞄准，还安上了准星、照门和扳机。

“姐，人家说，瞄要瞄得准，扣扳机的时候， 枪身不能动，稍微动一动就打歪了。 为了让你练好扣扳机， 里头安了一条弹簧，做了个活的。”

基成兴冲冲地说。贞顺把枪托靠在肩上瞄准。

“啊，打枪啦！姐姐打枪啦！”

孩子们欢叫着，亮晶晶的眼睛全都盯着扣扳机的贞顺的手指头 ，真象是木头枪里会飞出颗子弹似的。这时，有个孩子喊天上有乌鸦，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只乌鸦在云气消歛的湛蓝的天空上飞着。贞顺想把乌鸦套进照门里，慢慢地转动着枪尖。

孩子们跺着脚喊：“开枪呀！”“开枪呀！”

“你这帮小鬼！小心砸了大盆，给我闪开！拿着个木头棍儿，还能打下乌鸦？”

李尚女又顶来一大盆直冒白气的衣裳，往地上一放，呵责孩子们说。

“哼！大娘就知道干厨房活儿！你看我姐姐，人家练习打枪，要上榛树沟连队去啦！”

“你这个小鬼头！干厨房活儿有什么不好？我给你们煮饭，又给你们洗衣裳，还说我干厨房活儿不好？”

李尚女说着啪的打了一下小鬼的屁股蛋，她对这些娇孩子的爱越深， 养育成载时的那种打人的习惯也就越是常常要显露出来。对大娘来讲，只有这样才高兴，才感到是把自己的爱大量倾注给他们了。贞顺不管李尚女和孩子们斗嘴不斗嘴，还是全神贯注地移动枪口，追逐着乌鸦。那乌鸦终于钻进了照门，她咔嚓一声，扣动了扳机。孩子们拍手欢叫起来。

“嘻嘻嘻，是支假枪，没意思。”

"真的，我看姐姐好象是打歪了。"

"没打歪！要是真枪，姐姐准能把乌鸦打下来。"

孩子们从姐姐手里夺过枪， 朝宿舍院里跑去。 他们到了院里，都争着练习瞄准，你抢我夺地闹成一团。

"你又不是个男的，敢打枪？"

李尚女一面捶衣服，一面问贞顺。

"怎么不敢打？用指头一扣扳机， 就响了，有什么不敢打？前几天，我还用队员的枪打过真枪子儿哩！"

贞顺抿嘴一笑，说。

"喔哟，打过真枪子儿，这话怎能叫人相信呢？ 打枪那么容易？"

"是不那么容易，不过如果一心要找鬼子报仇， 就是女的也敢打。"

贞顺捶着衣裳，说。

"这话说得对！咱恨日本鬼子还恨得不够吗？ 咱那些小鬼也都争着练习打枪，要去报仇！你看他们的那股神气劲儿。"

李尚女回头望着在院里闹哄的孩子们，说。

"前些日，那个小不点儿太浩跟我说，他就要参加游击队啦。我说，你那样儿的，还能参加游击队？他听了很不服气，要跟我扳腕子，我们俩就把胳膊支在锅盖上扳了一下。这小家伙真不简单，手掌象块石头，力气可大啦！"

贞顺满意地笑了。她听到孩子们力气大、能扛枪，比听说自己力气大还要高兴。这些日子，她常常这样想：这些曾经流落在河边的孩子，现在至少已具有这种程度的向上的意志，也就令人感到可以放心了。

贞顺使劲儿抡着洗衣棒。在夕阳的映照下，她的脸显得惊人的美丽。金色的云雾和蒸气，团团绕过她美丽的面庞，飘走了又涌过来。

正在这时候，头戴鸭舌帽，手里拄着粗大木棍儿的基焕，甩了甩湿鞋子走进了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他是在去见将军的路上，先到这儿来，想见见车应道和金奉锡，跟他们讨论一下搭救关在警察署里的矿工的问题的。

基焕一进屋，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满屋子开会的人全都站起来迎接他。

“啊，这么深的雪，你怎么突然飞到这儿来啦？”

车应道使劲握着基焕的手，说。

“想念上村的同志嘛！”

基焕笑嘻嘻地回答。

“你要是那么想念，不会捎个信儿，让我们画个像给你送去，何必走这早春的烂湿的雪路，吃这么大苦？”

车应道诙谐地说，屋里爆发出哄笑。基焕也笑了，他在屋里转着圈子，跟大家握了一阵手。

“远路来辛苦啦！我叫崔镇！”

一位脸色白净的青年，握着基焕的手，郑重地打招呼。车应道在一旁介绍说，他是从汪清来的同志。基焕听到“汪清”两字，忽地抬起脸来，瞅着他。青年的眼里炯炯有神，微笑着。

“没啥辛苦的，我叫金基焕。”

“他就是贞顺同志的哥哥。”

这次是共青支部的负责人李振球介绍说。

“啊，是吗？您有一位好妹妹！”

青年和蔼地笑着说。金奉锡和喜燮也高兴地来跟基焕握手。大家闹哄了一阵以后才坐到炕上。基焕坐在车应道的身边，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脑门。不管怎样下雪，节气毕竟是瞒不了的。 他走的虽然是埋在雪里的路， 可还是连衬衫都被汗水浸湿了。

基焕想到这儿坐着个从汪清来的青年， 心就怦怦地跳了起来，汪清正是他现在要去的将军所在的地方！说那青年是从汪清来的，那肯定是将军派来的工作员了！将军为什么要向这个地方派工作员？要他上汪清去的指示，是通过别的地方组织接到的。是不是这位工作员路经其他地方的时候， 向他转发了这一指示呢？

基焕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用眼瞟着坐在车应道那边的青年。

“好吧，继续开会吧！”青年说。

“接着谈吧，对提出来的问题，也听听基焕同志的意见。 继续开会吧！”

车应道笑着说。

“那么，我们能分给群众的土地总面积是多少？”

从汪清来的崔镇，手拿着铅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问道。

“如果根据最初的方针，把自耕农的土地也全没收的话， 有一百二十多町步。”

那边坐在穿着军装的金奉锡身旁的大长脸的人回答说。在他面前放着书桌，桌上摆着一堆文卷之类的东西，还有铅笔和算盘等等，看来他们分明是一边计算一边讨论。

“从现在起， 请大家不要再说没收自耕地这种错误的话了。有人居然还把这说成是什么方针，这是不对的。在朝鲜革命中，

只有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路线和方针。

“金日成同志提出的方针是，没收恶霸地主的土地， 把它分给耕地种田的农民。所以，我们应该只计算从恶霸地主那儿没收的土地。”

“光计算这个的话，李昌根的土地是三十町步， 等一等，是不是把山林也算在里面分给人们呢？”

大长脸的人听了崔镇的话，翻了翻帐本，拨了几下算盘，问道。崔镇让他把山林除外，光计算土地。他就拨着算盘珠子计算了一阵。

“四个地主，共有八十二町步土地。 这四个家伙，都是恶霸和亲日分子，没一个例外！”

“嘿！他们占有的土地可真不少！这么说，上村地区的土地，几乎全在他们手里了！”

人们咂着舌头喊叫着。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根据地的农民。 干吗要搞没收为数不多的自耕地的活动呢？所谓自耕地，就是指靠自己的劳动耕种的土地。 自耕农有勤劳的一面， 而且大多是有反日情绪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争取到革命一边来，反而要去没收他们的土地，在他们和革命之间筑起墙壁呢？

“有些根据地提出要建立苏维埃什么的左倾口号， 象上村这样的地方则主张废除私有制什么的，把土地问题搞得不合我国革命的性质。正因为有这种偏向，金日成将军这次才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再一次对政权问题和根据地问题作了正确的阐明，并立即向各个根据地派了工作员。我到这里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无论如何要根据金日成将军的方针，把应该没收的土地限定

为八十二町步，把它分配给根据地的农民。”

喜燮的脸变成了朱红色。不光是他，金奉锡和下巴上长着黑胡茬的农民协会负责人也是那种表情，在某种程度上倾向喜燮他们的意见的车应道，也红了脸。崔镇话说得很缓和，但事实上，在这个根据地里，关于土地问题，确曾出现过各种极端的主张，造成了混乱。甚至有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见，就是普遍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一切土地，建立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来养活农民。这么一来，连车应道也卷了进去，他勉强顶了一下，提出了一般中农不动，只把那些向外出租少量田地的中农的土地划为没收对象的主张。喜燮虽然对集体农庄之类表示反对，但在没收对象方面，则比车应道左倾得多。幸好金日成同志虽然身在远处，但却洞察这里的情况，及时地派来了工作员，不然差点没闹出连自耕地也给全部没收的大错误。

基焕点起一支烟，慎重地听着屋里人们的谈话。不知怎的，心里涌起了一种激情。尽管上村的干部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但是这里在将军的领导下，土地就要转归农民所有了！那只是在故事里听到过的，在希望中描绘过的梦幻一般的世界，在这里就要变成现实了。土地，对于土地，基焕本人通过切身的体验就有许多痛苦的联想：他曾经因为那惨痛的佃农生活捶打过自己的胸膛；曾经为一条地垄而一再流泪痛哭！在故乡的土地上是这样，渡过豆满江来到这片田野上也是这样。就是现在，他还仿佛看见辛勤地耪地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全家人一夏天饿着肚子在炎热的阳光下流汗劳动，可是秋后打下的粮食全装进了地主的谷仓。生活变得象只破碗，上面萦绕着、凝结着哀叹和眼泪。可是现在，这土地揩拭着农民脸上的血斑和泪痕，回到农民的手里，变成农民所有

了。一想到土地变为农民所有的时候，妻子的面容首先就出现在他的眼前，再不消失。他那连话也不大会说的妻子，在娘家的时候就忍饥挨饿，出嫁以后还是忍饥挨饿，吃了多少苦呀！就这样，她还是拼命种庄稼。秋后给闵家交租，把庄稼运走的时候，她也不流泪，只是以孤独而哀伤的表情，瞅着他的脸色！那可怜的妻子，如果现在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够听到这个喜讯的话，该是多么怀恋她永别了的遥远的人间呀！

基焕暗暗地感到心痛。现在，他无缘无故地不停地擦着已经消了汗的脸。

崔镇起劲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还拨着算盘珠子计算。这位还有点学生气的青年，明亮的眼珠子焕发着光彩，眼睛里总是带着笑意。看他的这个架势，真象要捋起胳膊，干脆由他自己来推进分配土地的工作。

事实上， 他也是异常熟练地处理着重大的工作。 他一到这儿，就根据将军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选举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委员，新建立了政权机关以代替革命委员会。又把赤卫队改编为反日自卫队，反帝同盟改组为反日会，从而把它们改编和加强成为更切实地反映现阶段革命要求的组织。同时，他又着手解决土地问题。

屋里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那爽朗的风度，并钦佩他熟练地处理各种事情的本领。

这天晚上，基焕跟着带领两个女孩过着光棍生活的车应道到他家去，一同吃了晚饭。饭后，讨论了援救关在泰峰警察署里的矿工的问题。车应道很快地理解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表示要和金奉锡同志商量，设法出动游击队去救他们。他还说，上次接到

通知的时候，曾考虑到这种做法会不会使泰峰镇的地下组织网受到损失，因而没有行动。现在，就是照自己的想法，也觉得不能再放着他们不管了。

基焕在这个问题上，心里松了一口气。他跟着车应道又走回忙着进行土地分配工作的人民革命政府。在革命政府里，人们正在崔镇的指导下，闹哄哄地在造土地分配对象的花名册。

时间很晚了，基焕才跟着喜燮朝贞顺所在的儿童团宿舍走去。他们走在田野上，十五的月亮已经浮悬在高空，俯视着积雪溶化了的满是泥泞的温暖的大地。这是一轮银盘似的圆月。洁白的月光把受惠的大地照耀得象海洋一样。基焕想，这就是在将军的领导下诞生的自由天地了！这个念头震动了他的心胸。即将回到农民手里的土地，现在是把她丰腴的乳房掩藏在白雪之中，静静地躺着。不久，在这片田野上，将传出农民的笑声和赶牛的吆喝声，从新的犁铧边将翻出油一样黑亮的泥土。这是多么辉煌而又象梦幻一般的事啊！泰峰镇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斗争，不正是为了这个吗？

“学校有多少学生？”

“有一百五十名左右，远处还设了一个分校。”

喜燮回答着基焕的话。他俩绕过夜里又结了薄冰的深水坑。

“喜燮同志，你到这儿来挺辛苦吧？”

“我辛苦什么？倒是贞顺同志很辛苦。你看过那份报纸吗？”

“看过了。”

“贞顺同志就是那样干的。我的笔力不够，没能把贞顺同志的工作写得象实际那样感动人！”

“对孩子光夸奖是不行的！”

“孩子？呵呵呵，基焕同志，在我们这个根据地， 有谁会把贞顺同志当作孩子呢？贞顺同志是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大家的一面镜子。”

他俩这样交谈着，在积雪很深的路上走着。听了喜燮的话，基焕又一次感到心里火辣辣的。

来到宿舍一看，一座长长的高大的房子，灯光明亮。他俩打开房门走进去，只见宽敞的屋里坐满了孩子，正在上课。贞顺手捧着书本站在挂着黑板的墙壁前， 正在讲解什么， 忽然看到他们，“呃？……”地喊了一声，便闭上嘴，兀然站着不动了。哥哥来了！这是做梦呢，还是醒着呢？在贞顺象石头一样呆立不动的时候，孩子们都呼啦一下站了起来。他们看到喜燮，有的弯腰行礼，小鬼太浩还把手举过头顶， 喊了声“时刻准备着！”后来忽然发现喊口号的只有他自己，便感到很不好意思，红着脸瞅瞅这个，又望望那个。

“嘍！ 这些小鬼过得挺不错呀！在亮堂堂的屋子里念书……嗯？”

基焕张着嘴，环视着满屋的孩子。然后，才瞅了瞅自己的妹妹。

“妹妹，你受苦了。”

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坦然，但好象一开头就含着一眶眼泪。

“哥，你什么时候到这儿……”

贞顺觉得太令人惊讶了，抬起发缝笔直的头站着，说不下去了。

“我刚来。听说你很健康，工作又有成绩，真是高兴！”

“我没做什么工作！”

贞顺平静地回答说。基焕回忆着在雾气岗顶上分手时的情景，心里在想：妹妹在这段时间里，冲破的究竟是什么风暴，竟然变得这么成熟？《上村新报》写她穿的是单布衫和破裙，所以，他到这儿来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妹妹，还一直是雾气岗上的模样。做梦也没想到她长得这样丰满，竟象是另外一个人。

喜燮叫孩子们坐下，那些一个跟一个站起来的孩子，才都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坐下。基成用握着铅笔的手背擦了擦眼泪。

“哥哥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哭什么？”

喜燮用亲切的语调责备他说。

“老师，他就是好哭！”

小太浩多嘴多舌地向喜燮告了一状。这么一来，坐在他身边的孩子便拧了他的腿肚子一把，怪他不该看见大人来了就胡说八道。

“哎呀！你怎么掐人？”

“你别调皮！”

“那你说基成不好哭吗？前几天上山去，他瞅着上岘那边的白云，想起妈妈，不是哭了吗？”

“你这个小子！……”

这回是基成扬起眼泪纵横的脸，吓唬他。然后，自己又难过起来，把头埋在膝上，咯儿咯儿地啜泣。这么一来，贞顺也急忙转过身去，撩起衣带擦眼泪。基焕和喜燮大声地笑了。然而，基焕的眼角上也闪着泪花，喜燮的眼睛里也汪满了泪水。

“哦，这是谁呀？不是仁男他爹吗？”

李尚女打开隔扇门，喊道。基焕看到李尚女，不禁吃了一惊。他听京植说过，失去成载的李尚女在上村，可没想到在这宿

舍里见到她。

“清津家大娘，你也在这儿？”

“是呀，到这儿来互相靠着过呐！ 你怎么象做梦似地跑到我们这儿来啦？贞顺常谈到你，说不知你在哪儿……”

“我在远处，大娘你身体好吗？”

“好，活着还能少了力气？”

基焕笑着同喜燮一道走到灶间。他不无担心，怕李尚女想起死去的儿子痛哭。可是李尚女却高高兴兴地把正在缝补的孩子衣服和针线篓推到一旁，请他们快上炕。

“大娘，这些日子你吃了不少苦吧？”

“那个苦就不用提啦， 不过我们现在是把苦都踩在脚底下站起来了。”

说着，还把那个很重的砧石嗖地端起来，挪到炕角上。基焕看到李尚女的这种模样，比看到她失声痛哭还要难过。她的刚强气概，很象自己的母亲。她说自己把烦恼和痛苦的考验都踩在脚底下站起来了，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呀！

“我们家那个吊儿郎当的角色上哪儿去啦？”

喜燮怕从李尚女或基焕的嘴里冒出九岩的话来，把屋里的空气搞得沉闷，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起自己的爱人。

“喔哟，你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大先生，怎么说出‘吊儿郎当’这样的话来了？”

李尚女责备喜燮说。这时她才撩起裙子擦了擦不知什么时候渗出来的眼角上的泪水。

“不好好干革命工作，就该叫吊儿郎当！”

“不好好干革命工作？她现在是前村后村到处跑， 忙着教妇

女会员们识字，你还说这话？今天晚上，我们劝她说，雪大不能去，可是刚放下碗筷就跑出去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属洋铁锅的， 热的快， 凉的也快！”

“哎哟，可别这么说……”

喜燮呵呵笑了。基焕也听出喜燮是在说他自己的爱人，脸上也露出了微笑。原来，他听到金实在泰峰锅伙感到吃力的反映，又考虑到喜燮和金实不同于一般的夫妻关系，才特地把金实派到上村。可是又暗暗地担心性情乖僻的喜燮会出什么花样。现在，听着他们互相交谈的话，感到放心了。

贞顺不管哥哥是不是在灶间屋里谈话，还是站在黑板前头教书。她指着黑板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念：

“我的爸爸，不分春天、秋天、夏天，一直劳动。”

孩子们齐声跟着念。明亮的眼睛随着贞顺的指头转，把每个字都记在脑子里。只有基成一个人流着大颗大颗的泪珠，抬不起脸来。

“在将军给的土地上，耕地播种。”

“在将军给的土地上，耕地播种。”

贞顺尽量不往流着眼泪跟着读的基成那边看。她也是勉强维持着沉着的态度。在她的喉咙里也涌起了一股一触即发的哭声。哥哥为什么到这儿来？ 会不会永远留在这儿？ 仁男怎样了？在雾气岗顶上，被他爸爸抱走的仁男，是不是没病没灾地长大了？有谁会象他妈妈那样抚育他呢？在松河洞，那个可怜的孩子，没

讨到奶吃，反被浇了一身肥皂水，哭得多厉害啊！哥哥怎么一个人来了？他怎么没有把我那么想念的孩子背来呀？说不定背来了放在谁家了？

贞顺好不容易压制着象潮水一样涌上来的痛苦的念头。灶房里不知在谈些什么，传来了哥哥的笑声。这是相隔了好久好久才听到的宏亮而略带沙哑的笑声啊！真象哥哥在九岩种地的时候，和耪地的人坐在一起拉闲话时发出来的那种愉快的笑声一样。听到这笑声，那逝去了的日子又重现在眼前，她的心不由地跳荡起来。

“嫂子如果听到他的声音……”

她忽然想起死去的嫂子，心里象刀割似的疼痛。真的，如果嫂子在九岩的那座草房的矮檐下，能再次听到哥哥的声音，然后牺牲，也许能减少一些遗恨吧！

贞顺在前不久，通过喜燮详细地打听到了嫂子牺牲的消息。

喜燮说这是从泰峰革命组织那儿听来的， 并详细地告 诉 了她。她听后，觉得嫂子勇敢地战斗直到最后牺牲，真不愧是会宁家的儿媳妇。要不然，那个一直把嫂子审讯到死的毒蛇一样的鬼子刑警，能那样失魂落魄，喝了一天酒，慨叹地说“金基焕的妻子是这样，金基焕本人就更不用提了”吗？

贞顺一边听哥哥说话，一边心里回忆着亲爱的嫂子。

“今晚你哥哥来了，我看就让他们复习到这儿吧！”

喜燮绯红的脸上带着微笑，走进上屋，说。看来，他也象是很愉快。贞顺正在黑板上写字，回过身来，微微一笑。她听了喜燮的话，觉得他说的似乎也对，便把写在黑板上的字全部擦掉，让孩子们整理好书包。

喜燮想着基焕刚才说的话，在洒满月光的雪地里走着。基焕大概是怕李尙女难过，想替她开开心，才煞有介事地讲了那么个笑话的吧。他讲的是泰峰镇上有个独眼龙矿主对世上的事物只能看清一半的故事。他说，这个傻瓜矿主有十二房姨太太，还有几个二矿主，他们都哄骗他，结果使他破了产。可他还以为自己垮台的原因是那只坏眼睛，便到医院去动手术，镶了一只玻璃眼珠。基焕又打手势又做动作，还诙谐地学着独眼龙的样子。李尙女和自己，都被基焕逗得笑出了眼泪。

这是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啊！他觉得要是胸怀宽广、心地深沉的基焕，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该多么好啊！革命家不就是要能够这样来战胜痛苦和悲哀，怀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去斗争吗？

喜燮在上了冻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的路上匆匆走去。

"你是谁呀？"

前面传来了女人的声音，喜燮停住了脚步。对面走来的是他的妻子。看样子，夜校放学了，她正回宿舍去。

"是我，你不冷吗？"

"哼！……"

金实一听是丈夫的声音，立刻赌气地哼了一声，蓦然停在那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两口子都故意彼此回避，不愿见面。可是，今天晚上，喜燮觉得自己的妻子比先前在柳树堤上见面的时候要可爱得多。现在，她也走上了自己该走的路了。喜燮真想对默默地把金实引上了正确道路的贞顺行个礼。鼓励金实努力去做妇女会工作的，不也是贞顺吗？不管怎么，现在是太好了！他对妻子的满心忧愁，也减轻了些。

喜燮凑到妻子的身边。

"你的脚不冷吗？"

他攥着妻子的手，问道。

"我脚冷又怎么样？"

"我是怕你冻出病来。"

"尽说些无聊的话。"

"呵呵呵。"

喜燮高兴地笑着，手上使了使劲。妻子的手，也相当粗糙了。她那起先毫无反应的冷冰冰的僵硬的手，颤微微地抖动起来。

"松手，叫人看见……"

金实仍然用赌气的腔调说，想抽出手来。可是，从她说话的声音里散发出来的喜悦，要比抱怨强烈得多。

"好，往后你要继续坚定地向前走！"

"我还没有成为革命者。"

"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成了革命者。但是，就这样干下去，渐渐会成为优秀的革命者的！"

"不过……不过……你太过分了！当然，我……"

金实顺着喜燮拉她的劲儿倒过去，把脸埋在丈夫的怀里。

"我也有很多不对。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良药。要知道，良药是苦口的！"

"你又说这个！……"

金实象被弹簧弹了起来似的，直起身子盯着丈夫。可是，不论怎么盯，她的眼睛还在笑。

"呵呵呵。"

喜燮把手放在妻子的背上笑了。真是美好的夜晚啊！

“好，今天晚上，我就跟你们这些小家伙一起过夜吧！”

基焕神情开朗地微笑着，走进孩子堆里坐下。孩子们互相递着眼色，瞟着基焕的宽脸。

“喂，说他是姐姐的哥哥，怎么象个老头儿？”

“嘘，叫他听见了，你看，他不是朝这儿看吗？”

“他是姐姐的哥哥，咱们叫他什么？”

“就叫大哥！”

“大哥？嘻，怎能叫大哥，他都长胡子了……”

小鬼们在旮旯里低声交谈着。对人亲热的太浩急忙站起来，走到基焕身边挨着他坐下，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基焕的粗腿上，还向他甜甜地笑了笑。

“嘿，这小家伙不错！”

基焕摸着太浩的后脑勺，笑着说。

“他是个扯皮蛋！”

坐在太浩鼻子跟前的红甲说。

“扯皮蛋？”

“他还好撒谎！”

“哼！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反正我坐在基成的哥哥身边，舒服透了！”

基焕听了，拍着他的脊背，大声笑了。

刚才，贞顺受到很大的冲击，有点稳不住劲，就跑到外面去坐了半天，这会儿才回到屋里来，小心地坐在炕梢上。

“听说你到这儿来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身体怎么样？”

基焕看着贞顺，问道。

“当时……很快就好了。哥，仁男在哪儿？”

“仁男？在泰峰。”

“在泰峰街上吗？”

“对！”

“你也一直在那儿？”

“是啊，你还不知道我在那儿吗？”

“我怎么知道呢？”

贞顺忽然又感到心里沉重起来，喉咙也塞住了。九岩的悲伤，她原以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又重新袭来；到上村后经历的痛苦和伤心的往事，也重新浮现出来了。她背过脸去哭。刚才，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眼泪，还特别到外面去吹了吹风，可是现在再也抑制不住哭声了。她在盼了又盼的哥哥面前，大如高山的悲伤和喜悦都化作哭声，倾泻出来。

“别哭啦，仁男也有他这么大了，还在炕上踢皮球玩呢……”

基焕说罢，旁边的太浩却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小家伙，你哼什么？”

“前几天还是哇哇直哭的小孩子， 还说已经有我这么大了！”

“今天晚上你怎么这样调皮？”

坐在孩子中间的基成，抬起红红的脸瞪了太浩一眼。

“真的，姐姐哭了……”

其他的孩子都帮基成说话，太浩这才有点脸红了。

贞顺哭了很久。她这么一哭，孩子们就心慌意乱起来，瞅瞅基焕，又瞅瞅贞顺，不知怎样才好。

“快别哭了，把孩子们都哭得心乱了，总这么哭还行？”

“不……不哭了，今天见到哥哥，因为太高兴， 就流出了眼泪。”

“高兴的话，应该笑嘛！”

“嘻嘻，真的！”

太浩说。基焕听了，觉得太天真了，又哈哈大笑起来。别的孩子都用通红的眼睛瞪着太浩。即使这样，太浩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揉着基焕的手。

过了一些时候，贞顺才止住哭声。她擦了擦眼泪，脸色苍白地转过身来，问道：

“哥，仁男托给奶妈抚养了吗？”

“哪是什么奶妈？ 你一点也不要替孩子担心。 有一位老奶奶，带仁男比你嫂子还经心哩！”

“老奶奶？”

“是啊，我在九岩见到你的时候， 不是说过我跟一位大娘住在一起吗？就是那位大娘在带仁男。”

“那么，是一直喂他米糊了？”

“对，是喂米糊，一天三小碗！……”

“嘿！真能吃！”

孩子们立刻叫喊起来。 他们看到姐姐不哭了， 好象也很高兴。

“夜深了，让孩子们睡吧。”

“你是到上村来办事吗？”

“唔，这个，回头慢慢谈。喂，大家都躺下睡吧，夜深了……”

这时，孩子们才闹哄哄地站起来。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们也还是要淘，有的打拌腿，有的捅拳头。

“淘什么？”

贞顺站起来，责备他们说。

“他先掐我的腰！”

“你干吗掐人家的腰？三孙，你看着我！”

名叫三孙的孩子，立正站着，面向贞顺。

“昨晚的会上，你是怎么讲的？”

“…………”

“怎么不回答？快说呀！”

“我说再也不淘了……”

“那你怎么又掐人家的腰呢？”

“…………”

“你还淘不淘了？”

“不淘了。”

贞顺用严厉的目光盯了他一阵，然后叫他赶快铺好铺盖躺下。别的孩子这才全都不声不响地躺在炕上。贞顺一个一个地照看，给他们放好枕头，三个人盖一条被子。宽大的炕上，躺满了孩子。这时，贞顺才直起腰来，捋了捋披散在额上的头发。基焕看见这种光景，心里热呼呼地想道：当她决心用自己的那副还很稚嫩的爱的翅膀，把这些淘气包搂在怀里抚育的时候，该是怎样地感到渺茫和寒心呀！心地善良的贞顺，该流了多少眼泪！妹妹成长得很快，大大地超出了他的期望。基焕甚至从妹妹的脸上得到了一种印象，好象什么地方泛着某种庄严的光芒。

基焕等孩子们都睡了，李尙女也睡着了以后，才把贞顺叫到上屋，告诉她说，自己是受到金日成将军的召唤，到将军那里去的。贞顺听了，两眼放出明亮的光彩，瞅着哥哥说：

“哥，是真的？”

“是啊！当然是真的……”

“现在，将军在哪儿？”

“在汪清。”

“汪清！”

贞顺低声地慢慢地说，两肩也文静地垂了下去。汪清，那样怀念的将军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汪清。汪清，这是多么辉煌灿烂的名字啊！我的哥哥就要上汪清去见将军了！

“哥哥，你这次去，就留在那儿吗？”

贞顺异常高兴，眼里放射光芒，瞅着哥哥，问道。

“是啊，说不准会怎么样。将军叫我去， 想来一定有什么新的指示， 可谁也说不准是什么指示， 反正照将军的话去做就是了。”

“将军什么时候到我们上村来？”

“你想见将军吗？”

“象我这样的怎能……”

贞顺勉强低声回答说。

“好好干吧！就是要见将军， 也要等到把工作搞好以后。干革命的人，有谁不想见将军？不过，没做什么工作就要去见将军，那是丢人的！你到上村做了这么些工作，受到人们的夸奖，我也放心了，这是多好的事呀！你把那些没爹没娘的孩子领到一处，让他们睡得暖暖的，还教他们识字……

“再过几年，这些孩子不都能扛起枪来打鬼子了吗？——哎，那孩子扭着脖子睡哩，给他把枕头摆正。”

贞顺急忙撩起衣带擦了擦眼泪，给那个睡着的孩子摆正了枕头。孩子们躺了一炕，一个个显得又英俊又可爱。他们白天奔跑了一天，到了夜晚，往炕上一躺就睡着了。他们的呼吸声，就象

在屋里放了两三只风箱在鼓风似的。基成也把通红的脸蛋对着太国的扁脸沉睡着，叫人抬走了也不会醒。他微张着嘴，露出两个门牙。

“他听话吗？”

“听是听，就是淘得厉害，有时……”

“有时怎么样？”

“有时还耍点小脾气，可能是因为有我在，才撒娇的。 现在改了不少。”

“无论如何，要把他管教好！只有这样， 死去的母亲在地下才会闭上眼睛。你和我，都长大了，母亲在去世的时候，不至于那样挂念。可是，基成这孩子还小，母亲抛下他去世了，是放心不下的。我们要尽量让母亲撂下这桩心事。”

哥哥亲切而柔和的谈话持续了一夜。他的眼睛上和脸上，一直带着开朗的笑容。直到今天，贞顺还从来没有看到哥哥有过这样的脸色。是的，哥哥是严肃而刚强的，他的嘴里怎么会象谈论洋溢着喜悦和幸福的往事一样，滔滔不绝地倾诉那些悲伤而辛酸的话呢？

兄妹俩都故意不谈吉女的事，然而那沉默无语的形象却一直深藏在他俩的心底里。现在，他们都害怕先从谁的嘴里冒出关于吉女的话来。

凌晨，基焕才挤到孩子堆里躺下。他把落了枕头歪在一边的基成的脑袋挪到自己的胳膊上。

“这家伙睡得真沉，抬走他也不会醒。”

基焕轻声喃喃地说，把基成的足有一斤重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腹部，然后细心地替他抹了抹还有泪痕的眼睛。

贞顺回到李尙女的身边躺下，快到天亮的时候才闭了一会儿

眼睛。她刚一合眼，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也上将军所在的汪清去了，走的不是雪地，而是绿草茵茵的野路。她不停地走着，走了一阵，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山，在高山那面，金色的阳光象扇骨子般放射出来。那里就是汪清。啊，汪清，汪清！贞顺轻声喊着朝前跑去。在梦境中的贞顺的脑门上，沁出一层象露水一样洁净的晶莹的汗珠。

三

哥哥动身到汪清去的第二天傍晚，贞顺接到共青支部的负责人李振球的通知，叫她到革命政府办公室去，便急忙朝那儿走。革命政府的每个房间里都闹哄哄地挤满了人。有的在打算盘计算着什么，有的在写字， 有的在看土地面积图。 有一个房间，坐满了农民， 他们吵吵嚷嚷地谈论着哪块地是坡地； 哪块地是平川地，可还赶不上坡地好， 等等。 本来他们以为土地分配工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没想到竟这么复杂，大家凑到一处，夜以继日地忙着，累得满头大汗。特别是今天晚上，凯安村也来了十几户自耕农，他们围着车应道，对金日成将军的好政策表示感谢，激动得哽咽起来，请他向将军转达他们的谢意。屋里还来了两位头上扎着小手指大的发髻、头戴“宕巾”帽的老人。他们一面捋着长髯，一面颂扬将军说：“带领万民百姓创立国家的大人， 确实不同于一般。”

贞顺瞅瞅这个房间， 又望望那个房间， 哪儿也没看到李振

球。 每间房里都是农民， 好象学校村子里的农民都聚集到这儿来了。在一间屋里，有一位胡须蓬松的农民，坐在那里点着下巴打盹儿。新当上革命政府粮食部长的那个短小精悍的青年，埋怨他妨碍工作，嚷着说要睡觉回家睡去。那农民惊醒过来，忽地睁开眼睛，说：

“我打盹了吗？真是的，我怎么打起盹来了？为了一块土地，我们家祖孙三代当长工，现在要分土地了，我倒打盹儿了……大概是今天往地里背了些粪，有些累，就出了这么个差错。我晚上一向不早睡的！”

“你往哪块地送的粪？”

“凯安村前的平川地。布谷鸟开始叫了，不是该忙春耕了吗？”

农民瞪起挺大的眼珠，环顾四周，征求大家的同意，好象在问：是不是这样？

“哈哈，真叫人没办法，你这位老先生， 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慢腾腾的，怎么这会儿上紧起来啦？地还没分，你朝哪块地里送粪呀？”

粮食部长感到无可奈何，红着脸笑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将军让我们农民趁了心愿， 这工夫，我们能坐着等待给自己分地吗？今天我送粪的那块地，也可能不是我的，可那有什么关系。不是吗？那地是我的怎么样？是河对岸崔基三的又怎么样？”

“对呀。今天凯安村朴德甫的这句话， 就算说到家了！……”

满屋子的老乡，都摇着烟袋杆儿喊起来。

贞顺心里不禁一酸，眼泪汪汪地望着烟雾腾腾的房间。在他们紫铜色的脸上，纵横交错地刻着一条条过去苦难生活的痕迹，

但今天晚上，却由于心里怀有巨大的喜悦，脸上的皱纹似乎也都舒展开了。今天，贞顺领着新组织的歌唱队，上学校去练习，在往返的路上，也曾看到那位凯安村的朴德甫老乡一整天往地里背粪。那种整天朝不知会分到谁家的地里送粪的心情；那种尽管困得点着下巴打盹儿，还不肯离开正忙着准备搞土地改革的政府办公室的心情，贞顺是十分理解的。她的父亲，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没有土地，在明川的时候就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又参加了独立运动。如果父亲活到今天，他能躺着等待分地吗？因为没有土地，甚至不得不忍受洪达洙之流的欺凌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会坐等着分地吗？

这个国度的农民，谁没有由于土地而产生的怨恨？谁能无动于衷地度过怨恨行将消解的这一夜晚呢？

这对贞顺来说也是一样。不，就连不懂事的孩子，对于金日成将军要分给土地的消息，也不是漠然置之的。

也许因为他们承继的都是在土地上洒着血泪生活的农民的血统，所以就连太浩和红甲那样的小孩子，听到土地改革的消息，也都高兴得直蹦直喊。

贞顺想到要组织一个儿童团歌唱队，到春耕的田头、到战斗的上岘和游击队的营房去演出，让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农民高兴高兴，就是从孩子们的这种情绪中得到启发的。贞顺一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孩子们都拍手赞成。她就去找喜燮老师商量，从昨天开始领孩子们上学校去练习歌舞，进行准备。今天，练完歌舞走出学校时太阳还没落山，基成建议说，为了纪念将军分给农民土地，要把学校院子里的土翻一翻，搞一个花圃。

基成说，金日成将军要是来上村根据地，也许会到学校来

的，怎么能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迎接他呢？基成的话，不仅使孩子们，而且使贞顺也受到了震动。于是，贞顺就跟孩子们一道，铲了半天雪，把已经在雪下开始融化的软乎乎的泥土翻了开来。

总之，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开始了分配土地的工作以来，根据地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是兴高采烈。 他们的兴奋情绪，一直这样持续着，夜晚连觉也睡不着。

“现在，人们好象才懂得了什么叫革命。”

身穿军装的崔正洙， 从车应道的房间里走出来， 自言自语道。他正朝外面走，忽然看到踌躇着不知该进哪个房间的贞顺。

“贞顺同志，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他还是照自己的直筒子脾气高喊了一声。

“哎，真是……”

“你‘哎，哎’什么？唔，你见到哥哥没有？”

“见到了。”

“你一定很高兴吧？往后更要好好干啦， 快要成为共青盟员了……”

“呃，我成为共青盟员？”

贞顺弄不清这位总是慌里慌张大声嚷嚷的人说的是什么话，急忙抬脸瞅他。

“是呀，汪清来的崔镇同志说的。嗯，对了， 你是来参加共青同盟的会吧？”

“什么？……”

“好啦，你跟我一起走吧！原来打算在这里开会，可是， 每个房间都坐满了老乡，没办法，只好把会场挪到别处去了。”

崔正洙急忙走下廊台，毛毛腾腾地向前头走去。今天，他没

有扛枪，腰里只挎了把刺刀，那玩艺儿被窗口上的灯光照得亮闪闪的。贞顺跟在崔正洙后面，心里直打鼓。她想：从汪清来的崔镇同志是谁？ 我们上村，也有汪清来的同志吗？ 说是他要吸收我做共青盟员，这是怎么回事？共青盟员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九岩也没几个共青盟员。她知道的有：京植同志，喜燮老师，清津家大哥成载，金丹的哥哥永浩，还有这个崔正洙，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九岩村那么多青年，共青盟员顶多就他们几个。她在河对岸医院的时候，反日自卫队里也没几个共青盟员，那不多几个人常到别的屋子里开会。可见，共青盟员是从骨干里挑选出来的骨干！我怎么能成为共青盟员？是不是崔正洙没听清楚把话传错了？贞顺不时地望着崔正洙的后脑勺，迈着碎步跟着走。崔正洙本来腿短，但不知道他在泥泞的雪路上怎么走得这么快，简直跟不上。

“有一次我指责过你，说你不干革命工作,不知领着孩子们干些什么。这话错了。我的思想很不对头！你才是真正干革命！”

不知崔正洙要把她领到哪儿去， 在泥泞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说。他说的是反省自己的话，可是听来就象是生了气似的。贞顺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

“我还把这话跟金奉锡连长谈过， 结果挨了一顿批评，就象用捶衣棒敲了一下。反正，人是要不断地学习。不懂道理就会犯错误。听说今晚崔镇同志来指导共青同盟的会议，我想去学习学习，也想对你的入盟问题谈点自己的意见。本来，我们游击队另有自己的共青组织，今天晚上的会议由几个代表参加。我向连长提出了要求，才去参加这个会的。”

贞顺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游击队派共青代表参加会议，崔正

洙还要谈他的意见，这些话都使她感到不安和畏惧。

他们终于走到了会场，原来就在学校。从革命政府到学校，明明有一条干干儿的、直通的大路。可是毛躁的崔正洙却领着她在泥泞的路上绕了一大阵。

“唔，原来是这儿！”

贞顺跺着鞋上的泥，无可奈何地笑了。崔正洙也不管他领的道对不对，直着脖子一马当先地走进了教室。

贞顺并没有马上跟进屋去。她感到心跳得实在厉害，不能一下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她想缓一口气，回味一下刚才崔正洙说的令人惊讶的话，就躲在黑暗的旮旯里站着。明月依然高悬在天空，月光把树荫下也照得微微有点亮，投下了微妙的阴影。贞顺朝白天搞花圃的教室旁边走去。忽然从幽暗的树荫下面，传来“嚓——嚓——”用锹铲土的声音。

“谁呀？”

贞顺停下脚步，轻声问。

“是我。姐，是我。”

黑地里直起腰来的是基成。

“你在那儿干什么？”

贞顺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涌了上来，问道。

“嗯？我想把这个花圃修整好。姐，你从哪儿回来？”

“我到政府去了。这花圃，咱们不是说好明天大家一起干吗？”

“我心里急得睡不着觉。说不定将军明天就要到我们根据地来呢！”

贞顺再也无话可说，只是望着拄着锹站着的弟弟的脸。

“你也是到这儿来开会吗？听说这儿开的是共青同盟会

议……”

贞顺只是点了一下头，仍然没有回答。贞顺还不知道他怀有这么高尚的心愿。她一向以为基成是一个调皮的、爱使性子的、不懂事的孩子，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从小在不同于一般的家庭里受到不同于一般的苦难长大的，比别的孩子更早地认识了革命的，心地较深沉的孩子罢了。

可是他做的事，不知怎么那样早熟，那么可嘉！基成为了迎接将军，让鲜花在将军要走的路上开放，晚上还出来刨这积雪还没有融化的土地。

贞顺想起去汪清的哥哥很为基成担心，心里不禁低声说：

“哥哥，你看吧！咱们的基成这么好，不愧是会宁家的孩子。他一定会成为金日成将军的好战士！”

贞顺正这样想着，教室那边传来了崔正洙的粗嗓门：

“贞顺同志，你上哪儿去啦？”

“哎，我在这儿！”

贞顺慌乱地回答了一声，又回头叮嘱基成快回宿舍去，然后才急忙走进教室。宽敞的教室里，已经来了不少青年。

“贞顺同志，你怎么才来呀？ 刚才还派人到宿舍和政府去找你……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坐在书桌前头写字的李振球停住笔，问道。贞顺看到青年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不禁红了脸回答说，刚从革命政府来。

“那你没看见金昌大同志吗？”

“金昌大同志？……”

“唔，对啦，你还不认识他。不管这些，你先到这儿来坐吧！”

李振球让贞顺坐在自己的身边，告诉她说，今天晚上的共青同盟的会议要讨论她的入盟问题。贞顺过去见过几次李振球，以为他是异常沉着的青年，没想到今天晚上这种印象被大大的破坏了。不知怎的，他显得非常慌张，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本来，事先应该告诉你，共青支部也应该事先做好关于你入盟问题的准备。可是，这个问题是突然提出来的，来不及这样做了。反正，你知道了今晚开的是这样的会，自己也要有点思想准备，先到那面去坐吧。”

贞顺不知坐在哪儿好，四下里看了一阵，然后走到里边旮旯里单独坐在青年们的旁边。她的心跳得比刚才还厉害。李振球为什么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讨论入盟的会是怎么个开法？汪清来的叫崔什么——对，叫崔镇同志。崔镇同志又是谁？如果是他叫吸收我参加共青同盟，那么他是一定要参加这个会议的了！现在，他在这儿吗？要不，还没有来？

青年们不断地涌进会场，还来了几个身穿军服的游击队员。在座的青年中有不少是在凯安村医院里见过的自卫队员。好象上村地区的共青盟员都集合到这儿来了。

过了不一会儿，喜燮和另一个青年走进会场。贞顺看到那位在喜燮前边走进来的青年，心想：啊，他是不是崔镇同志呢？她暗暗地注视着他。青年和李振球讨论了一阵什么。喜燮也插进去说了几句，哈哈地笑了。教室里的青年，都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前面。崔正洙蜷起穿着军裤的腿，瞪着两只大眼睛，一股劲地望着崔镇的脸。现在，赞成贞顺入盟的话，直朝他的嗓子眼上冒。他想且不说自己的父亲和贞顺的父亲，这两位为了洗涤亡国的悲哀，曾拿起枪来战斗过的可怜的老人，还有贞顺的在鬼子的

“讨伐”中死去的母亲和被鬼子杀害的嫂子，以及她在贫困的血泪中逝去的幼年时代；就凭贞顺同志来到根据地以后所做的工作，凭她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可怜的孩子们的火热的爱，怎么能不吸收她参加共青同盟呢？他象是觉得场内有不同意贞顺加入共青同盟的人隐藏着似的，瞪起眼珠子盯盯这个旮旯，又瞄瞄那个旮旯。眼前轮番地浮现出贞顺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父亲，他把涌上来的眼泪使劲咽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会议开始了。李振球站起来，宣布今天晚上的会议是讨论“我们的贞顺，我们的姐姐”金贞顺同志加入共青同盟的问题。他这么一说，那是崔镇吧，就带头热烈地鼓起掌来。“我们的贞顺，我们的姐姐”这句话，在所有青年的胸膛里唤起了令人心酸的激动。他们鼓着掌，目光全集中到贞顺身上。贞顺的脸直发烧，象坐在针毡上一样受不了。为什么要这样热烈鼓掌？那人一定是崔镇同志了！所以，他最先举手鼓掌呀！——霎时间，在贞顺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掠过了这个念头。她不知怎样是好。

李振球介绍了半天贞顺的经历。不知他是怎么了解到的，首先谈到了包蕴着母亲的催眠曲的会宁，也就是现在已经象梦乡一般遥遥消失了的她的凄凉的出生地。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她被空漠而险恶的生活的波涛，忽而推到这儿，忽而推到那儿的过程，描述了从豆满江对岸的岸边到九岩的这段苦难重重的道路上留下的她那象是水鸟爪印似的小小的足迹。

贞顺涌出了眼泪。但她极力忍着，仔细地听着李振球的话。他还谈到她在九岩闵家碾房里受苦的事，也谈到母亲和嫂子的悲伤的往事，接着介绍了她的斗争经历。

当他讲述贞顺怎样运送传单，怎样辅导儿童团的时候，贞顺更加抬不起头来了。她觉得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是安不上“斗争”两个字的，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当她的事迹在报上登出来引起轰动的时候，她认为上村的人这么搞是多余的。刚才李振球作的介绍，她觉得也是大人夸小孩一样地夸赞她。她越是这么想，越是浑身冒汗，满心惶恐。

“贞顺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这位同志的斗争事迹， 是我们所有共青盟员的榜样。正因为这样，金日成将军读了上村发行的报以后说，我们应该吸收这样的同志参加共青同盟。”

李振球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贞顺对刚才听到的话太感惊奇了。将军指名要吸收我参加共青同盟！……她愣怔怔地也跟着大家鼓掌，一边望着崔镇的脸。她的心通通地跳，跳得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

接着，李振球又说出了更加令人吃惊的话。

“金日成将军在谈到贞顺同志的斗争事迹时指出： 我国革命就是为了解救被压迫、 被剥削的朝鲜劳动群众。 金贞顺同志正是身体力行地体现了朝鲜革命的这一思想，尽管没有谁叫她这样做，但她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把我们劳动阶级的可怜的孤儿救了出来，抱在怀里抚养。这不仅是对可怜的孩子们的火热的同情和爱，而且还包含着她对把这些孩子糟踏成这样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仇恨。我们朝鲜的革命者，不论是谁，都必须具备这种对本国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强烈的仇恨。这可以说是朝鲜革命者的基本品质。据我所知，金贞顺同志所以能够具备这种高贵的品格，绝不是偶然的。金贞顺同志从小就受到金基焕那样的好哥哥的教育。还有，她的父亲是过着长工和佃农的生活，

积极地参加了独立运动的爱国者。贞顺同志的母亲，在日帝的野蛮‘讨伐’中牺牲了，而她的嫂子，就象我们已清楚知道的那样，是被日本警察逮捕，大义凛然地保持了革命气节牺牲了的。象我们在报上的斗争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她本人经受着亡国的悲哀和阶级压迫，流下了数不尽的眼泪。她面对根据地的严重考验，斗争得那样好， 绝不是出于什么一时的冲动和单纯的同情心， 而是以坚定不移的阶级觉悟为基础的。我在不久前的共青扩大会上已经说过，象她这样的同志是能够成为我们共青同盟的骨干的。——金日成同志就是这样说的。”

李振球把金日成将军的话传达完以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崔镇同志仰起白净的脸，带头使劲鼓起掌来。场内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贞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好象心脏的跳动就要突然停止了。“将军说一定要吸收我参加共青同盟……这不是做梦吗？ 我没做什么事，也没有具备那样优秀的品德……将军竟指名要吸收我参加共青同盟！这是真的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崔镇同志就是带着将军的指示到这儿来的了？”贞顺咬着嘴唇，勉强克制着就要呜咽恸哭的激动。在她听来，那些赞成她参加共青同盟的同志们的发言，也似乎是从隔着一层帷幕的那边传来的声音。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是坐在激动的人们之中了，所有的说话声，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突然，在她的面前有人发出了响亮的喊声，蓦地抬头一看，原来是两眼闪着泪花的崔正洙走出来发言。他说，白天他还不知道将军如此表扬贞顺，心里一直琢磨着表示赞成的发言。现在看来，没有作这种发言的必要了。

“既然将军做了指示， 这就不是什么我们同意不同意吸收这

样的同志的问题，而是我们共青组织的无上光荣。同志们，是不是这样？这难道是贞顺同志一个人的光荣吗？不，这是我们共青组织的光荣，是我们根据地的光荣！所以，我来发言，不是要来表示拥护，是要来提议，要向我们的金日成将军致谢。因为，我们的贞顺，不，我们的贞顺同志，虽然就在眼面前，但我，我这个崔正洙，却没有看到她，没有看到她那优秀的，也就是说，她的聪明的、坚强的、可爱的……执行金日成将军的革命路线那么正确的，这样的贞顺同志，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可是我们的金日成将军，在那很远的地方，也了解得那么透彻，关怀那么深切！所以，我要大家深深地感谢我们的金日成将军。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崔正洙的发言，被暴风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了。

听了他的发言，贞顺的眼里不禁滚下了一串串大颗大颗的泪珠，掉在腿上。

啊，我们的将军，身在远方的将军，您对我在山沟里滚爬，在河边徘徊时始终深藏在小小心灵里的殷切愿望，都那么明察秋毫，关心备至，我该怎样感谢您啊？您把成千上万人的灾难和苦痛都揽在自己的怀里，怎么连这样的小事都那么深切关心啊！

“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她想起了粉妮的悲叹。她想高声地告诉粉妮说，世上有了把象阳光一样温暖的爱给予我们可怜的人的金日成将军！

崔正洙结束了发言，回到自己坐位上去的时候，走到深深地低着头坐着的贞顺面前，突然停住了。

“贞顺！”

出人意外，崔正洙的嗓音是嘶哑的。贞顺急忙擦了擦眼泪，望着崔正洙。

“你，你一定要成为忠实于将军的……金日成将军的革命者。不要忘记死去的父亲，你一定不要忘记父亲……就是想到母亲和嫂子，也应该成为忠实于金日成将军的朝鲜的女儿！”

贞顺听着崔正洙带了哭腔的话语，又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崔正洙用手绢擦着眼泪，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在这之后，贞顺就不知道会议程序是怎么改换的了。崔正洙哭着说的激励她的话，给了她一种压迫感，就象是用条绳索，紧紧地勒住了她的胸脯。她想到了父亲和母亲，想到了嫂子，也想到了粉妮，还想到了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为了他们，作为一个共青盟员，今后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革命呢？她觉得自己有了新的决心……瞬间，一切都好象变得无可名状的严峻和严肃。

起来！奔向严峻的革命的决战的战场！

起来！勇敢地奔向光复祖国、拯救可怜的阶级弟兄的流血战斗的战场！

更重更大的担子摆在你的面前！

这是热切的呼唤，这是热切的要求！

“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

耳边又响起了粉妮的悲叹声。那么，我为什么要生在世上呢？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回答，我可以向全世界大声回答：我生在世上，就是为了一辈子跟随我们的将军，我们的金日成将军干革命！

“贞顺同志！”

谁喊了她一声。贞顺抬头朝前看。崔镇、李振球和喜燮他们都在对着她看。

“贞顺同志，你知道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吗？”

崔镇问道。贞顺踌躇了片刻，用手捂着裙子，小心地站了起来。尽管她站起来了，但未能马上开口说话。崔镇又问她知道不知道纲领和章程。

“知道，从喜燮老师那儿……”

她的意思是说从喜燮老师那儿学到的。这样，崔镇就给她讲了半天，他说，参加共青同盟就意味着承认共青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成为献出最后一滴血为朝鲜革命的胜利进行斗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同志的忠诚的战士。

“我提一个意见。”

在会场中心，有人站起来说。李振球允许他发言，于是那个青年就回头向贞顺说：

“不是别的， 我们想听听今天晚上加入共青同盟的贞顺同志的决心。提起贞顺同志，就象同志们所说的那样，是将军特别点名吸收到共青同盟里来的。因此，入盟的同志本人，也应该对今后怎样干革命的问题抱有更坚强的决心。”

“对！”

场内发出赞同的声音。

“这个意见很好，我也赞成。”

崔镇微笑着说。

贞顺暗暗地感到双腿打战。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大家的意思，是想从自己的嘴里听到某种富有革命精神的话，可是自己又不懂什么，怎么说得出来呢？今天，自己在这儿讲什么话，一定会直接报告到将军那儿去的。如果连一句响当当的话也说不出来，将军该多么惋惜呀。想到这儿， 就感到嘴唇发焦， 舌头发僵。她急忙捋了捋头发，向场内一望，只见前前后后都是火花一

样的眼睛在盯视着自己。她更感到心里发抖了。

“贞顺同志，快说说吧！”

崔镇好象是鼓励她不要害怕似的，满面含笑，轻声催促着。

“是。”

贞顺勉强回答，两手把裙子都揉皱了。

“我不会讲话，还……怕说不全心里的话，再说， 我还不大明白什么叫革命。”

十分低沉的声音，平静地响彻了会场。大家听到这沉着的声音，都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

“当我想着要把那些失去爹娘的可怜的孩子领到宿舍来 抚 养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革命工作。我只是觉得他们可怜，不能放着不管。孩子们就他们挖人家的土豆吃，散在河边过粗野生活的事，向我认了错，哭了。当时我感到非常气愤、非常痛心。我对他们说，这怎么是你们的错？是日本鬼子把你们糟踏成这个样子的，哪是你们愿意这样干的？……我狠狠地……那时，真的……我听了很气愤，就把他们呵责了一通，之后，我也大哭了一场。”

贞顺低下了头。眼泪涌了上来。她急忙撩起衣带擦眼睛。过了片刻，又抬起脸来，说：

“我心里可怜那些孩子，恨死了日本鬼子。这样， 我就把那些孩子全都领到宿舍去，和李尚女大娘一起，用革命委员会给的粮食和布，给他们做饭吃，给他们做衣穿，抚养他们。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真的，我没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一面抚养孩子们，一面心里还怀着沉重的心事。哥哥在九岩送我来上村的时候，问到我是否有了今后应该怎样生活的决心，我回答说有。哥哥说，那么，你就本着这个决心，到上村去好好干革命吧。我

记住哥哥的话，来到了上村。可是，没想到我却到宿舍去服侍孩子们。我一面做着工作，一面在琢磨，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工作？这个念头暗暗地困扰着我，我越想越觉得不象革命工作。所以，我的心里常常很沉重……一天晚上，我让孩子们都睡下了，自己就……”

贞顺又停了片刻，用衣带擦眼泪。

“上村的同志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向贞顺同志做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地支持她。只知道提供粮食和布，完全不懂得要给这样的同志提供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支柱。”

崔镇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李振球听到这话，脸红得比谁都厉害。

“可是，金日成将军说：抚养儿童的工作，也就是培育我国革命的未来一代的出色的革命斗争！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听到这话时的高兴心情。我真的感到这个黑沉沉的世界豁然明朗了，恨不得象孩子们那样去蹦跳。我想到那些孩子们也被骄傲地抱在革命的怀抱里的时候，激动得简直要哭出来了。所以，我一直把将军的话，珍贵地，珍贵地，真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地藏在心里，兴高采烈地工作着、生活着。自从听到将军的话以后，我就是给孩子们缝补一件破衣服，也象是做了什么大事似地高兴；看到孩子们调皮，也想把他们抱过来，摩挲他们的脸。我真感到自己是生活在通明透亮的世界上。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又认识到一个道理：正因为革命者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大义凛然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革命！真的，为了金日成将军，为了朝鲜革命，我也要高高兴兴地贡献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在生活中体验到的……”

整个会场就象泼过水似的安静。有的青年泪汪汪地望着她，有的低着头坐着听。

“这就是我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是真心话。对我， 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除了这个，我还能盼什么呢？可是，今天晚上，我又被将军指名吸收到共青同盟里来。对这件事，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感到心翻腾，又喜又悲，想起了以往的全部生活，还想起了父母……”

贞顺再也说不下去了。崔镇急忙掏出手帕擦着微红的脸。喜燮和李振球都垂着头，听着。

“我真没什么话可说了。 问我在今天晚上下了怎样的决心，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把自己的心情全部表达出来。将军吸收我参加共青同盟，即使我特地表示今后要献出生命好好干革命，也还是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心情。想到这儿，真是惶恐得很。我真感到单说这种话是不够的，要用比这更深刻的话来表达决心才行。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今后就通过工作来表白我的决心吧。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用我的忠诚来报答金日成将军的恩德。我还要好好工作，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

崔镇大大地摇晃着身子，拼命鼓掌。接着全场爆发出响亮的掌声。贞顺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可是心跳得比站着的时候还要厉害。她那抚弄裙子的手汗津津的，眼里也汪满了泪水。她心里又感到惶恐：怎么不能讲得令人鼓舞些呢？也应该谈谈车应道同志，李振球同志，喜燮老师，他们怎样教育自己……还应该谈谈嫂子和仁男的事，还要说说小铁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想：要是将军听说我讲的没有多少内容，该多么惋惜呀。

可是，她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整个会场象火

炉一样热腾起来。我们的贞顺，我们的姐姐，确实与众不同，是可以登《上村新报》的！正因为她是那样精明，将军才指名吸收她加入共青同盟。大家这样低声交谈着。比谁都感到满意的是崔正洙，他扬起红红的脸，环视着周围。

散会以后，崔镇特地把贞顺叫过去，称赞她今晚表示决心谈得很好，并勉励她今后要不辜负将军的信任，作为一个共青盟员，要很好地完成革命交给的任务。贞顺揩拭着凝在睫毛上的亮晶晶的泪珠，表示一定要那样做。现在，她说起话来顺溜多了，心里也平静下来。

她走到外面，月亮似乎更加明亮了。村前白雪皑皑的平川，也象飘浮了起来似的。她甚至产生了错觉，仿佛这不是上村，而是一块新的土地。眼睛看到的一切，全是令人感激的。月光是值得感激的，图画一般耸立着的山峦也是值得感激的。贞顺觉得如果回宿舍去，也许会抱着李尙女大哭一场。她走到院子里一看，基成已经刨好了一块很大的花圃回宿舍去了。她想，基成听到这个消息，不知要高兴得怎样蹦跳呢！ 这幸福，这喜悦， 先告诉谁，怎么告诉他们？她一直怀着怦怦跳动的心，匆匆走去。和青年们分手后， 她走在学校前面的路上，忽然，从哪儿响起“谁？”的喊声。在月光朦胧的路口上，站着几个孩子。原来是她让孩子们隔天进行一次放哨训练，今天晚上，他们也没忘记，象是已经开始了。

“是我。”

“‘我’是谁？”

“是姐姐，还能是谁？”

“嘿嘿嘿……”

孩子们欢快地笑了。贞顺走到跟前一看，是太浩、太国和红甲。也真巧，三个放哨的都是小家伙，排成一串。

“大孩子们都上哪儿去了， 怎么光让你们这些小鬼结成一伙出来站岗？”

贞顺抑制着恨不得把他们抱过来亲亲脸蛋的冲动，问道。

“是班长安排的！”红甲回答说。

“他让我们在近处放哨，冻脚就回宿舍。”

这回是太浩说的。他那映着月光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别的孩子也都出去了吗？”

“是， 都上自己的地点去了。 刚才我听到前村也有人 在 喊‘谁？’”

贞顺什么话也没说，走到孩子们的身边，替他们戴正皮帽，又替他们重新系了系衣带。最小的太国，上身还套上了一件大棉袄，裤脚也放了下来，还紧紧地扎了裤脚带。问他是谁给扎的，他说是基成和仁洙。贞顺暗暗地感到鼻子发酸。现在，他们也能自己活动了。就是没人关照，他们也知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了。因为他们是用爱和眼泪养大的，所以他们也有爱，也有热泪吧！

贞顺离开孩子们，心情激动地向前走去。

“啊，将军，将军！ 我遵照将军的话，成为共青盟员了！以后我一定要十倍、百倍地把工作做好！”

贞顺朝着汪清所在的北方，心里呼喊着。

第 十 章

一

阴霾的天气。

京植在密集着矿工小草房的头峰前面的街上走着。此刻，他要到头峰山脚下的秘密场所去。

基焕奉将军的召唤，离开城镇以后，泰峰地区的革命组织就由京植负责了。

现在，泰峰地区的革命组织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日本帝国主义者原以为通过去冬今春的“讨伐”作战，可以把刚刚诞生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扼杀在摇篮里，可是，即使是在动员了国境一带的全部兵力来进行的春季“讨伐”作战中，他们也被打得丢盔卸甲。

现在，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不割断供应朝鲜人民革命军以人员、枪弹、粮食、炸药、军装和情报的国境一带的城镇和乡村同游击根据地的联系，就不能扑灭象燎原之火一样蔓延的朝鲜人民全民性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火焰，而且他们自己也将被这烈火烧死。

鬼子们惊慌了。于是，今年夏天，他们一方面进一步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讨伐”作战；另一方面，对其统治地区，特别是对与根据地相邻近的半游击区一带的城镇和乡村的革命组织和人民，也开始了空前的疯狂镇压。

同上村根据地邻近的泰峰，当然也逃脱不了这个镇压的黑浪的冲击。尤其是泰峰，还另有使鬼子们咬牙切齿的原因。去年夏天，鬼子在这里经受了一场席卷整个街道的矿工暴动。而且他们也已经探听到，在“讨伐”上村的作战中，每次都使他们不得不伸长舌头向后退却的那些炸弹，就是用从泰峰地区的金矿里搞去的炸药制造的。

鬼子们气得眼珠直翻，刮起了大逮捕的旋风。这是一场并不是根据确凿的线索，而是把凡是觉得可疑的锅伙、胡同和矿坑统统扫一下的“扫帚式”的大逮捕。这么一来，泰峰地区的革命组织就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有不少地区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同无辜的人民群众一道，被逮捕的旋风卷了进去。

现在，泰峰的组织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久前，在上村连队的帮助下，成功地夺回了被押往头峰山下的刑场去的一百多名无辜的人民和锅伙的洪大根、大杰等人。发生这一事件以后，鬼子更是眼睛发直，胡来一气。现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随即拉出去枪毙。这样，革命组织又不得不组织针锋相对的斗争。总之，京植是在生死攸关的环境中不分昼夜地奔忙。有时，他非常怀念走了的基焕。虽说革命组织由他负责，但所有的工作，都不象基焕在的时候开展得顺利，而且形势越来越紧，他简直来不及动手去做什么。京植一边擦汗一边走。

他走到秘密场所的时候，房东大嫂迎了出来，告诉他说上村来

了人。

“上村？”

“是呀，来的是个女同志。”

京植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听说上村来了人，就非常高兴。谁来了呢？房东大嫂告诉了一声，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河边的洗衣场走去。京植赶紧登上廊台， 打开房门。 真出人意外，屋里坐着贞顺。

“啊，这不是贞顺同志吗？”

相隔好久才见面，心里非常高兴，但是看到贞顺出现在这条充满恐怖的街上，又感到很惊讶。

“你好？”

贞顺迎着站起来问候。

“好久没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组织上派我来的。”

“组织？是车应道会长派你来的吗？”

贞顺没有回答， 从上衣前襟的底边里掏出一个纸条交 给 京植。这纸条卷得有根粗针那么大。京植怕弄破了薄薄的美浓纸，小心翼翼地打开来。

京植同志：

接到上级组织的通报，得知你们那里的困难情况。根据你们的要求， 现将工作员派往你处。 我们挑选了三名共青盟员，除贞顺同志外，都是有敌区工作经验的。但是，我认为只要你们很好地给予帮助，贞顺同志在建立组织方面是能够担负一份工作的。特别是在团结群众方面，我们上村根据地

的同志也从她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抢救出来护送到根据地的人，现在差不多都恢复了健康，尚未转移到这里来的重伤员，望立即送来。

车　应　道

京植读完后，划了一根火柴，把条子点着了。所谓接到上级组织的通报派工作员来的事，原来是这样的：前不久，京植感到工作难以胜任，便请求上级组织派几名精干的工作员来。看样子是上级组织批转了他的要求，对上村根据地作了指示。

京植的目光从烟灰盒里纸条烧剩的一团灰上抬起来望着贞顺。真没想到贞顺会以工作员的身分到这儿来。心里真是无限感慨。

去年这个时候，在上村同她分手，到今天整整有一年了。想起来，这就象昨天的事，可她在一年的时光里已变得多么成熟了呀！她在九岩的时候，由于重重的苦难和考验，发育不良，身体瘦弱，脸庞瘦削，可现在却变得如此的健康和丰腴。她那黑亮的眼珠，比从前更显得奕奕有神；全身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深邃而沉着的神采。京植虽然过去通过报纸和传闻了解到一些，但是此刻从她庄重的神态中，还是感觉到了在这段时间里很好地组织了儿童团，得到将军的表扬，成为共青盟员的贞顺同志的精神上的成长的分量，一种异常信赖和高兴的心情油然而生。从贞顺的神态中，京植仿佛清楚地看到了革命在一年来的几乎叫人认不出来的大大成长，不禁感到很激动。

“李尚女大娘好吗？”

京植向微低着头坐着的贞顺问道。

“好，她很健康!”

“听说她在儿童宿舍里工作，现在还在那儿吗?”

“在。”

“从九岩去的那些孩子，也都长得很好吗?”

“是的，现在他们都上学了，儿童团生活也过得很好。”

“应该那样。呵呵，基成和仁洙他们就象在我的眼面前一样。基成那孩子，现在还吹号吧?”

“还吹。”

“我真高兴。 现在贞顺同志正式干革命了……我听说你参加了共青同盟，你要好好地担起一份工作。”

“我有什么……”

贞顺只是感到羞涩。

“唔，跟你一起来的同志在哪儿?”

“他们在山上，约定晚上在二峰后谷见面。”

“是吗? 很好! 现在，敌人很疯狂，街上一出现陌生人， 就要抓起来。”

京植感到非常满意。在地下工作方面，贞顺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可是从进街的第一步起，就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

房门突然一开，曹德河走了进来。贞顺急忙站起来。曹德河解下围在脖子上的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瞟着贞顺，似乎在问这是哪儿来的姑娘。京植向他介绍说，她是基焕的妹妹。曹德河立刻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伸出锅盖般的大手要跟她握手。贞顺红着脸，把自己的小手伸给他。

“唔，我也听说了，听说你在上村。”

“是……”

贞顺低声回答。

“请坐，快请坐。”

曹德河指着坐位，请她快坐下。贞顺小心地掖着裙子，重新坐在炕上。

曹德河叽叽咕咕地跟京植谈起话来，好象是谈什么处决密探的问题，声音低得连坐在旁边的贞顺也听不清楚。京植的表情始终很严肃，间或点一点头。

贞顺觉得自己坐在旁边，他们谈话小心翼翼的，有顾忌，便悄悄地站起来走到外面去。

“你上哪儿去?”京植问。

“我想到外面吹吹风。”

“别到街上去!”

“是。”

不知为什么，她真的感到气氛有点可怕。走出廊台，便望见头峰上面的天空。去年发生暴动的时候，滑到街道这边来撒传单的索道箱，今天依然飘浮在空中。那天，为了去看嫂子，抱着饽饽包儿跑进了这条街……她在这条街上是多么惊慌失措地乱跑了一通呀！她想，那时候，可以说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觉得沸腾的群众可怕。因为在工人群众中找不到哥哥，便那么伤心起来，不是眼泪汪汪了吗！可是，今天我作为遵循金日成将军远大意志的工作员到这条街上来了。想起来，真是无限感慨，另一方面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去年冬天参加共青同盟以后，她积极学习，比别人加倍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她总觉得在上村地区的许多共青同盟盟员中，最差的是自己。所以，她怀里从来没有离过书本，时时刻刻学习，把将军的教导铭刻在心中，铭

刻在灵魂里。在这样的过程中，她觉得眼前一点一点地亮堂起来了。上个月，她分工搞共青宣传工作，在上村根据地方圆七十里的各个村子里转来转去，指导儿童团工作，并向青年和妇女会员们宣传武装斗争路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和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每当在群众面前讲完话以后，人们就夸奖她讲得好，弄得她常常羞红了脸。现在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当时讲得并不好，没什么值得夸赞的……总之，自从加入共青同盟以后直到今天的生活过程，是她为成为忠实于将军的战士而特别努力的过程。这是事实。现在她已经不是象把孩子们聚集到宿舍安排他们的生活时那样，虽然做着工作，却看不清前途的那种水平了。所以，当车应道会长和共青书记李振球把她叫去，交给她去泰峰工作的任务时，她虽然感到任务重大，禁不住心里直跳，但也有去干一趟看看的愿望。但是，今天当真来到了这个可怕的泰峰镇，她又怀疑自己在这个镇里能干得了什么工作，这种不安的心情，在她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不知京植要交给她什么工作，要是遇到生疏的事情，搞出差错来，那可怎么办？

贞顺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她突然想起了仁男。据说哥哥把仁男留在泰峰镇走了，那位老奶奶的家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在附近呢？现在，仁男看见我，能认出来吗？会不会感到眼生哭呢？泰峰，为什么是这样悲伤多、缘分深的地方啊！被押到泰峰死在狱里的嫂子，会知道她的儿子寄养在这个镇上的一位老奶奶家里吗？如果知道的话，嫂子的灵魂也许会化为飞鸟，一面绕着那家的房子转，一面哀哀哭泣吧？

“你怎么到外面来啦，快进屋去吧。”

放哨的房东大嫂向她使着眼色，说。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她

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冷淡。

“你经常这样放哨，真够辛苦的。”

尽管这样，贞顺也还是高兴地回答。

“用不着经常放哨，来工作员的时候，才出来望望。 请进屋去吧，最近鬼子急得眼珠子直翻，闹得可凶啦。”

贞顺重又跨上廊台，但她不想走进正在谈秘密话的房间，便绕到立有烟囱的房角上。屋里仍然传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不知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曹德河好象坚持要处决那个家伙。贞顺听到这话，不知怎的， 心怦怦跳， 更加感到不安。事实上，最近在泰峰镇，敌我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革命的一方，为了向敌人屠杀无辜的人民和革命者的暴行进行报复，处决了他们的密探。昨天，敌人从河里打捞出眼珠都冒了出来的闵财主的儿子闵仁泽，闹嚷嚷地验了一天尸。闵财主看到从学校毕业回来刚和警察署长搭上关系的儿子，变成了一具尸体倒在地上，几乎被轰散了魂魄，狂蹦乱跳。

京植和曹德河又谈了好久才结束。也许，他们还谈到了贞顺，谈话一结束，京植就打开房门叫贞顺进去。

贞顺一进屋，京植就让她跟曹德河到上谷去。

“有一位到新凯洞去的女同志在上谷，你跟她上新凯洞去吧。情况比较危险，不能让你在这儿耽搁。新凯洞有位名叫韩基天的同志，他负责新凯洞、 温泉洞和德山洞一带的组织。 你到那儿去，在他的指导下负责组织群众的工作。 目前， 冲破敌人疯狂镇压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组织，大规模地积蓄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我相信贞顺同志一定能够很好地担当起一份工作。”

京植用爽快的语气交代了任务。他好象也跟从前不同了。到底是在这样的地方干大事的，显得非常干脆和老练。

“……山里的同志怎么办？”

“你不必担心，我们马上派人去找他们。唔， 你听说过你的侄儿在这个地方吗？”

“听说过……”

“仁男长得很好。照我的心情，让你去见他一面才好， 可现在不是在街上磨蹭的时候，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今天最好就这样出发！”

“就这么办。”

“那么，咱们走吧。”

曹德河一边戴帽子，一边向贞顺说。

贞顺跟在曹德河的后面， 迎着夕阳匆匆走去。 曹德河径直朝头峰山麓的山路上走。 这时不知什么地方 突然响起了 几声枪声。

“狗杂种！要把乌鸦谷变成血海啦！”

曹德河嘟哝着。大概在不远的地方有个乌鸦谷，一听说鬼子正在那里杀人，贞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翻过一个山岭，便看到山谷里密密麻麻布满了象矿工住家似的小草房。

“贞顺同志，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去叫一位女同志出来，你就跟她上新凯洞去，走快点，天黑以前还能赶到。”

看样子，这个地方就是上谷。曹德河让贞顺在路边等着，急忙绕过路边房屋的篱笆迈着碎步走去。他走后不多久，就从那个篱笆后面的路上，跑出一个身架很大的、颤悠着长辫子的姑娘。

“啊……”

姑娘来到路边，大睁着两眼瞅着贞顺。

“是福女同志吗？”

贞顺先认出了她，喊道。

“我的妈呀，这是怎么一回事？”

福女跑过来，把着贞顺的肩头摇晃起来。

“是呀，真没想到会这样见面。”

“可不是！”

贞顺眼泪汪汪地回答。

福女也没有再说下去，她抬起粗壮的手背擦着眼窝。她俩都想起带着饽饽包儿上警察署的事。

“你出落得认不出来啦。真象十五的月亮一样鲜亮。”

“哎，鲜亮什么！”

贞顺和福女都乐得笑出声来。

“你们快走吧，警察到处窜，叫他们看见了不好！”

随后出来的曹德河轻声提醒她们，从两个姑娘的身边擦过。他把歪戴着的鸭舌帽向后推了推，朝路那边走去。那里也有几座房檐碰到地的矮草房。所有的胡同里，都冒出做晚饭的缕缕炊烟。

贞顺和福女走上了大路。她俩在苍茫的平野上走着。现在，积雪完全融化了，象是含有油汁的黑油油的田野，裸露在夕照中。远处蜿蜒起伏，象是丘陵的地方，一群燕鸟惊了起来，满天乱飞。

贞顺的心情异常愉快。头一次走这条路，没想到能跟福女同行。

“福女同志，你还在那个锅伙吗？”

“是啊，不过现在出来了。噢，贞顺同志，你是在上村吧？”

“你怎么会知道？”

“听基焕同志说的。”

“你认识我哥哥？”

“认识。基焕同志常到我认识的那位大娘家里去，我怎么会不认识！”

“那么说，就是那位大娘在带我的侄儿了？”

“你说的是仁男？”

“是……”

“现在，他长得很大，跟基焕同志背他来的时候相比，都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啦！你知道那位大娘带他有多经心？一天给他熬三小碗米糊吃！”

贞顺听了，心里不禁一酸。一天熬三小碗米糊，孩子该有多大的变化呀！那个苦孩子，怎么跑到那么好的大娘的怀里去了呢？

“那位大娘要是见到你，不知怎么高兴哩。真是一位好大娘！她听到你死在狱里的嫂子被鬼子扔到乌鸦谷的消息，足有一个月没有睡好觉，老是呆呆地站在外面朝乌鸦谷口望。”

贞顺感到一阵剜心似的痛苦。乌鸦谷，就是刚才响枪的地方。嫂子是埋在那里吗？呃，哪会有什么坟墓呀，鬼子一定是把她扔在野地里了！想到这儿，贞顺禁不住牙齿直打战。

太阳一落，墨蓝色的雾气便凄凉地掠过大地。凉飕飕的风，象泼冷水似地吹来。在阳光收敛了的天空中，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啾啾地叫着盘旋。在这宽广的原野上，哪里是它的窝巢，为什么这样孤独地啼叫着飞翔？

她俩走到新凯洞，已是沉沉黑夜了。曹德河说能在天黑前赶到，可是，就这样快步疾走，也还是到了夜晚才进入村庄。背靠一座低矮小山的宽敞的洼地里，稀疏地坐落着几户人家。走出这个地方，便是一道堤，堤内是挨挨挤挤的住房。

“在这样的村子里， 还不能公开闹革命哩！”福女低声地说。

“警察也到这儿来？”

“警察有时也来，还有不少狗腿子。”

福女领着贞顺又翻过一个岭子。从那儿往山谷深处走，也有几户人家。就在这村口上，有两个青年在放哨。福女跟他们握了握手，并向他们介绍说，贞顺是上村派来的工作员同志。青年们一听到上村，便高兴起来，也同贞顺握了手。

“上村晚上也这样放哨吗？”

一个青年握着她的手，问道。

“是的……”

“真想去看一看。”

上村实在是使青年们心情激动的名字。

不论是谁，都想到将军的阳光照耀着的那个自由的天地去看看，只要凑到一起，就谈起上村来。

贞顺和福女，穿过树木茂盛的林间小路，走到最后边的一户人家。用报纸糊了又糊的窗子上，映着暗红的灯光。屋里传出人们嗡嗡的说话声。

“这里是秘密联络站。”福女告诉她。

“我说，你认识在闵家赶马车的那个人吧？ 他常到九岩去，说不定你见过他。”

福女站在柴门外，低声问她。

“你说的是谁呀？是大杰同志吗？”

“是呀……喔唷，你对谁都能‘同志’‘同志’地称呼， 我还没有叫惯，叫不出口。就是他，在这儿养伤！”

福女的脸唰地红了。因为天黑，贞顺没有发现。

“生病了？”

“生什么病？原先他被关在狱里，在押赴刑场的时候， 侥幸活了下来。来了人民革命军，把鬼子都打死了……可是，他在跑的时候挨了一枪。”

贞顺吃了一惊，福女在旁边捅了一下她的胳膊，领头走进院里，因为她看到窗户上有人影晃动。

她俩走进灶屋门， 灶屋里冷清清的没一个人， 坐在上屋的人，都转过红红的脸望着她俩。

“福女同志回来啦，后面跟来的是谁？”

大长脸、高鼻梁的韩基天向福女问道。

“从上村来的同志！”

“从上村？”

福女没有再回答，从衣襟里掏出个纸条交给韩基天。韩基天把纸条拿到灯前去读，条子上好象没写几行字，可是他拿着条子翻来复去，看了好半天。然后，又过了好大会儿，才划根火柴把它烧了。 他向贞顺说了一声“辛苦啦！”就向她伸出手去。贞顺向前弯着腰，用双手握住他的手。

“今后，请你多做一些工作。你是基焕同志的妹妹， 我很高兴。”

“请您多多指教。”贞顺红着脸回答说。

“呃，对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没有什么回答吗？”

房里有人问道。 大概是问条子上有没有对一些问题作 出 回答。

“不让动手，说是把矿山附近都闹得惶惶不安是不行的， 让我们把力量集中在团结群众和培植力量方面!”

韩基天带着反感嘟囔着，喷出了一口烟。

“鬼子在泰峰镇随便杀人，我们就不能处决这里的坏蛋?”

“那可能是怕弄不好，会造成重大损失吧。”

这是想把他们激动的声音压下去的大杰的声音。

“不，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把这看作是恐怖行为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算是什么恐怖行为? 现在，革命进入了决定性的时期，处决朴大同和玉泉洞的郑治浩之类坏蛋，能说是恐怖行为?”

韩基天动起火来了。

“贞顺同志，炕上坐。”

福女把贞顺拉到灶间屋的炕角上，低声说。她俩小心地坐在旮旯里。

这时贞顺才认出韩基天就是在泰峰镇发生暴动的时候，挥着拳头讲坑木卖不出去的那个人。在上屋，就处决走狗的问题，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议论了好久。有个青年坚持说，不管上级是怎么指示的， 也要把原来准备处死的全部干掉。 他还说，如果实在不能都处死的话，就先把德山洞的朴大同干掉。

不知他们抽了多少烟，上屋里的烟一直涌到灶屋里来了。

上屋说到朴大同这个名字，贞顺的心里扑腾了一下。从在泰峰听京植谈德山洞的情况时起，她就想起了粉妮。原来，粉妮的公公竟是这样一个与革命为敌的坏蛋！如果说朴大同是个被定为处决对象的家伙， 那么粉妮在婆家现在是怎么过的呢? 贞顺的

眼前浮现出难以忘却的粉妮的面容。

尽管戴上了七宝花冠，抹上了浓艳的脂粉，也还是遮不住苍白的脸色，掩饰不了悲哀的神情；两颊泪痕斑斑，用充满绝望和怨恨的目光回顾着登上了彩轿——她的那种面容，那种难以忘却的面容！……这个可怜的人哟，怎么站到了人们纷纷议论是不是要把他处死的敌人一边去了呢？

贞顺正在心情沉重地想着这些事，上屋吵吵闹闹的声音突然静了下来，大家都呼啦呼啦地站起来朝外走。也不知他们要上哪儿去，一个个闷声不响，只听见扑通扑通跳下廊台的声音。

贞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人们刚走，福女就拉拉贞顺的袖子站了起来，意思是要她一同到上屋去。贞顺跟着福女走进上屋，屋里全是烟，辛辣的烟味直刺鼻子。炕头上躺着两眼陷到了骨头里去的大杰。

“今天觉得怎么样？”

那么大方的福女，不知怎的显得有点羞羞答答的。

“象是好了一点。哦，这是谁呀？说是基焕同志的妹妹， 我还以为是谁呢。”

大杰见到贞顺，急忙抬起肩膀， 要坐起来。 福女说不能起来，弯着腰，按住他的肩头。

“你哪儿受了伤，这样……”

“胳肢窝下面挨了一枪。”

福女回答了贞顺的问话。原来，那天晚上，革命军击毙了鬼子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大杰也夺到一支枪，参加了战斗，最后中了一枪，没法跟别人一道去上村，被抬到这个村子里来了。

“贞顺同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贞顺一坐下来，大杰就问道。

“让我上这个地方来工作。”

“到这儿来做什么工作?”

贞顺低头坐着， 没有说话。 大杰瞅了半天贞顺的笔直的发缝，也一声不响地转过目光，直盯盯地望着天棚。他脸上的肉都没了，从侧面看，不象是他，倒象是别的什么人。福女把炕上的火盆端到灶屋，呼呼地吹了半天，闹腾了一阵子，然后手上托着个冒着热气的东西走进屋里。

“你抬抬胳膊，一整天还没换过一次药哩。”

看样子，是要往伤口上热敷点什么。

大杰依然没开口，他抬起胳膊，让她医治伤口。

“你一次也没有见过哥哥吗?”

大杰换上药以后，又问了一句。

“见过了。他上汪清的时候，路过我们上村……”

“那时他去上村了?”

“是的……”

“没说要回泰峰吗?”

“没有说。”

大杰又盯着天棚。他每天都在等待着基焕回来。照他看来，目前在泰峰地区发生的事件很不寻常。严重的危险，一刻比一刻逼近，可是人们都束手无策，光知道吵吵嚷嚷地闹哄。在这样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只好等基焕回来解决。

“那么，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京植同志。”

“你怎样见到他的?”

“上村组织要我去泰峰，我在泰峰镇见到他。”

“是叫你到这儿来工作吗？”

“是……”

大杰问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把福女给盖的被子掀到一旁，叫福女去舀一碗凉水来。

这天晚上，贞顺躺在福女和房东大嫂中间，直到天亮也没有睡着。说是到村里去做什么妇女会工作回来的房东大嫂，身板也有福女那么壮实。她躺在这两个壮实女人中间，身子简直要被她们挤扁了。

“啊，我在这儿果真能做什么工作吗？”

贞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她马上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狠狠地责备了自己一顿。

“你不是共青盟员吗？尤其是你不是将军亲自指名吸收的共青盟员吗？有将军在经常关心我怎样斗争，还踌躇什么害怕什么呢？京植同志和基天同志，也都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成了革命者呀！向前走吧，走着走着，栽个筋斗又怎么样？栽倒一百次，站起来二百次，就这样走下去！”

二

德山洞妇女会负责人裴曾女在自己家旁边的碓房里咣咣地舂米。她把哭闹的孩子扳到腋下喂奶，身子一耸一耸地用脚蹬着杵杆。跟她一起舂米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人也背着孩子。她俩嘀咕

着揭发和处决密探的事。不知是从谁的嘴里漏出来的，她们对韩基天他们谈论的内容知道得非常详细。

“全部干掉，事情也就快了，省得让他们活着， 凡事还得瞒着他们……”裴曾女说。

“别的先不管，要是把德山洞那个姓朴的象拔节子一样拔掉，那才痛快哩！……”

“说的是呀，听咱勇洙的口气，象是有什么计划似的……”

“勇洙怎么讲的？”

“他说，总有一天要送朴大同上西天！”

“光干掉朴大同，他的晋州婊子就不管了？”

晋州婊子指的是朴大同的老婆。

“只要干掉朴大同，剩那么个晋州婊子， 靠咱们妇女会员也能把她结果掉！他们家里叫人同情的就是那个可怜的媳妇。”

“喔唷，看我大姐说的， 他家的媳妇还能是咱们这头的？俗话说，蝲蛄是属螃蟹的嘛。”

她俩正在这样谈着，有两个姑娘忽然走进碓房。她们是贞顺和福女。两个妇女大吃一惊，立刻闭上嘴。

“裴曾女大嫂在这儿吗？”福女问道。

“是我，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裴曾女脚蹬着杵杆，惊愕地瞅着她，反问了一句。

“我们从新凯洞来。”

“新凯洞？是对面的村子吗？”

“是的。”

“你们是对面村谁家的姑娘？”

提起对面村，裴曾女连哪家有几把匙子都知道，听她们说是

从那儿来的，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她轮番地瞅着两个姑娘，问道。

“我们虽是从那儿来的，可并不住在那儿， 大嫂大概不认识我们。”

贞顺说着走近她们的身边。

“怪不得呢，我说不是从对面村来的嘛。”

“大嫂，很累吧，我替你舂舂。”

贞顺把裴曾女推开， 踏起杵杆来。 和裴曾女一道舂米的女人，也许是想到，哪儿来的这么个和气姑娘，迅速地瞟了一眼鬓发颤动的贞顺的脸。裴曾女也愣怔怔地瞅着贞顺。

正在这时候，裴曾女的弟弟勇洙出现在碓房外面。

“姐，你出来一下。”

曾女往背上托了托孩子，走出碓房。个子高大的裴勇洙，一声不响地顺着胡同小路，大大方方地走去。

“上哪儿?”

“你就跟我来吧!”

曾女心里怦怦直跳。她想：刚才在碓房舂米，唠了一阵处死朴大同的话，恐怕是闯了什么祸。勇洙领姑娘们到碓房来，一定在外面偷听到了。

“姐，要让一个客人住在你家。”

勇洙走进院里，朝着站在廊台前面的姐姐说。

“客人？什么客人?”

“刚才到碓房来的女同志，有一个要住在你家。”

“哪个女同志？是大脸盘姑娘吗?”

“不是，是那个穿青衣青裙的。她是共青盟员， 从上村来对这里的组织进行指导的。”

“是吗？……”

曾女显出吃惊的神情。

“这位女同志，还登过报哩。 反正组织上相信你，才让她住在你家的，可要好好照应呀！”

“明白了，和她一起来的姑娘是谁？”

“那个姑娘是从泰峰来的，正在忙着闹革命哩。 她住在新凯村。”

勇洙叫姐姐回碓房，然后就进屋里去了。几年前，姐夫在泰峰矿坑挖矿石的时候死了，姐姐因为生计无着，回到了娘家。她领着三个孩子， 住了两间小草房， 每间的炕小得只有鼻孔那么大。

勇洙把乱丢在炕上的孩子们的衣服拾起来挂到衣架上，又扫了扫炕。 还把从灶屋上炕时用来蹭脚的草席子拿到外面去抖了抖尘土。 裴勇洙拾掇了一阵房间， 然后把灶间屋的火盆端到上屋，点上一支烟。

“这一下，工作也许能搞得象样了。 即使泰峰镇的组织不给我们指示，只要这位工作员听我们的话，还收拾不掉那么一个家伙！”

裴勇洙独自喃喃地说，喷出了一口烟。他是那种为不能处决朴大同而急得发火的青年。贞顺来的那天晚上，他支持韩基天，吵得最厉害。在他看来，所谓革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贫穷的、受欺辱的人向财主报仇。所以他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消灭朴大同之类的家伙呢？

裴勇洙一连抽了两支烟，才霍地站起身来。

裴曾女心里通通直跳。 工作员要住到自己家里来， 不知怎

的，她竟想到德山洞妇女会真的要大喊大叫地站起来了。她不断地瞅着贞顺。也许是心里这样想的吧，总觉得贞顺不是个一般的姑娘。

同来的姑娘和她一比，可就差了一些。她的脸和眉眼，既显得温顺和带点孩子气，又显得非常深沉、含羞，使人觉得跟她说话也得慎重一些。

裴曾女做饭的时候，两个姑娘抱着孩子们坐在炕上，问孩子们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工作员姑娘摸着一个六岁的孩子的肩膀和脊背，说这小姑娘该穿的没穿上，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她跟那个同来的姑娘嘀嘀咕咕地谈了一阵，那个姑娘便站起来，说：

“那我就走啦，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就跟新凯村联系。”

“哪会有什么不方便？……快走吧。”

裴曾女看见福女走下灶屋，就拦着她，要她吃了晚饭再走。福女没应声，只是走到裴曾女的身边，把厚嘴唇贴到她的耳朵上，轻声地说：

“大嫂，她是工作员，请你好好照应。”

“知道了……”

裴曾女点点头。

福女走了以后，贞顺带着裴曾女的孩子，和裴曾女一起吃晚饭。

“大嫂，你家的日子挺困难，我又来给你们添麻烦，真对不起！”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听说组织上让工作员住到我们家，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他们呢……”

"大嫂，请你不要叫我工作员，人家听了不好。 再说，我是来学习的，谈不上带了什么工作任务。"

裴曾女感到很不好意思，不禁红了脸。明知道那样说不好，可是一张嘴，就说了出来。

"大嫂，你们这儿有多少妇女会员？"

"一共七个人。组织上说，不能乱吸收，所以光吸收好的。"

"这个村子，有多少户人家？"

"有一百多户。"

"一百多户人家，只有七名妇女会员？"

贞顺惊讶地问道。

"我看上面审查很严。大概， 妇女会员就是赶不上共产党员的水平，也得赶上一半儿。所以我们说要吸收谁，上面就要讨论好几天，然后才给我们下指示，收还是不收。"

"吸收精干的人，没有坏处嘛。"

贞顺笑了。她感到这个地区的工作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问起新凯村妇女会的情况，也只有十几名会员。所谓群众组织，只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没一个组织是带有群众性的。农民的组织是这样，反日会好象也是这样。但是，对于处决地主和走狗一类的事情，却红着眼睛发急。这岂不是把该做的事扔掉不管，光是瞎起劲吗？

金日成将军教导我们说，一个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想干革命，就得把群众团结起来，把广大的各阶层的反日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所以，组织群众的工作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

可是，这儿究竟是以什么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呢？一百多户的村庄，只有七名妇女会员。尽管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特殊情况，

但是在这个村子里，憎恨日本鬼子的妇女总不会这么少吧！

贞顺认为，这个地区的工作确实搞得不对头，不符合将军的教导。

然而，她又无法向这位在七名会员中选拔出来的朴实的妇女会负责人裴曾女打听情况。她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她用匙子给孩子喂饭，四岁的孩子，并不认生，老老实实地坐着，一口一口地吃。裴曾女接连生了三兄妹，这三个孩子，包括那个吃奶的孩子，也不哭闹，屋里静得象庙堂一样。

这天晚上，贞顺身边搂着裴曾女的一个孩子，躺在炕上，想起了上村根据地，她深切地怀念留在那里的孩子们。基成、仁洙、小铁、太国和太浩等几十名孩子的可爱的脸庞，有时一下子成群地浮现出来，有时一个一个循序浮现在眼前。因为是到敌占区搞秘密工作，所以她都没有向孩子们说一声，就连夜悄悄地走了。那些战胜了饥饿和寒冷、同穷人的新世界自由的天地——根据地一起成长起来的少年们；那些自己曾经抱在怀里抚摸过、狠狠地呵斥过、跟他们一起哭一起笑过、而且尽心着意地抚育过的孩子们，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觉得什么，真正离开了，就象是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留在远处似的，心里禁不住感到空虚，并且焦躁不安地怀念起他们来了。

这些日子里，没出什么事吗？天气越来越凉，没有孩子得感冒吧？这会儿，他们大概都睡了，会不会有孩子踢掉被子着了凉？她明知道金实和尙女大娘会很好地照顾他们，可是因为心里充满了对孩子们的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丢了”的深切的爱护之情，所以不论对什么事都很挂念。还有在一个宿舍里一同克服艰难困苦的尙女大娘和金实姐，心胸开阔的乐观的车

应道会长，热情的喜燮老师和李振球，以及金奉锡连长和崔正洙，所有这些可爱的人们的面影也象是一直跟在她的身边。上村，只要在心里描绘一下，也会使她感到有一股暖融融的热气流遍全身。啊，上村，可爱的上村。离开了它以后，再想一想才深深地感到上村是自由的幸福的爱的家。将来，光复了祖国，整个朝鲜都变得象上村一样，拥戴着将军千年万载地生活下去，那该有多好啊！

贞顺想象着这令人憧憬的、幸福的情景，一夜没有睡着。她一清早就起来拿着水罐去打水。裴曾女阻拦她，可她觉得自己不能不帮裴曾女做早饭。她从黑糊糊的夜色还绕着脚踝的碓房后面转过去，走了一阵，来到井边。在这儿，从树隙里看得见坐落在山岗那面的朴大同家的瓦房的房檐，有个女人正头顶着水罐，朝着绕上山岗的路慢慢地走去。那人腰身很细，鬓发稀疏，勉强顶着个水罐走着。昨天，来到德山洞的时候，福女说，朝山岗那边轰它一炮才痛快呢，这样，她便知道那儿就是朴大同的家了。那么，现在打了水朝朴大同家走去的女人是谁？是不是粉妮？她觉得很象，正在注意看的时候，头顶水罐的女人已经消失在有大树的山岗那面了。贞顺总觉得那是粉妮，可是又觉得不象粉妮。分明是上了点年纪的中年妇女，怎么会是粉妮呢？

贞顺估计那女人还会出来，便慢慢地打水。可是山岗上再也没有出现什么人影子。在那映照着白蒙蒙的曙色映照的树枝上，只有喜鹊扑楞着翅膀，飞来飞去。

贞顺一连打了三罐水。她估计那个女人兴许还会出来，就把罐里的水倒进缸里，又到井边上去。可是，那个女人始终没有再出现。

贞顺心情沉重地帮裴曾女干灶房活儿。

“大嫂，山岗那头的房子是朴大同的家吗？”

贞顺朝着站在涮碗盆前面洗碗筷的裴曾女问道。

“是啊，那座鲸鱼脊背似的大瓦房，就是那家伙的家。”

“他们家也吃山这边那口井的水吗？”

“也吃那口井的水。所以，我们总感到讨厌， 有时对他们还拉不下脸来。”

“难道同吃一口井的水，就不能跟他们斗了吗？ 他们家打水的女人是谁？我是说那个长得挺单薄腰身很细的女人。”

“刚才你出去看到她啦？”

“是，她朝山岗上走，我只看到个背影。 她顶着个水罐挺吃力的样子！”

“是那家的媳妇。刚嫁过来的时候，真象一朵花， 可是一年的光景，又是霜又是雪的，就把人糟踏成那样了！”

贞顺心里直发抖。原先还想那人要不是粉妮就好了，谁知果然是粉妮！说是遭了“霜打”，究竟是怎么搞的，一年时间就把人搞成了那个模样？

“她丈夫在家吗？”

“那家伙读书去啦。去年冬天， 说是要上汉城求学什么的，回来把老婆打了一顿，走了，现在大概在汉城。”

“那家伙为什么要欺负自己的妻子呢？”

“嫌她没有文化，要不跟她过啦。起先， 他就没打算娶她。朴大同说那女的是两班的后代， 硬逼着娶了来。 也不知怎么搞的，人们嘀嘀咕咕地说，新媳妇过门以后，还没跟朴大同的儿子一起过过日子呢。听说她是两班的后代，那就没什么值得同情的

了……可是又一想，她又没犯什么罪，身世怎么那么可怜。作为同样的女人，也不免感到冤枉。”

贞顺咬着嘴唇没说什么。她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赶集的那一天。当时，粉妮谈了她不得不出嫁的叫人憋气的事，并且焦躁地问：“我怎么办好呢？”“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出生到世上来呢？”可是， 当时自己答不上来。 要是现在，就可以给她做出有力的正确的回答了，但那个时候做不到。不仅没有做出回答，甚至还以为粉妮的这门亲事也许就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

想到这儿，贞顺就觉得把粉妮推进这种命运的深渊的，好象就是自己。“应该推翻把你逼到这种地步的这个世界！ 应该走上革命的道路！”今天想来，如此明了、如此确切的道理，当时怎么就没能告诉她呢？

“她是可怜的女人！”

贞顺不觉这么说了一句。

“你说的是朴大同的儿媳妇吗？”

裴曾女两眼溜圆地回头瞅着她。

“是的。”

“你认识她吗？”

“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长大的。她家虽说是两班世族， 可地都被地主抢去了。她是想救爹娘和弟妹才出嫁的，等于是被卖到这家来的。”

“噢，怪不得我瞅她不象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刚过门的时候，就象烧饭丫头似地绾起袖子干活，人挺温和，一点不滑头……”

“她可不是滑头女人，能干一手好活儿，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原来是这样！……”

曾女啧啧地咂着舌头。不知她心里想着什么，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贞顺想，就是现在也好，能不能把粉妮从朴大同家的阴森的院墙里救出来呢？

虽然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可是心里却突然产生了能够把粉妮救出来的一线希望。

不管如何，首先得把村子里的妇女会工作搞上去。贞顺感到从整个泰峰地区所经受的考验，到这里由粉妮这样一个女人所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纠缠和紧扣在发展革命组织这样一个环节上。

第二天晚上，贞顺把妇女会员全部召集到裴曾女家里。

七名妇女会员，为了躲避人们的眼睛，到天黑透了才来。她们朝裴曾女灶屋里走的时候， 也还是掖着裙子， 小心翼翼地进来。不论是谁，看到屋里的贞顺，都先在灶屋里跟裴曾女嘀咕了一阵，然后才上炕。她们差不多都是三十上下的年青妇女，怯生生地瞅着贞顺。贞顺看她们这样，自己也感到非常拘束。

“请到这儿来坐！”

“我们坐哪儿都行，上面来的客人应该坐在里头。”

有的妇女就象她嫂子那样，眼里带着哀愁，微笑地望着她。

“我们妇女会员都是这个样子。 那位在新凯村的先生对我们说，妇女会员要会讲话，会看书。可是上哪儿找那样的会员呢？这位福顺妈早先倒是看过几回《沈清传》。”

裴曾女跨上炕， 象是替显得有些寒碜的妇女会员们辩解似地说。

“哟，大姐真是……”

叫做福顺妈的女人红着脸，捅了一下裴曾女的膝盖。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学习了。我们组织了妇女会，不学习，也不做工作，不声不响地呆着，成个什么样子？如果那样，这个妇女会组织不组织不都是一样吗！”

“是呀，就象从前那样，老是吃饭种地， 干吗还要组织妇女会！”

裴曾女听了贞顺的话，接口说。

“要是什么也不干，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

另一个妇女也插了一句。

“象庙里的菩萨，还能干革命？ 现在鬼子甚至把守备队开进泰峰镇，凡是朝鲜人，都一个个地抓去枪毙，把乌鸦谷变成了血海，我们怎么能抄起胳膊，象菩萨一样坐着不动呢？到这儿来以后，我真有不少想法。”

贞顺把话谈开了，脸色也随着变了。她想：他们以这样的妇女，而且只有七名， 组织了一个妇女会， 成立以后又不进行教育，把她们扔在一边，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呀！

“要闹革命，我们的力量就得比鬼子强大。所以， 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懂得道理；还有，要团结更多的人，更加壮大我们的力量，这也很重要。 少数几个人抱在一起， 又不学习，怎么抵挡得住日本鬼子？”

妇女们个个心里热呼呼的，望着贞顺的脸。想道，她是一个还有点稚气的姑娘，怎么会说出这样含义深刻的话来？准是肚子里有大学问。有的妇女还瞅着贞顺身上的衣服，想着领子怎么上得那么端正，大小怎么那么合身。

“我认为在德山洞也得扩大妇女会。 靠七个人能干什么事？

今天晚上我找你们来，就是想谈谈这件事。我想的，不知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有什么不对，组织上也说要扩大妇女会。”

“喔唷，大姐你就别提啦，嘴里说扩大，实际上老是让人碰钉子，怎么扩大得了？我看给退回来的怕有十几个人了！”

“十几个？二十也出头了。什么水平低啦，好说嘴啦， 跟朴大同他们沾点腥味儿啦，家里封建没什么好处啦……，我的天哪，入妇女会真比早先中举还难。你说，谁能入得了？”

小心翼翼的妇女们，把憋在心里的话，象倒水一样地倒了出来，发了一通牢骚。

“这么说，各位大嫂没人说扩大妇女会不好喽？”

“哟，谁也不糊涂，怎能说它不好？”

妇女们都笑了。她们觉得这回来了一位能体谅她们心情的真正的工作员，所以个个喜形于色地哄哄起来。

“大嫂，有纸和铅笔吗？”

贞顺朝裴曾女问道。

“有，想写什么？”

“给我用用。”

裴曾女翻了翻针线篓，连忙把本子和铅笔拿出来，还端了一张小炕桌放在炕中间，让她垫在桌子上写。

“刚才说的那些组织上给顶了回来未能入会的，都是哪些人？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告诉我。”

贞顺手拿着铅笔，问道。

“首先是李金女。”裴曾女提了一个名字。

“李金女。她是怎么给打了退票的？”

“说她嘴快，好说话。”

“嘴快，好说话。”

贞顺一边重复一边记。妇女们也都凑到桌旁，看她写字。还有的妇女，从贞顺的头顶上朝下看。

“下一个是谁？”

“吴凤爱。”

“吴凤爱……为什么不合格？”

“说她家里老人多，入了妇女会也没法做工作。”

“家里老人多，入了妇女会也没法做工作。”

“你写字怎么写得这么顺溜呀？再给她记上一条， 说她娘家日子过的很富裕。”

“哟，还说她娘家日子过的很富裕， 顶多是拴了条牛种地罢了。”

“听勇洙说，就因为这个，搁下了。”

“好啦好啦，这条也给她记上。”

贞顺劝她们不要抬杠，又在吴凤爱的名字下面写了一行字。

“下一个又是谁？”

“下一个是张宝贝。”

“说她水平低，叫别收她。”

“水平低？是说她不识字？”

“我们也不识字， 这哪是不能入会的条件。是说人家问她话她不会回答。”

“看我大姐说的，工作员同志要把宝贝当成哑巴啦！”

“哈哈哈，哪是哑巴，人家老实腼腆……”

贞顺又在张宝贝的名字下，记上一条。她就这样又问又写，

直到深夜。写完后一数，共有二十二名。就是说，她们要吸收这么多人入会，可是却遭到了组织的阻挠。贞顺感到不平，也感到寒心。

她神情严肃地擦了擦额上沁出的汗水。在这样的时候，她的目光也很严峻，显得有点冷森森的。

打那以后，贞顺一连几天了解村里妇女们的情况。有时她拿着裴曾女家的衣服到河边去洗，以便接触妇女；有时到碓房去同她们一起舂米；有几个晚上，她还跟裴曾女一道上各家串门，同妇女们交谈。这个村的妇女，跟九岩的妇女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受尽贫苦的煎熬和备尝了做媳妇的苦楚的可怜人。

她们都敬仰金日成将军，特别向往别是一番天地的根据地。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那样的条件去限制她们参加妇女会。不论怎么想，也觉得这里分明是没有遵照金日成将军的教导去做工作。贞顺感到无法忍耐了。

一天早晨，贞顺领着裴曾女上新凯洞去找韩基天。她想无论如何也要跟韩基天商量商量，纠正工作中的偏向。裴曾女迈着沉重的步子顾虑重重地跟在贞顺后面。事实上，她也认为贞顺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她怕韩基天又会象她们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时那样，用什么右倾投降主义啦等等叫人听不懂的吓人的话给顶回来。可是，她又看到这位工作员姑娘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从贞顺的神情中获得了力量，便跟着她上了路。

她们到达新凯洞秘密联络站的时候，看见韩基天坐在上屋。贞顺一面朝屋里走，一面说有个问题要跟他商量商量。韩基天听了，马上请她到上屋来。贞顺拉着裴曾女一起到上屋去，可裴曾女顶着贞顺的脊背把她朝里推，自己却坐在灶间里。

贞顺一个人走进上屋，小心地坐在韩基天的对面。大杰不知

哪儿去了，炕上只有他的铺盖。

“到外乡来，很辛苦吧？睡的地方怎么样？”

韩基天的口气很温和、亲切，同头一次见面争论处决不处决问题时一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没什么辛苦的，只是给村里的各位添了麻烦。”

韩基天的态度这么和善，贞顺就更感到拘束，她小心地蜷着身子坐着。韩基天用报纸卷了支粗大的烟卷，嘘嘘地吸了起来。他身旁放着揉皱的鸭舌帽，看样子是准备上什么地方去。

“你来，想跟我讨论什么问题呀？ 我本来也打算去看你，可就是抽不出时间。 大概是碰到了不少复杂问题吧？敌区的工作嘛，就是这样。”

“我这次来，是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请快说吧。”

“我想首先要发展妇女会员。”

“发展妇女会员？应该发展。你提个方案来看看。”

韩基天的语调还是那样爽快。 不过， 他外表上虽然点头微笑，可内心象是不大会接受意见似的。贞顺的心里不免有所顾虑。

“现在，一百多户的村子，总共只有七个妇女会员。 这点力量是带动不了全村的妇女的。这几天，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觉得村子里的大多数妇女都可以加入妇女会。”

“大多数都可以加入？”

韩基天大吃一惊。

“是的，其中那些已经被妇女会定为发展对象的， 只要稍稍给以影响，几乎马上就可以吸收。比如，拿吴凤爱大嫂说吧，据说是认为她家老人多，入了会也做不了工作……”

“等一等，吴凤爱的情况我很了解，你不必讲下去了， 先念念发展对象的名字吧！”

也许是怕贞顺把话扯得太长，韩基天慌忙截住她，又重新盘了盘腿。贞顺被打断了话头，心里很着急，但是既然韩基天说他很了解情况，也就不好意思再坚持说下去，只好把记在本子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裴曾女坐在下屋炕上，用不安的神情，望着贞顺和韩基天。

“贞顺同志，我完全理解了。我早就想跟你谈一次， 可是因为抽不出时间，没有谈成。你要扩大妇女会，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不过，你要知道，这里是不同于上村根据地的敌人的统治地区。你要认识到这种特殊性。根据地是我们的天下，革命组织都是合法地公开地进行活动的。可是，我们这儿进行的是非法的地下斗争，每一步都要冲破敌人的镇压。尽管我们先挑选骨干分子来建立组织，也感到难以推动，怎能把全村的不三不四的妇女，象组织合作社似地拉到革命组织里来呢？ 当然， 你不是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为了革命，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做法归根到底会招致无异于把革命组织融化到没有觉悟的群众中去，从而在敌人面前解除革命组织的武装，暴露革命组织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你的哥哥也有过争论。但他说，在原则问题上没有意见分歧，让我好好地研究着干，没有象你这样，就是要胡乱吸收。”

因为话扯得太远，贞顺不禁沉默了，但她马上又振作精神，说：

“我也不是主张胡乱吸收。是想掌握住发展对象， 对她们进行教育，培养一下再吸收。再说，越是敌占区，敌人越是加强镇压，不就越是应该更加扩大和加强组织吗？”

“哈哈，那好。应该影响她们，教育她们。不过， 在吸收她们的时候， 一定要跟我商量。 如果是响当当的骨干分子，干吗不吸收她们参加革命组织呢？但是在物色培养对象的时候，也应该掌握好阶级斗争的路线。特别是家庭环境不好的，应该剔除。贞顺同志， 革命是阶级斗争， 绝不能被个人的情况和人情牵着走。今天，我想诚恳地劝告你的就是这个。至于你，不论是从阶级出身来看，从基焕同志的妹妹这样一个立场来看，还是从上级组织派来的工作员这样一个地位来看，在工作中都是不能有错误的。当然，你还没有经验，免不了这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贞顺突然神情严肃地瞅着韩基天。

“尽管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为了你， 我还是要忠告几句。听说你和朴大同的儿媳妇有交情，是吗？”

“是的。”

贞顺回答，依旧盯着韩基天。

“我听说你对那个女人很同情，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是啊，从人情方面来看，原来一个村子里的姑娘，落到了这么悲惨的地步，你是会很同情她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同情那个钻到有产者的家庭里，在狗咬狗的争斗中牺牲的人呢？贞顺同志，我们不是为了朴大同的儿媳妇，恰恰是为了打倒朴大同之类的家伙，解放我们数百万无产群众而宣布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者啊！”

“可是……”

“可是什么！在敌人的圈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有什么必要给予同情？你是个女同志， 又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人情味自然很足，这是好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那种人情是

帮助敌人的。你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彻底加以清除。正因为你没有清除掉这种人情，所以在处理每件事的时候，总是以人情为重，倒向了主张这个妇女也收，那个妇女也要，恨不得把全村的妇女都拉进妇女会的右倾方面。我再三提醒你，请你不要忘记：朴大同的儿媳妇是生活在敌人圈子里的，跟敌人是一伙的！我们早晚要处决朴大同！”

贞顺闭口无言， 表情僵硬。 好象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脑袋发胀，心里直抖。迄今为止，她一直根据将军的教导研究这个地区的工作，确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越是感到自己的主张对，也就越是想无论如何要耐心说服韩基天。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个粉妮的事来，弄得她无法开口。

裴曾女坐在那里，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用过意不去的目光望着贞顺。几天前，她碰见韩基天的时候，无意之间讲了朴大同儿媳妇的事，没想到这竟成了使精明善良的工作员姑娘陷于窘境的由头。尤其是今天，在谈到村里的妇女问题的时候，韩基天的态度，一直相当和善，同以往不一样，可是一提起朴大同儿媳妇的事，他脖子上就暴起了青筋。她想早知如此，自己当初就不该跟他讲这件事了。所以裴曾女非常后悔。不过，她又觉得今天如果是她们自己来谈村里妇女们的事，韩基天也许早就嚷嚷开了，可今天却显得那么温和。看样子，他是不敢随便对待这位工作员姑娘的。想到这里，她心里又热呼了。

三

贞顺翻开大张白纸裁开用线订的巴掌大的小本子，坐在炕上专心地阅读。这是她离开上村的时候，作为唯一的工作资本揣在怀里带来的记有将军的教导的手册。受到韩基天的抢白以后，贞顺一直在研究记在这个本子里的将军的教导。她的脸消瘦得很厉害。最初她抑制不住一股冲动，恨不得马上跑到泰峰镇去请组织下结论。可是，时间越长，她越感到不能那样处理问题。尽管不知道组织会作出什么结论，但是如果为这个问题跑泰峰镇，韩基天对她的看法就会更糟。要是同韩基天的关系搞得很僵，即使从组织那儿得到再好的结论回来，也很难进行工作。因此，无论如何，要对照将军的教导，进一步研究一下自己的主张和韩基天的主张，不管哪一个主张对，也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贞顺抱着这种焦躁的心情，阅读、分析和研究将军的每一句话。不论怎么研究，也总觉得韩基天说什么吸收大量的人参加妇女会等于是把革命组织融化在没有觉悟的群众里啦，什么等于解除革命组织的武装，把革命组织暴露在敌人面前啦等等，是不符合将军关于革命的胜败取决于群众革命化与否的教导的。特别是对照去年春天将军在共青同盟扩大会议上严厉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教导来看，韩基天的主张分明就是左倾关门主义。

贞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费多大劲就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使她长时间感到苦恼的倒是粉妮的问题。

说同情粉妮，想把她从敌人的魔窟里搭救出来是一种脱离阶级斗争立场的个人的人情，而这种人情又是帮助敌人，最终会把妇女会的工作拉向右倾，对于这样一种令人痛心的指责，她心里还没有释然。但是她也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论据，足以驳倒韩基天的看法。

现在，在她翻开的小本子里，还记着将军的如下一段教导：凡是有一点民族良心的人，都要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甚至是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的人，只要他有一点反日情绪，也要大胆地去教育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

将军的教导是明确的。她无法断定的是，象粉妮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将军的教导里提到的那一类对象。

不管情愿不情愿，粉妮现在毕竟是在那个阴暗的大门里头，同极其凶恶的革命的敌人一起生活着。就象韩基天口口声声说的那样，如果单拿粉妮本人来说，也可以认为她是一个可怜的、成了牺牲品的女人，但从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立场来看，则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事情。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那种同情粉妮、要搭救粉妮的想法，岂不就是脱离革命立场的个人的人情了吗？

但是，这样的结论，她是无法从心底儿里真正接受的。不论怎么想，她也不想硬着头皮去承认对粉妮的同情是出自单纯的感情世界。

反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了，比它更紧急更重大的是迅速扩大和加强村里的妇女会的问题。她下了果断的决心，既然再三证实了自己所主张的正是将军指出的道路，那么，即使天塌下来也绝不退让一步，一定要加以推进。于是，她就制订了一个计划，让妇女会员们分别负责几名准备吸收到妇女会里来的发展对象，对

她们进行教育和训练。她本人也打算带头去教育妇女们。

“大嫂，今天晚上请你把妇女会员全部召集起来。”

有一天傍晚，贞顺向裴曾女说。

“开什么会呀？”

“讨论一下对准备吸收的大嫂们的教育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讨论。韩先生也说要扩大妇女会……”

不知怎的，她的脸上显出有点担心的神情。自从跟贞顺去见了韩基天以后，她就因为向韩基天谈了粉妮的事，心里一直不是滋味，脸上也常常流露出这么一种神情，直到现在，那阴影还似乎没有消散。

“今晚，咱们不在这儿开会， 最好找个离朴大同家远一点的僻静的地方。”

“那就到长谷去。咱们开会，韩先生不会说什么吧？”

“韩先生不会说什么，就是说什么， 我们妇女会还能会也不开，组织也不扩大，悄悄地呆着不动吗？韩先生也是怕我们在朴大同的鼻子跟前缺乏警惕，乱干一气，才说那种话的。”

贞顺尽量努力不让裴曾女看出自己和韩基天似乎有点对立的感情的痕迹。可是裴曾女还是意识到这个不好对付的姑娘，是要不顾韩基天的主张，开始大干了。

裴曾女出去以后，贞顺又看了半天书，理了理衣襟站起来。她对着挂在墙上的巴掌大的镜子照了照， 只见面色苍白， 好象生了一场大病。看来，精神上的痛苦使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贞顺想做点烧晚饭的准备，下到灶屋。裴曾女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日子，抚养孩子，又多多少少负了点妇女会的责任，也得出

外忙忙工作。这么一来，灶屋也没好好拾掇，不象个样子。贞顺挽起袖子，擦了半天锅碗瓢盆。她自从来到这家以后，每天都擦厨房用具，可是因为炕不好烧，总是刚擦过马上又落上一层白灰。

贞顺擦完碗筷，从缸里舀了水，倒进锅里，点上火。

正在这样忙着，出外联络的裴曾女急冲冲地打开灶屋门，跑进来说：

“天下哪有这种伤心事呀？”

曾女气喘吁吁，话都说不顺溜了。

“大嫂，出了什么事？”

“朴大同的儿媳妇上吊了！”

“什么？……”

贞顺大睁着眼睛瞅着裴曾女的脸。她甚至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天地立刻摇晃起来了。裴曾女用哆嗦的手背，抹了一下沁出了汗珠的脑门。

“是真的吗？”

“可不是真的， 我上岭后去通知泉谷家的儿媳妇……他家的媳妇打柴回来，看见那女人直挺挺地吊在大酸梨树上，就用镰刀割断了上吊的绸子，急急忙忙地把她背到家里放在炕上。看上去好象是没救啦。人到没气儿的时候就快死了，她没气儿了呀！要不是逼得没法，怎么会上吊呢？春天，她就喝了卤水，要死要活地闹了一场，到末了儿……喔唷，真是可怜啊！”

裴曾女擦了擦眼窝。贞顺也说不出话，瘫坐在锅台边上。她那两只汪着泪水的眼里，迸发出蓝色的火光……

韩基天上泰峰镇见过京植后回来了。他在二峰前头的秘密联络站，和京植争论了半天。不许处决走狗，这是什么话？有哪一点

脱离了基本使命？是不是把问题看错了？韩基天在京植面前脸红脖子粗地表示抗议。京植一直沉着地说服他：谁也没有把你当作恐怖主义者。但是目前周围农村的情况不同，在壮大组织的力量是当务之急的地区，你不加紧搞这个工作，而想用处决走狗的方法干革命，这是不行的。你要打掉这种不讲实际的情绪，从全局考虑革命。处死那么几个走狗，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目前他们还不太注意的地方来，其结果必然是组织也罢，什么也罢，全都扩大不了。京植也真有一股牛劲，他差不多花了小半天时间才驳倒了韩基天的主张。不，不是驳倒了，而是勉强使他没法开口了。韩基天没等发烧的脸冷下来，就回到了新凯洞。他一回来，就对躺在炕上的大杰谈了去泰峰的经过，吵嚷着说京植要把革命从高潮倒过来拉向低潮。

“基天同志， 不要太激动， 我觉得京植同志的话是有 道 理的。”

“有什么道理？”

“你何必处死那么几个走狗，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里来呢？依我看，这种方法除了暴露自己而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你跟京植同志是一个腔调！这才叫四面都是绝壁江山， 无路可通，还能干革命吗？怎么光想到会暴露自己，而不了解处死走狗会挫败敌人的锐气，从而造成能够放心大胆地发展组织和进行活动的环境呢？”

“哈哈，不是四面都是绝壁江山，我看是你刀枪不入！ 我问你，处死几个走狗，敌人就会吓得趴下吗？”

大杰吭的一声从炕上坐起来。他认为，在这样发生争论的时候，有必要说几句。他是到这儿来才认识韩基天的。起初看韩基

天有学问，似乎也是在忘我地为革命工作，一直从心里尊敬他。可是渐渐地感到他只是瞎忙，推进革命的方法好象不对头。

大杰按着酸痛的腰眼子坐起来，正要说话的时候，德山洞的裴勇洙开门进来了。

韩基天瞟了一眼裴勇洙，也不请他坐，脸胀得有一抱粗，坐在那儿光顾抽烟。裴勇洙看到韩基天的气色，不知怎的，肩膀也耷拉了下来。他问道：

“你这次去，没听到什么好话吗？”

“嘿，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着不动， 光搞扩大组织的教育工作。”韩基天回答说。

“这下可好了，人家早就张罗着要扩大组织呢！”

裴勇洙嘟囔着坐在房门旁边。

“呃，你说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村里要讨论扩大妇女会的办法。”

“谁？”

“那还有谁？还不是工作员和妇女会员。 刚才碰见我姐姐，她正忙着通知开会哩！”

“嘿，好呀。她们向我提意见的时候， 我就再三关照她们绝对不要这样做，可她们还是硬要忙着扩大妇女会，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下子全都吸收到妇女会里来。要在朴大同的鼻子前头搞些什么名堂呢！那个同志，是不是想把这个地方断送掉？”

韩基天两颊直抖。 眼前浮现出坐在他对面跟他进行 争 论的贞顺的脸。她那充满某种信念的黑亮的眼珠，那句句都很难反驳的主张扩大妇女会的话语，弄得自己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步，同意她们去物色并培养对象。他在这场争论中，幸亏想起了朴大同儿

媳妇的问题，才好不容易把她压住了。

可是今天，又说要召开妇女会来讨论扩大队伍的问题。他一方面很恼火，另一方面又感到在这个原以为是年轻姑娘的工作员身上，有着某种不好对付的东西，不禁暗自有些气馁。

“不行，我得马上去看看。勇洙同志，你先走一步。 不知她们在谁家开会，派几个青年去放哨。如果放任不管，说不定要闯大祸哩！”

韩基天说罢，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么一来，大杰想跟他谈话也谈不成了。韩基天走了以后，大杰和裴勇洙，就象黄牛对小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谁也不理谁，坐在那里光顾抽烟。有一天，大杰劝裴勇洙说，不要给韩基天的瞎忙擂鼓打气。裴勇洙觉得这话很刺耳，顶撞他说：革命就是革命，什么擂鼓不擂鼓？这样，他俩的关系闹得很不好。大杰一面抽烟，一面斜着眼睛瞟着勇洙。睫毛根根支出来的裴勇洙，好象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会儿什么，急忙站起来走了。大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灭了烟火。他来到这个正在经受考验的地区，光躺在炕上消磨时光，心里真是急得直冒汗。他想念基焕，也想念京植。

这天晚上，夜色渐深的时候，韩基天来到德山洞，去找坐落在长谷深处的妇女会开会的人家。就象他关照裴勇洙的那样，房前有两个青年在放哨。

“我来的时候，听见朴大同家的院子里吵吵嚷嚷的， 是不是他家来了警察呀？”

韩基天向青年们问道。

“白天来了两个家伙，后来上玉村去了。 朴大同家嚷着媳妇失踪了，大概是因为这件事情在吵嚷吧。”

“媳妇失踪了?”

“是呀，听老乡们嘀嘀咕咕地说， 她跳到前面河里淹死了，还有人说她上吊死了，谁知是怎么回事。”

“哼，开始遭瘟啦!”

韩基天骂了一句，然后朝房子跟前走去。一进院，就听见屋里有贞顺的说话声。门窗不知用什么挡着，不透一点亮光。

韩基天登上廊台，敲了敲房门。房内立刻静了下来。有个妇女会员打开房门，朝外一望，吓得“妈呀!”喊了一声，象是就要咽气似的。她把一只手背到背后，伸出大姆指晃了晃，表示韩基天来了。

韩基天一进屋，屋里的妇女们全都站起来，贞顺也微红着脸站了起来。

“请坐，我打搅了你们开会，对不起。”

“嗨， 先生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请到里头坐， 我们本也想……”

裴曾女支吾着，给韩基天让了个座儿。她忽然害怕起来。开这个会，也没告诉他，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竟找上门来了。她怕他又会雷吼起来，心里怦怦直跳。贞顺的心，也通通地跳。她想：韩基天找上门来肯定是有意见。 现在， 当着他的面， 怎么把这个会开下去呢?这种不安压抑着她的心，她望着韩基天的长脸，小心翼翼地坐在炕上。别的妇女也都跟着坐下。她们不敢靠近韩基天的身边，推推搡搡地挤着坐，在他的两侧各留下能容一个人的空子。韩基天在妇女们腾出来的宽敞的炕面上，大腿跷二腿地两腿一盘，先点上一支烟叼在嘴里，然后用一只手攥着穿着蓝袜子的脚脖子，坐在那儿喷烟。

“那么，继续谈吧。”

坐在前面的贞顺，脸色微微一红，说道。看样子，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办，她已拿定了主意。

“我们要早日扩大妇女会， 把全村的妇女都团结到妇女会的周围。我认为在我们村里的妇女当中，除了朴大同的老婆那样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不能参加妇女会。水平低，没关系；就是已经参加了妇女会的大嫂们，也没有人水平特别高呀。所以，我们不能拿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来区别人，不能拿水平来作为参加妇女会的条件。只要有光复祖国和争取我们妇女的权利的决心，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妇女会。水平低，参加妇女会学习就是了。我们加入了妇女会也不学习，是个缺点。这也难怪，没有人教，想学也没法学啊！”

韩基天把腿倒换一下重新盘上，还无缘无故地干咳了几声。

“其次，有人说家里老人多， 长辈多，人了会也没法工作。这怎么是不能人会的理由呢？越是老人多、家属多的人家，我们越应该赶快吸收这样人家的大嫂参加妇女会，好好教育她们，让她们去影响全家，把家属都争取到革命一边来。单是这一点就能给革命带来多大的好处啊！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把妇女们立即组织起来，拿起枪去打日本鬼子。我认为，不管力量是大是小，都要合在一起，尽量帮助革命。这才是我们妇女会应该做的事……”

坐在炕头上的妇女，都伸着脖子望着坐在炕梢上的韩基天。

不知为什么，韩基天把脸转到有灯影的那一面，没法看到他的表情。

“其次，是娘家拴一头牛种地的那位大嫂的问题。 娘家的事跟她有什么关系？就算娘家有个垧儿八亩地，拴着一头牛，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人家，会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吗？在上村，这

样人家的土地，连一坪也没有没收。金日成将军说，不应该没收他们的土地，还派来了工作员。由那个工作员直接指导，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一千坪、两千坪地分配给农民。”

屋里的妇女们哄哄起来了。

“天哪……原来是这样。 可是咱这里一看人家有一坪土地，就吵吵说是有产阶级……”

“就是嘛，……整天喝粥，算什么有产者！”

韩基天脸色发紫，坐着不响。这是他刚到这个地方，把群众召集起来，向他们讲社会主义社会要废除一切私有制的时候最后捎带提到的一句话。 当时这些妇女好象没听懂， 没想到她们还记着，今天哄哄开了。

“贞顺同志！”

韩基天把跷得象把剪刀似的腿往里一缩，扬起发红的脸，叫道。

“啊！”

“你的话似乎是说，德山洞妇女会组织没有得到发展， 是因为有第三者的干扰。你把人们召到一起，搞这种扇动，对吗？”

“我没……”

“什么我没？连吸收不吸收谁这样的组织内部的问题， 都摊在群众面前瞎讲，对吗？要谈这种事情，这个会还是不开为妙。内部问题，应该在我们之间先讨论。”

贞顺脸红了，但她没有惊慌。

“怎么能这样做呢？即使我有什么话讲错了，既然人都来了，会还是应该开下去呀。”

“我看你们来开会就当是来串个门儿，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串门儿？……”

贞顺觉得这话太冤枉人了，闭口无语。坐在炕头上的妇女们却哄哄起来：

“喔唷……现在这么忙，要不是开会，串什么门儿？”

“工作员同志讲的真好，一句是一句，大家都想听一宿！……”

这么一来，韩基天就无话可说了，脸也涨得越来越红。贞顺非常希望韩基天不要采取过激的态度，于是温和地说：

“当然，有些地方我可能是想错了说错了。可是照我的想法，今天晚上这个会不能看成是什么违背组织纪律。妇女会员们自己开会，根据将军的教导检查以往的工作，看看哪一点做得对，哪一点做得不对，讨论今后怎么搞好工作，这有什么不对呢？我没有学问，懂得很少，看到负责同志来参加今晚的会，心里很高兴。作为一个负责同志，您就不应该考虑解散这个会，假如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应该当场纠正，引导我们把这个会开好。要是在今天的会上，我们能在您的指导下，正确地定出今后更好地贯彻将军的教导的办法，该有多好啊！”

妇女们都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贞顺。原来她们怕她被韩基天堵住了嘴，不免有些担心。谁知她不仅没有被堵住，反而用条理分明的语言，用好象是能让雷声滚滚的天空静静入睡的真情的呼吁来说服韩基天，把本想解散会议的韩基天给绊住了，使他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法动弹。

韩基天青筋暴暴地坐着，一个劲儿抽烟。整个屋里都弥漫着他一个人喷出的烟。

贞顺轻轻地擦了一下额上的汗，接着刚才的话说：

“刚才谈到的那些大嫂，是完全有条件参加妇女会的， 都是可以参加妇女会，结成一体携手前进的。我们的民族是怀着亡国的悲哀的民族，我们妇女为什么就不能走上我们的父亲、哥哥和丈夫的战斗道路去进行斗争呢？我们妇女的力量并不弱。如果全国的妇女都团结起来，同男人联合起来，那就会成为更加巨大的力量，不知要比男人单独斗争的力量大多少。金日成将军说，革命的车上有两个车轮，其中的一个车轮，就要靠我们妇女们来推动。”

“哎哟，这话可是真的，世上哪有一个轮子的车子？”

“可是咱村的车子还是一个轮子！”

“所以嘛，它才那么光是吱嘎吱嘎乱响，走不顺畅。”

妇女们闹闹嚷嚷地说着，又笑了起来。

贞顺继续说道：

“因此，我们村里的妇女也都要团结到妇女会里来， 成为革命的一个车轮。 一百多户人家的大嫂和 姑娘们全都组织到 一块儿，那力量真不知有多大呢！七个妇女会员的力量，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今年春天，金日成将军在共青同盟扩大会议上，指出共青同盟的工作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有的地方把够条件的青年，说成什么文化低，什么作风和态度有缺点等等，而不吸收他们，以至在一百多人的群众团体中，只有三、四名共青盟员。我们根据这番话来想想我们德山洞的妇女会吧，一百多户的村子，只有七名妇女会员。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将军说，左倾是卑怯的机会主义。把门关得死死的，连自己的人也不让进来，这不是害怕敌人又是什么？”

韩基天的脸上好象落上了火炭，腾地发起烧来。他觉得什么

卑怯分子，什么机会主义，这些话是安不到自己身上来的，可以一笑置之。不过，当他听到左倾关门主义这句话时，不知怎的就笑不起来了，可又不能发火。这是他从基焕嘴里也没听到过的。妇女们偷眼瞟着韩基天。

“你们说，在一百多名的群众团体里只有三、四名共青盟员和在一百多户的村子里只有七名妇女会员，这有什么不同？这怎能说是贯彻执行了将军的教导呢？我们做每一件工作，都必须遵照将军的教导！”

贞顺越说越激动。她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妇女。其实，象火云一般燃烧着的话，还存在她心里没有说出来呢！

“将军在谈到我们妇女会工作的时候指出， 朝鲜妇女不仅要为祖国的独立进行斗争，而且要为妇女自身的解放进行斗争。说实在的，我们妇女直到今天有过什么权利呀？该穿的穿不上，该吃的吃不上，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把全副精力献给了公公、 婆婆、丈夫和儿女，并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和愉快……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从这里非常痛心地看到我们妇女所经受的没有权利的悲哀。 当然， 这还算是幸运的！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要大家更深一层地看看这个世界的各个旮旯，看一看妇女们因为没有权利，有多少人痛哭，流着血泪死去！”

一位大嫂给贞顺端来一碗凉水，说：

“喝口水再讲吧，嘴唇都焦干了。”

“谢谢。”

贞顺把碗接了过来，放在身边，没有喝。现在，她的心里有一种触之烫手的滚热的东西，象一根柱子似地拱了上来，眼看要冲到嘴外边了。她不觉地眼睛模糊了，刚才跑去看到的粉妮的模

样，在眼前浮现了出来。粉妮神志不清，两眼紧闭，拳头攥得象一块石头似的，紧闭着的嘴唇边渗出了鲜血。摇她也不知道，拉她也不知道。泉谷家大娘用匙子柄撬开她的牙关往里灌蜜水，灌进去又流出来。看样子，她是不想再跟这个可恨的世界打交道了。贞顺揉揉她的手，摸摸她的脸。完全是皮包骨头，就象一块冰冷的石头。过了好大会儿，才有了一丝冷风似的呼吸。那凄惨的形象，现在依然在她的眼前。贞顺舔着焦干的嘴唇，继续说道：

"我们妇女，只因为托生为女人这个不是罪的'罪'，在悲惨的道路上挣扎，最后死掉。这种现象，我们看得实在太多了。还有，特殊的是，有许多妇女，因为嫁到两班家，嫁到财主家，变得很可怜，用血泪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她们受尽了欺负和压迫，有的跳井死了，有的上吊死了……大嫂们，你们可知道今天晚上在这德山洞就有这种惨事吗？可知道在德山洞就有一个成为封建和钱财的牺牲品而被迫嫁到这里来，又因为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用绸布去上吊的女人吗？"

妇女们都睁圆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

"是谁呀？"

"大概是说朴大同的儿媳妇。"

"她死了吗？"

"刚才好象吵吵嚷嚷地说她失踪了……"

妇女们嘀嘀咕咕地说。裴曾女只是溜眼瞟着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的韩基天。因为她见过韩基天是怎样拿粉妮的事来压贞顺的，所以有点提心吊胆，心想，贞顺为什么要扯今晚发生的那件怕人的事呢？可是，从贞顺这方面来说，似乎正因为韩基天在座，所以才更要提一下这件事。

"我想，我们妇女应该了解自己所遭到的冤屈事。所以，我要谈一谈朴大同儿媳妇的问题。我们如果一口断定朴大同的儿媳妇是敌人一边的，这种看法未免太短浅了。她今晚为什么要在酸梨树的高枝上上吊？如果喜欢敌人的家庭，她会这样干吗？要是她真的跟敌人成了一伙，她会寻死吗？我认为，从我们妇女的地位出发，这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作为遵循将军的教导干革命的人来说，就有更多的问题要考虑了。"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韩基天的表情也不象刚才那样了，在他的脸上似乎现出某种严肃的神情。

贞顺谈了一阵粉妮的家庭情况和她小时候的事情，还令人感动得流泪地谈到她为了搭救活不下去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等于是被卖掉似地嫁到朴大同家来的经过。

"粉妮就是这样的女人。我说不清她究竟是我们这边的，还是敌人那边的。但是，我们能说这个妇女的问题，同我们的革命斗争和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吗？单从我所看到的狭小的人间里，就看到过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妇女，象牛马一样被拉去顶债；看到过有不少妇女被财主们买去，当作玩物玩弄一阵，然后就一脚踢开。所谓妇女，尽是这样一些受到虐待而伤心流泪的人。那么，朴大同的儿媳妇粉妮和那些可怜的妇女们比起来，又有什么不同？金日成将军正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可怜的妇女的自由和权利，才着重谈了妇女解放问题。真的，将军把我们妇女的象夜晚一样黑暗的前程照亮了。我们沐浴着将军的光辉，现在才变成人的样子，才敢提出我们要跟男人们在同等地位上生活的要求。将军为了使我们不再过那种生活，恳切地教导我们要参加妇女会，学文化闹革命。我们一想到这些，就要哽咽，是感激

得哽咽。因为想到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那种伤心难过的事，心里非常感激才哽咽的。”

贞顺声音呜咽了，眼泪直淌。她为了克制自己的感情，半天没有说话，用衣带擦眼泪。在座的妇女，心里也都很难过，个个擦着眼窝。

贞顺又讲了一阵将军为人们创立的根据地的事。当她讲到那个自由的天地和妇女们在那里享受到的权利和幸福的时候，大家都用充满喜悦和憧憬的眼睛望着她。

“……在我们这里，也应该建立起那样的社会。 不仅要在我们这里，而且要早日在整个朝鲜的土地上，都建立起象将军给缔造的根据地那样的社会，使我们的妇女不至于再用自己的眼泪去沤烂十二幅的长裙子。但是，这样的世界，不会是由别人创造出来送给我们，而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所以，我们妇女都要拥戴金日成将军，遵循他的教导，团结起来干革命。金日成将军教导我们说，只有启发群众的觉悟，把他们牢固地团结到组织里来，用团结一致的力量去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道理，团结到妇女会组织里来，一片丹心地跟着将军走，那么，我们将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因为妇女们的力量，是一股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可抑制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及早教育全村的妇女，把她们团结到妇女会里来，遵循将军的教导进行斗争。”

妇女们都感到心里痛快。她们十遍二十遍地瞅着工作员姑娘的脸。原来一谈起革命，她们就以为只有象韩基天那样，发表一通激烈的演说，才叫闹革命。可是工作员却用一句句热切而温和的话扣住了人们的心。大家听了都很激动，觉得妇女们确实必须

闹革命才行。工作员对人世间的事，知道得多么深、多么广啊！

韩基天感到自己狠狠地挨了一棒，脸色铁青地坐着。贞顺的话一结束，他就倏地站起身来。妇女们劝他多坐一会儿，可他装作没听见，一径走了出去。

韩基天一走，妇女们就闹嚷嚷地问贞顺怎么讲得那么好，她们都高兴地说，现在就象学习过几年似的，眼前亮堂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围着贞顺坐下来，排了妇女会发展对象的名单，还做了具体的分工，每个人负责培养几个对象。她们的劲头很高，好象马上就要在宽敞的大路上奔跑似的。

第十一章

一

眼前出现了婆婆的脸，就象张着嘴吐出长芯子的毒蛇。小而凹陷的射出凶光的眼睛，是在搜寻什么，才那样盯视着各个旮旯吗？眼睛，可怕的眼睛，那眼睛，不只是两只，这儿有，那儿也有。不，满地都是，前面有，后面也有。四面八方都是眼睛，闪着磷火似的光。那些眼睛渐渐地又变成了一只，眼眶边现出了一个好象眼镜框的东西。分明是眼镜。那是戴眼镜的男人的眼睛，是丈夫的眼睛！

“妈呀！”

大声喊，也喊不出声来。拳头和皮鞋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

“妈妈！”

还是喊不出声来。“现在，我是死了还是活着？”粉妮强打起精神看了看周围。屋里点着灯，灯光象是黄的，又象是红的。这是什么灯光？怎么是这样的呢？仔细一看，门框上吊着一个灯盘，灯盘上放着一个碟子，碟子边上有个针鼻儿大的火苗，在一颤一颤地抖动。这是谁的家呀？怎么想也想不出自己怎么会到人家

来躺着。她感到全身火热，用手一摸，浑身是汗。身上盖着很重的被子，头边厚厚地围着一些什么东西。粉妮掀开被角，看看身边有什么人。

“你醒过来啦？”

一位大娘坐在身边，问道。

“这是哪儿呀？”

“你不认识我吗？这儿是泉谷家。”

“呃？我怎么在泉谷家？”

“你记不得自己上过吊吗？”

“…………”

粉妮圆睁着两眼望着大娘。逐渐想起后山上的事，还想起在那一瞬间自己忽然失去了知觉。

“大娘，我还活着吗？”

“活着……”

“我真的活着？”

“是的，把你从后山上救下来，就背到这儿来啦。”

粉妮立刻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浑身颤栗起来。她想：我怎么又活过来了？在这个有婆家的世界上……往后，我怎么活下去？难道死也这样困难吗？ 尽管发作了贫血病， 眼前一阵阵发黑，可是一心想死的我，不还是顶着刚煮过的绸布上前面河里去洗，然后就撕下一条绸子， 爬上了后山吗？ 我这样千辛万苦地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又是谁把我重新拉回到这个恶毒的人间来了？听说，人要死，得有冤鬼来勾命。 是不是没有冤鬼勾命， 我才没有死成呢？说是有人替我解了绳子，要不是鬼使神差，哪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有人象等在旁边似地跑过来解绳子呢？当时山里

什么人也没有……再说，一上吊，我就感到天昏地暗，昏了过去。可是直到人们发现我的时候，气儿还没断，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难道我是天生的连死也死不成的命？

粉妮掀开被想坐起来，但身子没法动弹，每根骨头都象碎了似的。

“大娘，请你把我扶起来。”

“你要干啥？”

“我怎么能老躺着呢，该起来走啦！”

“你要上哪儿？”

“得回家呀！”

“喔唷，别提了。你是想回去让那晋州婊子把你打死吗？孩子，你还不知道自己瘦成什么样子了，就是不上吊，悄悄儿呆着，也怕活不长久呢！”

“大娘，我没瘦成那样吧，再说，到死的时候就死，现在活着，怎能不回自己家？”

“别说废话！你给我躺着！我家的媳妇跟一个很熟悉你的姑娘，说是有急事出去了，临走时嘱咐我好好照看你，等她们回来。你实在想回婆家，也得等她们来了再走。”

大娘严厉地劝她。粉妮听了，觉着这话也对。“那个熟悉我的姑娘究竟是谁？”她心中浮起了这个疑问，但又想不出有那么一个人。粉妮让大娘给她掀开围在头边的东西，大娘就把象是条厚毯子的东西拿开，又另外拿了一块薄布给她围上，还替她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额头。粉妮眼泪汪汪的，恨不得在这样的大娘的怀里生活一辈子。这时，她想起了离开九岩上月坪镇去了的母亲。要是母亲现在看到女儿如此憔悴，真不知会怎样捶胸痛哭，父亲也

不知会怎样拍着地懊悔哩！ 亲爱的爹娘， 他们现在是怎样过活的？……到了最后；还是被闵家抢掠一空，落得个倾家荡产，流亡他乡；九岩的家，变成了一片荒草地。就是这样，爸爸还是竭力想法，要赎回典掉的土地在九岩过活。有时，他喝酒，捶自己的胸脯……这个世界是不是太虚幻了？怎样才能搭救我那可怜的父母呢？ 有一次，偶而听见公公朴大同跟人说， 他就是想到月坪镇去走走，也不敢去，因为亲家过的日子太不象样，怕给他丢脸。爹娘的日子究竟苦到什么地步，公公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分明是说， 爹娘过得象个叫花子了。那么， 爹娘究竟靠什么为生，竟变得象叫花子了呢？真想去看看他们，真想伏在母亲的腿上痛哭一场！直到今天，自己之所以在这个狼窝一样的婆家咬着牙过活， 就是因为一心想使爹娘高兴高兴。有时， 实在受不住了，也曾下狠心要死，可是转而一想，又觉得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为爹娘贡献一生的决心又坚定起来了。唉！那么可怜的爹娘，我连看都不能看他们一次吗？

现在，我要是回到婆家去，就是自己不去寻死，也会被打死或弄死。这是很明显的。那个象毒蛇一样的婆婆，动不动就拿刀子，说要劈死我， 动不动就拿棒子，说要打死我。 现在，又是上吊寻死， 又是怎么样地折腾了一阵， 结果活着回去了，她还能看承我， 就那么算了？ 其实我是早就想死的人，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不过，既然上吊没有死成，如果能去看看亲爱的爹娘，向他们倾诉自己生为他们的女儿，却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责任的痛苦心情，那该有多好！

粉妮泪如雨下。她感到脖子和下巴特别僵痛，下巴老是朝上翘， 甚至产生了象是绳子套在脖子上从树上吊下来时的那种错

觉。粉妮现在才似乎明白自己活了转来的原因。结儿打在脖子后头，绳子绷紧了才能勒死人； 结儿打在前头， 光把个下巴朝上吊，是不可能一下子勒紧咽喉的，结果，自己就又活了过来。

她后悔极了，觉得这里面有冷酷无情的可恶的小鬼在作祟。

粉妮想着这无可奈何的事，不知不觉间又神志恍惚起来。

大娘坐在睡着了的粉妮身边，瞅着她的苍白的面孔，咂着舌头。“该死的！家里放着那么多粮食， 还把人饿成这个样子！人伤了心，是比揪着五脏乱拧还要受不了。这可怜的孩子，天长日久的，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啊！”她一面替粉妮擦着冷汗直淌的脸，一面叹气。

这时，贞顺开完了会，领着这家的媳妇和裴曾女走进厨房门。

“大娘，她清醒些没有？”

贞顺小心地走进屋里，问道。

“刚才清醒了一些，要我扶她坐起来， 我拦住了她，没让她起来。这会儿，大概是睡着了。”

贞顺用手掖着裙子，悄悄地坐到粉妮身边。

她握着粉妮的手腕子，朝睡着了的粉妮的脸瞅了半天。

大娘说她苏醒过，可是怎么看也不象是活人的脸。脸盘儿只剩下骨头，眼眶周围显出一个蓝圈圈，使人看了不禁头发都要竖起来。她那漂亮的面孔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贞顺咬着牙，忍着揪心的痛苦。

“没有再喂蜜水吗？”

“蜜水没少吃，你看，她脸上有点血色了……”

“嗯，象是有了点血色，真是万幸！”

裴曾女接着大娘的话说。不知她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说是有

了血色，就那么高兴。

“万幸，真是万幸……可她还要回那个虎窝去， 这叫人多寒心呀！”

大娘咂着舌头说。

“大娘，你说什么？”

贞顺回头望着大娘，问道。

“刚才她醒过来了，要我扶她起来。我问她干什么， 她说要回婆家去。”

裴曾女听了这话，突然动起火来，说：

“嘿，这个傻瓜！还要回去？”

“大姐，看你说的，不回去怎么办？女人出了嫁，就得……”

长得敦敦实实的这家媳妇，坐在粉妮的头前，叹息似地说。

“大妹子，你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 怎么回来还说这种糊涂话？”

“大嫂，别说啦！”

贞顺劝裴曾女不要顶她。

“粉妮，粉妮！”

贞顺轻轻地摇着粉妮的肩头，低声叫唤。

粉妮没有应声。

贞顺又叫了一遍。

她还是没有睁眼。她的身子伤成那样，一睡着自然就象是进了死亡之国一样了。

“现在还是到刚才回来时大嫂们提到的那一家去看看吧， 要是两口子过活，男的又在组织里的话，也许能答应我们的要求。请你们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我自己去，用不着两个人去。”裴曾女说。

“不， 还是你们两位一起去。 要翻过一座岭， 一个人怎么行。请大嫂也一起去。夜深了，大娘你先歇息，我来看护这个媳妇。”

贞顺办事很老练。刚才她跟裴曾女一起回来，谈到不能把粉妮留在朴大同家附近，今天晚上就要转移到别处去。裴曾女的意见是最好送到岭后，所以贞顺便叫她立刻到那家去看看，同时，还让其他妇女会员去散布粉妮跳河死了的消息。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必须尽快地把粉妮转移到朴大同的魔爪够不到的地方去。

裴曾女她们走了以后 贞顺就到灶房去，把刚才熬好的米汤放进锅里，烧了把火。她想，温好了放着，等粉妮醒过来，随时好喂她吃。

她烧罢火，回屋里一看，大娘躺在上屋睡了。大概是服侍粉妮太累了。

贞顺又悄悄地坐到粉妮身边， 象刚才那样， 攥着她的手腕子。不知怎的，心中涌上一股难以忍受的痛苦，九岩也在眼前浮现出来。你曾经是我多么要好的伙伴啊！咱俩同欢乐，共忧伤。上山一起去，下地一道走。在那令人怀恋的土地上，咱俩不知踩下了多少脚印，总有亿万个吧？咱们开始懂事以后，就受到生活的煎熬， 想的也多了。 怎样生活才算是过得象个人样子？我们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出生到世上来呢？这个谜， 你没有解开，我也没有解开。这样，在咱俩之间，欢笑就少了，眼泪就多了。从那时候起，咱们已经预感到今后的生活将是充满眼泪的，听到你在花轿里的啜泣声，那就是这种悲伤的预感的顶点吧。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弄到这种地步啊。谁曾料到一年光景，那花

一样的容颜竟被摧残得不成样子，只剩下皮包骨头，还被逼得用绸子去上吊呢？可怜的粉妮，你怎么这么软弱无力？寻死能报什么仇，你竟想到寻死？贞顺咽下冲到喉咙口的悲愤的哭声，把粉妮的只剩下一把瘦骨头的细手臂摸了又摸。

这时粉妮悄悄地睁开了眼睛。

“粉妮！”

贞顺摇晃着粉妮的胳膊喊道。粉妮听到喊声，使劲抬起眼皮望着贞顺， 贞顺也低着头瞅她。 两个人就这样对看了半天。从贞顺的眼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粉妮扶了起来。

“你是谁呀？你不是贞顺吗？”

粉妮也许觉得眼前的脸庞是在梦中出现的，用两手摸着贞顺的脸，低声问。贞顺也摸着粉妮消瘦的脸，喊道：

“粉妮！”

“贞顺！”

“贞顺，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这儿就……就不兴我来吗？我想你，来看你！”

她俩都想哭，连话都说不顺当了。刚才，粉妮还紧咬牙关，象是要跟这个世界永远断绝关系似的。可现在，嘴里又说出话来了，又伸手拥抱人了，真是既新奇又象梦幻一样。生与死，就是这样隔着一张纸的距离在搏斗！

“你来看我，又能怎么样？我的身世已经落到这地步了。”

“粉妮，你这是吃了多大的苦呀， 可是世上的人，看你嫁到财主家去了，还以为你准是一辈子穿绸着缎，安享富贵哩。谁会想到你竟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难过，真不忍心看你！”

“这就叫作做媳妇，就是女人要受的做媳妇的苦……呜呜呜。”

粉妮把脸埋在贞顺的怀里抽噎起来。

“你怎么总想死，不想从他家跳出来？……”

“跳出来又能上哪儿去？哪儿有能让我活命的地方？”

“难道真的就没有能让你这么个人活下去的地方？ 你真正是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在怎样变？唉！你这个糊涂虫，糊涂虫！”

贞顺把粉妮的头抱在胸前，连连地摸着她脑勺上的头发。

“你在这儿呆多久？”

粉妮抬起满是眼泪的脸，担心地问。象是害怕恍如在梦中遇见的贞顺跑掉似的。

“这个嘛，慢慢再谈。你不要哭了，大嫂们快回来了。”

贞顺把粉妮扶起来，哄着她说。

“贞顺，我也有活路吗？”

“当然有！你干吗要上吊寻死？ 你知道朴大同家院墙外面是在怎样变化着吗？”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我被关在院墙里头。 再说村里的人谁也不跟我说什么。”

粉妮的眼里汪着眼泪，并流露出急切的哀告的神色。贞顺又把她的脸揽在怀里。世上哪有这样可怜巴巴地过活的道理？关在笼里的鸟，还能望到外面呢！粉妮的父亲，为什么要把心爱的女儿嫁给这种人家？难道以为只要在眼泪中苦撑苦熬，岁月就会过去，头上就会落满白霜，这样熬到头，总会有个结果吗？

“粉妮，快别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一哭， 我也想流泪！等大嫂们找妥了地方，今晚你就得搬到别家去。从现在起，

你就可以不在婆家过活，而要过另一种人世生活了。”

“是什么样的人世生活呀？”

“现在没法给你讲清。”

“你是说，我得离开婆家吗？”

“你不离开婆家，还打算回到那个凶恶的狼窝里去？”

“我不能这样做！我怎能逃跑呢？ 我要是逃跑了，谁知道我的爹娘会遭到什么灾祸？”

“嗨！你怎么这样傻？你爹也不是傻瓜，要是我， 倒要用斧子劈了他家的大门，跟他们大闹一场，问他们怎么把媳妇折磨跑了，要他交出女儿来！”

粉妮没说什么，只是咬着嘴唇低声哭泣。

她俩在下屋这样说话的时候，睡在上屋炕上的房东大娘也醒过来了。但她没有起来。她听说过，那个纯真美丽的姑娘是指导妇女会的工作员， 可是没想到这姑娘跟朴大同的儿媳妇那么亲近。她看见她俩互相搂着脖子伤心哭泣的样子，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不过她觉得在人家失声痛哭的时候插上去说话是不妥当的。贞顺她们正这样哭得伤心，外头有了人声。贞顺急忙擦干眼泪站起来，粉妮也慌忙擦了眼泪。这时裴曾女和这家的媳妇从灶房门走了进来。

“辛苦啦。怎么样？”

贞顺高兴地问。

“谈妥了，碰巧当家的在，媳妇也在。 我们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满口答应，叫我们快些领去。”

裴曾女一面扳过背上的孩子喂奶，一面说。

“那么，现在就得动身啦。”

"动身吧，不知她能不能走……"

粉妮听到这话，向后捋了捋头发，欣然地把视线转过来，问：

"是哪儿？"

"山堂岭后面。"裴曾女回答说。

"能走。刚才喝了蜜水，觉得有点力气了。"

"你要走的话，把刚才熬的米汤喝了再走。"

在上屋的房东大娘，站起身来说。

"大娘，米汤我不想喝，现在凭这点力气，满可以走到岭后。"

脸色苍白的粉妮回答说。看来，她已经下定了什么新的决心了。

"真的，你吃点米汤再走吧。还是特意烧火热好的……"

贞顺用担心的目光望着粉妮，说。

"不，就这么走。"

粉妮拄着膝盖，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

她的细腰摇摇晃晃，紧着向前迈了几步，一头撞在墙上。贞顺和裴曾女跑上去扶住她。

"不要紧，没事。有时我就这么发晕。我的发簪呢……"

粉妮倚在墙上，摸着头发找发簪。房东家媳妇急忙把掉在炕上的发簪拣起来递到她手里。粉妮接过发簪，闭了会眼睛，定了定神，然后用颤抖的手捋了捋头发，挽上发髻，插了发簪。她离开墙，踉跄着朝灶屋走去。裴曾女扶着她，上屋的房东大娘也走过来，咂着舌头扶着她的胳膊。贞顺先到灶屋去替她找鞋。过了一会儿，她们才走出门外。

"你真走得动吗？"

贞顺扶着她的一只胳膊，边走边问。

粉妮擦着眼泪没有回答。

“你哭什么？”

“因为感激，就止不住眼泪了！”

后面的裴曾女跟上来，在旁边扶着她的另一条胳膊。粉妮在她们两人的搀扶下，轻轻地踏着这洒满血泪的大地向前走去。黑沉沉的山里，猫头鹰在凄凉地咕咕叫着。

二

第二天早上，朴大同的老婆在家里发起疯来了。她扯着嗓门大声喊叫，让人把昨晚扔在院里的粉妮衣柜里的衣裳全拿出去烧掉。他家有个长工，姓李，是京畿道人。朴大同的老婆里里外外地喊老李。老李也许是上哪儿干活儿去了，怎么叫也叫不应。

“老李哪儿去了？老李不在院里吗？”

朴大同的老婆扶着厅屋的柱子，气得直蹦。

“老妈子在灶屋里吗？去把老李找来！”

灶屋也没有人应声。动作迟钝的烧饭老妈子，天生是一遍叫不应的脾气。

“啊！老妈子在灶屋吗？”

“哎……”

“老东西，蔫儿巴咭的，真象个煮烂的牛头！ 只有‘通’地轰上一炮，你才能动弹吗？就不能快点出来？”

这时，才从灶屋门里走出一个头发斑白的、胖胖的女人。她撩起围裙擦了擦手，望了一眼站在厅屋里的、头发梳得亮光光的晋州婊子。

“丧门星都冲到家里来了， 你还那么消停？瞅着她的衣柜在院子里放着，你气儿还那么顺畅？”

“那怎么办呢？”

“哼！亏你还算个活人，冲你这蘑菇劲儿， 真恨不得扯烂你的嘴巴子！把柜里死女人的衣裳统统拿出去烧掉！”

“早饭都晚了，哪有时间做这种事？”

“所以我才叫你快去找老李呀！”

老妈子这才匆匆忙忙走出大门。 朴大同的老婆心里怦怦直跳，呼呼地直喘气，还用巴掌扇着风。儿媳妇跳河死了，这好象是宣告他们家要遭到深灾大祸，把她吓得手脚都发僵了。就是家里没有这宗事，也已够倒霉了，在汉城的儿子早就写信来说，他的肺不好啦什么的。

朴大同的老婆一想到粉妮变成了冤鬼，就禁不住牙齿打战。

“哎呀，老天保佑，赶走冤鬼，别让她留在我家。”

她搓着两只手，对天祷告。

这时候，老妈子回来说，老李不知上哪儿去了，找不到。

“嘿！算了。 等老李干什么！ 什么早饭不早饭的， 咱俩动手，把她的衣裳全搬出去烧掉！可不能把鬼附在上面的东西留在家里……”

站在厅屋里的朴大同的老婆，骨碌碌地滚下廊台，冲到院子里，攥着衣柜上的锁使劲拧，可是没拧开，她又吭哧吭哧地几次使劲儿，把脸都憋得发胀了。站在旁边的老妈子，浑身发抖。她

和粉妮原来在一个灶房里受苦，一向互相体贴，粉妮死了，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塌了下来。她觉得眼前的这条毒蛇又在使坏，仿佛要把那可怜的媳妇再弄死一次似的，不由得浑身象青杨树一样颤栗起来。

“不行！该死的娘儿们！”

朴大同的老婆呼呼直喘。

“该死的娘儿们，发的什么疯， 干吗总把钥匙揣在腰里？老妈子！你去把菜刀拿来，不，菜刀不行，把斧子拿来！”

老妈子找斧子去了。朴大同的老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耸动着肩膀。别看她个子小， 还真是个十分结实的毒辣货。 不一会儿，老妈子把斧子拿来了。她接过斧子便砸起锁来。这把鲫鱼锁没有立刻被砸掉，光当光当直响。一连砸了十几下，才把锁头连同柜鼻儿一并打落在地上。

“妈的！该死的娘儿们！”

朴大同的老婆把斧头一扔，用哆哆嗦嗦的手拉开柜门，掏出衣服直往外甩。

就在这时候，老李和朴大同从大门外走了进来。他们到据说是粉妮淹死的小河边上转了一圈刚回来。朴大同认为没看见儿媳妇的尸体，就不能相信村里人的传说。他又一想，觉得人们好象是在戏弄他。所以今天早晨就领着老李上河边去。可是，不论怎样转着察看，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他想，跳到深潭里去的儿媳妇，会不会半夜里浮出水面， 顺水漂到浅滩上， 于是还到浅滩上蹚了一转，但也没有发现尸体。朴大同的下半身全浸湿了，一气之下，就回来了。他心里直骂：要死就该病死，干吗闹得这么满城风雨的。“朴大同虐待儿媳妇,把她逼得投河死了！”如果这

话传出去，多么丢脸呀！就是没有这件事，共产党已经管我叫朴大猪，刽子手，什么坏话都说到了。这会儿，他们就是拿这件事公开地来骂我，我也没法堵他们的嘴了。该死的娘儿们，死也死得埋汰！朴大同越想越气，要是死掉的儿媳妇的尸体在他眼前，他真恨不得踹上几脚，让她再死一遍。

朴大同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了家，一眼又看见使他气得发昏的情景。昨天晚上，他为了寻找儿媳妇，在村里东跑西颠，还不知道老婆已经伙同老妈子把儿媳妇的衣柜抛到院子里的事。

“这是什么？”

走进院里的朴大同，哆嗦着两条粗腿，问自己的老婆。老妈子已经看出朴大同脸色不好，偷偷躲进灶屋去了。

“这还能是什么？淹死鬼附体的衣裳， 留它干什么？得扔进火里烧掉！”

“淹死鬼？什么淹死鬼？”

“淹死鬼就是淹死鬼！跳河死的鬼， 你不知道吗？她在水里一断气儿，鬼魂就立时钻进衣柜里，然后还会发疯似地把种种厄运带到这个倒霉的家里来，你还要留着这些东西？”

“妈的，你这个娘儿们，你这个该死的娘儿们，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么好的衣服，干吗朝火里扔？啊，你这个臭娘儿们！”

朴大同一伸手，抓住老婆头上的发鬏，甩开短胳膊就打她的嘴巴子，劈里啪啦一连几下，打得她直喊救命。

不一会儿，把老婆打倒了的朴大同，晃着脑袋走进了客屋。朴大同的老婆披头散发，坐在衣服堆上，拍着巴掌大哭。

走进客屋的朴大同，从堆满古书的书桌上拿起一把油纸扇子，呼呼啦啦地扇风，在他那气得通红的秃顶上，滴滴嗒嗒地流下汗

水来。

“气人的东西！外头有共产党打， 内里有老娘们闹，这个倒霉的家还有个不败的？”

朴大同咬着牙，气得直哆嗦。他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痛切地意识到他的家只是表面上堂皇，骨子里已经烂透了。他放出的高利贷，叫共产党给闹得差不多都收不回来了。放高利贷，这是比买田出租要多几倍油水的买卖， 他一直是靠干这个来发财的。 可是，去年秋天连利钱也没收到多少就过了年。上村的大平川地，也叫共产党夺去了。不光是土地被夺走，连他的那个为老李这号人所望尘莫及的心腹——庆尚道人，也被朝鲜人民革命军抓住砍了脑袋。庆尚道人一死，就没有人替他奔走讨债了。总之，这不是人亡财尽，露出了老底儿又是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一辆马车驶进了朴大同的院子。朴大同听到马铃声，脑子又无缘无故地发胀了。不是自行车的铃声，而是马铃声，可见来人不是警察。那么，究竟是哪个混蛋小子，一清早就闯到这个哭声震天的家里来呢？事情越闹越糟，街坊邻舍都要看他家的笑话了。

朴大同拉开双页拉门，推开外面的门档，只看见一个身穿灰色西装、头戴栗色礼帽的人，拄着文明棍，走下了马车。看他转过脸来，原来是闵太雪。这趟路跑得不知有多么急，满是汗水的马背上直冒热气。

“朴先生，别来无恙？”

“呃，怎么这早就来了？”

朴大同连站也不站起来，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他想姓闵的在这个时候跑来干吗，禁不住血管都气崩了。去年夏天，在闵家受

到侮辱的事，就是死后变成白骨也不会忘记的。打那以后，他每次上泰峰镇只要一进街， 就朝着闵家大院“呸”“呸”地吐唾沫。可是这家伙有什么事，要在这哭声震天的时候找上门来呢？

“请进吧！”

朴大同绷着脸，叫闵财主进屋。

“家里出了什么不吉利的事吗？”

“什么事情也没有，我这个家向来就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朴大同气忿忿地说。意思是给他一个脸色瞧，要他明白：你要进来便进来，要走便走，少来这一套！这会儿，老婆的哭声从厅屋那面传来，不知她用什么在敲打板炕，弄得劈劈啪啪直响。不过现在，他对老婆的一腔愤恨，都转到闵财主身上。甚至想到，如果老婆立即冲进客屋，用她敲板炕的东西——不知是棍棒还是劈柴，把闵财主的脊梁骨打断，那才痛快！

闵财主虚咳了几声， 走进客屋坐下。 他的脸皱皱巴巴的，整个儿象只丝瓜。自从看到被打得冒出了眼珠子的儿子的尸体以后，他就变成这么一副熊相，在深陷的眼眶里滚动的眼睛也没神了，显得灰蒙蒙的。

朴大同连一句请抽烟的话也不说，只管自己装了一袋烟抽起来。 其实他的坎肩兜里有一盒纸烟， 不过他想这个时候抽它，无论如何得请闵财主抽一支，所以就干脆不往外掏，而在烟袋里装了一袋烟丝。闵财主也管自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支纸烟叼在嘴上。有一阵，他俩就象老牛对小鸡一样，谁也不理谁。闵财主朝着窗户，朴大同朝着后门，各喷各的烟。就在这个时候，后门哐地打开了，蓬头散发的朴大同的老婆把脸伸了进来。

“你这干什么，嗯？”

朴大同想不理她，可是为了维持体面，不得不吼了一声。晋州婊子打开房门，本来是准备再闹一番的，可是看到屋里坐着个身穿西装的人，便蓦地站住了，也没法破口大骂，只是气得浑身发抖。她裙子脱落了， 衣带散开了，完全象个疯子。 砰的一声，她把房门使劲一关，震得屋子直摇晃，退走了。

“等着瞧吧，客人走了再说！”

外头传来发狠的声音。

“嘿嘿嘿，朴先生，你还不老呀！”

闵太雪说了一句，笑了笑。朴大同装作没听见，仍然瞪着红通通的眼珠子瞅着后门。

“人就是老了，也应该有这点精力。两口子干仗， 是拼力气的事啊。”

朴大同对闵财主的话，仍然不作回答。

“不过，朴先生！”

“什么事？”

朴大同这才开了腔。

“最近你听到消息没有？”

“什么消息？”

“朴先生，你听到这个消息， 也一定会感到痛快的。我知道你是多么渴望打开上村。”

朴大同摸不透这个奸诈的家伙要扯什么蛋，瞟了他几眼。闵财主的脸，不仅成了丝瓜，而且脑门上还出现了几个黑黢黢的斑点。朴大同还不知道闵财主儿子的死，奇怪地想这老家伙怎么变得象个癞头鬼了。

“朴先生，日本的强大兵力开始向上村推进了。 听说，驻在

朝鲜的师团也渡过江来镇压共产党的部队，所以，汪清那面也打了一场大仗。从昨天开始，日本军队就象潮水一样涌向泰峰镇。昨天晚上，已经有不少骑兵和步兵向上村开拔。据说有的部队是从月坪镇经过金窑九岩地区，直奔上村的。”

朴大同听了闵太雪的话，立刻紧张起来。他虽不知道闵太雪先扯出这番话来究竟要搞什么花样，但他相信这决不是胡言乱语。常到他家来的小林和池田这两个警察，也总说不久就要开始大进攻。

“放心吧。朴先生在上村的那些地，很快就会回到你的手里。你去年没收到租吧？”

“没收到。上哪儿收去？”

朴大同急忙回答说。

他立刻改变了对闵财主冷眼相看的神情。心想，只要日本兵开过去打败了共产党的军队，自己马上就会走运的。到那时候，上村的土地自然能收回来， 放出去的高利贷也可以一下子全 收 回来。要是有谁敢拒不交钱，就当场把他抓起来，可以上夹棍，也可以砍他的脑袋。这帮混蛋从前一直仗着共产党有军队，耻笑我朴大同，背后什么话都骂。只要共产党的军队一垮台，他们就得给我鼻子尖点地！

朴大同浑身热呼呼的， 脸也红了。 他吭吭地咳了几声站起来，打开后门。

“老妈子在吗？”

他叫了一声，一时没有应声。这会儿，老婆也不哭了，内屋静悄悄的。

“老妈子哪儿去啦？”

朴大同又叫了一声。这时灶屋里才传来回答的声音，随即老妈子也跑了出来。

“快摆一桌酒来！”

“早饭做好了。”

“饭不吃了，拿酒来！”

朴大同又干咳了几声，关上门，回到炕上坐下。这时，他才从自己的坎肩兜里掏出纸烟，放在闵财主的面前。惯会耍花样骗人的闵太雪，看透了朴大同此刻的心理变化，就伸手从他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

“说起来，不论是朴先生还是我，要没有日本人， 不知要落到什么地步！共产党是不会放过咱们的。”

“嗐，别谈这种气人的话啦！”

朴大同也取出一支烟，点上火，说。

“不过，朴先生，我在饭前来找你，是有事相求的。”

“什么事？”

“不是别的，现在，我把力量全都投到金矿上了， 可财力有所不济。最近，我想再把一个矿坑弄到手，就是钱不够。朴先生手上攥着大笔现款，所以来求你给想个办法。这个办法也不是别的，朴先生原来想参加土地开发，那么，能不能把我投入开发工程的资金，换个名义， 转到你名下， 而你则把相等的现款给我呢？”

朴大同把正举向嘴边的香烟停在半空，瞟了一眼闵太雪。他的大眼睛里掠过一道犀利的光。

“名义那么好改吗？”

“已经跟本田说好了。”

"说好了……"

朴大同不很高兴地嘟囔着，但心里却乐得开了花。原先，他就为投资到那个农场里去，跑得脚板都磨破了。到临了被这个闵太雪踩了一脚，为了这个还打过架。谁知现在，闵太雪竟自己找上门来， 要求把股份转让给他！ 朴大同觉得现款自己是要拿出来的，不过这也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横财。朴大同又吭吭地咳了几声。

"混蛋，看样子，你闹钱荒啦。不过， 我决不照原价买你的股票。怎么才能用半价买下来呢！"

朴大同立刻起了黑心，想用半价收买闵太雪的农场股票。

"呃哼，喝一杯！"

酒桌端来以后，朴大同用他胖胖的手倒了一杯敬闵太雪。闵财主拿起杯子来， 嗞地喝了一口。 闵太雪看到朴大同听了他的话，似乎动了心，不禁暗暗高兴。

"妈的！ 又捞到一个矿坑， 那个矿坑肯定会出富矿！"

闵财主的一对深陷在骨头缝里的眍䁖眼，一闪一闪地发光。被打得冒出了眼珠的儿子的尸体，这才从他的眼前消失了。而朴大同也一边做着实现自己的贼心眼儿的美梦，一边拿起酒杯朝嘴边送。

三

快到深秋了。贞顺来到德山洞地区，已经不少日子了。在这

期间，每个村庄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队伍已经扩大到二十几个人的德山洞妇女会，开始活跃地开展活动以后，贞顺就时常到新凯洞和玉村去指导那里的妇女会组织。不论哪个村庄，情况都差不多。很多妇女拼命想从所谓只挑选“骨干分子”的窄门挤进来，但都被推了出去。参加妇女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因此没能入会的广大妇女，对妇女会怀有不满情绪。贞顺把妇女会的窄门开得大大的，对凡是可以参加妇女会的，都根据她们的觉悟程度分别给以影响和教育，有条不紊地吸收到组织里来。她并不仅仅是发展妇女会，还一并推进了学文化的工作。不论哪个村庄，都不能象上村那样每天晚上集合到一处，所以她就让妇女会员们四、五个一起，或两三个一起学习。

每天晚上，贞顺都要到各村各户去，废寝忘餐地向妇女们讲解金日成将军的教导，还连夜给那些刚刚学文化的妇女订本子，替她们把名字写在封面上。

“啊，这是我的名字吗？我是第一次跟自己的名字见面呢……”

有不少妇女接到本子后，这样说着笑了。有的妇女瞅着自己的名字，甚至眼泪汪汪的。可以说她们是在漆黑的夜里，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看见了自己的模样！

同时，贞顺又把德山洞的裴曾女、玉村和新凯洞妇女会的负责人等三个人另外召集到一起，对她们进行教育和培养。贞顺说，要搞好组织，负责人就得会做工作。如果负责人搞不好工作，那么，即使费了好大劲儿把妇女们组织起来，也跟没有组织一样。负责人要抓夜校，而且还要教育和引导每一个妇女会员，要善于根据将军的教导高瞻远瞩，举一反三地思考问题。

贞顺的话，句句都是对的。妇女会的三个负责人越听越觉得贞顺简直象山那么高大。

总之，她通过这种工作，首先使妇女会的负责人都开阔了眼界，通晓了事理，从而在组织群众的工作方面掀起了新的高潮。于是在每个村庄，妇女们的生活都显出了朝气。在德山洞、玉村和新凯村，人们都管她叫“我们的工作员”，或者“汪清工作员”。不论是谁，都以为贞顺是从将军所在的汪清来的，妇女们只要一见到她，就拉着她的手，请她到自己家里去住一宿。贞顺总是说：“等以后去吧，日子长着哩，还愁没时间去串门吗？”就是深更半夜，也毫不踌躇地动身到别的村庄，或者回德山洞去。

有一次，贞顺在玉村和妇女会员们一起开会，开到深夜才散，房东大娘想留她也没留住，无可奈何地咂着舌头，说：

“汪清工作员真不是一般的姑娘。你怎么什么也不怕，白天夜里，一个人在山里野里走，碰到鬼子或老虎怎么办？”

贞顺笑着回答说：

“大娘，有什么可怕的？男人能走的路， 女人就不能走？我们要是坐着不动，谁替我们光复祖国，解放我们妇女呢？”

“哎哟，你的心怎么这么大呀！人品那么好， 心又那么大，恐怕世上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吧？”

房东大娘抚摸着个头与自己一般高的贞顺的脊背，不胜感叹地想。

贞顺总是羞怯地笑。她把人们召到一起来讲话的时候，眼睛里就灼灼地闪射出光芒，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显得那样老成，就象个大人。可在平时，则掩饰不住那种羞涩和稚气。而这种神情，更加给人们带来了亲切感。

一天傍晚，贞顺想去见韩基天，就朝新凯洞的秘密场所走去。尽管她遵照将军的思想，正在大胆地扩大妇女会的组织，可是没有得到韩基天的积极支持。这个问题她一直挂在心上，因此，前些时也到秘密场所来过几次，每次都没有见到韩基天，不知他到哪里去了。秘密场所里总是只有大杰一个人躺在炕上，他一见到贞顺，就鼓励她不要动摇，照将军的话干下去。

今天韩基天又不在秘密场所，只有大杰一个人坐在炕上，把肩膀抬起来又放下，抚摸着伤口，好象是在试验自己的伤口好了还是没好。

“快进来吧！”

“伤口好些没有？”

“现在，好象不要紧了。”

“福女同志上哪儿去了，怎么连个影子也看不见？”

“我让她上泰峰镇去一趟。唔，贞顺同志，你没有听说，不久以前闵财主来过朴大同家吗？”

“听说了。”

“你知道他是为什么事情来的？”

“这事我还不清楚，德山洞妇女会员们说，他是坐马车来的，谈了一阵就走了。”

“狗杂种！……”

大杰骂了一句，然后用一只手去换胳肢窝里的药。贞顺急忙坐到他身边，把他手里的药拿了过来。

“你抬抬胳膊。”

大杰把胳膊抬起来。伤口还挺吓人，裂开的肉微微泛红。

“我看他好象知道我们在这儿，准是来打听这件事的。”

“怎么会为这事呢？他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贞顺同志，你太没心计了。你当这儿就没有他的内线吗？说不定那个内线正在钉你的梢呢。说这种缺乏警惕的话，会闯祸的！”

贞顺只是淡淡地一笑。

“他妈的……那家伙到这儿来的时候，本应当干掉他的！”

“大杰同志也差不多跟韩先生一样性急了。”

大杰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自己是因为想起了在闵家象猪狗一样受压迫的往事……

“想起过去的苦，每个人就只想报自己的仇还行？先从革命这个大的斗争着想才对呀。”

“哈哈，这个我也知道，只不过说说罢了！”

贞顺替大杰把伤口包扎好了，大杰就从炕上爬起来，活动活动身子试着走路。可他每迈一次腿，也不知是哪儿痛，总是直皱眉头。

“韩基天同志还没回来吗？”

“你老打听他干什么？放心大胆地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干就是了。这些日子，我看他的威风也煞下去了。”

“光照自己的想法干，行吗？革命也不是一两个人干的，你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大家携起手来，把智慧和力量合在一起，才能干革命呀！”

“哈哈哈，这话也对。不过，他也得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所以我才想找他好好谈谈自己的看法。我有做错了的，也想听听他的意见。只有这样，彼此才能解开疙瘩，团结起来嘛。”

他俩正谈得起劲，通的一声廊上传来放什么东西的声音。贞顺

连忙打开房门朝外看，原来是福女把一个大包袱撂到地上，正在擦汗。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也把顶来的一个包袱放在地上，擦着汗。

“我的妈呀，贞顺同志来啦？”

“福女同志，辛苦啦！”

贞顺赶忙走出去，把包袱抱进屋里。

“唔，顺玉来啦！”

大杰扶着门框朝外看，高兴地喊起来。他没法忘掉这个在闵家同他一起受苦的当烧饭丫头的孤儿，特地派福女去把她带出来。福女也真有本事，居然把她带出来了。顺玉站在那里捂着脸哭。福女推着哭泣的顺玉，让她进屋去，顺玉脱下小小的胶鞋，走进屋里。

“大杰哥。”

“嗯，你来得好。我正在担心，怕你逃不出来哩。”

大杰眏着大眼睛，抱着顺玉。顺玉扑在大杰的怀里，象个小孩儿似地哭。

“好啦，别哭啦，来，你认识认识这位大姐吧，她也跟你一样，在九岩闵家的碾房里受过许多苦哪！”

过了一会儿，大杰哄着顺玉说。顺玉擦着眼泪，急忙望了贞顺一眼。因为她在苦难中生活，发育不良，所以脸蛋只有小枣儿那么大。贞顺忙伸出手去，抓住顺玉的手。看到这个小女孩，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些原来在闵家受压迫的可怜人，现在都逃出牢笼，聚到一起来了，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你有爸爸妈妈吗？”

“都……都没有。”

顺玉落着眼泪摇了摇头。贞顺也眼泪汪汪的。正在这时，身架很大的房东大嫂，打开隔扇门走了进来。

“哎哟，可怜的孩子，你逃出来啦……”

她也知道福女去带顺玉的事。

“大嫂，你也那么惦念她，这不是来了。”大杰接口说。

“啧啧，世上真有这样稀奇的事， 在闵家受苦的人都逃到这儿来了。”

“哈哈哈，现在真的分成两派了。”大杰哈哈大笑。

福女把京植要她捎带的条子交给大杰，然后忙着解开包袱翻看衣服。她托人去找留在锅伙里的那些烧饭大娘，求她们把自己穿的旧衣服全给包上，也不知都包上了没有，在泰峰，因为没有空，未能打开来看过。哭哭啼啼的顺玉看见福女打开了包袱，也坐在炕上解开了自己的小包袱，她是半夜接到通知，把挂在衣架上的衣服，用手摸着摘下来包上的，不知都带出了没有。

“哎哟，妈呀！”

顺玉翻了一阵包袱，看到有一件闵姨太的夏布短袄，吓得喊叫起来。

“那是什么？”大杰问道。

“是月仙的夏布短袄。”

“月仙是谁？”

“大杰哥，你还不认识月仙？住在一个院里， 还不知道闵姨太的名字？”

“唔，对啦，她是叫月仙吧？”

“臭东西！呸！……”

顺玉对着上衣吐了口唾沫，把它揉成一团扔到一边。房东大嫂好象拿什么脏东西似的，用两个手指尖夹起那件短袄，呼啦一下扔到灶屋里去了。

“别说‘臭东西’这样的话……”

福女指点顺玉说。

“怎么？”

“这是月仙那号儿涂脂抹粉的娘儿们骂人的话。 你到闹革命的地方来不兴说这种话……”

“哈哈哈，闹革命的地方，说话也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大杰哥，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么，话也得从头学起啦！”

顺玉的机灵样子，更使得人们心痛。

过了一会儿，贞顺走到外面。觉得这个世界好象有些什么东西一样一样地发生了变化。原来在闵家当奴隶的人，怎么会这样一下子逃到一处来谈论着革命啦，新世界啦，并且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激动不已，这不是这个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又是什么呢？贞顺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心潮起伏。她朝着韩基天的家走去。心想，今天就是找到家里去，也一定要见到韩基天。

韩基天的家在秘密联络站前面的山岗那边。他借了一个农民家的两间仓房，自己动手抹墙垒炕，算是安了个家，住了下来。

贞顺走进韩基天的院子，看见上屋仓房门前放着一双有小船那么大的胶鞋，贞顺认出那是韩基天的鞋子。也不知他是怎么东奔西跑的，一只胶鞋鞋底都磨穿了，帮子也裂了个大口子。贞顺

想今天总算找到他了，便登上廊台，小心地敲了敲门。

“在家吗？”

“…………”

“不在家吗？”

“谁呀？”

韩基天在屋里反问道。

“是我，我是贞顺。”

“请进！”

贞顺小心地开门进去。屋里黑黝黝的，加上房间很窄，就象钻进什么洞里似的。韩基天盖着大被躺着，见贞顺进来，勉强欠起身子，用烧得发红的眼睛望着她。看他勒了脑门的样子，象是生了病。

“你不舒服吗？”

“我生病，躺一会儿，请坐。”

“嗯。”

贞顺按了按裙子，坐在炕梢上。

现在，贞顺还摸不清韩基天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感情来对待自己。

韩基天重新把头枕在枕头上。贞顺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屋里的黑暗，一切都看清楚了。屋里空荡荡的，使人心酸得要淌眼泪。炕角上放着一张矮炕桌，里墙的搁板上堆着五、六捆书，炕上放着一个当火盆用的小瓦盆，上面坐着一个药罐子。

贞顺想到韩基天日子过得这么苦，还精神饱满地四处奔波，心里不禁热呼呼的。

“近来工作顺利吗？”

韩基天好象在讲别人的事情似的， 问道。 贞顺没有马上回答。她看药罐子不冒气，估计是盆里没有火，瞅了瞅火盆，又用手摸了摸灰，果然冰凉。

“是因为没有火，不能熬药？”

“想过会儿熬。新凯村和玉村的妇女会，都扩大了吗？”

“是……”

韩基天这么问了一句，就再也没问什么，翻开大笔记本专心地看起来。现在，他的头又痛了，脑袋里好象有根棍子在敲打，但他还是专心地看着本子上芝麻粒大的字。

“我今天来，是有话要跟负责同志好好地谈谈。”

“什么话？”

韩基天放下本子，望着贞顺。他瘦得颧骨突起，两眼网着血丝。

“不是别的，我想先谈谈我到这儿来以后在工作中的缺点。”

韩基天一声不响地眯起眼睛，瞅着贞顺挑得笔直的发缝。

“我来的时候， 组织上指示我要很好地协助负责同志工作，可是因为有点意见不一致，我就不大到你这儿来跟你讨论，而是照自己的想法，跟妇女会员们商量着干了。当然，我并不认为现在妇女会组织得不好，不过，在负责同志和我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隔阂，这就不对了。在这方面，我认为自己有不少缺点，你做了很长时期的革命工作，是先辈，我应该象俗话说的那样，熟路也要打听着走， 凡事向你请教， 跟你商量着办，可是，我没有这样做。”

“贞顺同志！”

韩基天突然大声叫道。贞顺住了口，小心地望着他的脸。韩

基天满脸通红，猛地翻身坐起来。

“贞顺同志，不要再说了。要讲， 也不能那样讲啊！你说自己错了，可我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样重要的东西，是的，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向你学到了一个真理：只要用将军的教导来武装自己，不论是谁都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去推进革命。我就是从你身上，实际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我对你闹点什么情绪，那也不值得去分辨是非曲直， 重要的和至关重大的是， 我向你学到了真理。所以我也开始这样学习将军的教导了，尽管晚了一些，也要跟上你呀！你说呢？”

韩基天指指本子，然后又接下去说：

“你决不要因为我而意气消沉或谨小慎微起来。我这样的人，算个什么？你要满怀信心地向前走，我现在也要把力量跟你合到一起，让咱们携手前进，根据将军的教导，对共青同盟和各组织的情况统一检查一下，来纠正方向吧。”

“太好了，负责同志，太好了。”

贞顺心里热呼呼的。

“你到这儿来，工作做得很好，没有任何错误， 反倒教育了我。我这个脑袋再怎么成问题，要是连这个也不懂，还能算是干革命吗？实际上，直到今天，我只是拿着耗子尾巴那么点儿根本不能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处瞎咋唬，乱来一气。你看，我也听过将军在共青同盟扩大会上所作的教导的传达，可是我一直把记有这些教导的本子装在秘密文件箱子里，没有学习，结果陷入了左倾关门主义， 给革命带来了危害， 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负责同志总说自己不对，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谢谢，贞顺同志，反正我是感激你的……"

韩基天很满意，脸色也微微红了。这时，他的妻子确实，打开隔扇门，端着摆了粥碗的小桌走进来。

"哎哟，贞顺同志来啦！"

"来了，有事要讨论讨论……"

"昨天晚上，他从泰峰一回来，就这样躺在炕上了。 啧啧，要谈工作，等他身体好的时候再谈嘛！"

确实把小饭桌放在炕上，偷偷地给贞顺使了个眼色。她怕他们俩发生争执，暗示贞顺不要去惹她的丈夫。确实是新凯洞妇女会员中最积极的一个，她常跟贞顺讲，基焕和她的丈夫过去在坑木棚里一起开会，一同睡觉。她对贞顺的工作，是始终支持的，她也知道贞顺和自己的丈夫，在扩大妇女会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冲突。

"快吃点吧。"

"放着好了。"

"放着，干吗放着？饿了一整天，连一口粥也不吃， 病怎么能好？趁热吃点。"

"你给我滚到一边去！"丈夫大声喊起来。

"哎哟，叫你吃，你还这么发脾气，不叫你吃，你该打人了。贞顺同志，你过来。"

确实又向贞顺使了个眼色，走进灶屋。

"贞顺同志，你也喝碗粥再走。革命胜利后，你来，我们一定做糕招待你，现在正在革命，只有粥。"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回家去吃，你快吃吧！"

贞顺把桌子拉到韩基天面前，小饭桌上放着一碗高粱米粥和

一小盅酱油。这种生活，真是穷到家了。贞顺心想，两只眼睛陷到骨头缝里的韩基天，吃这种饭食，到什么时候才能支撑起那么大的身架爬起来呢？

贞顺看到韩基天拿起饭勺子，才走到灶屋里去。

“哎哟，你还找上门来说呀，他正嚷头痛……他虽不记仇，可是一跟人闹起别扭来，就非狠狠地干上一场才肯罢休。”

“看大嫂说的，他哪是那样，他是挺老实的人嘛……”

贞顺听了确实低声嘀咕的话之后，抿嘴笑着说。

“哎哟！你还说他老实哩，你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 叫韩劈雷！他蹦起来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就是快刀抹脖子也不怕……我出嫁的第二年， 他搞社会运动， 给抓走了。 他在警察署里，操起屁股底下的椅子砸了警察的脑袋，自己也被警察打破了头。直到今天，他头上的伤也没好利索，每逢快到深秋的时候，就倒在炕上喊头痛， 昨天晚上， 又痛得折腾了一宿。我的丈夫就是这种人。人是好人，毛病就是脾气暴得象劈雷。你还跟他讨论啥呀？妇女会的工作，咱们自个儿干就行了，就是不理他，他也总会有那么个时候，自己挽起袖子来帮我们的……”

确实拉着贞顺，低声说了半天。

“大嫂，刚才我们讲和了！”

贞顺又羞涩地笑了笑。

“你看，他就是那样。心里不记仇， 就是那样子……快吃粥吧！”

这天晚上，贞顺在韩基天家里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才离开。她感到心情很舒畅。正象确实说的那样，韩基天这个人的确很不简单。她觉得这种人只要方向对头，在革命中即使是遇到什么可

怕的火口，也敢于用身子去堵的。

贞顺在往回走的路上，弯到新凯洞妇女会长家里，向她谈到韩基天同志正在闹病，最好能从妇女会员的家里凑一些鸡蛋给他送去。贞顺看到韩基天吃的一碗稀粥和一小盅酱油，心上挂着这件事，觉得只有给他弄点东西去才舒服一些。

贞顺离开新凯洞，飞也似地走过大桥，连裴曾女家也没去，就直接朝粉妮住的山堂岭后面走去。一连两天，她没有去看粉妮，白天，粉妮捎来信儿说，想跟她见见面。贞顺估计自己跟粉妮说过准备把她送到上村去，大概粉妮是急着要去吧。

山路两旁的枫叶，已经开始发黑了。在斗争中，秋天也不知不觉地快要过去了。要是在九岩的话，现在正是采松茸的时节。挎个篮子上山去，不论在哪个山坡上，一会儿工夫，就能采满一篮松茸。现在，还有人到那些山上去吗？听说整个九岩已经变成了一片连一户人家也没有的蒿草地了，哪有人上山去采松茸呢。贞顺忽然觉得难过起来，好象是抠了内心深处的伤口。

贞顺越过一道山岗，走到粉妮住的人家的近旁。山谷中水声喧响。黄昏时分天上飞着一群燕鸟。深秋的景色，在这条山谷里显得更浓了。

“贞顺，你怎么不常来呢？”

她走进小草房的院子，坐在廊台上的粉妮，眼泪汪汪地站起来，挺高兴。粉妮脸色苍白，到这儿来以后好象更没有血色了。

“你怎么到外面来了？”

“山谷里的水声太好听了……”

“屋里没人吗？”

“都上岭后去了，还没回来。”

她俩走进屋里。贞顺点上灯一看，炕上仍旧铺着粉妮的被褥。

“躺着吧，你说头发晕，干吗老起来？”

“贞顺，看来我还是得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你说呢？”

粉妮没有回答贞顺的问话，倒问起别的来了。

“什么想法？”

“你说的话都对，可我也不能离开这个婆家，连累我可怜的爹受罪啊！”

“你这又是说的什么新奇话？”

贞顺立刻变了脸色，直视着粉妮。她原以为粉妮是一心要到上村去的，没想到这么几天思想上又发生了动摇。

“贞顺，听说前天我爹到朴大同家来过，他听说我跳河淹死了……可他们反倒又蹦又跳地跟我爹吵，说我不是跳河死了，是叫共产党拐走了。朴大同口口声声‘混蛋！’‘混蛋！’地叫骂，说我爹一定知道拐走女儿的共产党，得马上叫他们把人放回来。他们就这样欺负我爹，我知道，他们是怕我爹问他怎么把女儿逼得跳河淹死了，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可我怎能放着这事不管，只顾自己离开这儿呢？”

“那你说怎么办？”

贞顺的脸色渐渐发青了，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就是死，也应该回婆家去，不是吗？我回去，恐怕一进门，就会被他们打死的。”

“那你还要回去？”

“我死了，我爹就不会受他们的刁难了，就可以不受凶狠的朴大同的欺负来度过晚年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眼窝象

一口大缸似的朴大同骑在我爹身上， 掐我爹的脖子。 醒过来以后，浑身象洗了澡似的全是汗水。”

“所以，你才要回婆家去?”

“那怎么办? 反正人生下来，总是要死的。”

贞顺没有回答，嘴唇微微颤动。

“贞顺，你真不赞成我回婆家?”

贞顺依旧没说话，眼里却升腾起一股怒气。

“唉，你怎么这样，嗯?”

粉妮害怕似的抓住贞顺的胳膊问。贞顺用异常严厉的话斥责她说:

“你这个孬种，糊涂透顶的孬种! 把我的心都气炸啦!”

粉妮听着突然哭了起来，猛地把身子扑倒在贞顺身上。她那细瘦的胳膊搭在贞顺的肩上，同她的哭声一道颤抖着。贞顺抱着粉妮，眼角也挂上了泪花。

“你干吗要弄得我心里这么难受? 你以为你死了你爹就安稳了? 所以，你才觉得死是那么痛快? 我们女人就非得成为这种温驯的绵羊不可吗? 今天，你一定要再踏上千百年来象你一样在眼泪和虐待中过活的妇女们所走的道路才感到高兴吗? 气人啊! 气人啊! 你怎么就不想站起来，朝把你糟踏成这样的敌人扔块石头呢? 你怎么就不想拿起家伙来跟他们拼呢?”

贞顺这样想着，抱着痛苦欲裂的胸膛无可奈何地愣在那里。

“你怎么啦?”

“…………”

“你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嗯?”

粉妮摇着贞顺。贞顺任凭身子被摇晃，还是没有开腔。

“你怎么这样不理解我的心情?”

似乎就要喷发出满腔怒火的贞顺，过了一会儿，才用沉静的语调说：

“你嫁到这儿来以前，上月坪镇赶集回来的路上，跟我说什么来着？你不是一面抱怨自己的身世，一面问到，‘象我这样的人，干吗要生到世上来’吗？当时，我没能回答。 我那时要是能给你哪怕是一句正确的回答，说不定今天你还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这事，我心里一直很懊悔。”

“哎，你有啥要懊悔的，都怪我是个糊涂虫！”

粉妮又猛地摇了贞顺一下。

“今天，你已经被糟踏成这样， 我才决心回答你问的话。我说，你出生在世上，是为了过人的生活。我问你，你是因为不愿做人，才要回婆家去吗？你是想回去让那个母老虎一样的婆婆打死你吗？你怎么就不知道自己也是个人呢？你怎么就不想挺直大腿站起来，把尖刀抛向那些要伤害你的敌人呢？真急死我了！”

“贞顺，所以我才是糊涂虫啊。”

“什么‘糊涂虫’ 不‘糊涂虫’的，我讨厌这种话！你为什么就不能昂起头来？你为什么就不能象个人似地昂起头来？你要比别人把头昂得更高一点。”

粉妮把脸埋在贞顺的怀里，呜呜地哭了。

“你还讲这种话不？”

“不，我不说啦……”

粉妮瞅着贞顺，象孩子一样摇了摇头。贞顺一把抱住粉妮，然后把脸贴在她的头上厮磨着，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

这天晚上，照在窗口上的月光格外明亮。贞顺躺在粉妮的身

边，攥着她的手腕子过了一夜，可是贞顺和粉妮谁也没有说话。第二天，她俩还是没有说话，她俩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神情。贞顺不知在写什么，差不多写了小半天。她掏出那个经常带在身上的小本子，坐在那里，写了又写。

“粉妮，我上岭后村去，一会儿就回来。”

快到傍晚的时候，贞顺对粉妮说。

“嗯，你去吧。”

粉妮向贞顺瞟了一眼，回答说。贞顺朝着山堂岭方面匆匆走去。贞顺走后，粉妮躲在烟囱旮旯那儿望了一会儿山堂岭。贞顺为什么要吃这个苦呢？人们说，朋友是可贵的。我的身世这么可怜，她流着眼泪责备我，拼命要救我。真的，我就是死后成了白骨，也不能忘记这友情啊！

“快进屋里去吧，你站在那儿苦苦地想些什么？”

房东大嫂好象是在看着她似的，从后面走过来拉着她的胳膊。粉妮意识到贞顺在临走的时候，一定向房东大嫂嘱托了什么。她跟着大嫂走进灶屋。

这天晚上，粉妮又梦见了爸爸，梦见他又在跟朴大同干仗，这回是爸爸用叉子刺了朴大同的后脑勺。

粉妮猛吃一惊，睁开眼睛，发现有人在身边摇她。

“你怎么这样气喘？看你这身汗！”

贞顺给她擦着脸上的汗，说。

“你才回来？”

“是呀，你快起来准备动身，牛车就要到啦！”

贞顺连忙伸手去扶粉妮。房东大嫂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也走到旁边来，托住欠起身来的粉妮的头。

“不要紧，我自己能起来……”

“你爹的问题，我已经通知泰峰镇组织， 朴大同再也不敢惹他了。快把短袄穿上，把头发挽起来……我这儿带来一双布袜。”

“上哪儿去呀？”

“到上村去，到我们的天下去！”

粉妮一声不响， 捋了捋头发挽上䯼。 房东大嫂拿来一件上衣，交给只穿了一件单衣的粉妮，让她套上袖子。粉妮刚把胳膊伸进袖筒，房东大嫂就替她把缩上去的单衣袖子拉下来。贞顺看到布袜嫌小，穿不进去， 就揽着粉妮替她拽， 拽得咝咝直响，还是穿不进去。

“脚痛，现在用不着穿布袜！”

“夜风很凉，怎能光着脚走。大嫂，递给我剪子， 在后鞦剪个口子！”

“对，反正是坐车走，就是把后鞦剪开，也不愁挂不住脚！”

房东大嫂拿来剪刀，把后鞦一剪开，脚后跟就哧溜一下蹬进了袜统里。

她们正在这样忙乎的时候，裴曾女推开了房门，汗流满面地走进来。看样子，她这趟道跑的很急。

“我把牛车领来了。”

“辛苦啦。”

贞顺听了裴曾女的话，应道。裴曾女一面擦汗，一面怜悯地望着粉妮。

“啧啧，你到底要上好地方去了，我们也放心了。”

一辆牛车驰进院里。福女拉着缰绳，车上坐着大杰，牛车后面还跟着顺玉。粉妮要跟他们一同到上村去。泰峰组织决定把大

杰送到上村根据地，护送的任务交给了福女，还决定从闵家逃出来的顺玉也趁便一起出发。 昨天大杰接到的条子就写着这 个 指示。所以，贞顺才派裴曾女把准备到上村去的大杰、福女他们的牛车领到这儿来。

大家都围着看贞顺替粉妮梳头。粉妮身体又干又瘦，连头发也失去了光泽。不光这样，她在上吊的时候，额上的头发也扯断了不少，乱蓬蓬地直竖在那儿。房东大嫂在手掌上沾了点水，替她抿了抿竖着的头发。

过了一会儿，粉妮走到院子里，一上车就哭了。贞顺在车下劝她不要哭。裴曾女又给她重新摆了摆坐位。

顺玉爬上车，轻轻地坐在粉妮的身边，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

大杰也劝她不要哭。

“驾！”

福女用粗嗓门吆喝着。

粉妮抽噎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一群在这个可恨的世界上，挨打、挨踹、挨压、挨骂、满身瘀血的不幸的人们，现在摆脱了那种屈辱的地位和不可忍受的压迫，走向了新的世界。漫漫长夜的帷幕揭开了， 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 洒满了耀眼的新时代的光辉。

贞顺和裴曾女跟着牛车一直送了很远。眼前出现了一条映出粼粼月光的溪水。牛车咕通咕通地驶过小河，她俩站在河边，久久地目送着走在田野上的牛车。牛车的影子消失不见了，但她们还不想转回脚步。

裴曾女更是带着无限感慨的神情凝视着田野，她站了一阵，

急忙擦了擦眼泪。她觉得自己好象办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既感到激动，又感到悲伤。她火辣辣地意识到自己已不是为个人的遭遇或为某一个人的遭遇而伤心流泪的女人了，现在，自己是同某种重大的命运在搏斗的人。

“回去吧！”

贞顺也擦了擦眼泪回过身来，说。裴曾女又听了一阵远去的牛车声，然后才转过身来。这时，钻进云彩里的月亮，重新放出光芒，变得明亮起来。

第十二章

一

号声响了。一阵急促的号声划破了夜晚的空气传向远方。上村一带笼罩着黑暗和水雾，凯安村附近，深秋的水雾一直爬到山腰上，象云彩似地飘浮着。号尽管吹得这么急，村里还是静悄悄的。基成站在高高的树枝上，一会儿朝这儿吹，一会儿又朝那儿吹。

他想，号声再大一些就好了，要是能把村子和山岗震得直颤悠，那该多好啊！不是上岘发生了紧急情况，喜燮老师和会长大叔才从大平川那边急忙跑来，叫我这个在村口放哨的快吹号，并让我反复吹紧急集合号的吗！

敌人真的在上岘那边打开了缺口，要攻进大平川里来吗？最近，不断地传来敌人在上岘那边集结大量的兵力，而且在上岘每天都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消息。可是，没想到情况竟这么紧急，离天亮还早，就让吹号叫醒全村的人！

“基成！”

树下响起了孩子们的喊声。基成把号从嘴上取下来，在高高

的树顶上朝下望，树底下黑糊糊的，看不清是谁。

“谁叫你吹号的？现在还是半夜……”

他们是在村中心放哨的儿童团员，也不知跑来了几个，在树下吵吵嚷嚷。

“叫我吹，我才吹！你们怎么不守着自己的岗位，跑到这儿来？”

“你吹号，我们才来集合的嘛！”

这是小铁的声音。

“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基成这么一喊，孩子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悄悄地在黑暗中溜走了。现在，在孩子们中间，当上儿童团副班长的基成说一句话，比班长仁洙还顶用。

基成又举起小号，贴在嘴上，然后转着脸对着四面八方吹起来。

过了好大会儿，全村才在夜色中闹翻了天。家家户户都急忙摇醒沉睡的孩子，嚷着说这象是报警的号声。

正当此时，上岘那边响起了枪声。车应道和喜燮到上岘去了解到的情况是正确的。鬼子现在正疯狂地向游击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敌人特别企图在这次进攻中，完全摧毁作为保卫革命司令部所在的汪清根据地的要冲地带的上村根据地，准备发动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

所以，鬼子不仅调来了留在月坪、泰峰地区的军队和警察，而且把驻扎在国境对岸的部分兵力也集拢来，同原有的部队合在一起，想在今天早晨一举攻下上岘。这是昨天在攻防战中抓到的两名鬼子军官嘴里泄露出来的秘密。他们筹划已久的这次大进

攻，现在果然开始了。

上岘方面一打响，村子里就到处响起了喊声，这是在革命政府开紧急会议的人们，跑出来通知乡亲们赶快到泉洞和北洞去避难。政府把顺着江对岸凯安村后山沟和榛树谷山梁走一程才能到达的北洞、泉洞等村庄所在的山沟定为避难处。所以，他们叫河这边的人，到北洞和泉洞去；叫河那边的人，从凯安村后山沟向封水洞方面转移。这个指示一下达，根据地里就更加闹腾起来。家家户户都忙着打包袱，粮食和用品都不能丢掉。叫人们避难，就意味着敌人可能要打到这个地方来，怎么能把粮食和东西留在这儿呢？粮食尤其不能留下。要把灰塞进鬼子嘴里，决不能把粮食留给他们，水也一滴不留。人们怒冲冲地跑出跑进，有不少人家把粮食扛出来装到牛车上。谁家都没多少粮食，一辆牛车能装五、六家的粮食。车应道会长到装车的地方来回指挥，喜燮、李振球也忙着扛粮食袋和被服包。

“这一仗不会那么简单。大家到山上去，先安下住处， 给人民革命军做点热饭送去。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车应道会长帮妇女们背上孩子，替她们勒好背带，关照她们说。

天蒙蒙亮了，低垂在地面的水雾开始消散，房屋、道路显现出来，一座座山岗也显现出来。 路上， 人群和车辆连成了一长列。不知什么地方还传来小狗的叫声，看样子，人们把家畜也带走了。牛车满载着行李，吱吱呀呀地走着。一位老人匆忙地挥着拐杖走了一阵，忽然停下脚步，朝着枪声震响的上岘方面高声嚷道：

“狗杂种！天下最肮脏的畜生！ 干雷非劈到你们头上不可！”

人们走过来，扶着老人，劝他快走。

不知什么地方，轰地响起了爆炸声。这不是上岘那头发出的爆炸声，而是在村庄附近发出的。

四处都有人惊惧地大声问这是什么声音。跟着又响起同样的爆炸声，随后，四面八方就接连不断地轰轰轰地炸开了。这时，人们才明白这是鬼子在上岘那边打炮。大家都慌慌张张地忽而涌向这里，忽而又涌向那里。不知是谁，在大声叫喊："不要怕，径直朝榛树沟后山沟跑。"

鬼子的迫击炮弹，越来越猛烈地打了过来。有的落在路旁爆炸，有的落在田垄里爆炸。随同爆炸声，四周的泥土都翻了开来。坐落在往学校去的路旁的一座草房，被迫击炮弹打飞了，墙土和木头腾到空中，又哗啦啦地掉在地上。

刹那间，一场严峻的考验临到人们头上。铲除了压迫的根源，在自由和欢乐中建设起来的生活，现在正在剜肉撕心般的痛楚中遭到摧残，人们无不气愤得咬牙切齿。

山脚下的儿童团宿舍也闹腾起来。这儿也忙着打行李包裹，清早去换班放哨的孩子们回来得晚，所以时间拖迟了一些。

所谓行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无非是一个挂在各人睡铺头前随时可以背着出发的背囊。现在，只要把平素学习用的几个笔记本和换洗衣服塞进背囊里就行了。可是，李尙女和金实却抬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米袋子走进屋里。

"来呀，每人都来领一份儿，自己的口粮自己背！在这乱糟糟的时候，哪有功夫去向革命政府要车呀！"

"是呀，这会儿，他们的力气都赛过大力士啦！留着往哪儿用呀，我也能顶上三、四斗哩！"

李尚女和金实怕孩子们说背不了，挤着眼睛鼓动说。她俩抬来的是昨天从革命政府领来的孩子们十天的口粮。

“大娘，你放心好了，这点粮食还背不动？哼！……”

太国嗖地举起看去象是挺重的背囊走过来，骄傲地说。

“真的，我还能再背这么多！”

小不点儿太浩也把挎上背囊的肩膀耸了耸，说。虽然他俩都是很小的孩子，但和刚从凯安村的江边来的时候相比，已经长大多了——个头高了，脸也宽了。他们各自夸着海口，打开背囊的口子，走到李尚女的身边去。孩子们接过李尚女和金实留给他们的米，把背囊拿到廊台上，背上一会儿又放下，放下又背上，吵吵闹闹的。小铁的背囊最大，背囊上还放了一床准备给小孩子们盖的被子。因为背囊一直拖到屁股上，他就把背绳系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系紧，搞了十几次。

当追击炮轰地响起来时，孩子们都吓得睁大眼睛，问：

“这是什么声音？”

“大炮。”

“打在哪儿？”

他们都跑到房子前，朝村子里看，只见村里的老乡们正在闹哄哄的，但不知炮弹究竟落在什么地方。跟着又是轰的一声，孩子们这才用手指着说：“那儿！那儿！”而没有看到泥土翻飞的孩子们，就连连地问“在哪儿？”并跷起脚跟张望。后来爆炸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这时，大家才都亲眼看到炮弹落地。炮弹在从大平川进村的那个村口上爆炸，腾起了一根根火柱。

“好啊！今天可要干它一场了。”

“呸！你那样的，能干什么？”

"怎么不行？就那么点鬼子，还干不过他们？"

"别臭美！"

班长仁洙斥责了他们一句。仁洙因为基成还没回来，此刻正忧心忡忡地望着炮弹爆炸的村子。据清早放哨的孩子们说，基成吹完号以后，喜燮老师跑来跟他说了些什么，他立即就钻进黑地里不知上哪儿去了。有的孩子说，他也许上凯安村去了。

"基成还没回来吗？"

金实和李尙女捆好行李，走到廊台上大声问。金实好象一点也不害怕，可李尙女自从听到炮声后，手就哆嗦起来。

"还没回来。"

"这孩子站岗跑哪儿去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炮打得这么凶，现在他在哪儿呢？"

李尙女埋怨着说。她不知怎么办才好，又跑回灶屋，金实也跟了进去。灶房用具弄得乱七八糟。她们拔出一口锅，把碗筷装进锅里，用个大包袱皮儿包上，金实抱起它一步跨到炕上。

"哎，你把它搁在那儿吧，光是屋里的米袋子就够重的……"李尙女拦着她说。

"没关系，把米袋子放在上面，用头一顶，跑也能行！"

金实走上炕，解开包锅的包袱，把还剩下点米的麻袋加在上面。这样，包袱绳子就嫌短了，她又连忙跑到灶屋去把柴禾捆上的绳子解下来，接到包袱绳子上，然后把包袱捆好。包袱鼓鼓囊囊的，显得很大。她咬紧嘴唇，"吭"的一声，抱起来试了试。现在， 她不大想她从前那么珍爱地带着跑的自己的小包袱了。 的确，她有了不小的进步。贞顺上泰峰去以后，她一面做上村妇女会的工作，一面教育宿舍里的孩子，只要顺心，也能忘我地为工

作奔忙。今天早晨，她跑了一趟妇女会长家，回来又马上忙着打包裹，捆行李。

爆炸声又响了。炮弹大概是落在不远的地方，把炕震得晃动了一下。

这儿，那儿，炮弹爆炸的声音不断地响。大家都不安地望着村庄那边。

孩子们在院子里唱起歌来：

太平洋大西洋浩浩茫茫，
无数山涧溪流汇聚而成。

院子里歌声嘹亮。

"嗯，仁洙这孩子，班长当得挺好。"

李尚女望着孩子们，神情开朗地说。

"大娘，咱们还是快点出发吧，炮声越来越近了……"

金实抱起包袱，说。

"是得走了，可是基成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他回来了才能出发呀。"

"说的是呀，那么大娘，你先跟孩子们走， 我再打听打听随后就来。"

正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号声，孩子们吵嚷着说："基成回来了！"李尚女和金实抱着捆好的包袱急忙走到门外。真的，基成跟在一群蚂蚁似的孩子后头，在学校那边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吹号。现在他吹的不是刚才那种发信号的号音，而是音节很长，抑扬顿挫的曲调，给人以一种鼓舞的力量。

“那都是哪儿来的孩子呀？”

李尚女望着孩子们，问道。

“把我们学校的孩子全都给领来啦！”

“噢，这孩子可真不简单！”

排着队伍的孩子们走过来了。在宿舍院里的孩子们更有了兴头，又齐声唱起来。

仁洙站在前头，挥着手打拍子，用他平素那种大人似的神情，望着迎面走来的孩子们。基成在那头，一会儿把号对着这边，一会儿对着那边，有板有眼地吹得更好听了。

歌声和号声，把宿舍近旁震得嗡嗡直响。

丰富我们贫乏的知识，
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成功。

“哇——”基成领来的孩子们涌进宿舍院子，散开了队伍，和院子里的孩子混成一片。他们不光是河这岸的，还有不少是河对岸凯安村和溪上村的。看样子，基成把学校所有的学生都领到这儿来了，他们也都背着装有本子和米的背囊。这些刚来的孩子们也跟宿舍里的孩子们一起唱起歌来，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基成跳上廊台，把号举得高高的，按着曲调吹起来。这样，歌声就显得更加洪亮。

不知什么地方，又响起一声爆炸，把房子震得轰隆轰隆直响，抹在椽木上的泥土也掉了下来。这发炮弹分明是在比刚才更近的地方爆炸的。

可是，满院孩子们的歌声和着基成的号声却越来越高。吹号

的基成脸涨得通红，浓黑的眉毛、隆起的鼻梁，很有男子气。

金实忽然想起贞顺，心里一阵发热。现在，她在泰峰做什么工作呢？……知不知道她在这里用眼泪和爱抚育成长的孩子们，现在都这样连炮弹也不怕，有力地唱着歌呢？李尚女也象是在想念贞顺，眨巴着两眼望着唱歌的孩子们。

孩子们唱了一阵以后才出发。

孩子们排着队，向朝阳的光辉照耀着的榛树沟的上谷走去。他们又唱起了革命歌曲。

二

上岘的前后两面山坡都够陡峭的，而面对着敌人构筑了阵地的前坡则更险峻一些。山上，疏疏落落长着一些树木，参差不齐地矗立着许多岩石，一般的地方，都可以依托岩石来打击敌人。可是，金奉锡却命令在整个山上挖了一圈战壕，而连接这条战壕的交通壕，是从大平川那头开始的。所以，上村连队只要一到上岘，就可以从大平川岭后起，隐蔽而又灵活机动地迅速进入前沿阵地。不光在上岘，而且在大平川这边的大门岩，也构筑了大致相似的第二道防线。敌人只有突破这两道防线，才能攻进上村。

上岘的前面，是中村地区的一座座低矮的小山，一直绵延到数十里外遥远的地方。鬼子的队伍就隐蔽在这些山里，秘密地调动。特别是最近，这些山上每天都笼罩着浓雾，不用说肉眼，就是用望远镜也观察不到敌人的动静，间或听到几声敌人的吆喝声和

叫骂声，才勉强知道有敌人在活动。

直到今天， 双方就在这种对峙状态中打了许多大大小 小 的仗，今天早晨则进入一场决定生死的战斗。敌人的强大兵力一齐攻向上岘， 迫击炮直打到上岘后头， 上岘顿时化为一座火山。敌人的攻击是猛烈的，我军阻击的火力也很厉害，整个山都愤怒地喷吐着火焰。上村连队的战士们趴在战壕里，让敌人靠近到下巴底下才开火。他们用枪打，用炸弹炸。每当炸弹轰轰的爆炸声响起来的时候，朝上爬的敌人总是几十个几十个地躺倒和滚落下去。敌人发出悲号，四肢被炸碎了，块块血肉飞向空中，但还是象一群蚂蚁似地向前爬，单用步枪简直来不及阻挡。

岭下的那座小山，今天早晨又罩上了浓雾。鬼子就象落到网里的鱼群一样，在浓雾里挨挨挤挤接连不断地涌出来扑向山坡。骑马的军官，在山下挥着军刀，扯着破锣嗓子骂人。隔着小山，可以看见那边雾比较薄的地方也有军马在奔跑，空中还闪烁着刀光。在我军的战壕前沿，敌人的枪弹象雹子一样倾泻过来，泥土被炸飞了，石头被击碎了。这儿，那儿，都出现了伤员，受伤的人尽管流着鲜血，还是在继续射击，扔炸弹。炸弹箱接连不断地运上来了， 凯安村的农民每人背着满满一箱炸弹， 在战壕里奔跑。他们过河时，下半身湿了，还滴着水。有位老人翘起长着胡子的下巴，呼哧呼哧地跑着。

“大爷，你别背啦！”

“怎么不背？我们根据地遭了大难，我能说是自己老了， 就呆着不动吗？那成什么话！”

“我是怕伤着你呀！”

“伤着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活够岁数了， 要是在保卫将军

给我们建立的根据地的战斗中死了，不是很好吗?”

战壕里传来由于受到感动而发出的咯咯的笑声和轻轻的低语声。大平川交通壕里也有许多背运东西的农民，他们背的都是一抱粗的大石头，走到尘土乱飞的战壕沿上便“通通”地扔到地上。

“狗崽子们，让你们尝尝石雷的滋味!”

农民们咬牙切齿地骂着。有个农民背来一块大石头，往战壕边上一放，随即攥住一把草嗖地跳上了壕沿。这时，在旁边射击的队员朝他高喊“危险!”可他连听也不听，抱起石头奔到有五、六步远的悬岩顶上。

“来吧！该雷劈的鬼子们!”

他雷吼着，把大石头哧溜一下举过头顶，朝敌人密集的山坡抛去。他等不及去看滚落的石头怎样砸死敌人，就急忙回到壕沿又抱起一块石头奔了过去。石头接连不断地往下滚，滚到正在朝上爬的敌人堆里，砸断了他们的腿，击中了他们的胸膛，打碎了他们的脑袋。石头越滚越快，发出越来越大的啸音，一直滚到岭下的矮松林里。这一下，矮松林里也发出了马的嘶鸣声和敌人的悲号声。石头不是从一个地方朝下滚，而是从长长的环山战壕的各个地方接连不断地往下滚。战壕里，队员们和农民们融为一体，挤挤挨挨地到处转着打枪，滚石头。

这是一场浴血的战斗。这场火与火扭成一团打滚的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半天。

鬼子始终没能打开上岘，他们退却了。战火一停，四周就显出了可怕的景象：战壕下面敌人尸积如山，不知是什么东西在燃烧，到处都在冒烟，破军帽、军服之类散落在草丛里；鬼子的曾

经喷吐过火焰的武器，也都停止呼吸躺在地上了，此外，还有不少炸烂的、扯碎的、斫断的鬼子的尸体，杂乱地倒在山坡上。

战壕里也出现了牺牲者和伤员。伤员们被放上担架，顺着交通壕抬到大平川那边去。

金奉锡望着远去的担架，垂下两肩，长吁了一口气，然后用颤抖的手卷了一支烟衔在嘴里。他愤怒得咬牙切齿。这个上村，有我们的自由，有我们的创造，有消除了眼泪和痛苦的幸福。可是鬼子竟企图侵占我们的这块土地，难道我们能让鬼子们侵占这个地方吗？

金奉锡拉正帽沿，穿过大平川，匆匆向大门岩走去。快到大门岩跟前时，他跪下腿伏在泉水沟边喝了一阵子水，映在水中的影子竟不象是自己的了。满脸黑黢黢的，眼珠子有拳头那么大，瞳人里面似乎还映着挨挨挤挤地朝上岘山坡上爬的敌人。金奉锡又吁了一口长气。他忽然想起梭子里的子弹打光了，便从腰后拔出手枪来又压上一梭子弹。他擦着汗渡过小河，踏着草丛向上攀去。

在大门岩两头突出的高地上，构筑了防御阵地。在这条防线上，只要卡住两个高地之间的道路就行了。从别的地方，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与高地相连的左右两侧的山峦，都是陡峭的崖壁，象屏障一样围绕着上村。正因为这样，如果把上岘叫做根据地的外大门，那么这个大门岩就可以叫做里大门了。金奉锡登上高地一看，队员们在战壕里严阵以待，到处放着炸弹箱，战壕边沿还堆着很多石头。

金奉锡在战壕里一边走，一边留心察看每一个队员。他看了看炸弹箱，又计算了一下现有的子弹数量。他的神情异常严肃，队

员们都不住地瞟着他的脸色，他们也感到今天的战斗不简单。鬼子还从来没有用炮轰击过根据地内部，可是今天，在进行上岘战斗的时候，敌人炮轰后方的声音一直震撼着大地。金奉锡在高地上转了一遭，指示队员们要进一步加固战壕的胸墙，多搬一些石头， 然后又朝另一个高地走去。 那里传来人们合唱《欢乐的舞曲》的声音，赵庆男笑嘻嘻地装出拉手风琴的样子，拍打键盘的手指头，动得很象那么一回事。十几个队员聚到一起，耸动着肩膀，唱起歌来。

争得自由平等的纪念日已来到，
同志们集聚在俱乐部里来舞蹈，
工人们高兴得来来往往又蹦又跳，
农民们直乐得不知怎样才好。

到对面高地去的金奉锡，碰见了崔正洙，被他缠得出了一身汗。崔正洙来到金奉锡面前， 举手敬礼， 正式要求派他到上岘去。金奉锡瞅了一阵他那亮闪闪的眼珠子，什么话也没说，想躲开走掉。

“哎，你怎么就那么走了？”

“忍着点，你怕没仗打才提这种要求？”

“不是怕没仗打，整天蹲着听枪声，实在受不了。”

“要遵守纪律，把手放下！”

金奉锡严肃地说了一句就走了。崔正洙这才把手放下来，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胳膊肘子推了一下在旁边要他跟上去再恳求一番的队员。实际上，这不是崔正洙一个人的愿望，而是这个高

地上所有队员共同的愿望。

金奉锡在对面高地上转了一圈以后，又同排长一起回到高地的头一个入口处。直到这时，歌声还没有停止。现在，队员们不光是唱歌，还一耸一耸地跳起舞来了。装作拉手风琴的赵庆男，也用轻快的动作，一抖一抖地动着肩膀。排长要朝他们发口令，金奉锡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把他拦住了。

这样快活的日子几时有过？
幸福的新社会开放出欢笑的花朵，
工人和农民拉着手一起跳舞，
孩子们将永远在花丛里嬉戏欢乐。

金奉锡和排长一道下山的时候，车应道会长恰巧从树丛里走出来。 他身后跟着十几个顶着饭盆的妇女， 她们都走得汗水直淌。

“你们这是来干什么呀？”

“我们是来送晌午饭的。——这儿留三个盆， 剩下的全送到上岘去！”

车应道一面回答金奉锡的话，一面摆摆手让妇女们快走。

“辛苦了。你们怎么上这个危险的阵地来啦？ 我们的同志不会去拿饭吗？”

金奉锡接下妇女们头上顶的东西，说。有的妇女还顶来了整罐的热气腾腾的汤和水。她们的衣服弄湿了，看样子象是热汤撒了出来，也不知烫着脖子没有。金奉锡心里一阵发热。他看到准备迎头痛击敌人的斗志昂扬的第二道防线的队员，以及头上顶着饭

食跑上高地来的妇女，心里不禁突然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就象是支起了一根一抱粗的大柱子。

金奉锡和车应道朝山顶上走去。

金奉锡沉思着：怎样才能使牺牲的同志们不至于白流鲜血，怎样才能保卫住人民的摇篮、革命司令部所在的汪清根据地的关卡——上村呢？他又一次意识到这个重大的责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现在鬼子有什么动静？他们不会全部撤退吧？”车应道问。

“不会，正在增加兵力。下坪里那边的路上黑鸦鸦地塞满了鬼子。”

“如果这样，情况就会变得很严重了吧？”

他的意思是问，上岘是不是很难守住。现在，敌人聚集到上岘脚下的兵力就够多的，如果再继续集结，情况势必要更严重起来。

金奉锡没有回答车应道的问题，却扯起别的话来：

“封水沟的群众都转移了吗？”

车应道望着金奉锡，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河对岸的难民正向那儿集结……”

“会长同志，请你马上派人去联系，把那里的群众全部转移到北洞和泉洞去！”

“啊，这么说，你是打算把封水沟让给敌人？”

车应道愕然地问。敌人炮轰上村，他已经心痛得受不了，怎么现在还要把封水沟让给敌人！要不是这个连长的思想有问题，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不是让给他们，而是想把他们牵进来！"

金奉锡回答说。不知怎的，他的声音好象也有点发抖。车应道的眼里突然射出热烈的光芒。

"连长同志，别这样，让我们决一死战来保卫上村吧！ 现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说，与其让出根据地，还不如咬住敌人的咽喉战斗而死！"

"不过，打仗这玩艺，单凭这种气势是不行的。"

车应道只是目光熠熠地望着金奉锡，而金奉锡则语调沉着地继续说：

"打那种盲目的仗，只能使群众和队员遭到更大的牺牲！"

"那么，你是要把根据地让出去？"

"不是要让出根据地，而是要把敌人赶进绞索里， 把他们吊起来。会长同志，如果我们在这里展开殊死战，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自由，那么我们的上村就真的要让给敌人了。到了那时，我们也就保不住这个司令部的关卡了。 这个罪过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车应道回答不出话来。

"再说，这也不符合将军的作战方法。

"将军正是为了以少数兵力去消灭多数敌人， 才选择了伸缩自如的游击战术的！"

"这个我也知道。 我只是不愿意把用我们的血汗创建起来的乐园让给敌人，哪怕是让出一寸土地。"

"是啊，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只要我们打败了敌人， 只要人民和人民革命军还在，那么，象盖房子和重建根据地的事，有什么作难的！"

车应道脸色发青，什么话也不说。难道最后只能这么办吗？如果说，我们在上岘和大门岩抵挡不住敌人，那也得采取另外的什么办法呀。一想到根据地就要印下鬼子的脚印，心里就难过得受不了。过了一会儿，金奉锡把排长找来，讲了半天敌人打到大门岩的时候怎么个打法，还指示他说，在情况不利的时候，要牵着敌人向封水沟退却。然后，他就朝上岘走去。

午后，金奉锡调来反日自卫队，增强了上岘的兵力，鼓起了整个部队的士气，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但是，一场艰巨的战斗，是在日落的时候打响的。这回，敌人不是参差不齐地朝山上攻，而是拉开散兵线，象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一齐开火，枪弹就象捅火眼儿似地飞进战壕的两沿。喜燮和李振球也参加了这场战斗。金奉锡满脸漆黑，他在投炸弹，岗下不断腾起一根根火柱。现在，他甚至产生了错觉，好象那火柱不是炸弹爆炸的火柱。他的眼珠子直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是在怎样活动着。推动他身体活动的，就是一种恨不得冲进敌阵去打白刃战的冲动。他不知道自己投了多少颗炸弹，还想再多投一些，可是，炸弹箱空了，子弹也光了。这时，又传来队员们喊：“子弹！”“子弹！”的声音，连可以往下滚的石头也没有了。现在，到了不得不牵着敌人向第二道防线退却的时候了。他命令整个部队登上大平川前面的山梁，到大门岩南面的山谷集结。队员们立刻从绝壁后面转移。

在队员们转移的时候，李振球、喜燮和金奉锡一起，东跑西跑地进行掩护射击。喜燮的额上淌着血，李振球不知哪儿受了伤，胳膊肘也在淌血。没等敌人冲进战壕，队员们已经全部撤离了阵地，过了一些时候，李振球和喜燮，也撤出了战壕。不

知敌人扔了什么东西， 空空的战壕里也响起了轰轰的爆炸声。鬼子兵还没有发出喊声， 看样子他们还没有发觉战壕已经空了。

金奉锡离开了战壕后面的山坡，钻进树丛，火急火燎地跟着队伍跑，李振球和喜燮也跟着跑。太阳快要落山了，队员们迎着红红的晚霞，抄着山坡跑。上岘已经被突破了，敌人进入了大平川，可以听到他们嗷嗷喊叫的声音，还可看见有好几匹马扬起一片尘土在大平川上疾驰。过了一会儿，大门岩那头响起了枪声，又升起了一股股烟柱。这时，金奉锡才急忙向队员们下达命令。

“我们要一口气跑到封水沟，三排已经埋伏在那里， 我们要和他们一道，消灭由大门岩的同志们牵进来的这股敌人。”

刚才被一道意想不到的撤退命令弄得心里挺难过的队员们，这才又有了生气，他们活跃起来了。连队在树林里奔跑着，深秋的落叶飘飘地飞落在奔跑着的队员们的头上。

三

上村根据地正在经受着这场考验的时候，贞顺接到京植发来的要她赶快到泰峰镇去的通知，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德山洞。韩基天说，京植找你，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共青工作，见到他，要好好地谈谈这里的情况。最近一些日子，贞顺正帮助韩基天着手进行扩大和加强地区共青组织的工作。可是，贞顺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预感，京植现在叫她去，很可能是要把她调到泰峰地区的

其他地方。但这话是不能跟韩基天谈的，如果跟他谈了，他准定会大吃一惊，并说即使是组织的指示，也不要听他那一套，干脆回到这里来。最近，他和贞顺，心齐到这种程度，一起扩大了群众组织，也逐渐扩大了共青。

不管怎样，贞顺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她觉得自己即使不能照韩基天的愿望再回到这个地区来，这里的工作好象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既然一个地区已经改变了局面，那么再转到别的地区去，让那个地区也赶上这个地区，把以泰峰为中心的整个地区都搞好，不是更有意义吗？她感到心里沸腾着新的设想和新的希望。

贞顺飞也似地快步走着，好象整个田野都带给她以欣喜。山岗、吹来的微风、飘浮的白云，都显得很有意思。

迎面驰来一辆马车。这是一辆车篷大得吓人的马车，栗色的马背油光水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不论在哪儿，贞顺只要一看到这种马车，心就气得怦怦直跳。这个只有大腹便便的家伙才能乘坐的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条村路上呢？也许是朴大同上什么地方去回来了？要不就是警察坐的车。

贞顺不管它过来不过来，照直朝前走，可是在她抬起眼来让开马车的一瞬间，却猛然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原来戴着栗色礼帽和眼镜的闵太雪正从马车上朝下看哩。好象他也认出了贞顺。

“停，停停车！”

响起了闵太雪结结巴巴的喊声，马车夫勒住了马。仓卒之间，贞顺挪不动脚步了，她躲也没法躲，走也没法走，只好站在呼哧呼哧喷着气的马鼻子前头望着闵财主，好象是站在发生了地

震的地面上，双腿嗦嗦直抖。

“你，你不是在我家碾房里推碾子的吗，嗯？……”

看来，闵财主是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问了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光是撅下巴，意思是要她回答。贞顺却回答不出话来。

“你，你，是不是那个姑娘，那个推碾子的姑娘？”

“是我！”

贞顺的嘴里异常清楚地回答出这句话。这时，她才意识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正在用淌着毒涎的牙齿咬啮这个社会、把无数人的命运弄得很悲惨的毒蛇。当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就觉得脚下的土地突然坚实起来，两腿也不再打战了。

“你现在在哪儿，干什么事？”

“我就是这么东奔西走的挣钱过活，打碾房出来以后， 想挣口饭吃也很不容易！”

“挣口饭吃不容易？”

闵财主大概也知道她的回答不是真心话，这样重复了一句，又问道：

“那么，现在你是跟哥哥住在一起吗？”

“哥哥？我不知道哥哥在哪儿，正在四处找他呢！”

贞顺的目光越来越变得象把匕首，她心里产生了一股梗劲：还有什么要问的，就尽管问吧。

“你听说哥哥在这附近吗？”

“咦？我正想拿这话来问你主事老爷呢！”

“问我？”

“是的……”

“为什么？”

“你不是很清楚吗？打从九岩的时候起，你就为了探听这个，费了不少心血嘛！”

闵财主吭吭地咳了几声，大声叫车夫赶马。贞顺盯着闵财主，慢慢地退到路边，让马车走过。马儿扬起一片尘土跑走了，贞顺这才回到路上来。啊，闵财主！在这里又见到了他！贞顺心里直打战，紧紧地握着双拳。眼前浮现出不久前在山堂岭后面乘牛车出发的那些可怜的人的形象，尤其是小顺玉的身影总是在眼前晃动。那些可恨的狗男女，把这么个小孩子当烧饭丫头使，差不多每天都要把她逼到灶屋墙旮旯里毒打。尽管顺玉受着可怕的折磨，但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在贞顺的眼前，推碾子的自己忽而变成了顺玉，——烧饭丫头的顺玉，又忽而变成了自己。那挨打、哭喊、被驱使的活地狱般的光景，在这大白天的阳光下，又原封不动地显现出来。可恨的家伙，恶毒的家伙，他们连小孩子的血汗也要榨干，把自己的肚皮养得肥肥的，身上裹着绸缎，坐着马车到处去转悠。革命，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毒蛇干掉，扔得远远的呢？贞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好象回到了满肚子苦水的过去，心里不禁颤抖起来。她满脸汗浸浸的飞快地走着。

另一方面，看见了贞顺的闵太雪，坐在马车上，浑身也突然发起抖来。他朝马车夫喊道：

“把车转回去！”

他此刻是去找朴大同的，因为满肚子贼心眼的朴大同跟他胡搅蛮缠，只肯用半价收买他的农场股票，他想再去讲讲价钱，把这笔交易做成。见到了贞顺，就连这事也完全丢在脑后了，只是想怎么没有把贞顺抓住。是应该把她抓住，送到警察署去！可

是，仓卒之间竟没有想到这一点。不，与其说没有想到，倒不如说是被贞顺的那种带有讥讽意味的傲然的气概给吓糊涂了。

“快抽几鞭子！要……要抓住那个丫头！”

马车一调过来，闵太雪就又喊了一声。马车跑起来了，可他还吵吵嚷嚷地叫喊着，要再狠狠地加几鞭子。

“前头一出现那个姑娘，你就赶快跳下去抓住她。弄得不好，也许会跑掉的。咱俩要一起下手。她的哥哥是个大共产党，要想逮住她哥哥，就得把她抓起来狠狠拷问……”

闵财主的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指点着马车夫。可是不论跑得多么快，也没见到贞顺。在摇晃的马头前面的路上，只是稀稀拉拉地出现一些庄稼人和妇女， 就是不见刚才碰到的姑娘。尽管这样，闵财主还是催着打马，他用发红的眼珠盯着前面，心想：她不在路上走，还能飞上天去？只要抓住她，就是抓不到她哥哥这个大共产党，也要叫她去做乌鸦谷的死鬼，替儿子报仇雪恨！这是在攻打上村的这一时刻，神灵指点我痛痛快快地报仇的，可我怎么就没领悟到呢？不管怎样，只有把基焕全家连根铲除，我才能高枕无忧，怎么没有立即想到这一点呢？混蛋！就是你把我摔倒在厅屋的板炕上， 领着那一群傻瓜， 抢了我的仓库吧？你，你这个挨天火烧的家伙！现在，闵财主竟至想起了仓库被抢的事，气得直喘，脖子就象拉风箱似地一鼓一鼓的。他恨不得自己不是坐着马车， 而是手里攥着刀剑， 劈雷闪电似地飞向前去。可是又追了十多里路，也没看到贞顺。闵财主这才感到事情很怪。他喊车夫把马车停下，马嘶鸣着站了下来。闵财主把嘴张大到能看见小舌头后面的嗓子眼，呼呼哧哧地喘气。

“唔，这是怎么搞的？”

闵财主转动着网满血丝的眼睛，喃喃地说。他疑心自己是不是大白天叫鬼迷住了。他想，要不是鬼的话，怎么会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说起来，刚才看到出现在马前的那个姑娘时，虽然认出她就是在碾房里做活儿的孩子，但又疑心她怎么会变得认不出来了， 她的神情怎么那样开朗， 脸庞怎么也象十五的月亮那样丰满？不久前，她还在碾房里浑身上下披着糠灰，赶着毛驴拉碾，是什么时候除掉了那一身污垢的呢？他越想越觉得自己陷进了似梦非梦的境遇之中，心里不由地骂起自己的儿子来："混，混小子，你到底把我健全的神经搞糊涂了！"

他甚至觉得显然是自己在儿子的尸体前头丢失的魂魄，还没有回到身上来。

"喂，伙计，现在是什么时候？"

闵财主问马车夫，想证实一下世界是不是象他所想的那样。

"快到晌午了！"

"嗯，晌午？咱是在上哪儿去的路上转过车来的？"

"上德山洞朴大同家去，半路上转过来的！"

"那么，你也看得见前面来的那些人吗？"

"当然看得见！"

"看得见？"

这么说，他觉得现在好象还没有完全神经错乱。要是完全错乱了，不就变成疯子了吗？ 闵财主脱下眼镜， 擦着眼角上的眼泪，叫车夫把马车掉转头来。他想问问车夫，刚才见到的那个姑娘是不是真人，但想到这样问是很丢脸的，也就没有开口。看来马也跑得没劲儿了，慢腾腾地走着。闵财主坐在车篷里，摇晃着身子，泪水不住地从他凹陷的眼睛里流下来。

快到傍晚的时候，贞顺才走进泰峰镇。她看见马车回头跑来，觉得不妙，就藏进树林里走别的道，绕了十五里路。这样，就耽误了时间，本来以为半天多一点可以走到，结果到现在才到。

贞顺在初来时去过的秘密联络站里见到了京植。京植异常高兴。

“辛苦了，听说你这段时间，身体很结实，工作也搞得好，我很高兴。”

“我没有做什么事。”

贞顺红着脸，羞涩地笑笑。

“我派你上新凯洞的时候，还有些不放心哩。”

贞顺仍然低头坐着，抿着嘴笑。

“你在新凯洞地区工作做得这么出色，你哥哥知道一定会高兴的。”

“你知道我哥哥现在在哪儿？”

“我只听说他在将军那里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后离开汪清了，也许已经过江去了。”

“过江？”

“这是我猜想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哥哥不管到哪儿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家都是在将军的怀抱里，在将军的爱抚下工作，哪有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坏的区别呢？唔，贞顺同志，我听说你干得很出色，心里深深地感到我们革命者要想干好革命，第一条，第二条，都是要用将军的思想来牢固地武装自己。你知道韩基天的错误见解是怎样被打消的吗？他说他是从遵照将军的教导进行工作的贞顺同志的身上，看到了能够正确地推

进革命的巨大力量。他说得很对，这是真理呀！”

京植非常激动地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今天却这样激动，可见他对贞顺用将军的思想武装自己和进行工作的问题想得很多。

“好吧，这事就谈到这儿。贞顺同志，你知道目前上村的形势变得怎样了？”

“喔，上村怎么啦？”

贞顺扬脸问道。京植的脸色非常严肃，暂时没作回答。

“上村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鬼子以大量的兵力发动了进攻，现在正面临着考验。根据地陷入这种处境，我们怎能坐着不动呢？上村是我们的希望，是宝贵的胜利果实，我们怎能坐着不动呢？我们已经抽出几十人派去了，今天晚上还有一批人带着炸药出发。你得把那个地区的工作放下，跟今天晚上出发的人一起去。新凯洞、德山洞和玉泉等地的组织，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很巩固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地走。”

贞顺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敌人以强大兵力发动了进攻，这是什么意思？强大兵力，是指多大的兵力呢？是指去年春天在月坪镇看到的、那种塞满整个街道、在滚滚黄尘中挨挨挤挤地开进来的队伍吗？贞顺一听说强大兵力，霎时浮现在眼前的就是这样的景象。难道现在根据地里已经出现了象月坪镇那样的情景吗？那里的一切，难道都被成百成千的黄黄的凶恶的敌人的军靴践踏了吗？她在新凯洞也不是没听说敌人发动了攻势，不过敌人每一次进攻，都被击退了。这样，她便以为所谓攻势就是指那一类的攻势，没想到事态竟变得象京植说的那么严重和危急。

“那么，鬼子已经打进根据地的内部了吗？”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据昨天的消息， 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贞顺的嘴唇发青了，不想再问下去。

“但是， 也不必过于担心……朝鲜人民革命军还能守不住上村？听说大家都在进行决死的战斗，一定会把日本鬼子的军队变成一堆堆死尸！”

贞顺没有应声，心里只是想：京植何必用这种话来安慰我？谁也不是小孩子，会从这样的话里得到什么安慰，或者把情况设想得好一些，使自己安心。

贞顺直觉到现在已经面临着必须献出自己一切宝贵的东西的严峻的时刻了。她想起了自己加入共青同盟的时候挥着眼泪说出的誓言，想起了哥哥在雾气岗上送她去上村的时候所说的鞭策的话语。 身边响起母亲临终前倒在自己怀里要她一定去报仇的遗嘱，眼前浮现出纯朴的嫂子为保守革命的秘密壮烈牺牲的形象。她想：这一重又一重的生活经历推动着我，在这样的时刻，我应该怎样行动才对，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你在这儿吃完晚饭，今天晚上去看看你的侄儿吧。 你上新凯洞之后，我跟带孩子的大娘谈起过你。大娘非常惋惜地说，再忙也该让她来一下呀。你去，一是看看侄儿，二是要好好地谢谢那位大娘。她是革命者的母亲，也可以说是把你的哥哥当作亲生儿子来看待的母亲。”

贞顺微微低着头听着。她听到关于侄儿的话，原来惶惶不安的心也感到热呼呼的。她想：怎么偏偏要在这种甚至都不可能把他抱在怀里亲一亲的时刻，去看我一直怀念的侄儿呢？这个小家

伙，难道因为他是出生在动荡的时代，就得总是这样把深重的不幸象灵光一样背在身后，叫人心疼吗？

他俩正谈着， 有一个年轻人走进来， 把一张小条子递给京植。

“有什么通知吗？”

“崔镇同志从汪清来了。”

“崔镇同志？”

京植神情紧张地打开条子来看。贞顺听说崔镇同志，也有点吃惊。崔镇同志怎么到这儿来了？他在上村工作了一个来月，回汪清去了， 为什么事又到这里来了？ 是先到上村之后到这儿来的， 还是要到上村去路过这儿？ 她觉得上村的情况这么紧急，崔镇同志不会是为什么别的事情到这儿来的，一定是为了采取什么措施救援上村才来到这儿。想到这里，贞顺的心就翻腾跳荡起来。

“他现在在哪儿？”京植读完条子，问道。

“在头峰的废井里……”

“大白天，怎么上废井去？”

“今天，废井近旁没有猫头鹰的眼睛。”

“你先走，我马上就去。”

京植说着，用微微颤抖的手划了根火柴，把纸条烧了。青年走出去之后，京植沉思了一会儿，站起来说：

“我有事，恐怕回不到这儿来啦。晚上， 你一个人能找到坑木棚后屏风岩下的树林吗？”

“能找到。”

“今天晚上出发的同志都在那里集合，夜晚一点钟， 你就到

那里去吧。这一趟，炸药比较多，加上中村地区又有很多敌人在活动，所以决定派几个武装队员护送你们。 可是， 今晚出发的人，大多是头一次去上村，你认得路，得由你来带他们去，可不要出什么差错……”

“明白了。”

“你们到中村后，不要直接抄平川路走， 而要爬到中村前面的大峰山的半山腰，顺着山道走一程，从后山沟穿出去。你知道这条道吗？”

“知道。”

过了一会儿，京植开门走了出去。

贞顺站起来踌躇了一会儿。不知怎的，总觉得情况越来越紧迫。上村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崔镇同志为什么事到这里来？我不能早一点跑到上村去吗？她这样想着，心里怦怦直跳，不由得着急起来。

京植来到头峰废井， 只见穿了一身工作服的崔镇坐在石头上，点了枝蜡烛，正在看一张图纸。曹德河和刚才来送条子的共青区委，抓住图纸的两头，坐在那里跟他一起看，并且在听他讲解什么。

崔镇和京植紧紧地握了握手。京植和崔镇虽是初次见面，但早就知道他是在将军身旁工作的有名的革命者。

“我们就这样在矿井里见面了！”

“这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家吗？”

崔镇听了京植的话，这样说着，哈哈笑了。他那原来白皙的脸庞，现在晒黑了，眼珠也比从前更亮。

“请坐吧！将军为了救援上村， 把一部分主力部队派到月坪

和泰峰来，想从背后打击敌人，以挫败他们对上村的进攻。这支部队很快就要到了……”

京植听了崔镇的话，心里立刻激动起来。他想将军的关怀，永远象千万条沸腾的血脉一样，连接着革命的各条战线——这种想法，又一次扣动了他的心弦。

“所以，我们要搞出一个能够一举摧毁泰峰的计划。 请看这张略图，这是警察署，这是守备队兵营，但不知这两个地方距离有多远。”

崔镇指着略图问。

“谈不上有多远， 就象是前后屋似地紧靠在一起。”曹德河回答说。

“象前后屋一样？好，好， 那就可以圈到一个网里打了。”

崔镇指着略图上的黑点，一个一个地全部核对了一遍。略图上标着军用仓库、自卫团本部、官府办公室、武装自卫团室、宪兵分所，一个也不少。不知他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弄到了这张略图的，连泰峰镇里的每一个小胡同也都标上了。崔镇核对了一阵略图，就叫开列准备处决的走狗的名单。共青区委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用铅笔写起来，从闵太雪开始，写了矿主、二矿主、地主等一共十几个人的名字，交给崔镇。

“啊，巴掌大的小地方，哪儿来的这么多走狗？……”

“应该把他们统统扫光！要趁这个机会， 把那些对革命抱有反感的家伙，全部消灭干净！”

“不对，这样做是不行的。在坏人中间， 还要区别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这是将军经常教导我们的。不能因为他们是敌人那边的，就采取一扫而光的办法。”

共青区委听到这是将军的教导，就闭口不说了。京植把名单要过去。上面确实写着不该处决的人，特别是在二矿主中间，这种人就有好几个。

“我们要站在心胸宽大的原则立场上。在这个狭小的地区内发生的感情上的冲突，可不要对革命起到不好的作用！”

当京植和曹德河他们头碰头地坐在一起商量着勾销哪些名字的时候，崔镇又补上一句。过了一会儿，京植又把名单交给崔镇，崔镇看了看勾掉的几个名字，然后把纸叠好，装进了衣袋。他让人们坐到灯前，拟定更具体的战斗计划。崔镇接着就对打开警察署和守备队兵营后兵分三路，各自负责各自的攻击区的问题，挑选向导的问题，宣传工作的问题，地下组织要隐秘活动的问题等一系列与战斗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毕竟是与众不同！配合军事活动的政治工作，如果达不到这种程度，怎能保证百战百胜呢？”

京植和曹德河心里暗自叹服，瞅着崔镇那映着暗淡的灯光的开朗的面庞。

按照京植的吩咐，入夜不久，贞顺就跟着房东大嫂上侄儿所在的那家人家去了。

“快进去吧，就是这座围着矮板墙的房子。”

大嫂来到姜浩母亲的家门前，轻声地说，还推了一下贞顺的脊背。

“谢谢你。”

“以后你再回到泰峰来吧。”

“哎，要来的。”

贞顺在黑暗中同大嫂告别。

她站在矮板墙前头犹豫了一会儿。屋里亮着灯光，突然传出了小孩子咯咯的笑声，——这分明是仁男的笑声。贞顺心里一哆嗦，忐忑不安起来：我怎样去见这个孩子呢？可别哭呀！怎么搞的，心里就象是塞满了什么东西。现在，时间很紧迫，还不如孩子睡着了，看一看他睡觉的模样就走倒好。

过了一会儿，贞顺轻轻地推开板门，走进院里，来到了灶屋门前，她故意弄出点响动，叫了声大娘。她心里想道：拿我哥哥当亲生儿子，该是多好的大娘啊！

“大娘。”

屋里没有应声，贞顺推了推门，又喊了一声。

“外头是谁呀？”

屋里响起大娘温和的声音。

“是……”

“小家伙，给我老实点。外头来人啦。”

过不一会儿，灶屋门开了。白发苍苍的大娘诧异地朝她望了一会儿。

“我……我是仁男的姑母。”

“谁？”

“仁男的……”

“哎哟……”

大娘急忙拉着她的两手朝里拽。

“我听说你到新凯洞去了，还好一顿埋怨呢， 说你怎么不来看看孩子。”

大娘说着，把贞顺领进了灶间屋。在炕上踢皮球的仁男，躲

到墙角边，叉着两腿象钉子钉住了似地站着。他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望着贞顺，好象在问：你是来干什么的，这样吵吵嚷嚷？

“请坐，刚从新凯村来吗？”

“是的。”

贞顺小心地坐在炕上。这孩子是仁男吗？是不是带的是别的孩子而说成是仁男呢？贞顺现在还不带任何感情上的波动，望着站在旮旯里的孩子。孩子的脸蛋又圆又大，光着的下身胖呼呼的，就象个肉团团。他身子很结实，好象也淘得厉害。炕上散着皮球、磨成圆形的碗碴子、眼镜片之类的东西，还有拉着玩了一阵之后扔下的、用裤带捆得象个柴禾捆似的他自己的裤子。

“大娘，我早就应该来好好谢谢您，可是没有来成。”

贞顺沉着地说。她下决心要尽量做到不发生抱着孩子哭这类事情，只是平静地向大娘说些感谢的话就离开这里。

“哎，谢什么！我带个孩子，就不感到膝下空虚了，也感到晚年有个活头了。”

“说是那么说，可是侍候孩子也够累的。这也不是一天两天，抚养了这么长的时间，又不是自己的孩子……”

“你这话说哪儿去啦？他怎么不是我的孩子？他是基焕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这样看，有什么不好哇！”

贞顺感到自己真的说错了话，不禁红了脸。站在墙角里的孩子，迈着胖呼呼的两脚，一踱一踱地朝大娘走来，他这会儿，步子已经迈得很稳了。他走到大娘身边，扑通一声坐在她的腿上，眼睛滴溜溜地瞅着贞顺。

“仁男，她是你的姑母，去，让她抱抱！”

“姑母？”

“对，是姑母，快去吧！”

大娘扶他站起来，把他朝贞顺那儿推。孩子就势扑到姑母的腿上轻轻坐下，还瞟了她一眼。

“仁男！”

贞顺把孩子揽在怦怦跳动的怀里。

“咯咯，姑米？”

他把刚才教给他的“姑母”这个词忘了，叫成了“姑米”。

“小家伙，什么‘姑米’，是姑母。”

“姑母？咯咯咯。”

仁男颠着屁股蛋子直笑。他还是个小孩子，听到“姑母”这个称呼，可能当成邻居家哪个妇女的名字了。这么个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在同一血统的姑母和自己之间，有着那种血泪凝成的情分呢？

贞顺使劲儿抱住孩子，她那搂着孩子的手，在颤颤地抖动。

“仁男！”

贞顺把自己的脸贴在孩子的后脑勺上，一会儿用手紧紧地抓他胖胖的小脚，一会儿又放掉。大娘急忙转过身去擦眼泪。

“仁男，你真认不得我了？”

贞顺忍了又忍的眼泪涌上了眼角。相隔了这么久才又抱到怀里的仁男啊！在雾气岗上交给哥哥的孩子，现在又回到自己的怀里来了。你真的是仁男吗？你就是先前扑在我的怀里哭叫的仁男吗？你就是踢蹬着腿要奶吃，哭哑了嗓子的仁男吗？仁男！还记得吧！在那充满冤仇的松河洞河边，我把一块小小的土豆片塞进你的嘴里，你咽也没有力气咽，吐也没力气吐，只是衔在嘴里。可我用舌头给你打响儿听的时候，你那松弛的眼皮上还闪出了一丝

笑意！那天，你小小的脑袋上还挨凶恶的敌人浇了肥皂水，哭得多厉害呀。你出生到这个可恨的世界上，知不知道你是怎样长大的？

贞顺勉强忍住了哭声。刚才汪在眼角上的泪水已经不见了。现在，她只是脸色苍白，咬着牙齿，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眼下， 就是此时此刻， 在上村也可能有许多可怜的孩子被火烧死，可我却在这儿抱着仁男哭，这行吗？让我们把爱和泪都吞到肚里去吧！相信这样做是会给我们的仁男带来更深切的爱和更多的同情的泪的！

贞顺又一次把自己的面颊和下巴靠在仁男硬撅撅的头发上蹭着。

“这孩子，越长越皮，也越招人喜欢。邻居一来， 他就一跩一跩地走过去，扑通一下坐在人家腿上。邻居们都夸他说，从哪儿掉下来这么个宝贝疙瘩？”

“哥哥在大娘家就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仁男又这样……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哪里的话，还是你哥哥里里外外地照应我哟！”

不知什么时候，仁男离开了姑母的怀抱，跑到那边墙角里，对准姑母踢起球来。这会儿， 他和姑母搞熟了， 就开始跟她皮了。他那胖呼呼的小脚，一连踢了几次空脚。

“喔唷，又踢空了！”

“咯咯咯……”

大娘这么一逗，仁男紧跟着贴在脚尖上滚动的皮球跑，笑的更欢了。盘弄了一阵，他真的向贞顺踢来一球。贞顺接住球又扔给他。这样，他就更来了兴头儿，笑着闹着抓球。他接连踢了几

次，也许觉得用球踢姑母还不够开心， 就拿起球藏在身后， 悄悄地走过来， 砰的一声抛在姑母的脸上， 然后一头扑在她的怀里，乐得直跳。贞顺赶忙又把仁男拉过来，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夜深了，贞顺离开了大娘的家。她走到胡同里的小路上，眼泪才沾湿了两腮。不知为什么，她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悲伤。她深深地怀念埋在乌鸦谷的嫂子，可怜的嫂子，她在离这儿不远的乌鸦谷， 是否知道自己的儿子这样逗人喜爱呢？再说， 到什么时候，仁男这孩子才能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在这地方的监狱里牺牲的，而在乌鸦谷冰冷的泥土里埋着她的遗骨呢？

贞顺快步走着。

眼前又浮现出上村。在她的眼前，燃烧着的上村，就象一座黑魆魆的山峰一样显现了出来。她走出胡同，在浓雾弥漫的大路上奔跑起来。

四

树密起来了，软枣藤也密起来了，下面还铺着金丝草一样光溜溜的草。朝前挪一拃远都不容易。可是贞顺爬坡越谷总是走得飞快。她不时转过被大大的炸药包压得发红的脖子，催促后面的青年快快跟上。青年们累得呼呼直喘。他们背着塞满了炸药的包裹，路又不好走，加上途中遇上了敌人，在山里乱跑了一阵，弄得更加精疲力尽。

然而，贞顺的步伐却始终如一。她想到这儿可能是上岘的南山，不由地更加焦急起来，心怦怦直跳。上村的情况怎样了？真的被大火烧光了吗？是不是向泰峰传错了消息，京植才说情况很严重呢？贞顺做了种种推想。

他们越过上岘山岭的时候， 太阳已经慢慢地落到山那 面 去了。他们是昨天夜里出发的，在山上整整奔走了一天。

贞顺登上大平川南边的山梁奔跑起来，她迅速地瞥了一眼，只见地里已收完了庄稼，大平川上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岩那面的大道上，也没有人，从山坡的树梢顶上可以望到大门岩里面，那里也是静悄悄的。

贞顺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想，上村的一切，真的都被践踏了吗？她顺着向下倾斜的山梁走了一阵，又攀上了长满柞树的山坡。她不知道怎么走得那么快，当她攀上山坡时，跟在后面的青年，还在山底下挥动着两条胳膊，想从软枣藤里挣脱出来。

“一男同志，你可要盯住带路的同志啊，弄不好要迷路的。”

“盯着呐，你们快点走呀！”

“真把咱们累苦啦。”

背炸药的青年紧跟在象箭一样走得飞快的向导后面，实在累得够呛。

贞顺已经来到榛树沟前面的山梁，站在那儿，一眼就能望见上村的平川。她一抬眼， 就看到了可怕的情景。 平地上没有房子，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甚至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

贞顺急忙放下炸药包，跑到山梁的尽头，更仔细地看了看被晚霞映照得一片绯红的田野。

村庄变成了灰堆。全村最大的建筑——学校的房址，人民革

命政府和共青支部办公室的房址，不， 整个村庄， 都堆积着黑灰，被深秋的晚风一吹，扬起了一片蒙蒙的烟尘。奇怪的是，连一座房屋也看不到。贞顺呼吸急促起来，腿也直打战。

她仔细一望，看到日本鬼子在离大门岩不远的山脚下，疏疏落落地搭了好些草绿色的帐篷。

鬼子虽把整个村庄烧光，但不敢深入到村中心来搭帐篷，象是准备只要一有危险马上就要逃跑似的， 在大门岩山脚下 搭 了窝。搭帐篷的地方，有一些身穿黄军装的鬼子在走动。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吆喝声，在上凯安村去的河边上，出现了一支约有几十人的敌人的队伍，还有好几匹马。他们经过尘土飞扬的平川，朝大门岩走去。看样子，这些鬼子是打完仗回帐篷来的。 要是这样的话， 敌我双方就是以上村为中心在进行攻防战了。

贞顺脸色铁青， 走回放炸药包的地方。 她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可是， 根据地的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上村连队和赤卫队都上哪里去了？ 革命政府又上哪里去了？ 还有，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那些可怜的孩子，一开始住的是只有一铺小炕的草房，后来靠自己的力量盖了住房，能在热炕上睡觉和学习文化，在象个世道的世上生活了。可现在他们又都散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哪个河边哭泣，钻到哪座山里蜷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地上睡觉？ 想到这儿， 贞顺的心都要碎了。她为孩子们做的那些无法忘怀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浮上了心头。而这一切换来的是富有意义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她曾经感到高兴，感到幸福。难道现在这种幸福和喜悦都化为泡影了？谁想得到上村会变成一片空地？许许多多的人勒紧

腰带同心协力构筑起来的生活，难道就这样被大火烧光了吗？我怎能忍受得了这种撕心的痛苦啊！

贞顺一弯腿，颓然坐在炸药包旁，用哆哆嗦嗦的手连连擦着脸上的汗。在她那失去血色的苍白的脸上，掠过了一道凄惨的阴影。这个过于沉重的打击，象是把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抢走了。

此刻，那些背炸药的青年才闹哄哄地走来。他们问贞顺这前面是不是上村的平川。

“是上村的平川，可是到这儿一看……”

贞顺没有把话说完。现在，该领他们上哪儿去呢？她感到渺茫。如果这些炸药能直接当作武器用的话，她真恨不得立刻拿它去炸掉鬼子的帐篷。

“呃，村子全都烧光啦！那是什么？是不是鬼子的帐篷？”

“对……还拴着马哩。你看，鬼子的队伍正朝堤上走！”

青年们嚷嚷着， 把炸药包放在地上， 一窝蜂地涌到山梁边上，也吃惊地张大了嘴。来的时候，虽然听说根据地形势不妙，但没想到会这么困难。听说缺了炸药，他们就背着炸药来了，现在却在怀疑靠这些炸药是否能消灭那么多的敌人。就在他们朝下望的当儿，敌人又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朝帐篷走去。榛树沟上头的峡谷里涌出来几批，江对岸凯安村那边也过来一批，分明是打完仗回来的。 霎时间， 搭了帐篷的山坡上， 黑压压地尽是军队，他们还高声地吆喝着什么。

突然从远远的山谷里传来了枪声。大概是双方接上火了，枪声象炒豆子似地响了好一阵。贞顺忽地站起身来。响枪的地方是哪里？现在，只好到那儿去了。她又朝着山梁边上跑去。在逐渐变成淡黄色的霞光中，辽阔的上村平川，一眼望不到它的边缘，而

枪声就是在那里发出的，漆黑的烟柱冲天而起。

贞顺站在那里望了半天，过了一些时候，她才同青年们一道回到放炸药的地方。

“人民革命军究竟在哪儿？”

有个青年向贞顺问道。

“在山上呗，还能……”

“在山上？”

“也许就在这附近的山上。鬼子不是都不敢进村吗？ 枪响的地方，可能有我们的军队。 大家一点都不要灰心， 背起炸药走吧。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快找到连队。”

贞顺又捧起包袱顶在头上，急忙顺着山梁走去。青年们也许是泄了气， 一声不吭， 他们也背起包袱跟上。 不知从哪儿飘来了一股硝烟味，榛树沟的山沟里，也被烧成漆黑一片，营房全毁了。

贞顺狠狠地咬着牙，眼睛里燃起了熊熊的蓝色的火焰。

她攀上榛树沟后面的山梁走了一阵，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急忙抬眼一看， 只见有十几个人背着什么东西，正往那面的山梁上走去。他们都转脸朝着这边看，其中也有穿军装的人民革命军战士。贞顺见到他们， 简直就要哭出来了。 那边有一个人，把身上背的东西一扔， 径直走过来， 到跟前一看， 原来是曾经给他们盖过儿童宿舍的那个身材短小、 长着大黄胡子的木匠。他的脸晒得漆黑漆黑的，跑上来，就把贞顺头上的包袱接过去，并且问是不是炸药。贞顺回答“是”，他就乐得直蹦。

“我就知道是炸药嘛。听说你上泰峰去了， 看见你们又是顶又是背的，运来这么多炸药……反正，大家辛苦了，先放下休息

一会儿吧。那些家伙，没有什么可怕的……”

木匠一边用下巴指指山那面，一边把随后到来的青年们身上的炸药包也接了过来。

“我们盼炸药，眼睛都要盼穿了！人民革命军每天都要消灭百儿八十个鬼子，可从鬼子尸体上收集来的武器，合起来也没多少。鬼子怕武器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人一死，就先去把武器摘了。你看，这个仗怎么打呀？首先是缺子弹，大家就为这个发愁。连长和会长，看到炸药来了，简直要高兴得淌眼抹泪。”

他捋着蓬松的胡子嚷着说，自己的眼角上好象也有泪珠在闪亮。

“现在还在打仗吗？”贞顺问道。

“当然打啦，每天拉到这个山沟打一下，又拉到那个山沟打一下……”

木匠大致谈了谈根据地防御战的情况。人民革命军从上岘防线撤退的那一天，根据金奉锡的作战计划，把敌人的“讨伐”队诱引到封水沟山谷，狠狠地揍了一顿。

敌人当天晚上退到上村宿营。金奉锡在半夜里搞了一次袭击，又把鬼子狠狠地揍了一顿，敌人魂飞魄散，一直被撵到大门岩口上。可是“讨伐”队的家伙们，拼命顽抗，尽管没能从大门岩口上再向前推进，但他们在那儿构筑了阵地扎下营来，天一亮，就疯狂地发动进攻，企图打进各条山谷。

“现在，山那面可热闹咧！人民革命军和农民们都在忙着做战斗准备……我们正把秋收时藏起来的粮食朝那儿运。”

贞顺听了木匠的话，稍稍放了心，她想上村毕竟还活着。刚才以为什么都没有了，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现在又觉得这是多么

值得庆幸呀！

木匠看到炸药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他掏出烟荷包，请大家都来卷一支，自己也用烟斗装上一袋抽起来。

过了一会儿，贞顺和青年们又顶着、背着炸药包跟着木匠出发了。他们登上对面的山梁，看到那些跟木匠一起背米的人都很累了，坐的坐，躺的躺。木匠叫他们赶快起来背东西，他们才站起来把胳膊套进了背绳。

“大家快走呀，现在炸药来啦。”

木匠鼓励大家说。听他的口气，好象只要有了这些炸药，消灭山那面的敌人是没有问题的。

贞顺跟在背米的人们后头，又越过了一个山岗，真的看到了山下有喧闹的人群。米和炸药一到，就有几个人跑出来接，一听说是从泰峰送来的炸药， 就向青年们致谢说，辛苦了。 这几个人贞顺一个也不认识。前面的山顶上，升起一轮苍白的月亮，月光下大家的脸都显得很瘦，衣服也是凑合着穿的。农民和人民革命军，真的成了一体，闹哄哄地忙乎着。 这儿，那儿， 有擦枪的，有打铁的，也有人把缴来的军刀架在石头上，用斧背砸，不知想用它来干什么。 一头儿， 几个人民革命军战士正围坐在一起，用磨石磨刺刀；另一头，有一些农民在挖一个很大的坑，象是准备埋藏运来的粮米。在挖坑的这一边，躺着几个伤员。

大家都沉默不语地忙着，连伤员们也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不论谁的心里， 都淤积着鲜血。 只有刚才那位木匠， 兴致勃勃地把米袋搬到坑边，朝着树林里喊道：“米来啦， 快来做晚饭呀！”不一会儿，走出两个妇女会员，也都是贞顺不认识的。她们的脸晒得黑漆漆的， 疲惫不堪， 勉强移动着身子， 准备在石灶上做

饭。贞顺挽起袖子去帮她们。

“妇女会员都上哪儿去了，怎么就你们俩在这儿?”

“都分散到各处去了，眼下，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 好几处都在打仗，大家都分散到各处去帮忙!”

一个妇女解释说。贞顺用瓢淘米。不，与其说是淘米，不如说是用水使劲儿洗一洗，就装进盆里。所谓米，也只是没有舂干净的高粱米。她把这种米下到支在石头上的大锅里，就去烧火。灶门只有巴掌那么大，在这样的灶里烧火恐怕是没法把米全煮熟的。

“会不会把饭煮夹生?”

“有时也夹生，那有什么办法!”

女人说着叹了一口气。看来， 她们都疲惫到极点了。 她们说，等打了胜仗以后，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贞顺感到很痛心。这一仗怎样才能打赢呢?她紧忙捧起碗碟到泉边去。多亏有一眼泉水供人们吃用。铜碗生了锈，灰不溜秋的。随便带在身上用，哪有不上锈的?她用细沙子使劲地擦，心里想道： 可不能用这种碗盛上夹生饭给打仗的人吃! 她很想献出自己的全部精诚来为他们工作，给他们增添一份力量。一望而知，那些擦枪磨刀、捶打铁器的人，都是怀着悲壮的决心的，他们都带着已经决定把生命献给这场战斗的庄严神情。此刻，哪有必要向他们说什么话，而他们自己又有什么话要说呢?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太阳穴才鼓胀得那样厉害，他们才那样沉默无语地在活动吧! 贞顺把所有的碗碟都擦了一遍。 这时， 她又痛切地怀念起已经消逝了的上村的生活：那是经过艰难困苦建设起来的生活，是自由的、美好的、富有意义的、充满歌声的生活。这种生

活，不论哪一点都体现了将军的意志。人们就是在他的意志的推动之下，安下了基石，竖起了房柱，架上了横梁。难道现在我们就要失去这生活了吗？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卫这生活。问题不仅仅是谁都要有在这场战斗中牺牲自己的决心，而是谁都应该坚强地站起来展望未来，要远远地看到冲破这严重考验的那一天。

贞顺捧着涮过的碗碟回到饭锅跟前，饭已经烧好了，于是就动手舀饭，先朝大盆里舀，再朝铜碗里舀。饭煮得不错，看不出有夹生的样子。

“有什么菜，快盛上来，大家都很饿啦！”

贞顺催促那两位妇女。她俩盛了两大碗青泡菜，碟子上还放了点盐。

过了一会儿，人们都聚拢来了，挨挨挤挤地坐在草地上。贞顺给他们端去饭碗，又问妇女们给伤员吃什么。有个妇女说，等会儿给他们熬粥。

“不用等会儿啦，我现在就去熬。大嫂，你们到这儿来一起吃饭。”

“不，你得坐下一起吃，从泰峰一直走到这儿……”木匠倏地跳起来，说。

“我从泰峰到这儿，路上也没断吃的，饿什么？大嫂，你们快来吃！”

贞顺终于把妇女会员们推去吃饭，然后自己就去淘了米，倒在小锅里熬粥。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瞟着贞顺。

吃罢晚饭，贞顺又领着从泰峰来的青年，到河对岸的兵工厂去。

贞顺头上顶着沉重的包袱，一口气儿翻越了两座山，没用多

少时间就走进了上村平川。月光很亮。地上的庄稼都收割净了，敌人进来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一丝风，田野静悄悄的。“啪”，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响声，还扑过来一股味儿，象是日本鬼子的膻味。

“坐下！”

贞顺低声向跟在后面的青年们说。青年们立刻蹲到了地垄沟里。贞顺把顶在头上的炸药包放下来，抱在胸前，观察四外的动静，张望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她开始怀疑会不会是错觉，但她立刻更强烈地意识到这决不是错觉。

“跟我来，不要直起身子……”

贞顺又对青年们低声说，然后就抱起炸药弯着腰走，跟在后面的青年也都弯着腰走。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穿过这个危险地带。贞顺抱着炸药，走得非常快，青年们都跟不上。他们感到四肢酸疼，肩膀也给压得直向下耷拉，累得出了身汗，到河边时，大家身上都是湿渌渌的。

一行人和衣跳进河里。贞顺估计敌人为了断绝河两岸的联络，很可能在河边布了岗，所以，她特别小心，选择水声喧响的浅滩过河。冰冷的水缠着人们的下半身，一股劲地翻腾。可是，贞顺和青年们都不觉得水凉，他们只是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炸药掉进河里。石头上长了水苔，溜光打滑。翻腾的河水，一直溅到他们的脸上。青年们互相挽着手渡河，贞顺也真有本事，一个人冲开水流走在最前面。一轮圆月映在水中，摇摇晃晃地眩人眼目，照亮了前面的路。

快渡过河的时候，那边河岸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和叫喊声。贞顺的估计是正确的，鬼子真的在河边好几处地方布了岗。枪声咯

咯咯地不断响着，划破了水上的空气。子弹打在河边的石砾地上，发出喳喳的声响。

一过河，贞顺就领着青年们朝那边柳树茂密的荒野跑去，然后又沿着从山谷里流下来的小溪，象风一样飞奔。他们越过一座山岗，来到另一个山脚下的时候，发狂的枪声才停下来。

贞顺和青年们一同放下炸药包，缓了缓气儿，又把透湿的衣裳拧了拧。

这时，他们看到对面村口有一束火光在来回晃动。大概是帐篷里的鬼子听到枪声，吓得都跑出来了。那里，还传来了鬼子的叫喊声和军马的嘶鸣声。

贞顺又同青年们一道朝山谷里走去。她的身子被凉水浸得发僵，可额上却不住地淌汗。她感到肚子很饿，看来，现在饿劲儿才上来。不过，贞顺是有股刚气的，就是饿个三天、四天也能挺得住。她忙背着青年们紧了紧裙带。

到了兵工厂附近，听到那里响着打铁的声音，还看到闪闪的火光。有些妇女在兵工厂前头的草地上嚷嚷，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壮年汉子，叫她们上山那面去。

“喔唷，上山那面怎么样，在这里又怎么样？”

这些妇女 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把顶来的 包袱扑通放在地上，坐了下来。不少人已经精疲力尽，干脆躺在地上。

“哎呀，我们兵工厂也打算把正在造的炸弹造完， 然后往虎子沟深山里搬哩。眼下，鬼子攻得越来越猛，这儿又不是什么安全地带，你们竟想在这儿落脚？”

“兵工厂搬，我们也跟着搬就是了。”

“嘿！你们跟着兵工厂转， 是想把我们兵工厂的目标暴露给

鬼子吗？你们先到深山里住上一些时候，等消灭了日本鬼子再下山，那有多好！”

他们这样争执了一通。可妇女们还是象粘糕似地贴在地上，根本不想动身。

贞顺带领青年们从闹哄着的妇女当中穿过，直奔兵工厂走去。当她掀开透出灯光的草帘子，把顶着炸药包的头伸进去的时候，屋里那一张张汗浸浸的大红脸都吃惊地仰了起来，看着她。

“这是什么？”

坐在铁砧旁边的兵工厂负责人永泽，猛然站起来，问道。

“你们辛苦啦！我们从泰峰送炸药来了。”

贞顺放下炸药包，说。

“啊呀！……”

永泽张开大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虽然认识贞顺，但现在也顾不上打招呼了。跟在贞顺后面的青年们不断地走进来，他们一个个背着足有一抱大的包袱朝兵工厂里挤，简直都要把兵工厂挤炸了，最后，还是没能都进去，有的就在外面站着。

兵工厂里立刻欢腾起来。数这一次来的炸药最多，有了这些炸药，不知能造出多少炸弹哩。现在，战场上一迭连声地喊炸弹炸弹，对炸弹的要求非常迫切。这当儿来了炸药，是多大的幸事啊！兵工厂的人兴冲冲地把炸药包接过来，从放风箱的后门出去，搬进炸药库里去保管。

永泽叫浑身湿渌渌的小伙子们到火炉旁边烤火。他看到贞顺透湿的衣裳和破了鞋尖用绳子绑着的胶鞋，立刻把放在那头化铅的火盆嗖地端过来放在她的面前。

“谢谢。”

“这话该谁说呢？……”

永泽眨着眼睛，拨了拨盆里的火。

这时，坐在兵工厂门前妇女中间的粉妮，低声问福女：

“福女，刚才打这儿走过的，是不是贞顺同志？”

“她多会儿走过去了？”

“刚才，头上顶着个包袱，在小伙子们前头朝兵工厂走的，不是她吗？”

“我光看到小伙子……”

福女观察事物不象粉妮那么细心。

“准是贞顺同志，在我面前匆匆走过的时候，我看到她的侧面……”

“这可怪啦，贞顺同志上这儿来干什么，她不是在泰峰地区工作吗？……”

现在，福女没有闲心听这些话。她没想到一到根据地，就碰上这么一场考验，、不知道大杰现在怎么样了。大杰到这儿来以后，养了一些日子的伤，鬼子进攻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反日自卫队上战场去了，后来就没有一点消息。他是不是挨了敌人的枪子儿呢？这种不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心。

粉妮不知什么时候又蜷着腿躺在凉地上，她精疲力尽，象是睡着了。这个曾经要死要活地倒在地上啼哭的女人，这样克服战乱的困难，也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倚在福女的怀里睡觉的顺玉，嘴里不时地嘟囔着什么。这可怜的孩子更加消瘦了，她常用她那个招人喜欢的小嘴唧唧呱呱地说，不管困难不困难，来到根据地后，不挨打，不挨骂，就觉得好。每当她说这种话的时候，人们心里都非常难过，真不忍心再看她。福女坐在那里，搂着睡觉的

顺玉，自己也一冲一冲地打盹儿。

她打着盹儿，不觉坐着就睡着了。她把圆圆的脸蛋贴在顺玉的头上，打了一阵呼噜，脑袋总是往下滑，终于磕了个空。她猛地睁开两只眼睛，骨溜溜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眼皮儿轻轻地把大眼珠一盖，脸蛋又贴到了顺玉的头上。

别的妇女也都躺倒了，也有不少人象福女那样坐着睡觉。今天，她们实在太疲乏了。政府指示她们向熊山方面的安全地带转移，她们就顺着河流朝那儿走，走了十多里，迎面碰见一批不知打哪儿来的难民，正从河对岸走过来，说是大北洞前面出现了敌人，道路被堵死了。这么一来，她们也不得不往回走。她们又沿着山梁朝凯安村后山沟走，路上又碰上了象抓虱子一样搜山的敌人。情况很危急，她们四散奔跑，一连翻了两三个山头，有时还得滚石头去打击追赶的敌人。她们好不容易逃脱了灾难，来到兵工厂后山那面，吃了点饭，就到这里来了。照她们的想法，靠着这个有健壮的男子汉们工作的兵工厂无论如何要好一些。

现在，兵工厂的同志看到从泰峰送来了炸药，又来了一批响当当的小伙子， 就张罗着想在今天 晚上就把兵工厂 搬到虎子沟去。目前的情况是，鬼子的眼睛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盯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收到这么多的炸药以后，是不能坐在这里丁丁当当制造炸弹的。

永泽打发兵工厂的人员和刚到的小伙子们先背着炸药上虎子沟去，然后开始打包，以便搬运兵工厂的设备。可是，这也不很简单，光是两口风箱、铁砧、工具箱、堆在墙角里的铁片，要打包就不知要打多少。还有一些不知道准备派什么用场的，靠一个人的力气搬不动的铁条和铁板。

贞顺看到有那么多的活儿，心里感到很茫然。今天晚上，靠什么人来把它干完呢？

她帮永泽打了一阵包，然后急忙朝妇女们躺着的草地跑去。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她们在那里吵嚷，心里就曾想过，现在情况这么严重，怎么还有这种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

因为她们是妇女，才这样随便吗？贞顺对这种现象感到异常愤慨。

她走到妇女们当中，到处是鼾声和梦魇声。这种情况是令人心酸和哽咽的。但她还是紧忙叫醒了她们。大家都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大嫂们！我有话急着要对你们说。不用说， 你们是很辛苦的。你们失去了家，钻进山里，又受到敌人的追击，弄得连个铺盖也没有， 只好在这样冰凉的地上睡觉， 还吃不到东西……可是，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大嫂们在这困难的时候，应该想到什么，抱什么样的决心，去做什么事情。”

贞顺看到这些兀然坐在地上的妇女， 心里十分焦急。 在那边，人们在流血战斗，恨不得把一只手掰成十只手来用。难道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应该这样到处逃难吗？当然，组织上没能及时地把她们组织起来，是一个原因，但她们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怎么就没有一点自觉性呢？

“大嫂们！我真气得再没法看上村平川啦！我们在那平川上，曾经建立了多么美好的世道啊！我们不是在那个没有日本鬼子的自由天地里， 遵照将军的意志团结在一起， 分到了将军给的土地，建立了学校来生活的吗？可是今天，这一切变成什么样了？鬼子打进来，不是都给烧了吗？鬼子还感到不足，天天来搜查每

一座山，每一条谷，想把我们抓去杀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呢？难道因为我们是穿裙子的，就可以这样隔岸观火，坐着看人民革命军和男人们流血战斗，等他们把鬼子打走了，才起来跳舞庆祝吗？我们能这样想吗？难道穿裙子的就不是人吗？正因为我们是妇女，就更应该起来斗争！为了不再过那种在漫长的岁月里受欺受压令人伤心叹息的生活，更应该加倍地斗争！”

大家眼睛睁得溜圆，望着贞顺。她们的精神完全被贞顺恳切的号召和她那在月光下显得异常美丽的脸庞吸引住了。有的妇女看到她光脚穿着胶鞋，心里直疼她脚冷。

“我们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现在，有谁不疲乏不想睡觉呢？可是，我们难道是为了自己安逸，才到山里来转游，放心地躺下来睡大觉的吗？现在，是谁在流血战斗呀？还不是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小叔子、大伯子，还不是同你们血脉相连的、跟自己的身心一样宝贵的人吗？眼下他们为了保卫幸福的上村，用尽全力东奔西跑，有时甚至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身体去挡住敌人的枪口！我们怎能不顾他们的焦虑，他们的呼喊呢？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那么，我们怎能称得起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同一血统的人呢？我们再怎样发愁，再怎样心焦，也不能这样坐着不动，这样坐着不动呀！”

贞顺讲了半天。她说，现在，妇女能做的事多得很，可以到战场上去给战士们做饭，烧水，可以搬运炸弹和石头。这些事妇女不都能做吗？今天晚上，要把兵工厂搬到虎子沟去。工厂的设备靠谁来搬运呢？ 妇女要是主动去做这件事， 有谁会来指责你们？只要把包打得合适，顶着它走，就不会有越不过的山，渡不过的河。

贞顺讲得非常切实。每一句话都是带着爱护的心情、热烈的呼吸、至诚的眼泪发出的呼吁。这时，妇女们才纷纷站起来，勒紧腰带，响起一片活跃的喧腾的声音。

“姐！”突然有谁扑过来，抱着贞顺的腿，喊道。 贞顺连忙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在山堂岭上送走的顺玉。

“呃，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贞顺紧紧地抱住顺玉。

“姐，听了你的话，我就想到我的错儿啦！前些日子， 这下面的山沟里打仗，打枪的叔叔们口渴了，翻过山来，咕嘟咕嘟地喝泉水。当时我想给他们打点水，就到这个山谷里去找碗。可半路上，‘啪’的一声，飞过来一个枪子儿，把我吓得一下子趴在地上，后来我就没敢再去打水。”

贞顺用两只手捧住顺玉瘦削的脸蛋。顺玉仰着头望她，稚气的眼里凝着点点的泪花。这时，福女和粉妮也跑了过来。

“哎呀，咱们在这儿又见面啦！”福女喊道。

贞顺紧紧地抱着他们俩。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福女问道。

“傍晚来的。”

“贞顺同志，你怎么……”

福女没有把话说下去。刚才，她一边听着贞顺的讲话，一边受着良心的谴责。现在，听说贞顺是刚刚来的，脸就更发烧了。刚刚来到的人就这样带头忙乎，自己一直呆在这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不错，这段时间她曾在医院帮过忙，可是没有站到生死攸关的最艰苦的岗位上来。现在，她好象才认识到革命应当怎样干，怎么干才算干革命。粉妮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顾抹眼泪。她的

身体也象是好了些。

“粉妮！”

“嗯？”

粉妮满眼含着怜惜之情望着贞顺。

“你现在还光是哭吗？身体比刚来的时候好些没有？”

“好多了，我一到这里，就进医院治疗。这些日子身上还带着药呢……”

粉妮咬着嘴唇，竭力不让眼泪淌下来。不管怎样，贞顺还是为她高兴。这个刚刚摆脱掉长久悲哀的羸弱的女人，哪能那么容易一下子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呢？还需要更多地推动她，更多地引导她。

妇女们窸窸窣窣准备了一阵，呼呼啦啦拥进兵工厂。福女也夹在她们中间。粉妮和顺玉也紧了紧腰绳准备出发。

“粉妮，你身子这么弱，要上哪儿去？”

“我怎么不能去？挑自己能顶的东西顶，不就行了吗？”

“你不能去。——顺玉，你又想干什么？你留在这儿，好好照看这位大姐。她现在正闹病哩！”

“大姐有病，可我不想留这里玩儿，她没有人侍候也行。”

“没人侍候可不行！你给她做个伴儿，也算是侍候了。”

贞顺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俩劝住，然后飞快地朝兵工厂跑去。妇女们也都涌进了兵工厂。兵工厂的负责人永泽，不知道她们是贞顺发动来的，直嚷嚷这事真是稀奇。

“哈！古时候老吴家在屋子里睡了一夜，爬起来一看，无常鬼把房顶上苫的草都给揭掉，把老朴家的瓦搬来给他铺上了。这会儿我们这个兵工厂好象也交了好运了。”

“喔唷，这位大叔真能说！你还是赶快打包吧。 这用什么捆呀？给我绳子！”

大家喧闹起来。有的妇女丁丁当当地抬铁板，有的用草帘子包碎铁。 有人已经顶着工具箱朝虎子沟走了。 两个力气大的妇女，头上顶着沉重的风箱，摇晃着脖子，走出兵工厂的院子。粉妮顶着口破锅，顺玉扛着一庹来长的铁条，她们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也夹进妇女的行列里。

贞顺听说有几箱炸弹要送到河对岸去，就带领几个妇女上侧面的山谷里去了。永泽钻进可容一个人勉强进出的洞口，吭的一声递出一箱炸弹。他一递出来，妇女们就接过去顶上。福女也接过一箱顶在头上，她感到现在才真正走上了革命的战场，心不停地跳动。永泽把炸弹箱全部搬出以后，说凯安村对面不时会飞来鬼子的枪子儿，得到泉洞前面去过浅水滩。

“明白了！大家跟我来！”

贞顺穿过树丛走去，妇女们都跟在她的身后。没走出多远，贞顺的脚步又加快了。 只见她那垂着长辫子、 飘动着裙子的后影，在山梁上一闪就消失不见了。

“她是旗帜，是在硝烟中穿行的旗帜！”

永泽站在洞口前喃喃地说着，擦了擦汗。

第十三章

一

在上村的条条山谷里，每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今天，突然在泉洞的前山谷里打了一场恶仗。鬼子在封水沟挨了一顿狠揍退走之后，每天都发动猖狂的进攻，今天，鬼子更是大胆，竟企图直捣各处的后方腹地。泉洞前沟一变成战场，泉洞就乱腾起来，脸熏得漆黑的难民，又顶着、背着包袱动身了。不光是难民，就连原来的住户也都打起包袱，又背又顶地离开了村庄。人民革命政府派来的人，在各处奔跑，指点他们往熊山后谷避难。

“熊山后谷，离这儿不是有十里多远吗？敌人没打到那儿？”

“闯进大北洞的鬼子，早就死了一半啦！你们到朴村附近，就抄山路走吧。”

人民革命政府尽量想让人们避到远处去。

李尙女和金实也各自打了个合抱大的包袱，顶在头上出发了。她们在心里盘算，不论转移到哪儿，只要敌人没有马上占领这地方，就多跑几趟，把东西全部搬走。所以，她们先挑最宝贵的粮食，打成包顶着走了。剩下的东西，都秘密地埋在原来伐木工住

过的围了柴草的草棚里。

“大娘，你能顶着东西走吗？”

“怎么不能？闹点感冒，就不能顶东西走啦？ 壬辰之乱的时候，妇女们还拿起菜刀杀鬼子哩！嗜，我这成了什么样儿，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闹感冒……”

李尙女顶起合抱大的包袱，脖子一冲一冲地向前走去。但没走几步，鼻子里就淌血，她急忙伸手要棉花。

“你看，你怎么能顶着东西走哇！快放下。”

“唉，不管是啥，你撕给我点，我好把血堵住。”

“你等等。”

金实急忙放下包袱跑回草棚里去。大娘这才吭的一声，把头上的包袱放到路上。

“该死的感冒……”

李尙女喃喃自语， 蹲在路边流鼻血。 她一连几天病病歪歪的，昨晚两眼烧得通红，直说胡话。她嘴唇焦得象一片干树叶，不知在骂谁，通夜“混蛋！”“混蛋！”地大骂。然后，就象浑身的骨架要散了似的，发出低低的呻吟，有时还“成载！”“成载！”地亲切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这么一来，宿舍里的儿童们都没有睡成。照平素这些孩子跟大娘斗嘴赌气的样子看来，好象是谁也不会为大娘生病担忧的。可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看到大娘呻吟和说胡话，孩子们一个个都很忧愁，挨挨挤挤地彻夜守在她的头前，现在，如果孩子们在身边，就可以让他们搀着大娘走了，可是他们吃完早饭，都跑到战场上去了，金实只得一个人来受这份苦。

过了不一会儿，金实在草棚子里找了点棉花，跑了出来。

“喔唷，怎么就没那么个神道把鬼子抓走呀？ 听说古时候有

一种鬼怪，专门吃铁，要是有个专吃日本鬼子的鬼怪，那该多好呀！”

大娘瞪着山梁那边骂鬼子。她用哆哆嗦嗦的手擦了擦鼻子，拿棉花团塞住鼻孔， 然后又吭的一声， 把沉重的包袱放在头顶上。 她觉得自己是因为过于劳累才染上了感冒的， 不多久就会好，没想到叫这场病折腾得形容消瘦，一压上包袱，脖子就直打晃。

今天天一亮， 基成又到榛树沟后面的战场上去， 跟孩子们一起给战斗员搬运石头。 战斗一结束， 他就领着孩子钻进了树林。

“嘻！怎么就不象封水沟战斗那样干一下呢？”

“说的是呀，那天打得真痛快，山谷里堆满了鬼子的尸体……论打仗，还得数金奉锡连长叔叔最棒！”

孩子们觉得今天这一仗打得不过瘾，坐在形状象畚箕似的草地上吵吵起来。太浩、太国、红甲等小鬼，也因为搬运石头，披了一身土。

就连这些小鬼，谈起封水沟战斗来，心里也都很激动。那天傍晚， 他们聚在山后面唱决死战歌。 歌声把整个山头震得嗡嗡响。战斗员们斗志昂扬地又打枪又扔炸弹。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冲锋号响了。基成也拿着小号跑上了岩顶，和司号员一道吹冲锋号。那天，金奉锡表扬他们干得很好，还把小鬼们抱起来，摸了他们的脑袋。

现在，孩子们因为没能看到象那天一样的痛快仗，暗自感到身上发痒。

“没有地方响枪吗？”

基成向四周张望着问孩子们。他也感到今天的这个仗打得不解渴，想发现一处新战场。孩子们没有回答，都在倾听着有没有响枪的地方。不论哪儿，都没有枪声，刚才，别的山沟里曾经传来过枪声，可是现在也平静下来了。基成嘘地大喘了一口气，坐到草地上，别的孩子也都坐在草地上。

“再打一次大仗才痛快！”

“说的是呀，不过，今天也打死了好多鬼子。”

“打死那么一点儿，顶个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消灭光？把鬼子消灭光了，咱们才能再盖学校上学呀。”

基成听到孩子们的话， 心里噗噗跳。 这场战斗将会怎样发展，基成是无法预料的。有人说，人民革命军撤出上岘，是因为一下子攻上来的敌人太多，也有人说，那是想把敌人引到封水沟去消灭掉。基成虽说不准哪一种说法对，但他觉得有一点是明摆着的， 那就是：不管怎样， 人民革命军一定会把窜到上村来的鬼子全部消灭。 可是， 一连观察了几天， 除了在封水沟打过一场大仗，后来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大量消灭敌人的仗。日本鬼子在村口外面的山脚下搭起帐篷住了下来。 有时， 他站在岭上一望，满山坡都是乱纷纷的敌人在转游。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连他幼小的心灵想问题也想得很深了。 以后， 这个仗会打成什么样子？上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都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上村是会丢失掉呢，还是能重新夺回来呢？现在，时间似乎就是带着这种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流逝着。这个上村，是什么样的地方啊？不用说别的，单说它给了我什么吧。跟着姐姐来到这里以后，我才真正能够尽情地 沐浴渴望已久的 明媚的阳光， 高高兴兴地蹦跳着，第一次感到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的深情的世界里生活是

多么美好！人人都拥护将军，做任何事情，想任何问题，没有一样不是根据将军的意旨。因为是根据将军的意旨办事，整个上村才亲如一家，而且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产生了亲兄弟般的爱，涌出了热泪。我在这梦一样的新社会里成长，竟未发觉有那么多的爱抚和关怀，给我受压抑的心灵插上了翅膀，并使我个子长高，力气变大。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吗？不，所有的儿童团员都是这样，现在坐在这里的孩子们也都是这样。要是没有将军建立的上村，我们这些被大火熏黑的，被抛闪到这里来的可怜的孩子，上哪儿去得到赛过蜂蜜的甜甜的爱呢？啊，将军建立的这个大家庭！啊，那象是浑然无知地跳进了爱的海洋，愉快地击了一阵水的逝去的岁月！到今天，才似乎认识到它意味着什么，认识到它多么地宝贵。可是现在，那可贵的东西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难道这宏大的、爱的家将要永远坍倒吗？这个有着令人感到喜悦和亲切的、令人感动得流泪的东西，有着姐姐和李尙女大娘，有着金实大嫂和孩子们，有着车应道会长和喜燮老师，有着学校和儿童团的大家团结成一体的爱的大家庭，难道就永远重建不起来吗？基成想着这些，眨巴起两只眼睛来。这时，便有孩子问他怎么哭了。

“我哪里哭了？”

基成用手背抹着眼泪，还说自己没哭。

“是想吹号吗？”

太浩亲热地坐到他的身边，摸着小号问。

“哼……”

基成鼻子里哼了一声。

“给我吹吹！”

“等赶跑了鬼子再教你吹。”

基成紧紧地把太浩搂在腰间，笑着说。如果说全上村是一家，那么太浩也就是我的弟弟了。想到这儿，他不禁感到鼻梁发酸。

人民革命军也许是上哪儿集结去了，一个也看不见，山梁上只有风在飒飒地掠过。这是象春风一样特别和煦、馥郁的风。是谁，从什么地方给这燃烧着的土地送来了这种风呢？孩子们感到新奇，仰望着风声喧响的树梢。

“喂，那是什么烟？你看，从树缝里飘过来了。”

一个孩子这样喊叫着站起来，别的孩子也都跟着站了起来。果然，在山梁那面的天上，笼罩着一片灰蒙蒙的烟，那烟呼呼地滚到树林子里，发出挺浓的味儿。这是哪儿来的烟？房子全都烧光了，还有什么可烧的，烟尘竟把天空染成了这样？准是鬼子在山上放火了。山里有人民革命军，鬼子是很可能放火的。

“快去扑火，一定是山火！”

基成喊着，先跑上了山岗，孩子们也都跟在他身后。登上山梁一看，哪儿也望不见燃烧的山，烟是从远处山峦起伏的山谷里升起来的。

“是泉洞！泉洞山谷起火了。”

又是基成首先喊起来。他的两腿索索直抖。分明是泉洞。鬼子钻到难民们所在的后方去了！鬼子放火烧村庄，村里的人怎样了？他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躺着闹病的李尚女大娘。那用草围起来的草棚只要一点上火，大火霎时就会把它吞没，生病的大娘怎么来得及脱身呢？基成领着孩子们又跑上一个更高的山坡。攀到山顶上一看，更加证实了烟确实是从泉洞升起来的。孩子们沿

着山梁径直向前跑去。

他们跑到泉洞前面的山脊的时候，村子正在猛烈地燃烧着。那些环绕在山脚边的密集的草房，完全被卷进大火之中，浓烟和火焰扭成一团滚动着。草垛、柴垛，都着了火。火焰直朝村后的山坡上窜。孩子们住的草房已经烧光了，通红的火堆边上，飞扬着灰烬。可是不知为什么，看不见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放火的敌人。大火在空荡荡的村子里恣意燃烧着。孩子们不知道这是刚才闯进泉洞前沟的敌人，被人民革命军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后，窜到这里放的火。鬼子在泉洞放了火，就窜到北洞方面，进山去搜索转移了的人民革命军。

孩子们没法到村里去，在山顶上真是坐立不安。

“大娘和金实大嫂，不会出什么事吧？”

基成俯视着变成了灰堆的草棚旧址，扑闪着两眼问道。孩子们也都泪汪汪地说，真不知道大娘怎样了。这时候，北洞方面传来了枪声。

“打响啦！”

孩子们一齐抬起头来，喊道。基成领着孩子们沿着山梁朝北洞方面跑。这条山峦连绵起伏，有很多陡峭的地方。孩子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穿过茂密的树林奔跑着。

孩子们跑到北洞后面的山梁上，看到了非常骇人的景象，不禁大吃一惊，停住了脚步。北洞也整个卷进大火里了，黑烟滚滚地升起，遮得眼前一片模糊，浓烟飘到山脊上来，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不知有什么东西在火中炸裂了，劈劈啪啪地响，火星直飞上天空。人们慌乱极了。通向熊山方面的大道上尽是妇女，她们的前后左右都有鬼子拦着，鬼子在嗷嗷地叫喊着什么。从泉洞和

北洞到熊山方面去的难民，终于落到了鬼子手里。大概是鬼子在杀人，接连传来几声“啪”“啪”的枪声。在烟火滚滚的村路上，一晃一晃地闪现出人们的身影，还可以看见鬼子在烟火中奔跑。

“鬼子是不是要把人全杀光呀?”

孩子们抖动着握紧的拳头大喊。

“喂，我看见大娘啦！她也在大路上。”

爬到岩石顶上，俯视着山下的小太浩大声喊道。

“在哪儿?”

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到小鬼跟前。

“这会儿，让烟给遮得看不见啦！刚才我真看见了， 她顶着个两手抱不过来的大包袱，还有金实大嫂……”

基成气得牙齿打战。真不知道大娘、金实大嫂，还有那么许多人，要遭到什么样的灾祸。鬼子把妇女们截在路上想干什么?他的头发倒竖了起来。他想那条大路肯定要变成血海了。他弯着腰朝着那块突兀地向前伸出的地方爬去，那里的烟比较稀薄，能清晰地看见山谷里的大路。妇女们叫嚷成一片，传来了呼喊孩子的声音和哭叫的声音，看样子，在村庄正在燃烧的山谷里，在火焰中，也有了伤亡者。鬼子们嗷嗷地喊叫，用枪托殴打妇女。基成没看见大娘，哆嗦着腿，站在那里凝望了一会儿，他不知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忽然，他心里闪电般地掠过一个念头，便叫跟在身后的孩子们全都躲到山后面去。

他把小号举起来靠在嘴上。 这时， 他的心在激荡，血在沸腾。一定要救出那些人！那么多大娘、大嫂、姐姐、弟弟和妹妹们，现在他们都站在敌人的枪口前头，不知要遭到什么灾祸，我能干瞅着不动吗？他们不都是我们上村大家庭的人吗？不都是在

金日成将军给建立的根据地里，互相帮助，兴高采烈，合力进行艰苦的革命的一家人吗？不都是互相手拉手，象叙述梦境似地谈论过革命成功光复祖国以后，要在三千里江山上建立起象根据地那样的自由天地，永远传诵着当年的故事，千年万载生活下去的乡亲们吗？能让我们大家庭里的这些富有幻想、富有感情的人们沉进血海吗！基成抖动着身子，摇了摇头。

他把小号对着北洞的山沟，团团地转动着身子，流畅地吹了起来。他感到山在摇动，天上的白云也在团团飞舞。

这时，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们也明白了基成吹号是想干什么，哄哄地闹腾起来。他们的眼里迸出了火花，胸膛剧烈起伏。他们吵吵着，敌人听到号声，就会朝山上窜，用什么来消灭他们呢？有的说，要是有枪该多好呀，有的主张滚石头。

“喂，你们到山那面去！”

基成把浓眉一竖，发脾气了。孩子们这才象松鼠似地爬到基成身后的山岗下面去趴在地上，他们从草棵里露出两眼，望着站在岩顶上的、象将帅一样的基成的背影。

“咱们拣大石头来，准备滚啊！”

“这儿树多，滚不成。”

“嘿，要是有枪多好。”

基成吹了一阵，跑下岩顶，穿过一片密林，朝那面的山梁上跑去。他看到伙伴们不肯离开，就只好自己来躲开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山梁那边响起了号声。胆子最大的太浩，伸出脖子朝山下一望，敌人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只见难民们慌里慌张地朝着熊山方面的山弯跑，还有白花花的一群则向路对面的山上跑。突然，山脚下枪声响了。刺耳的枪声，把山震得直打颤。孩子们这

才知道鬼子打过来了，一个个飞快地爬上了山梁。

情况就是这么紧急，有的孩子也没有只顾奔跑，他们两三个人一起，脚蹬着地，把嵌在土里的石头拔出来，朝山下滚。由于树多，石头真也滚不顺溜，碰了这棵树，又撞那棵树，象个醉鬼似的，来回乱冲。

“嘿！这个倒霉的山……”

太浩急得两眼通红，恨恨地望着密密的树木，嘟囔着。

号声和枪声交织在一起，震动着整个大山。悠扬的号声又移动了位置，绕到西边的山梁上去了，这是故意在拖延时间，好让老乡们逃到更远的地方去。鬼子以为准是碰上了在泉洞前沟跟他们打过仗的人民革命军，便疯狂地钉着号音追。可是，慌忙逃难的老乡们明白了这号声不是人民革命军吹的，而是基成吹的，就都停下了脚步。不论是谁，都两腿发麻无法再跑了。他们心里在想：那孩子为了救活众人，用号声引诱敌人，我们能为了自己活命，这样慌里慌张，又喊又叫地逃跑吗？

妇女们、老人们听到号声， 心都揪起来了。山腰上， 大道上，人们都放下包袱，白花花地聚集在一起。

在那茂密的树林里，可以望得见敌人在奔跑，间或也看到举起号来吹的基成的身影。只要号声一停，人们就哄哄着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尙女站在北洞前头的路上，浑身发抖，不时用拿着顶垫儿的手敲打自己的膝盖，喊着说号声怎么不响了，等到号声又响起来，她才吁出一口长气说，哎呀，还活着。金实脸色发青，也是浑身颤抖着。

人们喊道，基成是在白云下面吹号。真的，基成在高高的白云下面，象巨人似地站在西边的山峰顶上吹号，吹完又立刻隐蔽

了身子。号声横穿过南边的山腰，一直朝前移动，敌人陷入了混乱，满山狂奔乱窜。

号声在这儿响一阵，又在那儿响一阵。忽然接连响了几枪，悠扬的号声突然象被截断了似地停止了。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吵吵起来。 有人说基成安全躲开了， 也有人跺着脚说，也许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

基成披着通红的夕照，躺在山脊上一片没有树木的草地上，他感到全身好象越来越深地陷进地里去了。边缘微微燃烧着的云朵，从他的额头上不断地飘过，有时觉得它飞得非常低，好象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面颊和眼皮，他甚至产生了想伸手摸一摸云彩的奇怪的想头。 可是不知怎的， 手也好， 什么也好，都不想动弹，只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空漠，那样遥远，心神也恍恍惚惚的，感到困乏。

就在这时候，不知孩子们是怎样找到他的，都喊着基成跑了上来。

“基成，没叫枪子儿打着吧？”

“哪来什么枪子儿？”

“那你怎么躺着呢？”

“我累啦！”

孩子们听到基成的话，觉得不妙，急忙凑到他身边去看。

“呀！这是从哪儿淌出来的血呀？”

太国和红甲看到沾湿了草地的血，大吃一惊，喊道。这时，孩子们才明白基成是中了枪弹，一个个两眼睁得溜圆，忙乱起来。是的，基成身边的小号也沾上了鲜血。

“基成，打着哪儿了，让我看看。”

“算了，我没劲儿啦。”

“唉，没劲儿，就不包扎止血啦？”

孩子们解开基成的土布制服的前襟寻找伤口。太浩、太国和红甲这三个小家伙，也不知打哪儿听说过，把蒿草叶子捣烂了贴在伤口上可以止血，就满山跑着找蒿草。

孩子们看到基成身上的伤口，都掉着大滴的眼泪哭了。

“别哭，我是困了。你们看到咱们的人怎样了？大娘她们……”

“看到啦，大家都跑了。大娘总也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个孩子用拳头擦着眼泪，回答说。

“你们真的看清楚了吗？”

“看，看清楚了……”

基成听了这话，脸上忽然现出了血色，又慢慢地变得苍白起来。去采蒿草的孩子空着手跑了回来，三个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山梁上哪里会有蒿草呢？再说，眼下又是什么季节，哪儿有可以捣烂了敷伤口的蒿草呢？三个小鬼并排坐到基成的头前，瞅着基成的脸。基成伸出手来抓住太浩和太国的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令人感动地交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亲切温暖的情意。太浩和太国，嘴一撇一撇地掉眼泪。基成的眼里也汪满了泪水。

正在这时候，山坡上簌簌一阵响，金实跑了上来。她满脸是汗，为了找寻基成，跑遍了整个山头。

“基成！你怎么啦？”

金实推开孩子们跑上去，喊道。基成没说什么，只是用汪着泪水的眼睛望着金实。

“基成，你哪儿受伤了？”

“我是没劲儿了！”

“什么没劲儿了？你哪儿受了伤，变成这种样子了啊？”

金实也没法把他抱起来， 忙乱了一阵， 又跑回那边的岗头上，朝着岗下大声喊：“基成在这儿呐！”岗下立刻响起了带着哭腔的应声：“他在哪儿？”人们全朝山上奔来， 把山坡都盖满了。他们是看到人民革命军听了基成的号声之后冲过来把敌人引开了，才跑上山来的。

“在这儿，在山梁上，基成危险啦！快来呀！”

不一会儿，许多人都涌了上来。他们拨开茂密的树丛跑着，累得吁吁直喘。李尙女大娘的发髻都跑散了，她那颧骨隆起的萎黄的脸上，汗珠直往下掉。人们一个跟一个不断地登上山头。

孩子们看到人们吵吵着跑了上来，立刻预感到有什么悲伤的事情将要发生了，都害怕起来。他们被一大堆妇女挤到了一旁，一个个呆呆地站着。太浩的怀里抱着沾了鲜血的小号，站在孩子们的旁边，浑身象青杨树一样索索直抖。

天上，火红的晚霞在燃烧，鱼鳞般的云块都被染得通红。在那血红色的天空中，有一只不知名的孤独的鸟儿，噗啦噗啦地扇着翅膀在飞。这种景象，就象是又朝他们幼小的童心里投了一块石头，给了他们以强烈的冲击。孩子们都用衣袖擦着眼泪，呜呜地哭了。

二

基成在天上飞着。 这是铺着美丽的彩云的天空， 白云、红云、火花一样的黄云，眩目的美丽的云朵，飞呀飞呀，一直不停

止。穿过红云，就展现出一片白云的花田；穿过白云，又展现出一片黄云的花田。他在彩云里飞着，把系有彩色流苏的小号贴在嘴上吹起来。号声是多么动听呀！清朗、柔和而又有力。这迷人的号声，拨开云层，远远地，远远地传了开去。

然而，有人在喊他，象是姐姐在茫茫的云层下面喊他。又听到喊声了。是姐姐，啊，我怀念的姐姐啊！基成从云朵上面“噗”地掉了下来， 只听“当”的一声，向四外一望， 原来是闵家的碾房。这里有一头瘦驴，有碾砣，有轭杆，有粮袋。满脸黑灰的姐姐，汗水淋淋地在赶毛驴。毛驴站着不动，姐姐用小棍打它，可它还是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姐姐只好把毛驴卸了，靠自己的力气来推碾子。碾杠这才一点一点地动起来。基成也扑上去推，于是碾房里响起了吱呀吱呀的碾子转动声，姐姐急促的喘气声，基成自己吭哧吭哧的呼吸声。

“基成，基成！”

有谁在喊他。这不是碾房，是别的什么地方，哦，碾房杳然消失了。

“基成，基成！”

又有人在喊他。基成好不容易睁开眼睛，额头上面，有一束圆圆的火光，不知怎的，那火光一点也不烫，象是紧紧地贴在他的眼皮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弄清那是悬在空中的月亮。在月亮的那头，不知是什么， 还有一些忽隐忽现的东西。 哦，那是星星。月亮和星星！那么，我现在是躺在哪儿？

“基成，基成！”

又有人在喊他。 基成慢慢地环视着身边。 只见身边有好多人，不知都是谁，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一张挺大的皱皱巴巴

的脸，就在他的眼睛前面俯视着他，她那大眼珠上闪着泪光。是谁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总觉得恍恍惚惚地又要迷糊过去了。

“基成！你醒了吗？”

“姐！”

基成没有回答，只是叫了声姐姐。

“唔，姐姐马上就来！”

“姐！姐！”

基成又一连喊了两声。他气急了。好象姐姐从那边跑过来了，可是姐姐没有来。基成又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站在基成身边的人，都呼呼地喷着热气，退到了一边。只有尙女大娘和金实，车应道会长和喜燮，还有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坐在基成的身边，望着他那映着月光的苍白的面孔。基成的脸变小了，身子也缩小了许多。即使流了血，也不会突然变得这么小呀！

大家都沉默无语。只是僵坐在那里望着他。李尙女用哆哆嗦嗦的手替基成把盖在身上的毯子朝上拉拉，又把基成头前的被单拉过来替他挡风。夜越深，冷风也越是朝腋窝里钻。不论什么地方，房子全烧毁了，连一片可以给也许是将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的基成遮一遮寒风和冷霜的屋檐也没有。

在洒下淡蓝色月光的山梁上，聚满了人。有很多人是靠了基成才幸免于难的，也有不少是从各个战场上来的，他们都坐在树下过夜。谁也睡不着觉，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救活人的生命，这使他们异常心焦。这位少年救活了这么多人，而他自己却那么痛苦地在呼喊姐姐……

没法把这个勇敢的少年救活吗？这个牵着敌人象闪电一样在

树林里穿行的少年， 这个象将帅一样屹立在山 头 上 吹 号 的 少年——就无法让他长久地活在世上吗?

大家都凝望着满是月光的遥远的空间，心里这样想着。

无限开阔的视野前面，上村、中村，乃至遥遥可见的九岩一带的茫茫山野，都在薄薄的雾霭和月光的笼罩之下，非常寂静、非常冷漠地躺着。

孩子们不声不响地坐在那边的草地上，有的孩子还在暗暗啜泣。太浩、太国、红甲三个小鬼，单零零地挤到一旁，呆呆地坐着。那么强健有力的基成，怎么会死呢？什么叫死呀？基成要是真的死了，就再也看不见他那挑起浓眉、咧嘴欢笑的脸庞了？他的笑声，他的说话声，就都要消失在空中，消失在天上了吗?

三个小鬼抑制着心头的愤怒和悲伤，眨巴着眼睛，只是望着眼前茫茫的景象。他们好象都突然长了几岁。

车应道和喜燮为了抑制心中的苦痛，这儿那儿地来回走着。车应道来到孩子们的身边，问他们冷不冷，摸摸他们的衣裳，又摸摸他们的脊背。然后走到难民中去，劝他们就是地上凉也要稍微睡一会儿。眼前的一切都给他带来挖心般的痛苦。喜燮也恨不得倒在哪里呼天抢地地乱滚一阵。这倒不单单是出于失去了一个坐在自己的讲桌前面学习真理的少年的悲哀，而是想到了他的英雄行为，越想越感到心痛。正因为这样，基成的牺牲，才使他那么伤心，那么焦躁，那么愤慨。

“喜燮同志，我下山去看看。李振球同志大概没有找到贞顺。听说贞顺她们刚才到三排去拿炸药过河走了，不知李振球是上哪儿去寻找她的。”

车应道说着向着山梁走去。他很焦躁。基成肯定没有希望了，而且，死亡越来越迫近。基成那样焦急地呼喊着姐姐，难道就不能满足他这个最后的心愿吗？

车应道在山梁上匆匆走着。他觉得一定要到兵工厂去看看，便走下山谷，想从泉洞前边的浅水滩过河。

他来到河边的时候，正赶上一帮各人头上顶着一包东西的妇女从浅水滩那面蹚水过来。这里浅滩的水流比凯安村前面的急，力气小一点是很难冲过湍湍急流的，可是，妇女们却个个鼓足了劲冲过来。翻滚的河水激起了泡沫。

“互相拉住，不要松手！”

这是贞顺的声音。车应道的心不禁一阵发酸，他感到在这儿碰上是太巧了，同时也想到她把炸药送到以后，又这样顶着东西扶着妇女们过河，真是顽强啊！过去听说她在泰峰区工作搞得很好，现在一回到战斗的根据地来，又这样带头苦干，这种热情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真是又叫人称赞，又叫人感激。

车应道扑通跳进水里，叫她们小心。河水很响，妇女们好象谁也没有听见车应道的话。

不一会儿， 头上顶着炸弹箱、 裙子的下摆拖到水里的妇女们，爬上了河岸。

“会长同志！”

贞顺先认出了车应道，她领头蹚着水跑了过来。

“辛苦啦，辛苦啦！”

车应道克制着令人眼窝发热的激动心情，接过贞顺头上的炸弹箱子，走到河岸上。他把炸弹箱放在地上，又把随后过来的妇女头上的炸弹箱一一接下来。因为河水湍急，炸弹箱也都被溅湿

了。

“听说你来了。”

“您好？”

“我很好。你没碰到李振球同志吧？”

“没见到。来，大家歇一会儿，把湿了的裙子拧拧。”

贞顺中断了跟车应道的谈话，回过头去对妇女们说。车应道感到她比离开上村的时候老成多了，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妇女们解开带子，拧了拧裙子。由于水花溅得高，连上衣和头发都湿了，有的妇女重新挽了发髻，朝着河水直骂。大家都冻的直磕牙。正在这时候，李振球呼哧呼哧地跑了过来。他到封水沟和榛树沟方面转了一遭，正想过河去看看，所以现在才跑到这儿来。他看到妇女们和炸弹箱子，不禁也把嘴一张，大吃一惊。

“你已经动手干起来了，可是我还不知道……”

李振球握着贞顺的手，使劲儿摇晃着。

“你来得正好。这样吧，李振球同志，现在你领大嫂们上封水沟集结处去。贞顺同志得和我一起走。”

车应道说着便喊贞顺。贞顺拧了拧裙子，走到他身边。

“你跟我到山梁上去。”

“哪道山梁？”

“跟我走就是了。”

车应道领着贞顺走到泉洞的入口处，他想无论如何要把山梁顶上的悲剧告诉她，让她心里事先有个准备，这样也许好些。

“贞顺同志！”

“呃……”

贞顺诧异地望着车应道映着月光的半边面庞。不知为什么，

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

“我先说下，如果是干革命的人， 在任何考验面前都要善于控制自己。”

“什么考验？”

“今天，基成用他的号声引诱敌人， 救出了很多人……可他现在……很危险……”

“什么？……”

贞顺停住脚步，望着车应道。

“你要坚强起来！”

“会长同志，这是真的吗，啊？”

“是的，很痛心啊！……”

贞顺立刻没了力气，腰一软，向后退了一步。她好象瘫了一样，腿一弯，小心地在斜坡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她感到心口堵得喘不过气， 手足无措地坐了半天，浑身好象虚脱了。 有一种可怕的茫茫然的东西，象漆黑的海水一样朝她眼前涌来。基成要死了？他的意思不就是说基成要死了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坚强地生活过来了，现在胸脯变宽了，骨头也粗了，那样生气勃勃的基成怎么会死？就是在梦里也想不到这上头去呀！贞顺咬紧牙关，自个儿竭力在想：基成决不会死！

车应道会长走过来拉起她的手。

“会长同志，他还没有咽气吧？”

“现在，他正在焦急地找姐姐，快起来吧！”

贞顺被车应道拉了起来。此刻，她感到自己的信念坚定起来了。即使基成已停止了呼吸，贞顺也不会承认他是死了的，而且也不会接受这种说法。她竭力要在自己迫切的心中树立起一根细

细的信念的支柱——不管怎样，基成是决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这种努力确也化成了一股力量，她一面朝山坡上爬，一面想道：基成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车应道会长对我说这种话完全是多余的。

山顶上，沉痛的气氛越来越浓。没有一个人说话，在一片静寂中，只听到掠过树梢的瑟瑟的风声。这时候，车应道领着贞顺来了。

“这是谁？不是贞顺吗？”

李尙女喊着跑过来，山顶上的人们也都哄哄着站了起来。听说是贞顺，孩子们心里“通”的一下，就象是落了一块大石头似地受到了冲击。他们听到姐姐来了，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害怕。姐姐看到基成会怎样呢？会不会突然昏厥过去？是不是会跳脚大骂是谁把心爱的弟弟弄成这样，然后就朝什么地方跑呢？站在孩子前头的仁洙，用拳头擦着眼泪。

可是贞顺既没有昏厥，也没有跳脚，却径直朝基成躺着的地方走去。反而是大娘和金实，还有其他的人都擦着眼泪，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跟在贞顺的身后。

贞顺来到弟弟身边坐下，她伸出颤抖的手，抓住弟弟的手。映在姐姐眼睛里的弟弟的脸， 只有铜钱那么大， 贞顺的心发抖了。但她没有流露出这种心情，她把弟弟的两只手捏了个遍，然后又仔细地察看什么地方受了伤。贞顺轻轻地摇着基成的肩膀，喊着弟弟的名字。

“基成，我来了。姐姐来了！”

可是基成没有睁开眼睛。不知他什么时候哭过，两只眼角上的泪痕，在月光下闪亮。贞顺又喊了几声，仍旧没有一点动静。李尙女靠上来，使劲摇了基成一下。

“基成，姐姐来啦。 你日夜想念的姐姐来啦！睁睁眼睛吧！你现在还有没有气儿呀？”

这时，基成才微微地张开了眼睛。

“基成，我来了！你不认识姐姐吗？”

基成虽然望着姐姐，但他的眼皮儿再也睁不大，微微露出的朦胧的眼珠子一直注视着一个地方， 说不准他是在看还是没有看。大娘又在大声喊基成，金实也在喊。

“基成，你的眼睛不能再睁大吗？ 我来了，你也不认识吗？我是姐姐呀！”

贞顺也用大得使周围的人猛吃一惊的声音喊叫着，一边摇晃着弟弟。这时，基成那薄薄的眼皮才完全睁开，露出摆脱了朦胧状态的大大的眼珠。他那闪着泪光的眼珠，久久地盯视着姐姐的脸。

“基成！”

“姐姐！”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微弱的声音。

“基成，你怎么啦？”

“姐，我刚才见到将军了。”

基成没有回答姐姐的问话，却说起别的话来。基成的嘴里一说出关于将军的话，在他身边的人，都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见到将军了？”

“不，真的……将军不是到我们学校的花圃里来了吗？ 就是我侍弄的那个花圃……”

基成的两只眼珠熠熠地燃烧着，呼吸急促起来。

“将军说，花圃侍弄得很好……还……看了我的小号， 他说

太小了，以后要给我一个大的，这么大的……”

基成想抬起胳膊比划一下，可是刚动了一下，就不再动了。他没有力气举起胳膊。

“姐，将军给的号，要是送来的话你先收下，等以后给我……”

“嗯，我收下，给你……”

贞顺流着眼泪说。周围的人也都在擦眼泪。他说这话，说明他是多么日夜想念将军啊！他为了迎接将军的到来，把学校院里的花圃侍弄了一春一夏！可是现在他无法在那花圃边迎接将军了，只留下最后这一句刺痛人心的话！孩子们听到关于花圃的话，越发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基成提了提神，又开口说：

“姐，我是要死了吗？”

“你怎么说这个！”

“我觉着自己老往下沉。”

“基成……”

他再没有说话，眼皮又轻轻地合上了。

眼睛一闭紧，凝在眼角上的麦粒大的泪珠，就噗的一下滚落下来。

基成的呼吸突然短促起来。医生擦了擦自己额上的汗珠，向后退了一步。

“大夫，这孩子……这孩子怎么啦？……”

医生没有回答贞顺惊慌的问话，只是长吁了一口气。基成已经断气了。

“基成！基成！这是怎么回事呀？你怎么变成这样啦？”

贞顺觉得这事真象是一个晴天霹雳，她拼命摇着断了气的弟

弟，喊着。再三认为他不会死和不能死的信念，最后无非是一种无谓的、无可奈何的心愿罢了！确凿的事实是十分无情的，然而终于这样了！

“基成，基成！”

贞顺的喉头顿时梗塞了，她虽然在呼喊，但已经联不成话。是的，就是大声呼喊又有什么用呢？那喊声，只能传到冥冥的空间，基成是不会回答的了。难道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人间吗？难道那无法忘怀的东西也都全部消失了吗？这种象是朝她的心头倒火炭的想法，一层又一层地袭来。

贞顺猛地把断了气的弟弟抱在怀里，然后又猛然站立起来，她咬紧牙关瞅着弟弟的面孔，浑身索索地抖动。大娘和金实在原地坐着，一个劲儿地薅草。人们纷纷走到那边的草地上去，扑通扑通地坐下。孩子们都用拳头擦着眼泪。太浩、太国这几个小鬼，索兴就地一坐， 用手挖土向外乱抛。 到处响起了妇女们的啜泣声。

贞顺把自己的面颊和嘴唇，贴在抱在怀里的弟弟的脸上揉搓着，呜呜地哭了起来。车应道会长走过来，从贞顺的怀里把基成抱了过去。他的脸上也掠过了一阵痉挛，他瞪大眼睛瞅着基成，但他坚强地抑制住内心的悲愤，小心地把小小的尸体放回原先躺着的地方。

然后，他脱下帽子站起来。

“基成，多可惜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这个头发花白的人，在你的灵前脱帽哀悼，这是多么不正常，又是多么羞耻和罪过！”

车应道粗重的声音，使笼罩着悲哀的山顶变得异常肃穆，某

种升华了的庄严的气氛，悄然笼罩了宽敞的山梁。只有那位在光复祖国的圣战中牺牲了的少年英雄的飘散了的气息，一圈又一圈地缠绕着整个山川。人们都含着眼泪，用自己的脸庞去感触这位少年呼出的最后的热气。

“你是一位少年英雄， 你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谁能忘记你的出色的行动……谁能忘记你献出幼小的生命来搭救很多人的英雄行为？你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此，我们虽然心里痛哭，但也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啊！我们能用什么话来安慰你那为了革命而象花瓣一样凋落了的伟大的灵魂呢……”

冷风瑟瑟地吹来。车应道的那一头被火烧焦了的、突然变白了的头发，乱蓬蓬地在风中飘动着。 他哽咽起来， 声音也颤抖了。

人们不忍心再听车应道叫人心痛的话。大家都退到后面。喜燮踉踉跄跄地在山梁上走着，啪啪地撅着碰到手上的树枝，浑身颤抖地在树林里穿行。冷风吹得更紧了。树林哗哗地喧啸，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的最后几片残叶簌簌地飘落下来。

三

第二天，被引诱战拖得精疲力尽的鬼子没有活动，上村的各条山谷也没有响一枪。整个山川都沉浸在悲哀之中，只有在那个为小英雄举行追悼仪式的山顶上，传出几声致哀的枪声。

贞顺在埋葬弟弟的时候也没有哭， 只是面色苍白， 异常严肃。为什么总是流泪呢？基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是异常明白的事情。流泪有什么用？直到今天，她所经历的所有痛苦的生活，哪一段不是伴随着眼泪和哭声，失去母亲的时候是这样，失去嫂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九岩的悲惨生活和由于小侄儿而引起的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都曾叫她洒下了多少眼泪！可是，那眼泪给了她什么？什么也没有。她所经历的、她所度过的生活教给她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个有志同凶恶的敌人作斗争的人，不是有多少眼泪就淌多少眼泪，而是应该把它一罐一罐地装在心里去战斗这样一个真理。她想：有多少眼泪便洒多少眼泪，这还是对革命懂得少，对眼泪知道得多的时候的事情。弟弟的牺牲这样一种揪心的痛苦，既然不是光用眼泪可以冲刷得掉的，又何必老是流泪？哥哥有一次也曾说过，要懂得把眼泪吞到肚里过活。特别是，如果我不明白弟弟在牺牲自己的时候昭示我们大家的那种令人惊叹的精神，我怎么配称做他的姐姐呢？我在泰峰听到上村被敌人践踏的消息时，曾经兴奋地想过现在到了献出我一切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了，并且为此下过很大的决心。可是，还没等我去实现这一坚定的决心，我的那个小弟弟就已经献出宝贵的一切，救出了那么多的人。他把那刚刚开放的生命的花朵献给了革命，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我能光顾着哭，光顾着抹眼泪吗？我这个要干革命的人，能光是跟眼泪纠缠吗……

贞顺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了，满是泪水的眼睛里掠过了一道锐利的光。

我经受了痛苦，经受了悲哀，心灵也受到了创伤，我要为此

加倍地，不，要千百倍地复仇！

这上村的每一座山峦，每一条峡谷，不，那三千里江山都洒满了亲爱的同胞们的鲜血！我们要刺破敌人的胸腔，从那里讨回千万倍的血来！

贞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甚至感到整个身心好象都在向着高高的山巅飞跃的那样一种兴奋。

傍晚，她领着在山上哭喊着基成的孩子们来到泉洞的山谷。大娘和金实已经先来了，她们从烧毁了的草棚里，找出铁锅支了起来，准备熬粥给孩子们吃。好在这里还有点高粱米没有烧光，金实把它拿到泉沟边去淘了。贞顺一到就捧起从灰堆里挖出的碗碟去洗。她们谁也没有说话，孩子们也都默默无言地一溜儿坐在山坡上，呆呆地望着繁星闪耀的天空。

夜渐渐深了， 孩子们才在松明灯前各自端起放着匙子的粥碗，可是他们都在掉眼泪，谁也没有吃。 贞顺和大娘， 还有金实，也都嗓子眼发堵，朝象黄连一样发苦的嘴里舀了两三勺就不吃了。

这天晚上，贞顺在孩子们的身边守夜，她坐了一阵，忽地站起身来。现在，不是这样坐着的时候，仗正打得激烈，应该到战场上去，帮助做点什么事情，要抹掉心中的悲哀站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报仇！

贞顺一说要上战场去，金实也跟着站了起来，她又抹了一把眼泪。金实哭了一整天，眼泡儿都哭肿了。

她俩爬上了泉洞前面的山脊。同昨晚一样，蓝蓝的月光洒遍了山峦，一眼望去，茫茫的原野也还是黑糊糊的。昨天晚上，所有的一切，都象是呜咽似的，可是今天晚上，眼前的山峦，也象

是使足了劲挺起腰杆来了。

“姐，那是什么火光？”

贞顺在前头走着，突然停下脚步问道。在远处巍峨屹立着连绵的山峦的地方，闪亮着红红的火光。南边在燃烧，北边也在燃烧。

“是啊，那是什么火？”

“姐，南边不是泰峰吗？”

“泰峰？对啦，肯定是泰峰。北边好象是月坪……”

“那火，是怎么回事呢？姐！”

贞顺的心怦怦直跳。泰峰和月坪！那是怎么起的火呢？那里要是泰峰和月坪的上空，那么一定是城镇在燃烧了。城镇怎么会烧？前天傍晚，崔镇同志到泰峰来过，京植接到他的条子后，说是有什么事就急匆匆地走了。这件事和那火光，是不是有关系呢？也许是崔镇同志带领着将军派来的部队……贞顺想到这儿，就觉得自己的身子好象一下子飞到空中又落了下来。

“你怎么这样吃惊呀？”

“不，没什么。”

贞顺在山梁上匆匆走去。没法弄清楚那是什么火光吗？没有人知道吗？战场上也没有人知道吗？

贞顺的心里涌起一股无法抑制的兴备，怦怦地跳着。

前面发出一阵簌簌的响声，有人跑过来了，原来是人民革命军的战士。

“你们上哪儿去？”

革命军战士气喘吁吁地问。

“我们上封水沟那边去！”贞顺回答说。

“什么封水沟、封水沟的……哈，啧，你们还不知道吧，将军派来的军队，正在攻打月坪和泰峰哩！现在下达了一项命令，要全体战斗员到榛树沟后面山脊上集合。你们快去吧，我现在要上凯安村去。”革命军战士说完，就穿过树丛跑走了。

贞顺浑身象青杨树一样颤抖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悲哀和喜悦竟这样交织在一起了。

“贞顺，你怎么哆嗦成这样呀？……”

“我……我不哆嗦啦，形势转变了……”

金实扶着贞顺，在山梁上走着。

贞顺咬着嘴唇，竭力想忍住不抖。一种感激的呜咽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同时重新袭来的悲哀也行将迸发。因此，尽管她想忍住不抖，还是不住地、不住地发抖。

榛树沟的后山顶上，已经站满了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队员们，反日自卫队员们，农民们，妇女们，所有的战斗员，不知不觉间全都集合起来了。他们望着泰峰和月坪的火光，斗志昂扬。有些人不知想干什么，象急风暴雨似地奔跑着，有些人东一堆西一堆地聚在一起喊叫着什么。火光越来越红，越来越有光彩，人们欢呼着说，敌人都死绝了。不论是谁，眼里都浮现出变成火海的泰峰和月坪镇的情景：敏捷的队员们象疾风一样奔跑着，攻打这儿，又攻打那儿；敌人的巢穴全部卷进了大火；鬼子们“哇”“哇”地发出悲鸣，有的挨了枪弹，有的挨了火烧，有的跑了几步就一头栽倒，有的举起双手颤颤发抖，总之乱成了一团。

在敌人的头上劈下了惩罚的巨雷。街道上涌来白花花的群众，他们高喊万岁！万岁！这令人感激的万岁声呀，这夹杂着哭声的万岁声呀！

啊，将军，将军！用什么话才能将金日成将军所给予的恩惠全部表达出来！是将军，领导着被敌人屠杀、驱赶，因为无路可走而失声痛哭的可怜的人民，建立了根据地；是将军，分给人民以土地，给了人民以幸福。我们的将军，为了拯救被践踏、焚烧的上村，今天又派来军队痛击敌人的脑后！现在，我们怀着亡国奴的悲哀，陷进血海的整个民族，都投入了将军的怀抱，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命运都托付给将军，都流着眼泪敬仰将军。而将军在百忙中还这样关心我们上村地区，特地派武装部队攻打泰峰和月坪！人们不禁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车应道和喜燮也擦着眼泪望着火光。脸色黧黑的金奉锡，好象在那边向排长们下达什么指示，看样子，已经订好了某种作战计划。人们搬来了炸弹箱，把缴获的军刀之类的武器，几把一趟几把一趟地扛来扔在地上。这儿那儿，人们到处嘀咕着："转入复仇战啦！""转入总反攻啦！"

贞顺这才稳住了摇晃发抖的身子，眼里逐渐冒出火来。转入复仇战了！她的心里也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有力气走路吗？"

崔正洙走过她身旁，问道。今天开追悼会的时候，他跑到山梁上来，哭得多么伤心啊！

"我也要参加战斗。"

"你有力气打仗吗？"

"敌人在我的胸膛上钉下了钉子，我怎能坐着不动，我现在……"

贞顺没有说下去，她不想罗里罗嗦地说些什么心跳呀，胸脯要炸啦等等的废话。崔正洙也没再说什么，径直朝那头走去。

过了一会儿，一支决心要进行复仇战的队伍迅速出发了。月亮隐到了云彩里，黑暗笼罩着的山梁上，冷风飒飒地掠了过去。但是满脸发烧的人们，此刻都感到浑身滚热。

刹那间，大门岩高地和上岘，都悄悄地挤满了人。他们估计到敌人由于后方受到打击，肯定是会撤走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截住敌人的这条退路，把敌人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不论是在大门岩还是在上岘，人们都在加紧搬运上次敌人攻上来的时候滚下去的石头。在弹药不够的情况下，哪怕是用石头也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大家都背着、顶着石头，朝山坡上爬。

金奉锡在大门岩高地上，布置人们做好战斗准备以后，一口气穿过大平川， 朝上岘跑去就象是插上了翅膀的猛虎。 今天晚上，得到了将军的救援，一方面，使他感激得哽咽不已，另一方面，将军的天才战术又使他眼界大开，沉重的心好象也顿时轻松起来了。 世上哪有这样惊人的战术呀？ 敌人从正面攻上来，就绕到他们的背后去打， 从而挫败了敌人的正面进攻。 这不是集中地体现了游击战的优越性的战术吗？打打，躲躲；躲躲，打打，然后绕到背后去刺一下， 把敌人打得眼珠子朝天， 滚翻在地。这种万能的战术，除了将军，有谁能想得出来呢？此刻金奉锡的心情，真象是手提长剑，冲向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纵横驰骋一样。

他嗖地跳过小河，跑进上岘的树林。他看到人民革命军的战士和农民们在岭前的山坡上拣起血迹斑斑的石头，背着朝这边的山坡上飞跑。在敌人进攻的时候，也不知滚了多少石头，岭下几乎垒成了石头城。现在，人们又把这些石头搬上山岭，搬石头的人，有很多是妇女会员，有金实，还有昨天失去了弟弟的贞顺。

金奉锡怔了一下，不知怎的，一看到贞顺，就产生一种印象，好象在这个战场上有一粒蓝色的火花在闪耀。因为有了她，整个战场显得更有生气，更为严肃。

贞顺仍然走在妇女会员们的前头，顶着沉重的石头朝山坡上跑。她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力气呢？昨天，在埋葬弟弟的坟墓边，这个姑娘不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站起来走路的吗……

金奉锡登上垒上了石头的袋子口似的山顶上。 车应道 和 喜燮，正嗖嗖地搬起石头往上垒，这样往下滚起来更方便。他们的眼里闪着磷火般的光芒。

坡下突然传来“嘘”“嘘”的信号声，人们立刻藏到石堆旁边。

从中村那面朝寂静的袋形山头跑来两个鬼子骑兵。他们策马飞奔，把马头勒得翘上了天上。这肯定是送什么紧急情报的，看样子，一定会有什么紧急的变动。上岘也好，大门岩也好，空气越来越紧张了。

金奉锡和喜燮一同走进一个洼坑里，卷了一支烟抽起来。

“贞顺同志也来搬石头啦。”

“是啊，她是不会退出这场复仇战的。 现在她正恨得直咬牙哩。”

喜燮听了金奉锡的话，说道。后来，他俩谁也没有再说话。他们心里都非常难过。遮挡住月光的云影，几次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

一切估计都没有错。东方蒙蒙发亮的时候，鬼子真的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嗷嗷怪叫声，马匹奔跑声，轱轱辘辘车轮转动声响起一片，乱七八糟的敌人向大门岩这边涌来。但是大门岩的伏击阵地上却没有一点动静，任凭敌人逃光也不管。敌人撤退的

道路只有这一条，所以金奉锡指示大门岩的伏击阵地叫他们放过一半敌人，让上岘方面去打。这样才能把敌人切成两下，分别去消灭。

越过大门岩，鬼子更加喧闹了，背着沉重背包的鬼子满满当当地朝前涌，骑马的鬼子紧贴在队伍旁边，摇着军刀喊叫。

有一辆不知为什么拉到这儿来的车篷扯破了一半的马车，剧烈地颠簸着朝前滚动。

枪声终于响了，劈雷落到了敌人的头顶心。炸弹爆炸了，石头滚落着。这一场意外的打击，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越过大门岩的鬼子，急忙朝大平川飞跑，还没有过来的鬼子，则惨叫着又回头朝搭过帐篷的山坡退去，但是他们立刻意识到只有越过大门岩才能活命。他们以为攻打月坪和泰峰的共军的包围圈，已经收缩到这儿来了。

鬼子们决心拼死突破这个包围圈，又重新涌过来。

从大门岩顶上不断地打下劈雷来。一抱粗的大石头朝山下滚，把推推挤挤逃窜的鬼子一下子砸倒四、五个。炸弹也轰轰地在成群的鬼子头上爆炸，迸溅着火花。

上岘那头也展开了痛歼鬼子的战斗。但在这儿，鬼子不是只顾穿越山岗逃出去，他们看到大门岩那头不是无防备状态，所以一越过大平川，就完全采取了战斗姿势，朝上岘涌来。这样，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就打响了。枪弹象雨点一样交织着，不论是岭下还是岭上，都发出轰轰的声音，升起了一股股火柱。鬼子顺着袋状沟口涌了进来，在这儿遭受到第一次打击，又呼啦一下退了下去。直到今天，我方虽在根据地里用引诱战术消灭过敌人，可是还从来没有占据过这样有利的地形。鬼子如果想逃出去，就必须

突破这个沟口，此外便无处可逃。

好一阵，鬼子在那个狭窄的沟口试着进攻了几次，也许是觉得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便朝着我们的伏击组摆开了阵势的山坡上爬来。石头滚下去了，炸弹飞过去爆炸了。金奉锡大声地喊着“打呀！”“打呀！”他手提匣枪，不断地射击。喜燮则早已把子弹打光了，大概是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吧。现在，他又举起石头，猛然站立起来，两腿直抖，寻找着鬼子成堆的地方。在那儿，有一群爬上来了，后面还有几个跟着。

喜燮举着石头，摇摇晃晃地走着，地上踩出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臭鬼子！”

喜燮将石头滚了下去，浑身直抖地喊道。大石头向下滚去，冲进乱糟糟的鬼子堆里，到处发出了悲号，有的鬼子趔趔趄趄地站起来，又立刻栽倒。

山坡上正在激战的时候，岭下的鬼子开始溜出沟口了。他们想把山坡上的鬼子当作牺牲品交出去，自己逃命。军官们狠劲打马，挤挤挨挨的步兵也各自夺路奔逃，他们互相叫骂着，抡起枪托对打着。好不容易拉到这儿的马车，在沟口翻了车。两匹拉车的马受了惊，一匹朝大平川那头儿跑，另一匹朝山岭那头儿跑，沟口发生了一场混乱和混战，闹翻了天。

这么一来， 原先爬上山坡的鬼子也都灰了心， 开始被迫后退了。

这一片黑鸦鸦的鬼子跑得真快，就象滚石头似的 朝 山 下 飞奔。

就在这一瞬间，人们看到贞顺手里握着枪，裙子飘扬着，从

山坡上穿过。她原先和妇女会员们一道，在伏击阵地里朝大平川那面的山坡滚石头，不知什么时候夺来了一条枪，现在，她就握着枪一阵风似地跑走了。人们真象是看到了那蓝色的火花，心里不禁一震。战斗就这样把这位高尚、美丽而令人感伤的主人公抱在燃烧的怀里进行着。

人们的复仇心直刺青天。

金奉锡猛地站起来，喊着冲锋口令，朝前跑去。他的手里刺刀在闪光。车应道和喜燮也端着刺刀，象猛虎似地跟了上去。喊杀声犹如山崩地裂，人们怒涛般冲下山坡，把敌人赶进了沟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霎时间，愤怒就象火海似地倾泻出来。用刺刀刺，用枪托打，这儿那儿，响起了一片噗哧噗哧的声音。

农民们则举起木头桩子打，举起石头砸。被赶进沟口的鬼子，到处发出野兽似的哀嚎，横七竖八地倒在血丝胡拉的泥地上。喜燮一连刺死了两个鬼子，遇到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的顽抗，险些没被他把枪杆子夺过去，还差点儿被他摺倒。但喜燮很有能耐地稳住了身子，用枪托猛击他的小腿肚子，把他打翻在地，然后朝他肚子上一骑，一下子，就把刺刀插进他胸膛里去。那鬼子“啊”地喊叫了一声，滑溜溜的黄眼珠子一翻，十个手指头在地上乱抓起来。

喜燮拔出刺刀，又刺了一下，那鬼子才猛地跳动了一下，变成了泥团子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喜燮干掉了这个家伙之后，站起来一看，沟口那头爆发出一片喊声，接着人民革命军战士们喊着万岁走过来了。手握着带血的刺刀的贞顺，也出现在山顶上。她那充血的脸，通红通红的，看来她是不肯放过一个敌人，才跑

到沟口那边去，打死了好些逃窜的敌人。

呼喊万岁的声音震撼着山峦，大门岩那头也传来了高呼万岁的声音。喜燮和车应道的眼里泪汪汪的，喊不出声来，只是高高地举起了双手。

太阳出来了。

和煦的阳光，仿佛是爱的象征，把血迹斑斑的大地照耀得一片光辉灿烂。大平川好象是春天已经降临，腾起一团团轻柔的水气。突然间，在极其突然的一瞬间，整个大地似乎充满了渴望已久的爱。打了胜仗的人们，扛着、背着缴获的武器，闹哄哄地朝着大平川走来。农民们走在顶前边，摘下手巾耸动着跳起舞来。

太阳当顶的晌午时分，贞顺肩上背着染了血迹的枪出现在小鸟鸣啭的基成的墓前。她瞅了一会儿散发出新土气味的坟墓，把枪摘下来放在墓前，静静地跪坐在那里。

“基成，我来了！”

她细心地抚摸着坟墓， 就象跟活着的弟弟说话似地亲切低语：

“你怎么不多活一会儿呀？再多活一会儿， 不就可以看到昨晚在泰峰和月坪腾起的火光了吗？你常说想见到将军。你要是亲眼看到将军点燃的火光再走，该多好呀！你要是还在的话，会把胜利的号角吹得多么悠扬啊！”

喧腾的战场， 此刻平静下来了。 贞顺的心情象怀里抱着基成，在和他低声交谈似的。

“基成，我将永远不放下手里的这支枪。 你知道为了替你报仇，我下了多么坚强的决心！你死了，但也教给了我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去干革命……”

一阵微弱的风吹进树林，一些美丽的鸟儿依然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啼鸣着。

“基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不论是高兴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候，我将始终想着你，紧握着这支枪，一直奔向残酷的战斗的前方。现在，我觉得我的这条生命，已不单单是我自己的，还加进了你那幼小的生命！我怎能忘记你所怀抱的殷切的希望呢？革命的考验是接连不断的，可是我们胜利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了！我们的革命是拥戴如此英明的金日成将军的，是受他领导的，因此，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很快到来！我要怀抱着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你，坚决走向激动人心的那一天。我们正因为展望着那一天，所以即使在这样可怕的痛苦之中，也还是能振奋起力量来。基成，我可爱的基成呀！”

贞顺用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向地底下的弟弟倾诉。

过了一会儿，她才从坟墓前站起身来。微弱的风依然在吹着，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斑鸠凄凉的咕咕的叫声。

贞顺不忍离开坟墓，绕着墓转了好几圈。然后才朝着山梁那边走去。

现在，眼前的一切并不是一味地令人悲伤，贞顺异常严肃地感到自己已经真正站到庄严的革命战争的队伍中去了。她忽然想到现在将军一定在远处望着自己，心里禁不住热腾腾的。

“啊！将军，怀念的将军！”

贞顺朝着她认为是汪清所在的那一面的、飘浮着几朵白云的天空，低低地呼唤。

“将军！我觉得现在才真正懂得革命的大道理了。我在残酷的血的考验中重新诞生，一次又一次地下定了坚如铁石的决心。我

在遥远的地方，向将军汇报我的这种心情。”

她叩击着由于巨大的悲哀而哭泣过的、被簌簌的泪水冲洗过的那颗纯洁的心的琴弦，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平静地说。

在斜照的阳光中，她的脸庞显得非常美丽，显得非常庄严而柔和。直到此刻，两行清泪才从她俊俏的脸上扑簌簌地流下来。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xNTA3OTY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150796.zip",
  "filesize": 36304537,
  "md5": "65994de1717341a9774c212da66bf1e7",
  "header_md5": "af4f2db5799aca262dd01b842e4f5a1e",
  "sha1": "9846dda62023e071d777f9da8e6923286a409a0a",
  "sha256": "a9482733617a442fb8997d67b737f57a63f13d7ee32d01da2dc37d4d74a594cd",
  "crc32": 363526688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6931971,
  "pdg_dir_name": "\u300a\u5fe0\u8bda\u4e4b\u8def--\u7b2c\u4e00\u90e8\u300b_11150796",
  "pdg_main_pages_found": 621,
  "pdg_main_pages_max": 621,
  "total_pages": 624,
  "total_pixels": 2607662752,
  "filenames_to_pdgconvert":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true
}